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綏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俱登正覺
九幽六道
物靡害災
子孝臣忠
萬類咸暢
七政明朗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人皆慈善
一統熙皞
既往未來
既往未來
十一月十

永樂北藏第六五冊目錄

○佛本行集經 續前 (本冊卷第十二至卷第六十 事二—與十) ……………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二

事二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遊戲觀矚品第十二

爾時太子生長王宮孩童之時遊戲未學年
滿八歲出閤詣師入於學堂從毗奢蜜及忍

事二

天所二大尊邊受讀諸書并一切論兵戎雜
術經歷四年至十二時種種技能徧皆涉獵
既通達已隨順世間悅目適心縱情放蕩馳
逐聲色曾於一時在勤劬園遨遊射戲自餘
五百諸釋種童亦各在其自己園內優遊嬉

戲時有群鴈行飛虛空是時童子提婆達多
彎弓而射即著一鴈其鴈被射帶箭遂墮悉
達園中時太子見彼鴈帶箭被傷墮地見已
兩手安徐捧取取已跏趺安鴈膝上以妙滑
澤柔潤水波萬字輪文福德之手細軟猶如
芭蕉嫩葉左手擎持右手拔箭即以酥蜜封
於其瘡是時提婆達多童子遣使人來語太
子言我射一鴈墮汝園中宜速付來不得留
彼是時太子報使人言鴈若命終即當還汝
若不死者終不可得時提婆達多復更重遣

使人語言若死若活決須相還我手於先善巧射得遇墮落彼云何忽留太子報言我已於先攝受此鷹所以然者自我發於菩提心來我皆攝受一切衆生況復此鷹而不屬我以是因緣即便相競集聚諸釋宿老智人判決此事是時有一淨居諸天變身化作老宿長者入釋會所而作是言誰養育者即是攝受射著之者即是放捨時彼諸釋宿老諸人一時印可高聲唱云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此是提婆達多童子共於太子最初構結怨讎

因緣復有一時其淨飯王共多釋種諸童子輩并將太子出外野遊觀看田種時彼地內所有作人赤體辛勤而事耕墾以牛縻繫彼犁耨端牛若行遲時時挂掣日長天熱喘呬汗流人牛並皆困乏飢渴又復身體羸瘦連骸而彼犁場土塲之下皆有虫出人犁過後時諸鳥雀競飛下來食此虫豸太子觀茲犁牛疲頓兼被鞭撻犁耨研領鞅繩勒胛血出下流傷破皮肉復見犁人被日炙背裸露赤體塵土全身烏鳥飛來爭拾虫食太子見已

起大憂愁譬如有人見家親族被繫縛時生
大憂愁太子憐愍彼諸衆等亦復如是見是
事已起大慈悲即從馬王捷陟上下下已安
詳徑行思念諸衆生等有如是事即復唱言
嗚呼嗚呼世間衆生極受諸苦所謂生老及
以病死兼復受於種種苦惱展轉其中不能
得離云何不求捨是諸苦云何不求厭苦寂
智云何不念免脫生老病死苦因我今於何
得空閑處思惟如是諸苦惱事時淨飯王觀
田作已共諸童子還入一園是時太子安詳

矚盼處處經行欲求寂靜忽見一處有閻浮
樹條幹滑澤端正可憐鬱翁扶踈人所樂見
見已即語諸左右言汝等諸人各遠離我我
欲私行是時太子發遣左右悉令散已漸至
樹下到樹下已即於草上跏趺而坐諦心思
惟衆生有於生老病死種種諸苦發起慈悲
即得心定彼時即便離於諸欲棄捨一切諸
不善法思惟境界分別境界欲界漏盡即得
初禪我身亦自有如是法未免此法未度此
輪當思惟持有五神祇飛騰虛空自在而行

有大威德有大勢力具足巧通毘陀之論善
解諸術從南向北經彼園林閻浮樹上而欲
飛過即不能去各相謂言我等往昔去來自
恣穿過須彌出諸神通種種示現乃至到於
毘沙門宮大天王所或至阿羅迦槃多城亦
能穿過彼城多有種種夜叉諸惡神等我亦
曾經彼上飛過而此樹端我亦嘗經無量過
度不曾有礙不失神通今日以誰威德力故
今於我等退失神通不能得過彼等仙人即
觀其樹遂見太子在樹陰下跏趺而坐威光

巍巍顯赫難觀彼等見已作是思惟此坐是
誰將非是彼大梵天王世間之主或復是彼
吃沙那天欲界之主或天帝釋或毘沙門大
庫藏主或月天子或日天子或復是於轉輪
聖王或此坐者將非是佛出現世乎然今此
人威德甚大爾時彼林守護之神告諸仙言
諸仙人輩此非大梵世間天主非吃沙那欲
界之主亦非天帝及毘沙門庫藏之主亦復
非是日月天子此之太子名悉達多是淨飯
王釋種童子諸仙當知大梵天王所有威德

其吃沙那天主帝釋毘沙門王庫藏之主月
 天日天轉輪聖王諸威德等比悉達多太子
 所有一毫威德彼諸威德十六分中不及其
 一是故汝等至此樹林欲上飛過神通有限
 不能得度時彼諸仙聞護林神如是語已從
 虛空下住太子前各各說偈讚歎太子時一
 仙人而說偈言

世間煩惱火熾然 此能出生法池水
 既得如是微妙法 滅彼煩惱火燼無
 復有一仙而說偈言

世間愚癡甚黑暗 此能出生智慧光
 既得如是微妙法 照彼昏盲一切世
 復有一仙而說偈言
 憂惱曠野大澤中 此大馱乘能勝致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度三有諸衆生
 復有一仙而說偈言
 一切世間煩惱纏 此能方便令解脫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脫一切諸結縛
 復有一仙而說偈言
 世間所有生死痲 此大醫師能救療

既得如是微妙法 能治一切生死疣

時諸仙人各各說偈歎太子已接足頂禮右

繞三帛飛騰虛空相隨而去時淨飯王須臾

之間不見太子心內即生不喜不樂而問人

言我之太子今在何處此上兩句梵本重稱忽然不見

是時諸臣東西南北交橫馳走尋覓太子莫

知所在時一大臣遙見太子在彼閻浮樹陰

之下思惟坐禪復見一切樹影悉移唯閻浮

陰獨覆太子時彼大臣見於太子有是希奇

難思議事即大歡喜踴躍充徧不能自勝急

疾奔馳走詣王所至已長跪依所見事即說
偈言

大王太子今在於 閻浮樹陰下端坐

跏趺思惟入三昧 光明照耀如日出

此實真是大丈夫 樹影卓然不移動

唯願大王自觀察 太子相貌坐云何

譬猶大梵諸天王 亦如忉利天帝釋

威神巍巍光顯赫 徧照於彼諸樹林

時淨飯王聞已即詣閻浮樹所遙見太子在

彼樹間結跏趺坐譬如黑夜視山頂頭大聚

火光出猛明炎威德顯著炳照巍巍如重雲
間忽出明月亦如暗室然大淨燈時王見已
生大希有奇特之心徧體顫惶身毛悉豎即
頭頂禮於太子足歡喜踴躍而作是言善哉
善哉我此太子大有威德說偈讚曰

如夜大火聚山頂 似秋明月蔽雲間
今見太子坐思惟 不覺毛張身戰慄
時淨飯王說偈讚已更復頂禮於太子足重
說偈言

我今再度屈此身 頂禮千輻勝妙足

從生已來至今日 忽復得見坐思惟
時有擊挾筌蹄小兒隨從大王啾呖戲笑有
一大臣吐彼小兒作如是言汝小兒輩幸勿
唱吟時諸小兒報彼臣言何故不聽我等喧
適爾時大臣即以偈頌答彼一切諸小兒言
日光雖極熱第二猛盛 不能迴彼樹陰涼
復有最妙一尋光 威德世間無有匹
思惟端坐於樹下 不動不搖如須彌
悉達太子內深心 樂此樹陰當不捨
擁衛爭婚品第十三之一

爾時太子漸向長成至年十九時淨飯王爲於太子造三時殿一者暖殿以擬隆冬第二涼殿擬於夏暑其第三殿用擬春秋二時寢息擬冬坐者殿一向暖擬夏坐者殿一向涼擬於春秋二時坐者其殿調適溫和處平不寒不熱復於宮內後園之中堰水流渠造作池沼栽蒔種種衆雜名花所謂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勿頭華分陀利花爲於太子作喜樂故復有無量無邊諸人各自職司侍衛太子或復有人按摩太子或復有人柔輭太子

或復有人以諸香油塗搽太子或復有人洗浴之時揩拭太子或復有人澡浴之時供香湯者或有染髮梳頭髮者或復有人執鏡照者或執塗香或執眼藥或復有執熏衣香者或執牛黃或執華鬘或復有執種種雜色微妙衣服立太子前常擬供奉太子著者其衣第七悉是迦尸迦衣執已曲躬須者即進其太子父輸頭檀王所著衣裏若迦尸迦外表則用其餘諸物太子不然所服之衣內外悉用迦尸迦作太子左右及執作人僮僕男女諸僕

從等皆悉餒以粃糧之飯雜肉壑誓或臠或羹太子一身別置妙好香美粃粟精細揀擇羹臠雜奠百味蘭餠種種珍羞及諸餅果如是無量日別恒常晝夜修營各皆新造以擬太子又持白蓋覆太子上或晝夜戲零露風霜或復晝遊塵埃日照時淨飯王既見太子年漸向大心中復憶阿私陀仙受記之語集諸耆舊釋種大臣而作是言汝等親族曾聞知不我此太子初生之時召諸解相及婆羅門阿私陀等皆記之言其若在家定當得作

轉輪聖王若捨出家必得成就於無上道而我等今作何方便令此童子得不出家諸釋親族即報王言大王今當速爲太子別造宮室令諸娼女娛樂嬉戲是則太子不捨出家而有偈說

阿私陀所記 決定無移動 諸釋勸立殿
望使不出家

如是方便我等釋種可得興盛能令一切恭敬尊重不爲粟散諸王所欺時淨飯王復語釋種諸親族言汝等當觀誰釋女堪與我太

子悉達為妃爾時五百諸釋種族各各唱言
 我女堪為太子作妃上兩句梵本
悉再稱今畧時淨飯王
 復自思惟若我今日不共太子如是籌量忽
 取他女與其作妃脫不稱可則成違負若我
 今共太子語論太子意深終不肯道我今狐
 疑作何方便復更思惟我今可以種種雜寶
 作無憂器持與太子令太子用施諸女人密
 遣使覘觀察其意看於太子眼目瞻矚在於
 誰邊我即娉取與其作妃時淨飯王即遣造
 作雜寶玩弄無憂之器所謂金銀種種雜飾

造已即於迦毘羅城振鐸唱言從今已去至
 七日來我太子欲見於釋種一切諸女見已
 欲施一切雜寶種種玩弄無憂之器城內所
 有一切諸女悉可來集於我宮門爾時太子
 六日已過至第七日於先出在王宮門前據
 筌蹄坐是時城內一切諸女皆以種種雜寶
 瓔珞各嚴其身來集官門欲見太子復欲受
 取種種諸寶無憂之器是時太子見諸女來
 即持種種寶器施與彼等諸女從四方來見
 太子者以是太子威德大故諸女不能正看

太子但取寶器各各低頭速疾而過寶器盡已最後有一婆私吒族釋種大臣摩訶那摩其女名爲耶輸陀羅前後侍從衆多婢媵圍繞而來遙見太子眈眈注睛舉眉雅出瞻觀直眇目不斜闕漸進前趨來近太子如舊相識曾無愧顏即白太子作如是言太子今可與我雜寶無憂器來太子報言汝來旣遲昏悉施盡彼女復更白太子言我有何過汝今欺我不與寶器太子答言我不欺汝但汝後來自不及耳是時太子指邊有一所著印環

價直百千從指脫與耶輸陀羅耶輸陀羅白太子言我於汝邊可止直於爾許物耶太子報言我之所著自餘瓔珞任意所取彼女白言我今豈可剝脫太子只可莊嚴於太子身語於太子作是言已心不喜歡即迴還去爾時世尊成道已後尊者優陀夷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在王宮時將身一切無價瓔珞脫持施與耶輸陀羅不能令彼心生歡喜佛告尊者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至心諦聽我當說之耶輸陀羅非但今世與其瓔珞令不歡

喜其往昔來曾因少緣生瞋恨故雖復多種珍寶布施猶不歡喜優陀夷言甚奇世尊此寧云何願爲我說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我念往昔無量世時迦尸國內波羅奈城時有一王信邪倒見而行治化彼王有子造少罪德父王驅擯令出國界漸漸行至一天寺中共婦相隨居停而住時彼王子所將食糧皆悉罄盡王子遊獵殺捕諸虫以用活命所獵之處見一鼉虫赴而殺之即剥其皮肉水中煮其欲向熟汁便竭盡是時王子語其婦言肉

不好熟卿更取水彼王子婦即便取水婦去已後王子飢急不能忍耐即食鼉肉一切悉盡不留片殘時王子婦取水迴還問其夫言此中鼉肉今在何處王子報言鼉忽然活今已走去其婦不信何忽如是鼉煮已熟云何能走婦心不信而意思念必是我夫飢急食盡誑我言走情懷瞋恨心常不歡於後數年其父命終時諸大臣即迎王子灌頂爲王既作王訖所得衆寶及諸奇珍種種衣裳無價之物皆悉與妃其妃雖納而面顏色不悅如

前爾時彼王語其妃言我一切寶無價之物以持賜妃何故顏色而不歡悅如前不異時其夫人即說偈頌以報王言

最勝大王聽 往昔遊獵時 執箭或持刀

射殺野薑死 剥皮煮欲熟 遣我取水添

食肉不留殘 而誑我言走

告優陀夷此汝當知爾時王者我身是也其王后者今日耶輸陀羅是也我於爾時少許犯觸續於後時多以財寶與望和適而其懷恨猶不歡喜今日亦然雖將無量諸種錢帛

亦不能令其心歡喜時淨飯王所遣密使察太子者一心覩於太子眼目其所瞻矚共於諸女相當語對而彼密使委悉皆知知已即時往詣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有釋大臣摩訶那摩其女後來太子共語數番往復兼十一且微笑停住少時調戲言語太子彼女二顏十一俱悅彼此答對四目相當時淨飯王聞彼密觀如是語已心內思惟太子意欲得彼女耶時淨飯王看好吉宿良善之日即喚國師婆羅門來使向釋種摩訶那摩大臣之家而作

是言知卿有女今可與我太子作妃是時國師聞王語已即詣釋種摩訶那摩大臣之家作如是言摩訶那摩王勅如是時釋大臣報國師言我釋迦法相承如是若有技能勝一切者於彼人邊即嫁女與若無技能不得與女大王太子生長深宮耽湏嬉戲未曾學習無有技能弓射天文兵書戎仗一切戰鬪捕力拳槌悉未工闢我何故今無藝人邊而嫁女與是時國師聞是語已還至王所將如是語具白於王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心懷愁惱

如是思惟摩訶那摩此語如法向我實論無一虛妄雖作是念而王內心悵快默然迷悶而住其狀如似坐禪思惟太子是時見父王面失於容色悵快不歡猶如坐禪思惟一種見是事已漸至王所而問王言未審父王以何緣故如是愁惱獨坐思惟作是語已時淨飯王答太子言子不須問我知此事太子再問父王重止太子如是三問父王大王要須報我所以解我心疑時淨飯王三見太子問如是事即向太子如前所說太子知已問父

王言父王頗知父王城內有人能出與我共
試技藝以不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即大歡喜
踊躍徧身不能自勝即更重審問於太子作
如是言善哉太子汝實能擷諸技藝不太子
答言大王善聽我今實能大王但當速集諸
釋一切童子共我擷試諸有技藝時淨飯王
勅迦毘羅城內街巷四衢道頭悉教振鐸大
聲唱令從今以去計至七日我之儲宮悉達
太子今欲出其所有諸技若有解者悉令聚
集共擷試看時六日過至第七日五百釋種

十二

十二

諸童子等悉達爲首並皆聚集聚集訖已相
共出城至一寬地是諸童子出技能處時釋
大臣即好莊嚴耶輸陀羅爲上勝者作如是
言誰能善通一切技藝最勝上者即以此女
與其作妻時淨飯王共諸釋種者舊長德於
先而至復有無量無邊雜姓男子女人童男
童女皆悉聚集諸彼試場寬地之所欲觀太
子及諸釋種一切童子擷試技能誰最爲勝
是時有諸釋種童子文學快者先共太子試
於手筆時有釋種相共謂言令者宜令毘奢

密多為作試師即語之言汝可觀察諸童子
內手筆誰勝或復快書疾書善書解多種書
爾時毘奢密多大師先知太子於諸書中最
勝最上熙怡微笑而說偈言

一切人間及天上 乾闥脩羅迦樓羅

所有文字諸書典 太子徧歷皆通達

我身及以汝等輩 不知如此書籍名

人間悉解我試來 定知其勝汝不知

爾時彼等釋種徒眾詳共齊白淨飯王言我
今已知大王太子於書典中最為勝上算計

須試得知誰明是時眾中有一最大算計之
師名頽誰那一切算計最為第一時釋眾喚
頽誰那來將往試驗語言尊者汝好觀看諸
童子中是誰算計為最第一時太子算令一
釋種明了童子對下算等而不能供更二童
子下猶不供三童子下亦不能供乃至一十
童子俱下而亦不供二十三十四五十一
百共下而亦不供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一時
盡下猶尚不供是時太子作如此言汝等今
算我當為下時一釋種童子唱算太子為下

不能算得太子復言二人雙計復不能及太子復言乃至一百一時共計猶不能及太子復言汝等何假如是相競但此等輩一切一時各自計唱我當為下時諸釋種五百童子一時俱唱太子為其一時齊下如上所數從於一起乃至盡數太子不錯亦復不亂安詳審諦次第而下彼等一切諸釋童子盡力共算不能及逮悉達太子萬分之一時頌誰那國大算師心密驚怪極生歡喜而說偈言
善哉捷利深憶持 分明唱下無有錯

五百釋童稱解算 二時共對不能當
如是智慧正念心 算計疾速甚深奧
是等算師計天下 巨海滴數悉應知
汝等默然且禁聲 不須與彼相掬競
其既解知如是術 應得共我相校量
時彼釋衆一切皆生希有之心事二從坐而起合十指掌頂禮太子謂悉達多太子大勝真實大勝同聲復白淨飯王言善哉大王大得善利善生人間大王今生如是聰睿大福德子智慧之子舌根如是輕便轉滑成就口業時十四

淨飯王熙怡微笑語太子言善哉太子汝今能共此頽誰那大算之師計算世間方便智能得相入不是時太子答父王言大王我能時淨飯王語太子言汝若能者當自知時時頽誰那大計算師語太子言仁者太子汝知億上算數以太子答言我甚知之時頽誰那算師復言汝知云何為我說之太子答言凡入億中算計數者汝等諦聽我今說之一百百千是名拘致此數千萬其百拘致名阿由多此數十億百阿由多名那由他此數千億百那由他名

波羅由他此數十萬億百波羅由他名呬迦羅此數十萬百呬迦羅名頻婆羅此數十萬百頻婆羅名阿芻婆此數十兆百阿芻婆名毘婆娑此數十萬兆百毘婆娑名鬱曾伽此數十萬兆百鬱曾伽名婆訶那此數十京百婆訶那名那伽婆羅此數十京百那伽婆羅名帝致婆羅此數十萬京百帝致婆羅名卑婆娑他此數十萬京那波若帝此數十萬京百卑婆娑他那波若帝名醯兜奚羅此數十萬京百醯兜奚羅名迦羅逋多此數十萬京百迦羅逋多名醯都因他羅陀此數十萬京百醯都因陀羅陀名三曼多羅婆此數十萬京

百三曼多羅婆名伽那那伽尼多此數十種百伽
 那那伽尼多名尼摩羅閣此數十種百尼摩羅閣
 名目陀婆羅此數十萬種百目陀婆羅名阿伽目
 陀此數十萬種百阿伽目陀名薩婆婆羅此數十萬種百
 薩婆婆羅名毘薩闍波帝此數十萬種百毘薩闍波
 帝名薩婆薩若此數十萬種百薩婆薩若名毘浮
 登伽摩此數十萬種百毘浮登伽摩名婆羅極又
此數十萬種入於如是算計之數其須彌山若欲算
 知斤兩銖分悉可知自此已上復有一算
 名陀婆闍伽尼民那此之已上復有算計名

奢樂尼此尼已上復有算名波羅那陀此上
 復有算名伊吒此上復有算名迦婁沙吒啤
 多此上復有算名薩婆尼差波至於此計恒
 河沙等一切算數總覽盡收此上復有算計
 數名阿伽婆婆此數數於一恒河沙億百千
 萬恒河沙數計取悉皆總入於此而於此上
 復更有計名波羅摩兔毘婆奢時頰誰那大
 計算師語太子言如是已知其入微塵數算
 之計更復云何今亦須知太子答言汝等諦
 聽我今說之凡七微塵成一牕塵合七牕塵

成一兔塵合七兔塵成一羊塵合七羊塵成一牛塵合七牛塵成於一蟻合於七蟻成於一虱合於七虱成一芥子合七芥子成一大麥合七大麥成一指節累七指節成於半尺合兩半尺成於一尺二尺一肘四肘一弓五弓一丈其二十丈名為一息其八十息名拘盧奢八拘盧奢名一由旬依此數計得二百八十四里一百三十步於此衆中有誰能知幾許微塵成一由旬依此數計得二百八十四里一百三十步時頰誰那大算計師報太子言大德仁者我尚不知如是之數我今聞說猶生迷悶況復

自餘少智少聞愚癡之人雖然唯願太子為我等說幾許微塵成一由旬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二

音釋

榻古伯切 喘喘尺充切 噉疾息也 撥扶厥切
 也也 馮無足曰馮 鞅於兩切 咽於乾切 盆盆問切
 也也 捷捷陟切 矚矚眇切 眇眇眇切 挾挾胡切
 也也 輻輻方六切 筌筌徒奚切 蹄蹄徒奚切 綠綠切 魚魚切 踰踰切 也也 挾挾胡切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三

事三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搆術爭婚品第十三之二

爾時太子報頰誰那大筭師言汝等諦聽其一由旬微塵多少漸漸積滿一阿芻婆如是更復一那由他更復二十億那由他百千復六十億百千復三十二億復五百千復一百千如是等數微塵多少總計足滿此一由旬如是次第展轉而數由旬大小此閻浮提縱廣正等七千由旬西瞿耶尼八千由旬東弗

婆提九千由旬北鬱單越十千由旬是一三千大千世界由旬之數縱廣如是次第大小依此由旬如是計取若干百由旬若干千由旬若干百千由旬其一由旬復有若干微塵之數總計可得所以者何此之計數過一切數故名筭計不可數得不可計知諸微塵等三千大千世界之內所有之者時頰誰那大筭計師及諸釋種一切宗族生大歡喜踊躍無量徧滿其體不能自勝身上唯留一箇單衣餘衣悉解以施太子復脫無量無邊瓔珞

散施太子而讚歎言善哉善哉太子甚深快
知快解如是次第於算計中太子復勝所謂
書數智計淵玄太子無比彼等諸釋而作是
言我等已知今此太子於書算中最勝無比
其次我仗兵法須試是誰最勝是誰最能爾
時彼諸釋種宗族推其姓中一大臣名娑訶
提婆置為證察而白之言大德和尚願好用
心觀何童子武仗之中誰最勝妙所謂不空
及聞聲等射遠射剛挽強牽臂爾時戲場為
阿難陀童子置立安施鐵鼓去於射所二拘

盧奢以為其表提婆達多童子所射安置鐵
鼓四拘盧奢乃至為於難陀童子安置鐵鼓
六拘盧奢為於大臣婆私吒氏摩訶那摩安
置鐵鼓八拘盧奢如是次第自餘童子各各
相去隨遠及近安置射表為於悉達太子安
置十拘盧奢事三剛鐵鼓以為射表時阿難陀
彎弓射彼二拘盧奢所置鐵鼓纔得中及以
外更遠則不能過提婆達多童子所射四拘
盧奢安置之鼓射而即著更不能過摩訶那
摩大臣所射八拘盧奢鐵鼓得著遠不能過

是諸釋子各各所立鐵鼓遠近悉皆射著其分已外不能越過爾時次第至悉達多太子欲射有司進上所奉之弓太子暫欲以乎施張按弓強弱拚弦牢斬其弓及弦應時碎斷悉達太子即便問言此之城內誰有好弓堪我牽挽禁我氣力時淨飯王心懷歡喜即報言有太子問言大王言有今在何處王報大子汝之祖父名師子頗彼有一弓見在天寺常以香華而供養之然其彼弓一切城內釋種眷屬乃至不能施張彼弓況復牽挽太子

語言大王速疾遣取弓來是時使人將彼弓來既至衆中先持授於一切釋種諸童子輩所執之者不能施張況復欲挽其後次將付與摩訶摩那大臣時彼大臣盡其所有一切身力不能施張彼弓之弦況復牽挽然後乃將奉進太子太子執已安坐不搖微用少力事三不動身體左手執弓右手將弦以指纔挽而響作聲彼聲徧滿迦毘羅城城內所有一切人民悉皆恐怖各各問言此是何聲或復有人從他聞言悉達太子取其祖父師子頗王

所用之弓而暫施張牽挽作聲爲此因緣淨
飯大王將於無量無邊諸物用供太子是時
太子施張彼弓右手執箭出現如是微妙身
力牽挽彼箭平胸而射過阿難陀及提婆達
多乃至大臣摩訶那摩三人等鼓其箭射達
十拘盧舍所安置處皆悉洞過沒於虛空爾
時諸天在於虛空而說偈言

如是最勝善地中 坐於往昔諸佛座
摩伽陀國人民衆 今觀利箭善勝弓
六度成就智慧力 降伏一切諸怨敵

天魔煩惱及陰等 當得常樂我淨日
不退菩提真實道 永斷生死苦根栽
病老憂畏悉蠲除 證彼涅槃微妙智
爾時諸天說是偈已各將種種天妙雜花散
太子上散已忽然沒身不現是時太子所射
之箭天主帝釋從虛空中秉執將向三十三
天至天上已爲此箭故於彼天中建立箭節
常以吉日諸天聚集以諸香華供養此箭乃
至於今諸天猶有此箭節日爾時釋種諸眷
屬等復作是言悉達太子射技最遠已勝衆

人今更須試射鞭之物是誰能過是時彼地相去不遠自然而有多羅樹行其中或有諸釋童子用一箭射即穿過於一多羅樹或有穿過二多羅樹或三或四及過五者是時太子執箭一射即便穿過七多羅樹彼箭穿七

第三

21

今人民常稱箭并時諸釋族復更立於七口鐵甕滿中盛水其中或有釋種童子執燒箭鏃極令猛赤而用射於一鐵甕徹或二或三止至四五太子執彼燒熱赤箭一射便過七鐵水甕去甕不遠即有一大娑羅樹林其箭過已悉燒彼林一時蕩盡時諸釋族復作是言射鞭技能太子已勝今復試斫須一下斷其中或有諸釋種子手執利劍一下斫一多羅樹斷或二或三乃至四五太子之手執於劍已一下斫七多羅樹斷而彼七根多羅之

樹雖復被斫其樹不倒彼樹釋種作如是言
太子不能斫一樹徹是時色界淨居諸天即
便化作大猛威風吹彼樹倒其次難陀將一
束竹來太子前其內容置按摩所用鐵棒著
中以奉太子太子見此一束之竹不謂其間
有於鐵棒不用多力左手執劍第三一下鈿斷譬
如壯士手執利刀斫一莖竹或斫一箭如是
如是太子鈿彼按摩鐵棒謂言竹束左手執
劍不用多力一下斬斫隨時徹過時諸釋種
復作是言已試斬斫太子最勝今復更須作

諸象技跳擲上下誰復為能其中復有諸釋
童子從象鼻前跳上象背或有童子從脚跳
上或有童子從尾跳上其跳上時或手執持
麤大鐵棒或執鐵輪或執鐵排或執戟槊或
執長刀左執跳上上已右接即以擲地太子
跳時背立却走脚踏象牙上於象頂左手執
持種種諸器或棒或輪或排或槊及以長刀
左執右擲右執左擲而投於地諸釋種族既
不能及復作是言今須馬上更共相試其中
或有釋種童子手執槊騰上或執箭跳從於

一馬騎第二馬槃槊弄刀或復以箭射於指
環或有遇中或不著者或有釋子跳過二馬
騎第三馬乃至射著及以不著或跳三馬跳
已即便騎第四馬射著不著或跳四馬騎第
五馬及著不著太子是時手持於槊或執弓
箭跳過六馬騎第七馬箭射乃至頭髮毛端
皆悉得著如是次第或於車上示現輕便或
現筋陡如是種種或試音聲或試歌舞或試
相嘲或試漫話戲謔言談或試染衣或造珍
寶及真珠等或畫草葉和合雜香博奕搏菹

圖碁雙陸握槊投壺擲絕跳坑種種諸技皆
悉備現如是技能所試之者而一切處太子
皆勝時諸釋種復作是言我等今知悉達太
子一切技能悉皆精勝今須相撲得知誰能
是時太子却坐一面其諸釋種一切童子雙
雙而出各各相撲如是次第第三十二般諸童
子等相撲各休却住一面次阿難陀忽前著
來對於太子欲共相撲太子始欲手執難陀
太子身力及威德力而彼不禁即便倒地其
後次至提婆達多童子前行以貢高心我慢

之心不曾比數悉達太子欲共太子拊競威力欲共太子一種齊等挺身走出巡彼戲場面向太子疾走而來欲撲太子爾時太子不急不緩安詳用心右手執符提婆達多童子而行擎舉其身足不著地三繞試場三於空旋爲欲降伏其貢高故不生害心起於慈悲安徐而撲卧於地上使其身體不損不傷太子復言咄汝等輩不假人共我相撲饒汝一切一時盡來共我相撲爾時彼諸釋種童子一切皆起憍慢之心並各奔來走向太子

而欲撲之是諸童子各以手觸彼等以是太子身力復威德力各各不禁皆悉倒地爾時彼釋一切皆生奇特之心各相謂言希有希有從生已來不曾學習今日乃出於如是等種種諸技時彼場內所有人民觀看之者悉唱呼呼叫喚之聲事三或出種種諸異音聲弄珠璣珞及衣服等於上虛空無量諸天同以一音而說偈言

十方一切世界中 所有勇健諸力士
悉皆力敵如調達 不及太子聖一毛

大人威德力無邊 暫以手觸皆倒地
聖者威神力廣大 汝等云何欲比力
假使不動須彌山 大小鐵圍甚牢固
并及十方諸山等 一觸能碎如微塵
鐵等強鞭金剛珠 及以諸餘一切寶

大智力能末如粉 況復撲此少力人
爾時諸天說此偈已將種種華散太子上於
虛空中隱身不現如是次第悉達太子一切
處勝時淨飯王知其太子所有技能皆悉勝
彼一切諸人自眼既見心復證知踊躍歡喜

徧滿其體心意適悅不能自勝以尊尚心勅
喚白象瓔珞莊嚴辦具悉竟而作是言我息
太子乘此白象將入城內彼大白象擬太子
乘從城門出是時提婆達多童子城外而入
見此白象而問人言此象誰許欲將何處其
人報言欲將出城擬悉達乘欲入城內時提
婆達以釋意氣種姓尊豪我慢興盛倚身力
強縱逸放蕩無諸忌憚兼復妬嫉於彼象前
少許地走便以左手執於象鼻右手築額一
下倒地宛轉三匝遂即命終白象卧地塞彼

城門衆人往來不通出入道路填咽調達過已於後又復有童子至名曰難陀相續而來欲入城內見此白象卧在城門死已大身塞於道路諸人民過不能得行即問諸人誰作是事人輩答言此大白象爲於提婆達多所殺左手執鼻右手築額一下倒地事三三旋命終難陀思惟提婆達多童子試其自身之力以殺白象但此象身極大極麤汙泥城門妨人出入即以右手執彼象尾牽取離門可七步許其難陀後次太子來欲入城內見此白象

在於城門見已借問諸行人言誰殺是象衆人報言提婆達多一築而殺太子即言提婆達多此爲不善何故殺也太子復問誰牽離門衆人復言難陀童子以其右手執彼象尾而牽離門至於七步太子復言善哉難陀作事善也太子思惟彼等二人雖能示現其自氣力但此象身甚大麤壯於後壞爛臭熏此城作於如是思惟訖已左手舉象以右手承從於空中擲置城外越七重牆度七重壑旣擲過已離城可有一拾盧奢而象墜地即成

大坑乃至今者諸人相傳詔於此處為象墮坑即此是也爾時無量無邊百千諸衆生等一時唱言希有希有如是之事甚大可怪各各皆唱善哉善哉大人^九大士希有希奇未曾聞見而說偈言

調達築殺白象已 第三 難陀七步牽離門

太子手擎在虛空 如以土塊擲城外

爾時大臣摩訶那摩見於太子一切技藝勝妙智能最為上首而作是言唯願太子受我懺悔我於先時謂言太子不解多種技巧藝

能令我心疑不嫁女與我今已知願受我女用以為妃爾時太子占良善日及吉宿時稱自家資而辦具度持大王勢將大王威而用迎納耶輸陀羅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又復共於五百嫁女相隨而往迎取入宮共相娛樂受五欲樂是故偈言

耶輸陀羅大臣女 名聞蓋國遠近知

占卜吉日取為妃 迎將來入宮殿內

太子共其受欲樂 歡娛縱逸不知厭

猶如天主憍尸迦 共彼舍脂夫人戲

爾時世尊得成道已尊者優陀夷白佛言世尊如來云何往昔之時初欲納於耶輸陀羅不以其生大家故取不以種姓大故而取不以富貴多財故取不以端正花色故取唯出技藝而取得彼耶輸陀羅用以爲妃是時佛答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至心善聽非但今日耶輸陀羅我取之時不以大姓尊豪故取乃至不爲端正故取唯用技藝而取得之往昔亦然優陀夷言世尊此事云何願爲說之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我念往昔過於無量無邊

世時波羅奈城有一工巧鐵作之師其有一女端嚴可喜身體正等面目廣平世所少雙多人敬愛爾時彼國波羅奈城有一長者其子可喜端正如前所說無異而於一時其長者子見彼工巧鐵師之女在於樓上牕內現第三面向外觀看彼長者子見此女已十即生愛心彼長者子私心之中記此女已速往歸家告其父母作如是言某工巧家有於一女我意貪愛欲取爲妻彼子父母報其兒言汝今不須取此工巧鐵師之女汗辱我門我當別覓

長者之女或大臣女或居士女與汝爲妻彼
長者子作如是言我求不用餘人之女以爲
我妻我意唯欲取此工巧鐵師之女我若不
得此女爲妻必自害身終不用活時長者子
父母心愁畏兒沒命即喚於彼工巧鐵師來
至其家而語之言汝所有女今可嫁與我子
爲妻工巧鐵師作如是言我今不與非工巧
者共作婚姻其長者子父母答言仁者何用
工巧之人共作婚爲莫愁汝女飢寒辛苦不
豐衣食鐵師復言雖知如是但我今覓同類

之人若解工巧我與彼女假令無大資財之
具供取彼有工巧之技隨家所辦我即當與
時長者子父母聞彼如是言已即語其子如
前所說時長者子既共彼女心意相當兼復
足解工巧之事精心細意快便作針即於別
時造作多針以油脂洗善好明淨十一作一大束
置竹筒中詣向工巧鐵師之家到近巷已在
於道頭唱此偈頌以賣其針偈言
不澀滑澤鐵 光明洗清淨 巧人所造作
誰能買此針

爾時彼家工巧之女在於樓上牕門之內聞長者子說偈賞針聞已即復以此偈答長者子言

咄哉狂顛人 汝甚無心意 忽來鐵師舍 而唱欲賞針

時長者子更復說偈報彼女言

可喜端正女 我實非顛狂 性是巧智人 善能造針作 汝父若知我 妙解如是事 必將汝妻我 兼送無量財 爾時鐵師工巧之女聞長者子如是語已速

疾而往其父母前作如是言願爺孃聽外有一人如上說偈向父母陳善解造針高聲唱說時彼工巧鐵師父母即喚於彼長者子來入至家內而問之言善哉童子汝實善解造作針乎童子報言我甚能為鐵師復言出汝針來我試觀看時長者子從竹筒裏拔出一針示彼鐵師此是汝看時彼鐵師既見針已作如是言善哉童子汝巧作針大能穿孔時彼童子語鐵師言此針非是竹筒所出別更復有勝於此者更出一針示彼鐵師鐵師看

已復讚歎言大能善穿童子復言非此爲好
更有勝者第三別復更出一針以示鐵師鐵
師如前美言稱讚善能善穿童子復言此亦
未精更有勝者第四更出一針以示鐵師看
已復讚歎言大能造作大能鑽孔童子復言
此猶未善更出一針示現鐵師看已復言善
作善穿童子復言此非巧者第六復出一針
以示鐵師復言此實最勝最妙善穿時長者
子遷取彼針置於手上一一次第下著水中
而針悉浮時彼鐵師觀是希有未曾見事歡

喜踊躍向長者子而說偈言
我未曾聞見 能造如是針 今以歡喜心
嫁女與於汝

爾時佛告優陀夷言優陀夷欲知爾時長者
子者今我身是工巧之女今耶輸陀羅是當
於爾時我取於彼以爲妻時不以大家不以
種姓乃至不以端正故取但以工巧試驗故
得今亦復然耶輸陀羅不以種姓端正故得
乃至以於工巧而得
常飾納妃品第十四之一

爾時釋種所有童子皆悉端正殊妙可喜世
間少雙多為衆人之所樂見並皆先通一切
諸技無有能勝所謂書畫算計造印及聞聲
著諸神射等一切悉解捷利巧智聰明黠慧
彼童子內其悉達多最為初首第二難陀第
三即是提婆達多唯除於此童子三人餘更
無勝時迦毘羅城內有一釋種大臣姓檀茶
氏名曰波尼彼臣大富錢帛豐饒資財備具
如法而得不違理求五穀七珍積如山嶽二
足四足象馬牛羊奴婢僕僮作使受雇衆事

自滿皆悉充盈復更別有無量無邊金銀瑠
璃摩尼真珠磔磔碼碼珊瑚琥珀如是等寶
須者稱心無所乏少彼之大臣家內猶如毘
沙門官無有異也時彼波尼有於一女名瞿
多彌彼女端正可喜少雙不短不長不肥不
瘦不白不黑不偉不纖處在幼年為國內寶
時淨飯王聞其化內有釋大臣檀茶波尼有
如是女聞已選擇良善宿日即喚國師諸婆
羅門使向波尼大臣之家作如是言聞汝有
女名瞿多彌彼女今可與我太子悉達為妃

其難陀父復聞大臣檀茶波尼有女欲為悉
達太子求娉為妃聞已亦遣使人語彼檀茶
大臣作如是言汝瞿多彌可與我子難陀作
妻若不與者我必損汝提婆達多復聞檀茶
波尼大臣有女欲為悉達太子求娉作妃彼
亦遣使語檀茶言汝瞿多彌今可媒嫁與我
作妻若不與我我當為汝生於大禍爾時檀
茶波尼大臣如是思惟此等三人釋種童子
皆悉端正可喜無雙一切技能並各具足悉
達太子最為第一其次難陀復為第二提婆

達多即是第三我惟一女今若徧與悉達太
子彼二童子必當為我作大怨讎若與難陀
則為悉達及以提婆作於嫌隙若與提婆達
多童子則為悉達及以難陀構造怨惡是時
檀茶波尼大臣如是不悅憂惱懷愁顏色不
怡思惟而坐第十三自念我今作何方便時瞿多彌
見父如是默然而坐至其父邊而作是言阿
爺今者何故不樂憂愁而坐作是語已其父
報女瞿多彌言汝瞿多彌莫問此事非爾所
知其女第二復問父言其父又報非爾所聞

第三復問又報如前乃至第四其女重問阿
爺必定須語女知不得藏隱爾時檀荼波尼
大臣以女慙懃顧問不已第四乃報其女是
言汝瞿多彌三問於我汝今諦聽我當說之
今淨飯王遣使語我知汝有女名瞿多彌可
嫁與我太子爲妃難陀童子復遣使來索瞿
多彌持欲作婦若不與我必當損汝提婆達
多亦遣使人索瞿多彌欲得作婦若不與我
要當生禍彼三使人如是索汝我聞愁悶作
是思惟與一太子則二童子與我作怨是故

我今悵快不樂懷愁而坐時瞿多彌語其父
言阿爺莫愁我當自作智慧方便必使一人
爲我作主事理雖然阿爺但且放女寬恣我
當自嫁爾時檀荼波尼大臣聞瞿多彌作是
言已即奏王知然後乃於迦毘羅城四衢道
頭振鈴告白一切遠近從今日後至第七日
釋種有女名瞿多彌當求自嫁誰欲取者過
六日後至第七日當共集聚聞此語已至第
七日五百釋種諸童子輩悉達爲首皆悉在
於宮門集聚時淨飯王將諸耆舊釋種大臣

復有無量無邊人衆若男若女童男童女並皆集聚在王宮門是時悉達所有左右自餘童子所有左右皆共觀看瞿多彌女取誰作夫爾時釋氏女瞿多彌六日已過至第七日於晨朝時澡浴清淨將好種種微妙之香用塗其身著於種種雜色衣服種種瓔珞莊嚴其身復著種種香華之鬘多將徒從左右圍繞復有乳母及諸宮監部領導引前後遮擁漸至宮門安詳而行入宮門內彼諸釋種童子難陀提婆達多最爲上首皆於晨朝香湯

沐浴以種種香用塗其身如前所說莊嚴之事唯除悉達不莊嚴身服於常服唯著耳璫頭上三重細金華鬘時瞿多彌有一乳母語瞿多彌作如是言女欲取誰以爲夫主其瞿多彌次第觀看五百童子報乳母言阿母當知此諸童子極大瓔珞莊嚴其身猶如婦女我女人意情下所見此相怯弱非是男兒大丈夫相此是婦女媚惑之飾男兒不假莊嚴其身丈夫相者自有服飾悉達太子自身威光不以瓔珞莊嚴其身非假外物用爲容飾

自有內潤丈夫之相是故我心樂彼悉達以
爲我夫時瞿多彌右手執持須摩那髮徧歷
大衆向悉達所到已立住將此華髮繫悉達
頸串已抱項而作是言悉達太子我今取汝
以爲我夫悉達答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是
時悉達還復將一須摩那髮繫於彼女瞿多
彌頸作如是語我今取汝用以爲妃汝今應
當作於我妃時淨飯王見於如是希有之事
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徧滿其體不能自勝時
其衆中所有人民或有心中愛悉達者彼等

一切高聲唱喚跳躑躅轉大叫大呼大歡大
喜舞弄珠璣衣冠服飾自餘諸釋五百童子
及其左右彼等眷屬所圍繞者面失顏色慘
慘無光皆悉不歡低頭赦愧各懷悵快四散
而還是時悉達稱意所有珍寶資財衆雜廣
營種種禮事莫不辦具復以種種妙好瓔珞
莊嚴顯飾瞿多彌身即遣使將五百姝女圍
繞迎入宮內爲妃娛樂受於五欲之樂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三

音釋

拏

補耕也

切

頰

居切

協

擣

摩郎切

括

切

鈿

所咸切

朝

陟

交

調也

相

諠

戲迄切

調却切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澗

七豔切

繞

詔

彌正切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擣

陳也

璫

都切

珠郎切

充

申

握也

縮切

鑽

祖官切

躡

必益切

蔽

隙

駢綺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而赤也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四

事四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常飾納妃品第十四之二

爾時世尊於後最初得成道已時優陀夷即
白佛言未審世尊往昔之時與瞿多彌釋種
之女有何因緣乃能令彼捨餘童子直取如
來用以爲夫而心娛樂云何得爾時佛告彼
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至心諦聽其瞿多彌釋
種之女非但今世嫌餘釋童而樂於我過去
世時亦復如是不用彼等諸釋童子取我爲

夫時優陀夷即白佛言唯然世尊願爲我說
此事云何我今樂聞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我
念往昔雪山之下多有雜類無量無邊諸獸
群遊各各相隨任取所食時彼獸中有一特
虎端正少雙於諸獸中無比類者彼虎如是
毛色光鮮爲於無量諸獸求覓欲取爲對各
各皆言汝屬我來汝屬我來復有諸獸自相
謂言汝等且待莫共相爭聽彼特虎自選取
誰即爲作偶彼獸即是我等之王時諸獸中
有一牛王向於特虎而說偈言

世人皆取我之糞 持用塗地為清淨
是故端正賢特虎 應當取我以為夫
是時特虎向彼牛王說偈答言

汝項斛領甚高大 止堪駕車及挽犁
云何將是醜身形 忽欲為我作夫主

是時復有一大白象向於特虎而說偈言

我是雪山大象王 戰鬪用我無不勝
我既有是大威力 汝今何不作我妻

是時特虎復以偈答彼白象言

汝若見聞師子王 膽懾驚怖馳奔走

遺失屎尿狼籍去 云何堪得為我夫
爾時彼中有一師子諸獸之王向彼特虎而
說偈言

汝今觀我此形容 前分闊大後纖細
在於山中自恣活 復能存恤餘衆生

我是一切諸獸王 無有更能勝我者

若有見我及聞聲 諸獸悉皆奔不住

我今如是力猛壯 威神甚大不可論

是故賢虎汝當知 乃可為我作於婦

時彼特虎向師子王而說偈言

大力勇猛及威神 身體形容極端正
如是我今得夫已 必當頂戴而奉承

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汝優陀夷應當悟解彼
時師子諸獸王者即我身是時彼特虎今瞿
多彌釋女是也時彼諸獸現今五百釋童子
是當於彼時其瞿多彌已嫌諸獸意不願樂
聞我說偈即作我妻今日亦然捨諸釋種五
百童子既嫌薄已取我為夫時淨飯王為其
太子立三等宮以擬安置於太子故第一宮
內所有嫫女當於初夜侍衛太子第二宮內

其諸嫫女於夜半時供承太子第三宮內諸
嫫女輩於後夜時侍奉太子其第一宮耶輸
陀羅最為上首二萬嫫女圍繞侍立第二宮
中摩奴陀羅此言而為上首諸師復言此意
持妃唯聞其名不見現在及往緣事第三宮
事四
內即瞿多彌而為上首如是次第侍御太子
諸嫫女等合有六萬復有師言侍太子者諸
嫫女等合有十萬以為三宮二萬悉是釋制
利種所餘八萬並是眾雜異姓諸女時淨飯
王念阿私陀仙人所說故於宮內復更別造

一大好殿猶如秋雲變黷光潤作事微妙實難思議順一切時而受快樂拘欄閣道一切正等無有偏頗何以故恐畏太子處處遊行見諸濁穢復教宮內色別置立諸雜音聲各各千數其中所謂一千箏篋一千具箏一千五絃一千小鼓一千具筑一千張琴一千琵琶一千細鼓一千大鼓一千具笛一千具笙一千銅鈸一千具簫一千篳篥一千具篪一千具螺諸如是等一切音聲種別一千一千種歌一千種舞其手及聲常於宮內晝夜不

絕猶大雲內出於隱隱甚深之聲如是太子在於最妙最勝娑女百千之中前後圍繞受諸快樂恭敬侍養一切皆以種種瓔珞莊嚴其身復以金釧七寶環串於手臂而作音聲猶如帝釋受諸玉女娛樂歌舞最勝最妙語言姿媚相矚相笑相抱相鳴相觀相眄或傾側顧或斜項看工解頻眉巧閑頓映五色綺靡四目便娟能令太子歡娛受樂不須遠涉出宮外遊如帝釋天玉女娛樂如是如是太子在於女寶之中受諸歡樂乃至其中諸

嫁女等巧解五欲常能沃弱今太子歡不聽更出至於宫外時淨飯王為增太子諸功德故建立苦行斷於一切諸邪惡法行一切善布施諸物造眾福業備行苦行以此善根迴資太子為令增長諸功德故願莫出家是故偈言

大王增長太子故 復以私陀受記因
苦行調伏捨諸非 恒共智臣坐思念
如是次第太子在於父王宮內唯獨一人具足五欲娛樂逍遙嬉戲自恣足滿十年不曾

外出爾時南方摩伽陀國有一大王姓羶連尼名頻婆娑羅畏懼怨敵心內恒愁集聚群臣常相議論作如是語汝等諸臣出入去來觀境內外莫使更有一人勝我若勝我者恐彼人來奪我王位時諸臣等即差兩人令巡境界時彼二人聞王勅已歷自境內及隣界首周帀欲還聞有人言從此已北有一最大高峻雪山彼山麓下有別種姓稱為釋迦族內初新產一童子其人端正善得生地兼彼姓氏第一特尊眷屬豪強眾事具足身有三

十二丈夫相亦復備於八十種好彼生之日
有諸解相婆羅門等以授其記今此童子身
體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炳著分明其若
在家必定得作轉輪聖王統四天下十善化
民七寶充備不用兵仗自然歸降若捨出家
當得作佛多陀阿加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事四}
十號具足乃至說於清淨梵行時彼使人履
涉迴還即向其王頻婆娑羅白於是事乃至
梵行如上所說是故大王及其幼年速當起
兵滅彼童子莫令於後來奪我等大王之位

作是語已摩伽陀王頻婆娑羅即告於彼二
使人言卿等二人莫作是說何以故若如汝
言脫彼童子必定得作轉輪聖王如法治化
我當敬奉伏接隨從依彼威神我等受樂安
隱治化若彼捨家得作佛者慈悲憐愍度脫
衆生我等為其作於聲聞受法弟子今觀如
是二種果報福德因緣不可與心加害於彼
時淨飯王於其太子所住宮院周而別更造
立于城唯置一門名為野獸彼門下開安施
機發開閉之時有五百人扶持擁衛方得開

闔其門聲動聞半由旬次第二重中院宮閣亦開一門其關鍵鑰皆安機發開閉之時有三百人其聲聞徹一拘盧奢次至內宮太子坐殿復有一門鍵鑰累關亦安機發開閉擊接有二百人禦備轉嚴非人間比其聲聞及半拘盧奢彼之三門內外悉羅壯士防守身著鎧甲精銳牢強手並執持種種戎具所謂弓箭鐵斧長刀劔戟三叉鐵槌鐵棒鬪輪槊矛禁衛宮闈如是警嚴恐畏太子捨離椒房踰越出家逃竄山藪

空聲勸厭品第十五

爾時虛空有一天子名曰作瓶彼天見是太子十年在於宮內受五欲樂作是思惟此之護明菩薩大士縱極多時在彼宮內受諸五欲莫為貪著是五欲故心醉荒迷情放盈溢百年迅速時不待人護明菩薩今須覺察早應捐棄捨俗出家我若不先為彼作於厭離之相則彼耽湎未有醒悟發出家心我今應當贊助其事為成就故作瓶天子即於夜半而說偈言

身自被縛欲解他	譬若盲人引群瞽
已身解脫乃免彼	猶如有目能導人
善哉仁今年盛時	宜速出家令願滿
應當利益天人等	五欲行者不可厭
沒溺六塵境捨難	唯有出世行大智
乃能厭離此五欲	是故仁今可捐棄
衆生多有煩惱患	仁當爲作大醫師
說妙種種法藥王	速疾將向涅槃岸
無明黑暗所障蔽	諸見羅網種種纏
速然智慧大燈明	早使天人得淨眼

爾時空中作瓶天子說此偈已威神感動發
 勸因緣復以太子宿世善根福德力故令彼
 官內婁女技兒所作音聲歌曲不順五欲之
 事唯傳涅槃住持信解微妙之聲自然而述
 說於偈言

世間事無常	猶如雲出電	尊者今時至
應捨家出家	一切行無常	如瓦坏餅器
如借他物用	如積乾土城	不久便破壞
猶如夏泥壁	如河兩岸沙	緣生不能久
猶如燈出焰	生已速還滅	如風無暫住

急疾不曾停	恒常無真實	猶如芭蕉心
幻化誑人意	空拳誘小兒	一切諸行者
皆悉因緣生	各各有因緣	愚癡輩不覺
猶如人索繩	手木成因緣	如因子生芽
離子芽不生	二相離不成	復非常無常
諸行因癡生	彼不住無明	無明亦非彼
本性來空寂	生滅無體故	如印成印文
非彼非離彼	諸行亦如是	眼不離於色
識眼色因生	此三不相離	三亦不真實
空淨不淨法	眼等分別生	此顛倒分別

皆悉猶識生	若有巧智人	推求識所生
知彼無去來	知我如幻化	如兩木出火
第三因於手	若無此三因	則不得火用
若智推求者	彼亦無去來	諸方尋求已
不見火去來	陰入諸界等	因貪癡業生
和合因衆生	真如無衆生	咽喉脣口舌
而出諸文字	字非是咽喉	亦非離彼等
彼等和合故	出語隨於智	語言不在智
亦復無色形	生處及滅處	智人求不得
所觀悉空寂	語言如響聲	因本因諸絃

人智三合故	筵篔而出聲	彼聲三處無
若有智慧人	求彼聲來去	諸方求覓已
去來不可得	因及有緣者	諸行如是生
有諦了之人	空觀應如是	陰入及諸界
內外悉皆寂	求一切處我	如虛空無形
如是諸法相	仁於定光佛	往昔已證知
今為天人說	顛倒分別故	欲等火焚燒
應起慈悲雲	施甘露法雨	仁昔於億劫
念施及持戒	我得無上道	聖財分諸世
尊者念往昔	聖財施貧窮	以將聖財攝

調御莫慳惜	仁昔持淨戒	窮急不偷財
願開甘露門	為諸衆生說	憶念往昔行
當開地獄門	善開解脫路	戒行心願成
往昔修忍辱	聞他毀罵等	建立忍辱故
觀諸行悉空	念此往行故	世間瞋恚多
教住於忍辱	莫捨彼願力	仁昔行精進
當得我淨智	在於煩惱海	度衆到彼岸
念於往昔願	拔衆四苦河	出大精進刀
度脫厄難等	往昔修習禪	為斷諸煩惱
諸根不調者	教今調伏故	仁念於往昔

愍衆在煩惱 寂靜諸慧等 調伏彼諸根
仁昔修智慧 願破煩惱闇 愍衆在無明
開示真如眼 仁念於往昔 衆生煩惱暝
開無濁穢眼 仁最勝智慧 應愍諸衆生
方便教令出

事四

九

三界生老病火熾 飢渴熱炎不曾休
應當爲世作大橋 濟渡令歸到彼岸
衆生流轉煩惱海 猶如蜂在竹孔間
三有循復若秋雲 上下往還無止息
亦如戲場諸幻化 又似山川逝水流

衆生老病死亦然 或生天人三惡道
諸有欲癡不自在 展轉五道無覺知
猶如陶師旋火輪 處處五欲自纏縛
猶如飛鳥犯羅網 亦如獵師布糲膠
貪他財寶無厭足 如魚吞餌遇釣鈎
諍競忿怒結怨讎 煩惱染著受諸苦
五欲過患如利刀 亦如妙器盛毒藥
應當棄捨如糞穢 貪著愛戀失正心
是因諸有相續生 增長欲垢不曾斷
六塵境界災熾盛 猶如乾草猛火燒

速起捨離早出家	智人觀察諸欲境
可畏猶如猛火坑	亦如魁膾屠刀机
亦如深泥忽溺人	利刃蜜塗將舌舐
如觸蛇頭及攪屏	聖人觀欲亦復然
如箭如槊如劔戟	如毒射肉難可食
一切怨讎欲為首	五欲功德如水月
如影亦如山谷響	亦如戲場衆幻師
猶如夢裏見喜事	智人見欲亦復然
境界諸塵悉空誰	怖畏不能得自在
譬如陽焰無有實	亦如水上聚浮漚

此事皆從分別生	智人應觀如是等
凡人處世年少時	端正可喜著諸欲
及至年老頭鬚白	為衆棄薄如枯河
富貴饒財多放逸	如是之人多樂欲
於後失財貧窮苦	以不自在捨於欲
如樹多饒華果故	衆人競來欲採摘
人喜布施亦復然	為他歸投無厭足
其人財盡年老至	從他乞求不喜見
色美財多氣力充	人喜愛見聚集樂
財盡行乞人不喜	年過僕脊手執杖

如電折樹無人愛	如是可畏衰老法
汝當速出求正覺	自證已後爲人說
老病瘦損諸人輩	如摩婁迦繞大樹
衰老身力無精進	乾枯猶如朽爛木
老奪好色生惡色	怡悅顏面皮膚皺
老壞華色爲悴色	欲樂奪樂令無樂
老奪威勢到命終	衆病至如鹿投穿
汝觀世間百病已	速說解脫方便處
猶如冬天風雪雨	摧折樹木輭枝柯
世間老病多種生	諸根損瘦亦復然

老至今人盡倉庫	世間欺苦莫過老
死命鬼奪人氣去	如日沒山不復現
死命令人恩愛離	使人憎嫉不喜會
欲共恩愛之人合	忽失如葉墮大水
死至今人不自由	命去如水漂一草
人到彼世無有伴 <small>事四</small>	隨其業緣而受有 <small>十一</small>
死命鬼飲無量衆	猶如摩竭吞海舟
若金翅鳥噉大龍	如猛火燒乾草澤
如是苦惱逼切已	大士往昔起弘誓
念彼願力今時至	捨欲應當速出家

憶往昔行檀	戒忍及精進	寂靜禪智等	復有一王子	名曰福業光	庶幾大威德
為他不為自	時至今願滿	速出復脫他	得至知恩義	仁昔一大王	名為月色仙
仁昔施諸珍	金銀及瓔珞	恒立無遮會	復名健猛將	次名實增長	次名求善言
隨他所須願	乞子與其子	索孫即與孫	次名有善意	次名調伏根	如是等諸王
求女與他女	乞位捨王位	乞資財不違	法行大精進	仁者昔作來	仁昔作大王
仁昔作一王	名為大聞德	復一大德王	名為月光者	其次名勝行	其次名連菟
名尼民陀羅	復名阿私陀	復名為師子	其次名方主	其次名健施	次名迦尸主
此等諸王輩	布施千種財	昔復有大王	次名寶髻王	如是諸大王	即仁是非異
名常思諸法	復一大德王	名為真實行	種種珍寶貨	來乞皆隨與	仁彼世財施
此等思惟法	往昔有大王	精進名聞月	今勸捨法財	仁昔於過去	見佛如恒沙

彼諸佛世尊	仁慈曾供養	無量供養具	仁稱說無虛	尊應當供養	其次覩一佛
布施無慳悋	求道不休息	衆生解脫故	名曰普示現	仁見讚歎彼	其次有一佛
今正是其時	速出莫住家	仁昔初覩佛	名曰熾盛分	仁以歡喜故	觀察彼佛身
名曰不空見	持毘奢迦華	喜心供養彼	又將金華鬘	供養於彼佛	今可憶念彼
往昔有一佛	名毘盧遮那	一時歡喜視	勿令心忘失	其次有一佛	名曰光相幢
往昔有一佛	名曰微妙音	將一阿梨勒	持一掬小豆	用供養彼佛	往昔有一佛
供養彼世尊	往昔有一佛	名曰白旃檀	號名曰智幢	仁持輸迦華	以供養彼佛
立於彼佛前	闍然一草莖	往昔見一佛	次復有一佛	名曰調伏車	仁見彼佛已
名曰連菟者	欲入大城時	一掬末香散	於前立讚歎	次佛名寶勝	前然無量燈
次佛名法主	說法唱善哉	聞法言快談	施妙無量藥	佛名一切勝	曾施真珠瓔

次見大海佛	布施諸蓮華	至蓮華藏佛
布施大帳蓋	師子兩佛邊	曾施軟草敷
於娑羅王佛	布施諸所須	到敷華佛前
布施微妙乳	耶輸陀佛所	施拘陀羅華
實見佛觀已	歡喜布施食	昔佛名智山
屈身禮彼佛	有佛名龍德	施彼佛已子
高飛空行佛	曾施栴檀末	次佛名帝沙
珍寶及赤華	曾供養彼佛	見大莊嚴佛
持瞻蔔香華	而供養彼佛	曾見光王佛
持衆寶供養	昔見釋迦文	持妙多銀華

而供養彼佛	其次帝釋相	見已喜讚歎
昔有佛名曰	廣大日天面	多持衆華嚴
供養彼世尊	其次復有佛	號名為勝尊
持妙多銀華	莊嚴彼佛上	往昔有如來
名曰龍勝者	然燈照彼佛	富沙如來邊
曾施白氎敷	藥師王佛邊	持寶蓋供養
佛名大牟尼	復有師子相	世尊勝功德
持寶網供養	有佛名迦葉	雜音聲供養
昔佛名解脫	供養雜末香	寶相佛世尊
天華而供養	阿芻婆諸佛	勸請坐象臺

世間王尊佛	供養以華鬘	尸棄佛世尊
捨王位布施	有佛名難降	一切香供養
大燈尊佛邊	布施自身體	蓮華上佛前
布施諸瓔珞	法幢如來上	散諸妙華香
然燈世尊邊	五青蓮奉施	如是等諸佛
自餘無有量	難說不思議	往昔諸世中
仁並曾供養	復持無量種	最妙供養具
供彼過去佛	無有疲倦心	今念彼供養
思惟往諸佛	為諸衆生輩	生慈解脫故
覺悟莫戀家	尊於過世時	在然燈佛所

供養彼佛已	速得上無生	及獲五神通
復證順法忍	於後仁尊者	供養佛勝前
僧祇數僧祇	如是諸劫數	彼諸劫皆盡
諸佛亦滅度	仁往昔諸身	彼世中所受
種族及名字	亦皆悉滅無	諸行法非常
世間相不定	速捨空誑境	疾宜早出城
生老病死隨	難當甚可畏	猶如劫火起
炎熾燒世間	無常火亦然	燒盡一切世
如是諸苦逼	云何可暫停	應觀諸衆生
沒在煩惱闇	愚癡無慧眼	不能自覺知

發大精進心 令功德圓滿 為諸衆生輩
速出莫住家

時彼宮內諸婢女等作音聲時其音聲內皆
出如是諸法之聲欲令太子厭離世間心生
覺悟

出逢老人品第十六

爾時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向園林觀看好
惡發厭心故漸教捨離於彼宮中是時宮中
所有婢女作諸音聲歌唱疲極自然次第更
復讚歎園林功德其音稱言聖子諦聽園林

之地甚可愛樂所謂其地布青軟草樹木可
喜枝葉扶踈華果敷榮蓊鬱滋茂復有諸鳥
所謂種種鴻鶴孔雀鸚鵡鷓鴣及拘翅羅鴛
鴦等鳥出於如是微妙之聲爾時太子聞是
聲已發出遊心即喚馭者而謂之言汝善馭
者今可速疾嚴飾莊校賢直好車我今欲向
於彼園林觀看善地是時馭者聞此語已白
太子言謹依教命不敢有違是時馭者速疾
即奏淨飯王言大王當知太子今欲出向園
林觀看善地時淨飯王出勅宣令迦毘羅城

一切內外悉遣灑掃清淨莊嚴除却土堆沙
礫瓦石穢濁糞聚皆使端平以妙香湯灑散
地上滅諸塵埃又以香泥用塗其地復持種
種香華散上於諸街巷處處皆燒雜妙好香
其諸街巷四衢道頭置滿瓶水安諸雜華以
芭蕉樹處處莊嚴於諸樹間懸雜色幡復於
樹上或以寶物或以繒綵作蓋作幢用莊嚴
樹樹間復懸真珠瓔珞七寶羅網而覆其上
其羅網目節節復懸金銀寶鈴和風吹動出
微妙聲或以七寶作日月像及諸天形各持

瓔珞廁羅網間於羅網間又復更懸白犛牛
尾及雜牝等時淨飯王如是教勅雜妙莊嚴
迦毘羅城精麗猶如乾闥婆城一種無異莊
嚴城已復飾園林除却沙石及諸糞穢乃至
交絡懸衆寶鈴如上所說其諸樹中有男名
者以男瓔珞而莊嚴之若女名者以女瓔珞
而莊嚴之復教打鼓振鈴徧告城內人言汝
等悉皆除却道上或者或病或復死亡盲聾
瘖瘂六根殘缺不具足者悉令驅逐但是心
意所不好喜及非吉祥並令除辟勿使太子

於路見之是時馭者莊飾車乘駕善調馬悉
嚴備已白太子言聖子當知今已駕被車馬
訖了正是行時可乘而出觀看善地爾時太
子從坐而起至輦乘所登上寶車上已乘持
大王威神巍巍勢力從城東門引導而出欲
向園林觀看福地是時作瓶天子於街巷前
正當太子變身化作一老弊人傴僂低頭口
齒踈缺鬚鬢如霜形容黑皺膚色黧黹曲脊
傍行唯骨與皮無有肌肉胷下寬緩如牛垂
頤身體萎摧唯仰杖力上氣苦噉喘息聲麤

字四

十六

喉內乳鳴猶如挽鋸四肢顛掉行步不安或
倒或扶取杖為正如是相貌在太子前順路
而行太子見彼老人身體如是顛慄不祥衰
相如上所說於太子先因苦匍匐太子見已
即問馭者此是何人身體皺皺肉少皮寬眼
亦涕流極大醜陋獨爾鄙惡不似餘人兼其
頭顱髮稀脫落如我所見餘人不然又復眼
深與眾特異口齒缺破無可觀瞻即向馭者
而說偈言

善馭駕乘汝今聽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體不正頭髮稀 為生來然為老至

爾時馭者因彼作瓶天子神力白太子言大
聖太子如此人者世名為老太子復問於馭
者言世間之中何者名老馭者即事報太子
言凡名老者此人為於衰老所逼諸根漸敗
無所覺知氣力綿微身體羸瘦既到苦處被
親族驅無所能故不知依怙兼且此人亦不
能久非朝即夕其命將終以是因緣故名老
壞即為太子而說偈言

此老名為大苦惱 劫奪美色及娛樂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諸根毀壞失所念 支節舉動不隨心

爾時太子聞此偈已問馭者言此人為是獨
一家法使其如是為當一切諸世間相悉皆
如斯是時馭者報太子言聖子當知此人非
獨自一家法使其如斯但是一切世間眾生
皆有是法太子復問彼馭者言我今此身亦
當如是受老法耶馭者答言如是如是大聖
太子貴賤雖殊凡是有生悉皆未過如是老
法即今人身具有如是老弊之相但未現耳
太子復問於馭者言若我此身不離是老老

第六五册

法未過有是醜陋衰惡相者我今不假向彼園林遊遊戲笑宜速迴駕還入宮中我當思惟作何方便得免斯苦是時馭者答太子言如聖子勅我不敢違即迴車乘還入於城是時太子至其宮內坐本座上正念思惟我亦當老老法未過云何縱逸自放身心時淨飯王問馭者言汝善馭者今從太子從宮內出至於園中遊戲觀看恣情極目歡樂以不其馭者跪報於王言大王當知太子出遊至於半道勒駕迴還不到園苑時淨飯王問馭者

言太子何故不至園林中道而返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欲向園林遊戲始至半路忽於道傍見一老人乃至身體戰慄拄杖或倒或起不能正行太子如是見彼人已即勅迴車還入宮內跣趺而坐正念思惟時淨飯王事四即心念言希有希有此之形相阿私陀仙受十八記語言必定真實決恐太子捨家出家我今宜應更爲太子增益五欲若其廣見五欲之事充足心眼染著情迷不出家者稱適我意時淨飯王即爲慈達加足種種五欲諸事悉

今增廣使太子心著於愛樂不聽出家而有偈言

彼宮內中多受樂 欲出遊戲見老人

還入宮內心憂愁 嗚呼我未脫此老

父王聞此語言已 心思畏子捨出家

增益五欲及官人 令著恩愛紹王位

爾時太子在於宮內充足五欲娛樂遊戲無

有疑難尊重貴勝唯獨一人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音釋

孛疾二切凡獸 孛有子者曰孛 孛獸 孛懾 孛震 孛懾 孛涉 孛切 恤辛 恤牽 恤切 恤振 恤拘

古侯 筑張六切 樂似 築樂 築樂 築樂 築樂 築樂 築樂 築樂 築樂

箎直離切 箎管樂也 眇即旁毛也 目切 麓虛谷切 麓山林屬 鍵蘇后切 膠蘇后切 膠蘇后切 膠蘇后切 膠蘇后切 膠蘇后切

鑰鍵巨切 鑰巨切 鑰巨切 鑰巨切 鑰巨切 鑰巨切 鑰巨切 鑰巨切 鑰巨切 鑰巨切

古肴切 膏齊也 齶而志切 魁魁 膾膾 膾膾 膾膾 膾膾 膾膾 膾膾 膾膾

屠宰者机 机居矣切 舐神也 舐神也 舐神也 舐神也 舐神也 舐神也 舐神也 舐神也 舐神也

牛據切 犛莫交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使馬也犛 犛莫交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使力主也犛 犛莫交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駝蜀強切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五

第五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淨飯王夢品第十七

爾時作餅天子以神通力欲令太子發出家
心即於其夜與淨飯王七種夢相時淨飯王
眠卧牀上於睡夢裏見如是相第一所謂夢
見有一大帝釋幢其幢周帀有於無量無邊
人舉從迦毘羅城東門出第二所謂夢見太
子乘十大象駕馭衆車從迦毘羅城南門出
第三所謂夢見太子駕馭馬車端坐其上從

迦毘羅城西門出第四所謂夢見雜寶莊嚴
一輪從迦毘羅城北門出第五所謂夢見太
子在迦毘羅城之中央大街衢內手執一槌
搗打大鼓第六夢見此迦毘羅城之處中有
一高樓太子坐上四面散擲無量諸寶而其
四方復有無量無邊億數諸衆生來將此寶
去第七夢見此迦毘羅城外不遠有於六人
舉聲大哭號咷流淚各以兩手自拔頭髮宛
轉于地時淨飯王於夢裏見如是之相心大
惶怖恐畏毛豎徧體顫慄驚悸疑恠忽然而

寤覺已即喚所當宮內諸大臣來而勅彼等作如是言卿等知不我於今夜夢見如是大恐怖事七種次第如前所列皆悉說之復勅語言汝等善持此等諸夢莫令忘失明日坐殿可於衆內奏我令知而諸臣等聞王勅已即白王言謹如王勅實不敢違天曉王坐即於衆中具以夜夢諮奏王知時淨飯王聞臣白已即召國內善解占夢諸婆羅門而告之言汝等大智解我所夢有何果報我夢如是如前所說彼等大智諸婆羅門聞王勅已各

共思惟量宜可否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我等未曾聞如是夢我等聞已心意迷荒不知此夢有何果報時淨飯王聞諸占夢婆羅門等作如是語心復憂愁作如是念或我太子不得作於轉輪聖王莫復得已而還墜落轉輪王位今我心內極大憂愁誰能決我如此疑結爾時作餅天子在於淨居宮殿之內遙見淨飯大王如是憂愁不樂見已忽然從天宮隱身而來化作一梵婆羅門身頭有螺髻以髮爲冠智慧聰朗端正盛少著黑鹿皮以

爲衣服立在淨飯王宮門外唱如是言我能
善解淨飯王夢決斷所疑時當門人聞婆羅
門作此語已速疾往詣淨飯王所長跪諮白
淨飯王言大王當知門外有一婆羅門立口
稱是言我善能解一切諸夢時淨飯王即便
勅喚此婆羅門令入宮中入已歡喜即宣勅
問彼婆羅門作如是言汝巧智慧大婆羅門
今知已不我於昨夕夜半之時見如是等七
種夢相第一見有一帝釋幢無量無邊百千
人民左右圍繞共輦此幢從迦毘羅城東門

出乃至去此迦毘羅城道里不遠見有六人
舉聲大哭以手拔髮我今恐怖心意迴違夢
相既然未知善惡汝可爲我一解之時淨
飯王作是說已默然而住聽其解釋爾時作
餅天子即白王言大王當知王所夢見一帝
釋幢有於無量無邊事五人民左右圍繞共輦此
幢從城東門而將出者此是大王悉達太子
與於無量百千諸天左右圍繞當捨太子從
宮閣內踰城出家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
大王所夢太子乘十香象駕馭衆車從城南

門而出行者彼出家已即便證得於薩婆若
及以十力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大王所
夢太子乘駟馬車從城西門而出行者彼出
家已證薩婆若具足而得四無所畏此夢是
彼於先瑞相又復大王所夢雜寶莊嚴一輪
從城北門而出行者彼出家已證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後於天人前轉於無上微妙
法輪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大王所夢太
子在迦毘羅城之中央四衢道內手執一槌
擊大鼓者彼出家已證得菩提轉法輪時諸

天各各揚聲唱言其音上徹乃至梵天傳相
告知響徧色界此夢是彼於先瑞相又復大
王所夢太子在迦毘羅城之處中樓上而坐
四面散擲種種寶者彼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已於諸天人八部衆前當散如是衆妙
法寶謂四念處及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
力七覺八道種種諸法此夢是彼於先瑞相
又復大王所夢去此迦毘羅城其外不遠見
有六人舉聲大哭手拔髮者太子出家當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而於彼時

有諸六師其心應當生大憂惱所謂富蘭那迦葉摩婆迦羅瞿奢子阿耆那只奢甘婆羅波羅淳多迦吒耶那刪闍夷裨耶私致只子尼乾陀若低子等此夢是彼於先瑞相爾時作餅天子爲淨飯王解說夢已白大王言大王宜應心生歡喜勿懷恐怖憂畏不樂何以故此夢吉祥獲善果報須自慶幸慎莫有慮如是安慰淨飯王已忽然不現時淨飯王聞婆羅門如是解夢說云吉祥善果報已即爲太子更重增加五欲之具今太子心染著愛

第五

戀望不出家爾時太子在於宮內恣意而受五欲之事不可思議道見病人品第十八

爾時作餅天子復更思惟此之護明菩薩大士在彼宮內著於五欲放逸情蕩已經多時世間無常盛年易失護明菩薩應當早捨宮內出家我今可先爲其作相勸請覺悟令速厭離如是念已作餅天子神通力故亦是護明菩薩大士宿福因緣坐於宮內忽然發心欲出園林觀看遊戲爾時太子召喚馭者而

告之言謂善馭者汝可速疾莊嚴好車我欲
出城向於園苑遊戲悅目觀看叢林是時馭
者白太子言如聖子勅我不敢違馭者既聞
太子如是教令語已即往奏白淨飯王言大
王當知太子今欲出向園林觀看善地時淨
飯王出勅宣令國內人民悉使莊嚴掃灑清
淨迦毘羅城並遣除却一切諸草沙磔荆棘
朽木土埤糞穢臭處皆令平坦乃至園內所
有女名樹木之者還令以女瓔珞之具而莊
嚴之男名樹木以男瓔珞而用校飾乃至道

上於太子前或老或病不聽出現莫使太子
見已生於厭離之想是時馭者莊校車已進
太子言已嚴車訖唯願聖子善自知時是時
太子即乘寶車乘已執持大王威神巍巍盛
德從城南門漸漸而出欲向園林觀矚嬉戲
爾時作餅天子即於太子前路化作一病患
人連骸困苦水注腹腫受大苦惱身體羸瘦
臂脛纖細痿黃少色喘氣微弱命在須臾卧
糞穢中宛轉呻喚不能起舉欲語開口纔得
出聲唱云叩頭乞扶我坐是時太子見彼病

人乃至口言唱扶我起太子見彼病患人已
問馭者言謂善馭者此是何人腹肚極大猶
如大釜喘息之時身徧戰慄臂脛纖軟身體
尪羸痿黃無色或復唱言嗚呼阿孃或復稱
言嗚呼阿爺悲切酸楚不忍見聞依託他身
方能起時作餅天子以神通力教馭者報
於太子言願聖子聽此名病人太子復問彼
馭者言稱病人者此是何名馭者報言大聖
太子此人身體不善安隱威德已盡困篤無
力死時欲至無處歸依父母併亡無處告訴

已無歸依無告訴故此人不久自應命終欲
得求活極大困苦必當不濟望覓瘥日無有
是處唯待時耳大聖太子以是因緣故名病
也而有偈說

太子問於馭者言 此人何故受是苦

馭者奉報於太子 四大不調故病生

太子復問於馭者言此人為當獨一家法為
當一切世間衆生悉有是法馭者報言此之
病法非獨一家一切天人衆生雜類皆悉未
免太子復言我亦此病未過未脫會當似彼

成如此事嗚呼可畏太子即告其馭者言謂
 汝馭者若我此身不脫是病具茲病法難得
 度者我今不假至彼園林遊戲受樂可迴車
 駕還入宮中我當思惟馭者答言如太子勅
 是時馭者既受教已迴車向宮是時太子還
 入宮內端坐思惟我亦當病病法未現豈得
 縱情時淨飯王問馭者言太子遊園受歡樂
 不馭者報言大王當知太子欲向城外遊
 觀看池沼而於半路見一病人乃至口言願
 扶我起見已即勒迴車而還宮中靜坐思惟

繫念時淨飯王聞此語已心內思惟憶阿私
 陀仙受記之語決定真實太子莫復捨家出
 家我今可為太子更加五欲之事增長太子
 令著五欲不捨出家時淨飯王即益太子五
 欲之事復倍增長而有偈說

太子久住宮閣中事五 欲出向園受五欲
 路見一瘦羸病者 便生厭離欲想迴
 端坐思惟老患因 我今未超何得樂
 色聲香味等諸觸 最妙最勝不可厭
 大士昔行善業緣 今受極樂無有比

如是次第太子在於宮內之時具足而受五
欲功德晝夜無絕

路逢死屍品第十九

爾時作餅天子復於一時發如是念此之護
明菩薩大士在於宮內極意歡娛今時已至
護明菩薩宜早出家我今可爲彼大士故勸
請今出厭離五欲捨家出家是時作餅天子
心欲勸發於護明故作意令從宮內而出向
彼園林觀看善地是時太子告馭者言謂善
馭者汝可速駕駟馬寶車我欲出城詣園遊

戲是時馭者聞太子命即疾往奏淨飯王言
大王當知太子欲出觀看園林時淨飯王勅
令莊嚴迦毘羅城掃灑街巷荆棘沙礫朽木
土堆糞穢瓦石皆悉淨除乃至園內所有諸
樹是女名者女瓔珞嚴男名字者男瓔珞飾
復振鈴鐸唱如是言莫令更有一人不祥在
太子前或老或病乃至太子眼見之後生於
厭離是時馭者即爲太子嚴備好車訖已進
上白太子言聖子善聽莊校車訖唯願知時
太子坐車威神大德從城西門出向於外觀

看園林時作餅天子於太子前化作一屍卧
 在牀上衆人舉行復以種種妙色芻衣張施
 其上作於斗帳別有無量無邊姻親左右前
 後圍繞哭泣或有散髮或有搥胸或復拍頭
 交橫兩臂或復第五二手取於塵土持空面頭或
 出種種悲咽音聲淚下如雨大叫八號慟酸哽
 難聞太子視之心懷慘惻問馭者言謂善馭
 者此是阿誰卧之牀上以種種華莊嚴圍繞
 乃至雜色芻摩衣服作於斗帳人舉而行大
 衆周而稱冤叫哭說偈問言

王子妙色身端正 問善馭者此是誰
 卧於牀上四人舉 諸親圍繞叫喚哭
 爾時作餅天子以神通力令善馭者報太子
 言大聖太子此名死屍太子復問善馭者言
 死屍是何馭者報言大聖太子此人已捨世
 間之命無有威德今同木石猶如牆壁無有
 別異捐棄一切親族識知唯獨精神自向彼
 世從今已後不復更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
 如是卷屬生死別離更無重見故名死屍向
 於太子而說偈言

已捨心意等諸根 屍骸無識如木石

諸親號咷暫圍繞 恩愛於此長別離

太子復問善馭者言謂善馭者我亦有此死

法以不又此死法我已超未馭者報言大聖

太子太子尊身於此死法亦未免脫世間一

切若天若人所有親族眷屬識知各各有是

別離之事彼不見此此不見彼而說偈言

一切衆生此盡業 天人貴賤平等均

雖處善惡諸世間 無常至時無有異

爾時太子聞說此已報馭者言若我此身同

有是死死法未過久我即今不得見天及以

天中所有眷屬彼等又亦不見於我我今何

假向彼園林遊戲快樂可速迴車還入宮內

我當思惟是時馭者聞太子命如是言已即

迴車駕還向富中爾時太子至宮內已端坐

思惟我當必死既未能得超越死法繫念默

然思惟如是世間果報會歸無常而太子初

欲入宮時有一無智愚癡相師立在大王宮

門之外熟視瞻仰太子面顏上下形容丈夫

之相大聲唱言汝諸人輩一切當知從今日

後至七日內此之太子七寶自然成就來應
 時淨飯王問馭者言汝善馭者引導太子至
 園林中頗得稱心受歡樂不馭者長跪奉報
 王言大王當知太子今出不至園林時淨飯
 王問馭者言太子何故不至園林馭者白言
 大王善聽太子出官於其中道見一死人卧
 在牀上四人扛昇乃至親屬圍繞哭泣見已
 即迴還入官內思惟不樂時淨飯王聞此語
 已心內思惟阿私陀仙所記必實太子莫復
 捨我出家我今可更增益太子五欲之事令

其染著勿使出家時淨飯王與其太子增加
 服玩種種充足而有偈說

無量劫海功德行 太子以見命終人

心大悵快懷憂愁 還入官內思當死

昔置此城宮殿妙 太子年盛極端嚴

五欲稱心甚自娛 猶在千目歡喜苑

如是次第太子在於官內具足而受五欲恣
 意歡樂

耶輸陀羅夢品第二十之一

爾時作餅天子見太子出觀死屍迴厭離世

問五欲之事還宮內坐經六日後復更如是
重思惟言此之護明菩薩大士以著五欲心
迷放逸不肯棄捐今時已至護明菩薩應須
速疾捨離出家我今可為作勸請緣時作餅
天子為發太子出家心故亦是作餅天子宿
福因緣感動自今太子興意欲向園林內遊
爾時太子召喚馭者而勅之言謂善馭者急
嚴駕乘我欲入園馭者受命即往啓奏淨飯
王言大王當知太子今欲出向園林遊戲觀
看時淨飯王勅令清淨種種莊嚴迦毘羅城

如前不異乃至振鐸告城內言莫使一人在
太子前老病及死六根不具令太子見生獸
離心馭者受教進好寶車太子知時即坐車
上威德尊重從城北門引駕而出爾時作餅
天子以神通力去車不遠於太子前化作一
人剃除鬚髮著僧伽梨偏袒右肩手執錫杖
左掌擎鉢在路而行太子見已問馭者言謂
善馭者此是何人在於我前威儀整肅行步
徐詳直視一尋不觀左右執心持行不似餘
人剃髮剪髭衣色純赤以樹皮染不同白衣

鉢色紺光猶如石黛時作餅天子以神通力
教彼馭者白太子言大聖太子此人名爲出
家之人太子復問彼馭者言稱出家者此行
何行馭者報言大聖太子此人恒常行善法
行遠離非行善平等行善布施行善調諸根
善伏自身善與無畏能於一切諸衆生邊生
大慈悲善不恐怖於諸衆生善不殺害於諸
衆生善能護念於諸衆生太子以如是故名
爲出家太子復問彼馭者言汝善馭者此人
善能造作諸業何以故言法行者此是善行

乃至善能不害衆生是故汝今將車向彼出
家人邊馭者承命白太子言如太子勅即引
車向出家人所是時太子至已諮問彼出家
人作如是言尊者大士汝是何人時作餅天
子以神通力教彼出家剃髮之人報太子言
太子我今名爲出家之人太子復問仁者何
故名出家人彼復報言太子我見一切世間
諸行盡是無常觀如是已捨於一切世俗衆
事遠離親族求解脫故捨家出家作是思惟
行何方便能活諸命此事知足善行法行乃

至善能不行殺害一切諸命太子以如是故
我名出家太子又言仁者所爲此業大善汝
若能觀一切諸行是無常法能知如是乃至
善與一切衆生無怖畏者乃至心能不起殺
害於諸衆生又能活命施其安隱而有偈言

字五

十二

觀見世間是滅法 欲求無盡涅槃處

怨親已作平等心 世間不行欲等事

隨依山林及樹下 或復塚間露地居

捨於一切諸有爲 諦觀真如乞食活

爾時太子爲敬法故從車而下徒步向彼出

家人所頭面頂禮彼出家人三市圍繞還上
車坐即勸馭者迴還宮中是時宮內有一婦
人名曰鹿女遙見太子歸來入宮因於欲心
而說偈言

淨飯大王受快樂 摩訶波闍無憂愁

宮內嫫女極姝妍 誰能當此聖子處

爾時太子聞此解脫偈頌聲已徧體顫慄淚

下如雨心內愛樂涅槃之樂清淨諸根趣向

涅槃而作是言我今應當取彼涅槃我今應

當證彼涅槃我今應當行彼涅槃我今應當

住彼涅槃爾時淨飯王在宮殿內諸臣百官
左右圍繞太子忽然入到王邊合十指掌曲
躬而立白父王言唯願大王今可聽我我欲
出家志求涅槃大王當知一切衆生皆有別
離時淨飯王聞其太子作是言已如象搖樹
徧體顫動支節^{第五}怡解淚下盈目語聲嗚咽報
太子言我子太子此意且停子今非是此出
家時我亦曾經年少之時諸根動時而亦未
見世間衆患不行法行又亦未曾見諸惡欲
而行苦行子起是心甚不堪忍我子童子年

少之時心意未定諸根未伏而欲住彼阿蘭
若時不堪苦行我子童子待我年老我若時
至欲行法行我當捨國付子王位而入空閑
行於苦行我子童子若子及逆不順我心違
我語言行於法行子於現世得不善法以違
尊語是故我子此精進心且急捨離住於官
中安意家內行於俗法我子童子凡世間人
先須受於五欲之樂然後發意向出家心太
子報言大王今者不可得障子出家心何以
故譬如有人從彼焚燒熾然猛焰火宅之中

欲走出者此是健人不可遮斷大王諸有生
者會有別離若人覺知世間之中皆有別離
而不能捐別離法者此非善利又如有人作
事不成死時將至而不疾為此非善智即為
父王而說偈言

若觀一切決無常 諸有之法終散壞

寧忍世間諸親別 死命欲至事須成

時淨飯王更復殷勤重語太子我子童子決
定不得捨我出家又諸大臣依昔世論各以
所見諫太子言大聖太子可不聞乎劫初已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來韋陀論中昔諸王輩年少之時各在自境
如法治化至年老時嫡冑相承各將世子以
紹王位然後向山修行法行以是義故大聖
太子不得獨違先王之法時淨飯王聞諸大
臣作是語已淚下如雨一心諦觀太子之面
眼睛不瞬是時太子心內狐疑憂愁不樂還
入宮中太子至宮諸嫫女等遙見太子皆悉
歡喜從坐而起或手合掌或面嬌姿或舞或
歌或身承奉見太子坐各以欲心妖態熾盛
圍繞太子相共娛樂如自在天在於宮內威

第六五册

德巍巍眾相顯赫歡樂亦然爾時太子以共
 同生諸相諸好一齊等者恒常莊嚴日夜遊
 戲又見太子如是諸相顯赫炳著心生如是
 希有之想此是月天自下於地彼等婬女見
 於太子如是相貌極起羨心或復揚眉或有
 目視或口切語或手相招以是太子威神力
 故令其欲心不能熾盛復不能笑太子亦從
 父王邊出時淨飯王即喚馭者而告之言謂
 善馭者太子不至彼園林乎馭者報言大王
 當知太子欲向彼園林中於其半道見有一

人剃除鬚髮身服染衣執杖持鉢見彼人已
 迴車入宮端坐思惟爾時淨飯王聞是語已
 如是思惟大仙私陀言不虛妄定恐太子捨
 家出家我今更可增益五欲令其染著勿使
 出家時淨飯王更加五欲教行宮内心受快
 樂不許出家第五重說偈言十五

太子道見出家人 身體著衣樹皮染
 觀已志求無上道 深心唯樂在出家
 觀老病死苦無邊 又見出家乞食活
 厭離世間捨三患 慕樂解脫求無為

生老病死諸瘡疣 太子欲離彼等苦
 道上見彼出家者 心生大喜此是真
 欲捨貪等諸恚根 我應剝除入山藪
 太子欲求至真法 見彼沙門大喜歡
 乘善駟馬調御車 欲出三界故觀苑
 半路見彼捨俗服 心喜此是上菩提
 爾時淨飯王更爲太子廣設五欲所有功德
 事事加益悉使增多復於舊宮城郭之外四
 面周而守護牢防別更築於崇巨高壘繞於
 舊院坑塹極深其墉堞頭安置種種七寶羅

網羅網節目悉懸鳴鈴宮閣門扉嚴加禁衛
 晨夕出入開闔之時使有大聲聞徹四遠門
 外復置無量兵車象馬及人團隊相捉皆被
 鞍甲悉使精牢其次復於宮院之外安置無
 量百千壯士形容端正可喜無雙悉能破他
 所有怨敵身帶甲冑手執三叉弓箭長刀戟
 梁積棒諸如是等種種武仗防護太子內外
 城門復教宮內嚴加約勅諸婢女等晝夜莫
 停奏諸音樂顯現一切娛樂之事所有女人
 幻惑之能悉皆顯現以欲枷縛使著欲心勿

捨出家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五

華五

十六

音釋

搗陟瓜切擊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
 裨賓彌切切
 若若而切者
 埽而埽切
 正作培都切土聚也
 回扶甫切釜鑊屬
 疋烏光切弱也
 痿於為切痺
 濕病對舉也
 舉羊諸切
 扛扛古切扛界共舉也
 鬚即移切口紺古暗切赤色也
 黛徒耐切青黛也
 嫡切胃

嫡都歷切正長也
 瞬舒閏切目動也
 壘魯水切城壁也
 墉切管
 也 堞協餘切城上女垣也
 也 闔胡臘切開也
 也 墉切管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六

事六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耶輸陀羅夢品第二十之二

爾時國師有於一子名優陀夷聰明智慧衆
論辯巧時淨飯王即遣喚彼優陀夷來來已
王語作如是言汝優陀夷黠慧多智今可往
侍悉達太子以方便力教我太子令心安隱
愛樂官中勿使厭離捨欲出家時淨飯王更
復召喚一切釋種眷屬聚集而語之言汝等
宗族我意疑慮悉達決定不住家居汝等今

者佐助於我作何方便令其不離時諸釋種
報大王言我等詳共守護太子其有何力能
強出家爾時淨飯王及諸釋種於迦毘羅城
東門外安置五百勇健童子善能用兵巧解
神射多有方便悉皆大力猶如壯士力敵少
雙一一童子有五百車而自圍繞一一車邊
復有五百勁健壯夫各各圍繞如是次第南
西北門亦復如是乃至各有五百人防如上
所說復有宿老諸釋大臣悉皆各住十字街
巷四衢道頭遮共守護悉達太子時淨飯王

別置五百最勝壯健諸釋侍官其身悉皆帶
持鎧甲乘象乘馬四面圍繞淨飯王宮各各
在於閤門內外通夜持更爾時國大夫人摩
訶波闍波提憍曇彌在於宮內集聚嫁女而
語之言汝等當知從今以去晝夜莫睡將諸
明寶置高幢上勿令夜暗又復處處別然酥
油香燈蠟燭恒教覆火勿使滅無諸門管鑰
好牢關閉非時不得令人橫開身體莊嚴皆
著瓔珞各各連手猶如鉤鎖相捉而住圍繞
太子莫聽浪行若執弓刀或持叉棒或拄戟

梁如是坐立或執或對種種器仗晝夜用心
勿令不覺太子行動彼若出家我宮空虛無
可娛樂時優陀夷國師之子侍衛太子入儲
宮內見於太子住於殿中思惟而坐宮內嫁
女皆悉默然見如是已語彼諸女作如是言
汝等一切巧解談論語言戲謔善承人意變
感為歡端正可憐世間無比各各自有如是
技能今日云何默然而住可忘失耶如是功
能應當如彼北鬱單越國土所作莊嚴之事
又復汝等堪為北方毘沙門天護世大王而

作妃后況復人間宮內不堪汝等嫁女豈可
令此太子離欲若如汝等猶能令於真正聖
人教行五欲況復今日不能令此釋迦太子
染著世間汝等嫁女能作美言迴怒令喜巧
取他心婦人之身所有方便幻惑之術假使
女人亦能行欲況復男兒不著汝等若世間
人得共汝等同於一處能不行欲終無是處
而說偈言
汝等嫁女輩 大有方便力 巧能幻惑他
善示汝境界 假使離欲人 真正諸仙等

得見於汝者 必應生欲心 況復此太子
觀汝等娛樂 不能行五欲 終無有是處
如是汝等自境界中巧解方便我見汝等具
足皆有如是方便而遂不能令王太子於汝
等邊欲心染著我甚不悅汝等更可人人加
意出巧方便而令悉達太子見已於汝等邊
別生欲心勿令厭離汝等嫁女可不聞乎昔
迦尸國有一仙人名提波耶那_{此言堤}被孫
陀梨姪女誑惑而彼仙人如天無異諸天猶
尚不能奈何被孫陀梨姪女惑故隨彼步行

來入城中又復往昔有一仙人名為獨角仙人之子生小已來未經欲事當於彼時有一姪女名曰商多此言寂定誑惑彼仙遂令失禪及五神通又復昔有仙人名曰毘商蜜多此言化支多時苦行經於十年無所噉食當於彼時有一姪女名彌迦那此言一者極大端正彼仙亦復被其誑惑諸如是等大神仙人多有被於諸姪婦女之所誑惑牽取教行世欲之事況復今日悉達太子盛壯少年身體柔輒大王之子善解諸事汝等至心承事供奉令於汝等

生染著心勿使其斷王之體胤彼等嫁女於國師子優陀夷邊聞是語已向於太子示現種種巧媚幻惑令生增上勝妙欲心或有嫁女示現舞形或有嫁女出微妙聲唱頌歌讚或作音樂或出可笑奇異面形或造百種語言辭句或復有於太子之前示現逶迤巧妙行步或復有將雜異種種妙好鮮華以奉太子或作種種百和之香塗太子身或於口中吹指造作種種鳥聲或復謔白作如是言聖種王子願聽我等所作種種世俗欲情語言

嘲調而王太子在於宮內聞如是等諸種欲戲作是思惟世間之中被其苦逼所謂生老及病死等惱患既然不知厭離捨彼等苦求歸依處我今云何巧作方便能捨此等世間諸苦生老病死又復彼等諸嫁女輩多種示現歌舞音聲第六或復種種諸妙欲事而彼悉達太子見已不生希有戀著之心時宮女中有一嫁女自手將一末利華髮前出繫於太子頸下而太子眼熟視不瞬觀彼女人即還自解末利華髮解已手持從牕牖中擲棄於外

時國師子優陀夷見太子端坐正念思惟不着世間有為境界又不染愛妙色聲香如是見已其優陀夷聰明智慧巧解種種殊方善論諫太子言大聖太子我被大王勅來至此友娛太子我今諮白願太子聽我以太子於世事中心意不動而說偈言
我略說友相 惡諫善勸行 厄難相救濟
是名真善友
時優陀夷說此偈已復作是言大聖太子我今既是聖子之友語事好惡須共平量見異

默然而欲捨我不名為友是故我今欲向太子有所諮白依如友心惟願領納太子當今盛壯年少我今觀看太子之心不作善事而欲捨離諸婬女等嫌恨其邊有何可惡凡繫縛心隨順是也愛著之情欲能為本婦女之體唯以丈夫敬重為歡若太子心必不愛著事六五欲之事世間富貴榮華是難但當以口美言善語慰喻官人令其意悅而說偈言
婦人敬是樂 敬為樂最上 無敬惟有色
如樹無有花

爾時太子從國師子優陀夷邊聞是語已即作種種善巧語言哀愍之聲猶如雲陰隱隱雷震微妙之聲猶如善美和合音聲柔軟報答優陀夷言汝優陀夷我亦知汝為我良朋為我善友好心開發諫曉我意我今亦知汝意向我親密厚重我今亦不違逆汝心汝今見我有如是過我今順汝但我非是不知世間五欲之樂我觀世諦一切諸事了達分明我以世間無常敗壞以是義故此處可畏心意不樂而說偈言

世榮雖快樂 有生老病死 此四種若無
我心誰不樂

是時太子說是偈已復更重語優陀夷言汝
優陀夷當觀於此諸姝女等既被老奪盛壯
色已各各相覩意不喜樂況有癡人欲於是
處生愛樂心而說偈言

生老病死法 住此生老病 若住生樂心
共鳥獸無異

爾時太子共國師子優陀夷等往復來去言
論之時日遂至沒太子既見日光沒已便入

宮中共諸姝女行於五欲快樂歡喜相共聚
集團繞而住其太子妃耶輸陀羅即於是夜
便覺有娠又當其夜太子姨母憍曇姓氏摩
訶波闍波提眠中夢見一白牛王在於城中
揚聲吼喚安詳而行無有一人能當彼前而
作障礙又復其夜淨飯大王亦夢城內處中
堅立一帝釋幢以多雜種眾寶莊嚴復持種
種瓔珞校飾壯麗猶如須彌山王從地涌出
在於虛空彼帝釋幢其中又復出大光明四
方皆悉周而照耀又復四方興起大雲俱來

事六

六

至於帝釋幢上降注大雨霑霑洗彼帝釋
幢又於空中雨於種種無量無邊妙華之雨
其帝釋幢周帀復有無量種種微妙音聲不
作自鳴更復有一鮮白繖蓋衆寶為竿黃金
為子端正可喜自然覆於帝釋幢上四方復
有四大天王及諸眷屬來向城中開門將彼
帝釋幢出爾時其夜耶輸陀羅疲極睡眠無
所知識卧夢覩見有二十種可畏之事心顫
身動恐怖不安疑怪驚惶忽然而寤時太子
問耶輸陀言汝耶輸陀何故如是驚怖顫悸

氣喘心忪忽爾而起何故如是汝耶輸陀今
者又不在尸陀林又復不為諸屍所繞亦不
在山不居曠野今此城內無量無邊兵仗守
護在於王宮此處深牢不懼野獸亦復不慮
盜賊來驚此中安樂是無畏處我今見汝耶
輸陀羅心大驚怖心大憂愁心生疑畏忽然
覺寤此事何因爾時太子妃耶輸陀淚下如
雨恐怖悲咽報太子言大聖太子我於今夜
夢見如是二十種變惟願諦聽我當說之聖
子我向夢見一切大地周帀震動聖子次復

事六

七

夢見有帝釋幢崩倒於地聖子次復夢見虛空日月及諸星宿悉皆墮落聖子次復夢見有一最大鮮潔繖蓋是我從來依蔭之處守護我者憐愍我者而彼婢生車匿之子忽以壯力奪我將行聖子次復夢見我頭髮髻爲彼諸寶所莊嚴者乃截而去聖子次復夢見我身體上所有瓔珞爲水所漂聖子次復夢見我之身形微妙端正忽成醜陋聖子次復夢見我身體上所有手足自然墮落聖子次復夢見我此身形忽然赤露聖子次復夢見

我之從來常所坐牀我坐之時承事聖子彼牀忽然自塌於地聖子次復夢見我常所共聖子眠卧受樂之牀彼牀四脚並皆摧折聖子次復夢見有一衆寶所成大山纖利四楞無量高峻被火所燒崩頽墮地聖子次復夢見淨飯大王宮內有一微妙之樹被風吹倒聖子次復夢見朗月團圓衆星圍繞在此宮中忽然而沒聖子次復夢見淨日照明千光圍繞在此宮內忽然而沒彼隱沒後世間黑暗無有光明聖子次復夢見此宮城內有一

火炬出向城外聖子次復夢見此城從來所
護之神徧體種種瓔珞莊嚴可喜端正彼忽
悲啼舉聲大哭住在門外聖子次復夢見迦
毘羅城忽爲墮野可畏如夜心無處樂聖子
次復夢見迦毘羅城所有諸池水悉皆濁所
有樹林華果枝葉並皆墮落徧散於地無可
觀瞻聖子次復夢見所有壯士手執刀仗身
著甲蓋周帀四方交橫馳走聖子我見如是
二十種夢心大恐怖驚疑不安此何徵祥爲
凶爲吉是何果報爲復我身壽命欲盡爲共

聖子恩愛別離是故我今心如春擣戰動忙
怕不能自持於睡眠中忽然驚起爾時太子
聞此語已自心思惟我今不久捨世出家是
故今此耶輸陀羅見於如是大恐怖夢是時
太子即報其妃耶輸陀言妃耶輸陀汝雖見
彼一千帝釋幢崩倒卧地於汝何傷設復見
於一千日月及諸星辰墮落於地汝亦何苦
雖見千繖婢生車匿力揭將行既是夢奪非
關白日汝心何亂不假憂愁汝善大妃莫驚
莫怖莫作分別世間法中自有如是虛妄之

夢不須懷愁但當安隱依常眠睡汝善大妃
年時嫩少身體柔轉為爾憂懼恐畏疲勞耶
輸陀羅以受樂身未曾經苦既聞太子如是
語已還卧而眠太子為欲安恤慰喻耶輸陀
故以五欲樂共相娛樂更同睡眠爾時太子
其夜自復見五大夢第一夢見席九此大地持
用作榆以須彌山安為頭枕東方大海安左
手臂西方大海安右手臂南方大海安置兩
足第二夢見有一草莖名曰建立從臍而出
其頭上至阿迦膩吒第三夢見有四飛鳥作

幸六

九

種種色從四方來在於太子兩足之下自然
變成純一白色第四夢見有四白獸頭皆黑
色從足已上乃至膝頭舐太子脚第五夢見
有一糞山高峻廣太子自身在彼山上周
巾經行不為彼糞之所汙染

捨官出家品第二十一之一

爾時太子在於宮內夜睡眠時有一宿衛守
官之臣告諸一切持更人言汝諸人輩行更
之時宜各如是喚金毘羅此言可畏或喚目
帝羅此言解脫或喚鴛鴦此言慈汝等

人輩在此已不彼等報言我等在此是時大臣復更語彼諸人輩言汝等並宜用心持更汝等並宜用心持更今夜已深所有諸類或住水中或居陸地或在樹上或處窟間或山谷傍或屋舍裏皆悉疲乏染著睡眠汝等諸人今夜持更悉執器仗共守門閤應須警覺好加制持自餘當鋪持更之人莫令睡眠大王嚴重有如是勅何以故恐畏太子捨此城邑剃髮出家若保宮內此聖太子必當得作轉輪聖王統四天下大仙國師如是受記作

是語時初夜已過至於半夜漏刻之人大唱而言我聖大家恒常尊勝願我大家長命吉安初分已過次入中夜漏刻未半爾時色界淨居諸天下來至於迦毘羅城是時城內所有人民皆悉迷悶沉重睡眠淨飯王身并諸左右及太子第六廐當馬諸臣宮人十媠女皆悉速感疲乏重眠是時衆中有一天子名曰法行來至宮內以神通力令諸媠女身體服飾縱橫不正或復褰袒不能收斂其中或有諸媠女輩或以手拄頤頷而眠或有媠女擲却瑩

篋置於一邊而身倚卧或有姝女以其兩臂抱鼓而眠或以兩手內著牕中而其半身露出而睡其中或有各以兩臂相抱而眠或有姝女目睫不交睛瞳眈睥熟視而睡或有姝女倚諸瓔珞垂鞞而眠或有宮人形容端正從來俯仰具知羞慙一切功能皆悉備足今以重睡因緣所纏放氣出聲大小麤細臭處蓬焯都不覺知或有脫身諸瓔珞具或有擲却諸雜華髮或棄衣裳張目而眠猶如死屍一種無異傍人觀看不作活想或有仰卧長

展手脚張口而眠或有亂擲手脚一邊交橫而眠或有拳縮手臂脰脰繚戾而眠或有立地倚壁而眠身體掉動猶如醉人或有覆頭鼾睡而眠或有蹲坐縮項而眠或有面孔青白失色極醜而眠或有姝女以細腰鼓懸於項上絡腋而眠或有姝女以於^{十一}篋搭項而眠或有姝女齧齒齧齧鳴喚而眠或有垂頭寐語而眠或有伏面猶如冢間死屍而眠或有失於大小便利不淨而眠爾時太子忽然而寤觀其宮內蠟燭及燈或如拳麤或如臂

大顯赫朗耀極甚光明見諸宮人如是睡卧
或執銅鈸笙瑟箏簫琴筑琵琶笛螺貝口
出白沫鼻涕涎流見如是等種種相貌見已
太子作是思惟婦人形容正如是耳不淨惡
露有何可貪外飾粉脂瓔各衣服華鬘釵釧
假莊嚴身癡人不知橫被誑惑於色境界妄
生欲心若有智人正念觀察婦人身體體性
如是空無有主猶如夢幻是中應無有人可
得放逸生貪以邪念故無明所縛而說偈言
世間不淨衆惑迷 無過婦人之體性

衣服瓔珞莊嚴故 愚癡是邊生欲貪
有人能作如是觀 如幻如夢非真實
速捨無明勿放逸 必得解脫功德身
爾時太子更復專念如是思惟咄哉世間有
是大患咄哉可畏有何可貪以慈哀心愍衆
生故舉聲大哭此處繫縛愚癡之人猶如屠
兒割斷諸命此處不淨愚癡之人妄生愛樂
如畫餅中盛滿糞屎此處虛假愚癡之人埋
沒沉滯猶如溺泥溺於諸象此處臭穢愚癡
之人以為香美猶如猪在廁溷之中此處空

誰患癡之人橫生染著猶如狗抱無肉骨頭
此處損害愚癡之人爭競投入猶如飛蛾奔
赴燈燭此處有毒愚癡之人貪著愛好猶如
魚鼈吞食餌鉤此處萎黃愚癡之人樂著親
近如濕生華離水日曝此處危脆愚癡之人
行來履涉猶如老牛入在深泥第六此處懸險愚
癡之人墜墮沒陷猶如盲者落大峻崖此處
循環愚癡之人流轉生死猶如瓦匠旋器之
輪此處纏綿愚癡之人被其繫縛如犬著枷
不得自在十二此處無潤愚癡之人被炙乾枯猶

如夏天盛熱旱草此處衰耗愚癡之人日就
消滅猶如月虧漸將至末此處無利愚癡之
人善根用盡猶如博戲輸他錢財爾時太子
如是觀察諸婁女身復更思惟我今分明見
如是相應當歡喜勇猛勤劬發精進心增長
福德起弘誓願濟拔世間無救衆生爲作救
護無養育者爲作歸依無舍衆生爲作室宅
今所辦事已現我前不久決當得果斯志何
以故此諸婁女皆捨羞慙著重眠睡爾時作
斷天子於夜半時既見太子睡眠已覺安詳

而至向太子所白太子言太子往昔成就具足真實之事又復太子昔在人間發如是心願我捨身生兜率天太子彼願時節已過又復昔時在兜率天願生人間受於母胎彼願成滿在胎之時願早生出彼願亦畢生已增第六長在於宮中童子受樂遊戲自在彼願又過十三弱冠之時欲得精勤學諸技藝彼願已成壯年縱心欲受世樂彼願現驗不宜久耽今日一切諸天諸人願令太子捨離出家修學聖道爾時太子聞彼作餅天子如是語已即自

著其八千億斤金價衆寶所作華屣串於脚已欲起迴顧觀其所坐合榻寶牀而發如是大語言云此是我身最後受於五欲之處從今已後當更不受此是我身最後受於五欲之處從今已後當更不受爾時太子舉右手塞衆寶所成羅網幃帳從宮中出安詳徐步始行少地在於殿內東面而立合十指掌至心念於一切諸佛念已舉頭仰瞻虛空及諸星宿爾時護世四大天王及天帝釋知於太子出家時至各慈其方辨具欲來爾時提頭

賴吒天王主領所部乾闥婆等一切眷屬百
千萬衆前後導從作諸音樂從東方來三帀
圍繞迦毘羅城下於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
掌低頭曲躬面向太子爾時毘留勒又天王
主領所部鳩槃荼等一切眷屬百千萬衆前
後道從手執寶餅盛滿種種微妙香湯從南
方來三帀圍繞迦毘羅城下於地上却住其
方合十指掌低頭曲躬面向太子爾時毘留
博叉天王主領所部諸龍王等一切眷屬百
千萬衆前後導從手執種種妙真珠寶復持

種種諸雜珍寶兼起種種香雲華雲及以寶
雲復起微妙柔軟香風從西方來三帀圍繞
迦毘羅城下於地上却住其方合十指掌低
頭曲躬面向太子爾時毘沙門天王主領所
部諸夜叉等一切眷屬百千萬衆前後道從
手執火珠或執燈燭或執火炬熾盛猛炎身
著鎧甲或執弓刀箭禦器仗及矛戟等從北
方來三帀圍繞迦毘羅城下於地上却住其
方合十指掌低頭曲躬面向太子爾時天主
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一切諸天百千萬衆前

後導從將天華髮末香塗香或復執持幡幢
寶蓋或執種種諸妙瓔珞從彼三十三天而
來三巾圍繞迦毘羅城却住上方合十指掌
低頭曲躬面向太子爾時太子觀見諸方仰
瞻虛空及諸星宿并覩護世四大天王以諸
上妙種種瓔珞莊嚴身體頭戴天冠次第而
行安詳徐步共乾闥婆及鳩槃荼一切諸龍
并夜叉等百千眷屬左右圍繞各從其方東
南西北而來至此依方面住復見天主釋提
桓因將領百千諸天眷屬前後閉塞在於虛

空周而集聚復見鬼星已與月合時諸天等
唱大聲言大聖太子鬼宿已合今時至矣欲
求勝法莫住於此人王師子時至速疾棄捨
出家諸天如是更復佐助讚唱此言速出莫
住爾時太子仰瞻虛空如是思惟今中夜靜
鬼宿已合諸天大衆地及虛空並皆佐助決
定我今時至不虛宜出家也太子如是心思
惟已即喚同日所生奴子車匿告言車匿汝
速疾來莫違於我急被帶我同日所生馬王
犍陟將前著來勿令我家所有眷屬一釋種

第六

十五

子聞彼馬聲是時車匿聞於太子如是言已
 仰瞻虛空如是思惟今始中夜心即生疑徧
 體顫慄身毛皆豎悚懼不安白太子言大聖
 太子云何中夜遣我被帶捷陟馬王有何恐
 怖有何怨敵有何急疾或復城外或今城內
 有好惡耶是時太子語車匿言謂汝車匿我
 今急疾恐怖怨敵被諸苦逼汝那得知但速
 被帶我同日生馬王捷陟時疾將來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六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音釋

挺夷然切胤羊進切牖以九切穿穿壁切娠非人切
 也霧霈切霈霈普郎切霈霈普郎切霈霈普郎切霈霈普郎切霈霈普郎切
 也諸容切松諸容切松諸容切松諸容切松諸容切松諸容切
 也舍褰切褰褰起虔切頤頤盈之切腕腕居又切睥睥切睥睥切
 也版鞞切鞞丁可切鞞丁可切鞞丁可切鞞丁可切鞞丁可切
 呼寒切也齧與交同齧齧與交同齧齧與交同齧齧與交同齧齧與交同
 言也溷胡困切脆此芮切脆此芮切脆此芮切脆此芮切脆此芮切
 中激聲也齒齒切齒齒齒切齒齒齒切齒齒齒切齒齒齒切
 言也溷胡困切脆此芮切脆此芮切脆此芮切脆此芮切脆此芮切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七

事七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捨宮出家品第二十一之二

爾時車匿既聞太子如是語已自心思惟聖子今者決欲出家不肯住也如是念已故發大聲大言大語問太子言望使官人覺知太子聖子恒常知諸時節所作之事常依順時今是何時而喚索馬聖子若欲往詣園林觀看善地遊戲之者此非其時何用馬為聖子今日無有怨讎復無違逆反叛之人四方安

靜復無有人擾攘離亂邊疆一切無有逃亡外方隣邦亦無侵奪欲共聖子鬪戰之者聖子覆蓋一切大地唯一無二今何假須馬王捷陟聖子今日此處宮內諸嫪女等共相圍繞歡娛受樂猶如天主歡喜園中釋提桓因共諸天女周匝圍繞聖子亦然在此宮內寶牀上坐何用於馬但願安心於此百千嫪女之中聽作音聲娛樂而住是時車匿口如是言又復以手拔諸嫪女頭髮令寤又以脚蹋彼嫪女身但彼嫪女不覺不知以上諸天神

通力故爾時太子心内生疑畏衆人覺秘密
細聲以於此偈告車匿言

同生車匿汝當知 我觀宮內如塚墓
亦似蛆虫穴無異 如與羅刹同居

東西南北狼籍眠 又類受胎初泡水

車匿我見五欲苦 心意不願在此宮

并遊諸方我不喜 以見老病及死屍

車匿速將健陟來 我今決欲出家去

爾時車匿聞於太子如是言已猶如猛獸著
於毒箭生大苦惱大聲而哭白太子言聖子

今可捨諸尊乎太子報言善生車匿我今欲
求勝尚之處寧捨現前諸尊親族勿令未來
我及眷屬入於死命鬼口之中更爲車匿而
說偈言

我當求於涅槃故 寧捨親族向出家

未來死鬼劫奪人 命一入口悉食盡

爾時車匿重聞太子如是言已復更殷動白
太子言大聖太子一切世人謂言太子決定
得作大轉輪王云何欲捨太子又斷車匿此
言咄汝車匿莫如是語我昔在於兜率天上

勝於此處曾作天王悉領於彼三十三天我於是時猶不樂於彼處之樂何以故以見生死無常患故況復今日此人間乎少時在於此人境界多有患濁處此王位雖復治世暫時自在而不得離病死之怖但世間中有死命鬼治世之處彼之諸王即不能得自在安樂車匿復更報太子言大聖太子雖復太子不用世位但淨飯王今已年老太子盛壯勿令大王心生苦惱太子報言善生車匿我今於此大父王邊心生愛敬如父愛我我倍愛

父大王奇特敬愛親族我亦不欲捨諸親族我於親眷亦復不作諸餘異心但我大畏大怖大驚諸有之中受生死苦今日欲求解脫法故而暫捨離所愛重親當來世中能愍救護諸眷屬故又未來世不相離故爾時車匿事七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心決定耶三要須捨俗求出家乎太子報言善生車匿我已立要車匿又言爲何事故太子答言我見世間無常過故意欲專求彼勝處耳車匿復問以何緣故爲彼勝處太子答言若使世間無生無死無

老無病無愛別離無怨憎會得王位已受諸
功德無有無常境界真實一生人中無有濁
穢若如是者可令我於此處心樂汝善車匿
莫違我心我已勅汝急速被帶我同日生馬
王捷陟車匿白言如太子勅不敢有違其車
匿聞太子如是勅語言已亦識太子深心之
意亦復先知淨飯王勅嚴制禁重但以諸天
神力加故發心欲取捷陟將來太子之前而
有偈說

車匿以天神力加 忍違大王勅命制

兼以菩薩昔願滿 發意遂取馬莊嚴
爾時車匿即至廄中於槽檻上搦取捷陟即
以純金作迦毘遮七寶莊嚴串於馬口牽出
離槽別繫餘櫛刮刷其背先以柔輦輕細之
物履於脊上以金所成七寶莊嚴鞍鞵而被
上覆金網如是具足被帶馬已即牽將向太
子之前是時捷陟同生馬王遙見太子身力
壯故徧體歡喜出大鳴聲時其捷陟馬王乳
喚出聲之時聞半由旬時首陀會一切諸天
以神力故令此馬聲隱沒不聞恐畏有人障

礙太子不得出家是時太子歡喜踊躍徧滿
其體即以右手柔軟綢繆手指猶如蓮華葉
赤色如紫鑛摩拭馬王脊背之上而勅語言
汝同日生捷陟馬王我今欲求甘露之法汝
須努力如是善行勿令有人作我障礙汝善
捷陟事七鬪戰之時尚出死力欲勝他故今日與
我善爲佐助求出世樂世間之樂暫時歡喜
不久還失生大憂惱爲法出力此事甚難我
今欲爲一切世間求解脫故出家修道汝善
努力出勇猛筋捷疾而行我今出家爲諸世

間及汝等輩作大利益爾時太子正念立地
發大弘願作如是言此我最後在家乘也我
從今去更不復乘如是之乘發誓願已控鞅
即乘捷陟馬上乘已重語捷陟馬言汝捷陟
馬努力負我最後負荷我今爲諸天人世間
作利益故發心出家太子亦坐捷陟馬王鞍
上之時一切無量阿脩羅衆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羅刹衆毘舍遮地居諸天及首陀
會乃至阿迦膩吒天等隨逐捷陟馬王而行
是時諸天手持白蓋復以種種諸寶莊嚴蓋

柄周巾以諸衆寶真珠羅網懸於其上其網
目間悉懸金鈴擎持以覆太子之上是時太
子乘捷陟馬漸向宮門捷陟行時蹄足聲聞
一俱盧奢首陀會天以神通力隱彼鳴聲不
令遠聞畏有障礙太子出家是時太子出家
之時其虛空中有一夜又名曰鉢^五足彼鉢足
等諸夜又衆在虛空中各以手承馬之四足
安徐而行太子初欲發足出家有一天子唱
如是言願善吉利大法船師今欲度脫無量
衆生於煩惱海復有一天唱如是言願無障

礙大聖世尊今欲出家渡生死海是時太子
語車匿言善生車匿汝今可在我前而行示
現我道出宮內門彼門開鑰欲開之時其聲
聞於一拘盧奢非人至門開彼開鑰其開之
時首陀會天以神通力隱蔽彼聲不令人聞
恐畏太子出家之時有諸障礙是時車匿白
太子言大聖太子宮門已開太子報言門已
開也決定我心所願求利必當得成無有疑
慮爾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希有甚奇
此之宮門以前開時大用氣力而方得開聖

子今者至已即開大聖太子亦至門邊譬如
猛風吹彼雲隊開散兩邊是時太子從內宮
門出於外已作是唱言此我最後出於宮門
從今已去當更不出爾時太子從宮出已安
詳而至毘耶羅門其門邊有一夜叉將名曰
善入共其五百夜叉眷屬既見太子安詳徐
步向門而來見已各各共相謂言今此悉達
大聖太子夜半非時來向門下我等今者欲
爲彼不時夜叉衆各相謂言我等可爲太子
開門隨彼稱意東西行動脫彼如心所願成

就得甘露道既自證已復爲天人世間當得
作大利益是時善入夜叉之將急疾開彼毘
耶羅門其門已前開關之時其聲鳴徹至半
由旬時淨居天以神通力隱蔽門聲不使諸
人得聞其響恐爲太子作出家障太子從此
迦毘羅城毘耶羅門初出之時彼門所有守
門諸將或有執捉關鑰之者彼等諸人或著
睡眠不覺太子出彼宮時或復是彼諸夜叉
神之所迷惑或是諸天神力迷惑所有最慎
善持更人彼等一切悉重睡眠不覺人出爾

時欲界魔王波旬見於太子初出家時為欲
恐怖於太子故以神通力化作諸聲所謂虛
空出現大雲雲中復更出大雷聲及霹靂聲
更復化作諸大水河吹於大石出沒奔流太
子之前復作大山其山高峻現大崖岸又復
化作大猛火聚燄赫熾然爾時淨居諸天以
神通力隱彼大雲雷電霹靂一切諸聲及彼
大山河石高峻崖岸猛火皆令不現將彼魔
王波旬擲著無量百千由旬之外勿使障礙
太子出家爾時太子從城門出至外邊已迴

身觀看迦毘羅城出師子吼唱如是言我今
寧自擲棄身形墮大石崖飲諸毒藥而取命
終亦不飲食若我未得隨心願求度脫眾生
於生死海我終不入迦毘羅城其諸天聞太
子如是師子吼聲皆悉隨喜爾時太子出此
師子吼聲之時所有守護迦毘羅城諸鬼神
等或守城門或守牆壁或守敵樓皆悉大唱
如是之言如是如是願如太子所出師子無
畏吼聲成就滿足以歡喜心各舉兩手語太
子言大勇健兒出已迴觀迦毘羅城是時太

子聞此言已不驚不怖以歡喜心身毛皆豎
更作是言此城我今終不迴入若我得於甘
露之句諸聖所歎已斷生死煩惱之流證涅槃
道然後乃入太子城外出此師子吼言要
誓證彼真實真如菩提然後還來入城教化
出此聲處在後諸人造作於塔名曰太子出
師子吼而彼處所有一最大尼拘陀樹彼樹
有神其神以偈語太子言
若人欲伐於樹木 要必當盡其根本
如斫物頭須斷絕 渡水宜令達彼岸

言語一竟不得虛 作怨亦訖莫復喜
爾時太子以偈報彼護樹神言

雪山處所可動移 海水或使其枯竭
虛空可令崩落地 我吐言語終不虛
爾時淨居諸天而說偈言

此處今出大藥王 當治衆生煩惱毒
若有被愛箭所射 此匠今悉能拔除
此處今出大醫尊 善治一切衆生患
若人有老病死疼 此設療治悉能愈
此處今出大智炬 燭彼顛倒癡衆生

此處今出大顯赫	以智圓滿慧眼光	此處今出大船師	牢裝方便智舟舫	此處今出大商主	所有迷惑無量衆	此處今出是大王	建立法幢大法相	此處今出是大道
即皆親見大光照	普照十方諸境界	當度未度衆生類	濟度無量億天人	欲教一切度大磧	示導令從正路行	世間法王無上王	令知是法及非法	能伏一切諸世間

其未調伏諸天人	此處今出是大主	當轉微妙大法輪	此處今出是大覺	其有被諸煩惱纏	此處今出大帝幢	十力具足世無雙	此處今乘大白象	執持利智金剛杵	此處今出大梵王
一切當能善調伏	出世法主無上主	摧伏一切諸外道	當覺世間未覺者	能斷一切縛令脫	當雨無邊大法雨	能降一切諸外道	得度無明遠廣磧	當破外道一切邪	憐愍世間一切衆

爲利愚騃衆生輩 當鳴大法鍾螺鼓
此處今出是大龍 當兩世間大法雨
潤益三界諸衆生 除其熱惱諸邪病
爾時淨居諸天說此偈已即口稱言南無尊
者大丈夫身禮拜太子隨太子行時淨居天
各隨先業果報所得微妙之身威德勇猛志
力精進難作已作爲於太子放身光明滅除
暗暝顯示道路譬如重雲日從中出放大光
明如是如是淨居諸天從其身體放諸光明
爲於太子示現道路亦復如是爾時欲界諸

天子等皆各化作端正可喜摩那婆身在太
子前引導太子平坦道路大梵天王共諸梵
衆眷屬圍繞在於太子右邊而行忉利天王
共諸釋衆三十三天眷屬圍繞在於太子左
邊而行四大天王各以種種微妙瓔珞莊嚴
其身以妙天冠莊嚴其首垂諸瓔珞復共無
量乾闥婆衆鳩槃荼衆諸龍夜叉無量百千
左右圍繞身帶種種堅牢鎧甲手執弓箭或
執利劍或執長刀或執鐵棒或執矛戟或執
三叉執槊執鈎擊持排楯在太子前引道而

行語太子言大聖太子從於此道速行莫住
上虛空中復有無量無邊諸天百千億衆歡
喜踊躍徧滿其身不能自勝將天水陸所生
之華散太子上并及梅檀諸妙沉水多伽羅
等天諸末香自餘更有種種雜香散太子上
復有塗香末香燒香太子行時各各手持散
太子上以用供養於太子故爾時太子宮內
所有姝女睡寤忽然唱言不見太子不見太
子耶輸陀羅既覩卧牀獨自一身不見太子
而大唱叫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等今被聖

子誑逗即大叫喚以身投地把撮塵土以散
頭上又舉兩手自拔髮毛拗折打破身諸瓔
珞以撲於地以手指爪爪斷裂四支身體皮肉
所著衣服皆悉掣毀舉聲大哭出於種種酸
楚痛言及以諸餘種種苦惱逼切縈纏自身
支體爾時宮內姝女侍人奏淨飯王作如是
言大王當知今夜睡寤不見太子其當馬人
既失捷陟亦復諮奏淨飯王言大王當知今
夜廡上亦復不見馬王捷陟時淨飯王聞此
語已大聲叫喚而口唱言嗚呼嗚呼我所愛

子如是唱已悶絕倒地傍臣手持栴檀冷水以灑其上少時還蘇復其本心然後召喚防守城將而勅之言卿等速疾莊嚴四兵善著鎧甲速求太子今知所在時彼防衛守城將軍聞王如是嚴重勅已從宮內出徧告諸餘大征將言汝等諸將各各當知淨飯大王有如是勅所在境界百官大臣其有受食我封祿者或有依我而活命者如是人輩皆悉集聚速疾分頭行求太子若得見者善言慰喻勿聽住彼山林嶼谷迎將迴還爾時百官諸

群臣等聞彼防衛守城將軍如是言已即時各於迦毘羅城內外衢道振鈴告言汝等一切所有臣民食於淨飯大王國土封祿之者及依大王而活命者諸臣百官悉皆速出迦毘羅城為求太子若得見者慰喻教迴還入事七宮中爾時釋種諸臣百官并及一切迦毘羅城所居人民其有食祿及不食者皆從城出行求太子爾時守城大臣徧告所行諸人如是言已漸次至於太子當馬大臣之家告彼當馬臣如是言淨飯王勅速求太子出城而

行彼大臣言我嘗太子所居之處而不得行時彼守城大臣重更語如是言淨飯大王如是嚴勅所有太子侍衛左右悉皆禁縛彼當馬臣如是報言仁者若欲縛於我者且先自縛汝之所有眷屬妻兒兄弟姊妹姑姨舅氏合皆禁縛時彼城內大衆人民皆悉出求太子而行爾時太子以諸天神威力障故求覓太子不能得見
剃髮染衣品第二十二之一
爾時太子從迦毘羅城門出已勅其車匿作

如是言謂汝車匿我今語汝汝於我前引道直向羅摩村行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如太子勅不敢有違引前直向羅摩村邊其馬捷陟輕便行疾舉足安穩從夜半行至明星出行二由旬摩訶僧祇師如是言馬半夜行十二由旬或復諸師作如是言從夜半起至明星出行百由旬至一聚落名彌尼迦至日出時到跋伽婆仙人居處到彼處已問車匿言謂汝車匿此何處所爾時車匿報太子言大聖太子此之處所去羅摩村勢不遙遠爾時太

子見此樹林及往仙人所居之處并諸鳥獸
流水井泉池渠河等知其車匿及馬健陟行
來已乏告車匿言汝善車匿今若知時宜於
此處停下歇息是時太子從其馬王健陟而
下口如是稱大弘誓願此今是我最後所乘
所下處也此今是我最後所乘所下處也
時太子下健陟訖以美言語慰喻車匿作如
是言車匿世有僕使其心雖復孝向大家而
無自由復有僕使心雖自由而無孝順復有
僕使心不孝順兼且無力復有僕使而心孝

順復有大力善生車匿如汝今日希有希得
恭敬孝順好心向我復有大力車匿我今向
汝亦大歡喜以如是業汝於我邊心大孝順
大愛敬我如是愛我汝今事我不求利故凡
世間事富貴之人還有愛著而求事他汝今
事我其義不然世又有人見富貴時而欲事
他爲求物故亦見貧賤即復背捨汝今不然
而說偈言
畜兒爲立家 事父答養育 爲利營田作
皆以求報爲

爾時車匿聞此偈已問太子言大聖太子凡是奴僕向富貴人所有諸事欲發心作不能一一借問所以但我今日既見聖子來入此山是故敢欲諮問聖子以何緣故發如是心而來至此是時太子報車匿言汝善車匿我欲語汝汝今亦復何須用知車匿復言大聖太子我雖是賤交與聖子同日而生是聖子奴隨順聖子不違逆意是時太子語車匿言汝善車匿我今語汝汝能作不其車匿言大聖太子我今既是聖子奴僕親事聖子何敢

不作太子復言汝善車匿我今棄捨聖王之位不以其餘畏怖他故惟求解脫離繫縛故車匿我今不取如是王位而心歡喜車匿一切王位是大恐怖我今內心如是明見車匿我見出家有如是利故割斷彼來入山林莫復更為生死所拘我今欲求解脫生死汝善車匿今可迴還將馬捷陟歸向王宮我今出家心意已決而說偈言
不復更假多言語 識知我意愛汝心
我已割捨親愛來 汝今速將捷陟去

爾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凡人出家見
四種事然後捨離云何爲四或身年老或復
帶病或時孤獨或無資財而聖子今此四種
中現無有一又復聖子初生之時一切解相
婆羅門等有能占觀諸巧智人多讀經書善
解衆論昔曾受記如此童子必當得作轉輪
聖王統四天下作大地主具足七寶彼七寶
者所謂輪寶珠寶象寶馬寶女寶主藏臣寶
主兵臣寶如是復生一千聖子悉皆勇健能
破他怨彼轉輪王統此大地一切海等如法

降伏而得治化聖子若得金輪寶時此寶天
成非人所作端正可喜於虛空中在前而行
王當乘空逐彼寶輪諸親族等左右圍繞從
空飛行是時身當轉輪王位受大功德是時
聖子以明月珠摩尼之寶於夜暗時照七由
旬其地周布而得光明是時聖子如是無量
受王位樂大聖太子仁今若乘白象之時其
象七支皆拄於地其六白牙皆悉以金裝校
鏤飾被金鞍鞵鞞鞞隱起以金瓔珞嚴服其
上復以羅網而彌覆之具足神通飛騰自在

乘是象已亦堪能行徧此大地聖子是時受
彼王位甚大快樂又復聖子若當來世乘彼
馬王而其馬王徧體紺青頭烏黑色駮尾甚
長被金鞍鞵鏤寶鞞純金瓔珞莊嚴其身
以金網羅彌覆其上彼馬神通自在無礙善
能飛躍虛空而行若欲行時聖子乘上行此
大地周而能徧聖子爾時受是王位甚大快
樂又復聖子若當來世得女寶時眼目端正
面首可憐行步安詳最勝最妙猶天玉女當
自出現聖子爾時具足而受自恣五欲轉轉

王位甚大豐樂又復聖子若當來世得主藏
寶彼主藏臣得天眼故能從地出金銀藏等
一切諸寶將與聖子爾時當受五欲具足功
德又復聖子若當來世得主兵寶其主兵臣
善巧多智聰明利根闊解便能領四兵眾一
念之頃知太子心皆悉能令著於鎧甲一切
具足無所乏少事七部分將往詣聖子邊隨意而
用聖子爾時受其王位甚大快樂又復聖子
若當來世具得如是七種之寶當於爾時此
間大地并諸四海一切山河及林泉等無有

不屬其諸怨敵一切天下悉來歸降既降伏
周無處有畏無處有疑一切人民悉各豐足
無有不賓險難之處亦不須用刀仗兵戈如
法而行既如法行治化天下爾時太子受聖
王位快樂無極爾時太子聞如是等諸語言
已還復報問於車匿言汝善車匿其相師等
諸婆羅門唯有如是受於我記爲復更有餘
受記乎是時車匿報太子言更有其餘別受
記事太子問言是何受記車匿答言彼諸相
師婆羅門等復受記言此之童子若捨王位

而出家者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成菩提已即轉無上微妙法輪爾時太子語
車匿言謂汝車匿慎莫妄語應須真實當於
彼時阿私陀仙一向受記此之童子必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向受記我當轉於無
上法輪是時車匿聞是語已心驚顛怖身毛
徧豎白太子言大聖太子能憶如是受記語
乎此記釋等諸眷屬輩私竊而聞勿令聖子
得知此說恐畏聖子發菩提心是時太子語
車匿言車匿我昔從彼兜率天下入於母胎

及在胎中所有諸事我心憶持猶尚不忘况復生已受我記忘終無是理車匿諸天復語我如是言仁者太子速疾出家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菩提已決定轉於無上法輪車匿是故我決定當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十七決定當轉無上法輪車匿我十六今實言向汝而說車匿我今寧被刀割身肉寧食毒死寧入大火寧投大崖寧自經死我今終不未得免離生死之法而還向家何以故如是世間五欲境界皆悉無常不久停住

是破壞法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七

音釋

擾擾擾而擬擬如擗擗切擗其月切刷所滑切履他切履計也
 駮則賢切鑛古切疹丑及切疢與桿同
 駮五駮切揜食尹切瓢古持也鑛郎豆
 也七由切與鬻同馬鬻子紅切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八

事八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剃髮染衣品第二十二之二

爾時太子以手從其天冠頭髻解天無價摩尼之寶付與車匿作如是言車匿我今與汝此摩尼寶汝將此寶還於我父淨飯大王至王邊已無量頂禮汝知我意我付囑汝汝當信我我今汝將此寶還至父王邊啓白令除一切愁苦復好爲我諮啓父王作如是言我今不以被人所欺而忽捨離父王足下又

亦不以嗔恨心故亦復不爲求覓資財又亦不以少封祿故亦不欲求生於天上唯見一切諸衆生等在不正路迷惑黑暗邪徑而行欲作光明欲除如是生死之法欲求利益世間之向無愁憂處欲斷無常有漏之行求出家耳大慈父王見我如是樂出家故不應憂愁而說偈言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會必有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爾時太子說此偈已作如是言我今欲離此

憂苦故棄捨出家是故諮啓我父大王不須
愁憂若世有人緣憂愁故爲於五欲而縛著
者彼等諸人應須憂愁所以者何世多有人
父生於子爲求財故所以養育報於父母施
法財者世子難有若父王意作如是心我子
今者非出家時惟願父王莫如是念凡求法
者無有時節所以者何人居世間命無限劑
知如是者是故智人決須捨求勝上行處此
是我心決定之語譬如有人共死命怨同居
一室言我壽長無有是處車匿汝至我父淨

飯王邊作如是等多種語言令王意定汝至
彼處善作如是方便慰喻莫令憶我車匿雖
然我復語汝若至我父淨飯王邊但說於我
惡逆之事無德行處太子如是無有恩義無
愛著心莫說於我孝順之處所以者何已捨
愛故即捨一切憶念憂愁爾時車匿聞於太
子作如是等諸語言已徧體熱惱滿面淚流
合十指掌向於太子而作是言大聖太子如
太子教但前所言於諸親族及父王邊大生
憂愁我意不喜心情斷絕如大象王沒在深

泥不能自出聞是語已誰不淚流復作是言
精進之心餘人聞說猶尚大驚況我車匿小
來共於聖子同日一時俱長愛敬之心相樂
不已而說偈言

假使用鐵持作心 以聞如是言普語

人誰不心酸楚毒 況我愛戀同日生

爾時車匿說是偈已白聖子言我將馬王與
聖子乘以彼諸天神通力故強今我心遭被
與來非我自意我今云何能斷聖子是出家
事我今既是同日生奴及此馬王一種無異

豈能遠離聖子須臾獨還宮也終無是處聖
子亦不合放於我捷陟向家而復令我傳此
憂悲愛別之語向大父王說如是事而聖子
今亦不合背捨老父王而自出家彼法非是
更無有法絕妙越殊過是尊者能勝孝養所
生父母亦不應捨乳哺姨母摩訶波闍波提
以是而論聖子亦成無恩義人而不憶舊育
養之時聖子正妃耶輸陀羅貞潔之女諸德
具足亦復不合棄捨相離雖然若聖子今捨
離一切釋種親族我今既是同日生奴亦不

合放但是聖子足蹋之地我常隨順不得背
捨大聖太子是故我今意中不忍將此熾然
憂悲之火所燒心情迴向於城而放聖子獨
在此處空閑林野令我自及脫至城邑淨飯
大王責我何言又復聖子既不還家我獨去
時聖子所有朋友識知并及宮內妹女妃后
問我何言聖子復語我作是言汝今將我惡
辭毀辱非法之事向眷屬說今我眷屬遺忘
於我憎惡於我而我何敢妄說於此毀辱之
言我心可不自慙自羞自愧自耻我之心意

及以口舌若爲欲說聖子惡言雖我妄言欲
說聖子誰當信我妄言之事聖子譬如有人
說彼月天種種惡事毀辱之言頗有人聞如
此事者能信以不但聖子今恒常習行慈悲
之心聖子囑託此言不善聖子旣行大慈悲
行恒常美言慰喻衆生今捨諸親此是非善
是故善哉聖子迴心向家受樂爾時太子見
其車匿如是憂悲苦惱之語聞已復報彼車
匿言車匿汝今應須捨別離苦莫作憂惱何
以故一切衆生有生有老恐有別離車匿一

切衆生所有愛著染惑之心其在胎內養育
之者皆悉是虛會有別離彼非是我我非是
彼而說偈言

譬如大樹衆鳥群 各從諸方來共宿
後日別飛各自去 衆生別離亦復然
猶如盛夏起大雲 華八 暫聚以復還離散
衆生離別法皆爾 須臾聚合復分離
既相隨來生此間 今者各各還歸本
勿言我與汝有異 刺作彼此去住情
一切去來無所依 但隨衆生有愛著

強作分別自他意 猶如樹木枝葉莖
各各別有色形容 此緣本來無染汙
況復無常衆生類 譬如樹蔓生果蓏
隨其熟時則墮落 人命脩短亦如是
長年促壽死終無 往昔一切諸仙人
恒說如是無常事 設使壽命八大劫
至於無常敗壞時 必死更無有疑慮
猶如諸方各自來 至河同共欲飲水
或復上船渡彼岸 既至岸上還復分
父母生子亦復然 并及眷屬諸朋黨

少小雖同在一處 長大須臾各別離
雖復業果同共家 其受苦樂報不等
及至無常事催促 各各相捨無親踈
爾時太子說此偈已告車匿言善生車匿是
故汝今莫惱自心決定還去所以者何汝今
止爲愛著大家不能捨者汝若到家還來覓
我若汝迴至迦毘羅城見我親族爲我愁者
汝告彼等作如是言汝等眷屬於太子邊宜
應割捨愛著之心何以故我今知彼有要誓
言爾時太子即說此偈囑車匿言

假使我今身血肉 并及支節筋脉皮
一切磨滅盡消亡 或復性命不全保
我若不捨此重擔 越度諸苦達本源
未證解脫坐道場 終不虛爾還相見
爾時車匿既聞太子說此偈已即以自身四
布於地持其兩手前著抱於太子兩足而作
是言善哉聖子今乞歡喜莫作如是苦切誓
言大聖太子我有何力有何神德能令聖子
迴還本宮但我從此獨自向家聖子眷屬必
當打我或復聖子父王淨飯并及姨母摩訶

波闍波提必應問我我妙梵聲聰慧之子汝
今將向何處擲來爾時太子報車匿言車匿
莫作是言莫作是言我之父母及諸眷屬見
汝從此獨自迴還終不打汝所以者何我眷
屬等一切悉皆愛念於汝車匿速起速起上
來所論有如此法世若有人將所愛人言語
意氣向彼道時必得賞賜汝決定須速還至
家我之父王見汝還已心得蘇醒然我父王
見我捨家聞道出家大生苦逼父王之身及
諸眷屬一切號咷悲咽哭泣城內大小一切

人民爲於我故生重苦惱彼等若得見汝還
者心少歡喜爾時車匿從地而起合十指掌
淚下如流舉聲大哭白太子言以如是故我
今欲將聖子還家勿令大王種姓斷絕是時
車匿從地起已馬王車八捷陟前膝胡跪出舌舐
於太子二足兩眼流淚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六
大聖太子此馬雖復是畜生身猶尚慈悲垂
淚而泣況復聖子諸眷屬心當見何殃惟願
聖子正觀於此捷陟馬王今見聖子不欲還
家是以胡跪屈前兩膝開口出舌舐聖子足

以慈哀心二目淚下爾時太子以諸功德卍
 字莊嚴千輻相輪猶如芭蕉內心柔輒金色
 右掌網縵手指摩其馬王捷陟頂上而語之
 言捷陟汝今具作馬事以得度於大負重任
 從今已後汝捷陟馬還家自食此今是我最
 後從家騎乘之務行大遠路賴汝今日得濟
 於我捷陟汝今莫生憂惱莫泣莫悲汝所載
 我當得大報我今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於後證時當將甘露分布與汝而有偈說
 太子以右羅網指 卍字千輻輪相現

金色柔輒清淨手 用摩馬王捷陟頭
 猶如兩人對語言 汝同日生馬捷陟
 莫過悲啼生懊惱 汝作馬功已訖了
 我若當證甘露味 所可負載於我者
 分別密教甚深法 報答於彼終不虛
 爾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今日已得廣
 大王位聖子具足一切諸相玉女之寶所莊
 嚴宮並皆顯現自餘多種五欲之事最勝最
 妙人間難辦今已得之何故聖子捨此妙樂
 愛於諸獸百鳥充滿曠野之內又復是處多

有怨賊恐怖之事獨行獨坐遠離諸樂云何
 悅心太子報言汝善車匿所語不虛其理雖
 然汝今諦聽我為汝說世間五欲會歸無常
 非究竟法不令心安亦得還失速疾如流不
 暫停住如草上露不久消散猶如空拳誰於
 小兒如芭蕉心無有真實如秋雲起乍布還
 收如閃電光忽出還滅如水上沫無有常定
 如熱陽炎誰惑於人而說偈言
 諸五欲之事 猶如魁膾机 如刀刃塗蜜
 如借他器用 如新死哭泣 如夢見快樂

寤後覓還無 猶如弗貫人 如樹果子熟
 不久當墮地 如惡人刀杖 殺怨無慈心
 猶如割肉嚙 當受大苦惱 如執大火炬
 不慎而燒身 妙色天人果 久長受樂已
 心無有厭離 已得復能求 猶如人熱渴
 更復飲鹹水 求諸五欲等 不厭離亦然
 是故若智人 欲離諸五欲 猶如毒蛇頭
 若求長壽命 遠離如毒藥 亦如大火聚
 若有智慧人 應當遠捨離 諸有生死者
 一切不堅實 念念不暫停 世法應如是

壽命無自由 決至向死鬼 如是思量已
莫住於世間

爾時太子說此偈已告車匿言車匿五欲之
事有如是等多種過患車匿王位亦然以種
種苦衆患雜亂我見如是可畏相故寧住於
此曠野之中共諸飛禽走獸盜賊恐怖之處
獨起獨行遠離欲樂我意樂此彼非所願車
匿汝聞我作如是語已莫復違我此之大事
車匿我於如是法行之內當開法眼汝須隨
喜不應障我是時車匿白太子言大聖太子

太子若定作是心者我今不敢違聖子勅如
聖子教我還向家爾時太子讚車匿言善哉
善哉大善車匿汝今如是順從我意獲大善
利汝作事善是時太子身上所有諸寶瓔珞
皆悉自解口作如是大弘願言此是我今最
後在家莊嚴身飾此是我今最後在家莊嚴
身飾解已手持將付車匿付車匿已復作是
言車匿汝將此等諸寶瓔珞歸付與我諸眷
屬等是時車匿即取彼等諸寶瓔珞受已更
問於太子言聖子若我至家將此瓔珞付於

聖子諸眷屬時脫彼眷屬問於我言車匿汝
今何故將我太子送至他國而捨獨來車匿
悉達太子復更囑託我等何事彼等若問我
如是事當作何報太子又言車匿汝若至家
爲我頂禮父王淨飯及姨母摩訶波闍波
提第八自餘尊者一切眷屬悉皆問訊車匿爲我
諮啓淨飯大王作如是言我今實知父王恩
深但我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所以
遠離若得證已即當還家奉見大王又別爲
我諮白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國大夫人勿爲

我故生大憂愁聖子必得成大善利迴還共
母歡喜相見又我宮內一切姝女及諸親族
時年童子并餘釋種作如是言我今欲破無
明暗網當得智明得智明已我當迴還入迦
毘羅爾時太子從車匿邊索取摩尼雜飾莊
嚴七寶靴刀自以右手執於彼刀從鞘拔出
即以左手攬捉紺青優鉢羅色螺髻之髮右
手自持利刀割取以左手擎擲置空中時天
帝釋以希有心生大歡喜捧太子髻不令墮
地以天妙衣承受接取爾時諸天以彼勝上

天諸供具而供養之爾時淨居諸天大眾去於太子不近不遠有一華鬘名須曼那其須曼那華下化作一淨髮師執利剃刀去於太子不遠而立太子見已作如是言謂淨髮師汝能為我淨髮以不其淨髮師報太子言我甚能為太子報言汝若能者今可知時爾時彼化淨髮之師即以利刀剃於太子無見頂相紺螺髻髮當剃頭時帝釋天王生希有心所落之髮不令一毛墜墮於地一一悉以天衣承之受已將向三十三天而供養之從此

已來今諸天上因立節名名供養菩薩髮髻冠節至今不斷爾時太子自解其身一切瓔珞及以天冠剃去髮鬚前落既訖觀於體上猶有天衣見已念言此衣非是出家之服出家之人在於山間誰能與我袈裟色衣如出家法居在山林須如法衣時淨居天知太子心如念已應時化作獵師之形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手執弓箭漸漸來至太子之前相去不遠默然而住是時太子見彼獵師身著袈裟手執弓箭見已即語作如是言山野仁

者汝能與我此之袈裟色衣以不汝若與我
我當與汝迦尸迦衣此衣價直百千億金復
為種種栴檀香等之所熏修汝何用是麤弊
衣服袈裟色為可取如是迦尸迦衣而說偈
言

此是解脫聖人衣 若執弓箭不合著
汝發歡喜心施我 莫惜共我博天衣
爾時獵師報菩薩言善哉仁者我今與汝實
不吝惜是時化人即與菩薩袈裟之衣從菩
薩取迦尸迦衣價數直於百千金者復以種

種栴檀所熏菩薩爾時心大歡喜受袈裟衣
深自慶幸即脫身上迦尸迦衣與彼獵師時
淨居天所化之人從菩薩邊取迦尸迦微妙
衣已即於其地以神通飛上虛空中如一念
頃還至梵天為欲供養彼妙衣故於菩薩前
以神通乘空而行菩薩見已生大歡喜希
有勝尚奇特之心於此袈裟染色衣邊復更
倍生慙重至到歡喜之心爾時菩薩以剃頭
訖身得袈裟染色衣著形容改變既嚴整訖
口發如是大弘誓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是

時菩薩遣車匿還淚流滿面以送車匿分別
訖了獨一無雙體上既披袈裟色服安詳徐
步向跋伽婆仙人居處是時車匿曲躬頂禮
菩薩兩足圍繞菩薩三匝而迴車匿既見菩
薩割意不肯還家兼其身體著袈裟衣頭無
天冠鬚髮悉剪身體復無諸寶瓔珞并及微
妙迦尸迦衣如是一切種種悉無既遙見已
上舉兩手大叫盡聲號天而哭投身撲地心
意悶絕良久乃穌穌已還起諦觀立地視菩
薩行更復舉聲稱冤而哭以其兩手抱犍陟

項悲咽哽塞大聲呼嗟良久哭已觀見菩薩
心意不迴無可冀望將諸瓔珞及以衣裳并
牽馬王犍陟迴及欲向家歸此是身還實非
心捨其行道路或時思惟或舉聲哭或復悶
絕躡倒於地或處直立不能前行或處思慕
不樂而坐車匿如是心懷愁惱多種自現諸
苦相已漸漸次到迦毘羅城其犍陟馬數數
迴頭觀看菩薩作聲嗚喚逐車匿後淚下而
行其馬已前多足氣力歡喜縱逸以見菩薩
捨家出家剃鬚髮故苦逼憂愁恒常懊惱身

形羸瘦氣力消盡假使是馬瓔珞莊嚴以心
儲別於菩薩故無有威神無有威德迴顧數
觀瞻看菩薩而作大聲淚下滿面悲鳴而行
在於路上不食水草以飢渴逼行步羸弱威
力威神悉皆減損不復能行其眼中淚恒常
不乾菩薩初騎所發到處止半夜行今以苦
逼身羸弱故迴還八日始得至家而有偈言
菩薩初出半夜行 車匿辭別牽犍陟
以苦逼切失威勢 迴還八日乃到宮
車匿等還品第二十三之一

爾時車匿將馬犍陟辭別太子迴還歸至迦
毘羅城當初入時譬如有人入於空宅其迦
毘羅城之內四面周帀或復園林或復泉
池或復渠河或復苑囿以太子捨行出家故
無有威神彫悴枯竭其迦毘羅城內所居人
民大小遙見車匿將領馬王犍陟還歸不見
太子以不見故悉隨車匿及犍陟後次第而
行諮車匿言悉達太子今在何處是時車匿
流淚滿面哭泣哽咽不能得言時彼城內一
切人民悲泣啼哭隨逐車匿及以犍陟行則

隨行心生疑惑而問車匿作如是言其王子
者今在何處於我國內生大歡喜今汝何處
捨離而來是時車匿隨行隨報彼諸人言我
實不敢捨背聖子而彼聖子捐棄自宮捨俗
衣形并發遣我及馬捷陟令使來還太子獨
自在山出家是時城內一切人民聞此語已
心生竒特希有之事而讚助言未曾有法各
各對面共相謂言悉達太子難行能行時彼
城內一切人民口雖如是稱說彼言而其淚
下猶如流水復各訶身作如是言咄我今者

可共隨其相透出家至於彼處看人師子徒
步行者我今寧應至彼隨行勿令一日離別
聖子而存活命所以者何此城今無彼聖子
故無有威神無有勢力此城以無於太子故
寂寞今與曠野無異彼所居處以有太子威
神力故山澤叢林還成聚落而有偈說
城內人民聞此言 口稱希有如是事
此無悉達成曠野 彼有太子如國城
爾時馬王捷陟鳴喚城內所有一切人民悉
在自家各聞其聲聞已一切所有人民及兩

宮內諸嫁女等作如是心謂言太子迴還入城是時人民及以宮內所有嫁女或開牕牖或撥門簾以歡喜心遙望太子時彼人民及宮嫁女唯見馬王及以車匿離別太子獨自而來見已各還閉牕門戶退入家內稱冤大哭時淨飯王以愛苦惱逼切身故思惟欲見悉達太子即入齋堂潔戒淨心修持苦行憂愁悵快內心日夜求守一切諸天神復作種種方便因緣欲求見子以慰心故爾時車匿苦惱憂悲淚下如雨手執犍陟并及太子

緣身瓔珞無價寶冠擎持將入淨飯王宮譬如王子於戰鬪場被怨敵殺其從左右將馬瓔珞入於王宮如是如是其奴車匿離別太子將馬服玩兩淚而入大王宮中亦復如是車匿入時其馬犍陟在淨飯王宮門之外欲入門內觀瞻太子左右行動坐卧之處不見太子淚下如流跑地大鳴譬如有人於大眾中說苦惱事時淨飯王宮內所有種種諸鳥孔雀鸚鵡鸝鵒命俱翅羅等種種諸鳥聞犍陟聲亦謂言是太子歸家彼等歡喜各自

出聲和雅而鳴如是捷陟作於聲已所有大
 王廡內餘馬聞捷陟聲亦謂太子歸來向家
 一切歡喜皆悉鳴喚其淨飯王宮內姝女眾
 多百千摩訶波闍提等復有太子宮內姝
 女六萬餘人及其大妃耶輸陀羅等念太子
 故大生憂惱滙淚滿目各任本容不復洗梳
 身體衣裳皆悉垢膩捨諸一切妙好瓔珞憂
 愁悵快心意不安或哭或啼或思惟坐聞捷
 陟鳴各相謂言如是捷陟作是鳴聲決定是
 我太子歸家無有疑也彼等既聞捷陟聲已

心大歡喜渴仰欲見於太子故摩訶波闍提
 耶輸陀羅等多千姝女各於自房或在樓
 上或在殿中或在室內欲見太子渴仰忽起
 急走集聚向於車匿及捷陟邊彼諸姝女唯
 見車匿及馬捷陟離別太子而來向宮彼既
 見已各舉兩手事八叫喚大哭流淚滿面口唱太
 子種種諸德而有偈說

彼等姝女心苦切 渴仰欲見太子還
 忽覩車匿馬空迴 淚下滿面叫喚哭
 解絕瓔珞妙衣服 散被頭髮身瘦羸

各舉兩手無承望 啼號不眠徹天曉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八

音釋

劑在詣切 菰郎果切 蔓切 弗楚限切 纒塊力切 充肉切
也量也 靴正作私 妙切 刀訶切 室柄切 跑薄交切 足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

事九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車匿等還品第二十三之二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及瞿多彌既見太子髻裏明珠傘蓋橫刀并摩尼寶莊嚴蠅拂自餘瓔珞捷陟馬王及車匿等如是見已心大驚怖各舉兩手搥拍身體憂愁而問於車匿言今我所愛子悉達多留在何處汝自迴還車匿報言國太皇后悉達太子棄捨五欲為求道故出家入山遠離親族剃髮染衣思惟苦

行是時摩訶波闍波提聞於車匿如是語已譬如牝牛失其犢子悲泣號哭不能自勝其摩訶波闍波提從車匿聞太子之語亦復如是即舉兩手心驚怖裂口大唱言嗚呼我子嗚呼我子流淚滿面徧體顛慄忽然悶絕身躄倒仆宛轉土中如魚出水在於陸地跳躑苦惱摩訶波闍波提亦復如是躄地宛轉嗚咽而語問車匿言車匿我今不見自身有過及心口失負持於汝汝今何故忽將我子擲棄曠野猶如擺木汝將我子置彼林內令共

種種諸惡虫獸恐怖之中獨自而住汝棄捨
來不怜我子而身背乎車匿報言國太夫人
奴身不敢棄捨太子夫人太子自棄捨奴太
子付我犍陟馬王及諸瓔珞教來迴還速疾
向家畏太夫人心生憂愁今得安隱無惱患
故時彼宮中諸媵女等各各啼哭而口唱言
嗚呼阿爺或復唱言嗚呼兄弟或復唱言嗚
呼大家或復唱言嗚呼我夫以此種種愛戀
酸言欲染根本叫喚苦身或有媵女轉目而
哭或有媵女相視而哭或有媵女迴身而哭

或有媵女舉頭而哭或有相觀面目而哭或
有兩手指肚而哭或有兩手撫心而哭或以
兩臂相交而哭或有散髮覆面而哭或以灰
土塗頭而哭或有散髮覆面而哭或拔鬚髮
低頭而哭或舉兩手仰天而哭或有媵女以
悲苦故東西南北交橫馳走猶如野鹿被毒
箭射或有媵女以衣覆面叫喚而哭或有媵
女徧體戰慄猶如風吹芭蕉樹葉低昂而哭
或有倒地悶絕不知少有餘命纔出聲哭或
有媵女如魚出水擲置陸地宛轉而卧微有

喘息劣餘殘命綿悞而哭或有姝女猶如掘
樹倒卧在地宛轉而哭諸如是等種種苦惱
以逼切身號哭太子是時車匿及馬犍陟并
彼無量百千姝女哭泣之聲不可得聞摩訶
波闍波提流淚悶絕少蘇即便大哭太子口
唱是言嗚呼我子嗚呼我子汝身本時以種
種香摩塗拂拭威神大德而用莊嚴今者云
何在於山谷爲諸蚊蟻細小毒虫咬啖汝身
能忍此苦住於曠野嗚呼我子汝身恒以迦
尸迦衣薰香所覆今者云何麤澀臭衣能忍

著身嗚呼我子汝在家時清淨妙香百味所
作種種羹臠潔白之食自餘惡雜不曾向口
今者云何忍食麤澀冷淡食飲或飯或麩或
麩或漿云何空餐此能得下嗚呼我子在於
宮內細滑牀敷柔軟氈褥或覆天衣或復兩
邊夾置倚枕事九或卧或偃隨意自在今者云何
在赤露地或棘針叢麤草之上忍得卧眠嗚
呼我子在家之時或有奴婢或有左右恒常
供奉哀愍之心或有倚身或有胡跪或有立
地向汝面觀而得奉事無所乏少今者云何

瞋恚之人或有貧窮或有焦煎向汝無慈汝
何能觀取其意氣嗚呼我子在於家內以妙
華色可喜端正姝女群隊左右圍繞而受快
樂汝今云何在於山曠猶如野獸恒常恐怖
獨坐獨行心乃娛樂嗚呼我子善生羅網所
覆長直脚指柔輭脚踝膂脰猶如鹿王掌底
柔軟如蓮華葉二輪莊嚴分明顯著今汝云
何如是脚跡徒跣蹋地或有棘針或有沙礫
或時冰凍或時炎埃何忍東西將此行涉是
時摩訶波闍波提作如是等無量無邊諸種

語言哭太子已心薄穌醒得復本念從地而
起問車匿言車匿此事已然我子悉達行路
之時向汝何囑車匿我子所有柔軟青色紺
黑頭髮復誰割也車匿我子頭髮今在何處
車匿報言國太夫人太子悉達囑語我言車
匿汝至我家爲我殷勤再拜問訊我母摩訶
波闍波提若再拜已作如是言諮啓太母願
莫大愁莫生苦惱莫憶於我子不久得如心
所願得即迴還奉覲太母其聖子手自拔於
刀左執頭髻右手持刀而自割截擲於虛空

諸天接取將還天宮爲供養故是時摩訶波
闍波提既聞車匿作是語已復更重哭太子
髮髻嗚呼我子頭髮甚長柔輒螺髻極能端
正一一毛孔一毛旋生不亂不斷堪著王冠
受於王位汝今何忍割截擲棄嗚呼我子兩
臂甚長行步詳序如師子王兩目圓滿猶如
牛王身體金色胸膊寬大聲音隱隱如鼓如
雷如是人者何堪出家居在山野今我此地
無有福相如是人者行如法行此地倒已復
不能起爲世作主我願一切有德之人諸功

德具值於法王出現於世今諸大衆安隱快
樂而有偈說

必其此地無有福 不應生是智慧人

既現如是功德身 應當爲世作聖主

爾時耶輸陀羅大聲叫哭一瞋一罵雜種語
音呵責車匿作如是言車匿我婦女人年少
夜半睡眠沉重無所覺知汝今把我心中所
愛如意聖夫將何處置車匿去此近遠我之
聖主善大丈夫并汝及馬三平等行車匿捷
步唯二獨來在於我前不見我心所愛聖主

是故我今身心顛慄車匿汝非善人不潤益
我車匿我今要言假使酷暴極瞋怨家猶尚
不能如是損害似汝今日躓頓於我車匿如
汝是我所歸依者應覆護我應養育我汝今
云何見我夜半惛亂睡眠汝私竊偷將我聖
主事九向何處著車匿即汝今是最大怨讎所作
之事今已訖了汝復何須懊惱啼哭汝宜拭
面何用強悲虛溼目淚車匿汝不善業今作
已竟不假須哀車匿以汝爲我聖夫善友禁
節入出可行則行不可則制今反相從令我

聖主隨意而出車匿用汝何爲汝今作是不
善事已應須歡喜我知汝今大獲果報大得
福利車匿凡世間人寧取有智以爲怨家不
將愚癡共作朋友車匿汝雖於我夫處爲友
而汝作事不曾思惟所以者何車匿汝於我
家今已造作不利益事汝今應當生大慶幸
車匿此諸宮殿高峻莊嚴猶如雲隊復以種
種瓔珞廁填財寶充滿今爲汝故悉皆虛空
即向車匿而說偈言
凡人寧近智慧怨 莫取愚癡作朋友

由汝作事不思審 令我合家苦惱煎

爾時耶輸陀羅說是偈已重語車匿作如是
言車匿我今何得心不憂愁向者我夫若當
相對今日此等諸姝女輩色白如雪脣赤如
朱可喜少雙端正第一解身瓔珞脫妙衣裳
應須共同受諸欲樂誰知一朝忽成孤寡以
無主故眼淚晝夜恒如水流啼哭呼號常無
斷絕車匿又此捷陟與我長夜恒作怨憎不
爲利益見我夜半睡眠不知負我心中所愛
之主從城而出此馬作業極深不善何故今

者在於我前苦痛而鳴今聲徧滿大王宮內
其先將我聖子出時此不善馬何故默然飲
氣而行若初去時如是鳴喚彼時即應聞其
聲響諸人睡覺我今亦應不見如此大苦惱
事此不善馬假使箭射穿穴其身或以杖殺
應不合出行向山林是故此馬不爲我家作
於利益正以畏懼少鞭杖故將我內心所愛
最上聖主丈夫出向山藪我今此宮以無主
故殿堂房室聚落城隍國邑街衢樓閣牕牖
門閣欄楯曲尺琅玕半月殿形微妙殊勝最

上華麗今悉空虛爲此馬王惡捷陟故令我
皇閨猶如曠野舉目灑地無處可貪耶輸陀
羅作於如是多種苦切痛楚悲泣酸哽言時
不可聞見迷悶暫停其車匿聞耶輸陀羅作
是言已低頭屏息合十指掌垂淚大哭報聖
子妃耶輸陀羅作如是言妃今不應訶責捷
陟亦復不合瞋罵於我我無過失我及捷陟
實無罪咎妃之聖夫初始去夜我作多種衆
諸障礙所謂唱叫於爾時大聲喚妃以種
種語作如是言大妃速起大妃速寤今夜比

官妃所愛夫欲將於我及捷陟去手執頭髮
一一出示耶輸陀羅此之頭髮爾時我拔姓
姝女取此是姓甲姝女頭髮此是姓乙姝女
頭髮各各稱名而告語彼爾時不覺自餘姝
女一切悉然此捷陟馬聖子去時亦作障礙
一千餘徧出聲鳴喚以蹄蹋地前却不行又
以領車張鼻震吼此馬鳴時其聲所聞至半
由旬其蹄聲聞一拘盧奢我於爾時唱語妃
言妃之所愛今夜去矣妃及其餘諸姝女等
自不覺知如是等聲又是諸天神力隱沒不

今得聞大妃妃須知我及以捷陟實不敢將
聖子去也如是測度知妃聖主取我語不聖
子若依我語而行終無是事即向於妃而說
偈言

我今不忍眼淚流 合掌低頭更諮白

妃實不合訶責馬 并及我邊不得瞋

大妃我昔亦知淨飯大王舊有嚴勅一切左
右善加用心守護太子我雖先知有如是教
但不自由諸天力強惑我心意所欲作事不
得從心聖子所行並天神力唱宜出家爾時

心念城門自開彼諸宮門從來各有多千人
衆心不放逸守護諸門彼等皆著睡眠不覺
聖子初出宮門之時如日初昇放大淨光破
一切暗我於爾時自知此是諸天所作大妃
我於爾時聖子出城行路之時我最在前徒
步而走我於爾時身不知之大妃此捷陟馬
行於路時脚不蹋地猶如有人輿而將行其
作聲時亦不遠聞大妃我於爾時私心思念
亦知此是諸天所作大妃我於彼時聖子如
法樂沙門衣袈裟色服從他乞取其自身衣

解付與他髻髮割截擲虛空中而不落地諸
天接取我於爾時心念知是諸天所作大妃
以如是故妃今不應於我輩邊生於瞋恨所
以者何不由我故亦不關馬將聖子出爾時
大妃耶輸陀羅卧於地上少時思惟以種種
語悲啼號哭作如是言嗚呼我主何故今者
我如法行孝順向夫捨我而去向彼欲求於
法行者彼無正法以其不能隨法行故嗚呼
我主可不聞彼往昔諸王欲向山林求法之
時將婦及兒相隨而去彼等諸王無妨聖道

亦得成就嗚呼我主彼豈不知有如是法諸
人猶尚共婦剃頭出家脩道精勤苦行將於
好馬祭祀諸天作無遮會於未來世二人同
受上妙果報若知常陀論中說法何故今者
獨於我邊作法慳惜不共行法咄咄空往徒
生人中若知世間共於婦人有恩愛情云何
葉捨欲生於彼三十三天貪於玉女我意今
見如是之事彼天玉女有何可貪有何端正
有何五欲歡樂事情若其不貪於彼快樂捨
此王位威神功德及與我等諸姝女輩既棄

捨已出家而入空閑山林欲行苦行我今不
取天上果報亦不羨天玉女之身我心知足
我有是力我在於此不用生天但於此處修
行苦行乞如是願若在人間若在天上唯願
伏事如法之主彼心決定如是剛硬若捨我
等入於空山第九閑靜林野我心亦然堅固不轉
如石無異最牢最實若我今無夫之婦以
見自主從家而出行至山林使我孤單獨在
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說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剛 如鐵共石無有異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主捨入山宮內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爾時耶輸陀羅如是因緣爲於太子苦惱逼
切而心迷悶忽然躄地須臾還起或時舉聲
悲哀號哭或時默住低頭思惟或時忽驚狂
言漫語彼之我夫今何方去彼我聖主今何
處停使我孤獨居宮內棄我捐我捨背我
行我從今去不得聖子不卧本牀亦復不以
香湯澡浴亦復更不莊嚴自身不揩摩拭不
脂粉塗又更不著雜色衣服從今已後不著
雜種諸瓔珞具不以香華薰佩於身不食美

第六五册

食不飲美漿一切酒等皆悉不飲常食勝食
 今更不食頭上素髮更不嚴治雖在於家恒
 常作於山林之想而行苦行乃至不見彼之
 最上勝大丈夫我見一切諸園林池泉水殿
 堂悉滿塵土猶如曠野一種無異以迦毘羅
 聖子無故一切宮閣一切樓觀悉無精光猶
 如沙磧以此憂愁苦惱心故不能目持失於
 正念無復愧耻無復羞慙其耶輸陀羅卧在
 地上作於如是苦惱宛轉狂語之時宮內所
 有諸婁女等悉皆同聲叫喚大哭流淚滿面

而有偈說

如是苦惱逼切彼 婁女及妃耶輸陀
 各各相觀眼淚流 猶如盛夏降大雨
 爾時車匿見耶輸陀羅作於如是諸苦惱已
 諫言大妃莫生如是酸切懊惱莫大悲苦應
 須暫停莫憶聖子李九聖子出時雖在人間與天
 無異威神氣力與天不殊聖子出時諸天圍
 繞右邊則是諸梵天王及梵眷屬左邊帝釋
 及諸三十三天眷屬其東方有提頭賴吒乾
 闥婆王其南方有毘婁勒叉鳩槃荼王其西

方有毘婁博叉及諸龍王其北方有毘沙門
天領諸夜叉左右圍繞其身悉著金剛鎧甲
或執弓箭或執戟槊或復在於聖子之前示
現道路或復在後防衛聖子或在於左或復
在右隨從而行其虛空中常有無量諸天玉
女百千萬衆悉大歡喜徧滿其體不能自勝
將天雜華散聖子上散已復散是時聖子見
於彼等諸天玉女內心亦復不喜不樂不愛
不瞋不取不觸其聖子情如是不著彼等所
用國母大妃聖子出時諸天如是示現神通

所有諸事供養聖子我今難可一一具說說
是語已時第二妃瞿夷聖女譬如大樹枝折
下垂不能自舉瞿夷聖女爲於太子受大苦
惱其心煩毒爲彼憂愁熱火所燒徧體顛慄
卧於地上宛轉大哭口唱是言嗚呼我主心
常歡喜嗚呼我主面如滿月嗚呼我主端正
少雙嗚呼我主最上最勝諸相具足嗚呼我
主清淨之身世間無比支節不缺次第善生
猶如金像嗚呼我主功德最勝嗚呼我主大
慈大悲天人所供嗚呼我主勇健多力如那

羅延無有怨敵能降伏彼嗚呼我主梵音微
妙出聲猶若迦陵頻伽嗚呼我主名稱遠聞
嗚呼我主百種莊嚴福德之聚於天人世無
與等齊嗚呼我主功德圓滿諸仙見者悉皆
喜歡嗚呼我主名聞上下四方四維悉皆尊
徧供養之聚如智慧林嗚呼我主於世間中
舌味最上嗚呼我主口脣紅赤如頻婆果嗚
呼我主雙目紺炎如青蓮華嗚呼我主口四
十齒清淨潔白如乳如練如雪如霜嗚呼我
主鼻高隆直猶鑄金錠嗚呼我主眉間白毫

正住清淨嗚呼我主兩髀圓厚寬廣齊平腰
細纖長猶如弓靶手足柔輒嗚呼我主脛脛
脣肘猶如象鼻手足正等爪皆紅赤嗚呼我
主此之瓔珞看日所作吉星吉宿大淨飯王
造作之時生大歡喜今者何故乃得別離我
今亦復不喜見於此等瓔珞時瞿多彌以苦
惱心數數恐怖數數驚惶猶如野鹿被他驅
逐落於園內手執刀槊或復弓箭用射其身
受大苦痛東西馳走觀察四方無能救護可
今免脫時瞿多彌心亦復然語言不正在於

宮內自諸殿中東西南北求覓不得悲泣叫
聲淚流滿面無有救護受大苦惱復大唱言
聖子在此此處猶如忉利天宮一種無異諸
物具足亦如帝釋威德巍巍光明熾盛今悉
失盡今以聖子忽然無故其城猶如尸陀之
林事九或如山澤或如曠野我在於此宮殿之中十二
共於聖子受無比樂生大歡喜無有厭離今
聖子無意不樂著譬如魚鼈出於水中居在
陸地無有暫樂何況意樂我亦如是聖子無
故有何樂心猶如過春諸蜂無樂以華無故

不著彼林不貪彼樹我今亦然無聖子故此
之室內有何歡樂嗚呼我主坐起之處恒作
音聲宮中嫫女以歡喜心作大歌舞今此宮
殿一種不殊而今於我忽生憂苦心意不歡
何況妓樂嗚呼我主身著微妙種種香華璽
珞自嚴塗香末香隨時供足無所乏少應正
受樂稱心歡喜云何忽然棄捨而去譬如虛
空起大雲隊閃電雷鳴放大電雨忽然不現
聖子亦然次受王位應須受樂無所短乏棄
捨而去必我往昔精妙施已心還生悔以心

悔故今得是報雖受果報無量深善忽然復
失以悔業故今成寡身我今薄福失於如是
最上勝人咄此恩愛會無多時須臾便失猶
如戲場作大歡樂忽然還散現事如此又傳
聞道往昔王仙修習寂靜制伏諸根證於禪
定至彼空林斷一切殺身專苦行食諸妙藥
及於甘果隱處山藪共婦相隨而行梵行今
彼何緣獨向山野而自精勤時瞿多彌抱犍
陟頭舉聲大哭嗚呼犍陟無慈之馬共汝一
時同生聖子今在何處汝復何故夜半將去

不語我知訶責車匿而作是言咄汝車匿特
無慈心我既睡眠何故不喚此既是我心中
所愛今忽捨去汝以何故不語我知令我久
長獨眠獨坐真實大苦咄汝車匿為我論說
聖子去時云何而行復誰將引在於此宮是
誰導出行向何方今至何所妃瞿多彌如是
訶叱責車匿已復更和軟語車匿言事既已
然汝善車匿汝親送來知聖子處汝將我等
往詣彼所我等身當隨於聖子修習苦行專
精求道還望來生共於聖子同生天上爾時

車匿聞瞿多彌如是種種嗔喜言已心生悵
快倍更憂惱苦痛熾盛逼切其身淚流滿面
強自抑忍安詳慰喻瞿多彌心作如是言願
妃善聽且莫憂愁亦復不須如是哭泣計應
不久得見聖子所以者何當於聖子遣我還
時而語我言汝車匿去至於宮內為我問訊
一切眷屬并我妃等及諸釋種童子知親我
故遣汝迴還向宮慰喻彼等為我語彼作如
是言我今已除貪恚癡網不久當成智慧等
覺成已即許迴反還入迦毘羅城我知聖子

汝得利智稱心等願迴還不疑定知如是最
勝衆生不虛妄語時淨飯王如是苦惱於其
宮裏祭祀諸天所作已辦遙聞太子宫閣之
內大叫哭聲王便從自宮殿而出是時車匿
即將太子瓔珞傘蓋并馬捷陟牽詣王前一
一顯示承太子命殷重囑故頭面頂禮淨飯
王足涕淚交流嗚咽滿面依具奏知時淨飯
王見其太子諸寶瓔珞并及傘蓋馬捷陟等
兼復聞於太子所囑恩慈言語不覺忽然大
叫唱吼失聲啼哭作如是言嗚呼我子中心

所愛誰期如是時淨飯王念太子故憂苦切
身迷悶倒地無所醒覺而有偈說

王聞菩薩誓願重 及見車匿捷步還

忽然迷悶自撲身 猶如帝釋喜幢折

爾時淨飯王宮所有釋種諸親族等見淨飯

王身撲倒地彼等皆悉大生憂苦心無暫樂

各自舉聲號咷而哭口唱種種悲苦之言大

叫大呼如上所說時迦毘羅城內所有人民

大小以其別離聖太子故各各稱冤大聲而

哭思念太子如是次第諸眷屬等齊共慰喻

於淨飯王時淨飯王憶太子故憂惱之心不
能暫捨諸親族等或有言說開解王者或有
扶王令起坐者而王雖坐少時還倒悶絕不
醒或時暫蘇啼淚滿面而勅車匿作如是言
汝之車匿何故不遣太子還宮時其車匿即
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亦大作殷勤方便欲令
聖子降意歸還但聖子心無所染著於世間
中所有俗法一切棄捨無有樂心即語我言
汝莫諫我我今不用一切五欲棄捨一切眷
屬國城唯樂山林泉流靜處時淨飯王重聞

事九

十五

車匿作是語已兼見太子諸瓔珞具在於地上身即頂禮滿面淚流大聲而哭語車匿言我今力窮無復意氣手足悉折猶如杌株我今別離此愛子故如樹無枝唯根幹在於外諸國今見輕欺又我單身無所能作如樹被電為諸小兒之所戲弄嗚呼我子最上最勝微妙丈夫可喜形容端正無匹柔軟童子遠離心願何故出家棄捨五欲心所樂者貧我而去嗚呼我子諸相具足百福莊嚴一一相中皆並備悉嗚呼我子身體諸好皆悉徧滿

嗚呼我子伺諸姝女睡眠不覺忽然而出嗚呼我子昔在宮內我無一愁嗚呼我子諸王家勝嗚呼我子上世以來恒在諸王上族中生嗚呼我子何故忽捨王位出家嗚呼我子恒為多人之所喜見若男若女老嫗丈夫眼瞻視時無不歡悅嗚呼我子善巧多智嗚呼我子棄捨四方及諸七寶一切眷屬獨自出家嗚呼我子猶如白象破大樹木背宮出家嗚呼我子汝出宮時所有城門難開難閉設開閉時其聲速徹云何今者使我不聞決當

諸天隱蔽彼響嗚呼我子今此處所迦毘羅
城諸釋種子無所可望以汝悉達捨出家故
嗚呼我子迦毘羅城諸釋種子所有資財金
銀珍寶穀麥倉庫自餘錢物能得棄捨猶如
深唾背而出家嗚呼我子我以為汝造諸時
殿春夏秋冬汝今云何棄捨而行娛樂曠野
無人之處唯與諸獸山林為樂嗚呼我子昔
者諸仙二種受記以是因緣我昔歡喜徧滿
其身不能自勝我於爾時不覺頂禮見之二
足嗚呼我子汝今出家護城諸神悉皆棄捨

此城而去嗚呼我子面圓如月嗚呼我子牙
齒白淨目如牛王嗚呼我子昔聞汝語心生
喜歡今日憶想反成憂苦嗚呼我子恒以妙
好多伽羅香栴檀沉水牛頭栴檀用塗其身
種種瓔珞所莊嚴身末香薰香燒香所薰
鞅之體今忽不見嗚呼我子愛戀之心徹我
皮肉筋脉骨髓而在中住今忽捨出入山林
間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

音釋

仆僵也 擲而北 擲買切 排步 擲步 啞啞 啞啞
 食也 啞所角 乾尺沼切 必鄂切 胡瓦切
 兩傍曰腓 腓時充切 脛胡徑切 跣息淺切 足
 內外踝 腓腸也 脛脚脛也 跣親地也 足
 骨補各切 躓步利切 榮渠營切 鑄之戍切 入
 有臂也 躓步利切 榮渠營切 鑄之戍切 入
 也 鈹待頂切 弋必罵切 弓弣切 肘步柳切 杓
 五骨切 樹也 姬威遇切 老處也 肘步柳切 杓
 無枝也 樹也 姬威遇切 老處也 肘步柳切 杓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

事十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車匿等還品第二十三之三

時淨飯王復作是言我今心願所有四方護世神王護諸衆生今爲我子成利益故恒相佐助^{第十}天上帝釋千眼天主舍脂之夫大力天王及諸天衆左右圍繞願爲我子所有心求願作佐助又世諸神風神水神火神地神四方四維彼等諸神皆作佐助汝最勝者無上丈夫何故棄捨四天下彼之我子今捐家

出志慕無上極妙聖果其所欲求願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使早證明其淨飯王卧於地上以種種語訶責犍陟作如是言汝不善馬從來多種爲我所作愛樂之事今日何緣忽不饒益如是損害於釋種家我之太子恒常愛汝與我心合常作歡喜汝今如是汝須覆滅汝可將我向太子處我共愛子共行苦行我今離別所愛子故命在須臾不久存活而說偈言
犍陟汝馬速疾行 將我詣彼還迴返

我無子故命難活 如重病人不得醫
時淨飯王說是語已因愛子故苦切所逼卧
在於地作如是等受苦惱事舉聲大哭乍撲
乍起言音哽咽爾時有一智慧大臣并及國
師婆羅門等見淨飯王宛轉于地左倒右扶
心大愁毒悲苦纏迫意不暫歡身心一時生
大熱惱其等欲開解王意故故現顏色自無
憂愁共白王言大王今者宜可捨諸憂愁苦
惱定於自心須作健想不應如是悶絕自撲
猶如凡人涕泣流淚所以者何大王當知如

昔過去多有諸王棄捨王位如萎華鬢背而
入山又復大王太子悉達宿緣當受如是業
報大王今者應憶往昔阿私陀仙預受其記
白大王言彼童子者不可拘以人天果報并
及轉輪聖王之位而期待之使令貪愛暫住
於世大王今者若決定欲喚太子還但勅我
等二人令去當隨王命終不敢違時淨飯王
即報之言汝等二人若知時者可速疾往至
太子邊若不爾者我今身命無有吉祥為諸
苦惱之所纏逼是時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

等聞淨飯王如是勅已即共發行詣太子所而說偈言

太子應受如是業 王當念昔私陀言

記彼不貪天轉輪 寧樂人間五欲樂

時彼大臣及國師等說是語已相與俱行其

馬捷陟處處聞於如上苦切訶責言已意甚

憂愁生大熱惱以熱惱故無暫時歡心既不

歡即便命盡命盡之後應時上生三十三天

既生彼天後知如來得成道已即從彼天捨

來下生中天竺國於那波城其城有一婆羅

門種具行六法即為彼家而作子息乃至漸大至如來邊如來知彼往昔之時作於馬身命終生天時佛即說彼馬因緣既聞法已漏盡解脫入般涅槃

觀諸異道品第二十四

第十

爾時太子自手執刀割於頭髻三剃除鬚髮身

著袈裟即時無量百千諸天生大歡喜徧滿

其體不能自勝以喜歡心齊出聲叫大歌大

嘯弄諸衣裳口大唱言悉達太子今已出家

悉達太子今已出家其定當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得已一切生法衆生當得解脫於
彼生法乃至應受苦惱別離諸衆生等悉得
解脫於此繫縛爾時菩薩割髻之處其後起
塔名割髻塔菩薩身著袈裟之處後起塔稱
受袈裟塔車匿捷陟辭別迴還向官之處後
起塔名車匿捷陟迴還之塔菩薩行路諦視
徐行有人借問默然不答彼等人民各相語
言此仙人者必釋種子因此得名釋迦牟尼
爾時菩薩自心發起如是思惟我今旣已捨
於王位捐自眷屬境界國城不可生悔此事

成已是滅相法如是念已心轉勇猛爾時菩
薩從彼阿尼彌迦聚落漸漸欲向於毘耶離
中路有一仙人居處彼舊仙人名跋伽婆
此言此師菩薩入彼仙人處時光明顯赫照彼山林
菩薩旣除諸瓔珞具并捨一切迦尸迦衣直
是身威猶尚出光耀彼山林諸仙人眼而有
偈說

菩薩象王師子行 除捨妙衣及瓔珞
直著袈裟麤法服 身猶威耀彼諸仙
時其林內所有持行婆羅門仙行住坐卧或

手執持隨威儀住彼等一切向菩薩面起恭敬心愛樂尊重或復生疑瞻仰菩薩然彼林內有諸耆舊婆羅門仙或取華果藥木草根其餘他行未集聚者彼等未見不生疑心但遠遙聞菩薩之聲既聞聲已心驚速疾來還林第十中本所住處應所作者更不復作應所取者更亦不取其餘華果及藥草根設已取者亦悉捨之但心速欲來菩薩前時彼林內所有諸鳥所謂鴻鶴鵝鴨鸚鵡鴝鴛鴦鴿命命孔雀及迦陵伽俱翅羅等一切諸鳥彼諸鳥

等見於菩薩入林中已各各自出和雅之音作微妙聲又彼林中所有虫獸其等一切悉捨水草不食不飲歡喜來向於菩薩前是時彼林諸婆羅門為祭祀故擊諸犍牛取於乳汁彼等犍牛雖復持訖而其乳汁猶更如初自然流下時彼一切諸婆羅門各相謂言曾聞有八娑娑婆天此人莫非是於其一或復有言諸婁宿天此是其一何以故自從其來入此林中此林放光皆悉明耀如日初出照於世間而說偈言

或八婆娑此是一 或二婁宿中一天
若不此林何故光 譬如世間日初照

爾時彼等諸婆羅門修習仙法居彼林者隨
林所出供養之具將如是等諸供養具請於
菩薩各各一心齊頂禮足同共白言善來聖
者我等諸仙第十欲請聖者住於此處五此處所有
華果樹林藥草根葉流泉冷水隨時堪可納
受充用此是古仙之所居處欲求解脫易得
安心此處空閑經行寂靜爾時菩薩以微妙
語辭采音句美麗可觀聲隱隱深猶如雷鼓

隨所堪受問訊相誦是時諸仙眾中有一婆
羅門仙善巧居林苦行之法彼見菩薩好容
儀已別更告一婆羅門言仁者知不此天童
子洞識人心善解方便何以故凡世間人各
相謂言我生諸子應當養育諸子長成則能
為我興立家計販賣求財造作生活我於當
時求智求道若負他債悉償今了如是思惟
諸恩愛故養育諸子此則不然為他求道不
計自死不求自利時彼眾中復更別有一婆
羅門告彼已前婆羅門言仁者仁者如是如

是如汝所言世間之人不自覺知不自辯了常不知足但言我今須如是辨明日復須作如是辨我行法時猶尚未至如是一切諸世間人以迷惑故既不辨於此世自利然未來世亦復不得成就諸利爾時菩薩從兜率天下來之時入釋種胎欲受生日彼時先於其跋伽婆仙人林中所居之處自然涌出二金色樹時彼二樹高峻長大而彼二樹當於菩薩出家之夜忽然沒地一時不現其跋伽婆仙人見彼二樹同夜沒不現已心大憂惱悵

快低頭思惟念言必我衰時相貌所至或復更有惡相來耶菩薩見彼跋伽仙人如是憂愁低頭悵快心不歡喜漸至彼邊而白仙言尊者何故顏色憂愁低頭而坐時彼仙人報菩薩言天善童子此我居處往昔以來有二金樹從地湧出第十彼樹高峻嚴麗可觀我見彼樹今忽不現以其沒故我今憂愁心意不樂如是低頭思惟坐耳菩薩即問彼仙人言尊者彼等二樹出來幾時仙人答言到今已來二十九年菩薩又問彼樹滅沒爾來幾時仙

人報言昨夜半時始沒不現菩薩即語彼仙人言彼二樹者是我福力果報故生若我當作轉輪聖王我於此處作一善地園林之所我今既其捨離出家以是義故彼樹昨夜沒而不現以是因緣尊者勿復自生憂愁爾時菩薩為於彼等一切諸仙左右圍繞於前行至彼所居處隨意遊行觀看種種坐起安禪苦行精進求道之處時彼林內有一仙人恒修苦行在菩薩後隨逐而行爾時菩薩入彼林中至於仙人居住處已東西南北觀看彼

中行住坐卧苦行居所欲求彼等最勝處故問於彼等諸仙人言我今始入求道未交是故我欲借問諸仙唯願如法為我解說汝此法行我曾未知汝等示現為我宣說我得聞已如法奉行此處求利真實行者如於汝等所有苦行我亦依行彼等諸仙答菩薩言仁事十問我等一切苦行及求道法我等為仁次第解釋凡行苦行此之衆內或有食菜或有食羹或食尼迦羅樹枝者或食頭拘羅樹枝者或食迦尼迦羅枝者或復止食一樹之枝或

食牛糞或食麻滓雜果藕根或食雜種諸樹
輒枝或復飲水而用活命或如蜣螂而自活
命或復有如麀鹿食草而以活命或有立地
而用稱心或有坐地而稱消適或食四口食
而活命或復有持麻作衣者或黑羊毛而作
衣者或草作衣或以野蠶綿作於衣或龍鬚
草以用作衣或以莎草持作於衣或鹿皮作
或以故破皮作衣者或亂髮作或毛毳作或
以死人旛作於衣或糞掃衣或復裸形卧棘
刺上或卧板上或卧株上或卧杵上或復住

於尸陀林中或住蟻垤猶如蛇居或住露地
或復入水或復事火或逐日轉或舉兩手安
然立住或地蹲坐或不洗梳身坐塵土或復
螺髻或拔頭髮或拔髭髯然我等輩以如是
行自住持已次或觀時思惟而行或復願欲
求生天上或復有欲求生人間以苦行故然
後其身始得安樂所以者何求法甚難要修
苦行以爲根本而說偈言
如是修習苦行時 自有三十三天報
苦行精進後得樂 是故苦爲諸樂因

爾時菩薩雖聞諸仙如是苦行而眼未見其
法極處心不喜歡而知此言未是真善還緩
聲報彼仙人言我今觀看汝法雖有然苦須
滅而後果報更無所去唯當生天又其一切
諸天宮殿所有果報是無常法以行如上少
果報故如是苦行既須捐捨所愛親族復去
世間一切諸樂行於苦行遠離諸樂以求樂
故乃更入於大牢獄中而說偈言
汝捨愛親及世樂 行於苦行欲生天
雖復謂言此出昇 不覺未來還入獄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復作是言若當有人為
苦逼身怖求勝處欲生天上以天中受五欲
樂故不知厭離於未來世不免煩惱之所患
害彼等仙人以苦行故還求大苦是諸衆生
命終之時見大怖故求後好生以求生故還
復不離於彼無常所以者何何處世間有諸
恐怖還復染著彼之處所以於此世苦切逼
故求欲生天受於樂故怖望渴仰願求生彼
所作未辦還復墮於無利益處而亦不求厭
離苦行亦不求離苦身之法欲覓勝處過天

上樂若有智人離此五欲漸漸須覓勝上之處如足步前以證勝處更須求過彼最勝處若其苦身以得法者此苦身法是名非法若苦身故天上得樂是因行法得於非法但此身動由心故行是故應當先調於心莫苦其身而說偈言

第十

此身動時由心轉 應先調心莫苦身
身如木石無所知 何故隨心而困體
爾時菩薩復作是言若前所說因於斷食當得福者其野獸等應得大福又復貧人以其

先業果報微淺不深植故資財乏少猶如世間無功德人常求地上一切神祇功德之水以澡浴身望應得於如心所願其事不然爾時彼諸苦行師等白菩薩言明智仁者仁於此處見何等患菩薩答彼苦行師言汝今行此苦行之事後日還來入此有處其苦行師復更詳共問菩薩言我此處有如是法行菩薩報言云何得知汝此苦行還入有處汝等此行非究竟入非無畏處時苦行師復更重白於菩薩言大德仁者唯願仁者莫作如是

說我今此居所行道路是無畏處有大功德
若人依此道路行者捨此惡形得勝妙身菩
薩報言雖捨惡形後得妙身而實未是離有
之法因今苦身得於後身然彼後身亦未離
苦所以者何雖復行於多種苦行望欲求樂
而不離苦其苦行師復更執理白菩薩言仁
者不然不以苦行後還得苦但以我等苦此
身故後世決定得於快樂菩薩復答如此之
言亦是無智何以故譬如有人欲求於利不
知其內而有失以知失故欲求利者此非

智人爾時彼有一婆羅門在於眾中高聲唱
言希有希有此之王子是真實智譬如有人
得美飲食而和雜毒誰樂欲噉如是此事後
雖得樂而未離於有為生老病死之法此豈
非是還求後生爾時菩薩復作是言苦苦世
間憎死命鬼復求後生此大癡騃苦行師言
善哉王子仁慎莫深諦觀此行此行過去無
量大德共行此行此之居處往昔無量諸王
仙等百千萬億行此苦行而共求於後世之
樂菩薩又言如汝今言千萬歲者希有大癡

嗚呼妄語此處大德以苦行故分別境界求後世樂於未來世受生死有不曾知足於煩惱中不作所作展轉其中以其世間求於樂故反多得苦時苦行師復作是言仁者王子此境界主寐洩羅城其王欲作無遮之會祭祀諸天殺害衆生其數不少求後受樂菩薩復言凡以殺害而得法者可名行乎其苦行師又復白言我相承來祭祀諸天法用如是菩薩報言何有苦他名爲法也有塵全身還將塵拭能得淨乎有血塗身還以血洗豈能

得淨有行非法當得於法無有是處苦行師言實有是處菩薩又言有何因緣苦行師言依帝陀論往仙所說菩薩又言此是何義苦行師言若有諸人祭祀諸天是名爲法菩薩又言我且問汝世間近法若人殺羊祭祀天第十已得如法者何故不殺所愛親族而祭祀天是故我知殺羊祭祀無有功德汝行雜法意欲如是爾時菩薩遙見去此坐處不遠有一叢樹如尸陀林菩薩見已告彼苦行諸師等言尊者但看彼地處所名何苦行而彼林下

或有死屍諸鳥所食或有死屍白骨而聚今者現見或有死屍以火焚燒成一聚骨或有死屍懸著樹上或有死屍被其眷屬之所殺害莊嚴其坐依法而葬後生慙愧或有死屍眷屬圍繞相送來向尸陀林中安置於地訖還歸舍其苦行師又復更言仁者王子然其彼處尸陀林者四輩共同無有揀選平等施身福德之地名為曠野此處地方布施身者不用苦力速生天上求世勝處速得受樂或有仁者投身絕崖或燒或施而生天上菩薩

復言若當如是修行行者後求富貴嗚呼大癡嗚呼無常而求後世多有怨讎求後富貴嗚呼大苦還求大苦彼等癡愚無智之人入大火聚入大蛇口菩薩如是辯才之舌向諸仙人說解脫言作微妙語如是說時日將向沒是時菩薩還彼仙人所居之處一夜停宿後日天曉更餘處行彼等諸仙隨菩薩後次第而行爾時菩薩少時行已見彼諸仙隨後而行菩薩見已即便依一樹下而坐彼等諸仙圍繞菩薩或坐或立是時彼諸仙眾之中

最老仙人向於菩薩生希有心而白之言仁者王子自汝來至我所住處時彼地方而自莊嚴仁者出已彼處如今即成曠野以是義故惟願仁者莫捨於我所坐之處何以故凡人欲得疾生天上在此福地而修行者不久即生向於天上是故仁者不應捨此如是微妙先聖所行清淨之所而行餘處而說偈言

仁者我林威德嚴 今去忽然成曠野
是故不應相棄背 如人愛命莫捨身

爾時諸仙說是偈已即更白言仁者王子今

在此處得不見於無有恩義鄙惡人乎或見墮於雜行之人或復見於不淨行人若不如是仁者何故不樂於我所居停處我等諸仙欲隨仁者作於善友隨順不逆奉教隨行欲共仁者求勝妙處假使歲星共仁者居猶得勝處何況我等苦行諸仙爾時菩薩得彼諸仙上首請欲同求解脫見其意已即說自心本所誓願兼復讚歎彼等苦行一切諸仙而語之言仁者諸仙今者已得無礙之辯而身久來習行如法內心淨故能於未曾所識人

邊生大殷重敬念之心今若欲捨猶如親受
乃生大愁其事雖然但仁者輩所求之法爲
生天果我不然也我今乃欲志求解脫不欲
取有我之意願決定如是我心既觀如是相
已見於汝等所居之處心不願樂一欲求還
一欲求去此二甚遠然我亦非不樂此處又
亦不復憎疾他人亦非見於他人過咎而不
住此捨背行也然汝等輩皆住於法隨昔仙
聖有所言說汝等一切皆悉已得大仙之法
是時彼等諸仙人見菩薩所求解脫勝上於

菩薩所更生殷重愛敬心想爾時彼衆其中
有一梵志仙人恒卧灰中或編椽上身著死
屍糞掃衣服耳目青黃鼻長身白手執軍持
聞菩薩說如是語已向菩薩面歡喜以報歎
菩薩言仁者所語極大微妙最上誓願汝今
乃能年少之時未受五欲見諸過患若不渴
仰欲生天者豈能得知天上後患如是觀已
而求解脫彼人不久便得解脫若當仁者有
如是意決定欲求彼解脫者汝今宜應速疾
而行去此不遠有一仙人往止之所名自穿

藏彼有一仙名阿羅邏彼仙已得決定正智
清淨之眼仁者可至彼邊諮問應聞至真方
便行路仁者若聞此之方便必至彼真如我
意觀仁者所見必過於彼如今仁者心想及
身一切相貌決定當度諸智彼岸勝於往昔
諸仙人等未曾證者今悉得之爾時菩薩報
彼梵志仙人等言願如仁者所述可也是時
菩薩捨彼仙人殷勤勸請背之而行意欲向
於阿羅邏所而有偈說

摩訶釋種聖王子 善巧美語慰諸仙

決欲前向羅邏邊 所有諸仙還自在

王使往還品第二十五之一

爾時國師大婆羅門及一大臣二人齊共受
淨飯王悲哀瀝淚啼號勅已即便整備賢善
好車駕馭而立奉承大王威德勢力從所住
城迦毘羅出出已尋逐菩薩脚跡第十速疾而行
漸漸至於彼跋伽婆仙人住處其跋伽婆遙
見使來漸將向近即起前迎而口唱言善來
仁者云何忽屈來到此間願且消息少時停
止此草鋪上解歇暫坐我當具辦甘果冷水

隨意飲食時二使人即便頂禮彼跋伽婆仙人之足禮已却退坐於一面坐安隱已其跋伽婆種種慰勞王二使人爾時大臣即便逆止跋伽婆語而問之言大仙尊師我等今被彼甘蔗種大淨飯王勅命而來我身即是彼王大臣指國師示此是彼王國之尊師大婆羅門彼甘蔗王有一太子字悉達多以畏生老病死之故欲求解脫捨宮入山傳聞道其已至此處我等求彼故來至此作是語已跋伽婆仙即便報彼二使人言實有此事然其

脩臂功德具足勝上丈夫曾至此處至此處已而問於我所修行法我依實說彼既知已即云此雖勝於人間其後還來入生死中非是究竟解脫之處嫌故捨去欲求出離解脫生死今者進向於阿羅邏仙人居所而說偈言

第十

十五

脩臂丈夫功德具 至此聞我法非真
欲求至極大涅槃 背我今向阿藍所
爾時二使大臣國師婆羅門等聞跋伽婆仙人語已以至孝心於淨飯王殷重敬故不覺

疲乏無有懈倦不食甘果不飲水漿依跋伽
婆仙人之語即共相尋向菩薩所彼等漸至
到菩薩邊遙見菩薩在於林中於一樹下鋪
草而坐除其一切諸寶瓔珞身體放光巍巍
顯赫而自莊嚴譬重雲中忽然日出照耀天
下滿林樹間見已相與從車而下安詳徒步
向菩薩邊至已頂禮於菩薩足口同唱言惟
願聖子一切常勝更自前立近菩薩邊爾時
菩薩慰勞彼等隨於彼等所能堪受勞謝語
言而慰問已菩薩命令相近而坐二使坐已

白菩薩言大智太子聖子之父淨飯大王以
心愛敬於聖子故大受苦惱所以者何當於
聖子出宮之日大王聞已立地自撲迷悶而
絕全不覺醒以水灑噴良久乃蘇既復本心
流淚滿面憶念聖子其狀如是今遣我等來
聖子邊惟願聖子正心專聽王如是勅我以
知汝正意樂法我以知汝不住我宮必應出
家求無上道其理雖然但今非是汝入山時
我既見汝非時入山是故我今憂愁苦毒全
身被然猶如猛火焚燒大林汝今且可割意

還來入於我宮暫捨於汝愛法之心受我愛
 重若如此者是汝法行若汝不還至我目下
 令我受苦如是增長譬如大河長遠流注於
 一時頃兩岸崩頽其水被填忽然斷絕又如
 猛風吹大雲陣譬如熱天火燒乾草譬如旱
 月煎酒諸泉譬如電摧盛春苗稼十六善子我今
 心亦如是以為憶念恩愛汝故心大沸惱煎
 燒破碎是故汝且迴還向宮享受王位治化
 天下於後若見有善惡事當任汝心入山求
 法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七

音釋

撲踰角切 擊古候切 羗弋支切 滓莊朗
踏也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也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之斜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者曰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藜噴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切噴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蟻蟻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一

若一

隋天竺三歲法師闍那崛多譯

王使往還品第二十五之二

時淨飯王復如是言我智慧子汝今雖於諸親族邊無愛戀心但取我意還來向家勿令我今為於汝故憂愁懊惱取於命終善子凡人行法行者皆於一切諸衆生邊生慈悲心如是乃得名為法行豈但獨自身入深山始名法行所以者何我昔曾聞往古已來或有諸人在自己家不脫瓔珞種種嚴身長養鬚

髮具足功德求解脫故在於家內亦能得於解脫之法凡是修習解脫行法唯須智慧及以精進如此即是解脫正因汝今違我而入山者如此乃是避於五欲驚畏之法然其彼等諸人在家以諸瓔珞莊嚴自身得解脫者今當為汝略而說之昔有仁者名曰隨常仁者力金剛仁者多有仁者流行仁者大富仁者邊天又復有於毗提訶國王名能生耶耶底王此言行行仁者淨仙又羅摩王此言作喜有如是等無量無邊在家諸王悉得解脫汝今須知

在於家中求解脫法亦能令得未必出家是故汝可速來還家滿二種願一汝得受五欲之樂二令我心常得喜歡凡世間人受王位者若令心得如願功能是名真王我今能爲汝滿此願王位難捨我爲汝故此難捨事能捨與汝灌於汝頂汝若建立如是因緣則我歡喜便即辭退捨世出家入山求道而說偈言

王位親密實難捐 今悉割斷持付汝
見汝堪治世間故 我生歡喜即入山

爾時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等宣淨飯王如是口勅所說之偈悉具委曲諮菩薩已復更別以三種事意諫菩薩言大智聖子此是聖子父王淨飯流淚嗚咽向我等勅酸切之語是故聖子今聞父王如是苦勅堪應供養恭敬父勅不得違逆聖子父王今以沒溺大深苦河無人能拔出於智岸唯有聖子能作救護堪拔彼苦猶如墮於最極深水唯大船師乃能拔出如是如是聖子父王今以沒深大苦惱海更無有人能拔出者唯聖子耳又復

聖子小嬰孩時增長養育唯憍曇彌兼其復是聖子姨母莫令孤寡使其命終今為憶念於聖子故受大苦惱譬如犍牛失犢子故悲喚而鳴如是如是彼憍曇彌以眼不見於聖子故悲苦嗚咽常恒啼哭是故聖子不應捨離復以往昔養育之恩猶如彼牛愛戀其子并及宮內婦女眷屬亦然受苦又迦毗羅城內一切釋種男女人民大小為愛聖子心煎迫故被苦惱火之所燒然是故聖子今可還家見於彼等譬如大地被焚燒時在上諸天

降大甘雨滅彼焦熱苦劇之火爾時菩薩聞父王使如是語已少時思惟以調身心口喘氣已報使人言我亦久知人父向子皆有愛心我知我父淨飯大王向於我邊極大憐念憶戀著心我今但以怖畏世間生老病死自身見沒豈能救沉欲求度脫故捨離彼諸眷屬耳誰復樂捨此之親愛可不欲得恒相見也若世間中無愛別離誰不樂世雖復久住共諸親聚會當別離是故我今捨於一切所愛親族及以父母志求菩提若汝所言因愛

我故致令父王生大苦惱我聞此言實不戀著如是恩愛所以者何譬如有人於睡眠中夢見親愛聚集會覺還別離若是凡人不解方便心生苦惱此是無識愚癡衆生若有智人能自思念親愛合會猶如路行道上結伴相與共行隨逐近遠到所至處各散還本以是事故親愛眷屬聚集有離何須愁惱又前世時曾爲眷屬捨已來此此處眷屬捨至後世後世捨已復至後世如是展轉更互相捨此諸眷屬愛戀之心從何處來去至何處

凡世間人從初受胎至一切處如是念念刹那時間悉皆有於死命鬼逐如此何者是時非時今乃語我我子即今非是入山求道之時何況在家受五欲時若當問我時非時者今當略之所以者何彼死命鬼於一切時攝諸衆生無不攝時是故我今欲求離彼生老病死以如是故無時非時菩薩復言若當我父與子但來我必與子灌頂王位我父必有大弘願心如是難事以能與我可惜於道令我不修但我不欲受此王位親愛繫縛非解

脫道譬如患人不思美食云何智人貪是世樂其無智相愚癡之身大有苦惱故乃能受此三位耳既居王位放逸自在耽荒酒色不能捨離譬如金屋猛火熾然譬如美漿和諸毒藥譬如華沼而有蛟龍如是如是王位快樂意所娛樂諸患隨逐不覺不知以是因緣我今不樂亦非是法而說偈言

譬如金屋火熾盛 如食甘美毒藥和
如滿池華有蛟龍 王位受樂後大苦
爾時菩薩說是偈已復作是言以如是故往

昔諸王得王位已年少之時治化受樂後至老年厭離五欲棄捨宮殿便入山林凡人寧當在於山林食草活命不居宮殿受五欲樂如養黑蛇後受其殃初受樂時不知患害後時瞋發遂便螫人寧捨居家入於山林莫捨山林還入家居何以故為於先聖所譏嫌故我今既得生於善家應修善法莫如癡人行不善法自縱恣心既剃鬚髮著袈裟衣止住山林修道學問而彼於後捨袈裟衣不懷慙愧是名無羞愚癡之人或為貪故或為瞋故

或為癡故或為畏他如是反退我今不羨天
帝釋宮況復還欲入自己宅譬如有人已得
美食食訖已後吐變此食棄之於地復欲還
喫可得以不如是如是若人捨彼五欲出家
或為諸緣還欲入家亦復如是譬如有人以
離火宅還欲入來如是如是以見俗患捨白
本形入山修道迴還亦爾而說偈言
如人捨於火宅走 後時忽復更迴還
既見俗患離出家 從林返歸亦如是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告二使言汝等前稱父

王所說往昔諸王在家修法得解脫者此事
不然何以故此之二事因緣相乖甚大懸遠
所以者何求解脫人其心寂定微妙之處乃
得居停若在官中五欲情蕩出外治民須行
鞭捶瞋責罪罰於是心中求解脫者無有是
處若人意樂無為寂靜彼則不貪世間王位
設在位時應須捨離若樂王位其人心意不
能寂靜若樂寂定復貪世務此二相乖天地
懸遠譬如水火不得共居如是如是求解脫
法復著五欲終無是處是故我今決定知彼

往昔諸王捨王位已然後乃得寂定之法若
居王位教化之時其智未成且學用心治理
民耳不必專求解脫之法其事雖然彼等諸
王各隨其意或求解脫或受五欲我今不然
不學彼等亦復不曾發如此心我今已斷住
家欲鑠得於解脫不復貪著世間五欲豈得
還家時二使人聞於菩薩如是等說無滌著
言專正決定至真之語更復詳共白菩薩言
大聖王子今者誓願求無上法此是真實非
無道理但如此行今未是時所以者何聖子

父王今受如是憂愁苦惱是故聖子違背此
心非是正法而說偈言

今求法藏實是利 雖有正理未合時

父王愁毒切割心 孝德既乖是何道

爾時二使說此偈已重白聖子作如是言大
聖王子如我所見此意非是細觀六法行於世
財利及以五欲非巧方便所以者何聖子今
者未曾見因云何求果現得果報而便捨背
方求未來大聖王子凡是世間一切書典各
各皆自有於悉檀或有人言有未來世或有

人言無未來世然此義中人多有疑是故聖
子以得果報現在且受若無來世何須精勤
求彼解脫復有人言決定世間有善有惡未
來世受以是義故精勤修行求解脫道是名
為癡若使諸根決定破壞親愛別離怨憎聚
會境界相合自然捨離生老病死何假須作
勤劬方便當知此義無有實也又在胎時子
足背背腹肚髮爪諸節支脉自然而成或復
有人得成身已還復破壞或有人言既破壞
已還自然成故先典中有如是語棘針頭尖

是誰磨造鳥獸色雜是誰畫之此義自然無
人所作亦復不可欲得即成世間諸物不得
隨心即使迴轉而有偈說

棘刺頭尖是誰磨 鳥獸雜色復誰畫
各隨其業展轉變 世間無有造作人

復有人言世間作者一切皆由自在天作若
自然者人亦何須勤劬作業可不是因流轉
自來及其去時還是彼因流轉自去復有人
言以分別故則我相生故受於有有盡亦然
若受有時不假勤求自然而受若有盡時自

然而盡亦不假滅復有人言世間欲受人身之時其父不負他人之債則便得生生天生仙一切悉然若此之處不負債者此人不用勤劬而求自然而得彼處解脫如是次第諸經典中各各悉檀自說如是各得解脫其有智人精勤欲求勝處之時必損其心是故我知聖子若欲求解脫者依理依法應如是求解脫之路如古書典悉檀所說若如是者必定當得無有疑也聖子慈父淨飯大王為聖子故受愛心苦當得除愈聖子今者還宮之

時意中若見宮殿患厭此事亦復不須思惟何以故昔諸王仙棄捨家已至山林中後還迴向自家宮中言彼王者各有名號所謂菴婆梨沙王此言虛空箭捨離家已在山林中諸臣百官開諫曉諭左右前後圍繞而還其羅摩王此言能既見大地被諸惡人之所毀敗各各相棄迭相殺害心不忍看從山出來如法擁護又復徃昔毗耶離城有一大王名徒盧摩此言樹亦從山林下來本國護持世間徃昔又有一梵仙王名娑枳梨低此言雜言又羅枳提婆

王此言喜天達摩耶舍王此言法稱諸如是等梵仙諸王無量無邊各捨山林還來本宮綏撫大地是故聖子聞此往昔諸王本事今若還宮無有患苦而說偈言

如是名稱諸王等 各捨姝女入山林

後並棄山還本宮君一 聖子今迴有何過

爾時菩薩聞彼二使如是語已告彼大臣并及國師婆羅門言有無之義疑與不疑我自知耳但此二義所有真理隱之與顯我忍受之其傳聞者既無因緣何由可信若有智人

應不依他虛說而行猶如盲人欲行道路既無導者不見真實云何得行心自不決若善非善彼盲癡人假令淨法心見不淨以無智故我今寧發精進之心而雖未得甘從果報長受苦惱實不忍在五欲淤泥迷沒沉溺為於諸聖之所譏訶暫受快樂又汝等言往昔已來虛空箭王及能作喜並從山林還入家者彼等諸王我不取於解脫法中周為證明何以故彼等諸王以其所學盡神通故別更無有苦行之法是故彼等迴返還宮汝等今

者莫作是念我當立誓假使日月墮落於地
此雪山王移離本所我若未得正法之寶貪
世事故以凡夫身還入本宮無有是處我今
寧入熾盛猛炎大熱火坑不得自利而還入
宮無有是處爾時菩薩作是誓已從坐而起
捨棄此林背彼二人獨自而行時彼二使聞
於菩薩如是言已復見決定捨諸親族發如
是願知必不迴舉身自撲從地而起流淚滿
面大聲而哭隨菩薩行欲近菩薩是時菩薩
威德甚大彼等二人不能得逼猶如日光耀

彼等目不能覩見菩薩之身爾時使人復更
重讚菩薩是言唯願聖子莫作如是剛毅志
意願定我等戀慕之心我等愛心既未除斷
不忍棄捨聖子而去彼等二人愛菩薩故兼
復重意向淨飯王以是因緣隨菩薩後東西
而行或住或看或行或走時彼二人更復別
教四人隱身隨菩薩後左右而行汝等人輩
莫離聖子看至何處如是教已時彼二人心
中愁毒受大苦惱啼哭叫喚各相問言我等
今者云何至城見大王面大王心情為聖子

故大受苦惱我等此言云何得奏若至王邊
復作何語能解王心而有偈說

彼等二使知聖子 決定不還至自宮

別遣四人遂後行 自迴見王云何說

問阿羅邏品第二十六之一

爾時菩薩捨其父王大臣使人并及國師婆
羅門時兩俱流淚既分別已漸漸前行安詳
而向毗舍離城未至彼城於其中路有一仙
人修道之所名阿羅邏姓迦藍氏時彼仙人
有一弟子遙見菩薩向已而來見已生大希

有之心從生未曾親見斯事見已速疾走向
其師所坐之處至已向彼諸同學等摩那婆
邊大聲唱喚彼等姓名各各自言仁者跋伽
婆仁者彌多羅摩仁者設摩諸如是類摩那
婆等皆悉告言汝等今者可各喜歡心應捨
離祭祀之法君一今此處所有遠方客大德仁來
應須迎接十然此仁者已能厭離諸結煩惱欲
求最上至真解脫即是釋主淨飯王子諸相
端嚴猶如金柱身光明耀巍巍堂堂修臂下
垂手過于膝足踏下踏千輻之輪行步安詳

如牛王視圓光威德猶如日輪身若黃金衣
袈裟服我等福利最上之尊漸漸自來向我
等邊我等今者應須辨具隨力所有供養承
事勿令虧少恭敬尊重頂戴奉迎爾時彼摩
那婆即以偈頌歎菩薩言

安詳善巧能行步 顧盼猶若大牛王
衆相滿足莊嚴身 一切諸毛皆上靡
足下圓輪具千輻 眉間宛轉妙白毫
修臂洪直自在垂 此是人中大師子
爾時彼摩那婆說此偈歎菩薩已重告彼

諸摩那婆言汝等一切諸摩那婆可共相隨
向於師所諮白此事是時彼諸摩那婆等即
便相隨往詣其師阿羅邏邊到已委具諮白
於師如前等事言語既訖爾時菩薩安詳而
行忽然來至阿羅邏邊其阿羅邏仙人遙見
菩薩近來見已不覺大聲告言善來聖子善
薩前至阿羅邏所二人對面相共問訊少病
少惱安隱以不相慰問訖其阿羅邏請菩薩
坐草鋪之上而有偈說
二人相見大喜歡 各各問訊少病惱

相對語言時未幾 清淨草坐即便鋪

爾時菩薩坐草鋪已其阿羅邏諦心觀察菩薩之身上下觀已生大歡喜希有之事即對菩薩以美音辭往來談說稱讚菩薩作如是言仁者瞿曇我父承聞仁者丈夫能捨王位踰城出家割絕親愛捺穢羅網譬如大象斷牢鐵鎖或鞭皮繩頓絕之後自在走出隨心所行如是如是仁者今日乃能猛心捨宮入山於一切處知足少欲大有智慧仁者瞿曇既得如是希有之事世間富貴果報功能得

已能棄剝落山林此實難辦往昔諸王雖得王位果報具足備受五欲至年老時喚於世子付囑王位灌頂爲王於後方捨宮內而出至於山林行求於道彼不爲難亦非希有如我所見仁今年少不受五欲捨是富貴功能之事能辦是心來此求道既得如是不可思議大聖王位最勝境界正盛年時能歛心意不著諸欲志求解脫不被縛著不爲諸根境界所捺能知有中一切諸患不被諸有之所纏繞何以故往昔有王名曰頂生彼王已得

統四天下猶不知足騰上至彼三十三天得
於帝釋半座而坐以其內心不知足故五欲
境界便即失盡墮落於地復有一王名那睺
沙亦得王領於四天下還復上至三十三天
治化諸天猶尚不足亦失王位墮落於地諸
如是類羅摩王陀盧呼彌王阿沙羅吒迦王
等又多有諸轉輪聖王以得王位不知足故
皆失境界富貴王位悉皆滅盡世間無人得
境界已心知足者猶如火得薪熾盛其阿
邏邏作是語已菩薩報言仁者大仙我見世

間如是相已復觀一切猶如芭蕉心內不牢
後還破壞以得境界恐不知足不自利厭
離欲事我知是已尋求正路處處遊行猶如
有人行於曠野失伴迷路心惑諸方不得導
師以求導故處處遊行今我亦然爾時菩薩
作是語已時阿羅邏更復諮白於菩薩言仁
者瞿曇我久見於大士心相仁於解脫堪作
大器爾時眾中有一摩那婆是阿羅邏仙人
弟子合掌白師歎於菩薩作如是言希有此
人不可思議能辦此心往昔諸王年少之時

坐於宮內當受五欲於後得年頭白老時各
 喚太子付囑王位灌頂為王於後捨家而入
 山林行行修道而得王仙此者不然盛年少
 壯正是快意受五欲時少病少惱氣力克足
 頭髮烏黑身體柔軟勇猛具足無所乏少父
 五年老不貪王位君厭離世間不貪果報而能
 出家入山求道時阿羅邏白菩薩言仁者發
 心欲求何事欲辦何道乃能發心來於此處
 菩薩報言尊者大師我以見此世間眾生以
 為生老病死纏縛不能自出今發如是精勤

之心時阿羅邏復作是言仁者瞿曇乃能生
 於如是慧眼發如是想此義真實所以者何
 而說偈言

一切法勝唯有行 清淨寂定不過心
 染著恩愛最怨家 諸有恐怖是老死

爾時阿藍說是語已而彼眾有一摩那婆是
 阿羅邏仙人弟子白菩薩言仁者今捨親愛
 眷屬背而來比有何心意菩薩報言世界所
 有集聚會決有別離我知如是故發此意
 欲求至真時阿羅邏仙人重更白菩薩言仁

者今以得於解脫所以者何衆生所沒此泥
難度世間所縛此牢強絕仁者 能獨辦此
心我當說此解脫法門所謂愛心仁須遠離
言愛心者是世間中大惡蛟龍於心水內居
止停住失一切利以如是故我今觀知世間
之人非是正行其能取於正行之法唯有智
人遠離愛染應須發心斷見有相作於無相
菩薩答言大仙尊者我受是語如尊所言阿
羅邏仙復問菩薩仁云何受菩薩報言世間
之人以作相縛其相縛者凡是父母生子養

育為立家故養育見息有能增長成就我家
以是緣故父母養子若無因緣自許眷屬猶
不親近況復他人凡親近人貪求利故而昵
於人終無虛覓阿羅邏仙復更讚言善哉仁
者仁今已知世間諸法瞿曇沙門乃爾明證
一切諸智時彼衆有一摩那婆亦是羅邏仙
人弟子白菩薩言仁者瞿曇仁今以得是最
上樂何以故能漸離於一切愛相即得世間
諸無惱法所以者何我見世間少有人能不
憐婦兒不求財物不舉兩手哭於世間多見

有人以不少欲不知厭足愛惜資財常起貪心染著世利家家盡皆舉手大哭而說偈言

世間罕見知足人 少欲無求不受苦

所有哭泣恩愛者 多是貪著聚資財

時阿羅邏白菩薩言希有仁者瞿曇如是廣

大智慧是故仁今辨是勇猛制伏諸根不令增長於諸欲染勿為所牽是時菩薩問於尊者阿羅邏言大仙尊者諸根何故如是不定欲降伏者方便云何唯願尊者為我解說其阿羅邏仙人報言沙門大士凡人在世欲厭

離生我今當為大士略說方便之相大士諦聽而有偈說

大尊仙人阿羅邏 發遣菩薩神智心

於自己論悉檀中 分別要略而宣說

瞿曇大士凡欲除於諸根體相及根境界應

須如是思量分別何以故是諸根等一切境界既分別知悉須捐捨乃至諸根境界之內有諸愛染彼愛所染即能令著以此著故則令衆生沈沒世間不能得出諸凡夫人受於貪愛繫縛等苦一切皆由境界故得如是等

事大士當知何因緣一爾而說偈言

山羊被殺因作聲 飛蛾投燈由火色

水魚懸鉤為吞餌 世人趣死以境牽

爾時菩薩聞此偈已復更問言尊者今說調

伏諸根方便相貌共因緣生體性虛空誰惑

無實猶如火坑猶如夢幻如草上露我今心

想以如是知時阿羅邏仙人復問菩薩大士

仁何故言諸境界內無利益想菩薩報言凡

人欲依諸境界住受果報者猶如有人造立

屋舍欲蔽日光或避風雨如人以渴故求於

水又如人飢故求覓食如人垢穢欲洗浴身

如人露形求衣覆體如人困乏故求乘騎欲

得除寒故求於暖欲得除熱故求於涼欲去

疲勞故坐牀鋪如是等事諸所求者皆為以

苦求逼身故所以推志如似病人為患重故

方覓良醫世間之人一切悉皆如是悵望時

阿羅邏讚言瞿曇希有此心大德云何於世

間中能作如是速疾即生無常之想希有希

有能見真實大德利根聰敏易悟若能如是

明了見者是名真見若異見者是名誑惑如

仁所言爲飢求食避藏風雨以此寒熱暫易
奪故世間人心即生藥想又復歎言仁者瞿
曇真是法橋任持大器我雖傳聞先觀弟子
堪受法不若能堪受然後爲說種種諸論如
我所見仁者今日則不復然俯仰云爲深得
進止不假須觀若如我論中有真實義盡爲仁
說爾時菩薩聞阿羅邏仙如是語已生大歡
喜而重問言尊者大仙今日未知我之孝心
忽爲我作如是妙說我知是相雖未即益今
以得利所以者何譬如有人欲見於色而得

光明如人遠行須得善導如渡彼岸須得船
師尊者今日顯示我心亦復如是唯願尊者
更爲我說尊者所知云何度脫生老病死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一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二

君二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問阿羅邏品第二十六之二

爾時尊者阿羅邏仙人善知菩薩心有至德更述已論決定悉檀而說偈言

瞿曇沙門善諦聽 我論中說總悉檀

如今雖在煩惱中 如後自然還解脫

爾時阿羅邏說是偈已作如是言凡衆生者此有二義一者本性二者變化合此二種總名衆生言本性者即是五大其五大者所謂

地大水風空我及無相名本體性言變化者諸根境界手足語言動轉來去及以心識此名變化若知如是諸境界者名知境界言能知彼諸境界者是我能知思惟我者是智人說而說偈言

若有能識諸根塵 是名善知彼境界

言知一切境界者 智慧人說思惟知

爾時阿羅邏作如是言思惟我者其人即是迦毗羅仙及其弟子以自度量此意境界波闍波提仙人之子名曰深意所見亦然如人

數數生老病死受諸苦毒深諦知已爲他解
說令其遠離思惟此理應當了知一切無相
又復說言因煩惱者所謂無智愛著諸業如
是等業屬煩惱因此煩惱因則有四種此人
不能解脫生死以其未離諸煩惱故四種云
何一者無信二者著我三者有疑四者無定
以有餘殘則無方便深著世間恒常墮落以
如是故處處受生言無信者常行顛倒應如
是知而反不知是名無信言著我者云此是
我稱彼非我我如是說我如是受我行我住

我相我身如是名我不自覺知是名著我言
有疑者此是以不惑疑一切止是一物猶如
泥團是名爲疑言無定者如是如是是是亦
然非是亦然心意覺相一切諸業是衆是衆
是彼是此是名無定又餘殘者未知勝處未
覺始覺未證自性始證知故是名餘殘又復
說言無方便者即是無智以無智故不解方
便無方便故不能顯示以是義故名無方便
又染著者謂無智人見聞觸覺即生染著或
時意著身著語著或意業著一切境界應不

著處而惑著之是名為著又墮落者我是彼處彼處是我若有如是思惟念者是名墮落以是因緣墮於煩惱是名無德是名無智是名五處苦惱無樂此無樂處所謂黑暗愚癡大癡有二雜住是名五處言黑暗者所謂懶惰言愚癡者所謂生死言大癡者所謂行欲所以者何此處假使有大德人猶尚迷惑不知醒悟故名大癡二雜住者所謂瞋恚復二雜住所謂懈怠無明衆生不如是修迷沒染著此五處所住於煩惱苦海之中順生死流

我見我聞我證我作我教他作我如是至以如是心如意故輪迴沒溺於煩惱海如是四種纏繞裹結於煩惱中言無因果大德瞿曇仁應當知如是諸事而說偈言

若人欲得正見知 君二 四禪清淨解脫處

心若覺了彼智已 三 知諸真聖及非真

如上分別應當宣 是故名為四禪解

能捨諸行及無行 此即知無字句名

以是彼處大梵天 說於世間諸梵行

若能行此梵行者 即當得生於梵宮

爾時菩薩聞阿羅邏如是語已復更重問其
方便行若行方便所至之處及以梵行修行
當行行處行法尊者爲我一切解說爾時阿
羅邏依已總論義例宗體一切皆向善薩而
說仁者瞿曇凡欲修行應捨宮宅依出家儀
乞食活命發弘大誓修持戒行住於知足隨
所堪辦衣食卧具閑靜住處獨行獨坐如諸
論中智所知見貪欲瞋恚愚癡過咎見已遠
離猒惡諸欲受最快樂調伏諸根入於禪定
當於爾時遠離諸欲遠離諸患空閑之處生

雜分別即得初禪得初禪已還復思惟如是
分別漸漸得樂既得樂已生是寂定還依因
此寂定之力意重猒離欲瞋恚等既數猒離
心轉喜歡既加喜歡增長於智是時即得生
大梵宮生彼處已還更如是思惟分別此亂
我智還復棄捨既棄捨已得第二禪生大歡
喜得歡喜已見心被大歡喜所逼轉求勝上
即至光音至光音天見受樂處至彼處已猒
離喜樂既離喜樂即得三禪到三禪中即轉
勝下徧淨諸天一向受樂若能如是得樂已

捨不受不著即遠離諸苦樂之處得第四禪
既離苦樂及攀緣心一切皆捨復有人以自
慢心故求解脫相欲得出過四禪果報故內
思惟此四禪法廣果天中所受果報此是麤
智思惟觀之又如是言彼人思惟如是事已
從三昧起見其身色有諸過患欲捨色身求
上勝智故發是心彼人如是捨諸禪已進求
勝處而發此心如前所說捨諸欲事如是捨
離麤色身故發厭離心彼時即得身中所有
虛空無邊分別於彼一切色相又色相內及

樹木等所有諸物悉皆分別無邊虛空得如
是等一切色處明了分別無邊空已即證勝
處而有偈說

如是微妙大梵處 一切無相常無言
智人說彼解脫因 即此名為涅槃果

爾時阿羅邏說是語已白菩薩言仁者瞿曇
此即是我解脫之處及其方便我今為仁顯
示已訖仁者若心意喜樂此法如我所說仁
可領受而說偈言

如是清淨解脫法 我今知已復廣宣

仁者心意若喜歡 唯願依此領納受

時阿羅邏復更說言乃往昔時耆沙仙人

此言此求毗踰闍那仙人此言離波羅奢羅仙人此言

此言他等及餘諸仙皆共稱說是解脫法亦復同

乘此解脫法而得解脫仁者既是大智丈夫

堪行此法行此法已能得善處解脫報果爾

時菩薩聞阿羅邏仙人所說梵行之法受持

而行欲沙門行求沙門果故行此法即便證

知而菩薩從阿羅邏口下聞說法已信行此

法不違不背亦復不言我先自知但受持已

思惟此法增進更發堅固智心求於勝處既

見勝處亦不生慢譏毀彼仙但自思惟非獨

阿羅邏有此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獨

阿羅邏有精進行正念三昧及諸智等我亦

有之乃至智等我今可求如阿羅邏所知證

法已向他說分別顯示及作勝處爾時菩薩

於阿羅邏所說法行皆悉證已知見而行然

菩薩聞彼等諸法無多勤勞須臾時頃而盡

得之知行能說宣通顯示一種無異爾時菩

薩即更前至阿羅邏邊作如是言尊者阿羅

邏尊能如自證法智向他人說所謂求主
無相之處作是語已時阿羅邏報菩薩言長
老瞿曇如是法智我自證已向顯說宣通
開示菩薩復言我從尊者聞此法已如尊所
說我信知行已證此法若有智者知行境界
亦應不捨如此之法但我所見此法雖妙未
盡究竟所以者何我意如是觀察思惟此法
猶有變動之時但此境界本性如是知已此
智雖是無智更欲生別其餘諸法然尊者說
雖言我得清淨解脫若分別觀是因緣法遇

緣還生非真解脫猶如種子非時而種藏在
地中若未順時無有水雨芽則不生若依時
種潤澤調適諸緣具足合和即生今此亦然
但以無智著於愛業如是等法捨已分別言
我解脫但有著我皆悉須捨即便捨是無智
愛等業無合處五二此等捨已雖得勝前未至真
處六但行分別有我之處彼等微細三事會有
以彼微細諸煩惱故復更別有不用之處壽
命長遠分別故言我得解脫而說偈言
因諸過患微細故 所以受不用處身

壽命劫數既久長 便即說我得解脫

菩薩復言如尊前說我已捨我既自稱言我已捨我是則不名真實捨我若依分別未解脫者彼不可言無有患累以是當知有患累處亦不可言得於解脫無我之處有我之患不可作異猶火色熱熱不離色色不離熱此二各體以先無故今若有者無有是處如我既然一切諸患悉皆如是此解脫已至於彼處還復被縛為以於智取境界故彼滅色已但有於識彼知我識即名是有以是有故不

名解脫是我悉擅境界大小如是知彼還得如是求勝處所以是義故何須分別此我非我如木如壁重重相捨既各重重有於智故故我思惟悉須放捨一切境界令得自利而說偈言

重重次第悉皆捐 皆二 是乃名為捨境界 七

一切根塵悉放故 是名自利及利人
爾時阿羅邏徒衆之中有一弟子白菩薩言
大德瞿曇今來至此我等住處悉成好器又
復得於八種自在菩薩報言此處云何得有

自在時阿羅邏止弟子言汝今且莫思量此事所以者何言自在者於諸事中能作決定不共他人無有等侶內身自證寂定得故乃生歡喜菩薩報言此事不然阿羅邏言其義云何菩薩即言如是如是阿羅邏言仁者但說莫秘此語菩薩報言若依尊者說言此行無有迴也阿羅邏言仁者何故立於此問何處有疑菩薩報言我今心已厭離生故欲問真正阿羅邏言仁者瞿曇欲得聞者我當為說凡欲開化於世間者即我是也唯有名字

不生不老不退不還無邊無中無前無後是名爲我自任能入輪轉在於生死之內亦不暫住彼法非法彼天彼人及諸有趣彼能逐行彼能作乘乘彼乘者能渡深有海流轉去來能作生死亦能變化自在最勝最妙最大能作世主攝化一切菩薩問言如此化者是有以不阿羅邏言我觀仁者所問音聲必欲不受如此之義或當仁者意不貪樂菩薩報言我無有患阿羅邏言大德瞿曇勿作疑心隨意所樂但自論說所向之義善思惟入以

自明照若自見知不被他誑不受他教不隨他義如是證者名得自利餘人不能若不定心隨諸論師而取義意其智減損仁者聞已真正思惟各各讀誦觀察深義審自證知知已有疑隨意問我我當為說菩薩復問尊者所言能化作世得自在者於是義中我心有疑阿羅邏言如仁者忘此義不然菩薩復言我如是見阿羅邏言何因如是菩薩復言此緣唯一所以者何若自在化作此世者則不得依次第相生現見來者其煩惱輪不應如

是次第而轉亦應衆生心不喜利而自然得應一衆生不得雜患應諸世人供養自在如父如母自餘諸天不得供養其貧窮人應不說彼所有毀辱善惡之業悉應在彼應諸衆生無處依著應無處求應無所作世人應不如是思惟自在有也自在無也世人如是分別有無應作不作諸業應得自然果報彼自在天若行苦行得成自在世間亦應共受此業一切亦應俱名自在若彼無因作自在者無處無人非不自在彼若非是自在建立亦

不名有豈可得言自在建立其阿羅邏讚菩薩言大德瞿曇智慧深遠善能顯示承受諸論總言總體悉以智力分別能知是故平等見諸悉檀真實之路願為我說莫辭疲勞慳惜法寶菩薩復言我今應當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有多種仁者供養何由可徧然今仁者既為上首亦堪能供養彼等菩薩復言尊者但當為我解說如此等義阿羅邏言彼等實勝於一切世間未有彼等先生仁者善意深自思惟為業在前為身在前菩薩報言

此義云何阿羅邏言此是大患所以者何若業在前非身先者應不受身身應無業業自不生誰造此業若身在前非業先者應無有業若無有業何故復有衆生受身誰復有能開化世者彼應不損一定常存三界所縛是諸衆生生本能生自身若不能自在者其一切人所愛樂身應自具辦若自具者於一切處應當自有菩薩報言我如患人求醫師療我今亦復不難此義爾時衆中有一苦行是彼阿羅邏仙人弟子白菩薩言善哉瞿曇尊

師語言唯願仁者莫難其義如此之義計不
 須爭若其爭者此非利益仁但受取如尊師
 說菩薩報言我不難也但欲問彼相承所來
 須知其義彼仙人言隨此因緣仁者受持取
 其真義若欲生疑心中諍論是大非法未來
 得罪時彼苦行仙人弟子即說偈言

凡人聽受諮稟時 心意不亂義乃定
 若當持疑懷諂曲 是則爭競覓人非
 二彼求過即成怨 兩怨相爭口言惡
 智者欲斷口業過 說理不作相競心

論義求勝是名貪 爭名伏他使人耻
 多言顯過此大患 諂意聽義成自憍
 慢心瞋恚其罪增 各說是非相毀咎
 應作不作不作作 二相競故是大怨
 爾時菩薩聞是偈已語彼仙言實有如此相
 爭競過非道言若二無但我欲尋本來相承成就
 之事非故窮盡說是語已時彼仙人心猶不
 忍阿羅邏言大德瞿曇解脫道路仁者憎乎
 如此事緣非本來也菩薩報言若欲求彼解
 脫之時須如是求爾時阿羅邏仙人弟子復

作是言沙門瞿曇仁者離此欲求解脫徒損
身耳菩薩報言人求世間無常樂故猶尚有
乏况復欲求不還解脫時阿羅邏仙人弟子
復更白言仁者今既言不還來可常行也菩
薩報言今行之處既是意樂今至彼處當復
何還阿羅邏言莫行至彼莫還來此可不得
乎菩薩報言希有此事尊者前說後受於有
何故復言更不還也阿羅邏言實然仁者此
大希有而彼真如寂靜之體無始無終無有
邊際無初無後不定其行不可盡形然無相

師禪定主者之所建立大梵天是菩薩復言
我今更問大仙尊者若劫盡時此諸大地及
以叢林須彌山等帝釋宮殿悉被劫火之所
焚燒爾時彼天復在何處是誰字誰云何語
言功德果報云何而住又劫盡時諸物皆盡
彼何不燒爾時阿羅邏默然微笑時阿羅邏
仙人弟子白菩薩言仁者智慧今既最勝仁
者可不自知過去一切諸仙得正道也所謂
尊者波羅奢羅仙人頗羅墮仙人阿須梨耶
仙人跋陀那仙人迦妬婆陀那仙人陀那達

多仙人達利多耶那仙人般遮羅波帝仙人
阿沙陀仙人跋摩達多仙人那侯沙王子耶
耶坻仙人韶波梨仙人波羅婆遮那仙人脾
提阿仙人闍那迦仙人阿槃低國羅低提婆
仙人闍祁沙毗耶仙人提毗羅仙人毗陀訶
毗耶仙人婆奴仙人提婆耶那仙人泥沙多
那耶仙人耶若多那仙人尼耶薄都仙人訶
梨低仙人跋闍羅婆賤仙人諸如是等一切
仙人皆入日光而取正路爾時菩薩報彼仙
言今者既云入於日光求解脫者此義是何

我今應當禮彼諸有我實不用如是自在是
時菩薩作是語已內自思惟阿羅邏法非是
究竟心不喜歡時阿羅邏仙人弟子量度既
知菩薩心已即從坐起白菩薩言仁者今於
此法已外意欲更求勝解脫也菩薩報言我
意願當證如是法無地無水無火無風及無
虛空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無觸無相無安無
畏無死無病無老無生無有非無有無常非
無常非語言說無有邊際而說偈言
本無生老病死過 并及地水火風空

湛然三世無師教 常淨自然證解脫

爾時阿羅邏仙人聞是語已白菩薩言仁者
瞿曇我今所有自證之法以向他人宣揚顯
說仁者今亦自證此法向他人說我所解法
仁者亦解如我今日作此衆師仁者亦堪如
是之師若二瞿曇今可共我同心我等二人領此
大衆教化顯示是時羅邏雖名為師但取善
薩平等行分自以半座分與菩薩供養菩薩
隨於菩薩意所堪須供養之具生大歡喜最
勝最妙心意熙怡徧滿其體不能自勝爾時

菩薩如是思惟此之法者不能令人得至涅
槃亦復不能遠離諸欲越度煩惱不能寂定
盡於諸漏而得神通又復不能自覺覺他作
沙門行不能滅除諸惡煩惱所以者何行於
此法唯生非想而作諸業故知此法非是究
竟至極之果作是念已即便背捨羅邏而行
而有偈說

菩薩思惟此諸法 其心不甚大喜歡
知非究竟好出昇 即背羅邏而行去
爾時阿羅邏仙人徒衆即共菩薩分別相辭

作如是言唯願仁者行行之處常得吉祥

答羅摩子品第二十七

爾時於此閻浮提地復更別有一大導師名

曰羅摩其命已終彼徒衆主即羅摩長子名

曰優陀羅羅摩子主領彼衆其優陀羅常為

彼衆說生非想非非想法近王舍城一阿蘭

若林中而住是時菩薩遙聞其名勝前阿羅

邏所說之法聞已思惟我今應當至優陀羅

羅摩子邊行於梵行爾時菩薩從阿羅邏居

處而出安詳而行度於恒河借問既知即到

其所而白之言仁者優陀我於仁邊欲受教

誨行於梵行時優陀羅告菩薩言大德瞿曇

如我所觀見於瞿曇既是智人堪受我法而

行梵行若欲受法行梵行時須順我法清淨

業果而得行報爾時菩薩於優陀羅羅摩子

邊受法行行求沙門法沙門事故恭敬合掌

白言仁者未審仁者所行之法至何境界為

我解說其優陀羅告菩薩言大德瞿曇凡取

於相及非相者此是大患大癱大瘡大癡大

闇若細思惟即得受彼微細有體能作如是

次第解者此名寂定微妙最勝最上解脫其
解脫果謂至非想非非想處我行於此最勝
妙法其優陀羅又復更言於此非想非非想
處過去之世無勝寂定現在既無當來亦無
此行最勝最妙最上我行此行爾時菩薩聞
此法已思惟不久即證此法是時菩薩從於
彼邊隨口所出聞已心信隨順彼語而作是
念如此之法我亦可得我亦可知實語無虛
我今所可見即能見知即得知復語於彼優
陀羅言非但仁者昔父羅摩獨有信行我今

亦有如是信行非彼獨有精進正念禪定智
慧我今亦有乃至智慧我於今者行彼法行
學於羅摩自證法已爲他顯說知彼法故見
彼法故更欲求勝爾時菩薩證是法已白優
陀羅羅摩子言仁者父昔於此非想非非想
處自證知見向他若二說耶優陀羅言大德瞿曇十四
我父如是菩薩報言仁者優陀我今已通證
知奉行其優陀羅白菩薩言大德瞿曇若其
然者仁與我父羅摩無異大德瞿曇仁今若
知此等諸法已奉行者可如我父羅摩仙人

領此大衆教示宣通時優陀羅既自修行梵行不闕但取菩薩同行建立菩薩若同法智增上供養最勝供養菩薩心生歡喜不能自勝爾時菩薩語優陀羅作如是言仁者此法不能究竟解脫諸欲滅於煩惱寂定一心盡諸結漏及諸神通成沙門行到大涅槃此法還迴入於生死所以者何既生非想非非想處報盡還迴入於煩惱作是語已其優陀羅白菩薩言大德瞿曇可不聞知我父羅摩雖證此法而一切處不覺不知已生非想非非

想故而還來入於生死者無有是處不取後生亦復不見生之處所其優陀羅雖得如是寂靜之法奢摩他行而不辨求最上勝法唯口稱言我父羅摩作如是說菩薩如是思惟此法非是究竟我今不應專著此法捨優陀羅即便背行而有偈說

卷一

十五

菩薩思惟觀此法 羅摩往昔雖復行
既非解脫究竟乘 即便背行而捨去
勸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一
爾時菩薩從優陀羅羅摩子處辭別而行安

詳漸至向般茶婆山

此言黃白色

到彼山已於山

麓間求平整處於一樹下跏趺而坐端身住
心正念不動譬如有人頭上火然急疾速滅
而擲於地是時菩薩心求斷除煩惱邊際亦
復如是爾時菩薩內心如是思惟籌量我於
何時當得散此大煩惱聚我於何時當得破
此大愚癡藏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
諸衆生沒在生死復於何時悉令解脫如是
念已威德儼然時彼山中多有雜人或取草
柴拾乾牛糞或復捕獵耕墾作田或放牧人

及行道路彼等諸人遙見菩薩在般茶婆山
樹下坐猶如雜寶妙金像先見已各生希有
之想共相謂言汝諸仁者此非常人從何方
來到於是處或言此是般茶山神或言此是
般茶婆山所居仙人或言此是何處神明或
言此是毗富羅山所護之神或言此是耆闍
崛山守護之神或言此是大地之神從地涌
出或復有言此是虛空上界天子來下於此
我等如是心各懷疑何以故此神身體光明
熾盛威德巍巍徧照此山猶如日月光明徧

照諸娑羅樹華悉開敷此非是人人之光明
不能顯現如是之事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二

君二

十六

音釋

數數並所角切 咄其九切 毀咄許委切 謗咄許委切
 亦毀強語也切 坻陳知切 脾頻彌切 祁巨支切 薄巨支切
 旁各蒲撥切 跋胡溝切 癰於容切 麓盧谷切
 捕獵捕薄故切 逐禽也 獵康很切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三

君三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勸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二

爾時菩薩過是夜已於晨朝時正著衣服從
般荼山安詳而行至王舍城為乞食故觀諸
陰等苦空無常欲求無餘大涅槃故視地一
尋調伏諸根所染著處皆悉除斷不令點汙
復作是念我今乞食無有鉢器若我得食於
何處盛是時菩薩左右前後求器未得忽見
一處有大華池見已即語傍一人言仁者汝

可乞我此中池蓮藕葉彼人聞已即便入池
取彼藕葉以奉菩薩是時菩薩受彼藕葉向
城乞食時王舍城內外人民觀見菩薩如是
詳審復見菩薩威神巍巍見已各生大希有
心共相謂言此是三目大自在天來至於此
其中或有遠行諸人欲營事故至於他方彼
等既見菩薩還迴向菩薩所或復有人欲造
作事中途既見菩薩形容便捨其業來向善
薩若有坐人見菩薩已不覺自起速疾來詣
向善薩所或復有人合十指掌恭敬一心向

菩薩者或復以頭禮菩薩者或復有以微妙音聲讚菩薩言善來善來時王舍城所有人見見菩薩者無有一人不生歡喜愛樂之心其王舍城或多舌人亂言綺語彼等諸人在菩薩前默然而住隨菩薩行又王舍城周市四方或男或女文丈夫婦人欲營餘者悉捨來看生希有心觀看菩薩眼目不瞬所觀菩薩支節面額眉目有項手足行步於一一處各皆愛樂不能更觀其餘處相爾時菩薩盛壯少年可喜端正興樂華艷華色之時捨官出

家眉間毫相宛轉右旋眉細脩揚目寬長廣威德徧滿其體光明巍巍堂堂普照遠近手足羅網皆悉普縵其二十指善能治化一切天人菩薩威神世間無比而有偈說

菩薩行於道路上 所有一切諸看人

但觀身之一分名三光 見以即便生愛著

雙眉細揚若初月 兩目青紺似牛王

身體常放大光明 諸手足指有羅網

觀者以見微妙色 衆人不覺隨後行

看此殊妙相莊嚴 各各心生大歡喜

爾時王舍守護城神見於菩薩有是威儀心生驚怖戰慄不安謂言此是何處大神欲來奪我此間坐處爾時菩薩以彼無量無邊人衆左右圍繞或後或前諸人觀看安詳徐步漸漸而行向王舍城欲乞於食舉動俯仰進止雍容躡足前趨不遲不疾專注平視歛攝諸根臂肘臚齊衣披整肅擎蓮荷器其葉不萎寂定一心人見歡喜最上最勝得奢摩他柔軟調和如制伏象無有濁穢猶清淨池離身一尋常光明照如娑羅樹衆華開敷若金

像形從地湧出具足圓滿諸相莊嚴如夜虛空衆星圍繞菩薩日月朗於世間時王舍城有諸人輩彼等皆悉生大歡喜發希有心見菩薩行於街巷裏城內商賈估販交關一切自停不復市買若在店舍醉亂心迷悉得醒若三 三 蘇不復飲酒各捨一切讎會音聲奔走皆來向善菩薩所或復隨逐左右而觀或復在前迴顧而視或復在後順菩薩行其王舍城無量無邊諸婦女等或倚門側或立牕間或在樓中或居屋上舊作生活今悉不爲並廢事緣

遙觀菩薩家家出戶各各喜歡共相謂言今
此是誰從何來到是誰種族其名字誰如是
端正可喜行動我等昔來未曾得見或復沙
門或婆羅門相貌如是容止異常稱歎之聲
徧城內外爾時摩伽陀國王舍城主姓施尼
氏名頻頭婆羅未作王時曾乞五願一者願
我年少之時早得王位二者若得王位已後
願我化內有佛世尊出現天下三者若佛出
現世時願我自身承事供養四者若得承事
已後唯願為我如應說法五者佛若為我說

法我聞法已願莫謗毀得證法已依而奉行
爾時頻頭婆羅王在高樓上與諸大臣圍繞
而坐遙見菩薩為諸大衆前後導從安詳而
行入王舍城頻頭婆羅既覩菩薩心生大疑
即從樓下出官門外見菩薩身威儀舉動端
正無匹乃至猶如夜空衆星為諸觀者之所
愛樂如摩尼寶內外光明表裏洞徹菩薩之
身亦復如是威德熾盛照耀巍巍時頻頭王
見於菩薩如是相已勅諸臣言我生已來未
曾見人如是形貌身色面目頂額廣平皎潔

分明顯赫照耀如蓮華葉在於水中而不爲水之所點著是身威德毛悉右旋眉間相毫如瑠璃淨亦如白珂亦如泡乳色炎光具如滿月輪其二足趺踏地千輻步舉文現跡不差移不怖不驚不戰不慄智慧安靜猶如須彌從何所來君三忽然至此汝諸臣下四應當觀着此誰種姓誰之兒子何國土生名字何等端正可喜歷此遊行爾時彼諸大臣衆等或有說言此是天王或言帝釋或復有言是大龍王或復有言毗摩質多阿脩羅王或復有言

此是婆梨阿脩羅王或復有言是毗沙門護世神王或復有言此是日天或言月天或復有言大自在天或復有言此是梵天復更別有餘諸占相婆羅門言大王當知如我等論先後所記此人必成轉輪聖王何以故今此大士身體徧滿一切諸相爾時諸臣大衆之中別有一臣而白王言大王當知實有斯事所以者何去此不遠十由旬外正在北方雪山之下有一種姓稱為釋氏然彼釋氏有一國界名曰迦毗羅婆蘇都彼國土中有一王

治名為淨飯是釋種王彼王生子字悉達多
既釋種生姓瞿曇氏其彼太子初生之日父
王即便召集解相婆羅門等遣占相之時諸
相師既占看訖白大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
子具二種相若在家者必當成就轉輪聖王
王四天下守護大地乃至如法治化世間若
捨王位必定得成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
三佛陀名徧十方大王當知此必是彼太子
不疑所以者何其人現今剃除鬚髮身黃金
色著袈裟衣捨國出家遊行到此而說偈言

彼國相師說此言 不居王位定作佛
斯決是彼釋種子 出家苦行求菩提
爾時大臣說是語已 是時其王頻頭婆羅內
心思惟如我往昔曾發誓願若如是者我願
得成時頻頭王勅二臣言卿若知者速往彼
看此出家人居停何方在於何地汝等驗已
速報我知然後我當自至於彼觀看供養諮
受未聞時彼二臣奉王勅已即便相共隨逐
菩薩所向而行不暫捨離爾時菩薩在王舍
城乞食之時見彼大衆處處充滿內心思惟

如是方便此諸大衆無有歸依無救無護常
爲生老病死所纏不畏不驚不怖不恐亦復
不知求究竟道無有導師愚迷惛闇沒溺煩
惱癡無有智日日減損染著諸陰苦空無常
不知厭離爾時菩薩作是念已起慈悲心倍
更增加精進勇猛折伏其意作是念言我今
當作一切世間歸依之處我當救護苦惱世
間當爲世間說於生老病死盡處爾時菩薩
舉目唯觀前一犁軛默然諦視徐徐動步齊
整容儀徧王舍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從王

舍城庠序而出漸漸至彼般荼婆山其山麓
下有一泉池坐彼水邊正念安置隨得麤細
如法噉之食訖歛衣洗於手足即便進上般
荼頂頭上已向於山南觀看求覓林樹妙好
枝條翳鬱扶踈饒諸鳥獸飛走遊戲華果泉
流擇好樹間安施草鋪向於東面端身正心
結累跏趺儼然而坐猶如師子入孔穴中不
畏不驚著袈裟服其光顯赫巍巍堂堂熾盛
照耀如日初出而有偈說
彼山翳鬱饒樹林 鳥獸相娛受諸樂

身披袈裟人月者 光明熾盛如日初

爾時菩薩坐彼樹下如是思惟我此處學更無有人無富伽羅無衆生無壽者無命者無禪兜無摩菟閣無摩那婆無養育者此之五陰一切皆空無命無識一切諸法唯有假名名衆生耳

爾時頻頭娑羅王所使二臣隨逐菩薩恒不捨離其一臣去菩薩不遠於前而坐一臣速還摩伽陀國頻頭王邊到已長跪而白王言大王當知彼出家人從王舍城乞飯食訖到

般荼山乃至端身南面而坐如前所說大王今者若欲觀者宜須疾往爾時頻頭娑羅王聞其使人如是語已即便裝束賢善好車坐於其上嚴駕而徃向般荼婆時頻頭王既至彼山遙見菩薩可喜端正心甚愛樂乃至猶如夜空衆星如暗山頭大猛火聚如大雲裏出閃電光摩伽陀王見於菩薩在彼樹下亦復如是見已生大希有之心歡喜徧體身毛皆豎下乘徒步詣菩薩邊到已問訊白菩薩言少病少惱四大安乎而有偈說

王見菩薩如帝釋 身光明耀心喜歡

問訊起居四大和 少病少惱身無患

爾時菩薩以微妙口和軟語言如梵天音辯
才字句不染不著告摩伽王頻頭娑羅慰勞
問訊作如是言善治大王大吉大祥從何遠
來可坐憩息營求何事而詣此乎爾時頻頭
娑羅王聞於菩薩如是語已進菩薩前在一
石上安隱而坐王欲度量菩薩意故白菩薩
言仁者今若不辭疲勞我欲諮問心內所疑
唯願仁者爲我決斷即便問言仁者何也爲

天爲龍爲梵爲釋爲人爲神爾時菩薩以無
憍慢貪欲恚心除斷一切煩惱諸刺不諂曲
語報摩伽陀頻頭王言大王當知我非天也
非龍非梵我是於人大王我以求寂靜故所
以出家時摩伽王頻頭娑羅白菩薩言仁者
比丘我今見仁甚大歡喜是故我今欲有發
問我爲愛敬於仁者故欲說一言唯願聽受
所以者何仁今壯少正在盛年端正無雙身
體微妙堪當嬉戲遊縱之時今者何爲發如
是意行作沙門狀離王宮空山獨坐又仁者

身如是相貌止可合塗赤梅檀香不應著此
袈裟之服仁之二手乃可指劃治化世間百
味盈前隨時飲噉豈可執器從他乞行而說
偈言

仁身合塗赤檀末 不應服此弊袈裟

手指正可撝世間 豈宜從他乞食活

時頻頭王說是語已白菩薩言仁今若為愛
敬父故不取王位捨出家者我今請仁在我
境界受於五欲種種所須當隨仁意須財與
財及諸姝女若佐助我我當與仁分國半治

可居我境受我王位我承事仁不令乏少何
以故仁者沙門身體柔軟不應住於空閑蘭
若若坐草鋪在於地上損仁者身恐畏成病
但經少時仁父衰敗還可自受本國王位是
故仁者今若愛念我憐愍我者受我王位住
我境中如其仁者稱大種姓嫌我境狹土地
穢雜我及群臣諸百官等更別為仁開拓他
國使令寬廣與仁共治又我願得仁者貴族
共作因緣親厚眷屬願不生疑謂為非實而
說偈言

仁者若稱大種姓 嫌我境狹不肯停
我共諸臣及百官 當更吞併令寬廣
時摩伽王說是語已更復重白於菩薩言我
於仁邊有愛敬心重尊之心仁者今既乞食
治身但當努力發寬廣意受法受財受五欲
樂所以者何受此三種在於宮中觀諸姝女
歡娛受樂亦能令人得現世報未來亦然若
人不受此三種法但捨一事彼人現世或復
未來終不能得具足果報設其受之必有缺
減是故仁者若弘廣心所以應須具足受此

三種之樂受三樂故用年少時端正果報受
法受財及受諸欲世間丈夫受欲之時生子
繼立此是大財是故仁者勿令空過又復仁
者如是臂膊堪牽弓弩莫令徒捐如斯一世
又復徃昔頂生之王以勇健故王四天下及
切利官如是仁者堪當此事所以者何我今
亦為憐愍一切諸衆生故如是勸請我亦不
為自王位故勸請仁者我今見仁身體端正
悲酸流淚情懷不忍為是倍更生希有心所
以慙慙如是苦請仁今盛年且行世欲待後

衰老可行法時乃可捨家又復仁者先祖以
來自種姓內到年老時乃依國法以王化事
付其太子或復大臣方始捨位出家入山又
復仁者往昔諸仙作如是說凡年少時先行
欲事中年求財以自養活至老耄時乃可棄
捐修學於法如是乃能建立一切又人年少
不行諸欲不求覓財此是身怨亦名爲賊毀
敗諸根難得攝受又復仁者假使年少欲求
法時但爲諸根牽著五欲至於老時內心思
惟斷絕衆事能攝諸根心生慙愧意得寂靜

又復仁者世間少年正放逸時不見遠道多
有過失至中年時血氣漸弱放逸已過譬如
人行度於曠野止而歎息言我已越此之處
所是故仁今正年少時正放逸時隨意多少
願且受欲又復仁者年少之時諸根難迴仁
者若欲行於法事愛樂法者依仁家法祭祀
諸天因祭祀故亦得生天在於家內莊嚴自
身金銀諸寶校飾兩臂衆寶放光猶如明燈
又復仁者往昔諸王頭戴寶冠嚴飾身體常
在家內祭祀諸天行於法行立無遮會或有

入山行大仙行而求解脫仁者今既學於彼等順時而行其摩伽王如是種種譬喻語言方便欲將勸請菩薩爾時菩薩聞摩伽王如此語已不怖不驚不怪不異猶如山王身心不動寂然安住守攝諸根不生餘意三業清淨報彼王言而有偈說

摩伽陀王諫菩薩 猶諸朋友利相教

菩薩清淨三業行 如華不著水報彼

摩伽大王吐辭不善此說猶如無智人語不稱天下王法之言王若於我有真正心此語

實誠非深利益亦非愍我於我甚損世有惡人無有慈心猶如富貴怯弱之人若欲利益於世間者應當教示如彼往昔相承來事是名朋友是名增長凡人若見至於厄難不相捨離三業等同是名知識我意如是富貴之時誰不能作朋友若三知識若人得財十依法處分不令散失是名知識是人久後能用財寶教授之時彼不取語或以先業自失於財後不生悔王若與我為知識意愛敬我者顯示是事我或歎王或不歎王爾時菩薩作是語已

更復爲王說如是言大王當知我今求道正
爲怖畏生老病死以是義故欲求解脫故受
此形親族眷屬實可愛戀可敬難捨流淚滿
面啼泣懊惱或爲我故捨於命者我已棄背
來至此處然其世間五欲之事貪惜染著多
因不善又復大王我今實不畏彼毒蛇亦復
不畏天雷霹靂亦復不畏於猛火炎被大風
吹燒野澤者但畏五欲境界所逼何以故大
王當知諸欲無常猶如劫賊盜諸功德虛空
無真猶如幻化現於世間觀看謂實體是誑

惑世人不知強以心著况復正行其五欲者
爾時菩薩即說偈言

五欲無常害功德 六塵空幻損衆生
世間果報本誑人 智者誰能暫停住
愚癡天上不滿意 况復人間得稱心
欲穢染著不覺知 猶如猛火然乾草
往昔頂生聖王主 降伏四域飛金輪
復得帝釋半座居 忽起貪心便墮落
假令盡王此大地 心猶更欲攝他方
世人嗜欲不知厭 如巨海納諸流水

爾時菩薩說此語已復更告言大王當知往
昔有一轉輪聖王其王名曰那睺沙王統四
天下及忉利天化總天人猶不知足以是義
故還墮世間又復伊羅轉輪聖王亦復如是
王四天下及忉利天不知足故而取命終又
復婆梨阿脩羅王既得王位因共帝釋鬪戰
不如遂被侵奪帝釋得已又復傳為彼那睺
沙轉輪王奪那睺沙王既獲得已還復更被
天帝釋奪如是天人境界翻覆並皆無常誰
功德勝至於彼邊若有智人能作如是思惟

觀察無常境界變易須臾云何可信唯有山
林居住諸仙食諸藥草根果華葉身著樹皮
或復衣諸死獸毛革形體尪羸唯皮骨在欲
得度脫出離世間一切諸苦希求解脫涅槃
無為若縱五欲之所纏逼墜墮還來有智之
人誰樂貪此若著五欲如自求怨爾時菩薩
更說偈言

居住山谷諸仙輩 食果飲水衣樹皮
雖復螺髻身體羸 規求解脫離欲故
彼等不能自制伏 猶被五欲之所牽

如是無常諸欲怨 有智之人不應著

爾時菩薩說是語已復更告言大王當知欲界之內欲取味故而作和合得彼已後而不知足若無智者現受諸欲不知足故受大苦惱復於來世更受其殃是故智人不取欲想

若三

十三

是以智者見有人行黑業法者受於大苦欲自安隱莫作莫樂一切諸欲應須捨離若有集會即知別離縱欲恣情則心放逸放逸若增便造不善不善成就即墮泥犁過去世時作大苦行現得諸欲得諸欲後勤劬保持不

能守護還當失落又復大王如是諸欲若有智者作是思惟世間人天猶如假借既非常物何故心貪此之天人一切果報如草上露如毒蛇頭如彼空林死屍骸骨又如婦女初胎肉團如夢如幻猶如火聚如是種種多諸愚殃恒為一切苦惱逼迫智人應不愛樂著心又復大王如諸論說乃往昔時寐梯羅城於彼城內有一瞽王其王名曰提頭賴吒王雖無目多育諸子滿一百人並有才智王弟別復有子五人伯叔弟兄足一百五其父各

歿爭作國王以欲報緣相殺害盡又復大王
如檀荼迦空曠野澤被火燒時其頸誰那殺
諸雜類又復如彼須彌山下有阿脩羅然其
兄弟各為貪故愛一王女二人相爭而自鬪
戰傷害俱死又如世間屠膾之所豎立諸大
懸於雜類諸畜生形而行宰戮諸欲如是智
者云何而心貪樂便說偈言
往昔脩羅兩兄弟 為一王女自相殘
骨肉憐愛染著憎 智人觀知不貪欲
菩薩又言大王當知或復有人為五欲故或

欲生天或生人間既得生已著五欲故投身
透水或復赴火如是無常誑惑境界為五欲
故自求怨離何意戀樂又說偈言

癡人愛欲故貧窮 繫縛傷殺受者苦
意望此欲成眾事 不覺力盡後世殃

菩薩復言摩伽陀王我知五欲如是種種多
諸過患王今不可以是五欲而勸於我我今
欲行無畏道路王若是我真好善友應當數
數勸諫於我作如是言仁之所發弘誓大願
願早成就速離煩惱何以故我既不被他人

越逐而入山林亦復不爲怨敵所驅亦非他
奪王位而走又亦不求往昔古仙而欲還退
是故我今不取王語又復大王若有人執瞋
毒蛇頭既放捨已復還欲捉可有得不如猛
火炬以燒手放放已更捉如是如是我已捨
彼五欲出家今復還取亦復如是又復大王
譬如明眼有目之人豈可羨於盲瞎人不譬
如解脫無事之人豈可羨於牢獄繫縛有事
人不譬如饒財巨富之人豈可羨於貧窮飢
凍乞索人不譬如明了智慧之人豈可羨於

狂顛人不然其彼等猶有可羨我今已離如
是五欲無一可貪又復大王如王前言住我
境界受我五欲隨意娛樂我與多財并及姪
女大王當知我今不取世間五欲如上所說
一切諸事又復大王我在本宮多饒五欲已
能棄捨六萬姪女出家入山大王當知諸欲
如是有於無量無邊患害牽人直向大地獄
中餘報復來畜生餓鬼現身又離一切善根
不爲聖人之所讚羨又復大王世間諸欲猶
如浮雲無有暫住如猛風起須臾不傳如山

水流奔濤迅急又復大王若人愚癡耽滌五
欲不知本際沉淪生死被煩惱縛不能得解
如遠行人困苦疲極乃飲鹹水更增其渴如
是如是受五欲人不知其患亦復如是又復
大王我今要說若當有人得天五欲及以人
間上妙五欲清淨具足是等諸欲一人得已
不知厭足更復增長諸處尋求又復大王如
王前言共我治化摩伽陀國我當減半分治
天下或復說言受我王位我悉捨與我亦承
事或復與兵開拓境土使令清淨寬廣莊嚴

又復大王我今已捨彼四天下一切豐足無
所乏少舊有七寶棄捨出家我今豈更爲此
一國細小王位而貪羨乎又復大王譬如大
海娑伽龍王果報既得大海水停以爲官殿
寬博具足七寶莊嚴豈可復貪牛跡水耶大
王當知如是如是我今既已發勇猛心捨四
天下七寶宮觀滌衣剃髮出家入山今若還
貪世間王位亦復如是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三

音釋

瞬舒開切目 縵芳官切 肘陟却切 臍丑凶切
 萎於為切 估估果切 販方顯切 謙於甸切
 昏呼昆切 犁犁犂切 華華切 鬱紅切
 鬱於物切 菟如侯切 劃胡麥切 搗許為切
 拓他各切 膊補各切 弩如古切 健渠建切
 怯怯乞切 業切 懦也 霹霹普切 霹霹切
 雷雷急切 嗜嗜利切 脛脛烏切 力力切 趨趨切
 也也 瞽睽而無目也 膾古外切 戮殺也 趨切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

君四

隋天竺三歲法師闍那崛多譯

勸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三

爾時菩薩又告王言如王前說仁者比丘身體柔軟莫住蘭若空閑林中眠卧坐止草鋪之上大王當知我在自宮以妙種種諸寶為牀偃亞而坐既厭離已棄捨出家所以者何大王須識此身危脆敗壞無常非牢固形是破散法隨有地處捨之而行猶如泥團一種無異又復大王若有智人既擲死屍可還捨

不若欲更收終無是處又復大王如王前言若於我邊生憐愍者應須隨喜而忽嫌我乞食活命此事不然大王當知慈愛我者莫作是心何以故我今欲過生老病死苦患之海行行入道是故作此比丘之形為求寂滅安樂處故要須受此毀好服形又未來世欲除一切諸過患故大王當知若復有人於現在世受彼五欲功德果報染著於愛彼等諸人事須憐愍若當有人於現世中不得寂定安樂之心其未來生決受諸苦彼等眾生心須

憐愍又復大王我今驚畏煩惱之苦故捨出家欲求寂定涅槃真實假使我得帝釋天宮意亦不樂況復人間麤弊果報而說偈言

我被煩惱箭所射 欲求寂滅膏藥塗

設使得天帝釋宮 意猶不貪況王位

菩薩復言大王當知如王前言凡天下人在於世間一切須取三時利者如我意觀此則非是真利益言所以者何求財得多會必有盡求欲轉欲無厭足時若言求法此是真利利有深淺要必須求求之則有功能五種而

說偈言

若無生老病死患 此是真實大丈夫

求財嗜欲悉世情 我捨二求唯取法

菩薩復言大王當知如王前言但且治民取

於王位乃至未老正少年時且可受彼五欲

法者此亦不然何以故若少年時是常住者

一切衆生應無有老在在處處應不為彼死

命之鬼念念所牽以諸衆生壽命無定是故

智人若求寂定解脫法者不可得取世間王

位五欲之樂是故一切若在少年若在中年

或復老年但須速求應所辦者早令得辦欲
求解脫或求於禪莫使淹遲宜速疾作又復
大王如王前言須依家法作於祭祀及行布
施隨意規求彼未來世諸果報者大王當知
我今不取如是之樂若苦來逼爲切故求而
得樂者此非真樂凡人求於後世果報祭祀
諸天并及火神必須殺害他衆生命此則非
理所以者何若人行慈應不損害他身命根
假使祭祀一切諸天及於火神殺害衆生得
彼常樂定果報者猶尚不可殺害於命而用

祭祀況復一切所得果報皆是無常破壞盡
滅非牢固法又復大王凡人欲行解脫法者
無有別利或無行行或無持戒或無禪定猶
尚不可損害他命而求未來利益果報又諸
凡夫在於世間以殺生故假使得於安樂果
者此亦不善所以者何以無慈故況復未來
望得善報終無是處而說偈言
假使人生在世間 殺害他命以得樂
智者稱說此非善 況復來世求人天
爾時摩伽陀國頻頭娑羅王聞於菩薩如是

語已便生希有奇特之心在菩薩前以慈悲
故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沙門瞿曇大有難行
苦行之德於世間中能捨諸欲仁者比丘從
於何方忽然而來何聚落生是何種姓父母
何處自名字誰作是語已至心諦聽爾時菩
薩正心直視溫和言氣而報王言大王當知
去此北方雪山之下有大聚落名曰釋種彼
有一城名為迦毗羅婆蘇都此言黃頭居處彼城有
一釋種之王號名淨飯是我之父我是其子
母名摩耶此言幻我名悉達此言成利時頻頭王聞

此語已泣涕悲啼經少時頃拭面淚已白菩
薩言希有比丘既生如是大種姓家云何在
此林內獨行諸獸猛惡可畏可怖此林不善
獨自娛樂無有伴侶云何得住坐起自安爾
時菩薩報頻頭言大王當知我今不畏諸惡
禽獸亦復不驚不怖不怯設欲來者亦復不
能動我一毛大王當知我今唯畏生老病死
之所逼切故來在此諸惡獸中驚畏林內獨
一無伴而自娛樂大王當知老最可畏所以
者何老來逼時能奪年少盛壯將去摧折身

形腰脊偃偻不能行步猶如枯樹誰喜樂看
此最可畏又復大王其病來者是名可畏所
以者何平健之時不知不覺一朝痛切宛轉
呻吟華色充鮮忽然悴滅煩寃楚毒眠坐不
安當於是時誰能代者卧在牀枕勢不從心
以是因緣病最可畏又復大王死最可畏所
以者何死來之日滅我壽命忽撮將去雖復
力能統四天下金輪摧伏七寶導前利刃強
兵不能遮制爭奪可得以是義故死最怖人
爾時頻頭娑羅王復更重問於菩薩言大聖

太子仁今求何菩薩報言摩伽大王我今求
者唯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已當轉無
上法輪是故爾耳時頻頭王白菩薩言大聖
太子如我所見仁心勇猛勤劬精進決定得
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無有疑又決能
轉無上法輪善哉太子我今見仁善哉太子
我聞仁名善哉太子仁善出家仁釋種子我
從今日當常承事大聖太子我今請仁恒常
日日來至我宮願數見我仁之所須四種事
者我當供養不令乏少時頻頭王作是語已

菩薩報言大王當知我今不久從此後去更
詣餘方時頻頭王聞是語已合十指掌白菩
薩言大聖太子仁心所求唯願莫有諸障礙
礙所規獲者願早成辦仁釋種子願仁若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我於仁邊恭敬供
養見仁身已即當為仁作於聲聞如法弟子
即便說偈而讚歎言

我頻頭王合掌讚 唯願太子道速成
若所作辦憶今言 為諸衆生賜憐愍
爾時菩薩聞此語已即報王言善哉大王願

如王言所作誓願彼此俱善時頻頭王合十
指掌一心頂禮白菩薩言善哉太子今可為
我受於懺悔我以無智惱亂大聖太子離欲
以為不淨我心染欲以欲為淨唯願恕亮除
我此罪爾時菩薩熙怡微笑報頻頭王作如
是言善哉大王如是如是是我以受王清淨懺
悔願王安樂少病少惱謹慎身心更莫放逸
恒行善法捨離非法若如是者王得安隱多
受吉利是時菩薩慰喻頻頭婆羅王心法義
說故令其歡喜勸請教示顯說宣揚從坐而

起漸行餘處時頻頭王即前頂禮菩薩二足
圍繞三匝立地而住面向菩薩觀矚少時即
從彼處迴還到宮而有偈說

菩薩印可頻頭語 我得成道當度王
思惟大聖行喜歡 不覺從山還本國

精進苦行品第二十九之一

爾時菩薩從般荼婆山林而出安詳徒步向
伽耶城既到彼已登上伽耶尸梨沙山
欲攝身心滅除諸惡上彼山已選平整處在
一樹下鋪草而坐是時菩薩內心思惟三種

譬喻悉是世間希有之事未曾聞說未曾觀
見未曾證知何等為三一者所謂若有沙門
若婆羅門雖復身體不行於欲而其彼等所
有欲中一切心意欲愛欲惱欲熱欲著而滅
不盡未得正定猶有我相自度一身彼等沙
門及婆羅門恒受苦惱意不喜者心不樂處
不能知見又復不得上仁之法亦不能證無
畏之處然其彼等雖無我相不獨度身不受
苦惱雖不受意不喜不樂而猶不能知見證
法及無畏處譬如有人取生濕木并及濕糞

置於水上就中鑽火有人故從彼岸而來就其乞火然如是人從生濕木濕糞水上出力鑽火有能得火與彼人不若能得者終無是處火既不出彼人從求於何而得如是如是若有沙門及婆羅門雖不行欲乃至不能知見證法此即是初第一譬喻世未曾有亦未曾聞爾時菩薩復更第一思惟念言若諸沙門及婆羅門雖禁制身不行於欲彼等所有欲中意貪熱惱及著而滅不盡未得正定猶有我相自度一身徒受苦惱不喜不樂不能

知見證上仁法無畏之處又復彼等雖無我相不獨度身不受苦惱及不受心意不喜樂不能知見證上仁法及無畏處譬如有人取生濕木置於地上欲鑽出火亦復有人來從乞火向其此人從生濕木鑽欲求火能得於火與彼人不若能得者無有是處如是如是是諸沙門婆羅門等雖不行欲乃至不能知見證法此第二喻世未聞有爾時菩薩復更第三思惟念言若諸沙門及婆羅門雖禁制身不行於欲彼等所有欲中意愛惱熱及著

滅盡正定此等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自利及以利他心中喜樂能知能見得上仁法證無畏處譬如有人取乾燥木及以乾糞置於地上欲鑽出火亦復有人還從此岸向其乞火而其是人用少功夫即便得火持與彼人如是如是若有沙門及婆羅門離欲而行彼等設有欲中意愛惱熱皆滅乃至得彼上仁之法證無畏處此是菩薩第三譬喻自意念生悉是世間未曾聞見爾時菩薩從彼伽耶尸梨沙山下來摩伽陀聚落內次第而行借問

人言此處有何功德可行有何非法宜須除斷我今欲求最上寂定最妙音辭如是前行至伽耶南有一聚落其聚落名優婁頻螺及至彼處日以食時菩薩著衣入彼聚落詣一陶家從乞瓦器得已手持歷彼聚落攻第乞食到一村主長者之家然其長者名難提迦此言至彼家已却立一面默然而住其難提迦此言自喜至彼家已却立一面默然而住其難提迦自喜村主有一善女名須闍多此言彼女端正可喜無雙為諸世人之所樂見其善生女遙見菩薩手持瓦器默然立住欲乞求食

善生見已從其二乳自然汁出時善生女問
菩薩言最勝仁者仁是誰子是何種姓名字
云何父母何處今欲何求仁者云何有何神
異令我一見使我兩乳汁自然流爾時菩薩
報言善姊我名悉達此名是我父母所立我
今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已當轉無
上法輪時善生女聞是語已從菩薩手而取
瓦器入自家中滿盛香美甘味飲食并及種
種餅果羹臛溢瓦器中即出胡跪奉授菩薩
口作是言最勝仁者我願恒常供養仁者衣

服飲食卧具湯藥四事所須悉令充足唯願
仁者慈悲納受我觀仁者父母立名復見仁
者精進勇猛至意專心必當成就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決定轉於無上法輪真實不疑
仁者若成菩提道時當來我家受我供養度
脫於我當與仁作聲聞弟子是時菩薩報言
善姊當如所願既受食已即便捨行爾時善
薩從善生女乞得食已於空靜處如法而食
食已經行漸到一處地方平整清淨可喜心
樂欲觀樹林蔭鬱枝條繁茂多饒華果清淨

流渠香美諸水河池泉沼映發交橫種種豐饒無所乏少彼等諸水不淺不深澄清皎潔易渡易取其內無有毒惡諸蟲周而具足妙好禽獸去離聚落不近不遙往來乞求無疲無乏其間道陌土地坦平不下不高易行易涉若當有人欲求無上最勝利益君四易得易成速辦速證兼絕蚊蚋及諸蟲蝎又不喧鬧晝少行人往來擾亂夜斷音響安靜清閑冷暖調和風雨順節堪可修道禪定修心又往昔時有一王仙名曰伽耶此言象在中停止是彼

王仙舊城居處爾時菩薩見此地已如是思惟此中地勢快好方平暫觀即便爲人所樂乃至堪可修道行禪若有丈夫欲求無上最勝之利斷諸惡者此地足堪安止而住我今既欲摧伏諸惡修諸善根宜應停止坐於此處以求菩提必令成就菩薩如是心思惟已即便取草鋪坐此地欲修習禪既坐定已心如是念令諸衆生求解脫者悉行種種衆雜苦行所謂或有諸衆生輩懸住二手以捨世間一切諸事有爲法故彼等如是苦行之人

或乞食時不從缸口內受於食或不從小口鉢內受取於食或不從兩手之間受取於食或有不從人糞穢間受取於食或有不從拄杖人邊受取於食或不從執刀杖人邊受其施食如是碓間及知婦人不淨來時不從受食或見婦人懷妊之時亦復不從其邊受食或知人家有不淨業不從受食或有不從酒醉人邊受取其食或有兩人喫食之時亦復不從其邊受食受食之時有狗來前亦不受食又受食時其上或有蚊蚋等來不淨

穢惡亦不從受或復有人唱响而喚來與汝食亦不從受有人唱云汝住與食亦不從受或人唱言我作食施汝當待取亦不從受有人故爲造作於食亦不從受或復有人祭祀諸天殘餘之食亦不從受食內若有沙糖石蜜亦不從受有酥油等亦不從受食內或有乳酪等物亦不從受食內若有魚雜肉等亦不從受或食內有興渠臭薰諸辛味等亦不從受或復止受一家之食齊一口止或受二家至兩口止乃至或受七家之食還復食於

七口而止或復一日止一時食或復一日兩時而食或一日半始喫於食或經三日乃喫一食或時一日少許而食或時兩日亦少許食乃至七日亦少許食或唯食菜或唯食稗或復唯食樹嫩枝條或唯食酪或復唯食迦尼迦羅樹之枝柯或復有時純食羊糞或復有時純食牛糞或烏麻滓或雜果子或食諸種一切草根或食藕根或食種種草軟枝條或復有唯空飲於水而以活命或有隨宜所得多少即以活命或復有學野獸食草以活

於命或時立地卓然而住或復有坐一定不移或復四支拄著於地以口受食或有唯著純草之衣或有唯著塚間弊衣或復有著種種草衣或復有著綸奢耶衣或以白桃皮作衣者或以龍鬚而作衣者或復有用諸畜生皮而作衣者或復有用故畜生皮而作衣者或有以諸毛毳作衣或有破諸畜生之皮為條作衣或復有以卷典掃作衣或有躡形或卧棘上或卧板上或復有卧摩尼之上或卧椽上或卧塚間或蟻塚內猶如蛇居或露地卧

或復事水或復事火或逐日轉或有舉其兩
 臂而住或有蹲坐或復有用沙土烟塵以塗
 全身正立而住或不梳洗頭首面目髮如螺
 髻拳擧而住或復拔髮或拔髭鬚或復有事
 泉池井河渠源諸神地神樹神林神山神石

神夜叉羅刹羅睺

此言語言

阿脩羅王婆梨

此言鈞

阿脩羅王毗摩質多羅

此言妙

睺婆利等阿脩

羅王或事歲星或有事醫藥王仙人或事婆
 羅墮仙人者或復有事瞿曇仙人或事毗沙
 門天王者或復有事童子之天或自在天或

復喜日或復事月或復有事那羅延天或帝
 釋天或事梵天或事護世四大諸天如是各
 事今歡喜已從乞求願稱願得已各求解脫
 菩薩既觀彼等如是邪求解脫見已發心欲
 行可畏極苦之行而有偈說

菩薩既至尼連河

以清淨心岸邊坐

為諸求道不真故

欲行大苦化彼邪

爾時菩薩如是觀察專正思惟坐訖合口以
 齒相拄舌築上齧一念攝心如是繫念調伏
 身意以齒舌齧攝心繫念修習之時腋下汗

流菩薩既見汗如是流更復重發勇猛精進
心無所著不錯不亂住寂靜心一定不動如
是最上若身意口悉皆不動是時復作如是
念言我今可入不動三昧爾時菩薩從口喘
息及以鼻氣悉皆除滅若四口鼻滅已即時便從
兩耳孔中出大風聲其風聲氣猶如鑽酥在
大甕裏搖攪於酪出大音聲如是如是菩薩
閉其口鼻之氣不使出時於兩耳孔出風氣
聲亦復如是菩薩復念我今已發精進之心
無處染著捨於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

勝難行重復思惟我可更入不動三昧爾時
菩薩既寂定身及口意已還止口鼻及耳喘
息一切皆杜既口鼻耳悉寂定已內風壯大
不得出故氣衝於頂譬如勇健最大力人取
好利斧打棒他腦如是如是菩薩從其口鼻
及耳閉氣不出內風壯故打腦之聲亦復如
是菩薩復念我今已發精進之心無處染著
捨於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勝苦行思
惟是已即便更入不動三昧爾時菩薩從口
鼻耳及頂喘息一切皆停不令其出乃至遮

止不得出故內風強盛在兩肋間迴轉鼓動譬如屠兒或屠兒子善解殺牛而彼屠等或執利劔或捉利刀而破牛肚或復破脇如是如是菩薩乃至內風強故兩肋間轉穿破之聲亦復如是思惟是已乃至更發精進之心最勝苦行我今還入不動三昧爾時菩薩從若四口鼻耳閉氣不出內風強故令身熱惱譬如最大二壯力士取一弱人各執一臂將其向彼大火聚上或燔或多如是如是菩薩以內氣不出故身受熱惱亦復如是思惟是已乃

至更發精進之心一切無著已捨懈怠得於正念心不散亂一切寂靜身口及意並得正受如是勝妙最上苦行爾時上界有諸天來見於菩薩如是苦行各相謂言今此悉達大智太子已取命終而彼眾中復更別有其餘天子共相謂言此之悉達太子現今其命未終始欲取盡或復更有諸天子言此之悉達大聖太子現亦不死後亦不終何以故此之太子是阿羅漢凡羅漢者有如是行不須怪之爾時菩薩在彼蘭若所用心處作苦行時

即得成於最大苦行是時菩薩坐處四面周
帀所有隣比聚落諸人皆來見於菩薩如是
苦行作如是言此沙門既行大苦行是故立
名言大沙門大沙門名起於彼唱以是義故
有此名稱爾時菩薩復更如是思惟世間或
有沙門或婆羅門制限食故而建立行各守
清淨彼等或復唯食於麥或食煮麥或食麥
屑或以麥作種種諸食而以活命如是更復
或食烏麻或食粳米或食小豆或食大豆乃
至或食純大豆飯或大豆汁或大豆屑或以

大豆作種種食持用活命或有沙門及婆羅
門斷一切食建立淨行我今亦可斷一切食
而行苦行菩薩如是心思惟已爾時彼處忽
有諸天隱身不現來菩薩所白菩薩言大聖
仁者願莫如是思惟此念欲得令斷一切不
食所以者何仁今若欲斷一切食而行行者
我等諸天各將一切天味下來入於仁者毛
孔之中而令仁者得存活命又復仁者不損
害身爾時菩薩聞此語已如是思惟我今既
語一切人言我全不啖一切諸食而今諸天

自隱其身將天味來入我毛孔令我活命此
 則是我最大妄語誑惑一切如是念已告彼
 天言汝等諸天雖有此心是事不然爾時菩
 薩斷彼諸天如是意已日別止食一粒烏麻
 或一粳米小豆大豆綠豆赤豆大麥小麥如
 是日日各別一粒是時菩薩復更思惟我今
 可以手掌盛取少少汁飲而活於命或小豆
 臙赤豆豌豆綠豆臙等爾時去彼聚落不遠
 其中有一最大種姓婆羅門名斯那耶那_{此言}
 將_{將兵}彼婆羅門從摩伽國頻頭王邊得一聚

落以為封邑其邑即與優婁頻螺聚落相近
 彼婆羅門得封邑已還立字名斯那耶那復
 更別有一婆羅門名曰提婆_{此言}彼婆羅門
 生地在他迦毗羅城經營一事漸漸行至斯
 那耶那村邑而住少日為客是時提婆_{十五}婆羅
 門更經營別事因行漸至菩薩住林時其提
 婆婆羅門見菩薩在林行大苦行見已即識
 作如是言此是我國悉達太子乃能如是行
 大苦行彼見菩薩如是苦行心大歡喜爾時
 菩薩見彼提婆婆羅門心向於菩薩生歡喜

已即告提婆婆羅門言大婆羅門汝能爲我辦少許食活我以不若小豆臙大豆綠豆赤豆等羹而我食之持用活命彼婆羅門心狹劣故少見少知無廣大意欲行布施述可此語報菩薩言大聖太子如是之食我能辦之彼婆羅門於六年中日別如上所須之食以供菩薩菩薩日日受取此食依法而食以活身命爾時菩薩恒以手掌日別從受隨得少許而食活命或小豆臙及赤豆等是時菩薩受食既少隨掌所容如上所說諸豆汁食善

薩如是食彼食已身體羸瘦喘息甚弱如八九十衰朽老公全無氣力手脚不隨如是如是菩薩支節連骸亦然菩薩如斯減少食飲精勤苦行身體皮膚皆悉皴皴譬如苦瓠未好成熟割斷其蒂置於日中被炙萎黃其色以熟肌枯皮皴片片自離如枯頭骨如是如是菩薩觸骸猶是無異菩薩既以少進食故其兩眼睛深遠陷入猶井底水望見星宿如是如是菩薩兩眼觀之纔現亦復如是又復菩薩以少食故其兩脅肋離離相遠准有皮

裏譬如牛舍或復羊舍上著椽木時彼聚落
所有羊子牛子馬子行於彼林見於菩薩如
是苦行見已各各生大歡喜發希有心恒常
承事供養菩薩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四

君四

十六

音釋

脆此芮切物 撮此芮切物 偃偃主切 僂僂主切 悴悴主切
也易斷也 撮撮取也 屬屬視也 鑽鑽穿也 臛臛切
也莫分切 蚊蚊無切 蝎蝎許切 缸缸胡切 臛臛切
也春都切 妊妊汝切 响响許切 同同切 稗稗蒲切
也春都切 妊妊汝切 响响許切 同同切 稗稗蒲切

髡髡之切 蟻蟻之切 裸裸赤切 椽椽直切 塚塚知切 坐坐蒲切
也左切 髡髡上切 須須也 睽睽切 衝衝切 躡躡切 坐坐蒲切
也骨切 脇脇切 燔燔切 灸灸切 衝衝切 躡躡切 坐坐蒲切
也骨切 脇脇切 燔燔切 灸灸切 衝衝切 躡躡切 坐坐蒲切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五

君五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精進苦行品第二十九之二

爾時淨飯大王盛春時至遊戲觀看見諸園
 林新出枝葉種種雜卉衆華開敷清淨莊嚴
 徧滿其內水中鵝鴈鴻鵠鴛鴦充溢諸池樹
 上復有鸚鵡鸚鵡及拘翅羅或諸孔雀迦羅
 頻伽命命鳥等自相娛樂或復命喚作微妙
 聲時淨飯王聞是聲已長歔歎息捫淚而言
 嗚呼我兒悉達太子忽然捨我奄經六年既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其出家今我不見咄哉我今獨用此活知復
 何為我今不見子悉達故在於此處諸姝女
 中左右圍繞雖復晝夜作諸音聲箜篌琵琶
 琴瑟鼓吹種種音樂我今受此上妙五欲我
 子云何獨自在彼山林曠野無人衆內為於
 種種野獸圍繞虎狼師子及白象等一切諸
 獸或復諸獸各以爪牙自相殘害齧噉而食
 汝在彼處誰復得知或死或生寂無消息其
 淨飯王心地如是憶念愁憂苦惱不樂爾時
 菩薩在彼優婁頻螺聚落行苦行時羸瘦困

第六五册

弊欲起行動力不勝身立便倒地爾時彼處地居諸天見此事已謂言菩薩身命將終心內憂愁傳相告語悉達太子今忽命終時彼地居諸天衆中有一天子速疾往詣淨飯王所既到彼已白淨飯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大王太子悉達仁者捨四天下并及七寶出家入山苦行之時今以命終其天衆中復更別有一地居天速往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王子悉達雖未命終但其餘命不過七日爾時淨飯大王既聞諸天如此語已爲念子

故憂愁苦惱逼切於心而大唱言嗚呼我子何故獨於空林而死雖得人身不受五欲復不證於無上法味作是語已身心迷亂悶絕躡地時淨飯王諸釋種族悉聞此聲聞已悉各奔集往詣淨飯王宮到已安慰淨飯王心作如是言大王莫作如是苦惱又復大王五現今身體極甚羸瘦莫因此事而取命終淨飯王言今日此處迦毗羅城是我親族眷屬品類凡有幾數居住此城爾時彼等一切釋種即白王言大王當知今釋總數一切凡有九

萬九千時淨飯王復作是言汝等眷屬若欲
今我命全活者速疾示我悉達太子所居停
處是時一切諸釋種等咸共報言大王當知
大王乃可捉此大地及諸山林鐵圍山等大
海須彌以一手擎擲於他方斯有是理欲令
悉達煩惱未盡若當一切天上世間人物聚
集欲將太子來向家者終無是處爾時釋氏
國師之子名優陀夷白淨飯王作如是言大
王當知我今能往悉達太子出家之處憇喻
其意將迴向宮其淨飯王聞是語已即便報

彼國師子言善優陀夷汝能詣向太子邊者
或復太子取於汝語歸來向家汝共一處速
疾還來若其太子不肯來時汝永一形莫見
我面所以者何汝發此言雖解我意若子不
來我見汝面以承望故更倍增長我之憂愁
爾時國師子優陀夷四五嚴駕即從迦毗羅出徑
往向彼優婁頻螺聚落之所尼連河邊既到
彼已其優陀夷初先遙見憇陳如等五人在
彼見已即問憇陳如言仁憇陳如悉達太子
今在何處時憇陳如即便報彼優陀夷言悉

達太子今已入林修行苦行時優陀夷復重
問言其親侍者名字是誰時憍陳如即報之
言汝優陀夷若欲知者其人名為阿奢踰時
此言調馬時優陀夷即便進語阿奢踰時作如是
言阿奢踰時汝今往詣於太子所如我所語
為我通道仁父有使來到於此欲得相見時
調馬報優陀夷言我實不敢向太子邊通達
此語所以者何太子苦行已過六年自出家
來不曾將面向於生地對迦毗羅城邑而坐
何以故狀生患故汝優陀夷自可入林面見

太子對論父王所使言語時優陀夷自入林
中見於菩薩卧於地上從頭至足皆被塵土
無有威光與地同色身體瘦削無復肌膚唯
有骨皮裹身而已眼深却陷如井底星徧體
屈折節節離解其優陀夷見於菩薩如是身
形即舉兩手而大唱叫稱喚號哭嗚呼嗚呼
我釋種子今日忽至如是厄難本時如是端
正可喜如是妙色今成此身與土無異既復
不得解脫安樂徒勞損害如是妙身爾時菩
薩聞優陀夷號叫聲已即便問言此為是誰

內心乃爾憂愁懊惱如火所燒啼哭而語時
優陀夷報菩薩言大聖太子我是太子本國
國師之子名為優陀夷者即我身是太子之
父淨飯大王使我來此叅迎太子菩薩報言
汝優陀夷我今不用此煩惱使我唯欲得涅
槃之使不欲父王君五此生死使時優陀夷復更
諮請於菩薩言大聖太子仁今建立何等誓
願乃爾牢固菩薩即報優陀夷言唯願我身
在於此地破碎猶如烏麻白芥及以微塵若
我不得自利利人其精進心終不捨放而生

懈怠我今身心誓願如是時優陀夷白菩薩
言大聖太子我從太子父王之前受是誓言
令我決定共於太子相隨入城今日太子若
有如是殷重誓願儻或未得自利利人而取
命盡我當云何敢捨太子違本誓願將面空
入迦毗羅城爾時菩薩復更重語優陀夷言
汝優陀夷我今在此苦行之處儻我未得成
就自利於其中道而命終者汝優陀夷取我
屍靈從本出門扶舉將入迦毗羅城汝復為
我語彼一切迦毗羅城內外人民作如是言

此即是彼精進之人無異語者立於誓願正
意正心骸骨之體汝優陀夷更復爲我答我
父王所問訊語汝諮我父作如是言大王當
知王子已發勤精進故今已捨命非因懈怠
如實語者今既捨命非是虛誑汝優陀夷我
今雖然但我在若五此林中夜夢如是無量諸天
隱身來於我邊頂禮我足而白我言悉達太
子汝今應當生大歡喜從今已去至七日內
汝必剋成最大利益汝優陀夷我得此夢終
不空也汝優陀夷今可還家我不用汝與我

作友爾時優陀夷既聞菩薩如是誓已於菩
薩所無復望心即從菩薩坐處林中獨自而
出出已還至迦毗羅城見淨飯王到已即白
淨飯王言大王當知王子悉達平安勇猛存
活不死淨飯王言若我太子安隱不死我更
何愁聞此語已心大歡喜爾時欲界魔王波
旬欲爲菩薩生擾亂故於彼六年苦行之內
恒常密近菩薩左右伺求其便微毫過失而
不能得即說偈言

阿蘭若處既精好 樹木叢林甚可觀

優婁頻螺聚落東 尼連禪河岸隣側
 彼處選擇得地已 誓願牢固結跏趺
 發大精進勇猛心 我今決定得解脫
 魔王波旬來詣彼 詐以美語而自言
 唯願仁者壽命長 命長乃能得行法
 命長方得於自利 自利已後無悔心
 仁今身體甚羸羸 定取命盡當不久
 真實仁今千分死 福德悌或一分存
 但多布施承事天 於諸火神修祭祀
 如此或得大功德 用學神定作何爲

求勝出家道甚難 調伏自心亦不易
 魔王如是向菩薩 種種諸語而稱揚
 菩薩時以微妙言 音聲巧密報於彼
 波旬不善汝放逸 求自利故行世間
 汝之於此福德心 終無微塵等求覓
 若欲求於福德者 若五 豈可發吐如是言 六
 我觀死苦猶若生 實無一念怖於盡
 若諸衆生皆滅沒 我心終不暫時迴
 今架欲海建大橋 精勤勇猛修梵行
 所以風灾起天下 尚能乾竭一切流

况此身内津血間 其汁寧得不枯涸
 脂髓潤澤於先竭 然後皮肉方乃乾
 肉消皮立氣力微 心意乃可得寂定
 增長一切精進者 唯有入於三昧門
 我今欲行是行時 望得至彼勝覺處
 所以不惜此身命 汝須知我内淨心
 我心今有此至誠 智慧莊嚴甚牢固
 世間未見有人輩 堪能斷我此精勤
 我寧為死奪命休 不用長年在家活
 丈夫寧當鬪戰死 終不命在為他降

健兒既能降伏他 降已更復何所畏
 唯健能破諸怨敵 我當不久降汝魔
 汝軍第一是欲貪 第二名為不歡喜
 第三飢渴寒熱等 愛著是名第四軍
 第五即彼睡及眠 驚怖恐畏是第六
 第七是於狐疑惑君五 瞋恚忿怒第八軍
 競利及爭名第九 愚癡無知是第十
 自譽矜高第十一 十二恒常毀他人
 波旬汝等眷屬然 軍馬悉皆行黑暗
 其有嗜此惡行者 是彼沙門婆羅門

汝軍恒常行世間 迷惑一切天人類
我今見汝彼軍馬 以妙智慧嚴勝兵
悉能降伏使無餘 盡破於汝大軍衆
猶如水破坏瓶器 消散汝軍亦復然
我心正念安如山 智慧方便皆成就
無放逸心而行行 汝何能得我瑕疵
爾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念言若有沙門及
婆羅門過去世時求自利故受於大苦或心
不喜或復身心悉皆不喜如是所受彼諸沙
門及婆羅門不過此苦如我今求自利益故

今受於此身意及心不喜等苦若復來世有
諸沙門及婆羅門爲自利故所受身心一切
苦時不過於此如我今求自利益故身心受
苦唯未證得上人之法未得智見未證增益
更復何道而取菩提菩薩更復如是思惟我
念昔在父王宮內觀作田時值一涼冷閻浮
樹陰我見彼已坐彼陰下捨離一切諸欲滌
心厭薄一切不善之法起分別心樂於寂定
而生喜樂證得初禪我今可還念彼禪定此
路應向善提之道菩薩如是思惟念已如法

正觀一心而入彼之寂定望因此道至於菩提即說偈言

此法既非是離欲 亦復非正趣菩提
又非解脫之勝因 但是身心之苦本

若我於今欲修學 應當如昔觀作田

坐彼閻浮樹下陰 離染獲證四禪定

爾時菩薩復作如是思惟念言彼之樂者唯
遠諸欲及不善法我今豈可不知彼樂我今
乃可證彼樂故為欲成就一切智見菩薩更
復如是思惟我欲成就智見樂者應得生樂

但我羸瘦無有氣力豈可以身瘦無力故能
得彼樂我今可為身求力故而食麤食或復
煮豆或麩或麩或油或酥而塗此身然後求
於暖水澡浴爾時菩薩語彼侍者婆羅門言
提婆仁者我從今更不用如前飲食活命我
意欲求勝於此食食以活命或飯食麩麩煮
豆等或酥油脂欲塗此身及暖水浴汝能為
我辦此事不是時提婆白菩薩言我今無有
如是諸事又我家貧不能堪辦此等諸物兼
復我今若即與仁亦未卒得仁但立誓我當

爲仁方便求覓菩薩問言汝今令我作於何
誓是時提婆白菩薩言若仁苦行訖了之時
得心願滿仁於彼時仁分法分復至我家當
受我食菩薩報言如汝所願爾時提婆婆羅
門聞菩薩如是印可其已即便奉辭菩薩而
去還詣向彼斯那耶那婆羅門家到已語彼
婆羅門言仁者庶幾復樂法行今此聚落相
去不遠有一沙門行大苦行彼不食來年月
淹久今欲求食或飯麩麩酥脂蜜等或復煮
豆及塗身油并須澡浴仁者今可與彼辦之

爾時軍將斯那耶那婆羅門家有於二女一
名難陀此言喜二名婆羅此言力然彼二女極大
端正可喜無比世間少雙彼之二女往昔曾
聞去此北方雪山之下有一釋種聚落處所
名曰迦毗羅婆蘇都彼城之內有一釋王名
爲淨飯彼王第一最大夫人名爲摩耶而被
夫人生一太子極甚端正可喜絕殊容貌非
常身黃金色頭頂上圓猶如傘蓋鼻如鸚鵡
臂長至膝一切身體悉皆正等諸根充備猶
如金像具足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身周而

而滿八十種好時彼太子既誕生已將向相
師婆羅門所占看其記云此太子若在家者
必當得作轉輪聖王治四天下作大地主是
時具得七寶正法治化世間若捨出家必成
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名稱遠聞
彼二女聞如此語已早曾誥父作如是言今
者既聞如是釋種其子端正可喜無雙彼大
子可作我夫主爾時軍將斯那耶那從彼提
婆婆羅門邊傳聞菩薩此消息已語二女言
汝姊妹等心願應成所以者何汝等今速往

詣於彼最大沙門苦行之處何以故汝至彼
已請彼沙門布施及食尊重供養奉油并酥
以用塗身然後別供暖水澡浴如是因緣後
應得成汝等心願爾時軍將二女聞父如是
勅已將於家常所有之食及油酥等至於菩
薩苦行之處到已頂禮於菩薩足將所賣食
奉上菩薩作如是言大善尊者願食於我此
所奉食爾時菩薩從彼二女受於食已隨意
而食取酥及油塗摩其身然後暖水以用澡
浴是時菩薩以彼油酥用塗摩身各隨毛孔

悉入其體譬如土聚或復踈沙瀉酥及油悉皆浸入並不復現如是如是菩薩身體所塗酥油皆悉入盡並不復現菩薩是時猶未得復本形身相爾時菩薩飯食已訖告彼二女作如是言汝姊妹等藉此功德欲求何願時彼二女白菩薩言大善尊者我等昔聞有一釋種生一太子可喜端正世所無雙我願彼人作於我夫菩薩報言汝姊妹等我即是彼釋種太子我從今去願不更受五欲之樂我於當來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欲

轉於無上法輪是時彼女姊妹二人聞此語已白菩薩言大聖仁者此事若然仁者必定得成於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已當至我等之家願見我等我等當為尊者作於聲聞弟子菩薩復報彼二女言如是如是如汝姊妹二人所願從此已去彼之二女日別送食以與菩薩并將酥油先以塗摩菩薩之身然後別將暖水洗浴菩薩身體乃至漸漸令菩薩復本身飾相爾時菩薩告彼二女作如是言汝姊妹等從今已去莫作別意將息身

法但送我食何以故我從今後我若當共女人身根兩相觸者無有是處我意不樂我意不然是時有一牧羊之子見於菩薩以苦行故身大瘦損牧羊子見菩薩如是大精勤苦向於菩薩心生歡喜即便長跪白菩薩言大聖尊者我今意欲承事尊者供養尊重未審尊者納受以不菩薩報言若知時者汝欲所作如是早辦時牧羊子即為菩薩塗摩身體將羊乳汁奉上菩薩以用為食又為菩薩折尼拘陀大樹之枝挿於地上作於廕涼時彼

所折尼拘陀枝因以菩薩威神力故即從地生更著枝柯葉華子等皆悉具足時人見之喚彼樹為羊子所種尼拘陀樹爾時菩薩食麤食時彼五仙人共相謂言悉達太子今已失禪復其本性何況不失於持戒也此今成是懈怠之人不得寂定心生憤亂彼等如是平量訖已於菩薩邊生疲倦心誹謗之心捨離菩薩而別他行漸至向於波羅捺國入鹿野園而修禪定而有偈說
彼等苦行五仙人 見於菩薩噉麤食

謂言無有禪定行 放逸自養五大身

向菩提樹品第三十之一

爾時菩薩欲求於彼麤食之時止欲令身少
得氣力當於是時而彼善生村主之女從初
始見菩薩已來起於彼日為菩薩作布施熟
食并及器皿若布施他或復於前未至日中
若見沙門若婆羅門乞食來者所乞熟食并
及食器而悉布施復心口念如是之願藉此
施食所有功德迴施於彼釋種太子所苦行
者願令成就早得諸通願速成就菩提妙果

願令苦行如心所願悉具足滿如是布施行
食并器經過六年爾時菩薩六年既滿至春
二月十六日時內心自作如是思惟我今不
應將如是食食已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我今更從阿誰邊求美好之食誰能與我
如彼美食令我食已即便證取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時菩薩心作於如是思惟之時有
一天子知菩薩心如是思惟速往詣於善生
村主二女之邊至彼處已即告之言汝善生
女汝若知時菩薩今欲求好美食菩薩今須

最上美食食美食已然後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等今可爲彼備辦足十六分妙好乳糜是時善生村主二女聞於彼天如是告已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速疾集聚一千牝牛而擎乳取轉更將飲五百牝牛更別日擎此五百牛轉持乳將飲於二百五十牝牛後日擎此二百五十牝牛之乳還更飲百二十五牛後日擎此一百二十五牝牛乳飲六十牛後日擎此六十牛乳飲三十牛後日擎此三十牛乳飲十五牛後日擎此十

五牛乳著於一分淨好秬米爲於菩薩煮上乳糜其彼二女煮乳糜時現種種相或復出於滿華瓶相或現功德河水淵相或時現於萬字之相或現功德千輻輪相或復現於斛領牛相或現象王龍王之相或現魚相或時復現大丈夫相或復現於帝釋形相或時有現梵王形相或復現出乳糜向上涌沸上至半多羅樹須臾還下或現乳糜向上高至一多羅樹訖已還下或現出高一丈夫狀還入彼器無有一滴離於彼器而落餘處煮乳糜

時別有一善解海筭數占相師來至彼之處
其見乳糜出現如是諸種相貌善占觀已作
如是語希有希有是誰得此乳糜而食彼人
食已不久而證甘露妙藥爾時菩薩至於二
月二十三日於晨朝時齊整著衣欲向優婁
頻螺聚落而行乞食漸漸至於難提迦村至
彼村已在村主家大門之外默然而立欲求
食故是時善生村主之女見於菩薩在其門
邊默然求食見已即便取一金鉢盛貯安置
和蜜乳糜滿其鉢中自手執持向菩薩前到

已即住白菩薩言唯願尊者受我此鉢和蜜
乳糜憐愍我故爾時菩薩見彼乳糜調和於
蜜內心如是思惟念言我今得好封瘡之藥
是故我今應須強發精進之行欲證甘露及
正法故又我久來失此法體及是法行今日
應須生道路故我今發是誓願之相我辦是
意如我今日此所和蜜功德乳糜依時奉持
揣食之食依法食已我應須度死命鬼界伏
彼死命鬼軍之衆度於彼岸菩薩如是思惟
念已受彼乳糜而問善生村主女言善姊仁

者我若食此乳糜訖後將此鉢器付囑與誰
 善生女言付與仁者菩薩復言我如是器無
 有用處善生女言仁者隨意思念所作又我
 從來布施他食恒常備辦并器布施爾時菩
 薩受彼食已從於優婁頻螺聚落正念而出
 安詳漸至尼連河岸到已即便持所得食安
 置一邊清淨之地脫衣入彼河中澡浴除身
 熱氣菩薩澡浴身體之時虛空諸天以天種
 種微妙香末和彼水雨種種雜下雨於水上
 爾時彼處尼連禪河以諸末香種種衆華彌

滿水上合雜而流是時菩薩於彼水中既澡
 浴已取其袈裟於水中濯出袂曬乾著於體
 上欲渡彼水波流湍疾身體羸不能得越
 兼復六年精勤苦行身力劣弱不能得濟彼
 河之岸爾時彼河有一大樹名頰此言今者誰那十五
 彼樹之神名柯俱婆此言小峯住依彼樹時彼樹
 神以諸瓔珞莊嚴之臂引向菩薩是時菩薩
 執樹神手得渡彼河菩薩所浴河內香水一
 切諸天各各分取將還宮殿以此功德吉祥
 水故將灑自宮爾時彼河尼連禪主有一龍

女名尼連茶耶此言不寡從地湧出手執莊嚴天
妙筌提奉獻菩薩菩薩受已即坐其上坐其
上已取彼善生村主之女所獻乳糜如意飽
食悉皆淨盡菩薩既食彼乳糜已緣過去世
行檀福報業力熏故身體相好平復如舊端
正可喜圓滿具足無有缺減爾時菩薩食彼
糜訖以金鉢器棄擲河中時海龍王生大希
有奇特之心復為菩薩難現世故執彼金器
擬欲供養將向自宮是時天主釋提桓因即
化其身作金翅鳥金剛寶喙從海龍邊奪取

金鉢向忉利宮三十三天恒自供養於今彼
處三十三天立節名為供養菩薩金鉢器節
從彼已來至今不斷爾時菩薩食糜已訖從
坐而起安詳漸漸向菩提樹彼之筌提其龍
王女還自收攝將歸自宮為供養故而有偈
說

菩薩如法食乳糜 是彼善生女所獻
食訖歡喜向道樹 決定欲證取菩提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五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六

君六

隋天竺三歲法師闍那崛多譯

向菩提樹品第三十之二

爾時菩薩於河澡浴食乳糜休身體光儀平復如本威力自在安詳面向菩提樹時作是

君六

行步猶如往昔諸菩薩行所謂漸漸調柔行步意喜來者隨施行步安住猶如須彌山王巍巍而行無恐畏行不濁亂行心知足行不急疾行不遲緩行不蹶失行兩足周正不相措行不相逼行不星速行不搖身行安隱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行清淨而行精妙而行無患害行師子王行大龍王行大牛王行如鴈王行如象王行不懼怯行無疑滯行無怪悞行廣寬博行那羅延行不觸地行千輻相輪下地而行以脚足指網縵所羅甲如赤銅色澤而行行步振徧大地而行行步猶如大山谷響出聲而行行步之時有坑坎處皆悉平正自然而行地上所有土沙礫石皆除而行以足網縵放光明觸罪類衆生安住不動善行而行行步清淨生妙蓮華踏彼蓮華臺上而行以往昔行淨

善行故而得此行往昔諸佛坐於師子高座
之上承行而行心意牢固如金剛行閉塞一
切諸趣稠林堂堂而行能爲一切諸趣衆生
生安樂行摧折一切魔幢而行破壞一切魔
力而行殫壓一切魔氣而行打碎一切魔威
而行減削一切魔業而行消散一切魔衆而
行墮落一切魔勢而行捐捨一切魔行而行
殺害一切魔軍而行割斷一切魔網而行伏
諸非法一切邪衆如法攝受外道而行照朗
煩惱翳暗而行散助煩惱朋友而行威力覆

蔽釋天梵天大自在天護世諸天無畏而行
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唯自一人獨尊而行不
從他學而自證道分明而行欲證一切種智
而行正念正意知足正行行行而行欲滅生
老病死而行欲趣向彼常樂我淨微妙最勝
無畏之處欲入涅槃城門而行有如是行善
薩而行面正向彼菩提之樹直視而行爾時
菩薩復作如是思惟念言我今至此菩提道
場欲作何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自
覺知應坐草上是時淨居諸天子等白菩薩

言如是如是大聖仁者所有過去諸佛如來
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皆悉坐於鋪
草之上而取正覺爾時菩薩如是思惟誰能
與我如是之草心思惟已左右前後四顧觀
看是時忉利帝釋天王以天智知菩薩心已
即化其身為刈草人去於菩薩不近不遠右
邊而立刈取於草其草青綠顏色猶如孔雀
王項柔軟滑澤而手觸時猶如微細迦尸迦
衣其狀如是色妙而香右旋宛轉爾時菩薩
見於彼人去已不遠在右邊刈如是等草見

已漸漸至彼人邊到已寬緩問彼人言賢善
仁者汝名字何彼人報言我名吉利菩薩既
聞彼人名已如是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利
亦為他人以求吉利此名吉利在於我前我
今決當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如
是心思惟已更出如是美妙音響語彼人言
其語猶如過去一切諸菩薩等微妙音聲所
謂實語不虛發言用真正言出清亮聲潤澤
之聲妙聲喜聲聞承奉聲聞不違聲聞流靡
聲化聲導聲不寒吃聲不縮呻聲不麤澀聲

不雙破聲軟滑澤聲甜淡美聲分明的的遙
入耳聲聞心口意皆悉喜聲聞已除滅欲癡
瞋恚聞諍忿怒皆悉令得清淨之聲聞如迦
羅頻伽鳥聲命命鳥聲雷隱隱聲如諸音樂
歌讚詠聲深遠高聲無障礙聲非鼻出聲清
淨之聲真正之聲實語之聲如梵天聲如海
波聲如山崩聲震動之聲如諸天王所讚歎
聲諸阿修羅訶詠美聲深難得底斷魔力聲
降伏一切諸外道聲師子之聲駛風之聲象
王之聲如雲磨聲能至十方佛刹土聲告諸

所化衆生之聲不急疾聲不遲緩聲不停住
聲不缺減聲不濁穢聲合一切聲入諸聲聲
解脫之聲無繫縛聲無染著聲合語義聲依
時語聲不過時聲巧能宣說八千萬億法門
之聲無壅塞聲不止息聲能辯一切諸聲之
聲隨心能滿一切願聲能生一切安樂之聲
示現一切解脫之聲流通一切諸道路聲衆
中說時不出衆外令諸大衆歡喜之聲聲出
之時順於一切諸佛法聲菩薩以此如是衆
聲告語於彼刈草之人作如是言仁者汝能

與我草不其化人報言我能與是時帝釋所
化作人即便刈草以奉菩薩其草淨妙菩薩
即取彼草一把手自執持當菩薩取彼草之
時其地即便六種震動是時菩薩將於此草
安詳面向菩提樹下爾時菩薩持草行時中
路忽有五百青雀從十方來右繞菩薩三市
訖已隨菩薩行又復五百拘翅羅鳥四方而
來如前圍繞又復五百孔雀而來乃至略說
五百白鵝五百鴻鶴五百白鷗五百迦羅頻
伽之鳥并其五百命命之鳥五百白象皆悉

六牙五百白馬頭耳烏黑駿尾悉朱長而披
散五百牛王並皆斛領猶如黑雲是時復有
五百童子五百童女各以種種諸妙瓔珞莊
嚴其身五百天子五百天女五百寶瓶以諸
香華滿於其中又盛種種諸妙香水無人執
持自然空行又世間中所有一切吉祥之事
皆從四方雲雨而來各在菩薩右邊圍繞經
三市已隨菩薩行又世間中所有樹木一切
藥草菩薩行時從根悉伏向於菩薩又復四
方微妙涼冷調和之風吹諸翳障皆悉清淨

無雲無霧無烟無塵上虛空中復有無量千萬諸天菩薩當向善提樹時悉隨而行皆各一時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歌唱叫喚或口呼嘯作種種聲弄其天衣及寶瓔珞又復出聲作如是言今此閻浮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復有無量淨居諸天來在菩薩左右第六前後頂禮菩薩如是白言大聖尊者仁昔長夜恒常乞願今日所願以得成就世間所有一切諸天堪為仁作吉祥之事能與仁作吉利之相又復能成仁心願者彼等悉來在菩

薩前菩薩面向善提樹時相隨而進菩薩欲至善提樹下是時其地六種震動又復菩薩行步之時如師子步如龍王步如牛王步白鴈王步如象王步無怖畏行無障礙行無滌著行除滅一切毛不豎行無人降伏往昔善行禪定真正最勝而行最上最妙伏諸怨行斷絕一切不利益行欲取無上法寶故行取無上樂攝受故行欲取最上寂定故行行步之時地上所有一切衆生聞地動聲地居諸天阿脩羅等一切諸龍諸乾闥婆一切諸鳥

四足人等皆悉聞彼震動之聲心生疑怪處
處觀看有何異事有何因緣大地如是湧沒
搖動爾時彼地有一龍王名曰迦茶此言其
黑色其
龍長壽經歷劫數曾見往昔多諸佛來又龍
日月晝夜甚長睡眠未久見大地動復聞震
聲即便驚寤寤已忽起速疾從自宮殿而出
出外觀看四方之時迦茶龍王觀四方已見
自居處相去不遠有一菩薩安詳而行時彼
龍王見此菩薩預先瑞相猶如過去諸大菩
薩發心欲向善提樹下一種無異見是相已

更無疑心決定知此菩薩大士當得證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生大歡喜即便說偈一
心合掌而讚歎言

威德巍巍大仁者 如我曾見過去時
有諸菩薩來此中 仁今亦然無有異

今見仁者到斯處 名六 決定作佛必無疑 六

世尊徒步甚安詳 先舉右脚而行動

觀於諸方心諦視 應當定作佛世尊

仁今從此吉祥邊 乞一把草手持執

正面趣向於道樹 決定今作三佛陀

諸方四面涼冷風 猶如牛王作聲響
 又有諸鳥來翼從 前後左右四面圍
 世間黑闇晝夜昏 無明愚癡人所覆
 仁聖成就丈夫已 必出大光普照明
 又復靈異諸獸來 百千萬衆前後繞
 如彼輪迴右旋轉 仁今決定作世尊
 又復象馬諸畜生 并諸幢鬘等來至
 星速急疾向菩薩 決知當作佛世尊
 又復一切淨居天 持其清淨莊嚴體
 曲躬頂禮於仁者 知仁決作佛世尊

仁今將此有漏心 又為一切煩惱逼
 今得除滅彼結惑 必成無上勝菩提
 仁今具足微妙法 甚深難測不思議
 證已俯仰行步寬 是故我心無疑滯
 仁今種種皆如法 所說最上更無過
 一切天人無等倫 是故我心無疑滯
 爾時黑色龍王將如是偈歎菩薩已心大歡
 喜踊躍無量合十指掌在菩薩前頂禮菩薩
 是時菩薩語龍王言大善龍王如是如是如
 汝所說我今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

說偈言

大善龍王如汝言

此為增益我精進

我今必成無上道

一切世間無等雙

如餘所見相莊嚴

大吉祥瑞為我助

我今於此煩惱海

必渡彼岸無有疑

爾時黑色龍王有一龍妃名曰金光而彼龍妃復與無量諸龍女等左右圍繞其手各執諸妙香華末香塗香雜色衣服寶幢幡蓋種種瓔珞作天音樂其樂音中各作種種歌讚詠聲而歎菩薩隨菩薩行歌音聲中出如是

偈讚菩薩言

世尊身意卓不移

無驚無怖而定住

歡喜踊躍離諸欲

瞋癡悉捨無處貪

尊能為世作醫師

是故我今頭頂禮

世間諸使煩惱厚

無能解脫離彼纏

諸根自伏復伏他

能拔衆生諸毒箭

無歸護處能歸護

世間幽冥作導師

三界燈明仁獨尊

是故我等今頂禮

世尊無人能伏得

以盡貪瞋及無明

離諸煩惱欲染情

是故我今頭頂禮

煩惱刺入衆生意	無有人能拔出之
世尊今作大醫師	能治彼等大苦惱
無依止者作依止	無導師處作導師
黑暗徧於三界中	世尊光明普能照
如我今見諸天衆	持妙香華滿虛空
舞弄瓊珞皆散衣	我見如是預相已
斟量斯事無虛謬	仁今作佛心喜歡
速往菩提德樹邊	降伏彼等四魔衆
擱裂煩惱鞞羅網	疾成無上寂涅槃
猶如往昔諸智人	到於此處取正覺

仁者今已來至此 我知作佛定無疑
 世尊昔在因地時 行行劫數千萬億
 精苦勤劬不暫息 望取正覺證真如
 今時以至願莫停 速詣於道樹下坐
 正心依彼樹王者 決證菩提無有疑

爾時菩薩聞是偈已安詳而行向善提樹於
 其中間心如念此欲界內是彼魔王波旬
 為主自在統領我今應當語彼令知若不告
 彼而取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則
 不成名為大覺所以者何為欲降伏魔波旬

故攝受彼故亦兼攝受降伏一切欲界諸天
彼之魔衆魔宮殿中復有無量無邊諸魔眷
屬諸天已於往昔種諸善根若聞我作師子
吼聲若見我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則
彼悉來向於我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爾時菩薩思惟是已從於眉間白毫相
中放一光明名能降伏散魔軍衆放此光已
應時即至魔之宮殿翳彼一切諸魔舊宮本
業之光又復斯光徬徧三千大千世界作大
光明一切皆滿時菩薩放彼光明中魔王波

旬自然而聞如是偈聲

世間有一大衆生 經歷多劫行行滿
淨飯大王之太子 棄捨王位而出家
彼欲開發甘露門 今來趣向善提樹
汝身若有大氣力 可詣樹下共試看
其今以達彼岸邊 復欲渡他令到彼
菩薩既以自覺了 今復更欲覺於他
又自得彼寂定禪 更欲教人令寂靜
既自行無繫縛路 欲教他趣解脫城
破散三惡悉使空 充溢人天道令滿

示現禪定五通力 安置令知甘露宮
其今不久證大明 必當虛空汝境界
愚癡黑暗瞋恚侶 損汝朋黨悉無餘
既被摧碎走無方 當爾時心作何計
彼若證於甘露法 常樂我淨湛然安
爾時欲界魔王波旬從光明中間是偈已於
睡眠中心忽驚動自然夢見三十二種不吉
祥相何等名為三十二夢所謂夢見其諸天
界自許宮殿悉皆黑暗無有光明見自宮中
有諸沙礫糞穢盈滿見自身體恐怖不樂無

有心情見其自身諸方馳走見其自身頭上
天冠忽然墮落遺失革屣徒跣而行見自咽
喉脣齟乾燥身體寒熱見自園中所有樹木
枝葉華果悉皆乾枯見諸池泉所有諸華皆
悉枯竭見自園中所有諸鳥鸚鵡鵲鴉鴿孔雀
鴛鴦鴻鶴鷓鴣名六及拘翅羅命鳥十等翎羽衣
毛悉皆毳落見其宮內所有音樂器之具
螺鼓琴瑟篳篥篳篥所有一切五種音聲悉
皆破折斷壞故敗狼藉在地見其從來所愛
左右皆悉自然遠離其身憂愁困苦却住一

面獨卧地上見其端正可喜王女赤露拳擗
自舉兩手以拔頭髮卧於地上見諸魔子巧
智辯者悉皆趣向菩提樹下頂禮於彼菩薩
之足見其四箇所愛之女各舉兩手大聲號
哭作如是言嗚呼嗚呼阿爺阿爺見其自身
所著衣裳垢膩不淨見其自身為諸塵土之
所塗穢周徧滿體見其自身忽然瘦瘠無有
精光見自宮殿城壁戶牖樓櫺窻門却敵摧
墮天井皆悉崩頽落壞見其所有諸天兵將
夜叉羅刹或鳩槃荼或復龍王彼等悉皆垂

於兩手或時舉臂拍頭椎胸各各受於極大
苦惱見其所有一切欲界諸天主等四鎮天
王帝釋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皆悉號哭
瀝淚滿面走向菩薩觀菩薩面立菩薩前見
其在於閻場之內刀杖失壞自許左右及眷
屬等悉捨魔王諸方馳走見其從來吉祥之
瓶皆崩破壞見那羅陀天仙口唱不吉祥事
見有一神名為歡喜當門作聲如是唱說稱
不歡喜見虛空中塵霧烟雲悉皆徧滿見守
魔宮功德大神舉聲大哭見其從來自在之

處成不自在見自朋友悉成怨讎見諸魔宮
或成黑暗或復失火悉皆燒盡見其一切諸
魔宮殿震動不安見其所有樹木叢林或被
他所或自倒地見其所有思念判事或作方
計竟日籌量不得一口唯有亂心爾時欲界
魔王波旬見如是等三十二夢不祥相已從
睡而寤徧體戰慄心意不安內懷恐懼普喚
一切魔家眷屬皆令集聚及其宮內左右侍
臣并大兵將當諸城門守護之人向說夜夢
所見之事汝等諸人我昨夜夢見諸變恠如

前所說我見如是不祥夢已甚大恐怖身心
不安以是生疑忽然睡覺我應不久必失此
處恐畏更有或大威德福力之人來生此處
替代於我而說偈言

昨夜光明自然現 光明中說此偈言

釋種太子今出家 三十二相莊嚴體
出家苦行六年滿 今漸來向道樹間
自覺覺他以菩提 汝若有力共彼試
彼種善根千億劫 今得菩提證正真
破汝境界悉當空 汝若不能折伏彼

彼證甘露身常住 欲破汝等此魔宮
是故我告汝諸魔 若有強力早向彼
沙門獨自在樹下 速疾破彼莫令全
汝等若取我愛言 為我辦具四兵衆
世間多有辟支佛 彼今出已令涅槃
望我獨自作法王 不令斷絕如來種
爾時魔王波旬長子名曰商主時彼商主即
便以偈白其父言

父王何故面無色 心戰身體無威光
看此形相似大驚 未審曾見聞何事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唯願向子等實說 如所聞見一一論
時魔波旬還以偈告其子商主作如是言
子汝今當善諦聽 昨夜我夢甚異常
若我衆中具說之 大衆聞皆絕倒地
時魔波旬長子商主復更以偈報其父言
大衆倒地不敢辭 入陣若退是大苦
若夢見有如是相 寧住莫闕被他追
時魔波旬復還以偈告其子言
丈夫發意取闕勝 可以不勝即闕休
彼獨沙門何所能 我到樹下當起走

第六五册

是時商主復更以偈白其父言

有力衆力弱力人 獨一智慧勝他聞

螢火蟲滿三千界 一日出世悉能遮

若人自慢心不思 貢高欺他不廣問

諸智人來相開諫 若不取語此難治

爾時菩薩向善提樹未至彼處其間見一菴

君六

十三

羅之樹謂言此是善提之樹菩薩至彼樹下

欲坐意中以為善提之樹是時彼地以菩薩

身威德力故重不能禁欲陷向下爾時菩薩

如是思惟世有二人行坐之處其地陷没何

等為二一者斷絕諸善根盡二者福德諸善

甚多計我即今應非是斷善根盡人此或應

非善提樹下爾時色界淨居諸天為幪幪真

善提樹故懸妙繒旛置於其上又復彼中所

有諸樹枝幹悉傾向善提樹是時菩薩即知

此是真善提樹便捨於前舊菴羅樹迴步安

詳漸漸而向善提樹邊爾時菩薩當向善提

樹下行時有一夜又名曰香獸守護於彼善

提之樹去樹不遠停止其中見菩薩來便即

急告更一同伴名為赤眼別夜叉言仁者汝

來我今語汝汝須知覺汝速爲我往欲界主
魔王邊諮導如斯語昔拘留孫及拘那含并
迦葉等諸大仙聖於此地中所居之處成大
等覺今復更有精進之人功德圓滿菩提行
備以具足得三十二相優於魔王境界所住
是彼釋種淨飯王子名悉達多已捨苦行得
於正念來至於此最勝地處而欲居停願大
王知時亦眼聞香獸夜又如此語已速往詣
於魔波旬所既到彼已如上所語悉具說之
爾時欲界魔王波旬從彼赤眼夜叉邊聞如

此語已即便召喚他化自在一切諸天化樂
兜率三十三天四天王等并地居天諸龍夜
叉諸乾闥婆及阿脩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鳩
槃荼羅刹毗舍遮等一切大衆而勅之言汝
等悉集聽我處分有一釋迦種姓之子欲取
菩提我等相共五六至於彼處斷其如此勇猛之
心勿令取證爾時魔王長子商主白其父王
魔波旬言父王如是子心不樂何以故而今
父王欲共悉達菩薩大士而作怨讎唯恐後
時父王內心悔無所及作是語已時魔波旬

告子商主作如是言咄汝小兒愚暗淺短未曾知我變化神通未曾親我自任威力爾時商主白其父言父王當知我非父王愚癡之兒亦非不知父王神通威力自在但父王今未知悉達菩薩神通未見悉達菩薩德力其事雖然但願父王至於彼邊應當自見應當自知彼之神通爾時欲界魔王波旬不取其子商主之言聞已忽然裝束四種精銳兵衆悉令聚集帶甲持仗譬如大力最猛健將率領可畏雜種軍衆人觀之時能令毛豎世未

曾見又未曾聞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天神鬼兵所謂一身能見多種百千面孔其一一面能出無量種種蛇身手脚繚戾形容可畏皆執弓箭槊矛鎚棒斧鑿刀劍最勝金剛諸器伏等或復身體頭目手足衆雜異形或復項上大火熾然或於肚邊出極猛火或復語言第六麤惡叫喚或執犁木或持杵等如是諸物眼十五孔可畏或眼睛睜視眈眈高低或口喎斜而復多齒其舌廣大現多種形或舌下垂或舌拳縮猶如礪石或眼放光猶如黑蛇其中毒滿

或有頸項纏繞諸蛇或有手執蟒蛇而食猶
金翅鳥從海取龍而噉食之或復手執人肉
骨血頭目支節而噉食之或手執人五臟腸
肚糞穢而食或有青眼如師子王喧張可畏
或眼凹凸開合放光或復騎於猛火大山乘
空而來或兩肩頭擎於炎火熾然如山或於
地上兩手拔樹合根擔來其中或有耳如羖
羊或如簸箕或如蚌蛤或如象耳或如猪耳
或垂耷耳或復有肚如病人脚脛細弱身
體羸瘦或鼻匾匾或腹如甕足如覆鉢身體

皮乾猶如曝脯其肉枯燥血脉乾竭或復割
截手足而懸或復斫頭而手中執或身出血
更互相飲飲已復吐或吐白沫或飲融銅或
吞鐵丸或刖手足肘膝而行或唯骨身無有
皮肉或作猪形或驢騾形象形馬形駱駝牛
羊羖羝犀兕水牛狐兔犛牛犴獺摩竭鯨鷁
師子虎狼熊羆禽狢獼猴豺豹野干狸狗諸
如是等種種形容作大恐怖作大可畏如是
軍衆悉皆整備儼然承奉待命即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音釋

梨	切	幟	景	切	鶴	裂	捆	塞	勇	寒	折	蹶
子	色	職	齊	鷓	落	良	古	塞	切	吃	食	居
屬	角	吏	瘦	鷓	胡	薛	獲	填	塞	寒	石	月
切	也	也	瘡	水	切	切	切	塞	悉	紀	歷	切
錐	銚	銚	頰	鳥	鷓	破	打	也	則	吃	都	樂
切	直	利	下	也	牆	也	也	切	切	語	乙	都
垂	也	切	墜	之	鞞	鞞	五	駿	祖	難	甲	切
斧	鑿	締	標	毳	郎	同	孟	馬	紅	也	乙	切
鑿	斧	切	繫	毛	丁	切	切	也	切	疾	疾	疾
疾	方	切	消	也	瘦	華	十	寤	五	也	士	切
各	矩	切	其	遠	瘡	疥	疥	寤	故	切	也	切
切	切	鉞	也	郎	計	救	鷓	擗	裂	塞	委	切

小	駱	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者	而	熊	巨	羝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豺	士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羆
切	士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皆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豹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拔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名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為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狽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駝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似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七

君七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向善提樹品第三十之三

爾時魔王即告赤眼夜叉之使作如是言謂
汝赤眼汝今見此軍衆以不有誰輒欲侵我
境界是時赤眼夜叉之使即白其王魔波旬
言大王當知此是釋種淨飯王子名悉達多
從彼善生村主女前猶如牛王作大音聲向
於官利刈草人邊乞得一把有一樹名羖羊
多羅尼拘陀樹漸漸而來復有五百青雀圍

繞以初春月所出可愛一切樹木悉著華果
枝柯自垂無識諸樹猶尚傾頭低而供養震
動大地欲向於彼善提樹下爾時波旬既見
菩薩欲向於彼善提樹下作是思惟願此釋
種向餘樹下鋪草而坐莫向於此善提樹坐
其心如是思惟念已告彼一切夜叉衆言汝
等一切諸夜叉輩宜減少許夜叉之衆速往
詣彼善提樹下伏藏而住慎莫使此釋種之
子趣向於彼善提樹間其夜叉等白魔王言
謹依大王嚴命所勅是時夜叉即便抽減少

許人衆去彼菩提樹下不遠伏藏而住其彼
 魔家諸夜又衆遙見菩薩欲來向於菩提樹
 時身體赫奕猶如金山照耀放光不可譬喻
 其夜又衆既覩見已即說偈言

此必千光新日出 威德照耀如金山

憐愍一切諸天人 漸到樹王如師子

時彼樹林所守護神即以偈頌報答於彼諸
 夜又言

世尊千劫功德圓 備滿六度施戒忍
 精進禪定及智慧 具足一切諸莊嚴

今漸來至向樹王 欲證無上菩提道
 諸天及人八部衆 思惟如是悉隨行
 爾時彼諸魔家眷屬夜叉衆等聞此偈已皆
 悉離彼菩提樹側星散而走是時菩薩漸漸
 來到十六種相功德具滿地分之處何等名
 爲十六種相君七所謂彼地劫燒之時最後然盡
 劫初立時最在先成又復彼地所出諸草最
 勝最妙所謂優波羅波頭摩拘勿頭分陀利
 充足不少又復彼地於閻浮提最在於中又
 復彼地不居頑鈍愚癡衆生唯住聖種大福

德人之所行坐又復彼地無諸坑坎四面空
寬平整之處又復彼地不下不高清淨洪滿
猶如手掌又復彼地多有諸華優波羅波頭
摩拘勿頭分陀利自然生長又復彼地悉為
一切聖人通知又復彼地自然顯現又復彼
地於一切時恒居聖人不曾空闕又復彼地
終無有人能得降伏又復彼地名稱遠聞所
謂師子最高之座又復彼地其有心覓過不
能得所謂若魔魔家眷屬又復彼地於一切
地最在中齊又復彼地金剛所成又復彼地

所生諸草止高四指柔輒青綠如孔雀項觸
時猶如迦尸迦衣顏色微妙可喜端正香氣
芬芳頭悉右旋往昔有諸轉輪聖王悉皆知
聞此可愛樂希有之事是故恒來往彼觀看
此之地處爾時菩薩臨欲至彼菩提樹側是
時其地自然掃除清淨嚴麗香汁塗灑可喜
端正令心樂觀又無一切沙礫瓦石蒺藜棘
刺諸惡草等是時菩薩初執草行用於左手
後至樹下即以右手柔輒五指羅網莊嚴赤
色猶如胭脂所塗從左手取彼一把草安穩

欲置菩提樹下東面持草擲於地上根即向
樹菩薩心發如是之願我今於此處所坐已
越煩惱海渡至彼岸時菩薩擲彼一把草至
地猶如瓶中置華或如河旋或如萬字爾時
菩薩見自所執草漫擲地自然不亂有如是
等吉祥之相口作是言如我今日所擲之草
應亂不亂此吉祥相表我在於亂世間中必
定當證不亂之法菩薩如是擲草鋪已是時
彼地六種震動時欲界主魔王波旬至菩薩
所而作是言謂刹利子汝今不合在此樹下

鋪草而坐何以故其此樹下於夜半中多有
無量毗舍遮鬼及富多那夜叉羅刹數數恒
來噉食人肉今此樹北別有一林是大仙人
所居停處彼之處所名曰優婁頻螺聚落可
喜端正人所樂觀汝釋子宜至於彼地隨意
而坐爾時菩薩報彼魔王作如是言汝魔波
旬可不知耶我在於山阿蘭若處空閑澤中
或在樹下或在塚間或居林內夜半安然心
無所畏又復我今亦非無智亦復非是無方
便力非如凡人至於此地但我久知往昔諸

佛在此樹下無畏之處得成聖道以如是義我故來此爾時別更有一夜又在於魔王波旬右立時彼夜又語菩薩言汝釋種子今何苦用此樹下坐自外四邊大有餘樹汝可速疾移他處去時菩薩報彼夜又言我有心願於餘樹下不能得成第七所願唯在於此樹下決定當成餘處不得時彼夜又白其魔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聞彼言以不更作何事能得彼去魔波旬報彼夜又言我今唯應種種方便作勤劬心斷彼不聽於此處坐爾時菩薩見

魔波旬作如是言鋪草而坐內心思惟發如是願我今坐彼往昔過去諸佛所坐金剛之處坐已當伏魔王波旬我今此處坐已斷滅欲瞋恚癡諸煩惱等我今此處坐已當證微妙甘露清涼之法爾時菩薩所鋪之草其根向內頭皆向外鋪已右繞彼菩提樹三匝訖竟跏趺而坐身心端直如蛇纏身卓然不動口三唱言我證甘露我證甘露我今定當證得甘露而菩薩心發於如是弘誓之願我坐此處一切諸漏若不除盡若一切心不得解

脫我終不從此坐而起有偈說言

菩薩樹下跏趺坐 如以大蛇自纏身

發於如是弘誓心 事若不成不起坐

爾時魔王波旬從彼地所隱身不現經少時

間即化其身頭髮解亂塵土滿身著麤褐衣

口脣乾燥狀若飢渴手中執持一大束書速

疾而來向菩薩所立菩薩前將所持書擲與

菩薩口如是言此一封書是汝釋種摩那摩

許遣我送來此一封是尼婁馱許此一封是

難提迦許此一封是拔提伽許此一封書是

難陀許此一封是阿難陀許自外諸書各各
是彼諸釋童子寄與汝來時一書上偽抄不
實虛妄言辭作如是語提婆達多今在於此
迦毗羅城已受王位入汝宮內盡皆納受汝
之妃后取於汝父淨飯大王繫牢獄中自餘
叔父白飯斛飯并甘露飯一切宿老諸釋種
王盡皆驅逐遣出城外汝見此書速疾須來
汝用住彼阿蘭若為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心
發如是三種思惟因姝女故發於欲心而我
妃后提婆達多實能納也因提婆達起鬪諍

心彼實能奪我之國土父王位乎因釋種故
生殺害心彼等何故各自惜身不護我父善
薩復更如是思惟世間境界悉皆無常穢汙
不淨念念生滅無暫住時思惟一切皆悉是
於破壞之法生已即滅如是思惟便斷欲心
發出家心息諍鬪心起慈愍心斷殺害心生
悲哀心如是等事我久棄吐思惟是已即發
捨心
魔怖菩薩品第三十一之一
爾時菩薩在於菩提樹下坐已時菩提樹所

守護神生大歡喜心意踊躍徧滿其體不能
自勝即解其身所有瓔珞并散頭髮速疾而
向於菩薩所以最勝妙吉祥之事讚美菩薩
內心殷重發大希奇悉命諸親及其眷屬守
護菩薩恭敬儼然爾時彼處四面林木無問
大小所有樹神各從其樹出身來到護菩提
樹神邊問言大善樹神今在於汝樹下坐者
此是何人我等由來未曾聞見最妙最勝身
為一切諸相莊嚴如天中天作是語已其護
菩提樹神告彼諸樹神言汝諸神輩當知此

是淨飯王子甘蔗種姓往昔劫初大衆推舉
所置立王世世相承至今已來此是其胤時
諸樹神復語菩提守護神言菩提樹神汝今
真得最大利益大善福業令汝居處得有如
是勝上衆生三界之尊勝妙衆生此之衆生
如優曇華難現於世爾時彼等一切樹神各
將沉水牛頭栴檀諸末香等又復種種妙好
香華散菩薩上散已復歡喜踊躍徧滿其
體不能自勝舉手低頭合十指掌向善薩禮
口中各復如是唱言衆生最首唯願仁者早

成此誓速證菩提次復四天所居諸天及四
天王次有無量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樂他
化自在天等無量無邊一切諸天及諸梵天
各將種種天上妙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
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天拘勿頭及波
頭摩分陀利等復持種種末香塗香七如雨而
散菩提樹上其菩提樹猶如車輪周而徧滿
一由旬內種種香華積至于膝爾時菩薩坐
彼菩提樹下之時無一蚍蜉蟻子作聲況復
大獸一切諸鳥亦不作聲假使有風一切諸

樹亦不傾動當於菩薩坐彼菩提樹下之時
淨居諸天心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頂
禮菩薩心內各作如是願言衆生最首願仁
此心早得圓滿速成菩提爾時菩薩坐彼菩
提樹下之時發是要誓我不成道不起此坐
是時魔王波旬內心生大恐怖即作是言應
此利利釋種之子欲得除滅我之境界欲得
令我出此境界若彼勝我在於我前必教諸
人令得涅槃爲諸人說涅槃方便使我境界
當成虛空而彼即今未得淨眼在我境界我

今須作勤劬方便令其所行退失起走而說
偈言

彼今若得成菩提 便廣爲他說正法
即當損耗我境界 衆人既得正路開
自然使我境界空 境空我則成寡婦
其今未得清淨眼 乃復住我境界中
我應速疾往彼邊 先作障礙破其事
猶如河水來未至 逆須預造作橋梁
爾時魔王波旬具足滿一千子於其中間助
菩薩者有五百子商主爲首在魔波旬右邊

而坐其中助魔波旬之者亦有五百第一頭
首名爲惡口在魔波旬左邊而坐時魔波旬
告其諸子作如是言汝等諸子我今共汝進
退籌量欲取汝等子別意智共作何計若爲
力能降伏菩薩爾時右邊長子商主說偈白
父魔波旬言

若人敢觸大睡蛇 須能盤迴狂醉象
曾共嚴熾獸王鬪 是乃能伏彼沙門
爾時魔王波旬左邊次子惡口復爲其父而
說偈言

若人見我心破傷 諸樹拔根即倒地
況彼沙門若覩我 而不一氣速走藏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爲妙鳴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若人浮渡於大海 還欲飲海悉令乾
父王此事不足驚 若見菩薩面可怪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爲百鬪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身膊上百臂生 一臂能射三百箭
父王但去莫愁惱 我獨能破彼沙門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善覺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若其有力如象馬 或復毗紐及金剛
人藏宿業忍辱威 彼等諸力不能及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嚴威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於虛空兩水火 至彼能破比丘身
令彼身如一聚灰 若猛火焰燒乾草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善目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若使最勝須彌崩 一切天宮殿盡壞
大海諸水皆枯涸 日月從空悉墜來
能使日光冷如冰 天宮墮落到於地
菩薩樹下一坐已 未成正覺終不移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報怨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指能執持日月 虛空星宿及諸辰
捉搦彼等一切天 四海水入手掌內
況此沙門一釋子 即今捨擲海水邊
但速遣此諸軍兵 疾向於彼沙門所

爾時右邊復一魔子名為德信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日月運移不求朋 輪王應化無等侶
諸聖菩薩不假衆 獨自能破大魔軍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求過失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戰鬪器仗不過刀 身著鎧甲心無怯
如是兵馬必能殺 父王莫畏彼沙門

爾時右邊復一魔子名為福德瓔珞莊嚴即
復以偈白其父言

彼身鞞如那羅延 難可破壞四諦體
忍辱鎧甲三脫刀 執智慧箭降我等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不迴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如好乾草火立然 善解神射箭尅中
霹靂擬山便突過君七 釋子見我手必降十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曰法身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有人以彩空中畫 作諸衆生同一心
月天風神羅網纏 菩薩道場不能動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恒作罪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飲毒消如人食 指觸器仗悉成灰
若不碎彼身如塵 終不畜於此二手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成利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三千世界毒滿中 世尊觀之無怖畏
三毒可畏彼滅盡 我等還宮用鬪為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貪戲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將音聲過萬億 嚴飾玉女數百千
於彼幻惑亂其心 令失寂禪受諸欲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為法戲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彼以禪定法為戲 常入解脫甘露遊
用諸攝樂拔眾殃 不持五欲以為適

爾時左邊復一魔子名曰捷疾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力捷疾擲日月 亦能截斷勁火風
撮取沙門置父前 如碎麥芒被吹散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師子吼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曠澤無量野干鳴 乃未聞大師子吼
諸獸若聞師子吼 四散奔馳走百方
如是我等一切魔 未聞法王大聲唱
各說其意不肯止 至於彼邊當自休
爾時左邊有一魔子名曰惡思即更以偈白
其父言

我今惡思願得彼 其可不見此魔軍
彼心真癡無意懷 云何不走起疾避

爾時右邊有一魔子名曰善思即復以偈白
其父言

彼亦非是癡無力 汝等自短乏人情
今汝未知彼善權 後當以智降伏汝
汝等魔子恒沙衆 如是才辯滿三千
不能損彼一毛頭 況復殺害能令起
汝等淨心向彼處 口言讚歎身曲躬
莫作怨惡殘自兵 彼當必成三界主
如是乃至一千魔子於其中間或有助白或
有助黑各自隨心說其意見爾時魔王波旬

有一最大兵臣名曰賢將時魔波旬語彼兵
臣大賢將言汝賢將來隨我而行今此有一
釋種之子其欲成就無上菩提我今共汝至
於彼處斷其道法勿聽得證無上菩提時賢
兵將即便以偈白其大王魔波旬言

王所統領四天下

阿脩羅王緊陀羅

迦婁羅摩睺羅伽

頭戴十指歸依彼

況復一切諸梵世

光音廣果及淨居

地住欲界色界天

悉皆向彼頂禮足

又王諸子智慧勝

勇力世間無比倫

心內恒常禮彼尊

王軍八十由旬滿

夜叉羅刹并諸鬼

雖住地上在王前

心恒念彼無過人

十指合掌頭頂禮

魔軍千萬見彼聖

私以香華送散之

我見此預相分明

菩薩必勝魔軍衆

魔家兵馬所往處

多有鴝鷓鵒鳴

或復梟鴞烏鵲聲

驢狐諸畜惡聽響

我見彼菩提樹下

吉祥諸鳥種種音

鳧鴈鴛鴦俱翅羅

鸚鵒鸚鵡孔雀鳥

圍繞彼聖音微妙

如是勝相彼必強

又魔軍衆所住營	常雨砂石埃塵土
菩提樹下聖坐處	天降種種妙香華
魔衆住處地不平	高下坑坎多墮埠
礪石荆棘饒糞穢	菩提樹下地周圍
金銀七寶以莊嚴	見有如是等預相
智慧人輩若有意	見此相已應迴還
如是莊嚴徧地間	必當成就無上道
大王若不隨臣諫	如夢所見當不虛
如是仙人不可近	應迴兵衆向本處
往昔王觸諸仙故	呪焚國土悉成灰

過去有一梵德王	違犯毗耶婆仙意
王有妙園雜華果	呪詛出火悉燒然
多年彼園草不生	況復樹木華果等
世間所有多苦行	斷諸惡修梵行時
諸王來悉頂禮之	我等今可還歸本
王昔應聞韋陀論	人有三十二相明
彼人求道故出家	必斷諸纏羅網結
得成無上正真道	眉間即放白毫光
普照十方億刹中	況復此魔軍衆等
豈可不能降伏得	王若欲鬪不得勝

如彼頭頂至極天	諸天千萬不能覩
應當成彼微妙果	世間未聞今得聞
猶如須彌及鐵圍	日月帝釋梵天主
夜叉羅刹諸林木	皆向菩提樹屈身
無疑此大福德叢	施戒忍進禪智力
歷劫以來修此行	今大退散我魔軍
如象踏破諸瓦坏	如諸獸王師子吼
如日翳覆諸螢火	世尊破魔亦復然
師子獨散諸獸蟲	毒蛇一螫殺多衆
菩薩薰修善根力	獨自能破我諸魔

爾時魔王波旬從大臣邊聞此偈已心生恐怖熱惱不安身心憂愁苦惱不樂慙耻羞愧不知所為然其內心猶懷我慢不肯迴還亦不逃走復更語餘諸軍衆言汝等齊意莫驚莫怖莫畏莫走此乃是我試彼心看我今美言更慙喻彼看其起離菩提樹下莫使如是衆生之寶忽值大殃爾時魔王長子商主白其父言魔王大王我意不願父王共彼釋迦種子作於怨讎何以故若有百千萬億魔衆手執刀劍來此釋邊欲作障礙終不能作況

復父王獨自一身父王但觀此釋種子在於
 此間菩提樹下師子座坐不驚不怖父王觀
 此釋迦種子不搖不動又復虛空無量天衆
 十指合掌頂禮於彼如是諸天頂禮供養讚
 歎之時不曾歡悅其見父王惡心惡意欲來
 屠害亦不瞋怒父王當知假使有人將諸妙
 色能畫虛空設使彼大須彌山王有一人指
 能擎將行此事亦可或復有人浮渡大海得
 至彼岸亦可有人最大風神四方吹時忽然
 縛著亦可取彼日月星宿下置於地亦可一

切諸衆生等合作一心亦可一切諸衆生等
 移置諸處終不可得此釋種子降伏於魔時
 魔波旬以偈告其長子商主作如是言

汝真我怨非是子 更莫將面向我看

汝心今既著沙門 汝宜向彼釋子所

爾時魔王波旬不取長子商主十五諮諫告其諸
 女作如是言汝等諸女各各相共聽用我言
 汝宜至彼釋種子邊試觀其心有欲情不其
 諸魔女聽父勅已相與安詳向菩薩所到彼
 處已去離菩薩不近不遠示現種種婦女媚

惑諂曲之事所謂覆頭或復露頭或復半面
或出全面或作微笑示現白齒數數顧盼觀
瞻菩薩或復以頭頂禮菩薩或仰其頭觀菩
薩面或復低頭覆面觀地或動雙眉或開閉
眼或解散髻以手梳髮或抱兩臂或舉兩手
示現腋下或復以手執弄乳房或露胸背現
腹臆間或復以手拍於臍上或復數數解脫
衣裳或復數數還繫衣服或復數數褰撥內
衣露現尻腔或解瓔珞擲著於地或解耳璫
或復還著或弄嬰兒或弄諸鳥或復行步顧

盼左右或復頻中長嗟歎息或以脚指傍劃
於地或歌或舞或動腰身或作意氣或復憶
念舊時所行恩愛欲事喜人眠卧姿態之時
或復現作童女之身或時造作婦女之身或
復現作新嫁女身或現中年婦女之身作如
是等示現婦人諂媚惑著種種之事復將香
華散菩薩上復以種種五欲之事勸請菩薩
觀看其面觀其心情為有欲心安態以不彼
今復以欲心觀察我等以不或無欲心觀我
以不彼等魔女見於菩薩深心寂定本來清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八

君八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魔怖菩薩品第三十一之二

爾時彼等魔諸女輩善解婦人妖幻之事更復別為餘誑惑法媚亂菩薩而說偈言

君八

初春佳麗好時節	果木林樹悉開華
如此美景可歡娛	仁色豐盈甚端正
現今幼年情逸蕩	正是丈夫行樂時
欲求菩提道甚難	仁可迴心受世樂
宜觀我等天女輩	可喜形貌軟懷身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以諸瓔珞自莊嚴	誰今能得如是體
仁感得已何不受	我身香潔如蓮華
世間如此福德人	何故捨之而不用
頭髮光明紺青色	恒以雜種香澤薰
奇異摩尼為寶髮	作華持以挿其上
我等額廣頭圓滿	眉目平正甚脩揚
清淨等彼青蓮華	其鼻皆如鸚鵡鳥
口脣明曜赤朱色	或如頻婆羅果形
亦似珊瑚及胭脂	齒如珂貝甚白淨
舌薄猶如蓮華葉	語言諤詠出妙音

第六五册

猶如緊陀羅女聲	兩乳百媚皆精妙
又復猶如石榴果	腰軟纖細如弓弛
脊脊寬博潤而平	猶如象王頭頂額
雙脰柔白洪端直	其狀猶若象鼻膺
兩脰正等纖而圓	清淨猶如鹿王躡
足下平滿不斜凹	赤白猶如蓮華耀
我等身體可喜容	如是衆相莊嚴具
技能一切皆備足	快解作諸種音聲
復巧歌舞悅衆心	諸天見我皆歡喜
悉各羨我生欲意	我等非是不樂仁

仁今見我何不貪 又如人覩金寶藏
捨離棄之遠逃走 不知財物是樂因
仁之心意亦復然 不識五欲之快樂
寂定安禪不取我 或可仁者是大癡
何故不受世樂情 涅槃道路甚懸遠

爾時菩薩諦心言八熟視諸魔女言目不暫捨正
念微笑歛攝諸根定其身體無愧無慙不急
不緩端直安住猶如須彌心意不傾自餘方
便智慧之門往昔已曾攝伏一切諸煩惱患
哀愍言音過於梵響猶如迦羅頻伽鳥聲以

偈語彼諸魔女言

彼諸世間五欲等	多苦多過衆惱纏
由煩惱故失神通	無明陷墜墮黑闇
衆生受之不知足	我久捨離諸煩牢
如猛火坑毒藥函	往昔已來早辭避
既飲甘露智慧水	自心覺了欲覺他
當說微密教法門	若今受此穢欲事
終不可能得此道	若人增長貪愛心
是則名為大愚癡	既自不能得自利
況復能利於一切	是故我今心不耽

世間五欲燒衆生	猶如劫火災萬物
五欲猶如水泡沫	亦如幻炎無一真
虛假誑惑於凡夫	智者誰應樂此事
猶如童蒙小兒輩	戲於自許糞穢中
迷惑愚癡無智人	見著種種諸瓔珞
觀已便生欲心想 <small>三八</small>	頭髮根本從腦生 <small>三</small>
臭穢醜陋劇癰瘡	牙齒增長猶飲出
脣口耳鼻及眼等	一切皆如水上泡
腰髂脊背及尻髻	臭處不淨從血有
腹肚屎尿之一袋	不淨諸物滿其間

是業皆從愛所生 譬如造輪為輶噐
愚癡愛樂亦如是 若有一切諸智人
分別是等衆患殃 此處不受如斯樂
身體日夜常流血 臭處不喜以眼看
兩脛兩脛雙脚踏 筋骨相縛而立住
我觀汝等今如此 如幻如化如夢為
一切悉從因緣生 五欲無有真實德
五欲能失諸聖道 牽人將入惡道中
五欲猶如大火坑 亦如雜毒滿諸器
如瞋蛇頭不可觸 此處愚癡多被迷

強作淨想橫生貪 五欲如受雇客作
與諸婦人作奴僕 捨彼淨戒行道心
及離智慧寂定禪 住於憤亂喧鬧裏
捨諸妙法取欲戲 彼人墮地獄不疑
是等諸幻我見來 以是意中不貪樂
欲求畢竟自在樂 亦教他人令共同
我以解脫彼世間 如虛空風不可縛
汝等魔女若滿此 世間一切諸衆生
我心終不分別之 暫共汝等行五欲
我久已除瞋恚恨 愚癡貪欲一切無

諸佛大智聖世尊 心無有礙如空體
爾時魔王波旬女等善解女人幻惑之法更
加情態益顯嬌姿莊嚴其身示現美妙音辭
巧便來媚菩薩而有偈說

魔王波旬有三女 可愛可喜喜見儔
在諸女中最尊豪 魔王教令善嚴飾
速疾往詣菩薩所 現諸幻惑作嬌姿
使身猶如弱樹枝 婀娜隨風而搖動
在於菩薩前向立 歌舞口唱如是言
仁善釋子當作王 云何坐彼大樹下

比盛上春妙時節 男女合會生喜歡
猶如諸鳥自相娛 欲心一發難止息
時至且可共受樂 何故守心不觀我
我等今者復以來 宜應同行稱心適
彼聖猶如日初出 億劫行諸行積功
其心不動如須彌 妙音清激猶雷響
行步安詳若師子 語言利益多所成
世間衆生不思量 恒爲諸欲起鬪諍
既起鬪諍便言訟 如是無智等諸人
常爲如此苦惱煎 智人知之不隨順

捐棄出家而遠離 處於山林以自娛
 我今時節已現前 欲證常住甘露法
 先須降伏彼魔衆 然後當成十力尊
 其魔波旬諸女等 更白菩薩如是言
 仁者面目如淨華 願聽我等諸語說
 但且受於世王位 若八 自在最勝上尊豪
 若卧若坐及起行 作妙音聲無斷絕
 菩提極果甚難得 况復諸佛智慧身
 解脫正路行涉難 仁見有誰性能到
 是時菩薩復報彼 我當決定作法王

於天人中自在尊 轉妙法輪無有上
 具足十力無所畏 在於三界獨巍巍
 諸學無學弟子群 千億萬數圍繞我
 口常作如是讚歎 大聖出興除世疑
 我當為彼說法時 遊行處處隨心意
 是故我於世間內 不樂一切五欲歡
 魔女復白菩薩言 仁今少壯甚可惜
 衰朽年老時未至 色力强盛且恣情
 必其羸病不能堪 乃可捨此身端正
 我等華容悉三五 正是仁者好良朋

五欲嬉戲最便妍 何故乃然猷離我
 仁今若不見容受 我等隨逐終不辭
 菩薩復更為說言 今日既得人身體
 努力遠離於諸難 勤求入彼甘露門
 能捨世間苦難時 則離人天一切難
 及今老病死未至 諸惡闕諍復不與
 我等速疾應當行 早離於斯諸難處
 常住寂然無畏所 是彼真實涅槃城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仁在天中如釋天 左右端正諸天女

炎摩兜率及化樂 他化自在并魔宮
 具足翫好無所虧 但受五欲莫寂滅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五欲如霜不久住 亦如秋雲雨暫時
 汝女可畏如蛇瞋 帝釋夜摩兜率等
 悉屬魔王不自在 欲事百怨何可貪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仁可不見樹木華 諸蜂諸鳥雜音響
 地生青色柔輦草 復出種種諸妙林
 緊陀諸天作妓聲 如是妙時可受樂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樹木依時著華果

日炙至時地自乾

爾時魔女復說偈言

仁者面色猶初月

口齒潔白清淨牙

況復世間仁已得

爾時菩薩以偈報言

我觀汝體不淨流

不牢諸惡徧身滿

蜂鳥飢渴取氣香

昔佛甘露不可盡

觀我顏貌似蓮華

如此妙女天中少

身心承順不相違

諸蟲周匝千萬孔

生老病死恒相隨

我求世間最上難 真正不退智人道

彼見六十四種巧 手動瓔珞鏤耳璫

被欲箭射微笑言 聖子云何不顛倒

諸有見患大仁者 見美五欲猶毒瓶

利刀塗蜜截舌傷 欲如蛇頭火坑穿

如人師子行風動 忍八 樹木山壁悉崩傾

我今威德離欲中 棄捨汝等猶如彼

其諸魔女出百技 術惑菩薩不動移

菩薩如象師子王 猶如須彌住無動

彼等誘誑既不得 心生慙愧各低頭

恭敬歡喜讚歎言 尊面淨如蓮華潔
亦如醍醐及秋月 巍巍光照若金山
心所求者願當成 自度度他千萬衆
爾時波旬諸魔女等力既不能幻惑菩薩心
生愧耻各自羞慙相與曲躬禮菩薩足圍繞
三匝辭退而行安詳還向魔波旬邊到已即
白父如是言父王不應舉意向於彼衆生所
造作怨讎何以故我等昔來不曾見有如是
衆生在欲界中作是姿態媚惑之事顯示於
彼不暫移動又復我等作欲事時必得枯乾

一切人意猶如旱時諸草木等必令焦滅猶
如春時酥置日下自然融消今此丈夫何緣
獨爾是故父王唯願莫共彼作怨讎即向其
父而說偈言

彼形過於瞻蔔色 無邊威德勝名聞
不動猶如大山王 頂禮已訖今來至
我當委具說其事 彼眼色如優鉢羅
微笑觀我心不移 面貌清淨視無瞬
不瞋不恨無欲想 觀我等如幻化爲
假使須彌倒地崩 星宿日月悉墮落

大海枯涸水滅盡 彼見欲患心不迴
語言微妙令人歡 觀我慈悲無欲想
見我無有瞋恚意 思惟我體不似癡
察我意行及身體 審諦思惟婦女患
是故心不行五欲 離欲無欲誰能知
非是人天所度量 目八 我等現示婦女諂
彼心若有欲心者 心意消滅如乾柴
而觀我等心不欲 猶如山王安止住
百福莊嚴功德智 具滿檀度戒行圓
千億劫行梵行來 清淨衆生大威德

我等頂禮彼金色 決定無疑降我魔
必當證正覺菩提 我等不願為怨結
此陣難擊我難勝 欲降伏彼亦大難
父王但觀虛空中 菩薩多衆他方至
種種瓔珞莊嚴體 恭敬重心禮彼尊
曼陀羅華等雨雲 作妙偈頌歎於彼
十方諸佛皆遣使 持雜種妙甘露食
有識衆類悉皆來 無情諸山及雜樹
須彌山神并帝釋 頂禮向於功德林
是故父王非是時 我等宜應還本處

爾時魔王即說偈言

凡人渡河到彼岸 欲得掘物必斷根

若作怨結須竟頭 諸所為事不可悔

時魔波旬不納長子商主勸言亦復不受已

之諸女諮諫之言身即自往菩提樹所到菩

君一

薩邊到已即白菩薩是言汝釋沙門今何求

故來在於此多毒惡龍雲雨野獸可畏可驚

黑夜處所獨自入斯林樹下坐汝之比丘可

不畏彼一切諸怨賊盜之人時菩薩報魔波

旬言魔王波旬我今欲求寂滅涅槃往昔諸

佛所行之處最上無畏諸有盡處以求是故
獨自在於此阿蘭若中樹下而坐爾時魔王即
便以偈白菩薩言

沙門汝獨在蘭若 苦行所希者甚難

具足方便老仙人 禪定失已並皆退

況汝年少時盛壯 求此勝妙何因由

爾時菩薩復以偈報魔波旬言

往古諸仙苦行者 精進勇猛未甚深

彼福報善力不強 我昔持戒誓牢固

波旬我若不證道 終不捨於此樹林

爾時魔王復說偈言

我於欲界最爲尊 帝釋護世皆由我
脩羅緊那龍王等 阿鼻以來皆我民
汝亦在於我界中 速起自憶離此樹
爾時菩薩復以偈報魔波旬言

汝於欲界雖自由 決定法界無自在
唯知地獄餓鬼等 然我今非三有人
得道必破汝魔宮 當今汝後失自在
時魔波旬復語菩薩作如是言釋子汝速起
離此處定當必得轉輪聖王治四天下作大

地主具足七寶乃至統領一切山川釋子汝
可不憶往昔實語諸仙如是言耶記汝當王
宜速起作自在世主若起作者所謂威德最
上無比如法住於治化之中得一切國所有
人民皆來渴仰恭敬供養又汝釋子身體柔
軟小來長養於深宮中今此曠野林內少人
多有諸獸雄猛可畏獨自無伴恐損汝身我
恒憂愁釋子汝今疾離此處還向本宮難得
已得五欲微妙悅目適心慎莫不受汝今雖
欲求彼難得無上之道釋子未知然其菩提

甚誠難得徒疲勞耳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
時菩薩報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汝今不須作
如是語何以故我意不樂五欲之事魔王波
旬我久已知五欲諸患一耽五欲不可知足
暫時受樂不得久停無常苦空無我不固猶
草上露如蛇舌頭可畏難觸猶如骨聚疽惡
不淨猶如肉片諸獸共貪相爭相殺猶如樹
上成熟之果不久著枝如夢如泡如幻如炎
無有真實如羊糞中所覆之火忽然燒人魔
王波旬我今欲證無為之處波旬汝知我既

已捨四天下中豐樂之處及以七寶又魔波
旬譬如有人以食妙食還復吐却後更欲食
無有是處如是如是我今已捨如上果報此
是難事如彼人吐既不更食我豈還宮魔王
波旬我今不久定取菩提當得作佛盡於生
老病死等患言八波旬汝還本所來處不用住此
汝多漫言無利益言愚癡人言時魔波旬復
更如是思惟念言此人不可以五欲事誑之
可得我今當更設餘方便以美言辭慰喻彼
心而遣其去時魔波旬如是念已白菩薩言

仁甘蔗種沙門釋子速起速起仁自小來未見戰鬪戰鬪刀兵甚可怖畏仁者但行自家王法此陣敵事非仁所堪又仁莫共他作怨讎若結怨嫌長夜瞋恚欲癡貪等濁穢心識不可解脫色受想行識等諸陰仁速疾迴此不善心不正見身沙門釋子仁至家中作無遮會別以王法降伏世間治化天下受金輪位莫戀勞此爲戰鬪傷仁還自宮是大威勢福德之子如此王路可喜端正往昔諸王所共歎美國土廣大統四天下一切充足諸事

不少仁既生在大王深宮今日剃髮作比丘身不合如此作於乞士仁復何用爲沙門形貧窮活命王種釋子我憐愍仁故作是語亦不强遣起離於此但意不忍使仁作惡而說偈言

死命可畏刹利種 宜捨解脫還本宮
立義弓箭治世間 今受樂後生天上
此路得名徧一切 往昔諸王皆共行
仁今既生王種中 不合沙門乞活命
時魔波旬如是言已菩薩諦視確然不從既

不動身亦不移坐心自如是思惟念言嗚呼
波旬汝覓自利非是為我如是念已語波旬
言魔王波旬我今已坐金剛牢固結跏趺坐
甚難破壞為欲證彼甘露法故魔王波旬汝
欲所作隨意即作所能堪辦第八隨意即辦時魔
波旬瞋發懊惱語菩薩言謂釋比丘汝今何
故獨坐在此蘭若樹下魔出如是虛吼之聲
汝意云何我安坐也或言猶如坐於城內自
言牢防四壁圍繞今汝比丘可不見我所率
領來四種兵衆象馬車步諸雜軍等旛旗塵

纛羽蓋旂旛多諸夜叉悉食人肉善解神射
各把鞞弓執持利箭槊矛鈎戟刀棒金剛鬪
輪鈇鉞種種諸仗駕千萬億象駝馬車放大
吼聲虛空充塞其外復有無量諸龍各各皆
乘大黑雲隊放閃電雹雲霧亂下時魔波旬
從其腰間拔一利劍手執速疾走向菩薩口
唱是言謂釋比丘我今此劍截汝身體猶如
壯士斫於竹束而說偈言

我此寶劍甚剛利今在手中汝好看
沙門汝若不急奔當斫汝身如竹束

爾時菩薩報魔王言

一切魔王滿此地 手悉執刃若須彌

彼等不動我一毛 況能割截我身體

魔王汝若有大刀 今我欲證取菩提

汝若能障我不聽 速作莫住隨汝意

第八

十三

爾時菩薩說是偈已復語魔王作如是言汝
魔波旬若諸衆生有千萬億悉如汝身盡力
來此作我障礙欲妨菩提令我不得取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證者我終不起離於此處
餘樹下坐時魔波旬語菩薩言釋種比丘汝

昔在於優婁頻螺聚落處所尼連河邊發精
進心六年苦行不惜身命猶不得證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亦復不得最上解脫況乃今
捨彼精進意退失禪定生懈怠心而承望得
時菩薩報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我昔初發精
進之心故坐彼間阿蘭若處調伏自心我今
成就精進勇猛又昔六年苦行之時快生疲
倦今日不然汝魔波旬今諫於我如是之事
非是憐愍若有憐愍豈如是言汝既已發如
是之心我今定當自得解脫又令他人當得

解脫魔王波旬我決證彼阿耨多羅三藐三
善提決當得彼微妙解脫時魔波旬既聞菩
薩如是語已心大憂愁悉捨一切勤劬之力
復如是念我今美言美語慰喻不可令起此
道樹下其發誓重既不可以好言令動今宜
嚴勒恐怖訶責戰鬥割截令其心驚急起而
走時魔波旬如是念已語菩薩言汝釋比丘
我既語汝真正之言汝不取我如是好諫不
速起走向他方者汝必癡也汝之今日必見
不善時菩薩語魔波旬言魔王波旬我昔在

於母胎之時汝等猶尚不能與我作諸障礙
況復今日魔王波旬汝速還去向所來處從
昔已來既不畏汝今亦無畏爾時菩薩向魔
波旬而說偈言

虛空刀仗雨我身 寸寸節節割我體

我若不渡生死海 此善提樹終不移

時魔波旬語菩薩言汝釋比丘今若然者由
汝未見魔之軍衆所以者何我之魔軍身著
牢固剛鞞鎧甲手執種種兵器仗雨汝身
上當於爾時汝釋比丘自應速起離此樹下

來到我所必當口唱如是言語魔王汝可與
我歸依汝之比丘未覺未知我作神通是故
汝坐彼師子座作師子吼汝釋比丘但早速
起何須今日口自虛唱作師子吼而說偈言

我有兵馬象等軍 善解鬪戰諸神將

身帶鎧甲手執仗 今汝有命可速馳

於後求我護甚難 我雖欲救不可得

爾時菩薩語波旬言魔王波旬四大海水及
此大地可移餘處日月星宿可從空中墮落
於地須彌大山可作百段亦可大地及須彌

山舉將上天亦可大地及須彌山覆令顛倒
可以乾土壅恒河水不聽其流我今此心不
可遮制不可移轉離於此處何以故魔王波
旬如我往昔修行行時如我身力禪定戒行
種種諸力如是波旬若天若龍無有過者無
有勝者我以往昔行菩提行億百千劫成就
滿足時菩薩向魔王波旬而說偈言

淨居諸天是我眾 智力爲箭方便弓

我今降伏汝不難 猶如醉象踰枯竹

時魔波旬從菩薩聞如是語已瞋恚增上瞋

已復瞋福滿其體普喚夜叉羅刹等言謂大善將亂衆赤眼汝等速來將諸山石樹木弓箭刀劍金剛杵棒槌矛槊戟鈇鉞種種器仗兩於剎利釋子頭上悉令墮落如霰而下爾時夜叉大善將等聞魔波旬如是言已即便裝束四種兵衆悉著鎧甲將諸器仗速疾而來無量千萬夜叉羅刹及毗舍遮鳩槃荼等種種形容種種狀貌種種顏色種種執持變現可畏顛倒身首異種叫呼可惡聲氣或有象面或有馬頭或駱駝首牛及水牛或驢或

狗或羊猪狼師子虎豹豺熊羆兕犀牛水獺貓牛獼猴狐狸野干猫兔麀鹿如是等形及諸鳥面復有摩竭龜魚等首或有蛇頭諸雜蟲身象頭馬身馬頭象身駝頭牛身牛頭駝身或水牛頭驢騾之身或復驢頭水牛之身狗頭猪身猪頭狗身或殺羊頭豺狼之身或豺狼頭殺羊之身或師子頭虎豹之身或虎豹頭師子之身或狸猫頭熊羆之身或熊羆頭狸猫之身或犀牛頭水獺之身或水獺頭犀牛之身或犛牛頭獼猴之身或獼猴頭犛

牛之身或有後猴頭野干之身或野干頭後
 猴之身猫頭鳥身鳥頭猫身或摩竭頭龜鼈
 之身或龜鼈頭摩竭之身魚頭蛇身蛇頭魚
 身畜頭人身人頭畜身或復無頭唯空有身
 或有半面或復半身或有二頭唯止一身或
 復一身而有三頭者八或復一身而有多頭十六或復
 有頭而無有面或復有面而無有頭或復半
 頭而無有面或復半面而無有頭或復二頭
 而無有面或復無面而有三頭或復多頭而
 全無面或全無眼或唯一眼二眼三眼乃至

多眼或復無耳或復一耳二耳三耳乃至多
 耳或復無手或復無臂或復一手二手三手
 乃至多手或復無脚或唯一脚二脚三脚乃
 至多脚及無足等或頭顛倒或復挈頭或頭
 向下脚向於上手足顛倒割截而懸或眼顛
 倒或眼凸出青碧可畏或有赤眼或眼出光
 或轉動眼或有耳哆或復有耳猶如山羊或
 耳如驢或樹為耳或獼猴耳或有魚耳或多
 種耳而是人身或鼻匾匿而身麤醜或復懸
 口或復懸舌或舌麤大或舌放光或復牙齒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九

君九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魔怖菩薩品第三十一之三

爾時魔眾如是異形或乘白象或復騎馬或乘駱駝水牛犀牛諸車乘等四面雲集或以脩羅類迦婁羅君九或復有如摩睺羅伽及鳩槃荼羅刹夜叉并毗舍遮死命鬼等或復身體羸瘦長大猶如餓鬼或有多種異狀形容或有面孔威德甚大或頭如索或有大頭或有小面或有皺面或有異形令人見者喪失威

色或見奪人魂魄精神或面色青或復身體色如赤銅或復頭赤身體青色或復頭黃身如烟色或頭似烟其身黃色赤頭黑身黑頭赤身白頭綠身綠頭白身或頭左白而右邊綠或右邊白而左邊綠或復身體頭面左右一切皆然或復全身唯現骸骨或頭髑髏身肉肥滿或頭面肉身露骨骸或人手足畜生之身或畜生脚而作人身或有身毛悉如針刺或有身毛猶如猪鬃或有身毛類於驢鬣或毛如羆獼猴鼠狼或有身毛出於光炎或

毛亂生或毛逆上或有頭髻或禿無髮或著
 赤衣腰帶雜色或復頭上戴髑髏鬘或一頭
 上髮雜灰色青黃赤白烟熏之色髑髏為冠
 如是形狀雲集而來或手執持佉_此傍_此佉_此
林四分之一取或有腰帶懸於諸鈴動作大
林腔之一并脚
 聲而其手中執人髑髏或人骸骨以為華鬘
 或復手執死人手足或復執鈴手搖令鳴或
 有身體長大猶如一多羅樹手中執矛或劍
 或刀箭束弓弩或手執戟或把三叉或棒或
 輪長刀利鈇或持鐵杵頭出猛炎鐵鎚白棒

擎石如山或著青衣黃赤白黑雜皮之衣或
 有赤體以蛇纏身或從眼耳鼻出諸蛇其蛇
 黑色以手執取於菩薩前而口噉食或食人
 肉或有飲血或身體上出蓬煇烟口出火炬
 或諸毛孔出一切火或_九出火迸散於地或
 於虛空出大黑雲或虛空裏飛風散雨出大
 閃電震動雷聲空中下雹雨諸山石或下碎
 石霹靂大樹或有節節自支解身或復張弓
 或復拍手嚇呼欲令生於恐怕或作大聲口
 叫喚言速起馳走莫住此處或復化作老婦

女身舉其兩手大聲而哭嗚呼我子嗚呼兄
弟或復大笑或復周樟東西南北急疾奔走
或復背走還向前來或忽然起或忽然飛於
虛空中遊戲自在或復攀樹懸身而行或舞
劍跳或弄槊戲長刀三叉鈇鉞戟等手脚不
住或如盛夏牛王唱叻或復作聲如尸婆獸
或復空中作如是聲呵呵唵唵唵嘶嘶唵
唵唵唵口如是嘯兼復弄衣如是兵衆夜叉
羅刹及鳩槃荼毗舍遮等無量無邊百千萬
億閻塞填咽菩提樹前南至於海徧滿魔軍

其間無有針鼻空地變狀可畏欲搗菩薩欲
煞菩薩唯待魔王波旬一物其等正向魔王
面觀諸如是等一切鬼神逼菩提樹飢渴疲
乏而意專欲殺害菩薩其菩提樹東西及北
三面無量淨居諸天徧滿停住復有無量色
界諸天合十指掌頂禮菩薩口如是言諸仁
者看是今應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有
諸天作如是唱刹利大姓甘蔗種子速離此
處此處恐懼有如是等種種器仗損害汝身
爾時菩薩報彼等言我今不久定破彼輩悉

令離散猶如風吹氈上細華彼等一切諸魔
鬼衆如是集時其夜正半虛空無明雖復有
月及以衆星光並不現甚大黑闇假令有眼
亦無所覩唯見大火起疾猛風聲大可畏大
地震動四海悉沸而說偈言

四大海沸地震動 十方火炎聞惡聲

虛空星月翳不明 夜半黑暗無所見

時彼衆中有一龍王名曰持地彼龍內心欲
菩薩勝於魔王邊生瞋恨心以惡意故怒其
兩眼視魔波旬口吐惡氣觸魔王身展轉不

安爾時上界淨居諸天欲菩薩勝於魔王邊
生慈愍心以漏盡故無復瞋心是時彼處所
有諸天共有信敬於菩薩者在菩提樹見是
魔衆徧滿於地擾亂菩薩見已皆悉在虛空
中口各唱言嗚呼嗚呼而有偈說

菩提樹下集諸天 見魔衆欲害菩薩

信法世間解脫故 口大唱言嗚呼聲

爾時菩薩唯思念法心不擾亂亦復不作餘
異意情時菩薩語魔波旬言欲界天子我身
既是刹利族姓我之種類不曾妄語唯有實

誓汝何所作可速疾為莫久停住時魔波旬
語菩薩言如汝所語我今欲得破碎汝身作
於百段為汝在前欲共我鬪為復令我在前
害汝時菩薩語魔波旬言我無弓箭及以刀
仗可斫射汝其事雖然但我即今必先降汝
訖當作佛爾時魔王波旬即勅自軍眾言汝
等各盡身力用勇猛莫住恐怖於此釋種
之子現大變動恐怖之事時其魔眾既得勅
已白魔王言如大天勅我等不違即便各各
出自身力示現可畏恐菩薩故是魔眾中或

有諸鬼口吐長舌搖動頤頷牙齒甚利欲齧
菩薩其眼團圓猶如師子其耳卷曲猶如鐵
鈎欲傷菩薩狀甚可畏走向菩薩作是恐怖
或有張口仰立直視欲吞菩薩而有偈說
魔眾如是可畏來 彼聖卓然不驚動
如大智見小兒戲 菩薩觀魔亦復然
時彼眾中更有一鬼生瞋恨心將一長刀向
菩薩擲而刀自粘彼手不脫或有擎山及將
大石向菩薩擲彼山及石還粘其手皆不墮
地或在虛空將山將石將樹將鎚鉞戟戟戈

向菩薩擲復有住在虛空不下或有下來自然碎末百段分散墮於餘處或在空裏猶如日天雨大火雨熾然雲下而彼大雨菩薩力故即皆變成赤拘勿頭華雨而下或復來有在菩薩前口吐諸蛇令螫菩薩彼等諸蛇至地癡住如被呪禁不能搖動或作大雲放於閃電及震大雷雨電及石在於菩提樹上而放彼等雨以菩薩力故至地變成種種華雨或持弓箭向菩薩射其箭悉還著弦不落或有一時放五百箭彼等箭還住空不下或執

長刀舉向菩薩而疾走來然其未至於菩薩邊而自踣面覆倒地上是時有一羅刹之女其身黑暗手執髑髏欲來幻惑動菩薩心疾走而來欲近菩薩從其發處展轉圍圍不能前進到菩薩邊或有兩眼放大熾盛猛炎火光欲燒菩薩疾走來近至菩薩邊忽然不見菩薩之身或復有鬼將重大石疾向菩薩彼所來方走不能至菩提樹下極乏困苦而有偈說

魔軍身意悉亂迷 種種方便欲害聖

不能驚動彼坐處 以有誓願智力強
或復有作師子吼聲或作虎狼熊羆豺豹諸
野獸聲而彼輩聲若有聞者無量衆生皆悉
恐怖或有諸鬼作如是聲誅殺誅殺此釋種
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擊撲擊撲此刹利子
或有諸鬼作如是聲打煞打煞此沙門子或
有諸鬼作如是聲傷害傷害此瞿曇種或有
諸鬼作如是聲割截割截此甘蔗種或有諸
鬼作如是聲碎末碎末此刹利種或有諸鬼
作如是聲破散破散此釋種子或有諸鬼作

如是聲摧壞摧壞此刹利子或有諸鬼作如
是聲速滅速滅此沙門子或有諸鬼作如是
聲節解節解此瞿曇子或有諸鬼作如是聲
隨意隨意逐便所作或有諸鬼作如是聲任
情任情速作莫住如是喧動不可得聽此聲
聞時空可倒地一切大地可段段分聞此聲
時所有野獸皆大唱喚四散馳走一切諸鳥
在所聞此聲吼之時皆悉從樹自撲落地時
彼魔衆一切諸鬼或有作於哂哂聲者或復
有作啞梨聲者或作嘯聲或言斫斫或言斷

斷或言煞煞或言割割或言破破或言節節
 或言解解如是惡聲不可稱數其魔波旬即
 拔利劍手執前趨欲嚇菩薩疾走而進口中
 唱言汝釋比丘若安此座敢不起者我必害
 汝而彼魔王東西交過欲近菩薩不能得前
 是時魔王長子商主即以兩手抱魔王身口
 如是言父王父王願莫願莫父王會自不能
 得煞悉達釋子亦不能動此之坐處兼得無
 量無邊過罪時魔波旬不受其子商主之諫
 向菩薩走不肯還返爾時有一淨居天子在

虛空中隱身不現見魔波旬以散亂心走惱
 菩薩天以定心出微妙音語波旬言汝魔波
 旬不自限量汝今不應擾亂此聖汝速疾捨
 幻惑惡心還本境界汝終不能搖動此聖所
 以者何猶如猛風不動須彌時淨居天向魔
 波旬而說偈言

召九

寧令火失於熱性 水失潤澤住不流
 地失牢固不昇持 風失吹動怙然靜
 此無量劫行功業 終不捨此誓願心
 見世困苦厄衆生 慳貪欲癡重病患

發慈悲愍是等故	欲以智藥顯聖醫
汝今何故作艱難	一切人多墮邪道
彼今欲開正見眼	此是大聖解脫王
此是導失道商人	無明衆生墮黑暗
此欲然於智燈照	此聖欲入涅槃城
秉炬欲破世間昏	忍辱枝幹心根斲
信念華葉意莖固	智樹能與法果資
汝今不應拔使傾	又汝今被癡繩縛
彼欲解脫汝等結	豈可於彼生惡心
彼求解脫欲教他	汝作障礙徒疲乏

衆生沒大煩惱海	世間誰解作船師
彼欲建立大橋梁	汝今何故興此惡
其昔劫修諸道行	彼等果熟是今時
是故此樹下結跏	猶如往昔諸先聖
時魔波旬從彼淨居諸天邊聞如是語已起	
增上慢倍生瞋心復速疾走向菩薩所欲害	
菩薩爾時彼處護菩提樹有八天神一名功德二名增長三名無畏四名巧誓五名威德六名大力七名實語八名善會彼等八神仰瞻菩薩目睽不交一時同以十六種相讚歎	

菩薩作如是言仁今最勝清淨衆生光明照
耀猶如天上日月在空仁今提特清淨衆生
顯赫炎熾猶如空裏日天初出仁今皎潔清
淨衆生衆相開敷如綠池內紅蓮華發仁今
無畏清淨衆生奮迅自在如師子王處大林
內仁今安靜清淨衆生不驚不動如須彌山
王出住海中仁今清淨周而顯現時立猶如
大鐵圍山牢固不動仁今沉重審諦衆生衆
德備具猶如大海衆寶充滿仁今含容意度
寬廣日日增長猶如虛空一無有邊際仁今敦

厚無諸邪曲心意正定猶如大地養育衆生
仁今心意無有垢濁具足猶如阿耨達池清
淨之水備八功德仁今斷除一切諸結心意
無染猶如大風不著諸世仁今巍巍難可觀
觀面目猶如猛火熾盛遠離一切諸煩惱熱
仁今勇健剛鞫衆生大力如彼那羅延天無
人能伏仁今精進歷劫熏修心意難迴猶如
帝釋放金剛杵仁今已得第一善利最爲一
切衆生上首具足十力不久當成無上菩提
爾時守護彼菩提樹諸神王以十六種相讚

歎菩薩章句如是一本闕爾時色界淨居諸天
復共同以十六種相毀辱魔王挫其勢力何
等十六波旬汝今無有威勢猶如獐人被健
兒伏妄言我勝波旬汝今一身獨自無有伴
侶猶如曠野被放患人波旬汝今一切軍衆
諸力摧折如負重之羸瘦老牛波旬汝今愚
盲穢惡無有清淨如夜射箭墮不淨地波旬
汝今猶跛瞎驢東西浪行落邪嶮道如迷商
人波旬汝今眷屬離散身無精光猶如負草
貧窮乞兒波旬汝今威德實衰無處依止強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作奸猾猶如癡人無有羞耻波旬汝今造業
不淨多有垢膩如無恩義孝德之人波旬汝
今被他驅趁猶如野干被師子逐不得自在
波旬汝今一切軍衆不久退散猶如猛風吹
諸飛鳥波旬汝今愚惑昏闇不知時節如死
日到孤獨貧兒波旬汝今眷屬退散猶如散
藥從於疎漏有孔器出波旬汝今不久當被
禁制治罰猶如解理趁逐愚人波旬汝今須
臬被斷一切身力猶如罪人被割截手足
異處二本闕相時首陀會一切諸天以如是等十

第六五册

六種相毀魔波旬推其力已時護菩提樹之
八神還復共以十六種相重毀波旬何等十
六波旬汝今不久之間被菩薩降猶如健兒
被他賊殺波旬汝今被菩薩撲猶如怯弱羸
瘦之人為大力士之所搥打波旬汝今被菩
薩光之所覆蔽猶如日出障翳於彼小螢火
蟲波旬汝今被菩薩威自然退散猶如一把
碎末麥麩被大風吹波旬汝今被菩薩怖失
脚馳走猶如小獸被師子追波旬汝今被菩
薩拔如娑羅樹為猛風吹合根倒地波旬汝

今被菩薩破如怨賊城為大力王之所摧滅
波旬汝今被菩薩竭如牛跡水為盛旱日之
所乾涸波旬汝今被菩薩退低頭直走如得
罪人為他所殺忽然得脫波旬汝今被菩薩
擾如野澤內遭大猛火飛鳥亂驚波旬汝今
被菩薩伏心君九內憂愁如無法行十忽失權勢下
伐國王波旬汝今不久當被菩薩剝脫猶如
無翅老病鴻鶴波旬汝今不久當被菩薩滅
削如行曠野無糧食人波旬汝今不久當被
菩薩劫奪如人失船沒於大海波旬汝今被

菩薩燠如劫盡時一切稠林樹木燼滅波旬
汝今不久當被菩薩崩倒猶如金剛打壞石
山是等天神以十六種毀魔波旬其魔波旬
聞諸天神如是毀辱勸諫之時向菩薩走欲
殺害故依實勸請被諸天神之所毀辱猶不
解心不還本宮更復增忿勅兵衆言汝等速
起急疾打散撮此仙人莫與其命是人今既
自度彼岸於我界內復教無量無邊衆生出
我之境我不放汝若汝自知得脫我手唯汝
沙門速起馳去遠離於此菩提樹下則命久

活不遭困苦爾時菩薩報波旬言若當使此
須彌山王崩離本處一切衆生悉無復有一
切星宿及以日月墜落墮地大海乾竭我今
已坐菩提樹下不可移動魔復更瞋出麤惡
言汝等捉此瞿曇釋子君九將飛行且緩莫煞
速疾將向我微妙宮十一五縛枷鎖手著杻械遣
守我門令我數見如是困苦多種厄難猶如
惡奴爾時菩薩報波旬言可此虛空將於妙
色畫雜種形或復虛空及諸星宿并日月天
墮落於地汝等諸魔滿足三千恐怖於我乃

至樹下魔欲嚇我無有是處

菩薩降魔品第三十二之一

爾時魔衆盡其威力憍菩提樹不能驚動善

薩一毛有偈說言

天魔軍衆忽然集 處處打鼓震地噪

吹螺及貝諸種聲 唱言子欲作何事

今見此魔大軍衆 何不起走離此中

汝今妙色如鑄金 面目清淨天人仰

如是身體不久壞 此大魔衆難可當

但看地上及虛空 諸種變現皆充滿

必欲共闘恐不如 其若瞋忿或損身

梵音迦羅頻伽聲 告諸夜叉羅刹等

愚癡欲惱虛空體 今來怖我亦復然

能以金剛破山王 或用口吹竭大海

或猛瞋龍持手執 如是彼能動我心

魔衆憤怒放火山 拔樹并根歷亂擲

融銅赫赤星散注 或有手把惡毒蛇

或駱駝馬白象頭 或猫野干獼猴首

或瞋蛇龍吐氣舌 或復霹靂閃電飛

雜雨土石電金剛 或注鐵丸諸器仗

槩矛長刀三叉戟 或現金剛啣毒蛇
落地打碎樹枝條 種種兵甲大呌吼
或有百臂射百箭 蛇口吐猛炎火光
或捧鐵丸如須彌 或出可畏熾火雨
倒地劈裂徹泉下 或有竄身前後圍
九或在左右及足邊 十二顛倒手脚放烟火
忽然還復口大笑 如是可畏諸魔軍
菩薩見如幻化爲 如是魔力應奪命
彼見猶如水中月 亦復非真男女形
非我非命非衆生 眼耳鼻口身意等

內外因緣各自有 是諸法爾造無人
我作如此語非虛 不信當更作言誓
如我今見於彼等 欲得恐怖於我來
諸法體性及我身 一切悉空無有實
是時魔軍夜叉衆等以諸形貌種種身體如
是恐怖菩薩之時菩薩爾時不驚不怖不動
不搖而彼魔王波旬更復增瞋恚心內懷愁
憂徧滿其體不能自安而有偈說
魔家眷屬大可畏 各作種種恐怖形
見彼菩薩不驚惶 波旬心愁劇瞋恨

爾時菩薩作是思惟此魔波旬不受他諫造種種事而不自知我今可以如法語言斷其一切諸惡法行菩薩如是心思惟已語魔波旬作如是言魔王波旬汝善諦聽我本來此菩提樹下創初之時將一把草鋪已而坐所以者何恐畏後時共魔波旬成於怨讎十三鬪諍相競惡口罵詈汝魔波旬造諸惡行無有善心我今欲斷汝魔波旬一切怨讎欲滅汝等一切惡業汝魔波旬若欲生於怨恨之心作如是念何故菩薩坐此樹下將草作鋪著糞

掃衣汝心如妬嫉此事汝魔波旬且定汝意我若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取如是等一切諸事付囑於汝願汝迴心生大歡喜魔王波旬汝今心中亦有言誓我等必當恐怖菩薩令捨此座起走勿停然我復有弘大誓願我今此身坐於此座設有因緣於此坐處身體碎壞猶如微塵壽命磨滅若我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我身終不起於此處魔王波旬如是次第我等當觀是誰勇猛誓願力强有能在先成就此願或我或魔

及汝軍眾若我福業善根力强我應成此誓願不虛是時菩薩向魔波旬而說偈言

汝昔施一無遮會 今得如是大威權

我於無量億僧祇 為諸眾生種種施

爾時魔王波旬復向菩薩而說偈言

我昔祭祀無遮會 汝今驗我既非虛

汝若干劫布施行 誰信此言欲降我

魔王波旬說此偈已 是時菩薩不畏不驚不怯不弱專注不亂以柔輭心捨諸恐怖身毛和靡視瞬安詳伸其右手指甲紅色猶如赤

銅兼以種種諸相莊嚴具足無量千萬億劫

諸行功德善根所生舉手摩頭手摩頭已復

摩脚踏摩脚踏已以慈愍心猶如龍王欲視

舉頭既舉頭已善觀魔眾觀魔眾已以千萬

種功德右手指於大地而說偈言

此地能生一切物若九 無有相為平等行十四

此證明我終不虛 唯願現前真實說

爾時菩薩手指此地作是言已 是時此地所

負地神以諸珍寶而自莊校所謂上妙天冠

耳璫手瑣臂釧及指環等種種瓔珞莊嚴於

身復以種種香華滿盛七寶瓶內兩手捧持
去菩薩坐不近不遠從於地下忽然湧出示
現半身曲躬恭敬向於菩薩白菩薩言最大
丈夫我證明汝我知於汝往昔世時千億萬
劫施無遮會作是語已_{是時其地徧及三千}
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作大音聲猶如打於摩
伽陀國銅鍾之聲震徧吼等如前所說具十
八相爾時彼魔一切軍衆及魔波旬如是集
聚皆悉退散勢屈不如各各奔逃破其陣場
自然恐怖不能安心失脚東西南北馳是當

是之時或復白象頓蹶而倒或馬之卧或車
脚折狼藉縱橫或軍迷荒不能搖動或復弩
槊弓箭長刀縹索劍輪三叉戟翼小斧鉞鈇
從於手中自然落地又復種種牢固鎧甲自
碎摧壞去離於身如是四方爭競藏竄或覆
其面踣地而眠或仰倒地乍左乍右宛轉屍
移或走投山或入地穴或有倚樹或入暗林
或有迴心歸依菩薩請乞救護養育於我其
有依倚於菩薩者不失本心時其波旬聞大
地聲心大恐怖悶絕躡地不知東西於上空

中唯聞是聲打其撮其捉其斫其殺其斷其
 黑暗之行悉令滅盡莫放波旬

佛本行集經卷第二十九

音釋

鬣力涉切 焯蒲沒切 夷起貌切 啾息切 啾汗羽切 嘶先切
 切居切 啾力切 夷山切 啾胡感切
 願領切 踏蒲吐切 幽盧丸切 晒武切 又又切
 切也切 扶也切 件即葉切 目也切 時池爾切 挫則卧切 擗折也切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女俗切 大跛切 躄布廢切 足瞎切 瞎呼鏗切 奸猾切 類居切
 詐也切 狡也切 扭械切 械九切 下戒切 憎虛切
 八切 威相切 噪先切 憤房切 齒五切 劈切
 色甲切 割也切 窟取亂切 創初亮切 羅古法切 翼切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

君十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菩薩降魔品第三十二之二

爾時彼處別有地神將於一餅涼冷之水灑
魔王上而告之言汝魔波旬疾速急起走向
本宮今為汝故當有種種器仗欲來害於汝
身節節解汝而彼魔眾本時所作雜類形容
殊異身體變現而來執持種種兵戈器械如
是怖已不能復形還如是歸至本來處各相
迷失經由七日於後或有得相見者或不相

見其相見者各相借問或復哭母或復哭父
或兄或弟或姊或妹互相謂言我等今者值
此大厄是我等殃我等今得本命而還深是
我等不可思議而有偈說

菩薩右手百福嚴 諸指網羅赤紅甲

掌內千輻輪相炳 閻浮金光妙色充

以手安詳摩頂跌 如是掌下似雲電

口言大地汝明我 往昔無數劫修行

所有來乞曾不違 水火風神皆驗實

梵天帝釋并日月 十方諸佛悉鑒知

如我苦行求菩提 布施持戒精進忍
禪定智慧等六度 及四無量諸神通
如是次第助道因 一切熏修盡皆證
十方我作諸功德 般遮于瑟及檀那
汝魔萬分無一毫 是時以手指此地
其地震聲若鍾響 六種湧沒海波濤
魔覩倒地悶不甦 或有空音唱縛撮
雖降面失於光色 自知不及菩薩威
槌曾大哭唱叫聲 身體疲乏無歸處
東西南北縱橫走 心迷悶絕無有情

象馬車兵力悉摧 鳩槃毗舍遮羅刹
自然驚怖悉星散 退走求道各迴遑
如鳥在澤被火飛 父母兄弟姊妹女
兩兩相求不知道 各問汝今何處停
設得相見迭相嫌 俱云厄至恐失命
彼諸魔衆無億數 忽然消滅似散雲
如是苦經七日中 後遇相逢唱言活
我等心今大歡喜 時彼菩提樹大神
慈心將冷水一餅 灑於魔上作是說
速起莫住隨心去 汝今若不取我言

後值厄難當分廿
 夜又羅刹鳩槃等
 摩睺羅伽及毗舍
 世間所有可畏形
 魔王率將樹下來
 欲望恐怖於菩薩
 端正容顏諸相滿
 功德具如千日光
 心不驚動猶須彌
 觀彼魔衆如幻化
 諸法無異無分別
 如星如露如浮雲
 法相如是正思惟
 安心善住結跏坐
 若有我心彼聞見
 如是邪念則生貪
 癡人作是著我時
 以心念故見恐怖
 釋迦牟尼大尊者
 觀於諸法平等如

十二因緣相續生
 心意境界空無實
 見諂曲魔不驚動
 之頓無利身體疲
 木石刀仗悉棄捨
 眷屬馳走無依怙
 爾時魔王波旬長子名曰商主即以頭頂禮
 菩薩足乞求懺悔口唱是言大善聖子願聽
 我父發露辭謝名十凡愚淺短猶如小兒三無有智
 慧我今忽來惱亂聖子將諸魔衆現種種相
 恐怖聖子我於已前曾誥父言以中正心雖
 有智人善解諸術猶尚不能降伏於彼悉達
 太子況復我等但願聖子恕亮我父我父無

智不識道理如是恐怖大聖王子當何取生
大聖王子願仁所誓早獲成就速證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爾時所有一切諸天向於菩
薩生信行者若虛空中及在地上或復諸方
彼等悉大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以
歡喜心口唱是言唎唎啾啾梨梨其聲徧滿
四方虛空震叫響徹弄諸衣服嗚呼希有菩
薩今以降伏諸魔及魔軍衆以作天樂以作
天歌讚歎菩薩復將天華曼陀羅華摩訶曼
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優鉢羅華

拘勿頭華鉢頭摩華分陀利華以天旃檀細
末之香散菩薩上散已復散雨而更雨有偈
說言

菩薩既降伏魔王 此之大地六種動
衆生沒在無明暗 大聖神光普照明

天地開朗日月輝 猶如婦女莊嚴面

虛空下種種華雨 曼陀羅等及餘華

爾時復有無量無邊諸餘天等千萬億數娑
婆世主大梵天王及帝釋等皆大歡喜乃至
徧體不能自勝合十指掌頂禮菩薩口作是

言今此聖者必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
時其處菩提樹下相去不遠有一龍王名曰
迦羅即便以偈歎菩薩言

如我昔覩佛日興 還如此處菩提樹
作大神通希有事 善巧方便降魔王

君十

世尊今者亦復然 鋪草結跏安隱坐
心不攀緣正意住 曾無一念暫時驚
如是勇猛大精勤 決定最勝牟尼佛
而此大地六種動 其響震吼如鐘聲
東西南北湧復潛 不久必成大勝覺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虛空閉塞諸天衆	百千萬億那由他
唱聲微妙心喜歡	仁今必作大妙聖
諸天萬億不可數	各弄衣服滿虛空
如是預相無有邊	仁今作佛成大聖
千萬那由他天衆	在空頂禮合掌恭
此之先應難具言	仁今作佛大尊覺
天諸童子億千萬	喜歡手執妙天華
於仁者上雨華雲	仁今作佛世尊勝
周帀菩提樹林木	枝頭皆向尊屈低
此諸瑞相非一條	仁今作佛大尊極

第六五册

仁既降伏天魔衆 可畏音響及殊形
悉以慈力攝化周 仁今作佛大尊稱
迦羅龍王歎佛已 心生快樂大喜歡
成無上道品第三十三

爾時菩薩既已降伏一切魔怨拔諸毒刺建
立勝幢坐金剛座已滅一切諸世間內諍鬪^五
之心滅諍鬪已內外調伏心清淨行為令一
切世間衆生作利益故為令一切世間衆生
得安樂故為令一切諸惡衆生發慈心故為
斷一切諸惡衆生結垢行故自己滅除睡眠

纏蓋心得清淨光明現前正念圓滿亦教衆
生令斷一切睡眠覆障自己斷除一切調戲
得清淨心無有濁亂亦教衆生令滅一切調
戲之心使得清淨自斷一切疑悔之心離暗
蔽行於諸善惡一切法中無有疑滯得清淨
心爾時菩薩得斷如是五種心已煩惱漸薄
所以者何此等五法能為智慧作覆障故能
為智慧作不佐助遮於涅槃微妙善路如是
一切悉皆棄捨離諸欲心及不善法分別內
外思惟觀察一心寂定欲證喜樂入於初禪

法中而行爾時菩薩如是思惟我今已證初
增上心現得安樂微妙之法心不放逸應當
正念捨離聚落依阿蘭若所行法者盡令得
之是時菩薩欲捨一切諸分別觀清淨內心
一無分別從三昧生歡喜樂已證第二禪法
中而行爾時菩薩復如是念我今已生此二
增心乃至捨離一切諸惡成衆行已入二禪
時菩薩厭離歡喜捨行清淨正念正慧身受
安樂如聖所歎捨於諸惡已得安樂如是增
上證第三禪法中而行爾時菩薩復如是念

此我第三增益之心乃至在於阿蘭若行者是
時菩薩欲捨樂欲捨苦如前所捨分別苦樂
無苦無樂悉捨正念清淨證第四禪法中而
行爾時菩薩復更思惟此我增心第四現見
法安樂行已得證知心不放逸善男子應正
念一心在阿蘭若寂靜而行爾時菩薩如是
一心清淨無垢無障無翳一切苦患悉皆除
滅調和柔軟可作諸業已住決定其夜初更
欲成身通受於種種神通境界所謂一身能
作多身復合多身還作一身作一身已於虛

空中上沒下出下沒上出隱顯自在橫徧亦然穿過山崖石壁無礙應念而行入壁便出出已還入譬如霧中沒已即現現已還沒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出沒虛空猶如飛鳥或放烟熏或出光炎如大火聚日月威德最大魏巍能以手掌而捫摸之現長大身乃至梵天譬如工巧巧師弟子取清淨金作諸器皿隨意即成亦分別知彼價貴賤如工瓦師瓦師弟子成就泥團置於輪上欲作何器即便得成亦知其價如善木師木師弟子伐取樹木

不腐不枯欲作何器即能得成亦知其價女象牙師牙師弟子得好象牙欲作何器即能得成亦知其價如是如是菩薩亦然如是成就清淨之心無濁穢心無隔礙心無患累心柔和軟心成就業心真寂定心於夜初更修習造作種種神通成就智心出現種種神通境界所謂一身作於多身略說乃至身至梵天菩薩心得如是寂定如是清淨如是無垢如是無翳除滅一切煩惱患累造諸業已心得寂滅爾時菩薩還於是夜初更之中更欲

證知宿命神通成就心行欲於自心知他人
心種種念數所謂受身一生之處二生之處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三三十四五十一
百二百一千一萬無量億萬半劫小劫中劫
大劫無量小劫中劫大劫我昔某處我名字
某如是姓族如是種類如是飲食如是受樂
如是壽命如是死已生於彼處彼生復死爾
時菩薩以如是相如是行知種種宿命世自身
既爾他身亦然又復自知種種宿命譬如有人
從自聚落出已至於他聚落行於其道路

知何處坐知何處行知何處眠知何處言知
何處默至此聚落知彼聚落其間近遠行路
之時何處而行何處而坐乃至何處眠卧言
默至彼聚落還已聚落復如是念思惟悉知
從此聚落經若干時至彼聚落復於其處若
干時住若干時行若干時坐若干時語若干
時默過若干時復至某邑復知彼處若干時
行坐起眠卧語默停泊乃至到於已聚落已
悉如是知菩薩亦然如是定心清淨之心無
垢穢心如是輕心無患惱心可作業心於彼

初夜初更之中得宿命智正念證知心成就
行爾時菩薩既思惟知自身生處及他生處
所謂一生國土之處乃至無量無邊億劫所
生之處是時菩薩如相如教次第聞說如知
自身所生之處及以他身種種生處亦復憶
念菩薩憶念如是生已能於處處諸衆生類
受諸生中得慈念心此我親舊此我外人捨
此親已復生某處此世彼世流轉不息猶如
風車猶如芭蕉決定無實煩惱無常此義決
定心如是知爾時菩薩如是定心如是清淨

如是無垢如是無惱如是柔軟可作靜業於
彼夜半欲得成就證知天耳而發是心彼以
天耳善清淨故過於人耳聞種種聲所謂或
聞地獄之聲或畜生聲天聲人聲遠聲近聲
譬如聚落城邑國土或復市中其間有人昇
上高堂或復樓上於彼中住復有一人以清
淨耳聞種種聲所謂或聞吹螺貝聲或大鼓
聲或小鼓聲細腰鼓聲或筚篥聲或琵琶聲
簫笛笙瑟種種音聲或聞歌聲或聞舞聲或
聞笑聲或聞哭聲或婦女聲或丈夫聲或童

子聲或童女聲如是如是菩薩如是寂定其
心清淨無垢無惱無濁柔軟作業於彼夜半
聞種種聲乃至一切地獄等聲爾時菩薩寂
定清淨無垢無惱於彼夜半成就欲證彼天
眼時過於人眼徧見一切或復命終墮落衆
生或生衆生上界衆生下界衆生端正衆生
醜陋衆生或墮惡道一切衆生或生善道一
切衆生行者住者或造業者如所造業悉皆
以眼通能達見復知如是衆生所作身業不
淨意業不淨毀謗師僧或著邪見以邪見故

造是惡業以是因緣捨此身命生於惡道地
獄之中受諸苦惱如是衆生以口業故受於
種種諸惡道苦是等衆生口業不淨造惡口
業一切具足以是因緣生於畜生受諸苦惱
是等衆生行身惡業具身惡業以是因緣造
意惡業具意惡業乃至毀謗一切諸聖若干
邪見以邪見故邪見因緣命終捨身墮於餓
鬼受餓鬼苦如是衆生行身淨業口清淨業
不毀諸聖以行正見造正見業以是因緣命
終捨身生於天上若干衆生以造清淨身行

口行一切具足不犯不缺不謗諸聖以有正見如是正見業因緣故命終捨身生於人間如是菩薩以天眼淨過於諸人見諸衆生或墮落時或受生時上界衆生中下衆生端正醜陋或身有香或身患臭或至惡道或至善道如所造業真實皆知譬如有人於國城邑聚落市間喧鬧之處昇上大臺高樓中坐以淨天眼見於諸人或東方來或西方來或西向東或東向西或南向北或北向南或從南來或從北來或來或去或住或坐展轉其間

或有逆行或有順行如是如是菩薩如是寂定清淨無垢無惱柔軟作業於彼夜半乃至見於諸衆生等隨業受報若善若惡而有偈說

地獄受業苦極殃	畜生各各相噉食
餓鬼恒常患飢渴	人中困在求資財
天上報盡愛別離	此苦最重無方喻
展轉一切衆生類	處處無有歡樂時
此名死命鬼深淵	亦是煩惱海根底
衆生沒溺無出處	輪轉此彼來去行

如是觀察五道中 以於天眼徧能見

煩惱始終無有實 猶如葉葉破芭蕉

爾時菩薩如是寂心如是淨心無垢之心如
是遠離一切諸惡心調柔輭可作於業已得
寂定還於彼時後夜將盡心欲證知如意通
故而自發起既發知已復知他意從何處生
思惟何事一切徧至如實通知若有衆生發
於欲心欲行欲事如是真知若離欲心遠離
於欲如實證知若瞋恚心瞋恚發起真實通
知厭離瞋心遠離瞋恚如實通知若有癡心

癡心發起真實通知厭離癡心遠離癡已如

實通知如是略說愛心離愛乃至有為無為

下等上流靜亂廣狹大小有邊無邊有上無

上得定無定解脫無脫如實通知譬如丈夫

或復女婦正少年時常喜嚴身莊嚴身已或

時淨鏡或淨水第十中觀於自面相十一皆見盡如是

如是菩薩如是寂定其心如是清淨如是無

垢如是無惱柔輭調和可作於業已得寂定

還彼後夜以清淨心欲得證取宿命智通如

是自心他心亦然從何發心何處起心心

徧盡如實通知若有欲心若離欲心如實通知乃至解脫不解脫心如是通知而菩薩得如是定心清淨之心無垢穢心離一切惡柔輒之心可作於業已得寂靜還彼後夜欲得證知漏盡神通內發智心彼如是念此諸衆生沒煩惱海所謂數數生老病死從此命終至於彼處受後生時還得如是一切衆苦不能知離此等衆苦所謂生老病死等苦如是思惟我今當作何等方便云何得離此等諸苦作何業行云何捨離生老病死度至彼岸

而說偈言

世間生死沒溺海 數數死已復受生
爲此老病衆苦纏 愚迷不能得出離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復更思惟此老病死從何而來何因緣有此老病死菩薩如是思惟念時知老病死因生故有此老病死以有生故老病死隨菩薩復更思惟此生從何而有何因緣故得有是生菩薩如是思惟念已知因有故故有是生菩薩復更思惟此有從何而有何因緣故得有此有菩薩如是思惟念

已知因取故故有是有菩薩復更思惟是取
從何而有何因緣故得有是取菩薩如是思
惟念已知因愛故故有是取菩薩復更思惟
是愛從何而有何因緣故得有是愛菩薩如
是思惟念已知因受故故有是愛菩薩復更
思惟此受從何而有何因緣故得有此受菩
薩如是思惟念已知因觸故故有此受菩薩
復更思惟是觸從何而有何因緣故得有是
觸菩薩如是思惟念已知因六入故有此觸
菩薩復更如是思惟此之六入從何而有何

第十

十二

因緣故有此六入菩薩如是思惟念已知因
名色故有六入菩薩復更如是思惟此之名
色何因緣有從何而生菩薩如是思惟念已
知因於識故有名色菩薩復更如是思惟此
之識者何因緣有從何而生菩薩如是思惟
念已知因諸行故有此識菩薩復更如是思
惟此之諸行何因緣有從何而生菩薩如是
思惟念已知因無明故有諸行菩薩復更如
是思惟緣無明故故有諸行緣諸行故故有
於識緣於識故故有名色緣名色故故有六

入緣六入故故有於觸緣於觸故故有於受
緣於受故故有於愛緣於愛故故有於取緣
於取故故有於有緣於有故故有於生緣於
生故故有於老緣於老故故有病死及以憂
悲諸苦惱等如是諸苦各相因生菩薩未曾
從他人聞未曾自見君十從法生眼生智生意生
慧生明菩薩復更如是思惟有何無故無病
老死有何滅故滅老病死菩薩如是思惟念
知以無生故無老病死以滅生故滅老病死
菩薩復更如是思惟以何無故而無此生以

何滅故而滅此生菩薩如是思惟念知以無
有無則無此生以滅有滅則滅此生菩薩復
更如是思惟以何無故乃至一切諸行悉無
以何滅故乃至一切諸行悉滅菩薩如是思
惟念知以無無明故諸行無以滅無明故諸
行滅菩薩復更如是思惟以滅無明故諸行
滅諸行滅故識亦隨滅略說乃至生死憂悲
苦惱皆滅如是一切諸苦及集並皆悉滅菩
薩如是昔未曾聞如是法中生眼生智生意
生明生光生慧時菩薩得如是定心如清

淨如是無垢如是得離一切諸惱柔軟之心
可作業心既得靜心此是無明真實而知亦
知無明因如是生亦知無明緣如是滅真實
諦了此是無明盡滅之相已得正道真實而
知乃至略說是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
老病死等如實而知此是一切老病死集此
是一切老病死滅此是一切老病死滅已
得道如是悉知此苦諦集如實而知此苦諦
滅如實而知此是苦諦滅已得道如實而知
如是等漏真實而知如是漏集如是漏滅如

是等漏滅已得道如實而知此是欲漏如實
而知此是有漏此無明漏如實而知此處諸
漏悉滅無餘斷絕諸有譬如郭邑或復城傍
或復聚落相去不遠有一水池其水涼冷甘
美清淨間無穢濁水常彌滿共岸齊平又岸
四邊多有諸樹百十圍繞莊嚴池內復有種種諸
蟲或蜂或螺十龜鼈多諸水性或石或沙
或諸魚鱉鱒鯉及摩竭魚在於水內東
西南北交橫馳走求覓飲食或有住者或相
赴逐而有一人以清淨眼在於岸上洞徹分

明見於彼等一切諸蟲知此是蜂是螺是龜
 是鼃是鼈是砂是石是魚是蟲摩竭魚等若
 干求食若干蟄眠若干東西南北馳走若干
 相趨如是如是菩薩如是寂定於心如清
 淨如是無垢如是無惱如是柔軟可作諸業
 已得寂靜此是無明如實而知此無明集此
 無明滅此是無明滅已得道如實而知乃至
 略說此處諸漏悉皆滅盡無有遺餘爾時菩
 薩如是知時如是見時心從欲漏而得解脫
 心從有漏而得解脫從無明漏而得解脫既

解脫已生慧解脫生已即知我生已盡梵行
 成立所作已辦畢竟更不受後世生其夜三
 分已過第四於夜後分明星將欲初出現時
 夜尚寂靜一切衆生行與不行皆未覺寤是
 時婆伽婆即生智見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而有偈說
 是夜四分三已過 餘後一分明將現
 衆類行不皆未動 是時大聖無上尊
 衆苦滅已得菩提 即名世間一切智
 爾時婆伽婆得智見時於此世間梵宮魔宮

第十

十五

天人沙門及婆羅門世皆大明小鐵圍山并
大鐵圍其間從來恒常黑暗未曾見光此之
日月如是大德如是光明如是威力遂不能
令彼處光明照曜顯赫今者自然皆大開朗
悉覩光明其間所有一切衆生各各相見各
各相知各各相語此處亦復有衆生乎此處
亦復有衆生乎一切樹木即生華果隨熟墮
地世尊力故虛空清淨無有塵霧無有煙霞
忽自起雲降微細雨以用灑地復起涼風冷
煖調適諸方澄淨顯現分明又虛空中一切

諸天作天音樂作天歌讚而雨種種無量華
雨所謂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復雨衣
憍奢耶等復雨金銀瑠璃等寶復雨優鉢羅
拘勿頭分陀利復雨種種末香塗香散於佛
上散已復散彼地周而滿一由旬種種華雨
末香塗香積至于膝時此大地六種震動一
切衆生一向皆受極妙快樂諸苦不惱當於
彼時無一衆生有欲惱者有瞋恚者有貪癡
者亦復不生貢高之心我慢之心無有恐怖
不作衆罪無有疾病衆患皆差更不發動飢

渴衆生悉得飽滿酒醉衆生皆得醒悟更不
 飲酒顛狂衆生皆得本心盲瞑衆生皆得見
 色聾者聞聲身體諸根不完具者悉得具足
 貧窮衆生皆得地藏羸瘦衆生皆得肥滿牢
 獄繫禁悉皆得脫枷鎖自然解散地獄衆生
 悉免苦惱畜生君十衆生恐怖皆滅餓鬼衆生滅
 飢渴苦悉得飽滿而有偈說

爾時衆生瞋等無 滅衆苦受大快樂
 酒醉狂顛得本性 一切怖者皆獲安
 爾時世尊既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即

作如是師子音吼而說偈言

往昔造作功德利 心所念事皆得成
 速疾證彼禪定心 又復到於涅槃岸
 所有一切諸怨敵 欲界自在魔波旬
 不能惱我悉歸依 以有福德智慧力
 若能勇猛作精進 求聖智者得不難
 既得即盡諸苦邊 一切衆罪皆除滅
 爾時如來初成佛已最先說此口業之偈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

音釋

甦孫徂切死 捫摸捫摸未各切 龜過表 鼈徒
而更生也 鱣魚音香鱣魚方鱣慈俱切 鱣扶方 鱣是
有足者鱣魚名鱣魚鱣慈俱切 鱣大魚也 鱣鱣
大計切 鱣力聲 鱣直立切 鱣鱣 鱣也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一

曰一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昔與魔競品第三十四

爾時菩薩於彼初夜以手指地降伏魔衆波旬眷屬是時此地六種震動乃至大震猶打銅鐘是時一切聚落城邑國土所居有諸人衆彼等皆悉見大地動聞震吼聲心並生疑各各自往至相師邊或卜師邊天文師邊或仙人邊或至所解占仰師邊悉皆借問此事云何何故大地如是震動作此大聲魔與沙

門誰勝誰劣汝等各自善能占仰唯願爲我解說斯事爾時彼等一切諸仙天文師等各自報其所問人言摩伽陀國伽耶聚落有兩大力相共誦試一求出世最大法王一求世間非法之王兩競爭鬪而於彼中求法王者撲於彼求非法王者其事已訖後夜中得成大法王不久欲轉無上法輪而有偈說一切諸人聞地動各自往詣占師邊問其占仰師是言仁等世間聖知者而此大地何故動唯願諦審善觀占

速疾決我等此疑

彼等一切諸師

法王非法王在彼

二人相競鬪威神

各試德力誰為尊

摩伽陀國聚落內

菩薩天魔兩相搦

法行摧伏彼魔軍

既降伏已得菩提

成佛法王獨無畏

爾時如來於彼後夜明星出時得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已於時世間自然而有最大
光明地六種動時彼光明及地動已淨飯王
宮睡眠驚寤喚諸相師并婆羅門天文師等
而勅之言婆羅門輩此事云何為我解說作

是語已時諸占相天文師等即白王言唯願
大王且少時忍我等占仰然後白王爾時佛
母摩耶夫人已得天身作玉女形從天上下
告淨飯王及羅睺羅母耶輸陀羅等作如是
言大王當知今夜王子悉達多已曰一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相故天地震動如來既
成三菩提已降伏衆魔無有怨敵於世間中
無所可畏是時色界淨居諸天心尚疑惑如
來得成三菩提不爾時世尊知彼諸天心之
所念飛騰虛空為彼諸天斷疑心故說於如

是師子乳聲我今已斷諸欲愛結已定欲心
乾竭一切諸煩惱水更不復流不受後有更
不轉入於煩惱內度盡苦邊更無復餘爾時
彼等一切諸天聞此語已心各思惟如來已
得成三菩提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
將天妙華塗香末香天栴檀香牛頭栴檀細
末之香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散如來上
散已復散其魔波旬見諸天衆將如是等供
養之具供養上來見已即對如來之前相去
不遠地上而坐悵快不樂心大憂愁以一荻

片而畫於地復如是念世實希有難可思議
諸仙苦行我能迴轉其帝釋等一切諸天我
能教發貪欲之心云何今此沙門釋種一心
三昧經暫時間使我軍馬皆悉降伏如是已
後如來密教廣行佛事說法之時諸比丘等
即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云何以精進力得
三菩提成七道分滿足法寶作是語已佛即
告彼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今應當知然我非
但此之一世精進力故得三菩提及七道分
我往昔時精進力故得摩尼寶時諸比丘即

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願為我等分別解說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諦聽我
念往昔有一商主入海採寶而於海內得一
貴重摩尼之寶其價正直百十兩金得已忽
然還墮海中時彼商主即持一杓發大精進
勇猛之心抒大海水欲令乾竭求摩尼寶時
海神天見於彼人杓抒海水將置陸地見已
即作如是念言此人愚癡無有智慧大海之
水無量無邊其今云何以杓欲抒置於陸地
而彼海神即說偈言

世間多有衆生輩 為貪財利種種為
我今見汝大愚癡 更無有人過汝者
八萬四千由旬海 今欲以杓抒令乾
困乏徒自喪一生 所抒未多命便盡
所抒之水如毛滴 此大海廣而甚深
汝今無智不思惟 耳璫欲取須彌作
爾時商主復向海神而說偈言
天神此為不善言 乃欲遮我乾竭海
神但定意正觀我 不久抒海當令空
仁住於此長夜停 是故心應大憂惱

我誓精勤心不退 必竭大海使令乾
我無價寶隨此中 是故要枯大海水
水若盡底還獲寶 得已當迴歸向家
時彼海神聞是語已心生恐怖作如是念此
人如是精進勇猛抒此海水必當竭盡時彼
海神如是念已即還商主無價寶珠還已而
說如是偈言
凡人須作勇猛心 負擔若疲莫辭倦
我見如是精進力 失寶還得歸向家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精進處處得稱心 嬾惰恒常見大苦
是故勤發勇猛意 智人以此成菩提
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大商主者即我身是
時彼商主入海既得無價寶珠得還復失以
勇猛心求寶還得今日亦然以精進故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七覺分道時諸比丘即
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奇特不可思議一人
獨自能降是等一切魔衆作是語已即各默
然爾時世尊復更重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
至心諦聽我非但今獨自如是降伏衆魔過

去世時亦曾如是獨自降伏彼等魔衆時諸
 比丘即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唯願為我分
 別解說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善聽我念
 往昔無量世時有二兄弟鸚鵡之鳥一名摩
 羅祁梨此言二名臊陀祁梨此言彼時二鸚
 鵡在於樹上忽然有鷹迅疾而來撮一小者
 將飛空行爾時彼兄即向其弟而說偈言

獨自一人亦得苦 獨自一人亦得樂
 汝啄彼鷹要害處 其若苦困即放汝
 汝今身小我薄力 唯汝精勤莫嬾惰

其弟既聞兄語已 欲出勇猛威力事
 盡身極力思量竟 即便要處啄鷹身
 鷹患身體苦痛纏 速疾即放鸚鵡鳥
 鷹以身體患痛故 疾走處處求歸依
 其巧鸚鵡鳥脫由 以啄彼鷹最要節
 鷹困無有避藏處 嚴熾鸚鵡鳥空行
 鷹見鸚鵡逐後飛 捨離遠走求活路
 爾時啄鷹鸚鵡者 今即我身釋迦是
 彼鷹即是魔波旬 於時我唯獨自身
 已能降伏彼令得 況復於今功德備

那得不伏彼魔王 汝等比丘宜知此

爾時諸比丘復白佛言世尊云何魔王波旬
數數欺誑如來不能得著而如來常免彼厄
難作是語已世尊復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
至心諦聽當為汝說我非但今被魔波旬所
誑得脫不曾被其之所惱亂過去世時魔王
波旬誑惑於我亦不能得矯亂於我時諸比
丘即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唯願為我分別
解說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河
名波梨耶多此言度彼節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

華鬘師其人有一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

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
歷踏壞其華時彼園主見於彼龜處處求食
踐壞其華是時園主即作方便捕捉彼龜捉
已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爾時彼龜作如
是念我今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作何巧
智即發是心我今可誑此之園主作是念已
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我
 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
 華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
 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
 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華鬘師見
 龜沒水作如是念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惑
 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
 師即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
 華鬘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
 活命今作是言定足証我欲食我故誘我出
 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煮已脂糝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欲知彼時入
 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
 爾時欲誑惑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
 得時諸比丘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實難思議

魔王波旬威勢自在統於欲界種種誑惑猶不能動此之坐處作是語已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今應當知非但今日此魔波旬將其力勢欲誑惑我過去亦然不能誑惑得我之便時諸比丘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其事云何唯願為我分別解說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黃宛轉戰慄不安時彼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言賢善

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天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止在大海水中獼猴乃在山林樹上何由可得婦言奈何我今意思如此之食若不能得如是物者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

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
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
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
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此言水願時彼樹有一
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虬既見
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
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
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
甚辛勤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
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

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取獼猴報言
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取其子是時虬復語
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
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
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
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渡
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樹華果豐饒所謂
菴婆果閻浮果梨拘闍果頗那婆果鎮頭迦
果無量樹等獼猴問言我今云何得至彼處
海水深廣甚難越渡我當云何堪能浮渡是

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渡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少見少知聞虬美言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身及獼猴俱沒於水是時獼猴問彼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汝不知也獼猴問言其事云何欲何所為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言

利自取磨滅嗚呼我今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依實不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時彼虬聞於獼猴如是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婆羅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彼獼猴淹遲不下而

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
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
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處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如是念已即
向彼虬而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當知彼時大
獼猴者我身是也彼時虬者魔波旬是於時
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自
在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
作是語已時諸比丘復白佛言希有世尊奇
特世尊實難思議此事云何魔王波旬將此
醜陋異類軍衆至如來所如來復能一一觀
知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比丘當知非但今日
魔王波旬將此醜形大魔軍衆至於我邊我

亦觀知時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事云何願為解說我等樂聞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念往昔有一獵師知有一林多饒諸鳥數下彼處其到彼已作於草庵將雜樹枝而覆其上即入其中隱身坐住時彼諸鳥謂是樹枝飛下來棲於其庵上時其獵師見鳥棲上漸漸或射或搦而殺時有一鳥見此庵已作如是念此之庵舍處處移動自餘諸樹安定一住此庵之下必不空然如是知已遠離彼庵不被獵師之所捉搦而說偈言

我見一切林諸樹 阿說及於毘醯羅
諸阿梨羅并閻浮 無脂羅彼鎮頭樹
安住停止於一處 從生已來不動移
此樹轉易處處行 其中必應不空立
若當其內有惡物 我應速疾捨此林
心裏既生大狐疑 或是惡行無慈愍
恐畏彼中殺害我 又我往昔於他方
已曾擱裂網走來 智者既知應捨此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當知彼飛鳥者我身是也其獵師者魔波旬是其於彼時作可

畏形欲殺害我我時觀知今復將此可畏醜
陋魔之軍眾來於我邊我亦久知爾時世尊
而說偈言

世間若不深思惟 云何能得上人法
今我以勝思惟故 從縛解脫得無為

二商奉食品第三十五之一

爾時世尊初始得成於菩提道在樹下坐經
七日夜跏趺不起以念解脫快樂為食爾時
世尊過七日已一心正念從三昧起坐師子
座初夜正觀十二因緣下觀至上上觀至下

善念善觀不失不異因彼生此因有於彼則
復有此所謂緣無明有諸行緣諸行有識緣
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
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
生緣生有老病死憂悲苦惱等苦生爾時世
尊知此法已而說偈言

若有梵行觀諸法 即見如是法相生
若見諸法從相生 即知諸法因緣有
爾時世尊還彼夜半觀十二緣從始至終逆
觀至心善觀善念不失不亂因無彼故則此

自無因滅彼故則此自滅所謂無明滅即行滅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一切悉滅爾時世尊知此法已而說偈言

若有梵行觀諸法 即見如是法相生
若見諸法從相生 即知諸法因緣滅

爾時世尊還彼後夜觀十二緣十二從始觀終從終觀始善觀善念不失不亂所謂彼生已復生此因有彼復有此因無彼此亦無彼滅已此亦滅所謂因無明緣諸行緣諸行已乃至一切生老病死諸苦惱等皆悉相生彼無已

此亦無彼滅已此亦滅爾時世尊知此義已而說偈言

若有梵行觀世間 即見相生乃至滅
既散諸魔建立住 若彼日天曜虛空

爾時世尊從彼師子座上而起離菩提樹相去不遠還跏趺坐七日不動以解脫行用為安樂七日諦觀於菩提樹目不暫捨復作是念我此處盡無邊際苦以捨重擔爾時世尊過七日後正念正知從三昧起其後有人在於如來觀道樹處起塔名曰不瞬目塔而說

偈言

於此道場盡諸苦 復斯坐處觀彼座

已度諸願至彼岸 我於彼處證菩提

爾時世尊從眼不瞬塔所起已安詳漸至向

摩梨支此言陽經行之處到經行已跏趺而坐

復經七日受解脫樂爾時世尊過七日已正

念正知從三昧起爾時迦羅龍王此言黑色詣於

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

已即白佛言世尊我此宮殿往昔已曾布施

過去一切諸佛諸佛受已各住於此憐愍我

故其諸佛者所謂拘留孫世尊拘那含牟尼
世尊迦葉世尊今日世尊善哉知時憐愍我
故少時住此所以者何我已將此宮殿布施
過去三佛今日世尊第四為我受此宮殿即
名四佛受我宮殿具足功德爾時世尊即受
迦羅龍王宮殿受已入中跏趺而坐復經七
日一定不起受解脫樂爾時世尊過七日已
正念正知從三昧起告彼迦羅大龍王言汝
龍王來從我邊受佛等三歸并及五戒汝當
長夜受大安樂時迦羅龍即白佛言謹隨佛

教心不敢違如世尊勅時迦羅龍聞佛語已合掌向佛即從佛受三自歸依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復受五戒於世間中最初而得優婆塞名於畜生中稱說三歸受三歸已所謂即是迦羅龍王爾時復更有一龍王名目真隣陀向於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是時龍王即白佛言世尊我此宮殿往昔過去已曾布施一切諸佛受已而住所謂拘婁孫世尊拘那含牟尼世尊迦葉世尊善哉世尊今亦為我受此宮殿我得四

佛三藐三佛陀受此宮殿我獲善利爾時世尊從彼目真隣陀龍王受宮殿已跏趺而坐一坐經於七日不起為欲受於解脫樂故時彼七日虛空之中興雲注雨起大冷風於七日内雨不暫停遂成寒凍爾時目真隣陀龍王從宮殿出以其大身七重圍繞擁蔽佛身復以七頭垂世尊上作於大蓋嶷然而住心如念莫令世尊身體寒冷風濕塵坩蚊蠅諸蟲觸世尊體爾時世尊過七日已見虛空中無有雲霧以得清淨正念正知從三昧起

爾時目真隣陀龍王攝其龍身七重繞已隱
 於龍形化作年少婆羅門身在於佛前合十
 指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以恐
 怖如來媿亂如來故以龍身繞佛七匝又以
 七頭覆世尊上安然而住但恐世尊身有寒
 冷風塵土空水漿蚊蚋觸世尊體世尊我時
 思惟如是事已覆世尊身爾時世尊以是因
 緣即便說偈自讚歎言

知足寂定最安樂 知足觀諸法甚深
 安樂不惱於世間 亦復不殺害衆類

若得世間安樂者 遠離一切諸欲貪
 捨於我慢自矜高 此樂最為勝妙樂
 人間所有諸欲樂 若能盡捨愛悉無
 彼樂比樂等校量 十六分中不及一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告目真隣陀龍王言汝
 大龍王來受三歸并受五戒汝當長夜得安
 樂故時目真隣陀即白佛言如世尊教不敢
 有違其目真隣陀聞佛教已即從佛受三自
 歸依及受五戒爾時彼處有牧羊子當於世
 尊為菩薩時在彼苦行六年之中以向世尊

淨心供養恭敬尊重復將乳汁以奉世尊兼
復別折尼拘陀枝爲作蔭涼時彼樹枝即成
大樹然其羊子隨此多少信心福業善根因
緣命終已後即得生於三十三天便成大德
威力天子神通自在時彼天子生天上已作
是思惟今此果報本因何業而得是身復作
是念往昔世尊爲菩薩時我以身造作如是
業菩薩苦行我奉乳汁菩薩在彼我將尼拘
陀樹一枝挿於地上爲於菩薩作蔭涼故藉
斯善業我今得此微妙果報復如是念我以

世尊爲菩薩身親供養故得是果報種彼樹
枝以作蔭涼是故我今得是果報兼得如是
無礙神通況復世尊今已得成無上菩提今
當爲我還彼樹下受彼樹蔭時彼天子身出
大色最勝光明夜半一向照彼樹所以天光
明自照朗已詣向佛所到於彼已頂禮佛足
却住一面時彼天子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唯
願爲我受於彼樹隨意安樂憐愍我故爾時
世尊爲欲憐愍彼天子故受於往昔羊子所
種尼拘陀樹受已樹下踟蹰而坐一坐便經

七日不動以解脫住受安樂故爾時世尊以
 過於彼七日之後正念正知從三昧起告天
 子言汝天子來可從我邊受三自歸并及五
 戒汝當長夜得安樂故而彼天子受三自歸
 及五戒已時彼世間最初天中成優婆塞以
 佛再過說於三歸謂羊子身布施於樹及乳
 等故得成天身

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一

音釋

掬訖獄切 杼神與切 燥蘇刀切 啄鳥竹角切 躡烏豚切
 達合切 糝桑感切 痿於危切 慄力質切 虬
 與躡同 糝雜和也 痿濕病也 慄懼也 虬
 渠幽切 無捉也 搨捉也 搨搨也 搨搨也
 角龍也 搨搨也 搨搨也 搨搨也 搨搨也
 嶷山貌切 坐蒲罔切 搨搨也 搨搨也 搨搨也
 搨搨也 搨搨也 搨搨也 搨搨也 搨搨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二

目三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二商奉食品第三十五之二

爾時世尊從羊子種樹林起已安詳漸至一樹林下彼樹林名差梨尼迦此言出乳汁林到彼林已結跏趺坐經於七日為欲受彼解脫樂故爾時世尊經七日後正念正知從三昧起如是世尊經七七日以三昧力相續而住然後善生村主之女布施乳糜一食已後更不別食至今活命爾時彼處從北天竺有二商主

一名帝梨富婆此言胡末二名跋梨迦此言金提彼二商主有多智慧心細意正彼二商主從中天竺依土所出種種貨物滿五百車大得宜利從中欲還北天竺國時彼路經差梨尼迦林外不遠次第而行彼等商主別有一具調伏之牛恒在先行若前所有恐怖之處而被一具調善之牛如打楸縛驅不肯行爾時彼處差梨尼迦所護林神彼神隱身密捉持是二調牛住不聽前過彼二商主各持優鉢羅華之莖打二調牛猶不肯行其餘所駕五百車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牛皆不肯動其諸車輪並不復轉其皮鞵索
悉皆自斷其餘輻軸轄轂輻箱輞欄板鞅
鞅勾心或折或破或碎或裂如是變怪種種
不祥爾時帝梨跋梨迦等心生恐怖皆大憂
惱身諸毛孔皆悉徧豎各相謂言我等今者
值何恠禍遇何災殃各各去車兩三步地頭
戴十指合掌頂禮一切諸天一切諸神至心
而住作如是言乞願我等今者所有災恠殃
咎恐怖早滅安隱吉利爾時彼林所守護神
現自色身慰勞彼等諸商主言汝等商人勿

生恐怖汝等此處無一災禍無一諸殃不須
怖畏諸商主等此處唯有如來世尊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初始成佛無上菩提今日在此
林內而住但是如來得道已來經今足滿四
十九日未曾得食汝等商主今若知時可共
往詣向彼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
佛陀所最宜在前將麩將酪蜜揣奉彼汝等
當得長夜安隱安樂大利時二商主聞彼林
神如是言已即白神言如神所教我等不違
而彼二商即各將麩酪蜜和揣共諸商人往

詣佛所既到彼已時二商主遙見世尊可喜
端正世間無比乃至猶如虛空衆星莊嚴身
體諸相見已心大敬重清淨信向至世尊前
到已即便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時二商主共
白佛言世尊願爲我等受此清淨麩酪蜜揣
慙我等故爾時世尊如是思惟往昔一切諸
佛世尊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悉皆受持鉢器
以不爾時世尊內生知見即知過去一切諸
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一切盡
皆受持鉢器是時世尊復如是念我今當以

何器而受二商主食麩酪蜜揣世尊欲受發
此心已時四天王各從四方速疾共持四金
鉢器往詣佛所到已各各頂禮佛足却住一
面而四天王却住立已將四金鉢奉上世尊
作如是言唯願世尊用此鉢器受二商主麩
酪蜜揣慙我等故我等長夜當得大利大樂
大安世尊不受以出家人不合畜此彼四天
王捨四金鉢將四銀鉢奉上世尊作如是言
世尊可於此器受食畧說乃至爲我當得大
樂大安世尊不受如是更將四頗梨鉢而亦

不受如是更將四瑠璃鉢而亦不受如是更將四赤珠鉢而亦不受次復更將四碼碯鉢而亦不受次復更將四碑礫鉢奉上世尊如來亦復不爲其受爾時北方毘沙門天王告於諸餘三天王言我念往昔青色諸天將四石器來奉我等白我等言此石器內仁等可用受食而喫爾時別有一天子名毘盧遮那白我等言仁等天王慎勿於此石器之內受食而喫仁但受持相共供養比之如塔所以者何當來有一如來出世其如來號釋迦牟尼

尼仁等宜將此四石鉢奉彼如來仁等天王今是時至可將石鉢持奉世尊爾時四鎮四大天王各各皆將諸親眷屬圍繞速至自宮殿中各執石鉢端正可喜其色紺青猶如雲隊盛以天華著滿其內將一切香用塗彼鉢復持一切諸妙音聲供養彼鉢速詣佛所到已共將四鉢奉佛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此石鉢於此鉢內受二商主麩酪蜜揣慙我等故各令我等長夜獲得大利安樂爾時世尊復如是念此四天王以信淨心奉我四鉢我

亦不合受持四鉢若我今於一人邊受則三
人心各各有恨若二人邊受於二鉢二人心
恨若三人邊受於三鉢一人心恨我今可總
受此四鉢出神通力持作一鉢爾時世尊從
於提頭賴吒天王邊受鉢已而說偈言

施善世尊好鉢盂 汝汝當成妙法器

既於我邊奉淨鉢 必增智慧正念心

爾時世尊從於毘留勒叉天王邊受鉢已而
說偈言

我觀真如誰施鉢 彼得正念增長心

有能養育世令安 速成妙樂清淨體
爾時世尊從於毘留博叉天王邊受得鉢已
而說偈言

汝以淨心施淨鉢 清淨實心奉如來
當來速得清淨心 人天世間得稱意

爾時世尊從毘沙門大天王邊受於鉢已而
說偈言

清淨持戒佛世尊 善伏諸根施全鉢
不缺壞心殷重施 汝當來世得淨田

爾時世尊受四鉢已如是次第相重安置左

手受已右手按下神通力故合成一鉢外有
四臂而說偈言

我昔功德諸果滿 以發哀愍清淨心

是故今四大天王 清淨牢固施我鉢

而有偈說

當時世尊欲受食 諸天四方持器來

各以奉施佛如來 受已神通作一鉢

爾時世尊於新淨潔天施鉢內從彼北天帝

梨富婆并跋梨迦

前代譯稱提謂彼利此蓋
婆羅門楚夏耳未知孰是
斯終二商主
名非深失 二商主邊受於麩酪蜜和之揣

慈愍故受如法而食食已即告彼二商主及

諸人言汝商主等來從我受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復受五戒當令汝等長夜安樂獲大

善利其二商主及諸眷屬聞佛語已即共白

言如佛聖教我等不違即便共受三自歸依

彼二商主於人世間最初而得三歸五戒優

婆塞名所謂帝梨富婆二商主等爾時世尊

以二商主生隨喜故而說偈言

所施色味具足圓 受已方便離煩惱

其中雜和多種物 是故名爲麩酪漿

<p> 敢訖身體潤澤光 氣力充實而得益 如是漿施佛世尊 我今所受已食足 日種甘蔗族所生 以此布施功德故 復得盡於諸漏邊 後更展轉無恐怖 說入無漏得清淨 種子穀苗悉皆好 風雨潤澤復隨時 </p>	<p> 面色輝華容貌顯 除饑渴惱心獲安 令諸梵行得飽滿 是二商主奉妙揣 讚歎是人為最上 當到聖智極果中 以因如是業行故 漸得脫於諸有纏 譬如良田善平正 風雨潤澤復隨時 </p>
--	---

<p> 禾稼成長自豐饒 生已漸漸增茂盛 所收之子不可量 能廣布施眾飲食 以昔成利故使然 望其轉得饒益果 當成果報妙菩提 自己得心多種利 彼得自益利眾生 欲得自利利一切 </p>	<p> 如是皆由多種子 諸穀充溢倍多加 亦如成就諸戒行 後得果報難可論 若人欲求於後利 唯有供養仁智尊 并得善逝世間解 復能向他作法饒 是故名為大智者 欲得求道導世間 </p>
---	---

應於三寶佛法僧	發心當生正信行
以信心故得果報	廣大善達信行邊
即得戒行難思議	即得最勝無上道
布施能得此勝報	觀見世界真實如
又得道智滿足充	聖者能如是正見
彼得是見名正念	散諸垢結等塵勞
證得無畏大涅槃	解脫世間一切苦
如是具足一切法	諸聖讚歎此最尊
生老病死等既無	悲苦別離皆滅盡
十方世尊歎此樂	當得不生死處常

爾時帝梨富婆二商主等及諸商人共白佛
 言世尊我等諸人今在道路唯願世尊為我
 等故作吉祥願當令我等無有障礙速疾而
 至自所居國爾時世尊為二商主及諸商人
 作吉祥願而說偈言

願令二足大吉 <small>日二</small>	一切四足亦大安 <small>七</small>
行路至處多吉祥	所向諸方悉如意
晝夜行坐皆慶適	日中所在亦多宜
於一切處願從心	商主商人並康健
希望子故種田作	散子既竟望收多

一切商人求利行 入海艱難採珍寶
汝等承望故行路 願所規獲利速成
我今得道快喜樂 汝隨至方皆願言
心所欲取一切利 如汝等願速稱心
行向經歷所至方 悉願無有諸障礙

爾時商主同白佛言世尊願乞我等一物作
念若到本鄉不見世尊當以彼物作塔禮拜
以表憶念大聖世尊我等諸人供養尊重盡
今形壽爾時世尊即與諸商佛身髮爪以用
作念而告之言汝等商主此之髮爪今持與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汝令汝作念若見此物與我無異於後當更
別有一石從空而下至汝等處汝等若見當
還起塔供養尊重爾時帝梨二商主等從於
佛邊受髮爪已作如是念此之髮爪乃是身
上所棄之物法非勝妙不合尊重無供養心
爾時世尊知彼一切商人心已告彼等言汝
等商主莫作是念我憶往昔無量無邊不可
計劫有一世尊出現於世名曰然燈如來多
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於彼時

作一婆羅門摩那婆真是解於四毘陀論我
於爾時見彼世尊入於一城城名蓮華我於
彼時以五莖青優鉢羅華散彼佛上即便發
於菩提之心時彼世尊即授我記汝摩那婆
於未來世時節過數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
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我時於彼世尊法中捨離居家剃頭鬚髮而
便出家我出家後一切諸天取於我髮一髮
即有十億諸天作分將行而共供養從彼已
來我今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佛眼

觀彼等衆生無一衆生各在佛邊而不皆得
證涅槃者我於彼時既未免脫貪欲瞋癡猶
尚供養我之髮爪無量衆生千萬億數而得
涅槃況復今日盡諸一切煩惱結惑貪欲恚
癡皆悉除滅汝等何故不大尊重我此清淨
無染髮爪爾時商主及諸人等聞於世尊說
是往昔因緣之事即於髮爪生希有心生大
尊重恭敬之心頭頂一心禮世尊足圍繞三
匝却步而行有偈說言

有衆商人諸方過 樹神發覺告彼言

此有自利得世尊。汝等頂禮布施食。如是世尊四十九日不得飲食。既始於彼商人等邊得於此食。世尊食後。往昔業力忽然患腹而不消化。爾時山居有一藥神將彼新出微妙甘美訶梨勒果。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白言。世尊。若有患腹。此訶梨勒。最初新出。微妙甘美。我今將來奉上。世尊若佛知時。為我納受。此訶梨勒。受當食。敢慈愍我。故世尊食此訶梨勒。後腹內有病。即得除愈。爾時世尊即便納取。彼訶梨勒。為

彼藥神生慈愍。故受已。即告彼藥神言。來。汝藥神。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當受五戒。汝當長夜得作大利。多得安樂。彼藥神聞佛此言。已。即白佛言。善哉。世尊。我不違佛。即受三歸。并及五戒。當於彼時。一切藥神。諸女天中。以再過受。三自歸。依并及五戒。最初為首。作優婆夷。所謂大藥園。繞彼所居山女天。藥神爾時。世尊從彼藥神女天。受其所奉訶梨勒果。即便取食。食已。取核於彼地方。即便種。彼訶梨勒核。以佛威神。自在力。故即日即生。即成

根莖枝條大樹即出葉華果實成熟世尊腹
內病即除愈不復患苦

梵天勸請品第三十六之一

爾時世尊從彼差梨尼迦杯出安詳還至菩
提樹下時彼國內若男若女困篤著牀萎黃
重病不可療治難得差者其人不久欲取命
終然氣未斷即送林中以之爲葬而菩薩在
苦行之時於彼林內有一婦女名羅娑邪氣
猶未斷對菩提樹相去不遠而其眷屬棄捨
著地而彼婦女遙見菩薩在道樹下修行苦

行見已內心生大敬信生敬信已從身脫衣
置於一邊白菩薩言大聖尊者若仁從此苦
行而起得度煩惱海之彼岸滿足自願彼時
脫恐身無衣服可收取我此糞掃衣隨意所
用慈愍我故時彼婦女經歷時日其命始終
以向善菩薩生正信故氣斷之後藉彼善根即
得上生三十三天作天玉女威德甚大光相
炳然得成天身神通自在生彼天已自發此
念我何業果令我如是成就此身而彼思念
自識宿命我於往昔在人間時作婦女身以

糞掃衣布施世尊隨意所用藉彼善業我今
成就如是果報彼復更念世尊今既未受於
我糞掃衣用我猶尚得如是果報神通之力
況復世尊納我衣用豈可不得勝此果報爾
時彼天以玉女身放勝光明於夜半時往詣
佛所其光徧照彼林樹間到佛所已頂禮佛
足却住一面彼玉女天即白佛言善哉世尊
取我所施糞掃之衣隨意所用慈愍我故而
世尊受彼糞掃衣為玉女天生慈愍故如來
受已告彼天言來玉女天歸依佛歸依法歸

依僧復受五戒汝當日夜得大利益得大安
樂彼玉女天聞佛語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
我不敢違即受三歸并及五戒時玉女天見
世尊受其糞掃衣以是因緣心大歡喜踴躍
無量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彼玉女天頂禮佛
足圍三匝已即從彼處沒身不現爾時世尊
發如是心我今將此糞掃之衣何處而洗發
是心已帝釋天王為如來故去林不遠化出
一河其水清淨無有穢濁帝釋天王於河岸
邊更復化作三片大石其第一石擬世尊坐

其第二石洗糞掃衣帝釋天王手自澆水其
第三石洗衣訖已擬曝使乾時曬衣石以佛
威神從虛空飛往到北天為彼帝黎富婆商
主等作於塔為供養故摩訶僧祇師作此說
如是次第七七日誦或復有師說言此事經
二七日或復有師說言此事經三七日或復
有師說言此事經四七月初一七日諦心而
在菩提樹下第二七日漸次移在不瞬眼塔
爾時世尊從彼不瞬眼塔而起起已至羅閣
那樹下到樹下已經於七日跏趺而坐受解

脫樂安禪不起爾時世尊過七日已正念正
知從三昧起是時帝黎富婆并跋黎迦二商
主等從迦浮吒城發漸至佛所至佛所已乃
至略說圍繞三市從佛而行爾時世尊從羅
閣那樹下起已安詳漸至目真隣陀樹下而
坐到已乃至當說偈言爾時世尊過彼七日
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詣難提迦村主之家到
彼家已却在一邊默然立住為求食故其村
主女既見世尊在門一邊默然立住欲乞求
食見已即從世尊手內擎取於鉢將至家裏

以好種種百味飲食滿置其中出奉世尊而
作是言唯願世尊受我此食慈愍我故世尊
受納善生村主女人食已即告女言來汝善
生受三歸依并及五戒汝當長夜得大利益
得大安樂其善生女聞佛語已白言世尊如
世尊教我不敢違即受三歸并及五戒是時
善生最初人間再受三歸及受五戒作優婆
夷所謂善生村主之女是時世尊從善生女
受食食已在彼菩提樹下而坐受解脫樂復
經七日爾時世尊過七日已正念正知從三

昧起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安詳漸至斯耶那
耶婆羅門家到已住在其門一邊默然求食
其斯耶那耶既見世尊在門外立默然求食
見已即從世尊乞鉢執已將入自家以好種
種百味飲食種種羹臠滿和鉢中持將奉佛
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此食慈愍我故而
世尊從斯耶那耶婆羅門邊受得食已即告
彼言來婆羅門乃至應受三歸五戒彼婆羅
門聞佛言已如佛所教而受三歸乃至五戒
是時世尊從斯耶那耶婆羅門所得飯食已

受持漸漸安詳行至曼陀那塔

此言攬略木塔

食訖

如法歛衣還向菩提樹下跏趺而坐經於七

日乃至受於解脫之樂爾時世尊過七日已

正念正知從三昧起於晨朝時著衣持鉢漸

漸行詣斯耶那耶親里眷屬四姊妹邊四姊

妹者一名婆羅此言力二名摩低婆羅此言極力三

名高陀梨此言端正女四名鉗婆迦梨此言瓦師到彼

等家在一面立默然而住為乞食故其四姊

妹既見世尊默然立住見已即從世尊乞鉢

入家盛取百味飲食色妙具足種種羹臠滿

置鉢中持以奉佛復作是言唯願世尊受我

此食慈愍我等時世尊受彼四姊妹百種飲

食為慈愍故受已即告彼姊妹言來汝姊妹

從我受持三歸五戒汝等當得長夜利益安

隱樂故彼四姊妹聞佛語已即白佛言如世

尊教我等不違即便共受三歸五戒是時世

尊從彼姊妹受布施已安詳漸到曼他那塔

到已隨意如法飽食還向菩提樹下而坐受

解脫樂經一七日爾時世尊七日已過正念

正知從三昧起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安詳漸

至羊子所種尼拘陀樹未至樹邊從菩提樹
其間半路見有一箇放牛婦人攪酪出酥爾
時世尊漸至於彼牧牛婦所到已去彼婦人
不遠默然而立為求食故時彼婦人既見世
尊去其不遠默然立住見已即從世尊乞鉢
滿中盛酪以奉世尊而白佛言大聖尊者受
我此酪為慈愍故是時世尊從彼婦邊受得
酪已告彼婦言來姊汝受三歸五戒必當長
夜大得利益獲安樂故是時婦人隨佛教受
三歸五戒是時世尊隨意飽食洗鉢訖已漸

至羊子前所種蔣尼拘陀樹其下而坐受解
脫樂經一七日爾時世尊過彼七日正念正
見從三昧起是時忽有諂曲求過一婆羅門
來詣佛所到已共佛慰喻問訊說種種語却
住一面而白佛言瞿曇沙門云何名為婆羅
門也婆羅門者作何法用凡有幾法如來知
已即出如是師子吼音而說偈言
除滅一切諸罪業 是故名為婆羅門
清淨無有諂曲心 內外正定常安住
如法修行諸梵行 口言心念亦復然

能於一切處無貪 是名婆羅門種姓
如是間中凡八七日前三七日全不食敢自
餘五七方始求食爾時世尊坐一三昧其三
昧名徧觀世間而世尊以無上佛眼觀世間
時見於世間或有衆生從地獄出還墮地獄
或有衆生從地獄出生畜生身或有衆生從
地獄出受餓鬼身或有衆生從地獄出受於
人身或有衆生從地獄出受於天身或有衆
生從畜生脫受地獄身或有衆生從畜生脫
還生畜生或有衆生從畜生脫受餓鬼身或

有衆生從畜生脫生於人間或有衆生從畜
生脫生於天上或有衆生從餓鬼脫墮於地
獄或有衆生從餓鬼脫還受餓鬼或有衆生
從餓鬼脫墮於畜生或有衆生從餓鬼脫生
於人間或有衆生從餓鬼脫生於天上或有
衆生從人間死墮於地獄或有衆生從人間
死墮畜生中或有衆生從人間死墮於餓鬼
或有衆生從人間死還受人身或有衆生從
人間死生於天上或有衆生從天上墮生地
獄中或有衆生從天上墮落畜生中或有衆

生從天上墮受餓鬼身或有衆生從天上下
生於人間或有衆生從天上死還生天中爾
時世尊見諸衆生著於諸見或有衆生以於
欲火燒然其體或瞋恚火或愚癡火熱燒其
體著於欲事欲事惱故即生歡樂瞋恚癡等
一切亦然而世尊見諸衆生等爲三毒火之
所焚燒即說如是師子吼言此世間中諸衆
生輩爲有所纏精勤造業得於是形身爲大
患處處念著所生邪意即常增長如所增長
即成此有以有著故於諸世間有諸衆生以

有著故還思念有即成於有而其彼等一切
衆生所有之處即彼有處受於有苦若能滅
於彼諸有苦於此法入學行梵行是名梵行
若有沙門及婆羅門以著有患知出諸有彼
等皆名無著諸有如是知已能出諸有我如
是說若復沙門及婆羅門以有而說欲脫諸
有彼等一切不名脫有我如是說如是之人
墮於邪道名受大苦我如是說捨於世間一
切邪道盡彼一切諸苦業果既盡諸苦即名
無有此是世間衆生我見各各皆以無明所

欺樂著諸有著諸有已即不能得解脫諸苦
 若復有人於一切處觀察諸有於一切處未
 遠離有而一切處並在於有既住在有是名
 無常是名為苦是名無實於無實法如是如
 是如實正智應當觀知若能如是正智觀者
 即盡諸有及愛盡已於無有處亦不心念是
 則名為得滅比丘既得滅已即更不生於後
 世有不受後身即能降伏一切眾魔即得勝
 於一切闔陣即一切處得大利益於諸有處
 不念不思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二

音釋

楸其月切 鞞古祿切 鞞方六切 鞞扶切 鞞于元切 鞞音隔 鞞音胡
 鞞代也 鞞古祿切 鞞方六切 鞞扶切 鞞于元切 鞞音隔 鞞音胡
 鞞古祿切 鞞方六切 鞞扶切 鞞于元切 鞞音隔 鞞音胡
 鞞方六切 鞞扶切 鞞于元切 鞞音隔 鞞音胡
 鞞扶切 鞞于元切 鞞音隔 鞞音胡
 鞞于元切 鞞音隔 鞞音胡
 鞞音隔 鞞音胡
 鞞音胡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三

曰三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梵天勸請品第三十六之二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所證法此法甚深難見難知如微塵等不可覺察無思量處不思議道我無有師無巧智匠可能教我證於此法但衆生輩著阿羅耶此言所著處樂阿羅耶住阿羅耶喜樂著處心多貪故此處難見其處所謂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有處相生比之處所一切衆生不能覩見唯佛能知又一切處

疑道難捨一切邪道滅盡無餘愛之染處盡皆離欲寂滅涅槃我今雖將如是等法向於他說彼諸衆生未證此法徒令我勞虛費言說爾時世尊如是念已爲於此事昔未曾聞未從他得未有人說而心自辨即說偈言

我今辛苦證此法 不可輒爾即應宣
諸欲癡瞋恚法纏 一切衆生有此難
唯應逆流細心智 所可覩見如微塵
樂欲貪著難見知 爲彼無明闇覆故
以如是故如來見是甚深事已其心欲樂阿

蘭若處不欲向他說於此法而有偈說

見諸衆生煩惱重 邪道邪見過患多

解脫法者甚深難 知故欲住阿蘭若

爾時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在於梵宮遙

見世尊發如是心知已即作如是思惟此世

界中諸衆生等多壞多失今日如來多陀阿

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既證如是無上法

寶獲成辦已世間未知而心忽然願樂蘭若

不欲說法時梵天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從

大梵宮隱身來下至世尊前頂禮佛足却柱

一面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此世
界一切衆生無有歸依善壞失盡今日世尊
既得如是無上法寶真證見已而心忽欲入
阿蘭若不樂說法我今勸請無上世尊爲諸
衆生莫寂靜住唯願世尊慈悲說法願修伽
陀憐愍說法現今多有諸衆生輩少於塵垢
諸根成熟結使微薄利根易化不聞法故自
然損減若當如來爲說法要使得證知世尊
法相爾時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說是語
已復更以偈重請佛言

世尊今在摩伽國	說於眾生雜種因
先開甘露妙法門	然後次第清淨說
如人不上須彌頂	豈能得見世界邊
大聖菩提道已成	速登法堂智眼照
引導群盲令離苦	悲愍一切諸眾生
世尊疾捨比樹間	徧世遊行廣濟度
自得已利天人勝	諸苦盡已得清涼
佛不增減諸善根	到於清淨法彼岸
如來世間無有比	況欲勝上亦復無
三界獨步稱世尊	脩羅非是山王匹

於苦世間作悲愍	仁今不可捨眾生
具諸德力無畏人	唯尊能度諸含識
眾生久來被毒箭	所謂天人等世間
值遇世尊應拔除	願為彼作歸依處
諸天及人生生世	發心欲聽密法門
彼願世尊 <small>曰三</small> 今已成	速說莫令彼等退
世尊如我今得見	眾生若當是事知
或他聞已及自聞	即來頂禮世尊足
假令父母男女等	死已骨散髮縱橫
而不憂彼命終時	亦不迴哭彼人輩

彼等未知尊清淨
是故我今請世尊
不聞正義無量劫
如乾土地得水澆
諸佛無有慳惜法
過去諸佛入涅槃
尊今亦是祁羅種
共彼諸佛無有殊
開諸衆生清淨眼
入於邪見荆棘林

從梵率天來下生
多時失路今化取
如羸瘦人得脂腴
唯願世尊降法雨
三世諸聖樂行檀
無不說是正真法
能度無量諸衆生
教衆善法今時至
普令得見正道途
應示純直離險徑

乘此路已得甘露
餘人濟拔悉不能
又能方便教發意
共聖多劫不可期
諸佛出世既難遇
仁於精進力無邊
未說無有發心者
三世成就是事來
度他須起精進力
世尊滅暗然諸明

世尊衆譬欲墮坑
大險引導世尊是
今時已至願莫辭
猶如優曇華難值
今日忽遭大導師
身體莊嚴衆相具
金口終不出異言
所以今日自度訖
真實言誓宜及時
佛大法幢願速豎

時至妙言說正法 師子吼如天鼓鳴
 我請如來置法船 來世得道無量衆
 世尊已度煩惱海 衆生沒溺須出之
 譬如人得伏藏財 持以富他不獨用
 世尊得法無盡藏 願爲衆生分別宣
 爾時世尊聞梵天王勸請偈已爲衆生故起
 慈悲心以佛眼觀一切諸世佛眼觀已見諸
 衆生生於世間增長世間或有利根或有鈍
 根諸衆生等或以成就易證於道或有衆生
 見未來世一切過患心生恐怖而不放逸或

當來世亦可得道譬如或有青優鉢池波頭
 摩池拘物頭池分陀利池其內所有一切諸
 華或優鉢羅及波頭摩并拘物頭分陀利等
 已從地生而未出水在於其間沒而未現應
 須養育四大和合然後出水或有優鉢分陀
 利等從地湧出共水齊平或優鉢羅分陀利
 等出水開敷而不著水如是如是世尊佛眼
 觀諸世間一切衆生生於世間增長世間或
 有利根或有鈍根或有易化或易得道如是
 知已向梵天王而說偈言

大梵天王善諦聽 我今欲開甘露門
若有聽者歡喜來 至心聽我說法味

爾時梵天聞此偈已作是思惟如來世尊當
說此法修伽陀當欲說此法世尊憐愍為我
受請欲說法故以是因緣心生歡喜踴躍充
徧不能自勝頂禮佛足圍繞三匝曰三五在於佛邊
沒身不現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今於先初
說法處誰能不違一如我意知我法體而證
知已不惱於我爾時世尊作如是念其優陀
羅迦羅摩子心應巧智辯了聰明長夜成就

其心雖復少有塵垢諸使結薄根熟智利我
今應當於優陀羅迦羅摩子對於其前先為
說法我所說法彼能速疾證知我法世尊如
是思惟念已時有一天在於空中隱身不現
來向佛所而出聲言迦羅摩子其命終來已
經七日世尊更復內心智見優陀摩子實命
終來已經七日世尊復念優陀摩子命終已
後當生何處而世尊心復生智見優陀摩子
命終生於非非想天爾時世尊復如是念非
非想天壽命幾許有邊際不是時世尊心生

智見非非想天壽命八萬四千大劫爾時世尊復如是念優陀摩子生非非想彼壽終後復生何處爾時世尊心生智見知優陀羅迦羅摩子今在非想彼處命終後還墮落生於此處受飛狸身而彼既得飛狸身已若有衆生生於水中或居陸地或空飛行常當殺害於彼生命或復共彼諸衆生等行於欲事報盡於後饑餓而死爾時世尊復心思惟其優陀羅迦羅摩子捨飛狸已復受何生爾時世尊心生智見知優陀羅迦羅摩子從飛狸身

命終已後生於地獄爾時世尊心復如是思惟念言嗚呼嗚呼汝優陀羅迦羅摩子空然受身失於大利不得人間妙好善報而優陀羅迦羅摩子不得聞我如是善法若優陀羅迦羅摩子得聞如是諸善法者即應速得證於此法爾時世尊復如是念我今為誰初說此法我說法時不違我法不煩惱我而能速疾證於我法爾時世尊內心如是思惟而知其阿羅羅迦羅摩種極巧智慧聰明細心長夜成就雖少有垢結薄利根我今應當詣於

彼間阿羅羅迦羅摩種邊初說此法彼若得聞我所說法其必速疾應當證知世尊如是思惟念已時有一天隱自不現往世尊所而出聲言彼阿羅羅迦羅種姓昨日命終爾時世尊心生智見知阿羅羅迦羅種姓昨日命終爾時世尊復如是念阿羅羅種從此命終受何處生爾時世尊内心生智知阿羅羅此處命終生不用處爾時世尊復如是念不用處天壽命多少有於限量邊際以不爾時世尊内心智見知不用處壽命有邊六萬三千

大劫壽命爾時世尊復如是念其阿羅羅不用處天命終已後復何處生爾時世尊内心智見知阿羅羅從不用處命終已後還墮於此處在邊地不識法處當得作王爾時世尊復如是念其阿羅羅從無識沒邊地之王命終已後復受何生爾時世尊内心智見知阿羅羅從邊地王其命終後墮大地獄爾時世尊如是思惟嗚呼嗚呼汝阿羅羅迦羅種姓空受人身大有所失不得善利而不聞我如是妙法若彼得聞我是法者即應速疾得證

此法

轉妙法輪品第三十七之一

爾時世尊作是思惟諸世間中有何衆生身
口清淨少塵少垢諸結使薄根熟利智而我
今初說法之時不惱於我而能速疾證知我
法不妨廢我轉於法輪爾時世尊如是思惟
有五仙人彼五仙者昔日與我大利益我
在苦行承事於我彼等五仙並皆清淨少垢
少塵薄使利智彼等堪能受我最初轉於法
輪所說妙法應不違我我今應詣彼五仙邊

初爲說法爾時世尊復如是念彼等五仙今
在何處是時世尊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觀彼
五仙今日在彼波羅柰城鹿野苑內經歷遊
行爾時世尊從菩提樹隨多少時住已漸向
波羅柰國而有偈言

世尊欲說羅摩子 發心觀察其所生

知今命終在於天 心念五仙欲至彼

爾時魔王波旬見佛欲捨於此菩提樹起心
生苦惱速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善哉
世尊唯願世尊莫離此處安坐莫移世尊在

比隨意所行爾時世尊告波旬言魔王波旬
 汝無慚愧不知羞耻汝於先時欲惱亂我我
 於爾時具有貪欲瞋恚癡等一切未盡汝來
 不能惱亂於我況復今日我已證得無上至
 真平等覺道一切邪徑盡皆捨離得正解脫
 爾時世尊從道樹下起已安詳漸漸行到旃
 陀羅村此言嚴熾從旃陀羅安詳行至純陀松漢
 羅聚落此言無角捷中於其路上見有一乞婆羅
 門名優波伽摩此言來事兩逆相逢彼見佛已即
 白佛言仁者瞿曇身體皮膚快好清淨無有

垢膩仁者面貌圓極莊嚴諸根寂定仁者瞿
 曇師為是誰從誰出家意喜所樂是於誰法
 爾時世尊隨行隨說以於此偈答彼乞索婆
 羅門言

我已降伏諸世間 成就具足種種智
 於諸法中不染著 永脫一切愛網羅
 能為他說諸神通 是故名為一切智
 我今堪受世間供 自在得成無上尊
 一切天人世界中 唯我能降諸魔眾
 我無有師內自覺 世間更無與等雙

天人中唯我獨尊 身心清淨得解脫
一切通處皆通達 所可證處已證知
可定之處已得安 故稱我為世尊上
猶如分陀利在水 雖復處在於水中
而不為水之所沾 我在世間亦復爾
不為一切世所汙 是故稱我為佛陀
爾時優波伽摩婆羅門復白佛言長老瞿曇
今欲何去世尊報彼婆羅門言我今欲向波
羅奈國彼婆羅門復問佛言長老瞿曇仁者
至彼欲作何事世尊更復以偈答彼優波伽

摩婆羅門言

我今欲轉妙法輪 故至於彼波羅奈
幽冥衆生悉令曉 擊唱甘露鼓之門
爾時優波伽摩婆羅門復白佛言如我意見
長老瞿曇自稱身得阿羅漢者伏諸煩惱其
義云何世尊復更以偈重答於彼優波伽摩
婆羅門言
應當知我伏諸怨 永盡一切諸有漏
世間諸惡法皆滅 故我稱為真正尊
而有偈說

何憚得利自養育 不能增長利益他
 見眾幽冥不慈悲 得道勝他共分用
 自度彼岸覩沒溺 若不能拔非善人
 自得地藏見貧窮 而不施他是非智
 手自執持甘露藥 見有病人不與治
 可畏曠野得路行 覩彼迷人應教示
 如大闇燈作光照 明盛不著在我心
 佛亦如是作法光 於此因緣亦不著
 爾時優波伽摩乞婆羅門口 唱言謂長老瞿曇
 曇以手拍胫下道避佛向東而行爾時彼處

有一天神往昔舊與優波伽摩婆羅門身曾
 為親舊天神欲為優波伽摩乞婆羅門作利
 益故作安樂故於無畏處得解脫故以偈告
 彼優波伽摩婆羅門言

今值無上天人師 不識世尊至真覺

邪見赤體欲何去 汝當受苦未期央

若逢如是調御師 捨之不發供養者

手足與汝何功德 應當於此生信心

爾時世尊安詳漸行從周蘭那婆他羅去是即無角
 至迦蘭那富羅聚落此言耳城從迦蘭那富

維聚落安詳而去漸漸而至娑羅漢聚落訛
調御 從娑羅漢聚落而去至盧醯多柯蘇兜
城 聚落此言開 從開塞城至恒河岸到河岸已
 詣船師邊至已即語彼船師言善哉仁者乞
 願度我向於彼岸船師報言尊者若當與我
 度價然後我當度於尊者爾時世尊報船師
 言我今何處得有度價但我除斷一切財寶
 設復見者觀如瓦石土塊無殊若當有人割
 我一臂又以梅檀塗我一臂此二人邊我心
 平等我以是故無有度價船師復言尊者若

能與我度價我今即當度於尊者所以者何
 我唯因此持用活命畜養婦兒爾時世尊以
 淨天眼過於人眼具有一群五百頭鴈從彼
 恒河南岸飛空而來向北世尊見已即對船
 師而說偈言

諸鴈群黨度恒河 不曾問彼船師價
日三
 各運自身出已力 飛空自在隨所之
 我今應當以神通 騰空翔翔猶彼鴈
 若至恒河水南岸 安隱定住若須彌
 時彼船師見佛過已心生大悔如是思惟鳴

呼嗚呼我覩如是大聖福田而不知施度至
 彼岸嗚呼嗚呼我失大利如是念已悶絕倒
 地而彼船師少時迷荒還得蘇醒從地而起
 即便馳往摩伽陀主頻頭王邊奏如是事爾
 時摩伽陀王頻頭婆羅聞此事已作如是言
 凡夫之人云何可知此有神通此無神通是
 故汝等從今已去凡是一切出家之人來欲
 度者莫問是非但有來者勿取度價隨意即
 度爾時世尊飛度恒河達到彼已從於彼岸
 復作神通飛騰而向波羅柰城是時彼處有

一龍池時其龍王名曰商佉此言世尊至彼
 池邊而下世尊足步所下之處龍王起塔其
 塔因稱名彌遲伽此言如來在彼經由一宿
 待後食時於待時處復起一塔其塔復名宿
 待時塔而有偈說

諸佛夜不入人間 要待齋時而乞食
 非時行者有大患 是故眾聖候於時
 爾時世尊依三摩耶依摩伽陀齋欲到時從
 西門入波羅柰城次第乞食於波羅柰乞食
 得已從城東門安詳而出既出城外在一水

邊端坐而食食訖澡洗北面而行安詳漸至
向鹿苑林而有偈說

鹿苑鳥獸衆鳴聲

往昔諸聖所居處

世尊身放光明耀

漸至彼苑如日天

爾時五仙遙見世尊漸至其邊見已各各共

相謂言我等要誓諸長老等此之來者是彼

沙門瞿曇釋種向我邊來此懈怠人喪失禪

定以懈怠故全身纏縛而我等輩不須敬彼

不須禮彼不須迎彼不須與彼安置坐處雖

然但且隨其意樂隨其自坐唯憍陳如獨一

人心不同此誓而口不違即便相對而說偈
言

瞿曇懈怠今忽來

我等五仙各相契

詳共莫敬莫禮拜

此人違誓不合迎

爾時世尊漸漸近彼五仙人邊既逼近已而

彼五仙各各相與坐不能安忽自違誓各各

欲起譬如奢拘尼鳥在鐵網內而外有人放

於大火其網熱故不能安住欲飛欲跳如是

如是彼五仙人見世尊已不覺忽然從坐而

起時五仙內或有鋪設安置坐者或有持水

欲擬洗足或洗足石及革屣者或復有將盛
水盆來或洗足已將於木來擬安脚者或有
迎接三衣及鉢又口唱言善來長老瞿曇安
坐於此鋪上而有偈說

或迎取鉢及三衣 或復頂禮佛足下

或預鋪設所坐處 或持水器及澡瓶

爾時世尊隨其鋪設安詳而坐時佛坐已作
是思惟此等一切皆是癡人各各雖發如是
誓言而自相違不依而住爾時五仙見佛坐
已而白佛言長老瞿曇身色皮膚快好清淨

面目圓滿又足光明諸根寂定長老瞿曇必
當值遇妙好甘露或得清淨甘露聖道爾時
世尊即便告彼五仙人言汝等仙人莫喚如
來為長老也所以者何汝等仙人當來長夜
應值苦患何以故我今以證甘露之法我今
已得甘露之道汝隨我教汝聽我言我能教
示於汝等輩汝隨我語不得乖違若依我教
清淨而行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正信捨家剃
除鬚髮出家欲求無上梵行盡梵行源現見
諸法自在神通證得行行自能唱我已斷生

死已立梵行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於後世有
汝等各當如是自知而有偈說

彼等五仙喚佛姓 世尊恩愍教彼言

汝等心意莫矜高 捨於自慢恭敬我

我慢無慢我平等 我欲迴汝等業因

我已得佛為世尊 為諸衆生作利益

作是語已其五仙人即白佛言長老瞿曇昔
行是行昔求是道昔行是苦不曾得證上人
之法不共諸聖而同智見不得增進況復今
日成就頽墮失於禪定懈怠纏身爾時世尊

再過告彼五仙人言汝等仙人莫作是言如
來非是懈怠之行非是失禪我亦非是懈怠
纏身汝等仙人我今已成阿羅訶三藐三佛
陀我今已證得彼甘露知甘露道汝等仙人
應受我教聽於我法汝等今若受我教示我
能教誨於汝等輩汝依我教莫違我教行我
教法乃至汝等未來當得不受後有爾時五
仙復白佛言長老瞿曇昔如是行如是求道
行如是苦不證上法不共諸聖而同智見乃
至懈怠以纏自身爾時世尊三過告諸五仙

人言汝等仙人自知我昔曾爲人說妄言以不五仙人言不也尊者爾時世尊從口出舌至二耳孔至二鼻孔以舌注塞二鼻孔已還復以舌自舐於舌徧覆其面覆以還縮依舊還置舌本居處安置已告五仙人言汝等仙人曾自眼見或復耳聞若人妄語有如是舌神通力不彼等仙言不也尊者是故汝等莫喚如來以爲懈怠如來亦非失於禪定然我不以懈怠纏身諸仙當知我今以成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已證甘露知甘露道汝等受我

教法示誨聽我教法汝等依我教法而行若不違背其善男子及善女人欲求解脫捨家出家乃至未來不受後有爾時世尊以如是教誨彼五仙彼仙所有外道之形外道之意外道之藏皆悉滅隱不現身上所著之服即成三衣手執鉢器頭髮髭鬚自然除落猶如剃來經於七日威儀即成形容譬如百夏比丘威儀行步坐起舉動如是而住爾時世尊即便告彼五比丘言汝等比丘各各隨分觀察東方時五比丘欲觀東方而見西方世尊

復告汝等比丘隨分各各觀察西方彼等比
 丘欲觀西方即見東方世尊復告汝等比丘
 觀察北方彼等比丘欲觀北方即見南方世
 尊復告汝等比丘觀察南方即見北方世尊
 復告汝等比丘觀察上方即見下方世尊復
 告汝等比丘觀察下方彼等比丘欲觀下方
 即見上方世尊復告汝等比丘隨分各各觀
 察餘方彼等比丘欲觀餘方即見正方世尊
 復告汝等比丘觀察正方彼等比丘欲觀正
 方即見餘方爾時世尊善能教誨彼五比丘

令其內心各生歡悅使其獲證隨順正理各
 各歡喜時五比丘心開意解隨順世尊諮承
 世尊聽世尊教隨世尊心不違世尊所說教
 法聞說諦受奉侍世尊無暫時捨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三

音釋

腴容朱切 脍郤禮切 佉丘迦切 屣所綺切 舐
肥也 股也 丘 所綺切
甚爾切 縮所六切
舐也 舐也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四

曰四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轉妙法輪品第三十七之二

爾時世尊作是思惟往昔諸佛多陀阿伽度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在何方所轉於無上微
妙法輪於時世尊發是心已其地即時自然
踊出異於餘方爾時世尊復如是念往昔諸
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云何而
轉無上法輪為當坐轉為當卧轉於時世尊
發是心已彼地方所即現五百師子高座世

尊見此五百座已即發敬心以敬過去諸世
尊故三市圍繞三高座已至第四座即上其
上踟躕而坐譬如師子無有怖畏無所驚動
時憍陳如諸比丘等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即
今悉有如許佛來同說法也云何乃有若干
高座爾時佛告五比丘言汝諸比丘今應當
知此賢劫中有五百佛出現於世三佛已過
入般涅槃我今第四出現於世餘者當來續
復興顯爾時世尊復如是念過去諸佛多陀
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為轉金輪為轉

銀輪轉玻璃輪轉瑠璃輪為當轉於赤真珠
 輪轉瑪瑙輪轉碑礫輪轉琥珀輪轉珊瑚輪
 轉七寶輪為轉木輪爾時世尊如是念時於
 心內發自智見知過去諸佛多陀阿伽度阿
 羅訶三藐三佛陀依四聖諦次第三轉十二
 種相因緣而轉無上法輪而世間中無有沙
 門及婆羅門或天或魔或梵世界無一衆生
 能作如是自在無畏轉法輪者爾時世尊箕
 宿月初十五日內十二日跌過半人影當如
 是時名毘闍耶此言難勝北面而坐合於鬼宿及

房宿時轉於無上清淨法輪一切世間無有
 沙門及婆羅門天魔梵等無有能轉如是法
 輪以房宿日轉輪無礙說法依世故以此日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如是言音所謂如來有
 此言音善能教授善能慰諭能教不缺能教
 恭敬不曲不諂不麗不羸不綺不朴柔順調
 和善能作業不緩不急無有妨礙真正微妙
 善巧分明流靡甘美悅可衆情無濁無垢不
 可毀壞無與等者離染清淨久來常捨不失
 不乏無結無縛解脫光潔不貧不喫亦不輒

弱能爲一切衆生生樂能與一切衆生身體
而作潤澤能發一切諸衆生心能斷慳心斷
瞋恚心斷愚癡心能攝諸魔能破諸罪悉能
降伏一切外道世尊音響善能教他猶如鼓
聲猶如梵聲猶如迦羅頻伽鳥聲如帝釋聲
如海波聲如地動聲崑崙震聲孔雀鳥聲拘
翅羅聲命命鳥聲如鴈王聲猶如鶴聲猶如
師子猛獸王聲猶如篳篥琵琶五絃箏笛等
聲聞者能令一切歡喜教誨分明意喜樂聞
微妙甚深無處乏少能令衆生造諸善根聞

者不空字體分炳文句顯了義業幽邃法藏
真實合時合節合三摩耶不過時授知諸根
情順於法句以諸種種布施莊嚴持戒清淨
忍辱舍受精進勇猛諸禪寂定奮迅神通智
慧分別世間善惡慈成就樂悲無勞倦喜歡
捨離建立三乘UP紹三寶種分別三聚淨三脫
門實語訓誨智人所歎聖所可意無量無邊
猶如虛空徧至一切諸相具足世尊如是聲
音告語五比丘言汝諸比丘出家之人恒常
須捨世間二事何等爲二一受欲樂凡有行

動依於聚落凡夫所歎此須棄捨第二捨者
自身所困受苦之處非聖所歎不得自利不
得利他此法須捨而說偈言

自身損處速棄捐 諸根境界悉須捨
若能捨此二種法 即得甘露正真道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當知我如是捨彼
二邊已說有中路我自證知為開眼故為生
智故為寂定故為諸通故為覺了故為沙門
故為涅槃故而得成就汝等比丘若欲得知
出有中路如我所證為開眼故為生智故為

寂定故乃至涅槃八正聖道所謂正見正分
別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汝等比
丘此是中路我已證知為開眼故為生智故
為寂定故為發諸通為覺了故為沙門故為
涅槃故當得成就而說偈言

如是八種正路因 除滅死生恐怖盡
既得除滅諸業已 永更不受一切生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至心諦聽有
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
聖諦得道聖諦如此名為四種聖諦諸比丘

何等相名為苦聖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
憂悲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此諸
苦故名苦聖諦諸比丘何等名為苦集聖諦
所謂此愛數數動心發思欲事處處思想是
則名為苦集聖諦諸比丘何等名為苦滅聖
諦所謂彼愛遠離棄捨悉除滅盡不留餘殘
心及心想一切寂定是則名為苦滅聖諦諸
比丘何等名為得道聖諦逮得於此八正聖
路所謂正見正分別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此名滅苦得道聖諦此苦聖諦我

往昔來不從他聞於諸法中自生眼智生意
生明生誓願生智慧此苦聖諦須如是知乃
至未聞諸法之中生眼智慧彼苦聖諦已照
知竟梵本再疊今略要取如是苦集聖諦不從他聞於
諸法中生眼及智彼苦集法悉須滅之如是
乃至苦集聖諦已滅盡訖如是苦滅聖諦不
從他聞於諸法中生眼及智彼苦滅諦今應
須證如是乃至生智慧已苦滅聖諦得證知
盡如是苦集滅已得道聖諦不從他聞於諸
法中生眼及智彼苦集滅知得道證乃至生

智慧還彼若滅得道證竟並上四章諸比丘
 乃至我此四種聖諦如是三轉十二因緣如
 實未證我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
 可得言我覺了也諸比丘我以此四聖諦三
 種轉如實十二相證日四然後始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如是可言我覺了也五諸比丘我於
 爾時生智生見不散亂心正得解脫諸比丘
 此我最後生更不受有也佛說如是法相之
 時長老憍陳如即於彼坐遠塵離垢除諸纏
 縛淨諸煩惱於諸法中得淨眼智所有集法

一切皆滅知法滅已如實證知譬如淨衣無
 有垢穢無有黑縷隨所染處而受其色如是
 如是彼憍陳如即於坐處諸垢皆除煩惱盡
 滅得法眼淨如實而知是時彼會六萬天子
 遠塵離垢亦於諸法得淨眼智爾時世尊作
 師子吼說是偈言
 不可言說法甚深 真如寂靜無名字
 最勝憍陳如先證 我所求道得不空
 而有偈說
 如是甚深法說時 最勝世尊慈悲行

僑陳如得淨法眼 復有諸天億萬千

爾時所有地居諸天聞世尊說如是法相一時
時大唱作如是言仁者各知今日婆伽婆多
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在波羅柰鹿
野苑中往昔諸仙所居住處轉於無上微妙
法輪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梵若魔實不能
轉如是法輪而說偈言

善哉世尊真如見 為衆轉甘露法輪
持戒禪定輻輳 慚愧精進軸鋼轂
甚深無真正真說 建立是輪三界尊

今在波羅柰城邊 鹿野苑中如是轉

爾時彼處地居諸天唱是聲已其聲上徹四
天王天四王聞已復傳唱聲其聲中作如是
言說今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
佛陀在波羅柰鹿野苑中轉於無上微妙法
輪一切世間若有沙門及婆羅門若梵若魔
實無有人能然轉者四天王天作是聲時切
利天聞切利天王如是作聲夜摩天聞夜摩
作聲兜率天聞兜率作聲化樂天聞化樂作
聲他化天聞他化作聲梵天王聞時梵天王

即作是言今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在波羅柰鹿野苑中轉於無上微妙法輪一切世間若有沙門及婆羅門一切魔梵實不能轉如是次第經一念頃時上諸天各各相告其聲徧滿如是乃至大梵天所爾時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既聞聲已復發如是梵音唱言今日世尊佛婆伽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在波羅柰鹿野苑中轉於無上微妙法輪一切世間若有沙門若婆羅門天人魔梵實無有人能作如是

如法轉者如是次第至有頂天爾時世尊當轉法輪是時天人魔梵沙門及婆羅門一切世間大光普照其鐵圍山大鐵圍山其兩山間幽暝黑暗所有衆生受極重苦而此日月如是光明如是大德如是神通如是威力如是自在而於彼處不能照耀不能令光佛威神故彼處普照其中衆生得光明故各各相見各各相知各相謂言此處亦復有衆生也已上兩句爾時世界土地所有一切樹木百卉藥草悉皆順時隨其種類大小各各自生

莖葉華果生已華自然來雨於佛上爲供養
故其虛空中清淨無有塵霧烟霞暫起輕雲
降微細雨以灑於地雨水清涼具八功德雨
已還晴復起微風涼冷調適四方皆淨顯現
分明無有塵翳上界虛空諸天聚集作天音
樂唱天妙歌雨天種種曼陀羅華并及摩訶
曼陀羅華又雨諸天細妙之衣雨天金銀瑠
璃所作七寶蓮華復雨無量優鉢羅華波頭
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下如來上復雨無
量種種雜香末香塗香散如來上散已復散

如來坐處四面周匝方一由旬其種種華悉
皆徧滿間無空缺復此大地六種震動徧
動等徧動震徧震等徧震湧徧湧等徧湧乳
徧乳等徧乳覺徧覺等徧覺一切衆生一向
悉皆受大快樂於彼時中無一衆生有欲惱
者瞋恚惱者愚癡惱者我慢惱者貢高惱者
不驚不怖無一衆生造作諸罪若患衆生即
得除差饑渴衆生即得飽滿酒醉衆生皆得
醒悟顛狂衆生皆得本心盲者得視聾者得
聽若有六根不完具者悉得具足貧凍裸露

諸衆生等皆得富饒羸瘦衆生皆得肥滿繫
 閉衆生皆得解脫枷鎖杻械諸衆生等自然
 得出地獄衆生即得滅惱六畜衆生無有驚
 怖餓鬼衆生饑渴得定如是因緣其憍陳如
 得名證智爾時長老憍陳如身如實得見一
 切諸法如實得知一切諸法如實得證一切
 諸法如實得度煩惱險路度煩惱積度無疑
 處心中決定無有滯礙已得無畏不從他學
 時憍陳如知彼法行從坐而起頂禮佛足胡
 跪合掌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入佛法世尊

度我以為沙門與具足戒願作比丘爾時佛
 告憍陳如言善來比丘入我法中行於梵行
 盡苦邊故是時長老憍陳如身即便出家成
 具足戒餘四比丘各說法要隨機教授而彼
 衆中有三比丘乞食他行唯二比丘稟受教
 誨其後三人既將食來合有六人相共生食
 彼等已得如來說法教化承受當是之時次
 一長老跋提梨迦此言小賢其次長老名娑婆波
此言起氣是等二人即於坐中遠塵離垢盡諸結
 惑淨煩惱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所有結惑

一切皆盡識無常法如實證知譬如淨衣無有黑縷無有脂膩隨所欲染正受其色如是如是而彼長老跋提梨迦并及長老婆沙波等在於彼坐遠離塵垢得淨法眼略說乃至即成出家得具足戒如是次第彼後來人所乞食者如法教化如法攝受世尊如法示現之時彼之長老摩訶那摩此言大名并及長老阿奢踰時此言調馬即於彼坐遠離塵垢於諸法中得淨法眼如是如是長老大名長老調馬即於彼坐盡煩惱垢如實證知彼等自見得諸

法相度法相已無復疑心到無畏地不從他聞於佛法中得知證已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在於佛前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與我具戒爾時佛告二比丘言汝等比丘善來入我自說法中行於梵行正盡苦邊時二長老即成出家得具足戒而有偈說
小賢起氣憍陳如 摩訶那摩及調馬
彼等初證知見此 如來甘露鼓法門
爾時世尊即告彼等五比丘言汝諸比丘我日夜恒行正念故正行行已得於無上正真

解脫具足證知汝等比丘應當學我作如是
念行於正行汝等亦當得此無上正真解脫
當證知耳爾時魔王波旬往詣佛世尊所到
佛所已即以偈頌而白佛言

瞿曇以欲愛自纏 一切天欲及人欲

今既自入此大縛 我決不放汝沙門

爾時世尊思惟知是魔波旬說世尊如是思
惟知已即還以偈答波旬言

我以久脫諸愛纏 天欲人欲悉並離
大縛我既得出訖 況復汝先被我降

爾時魔王波旬聞佛說此偈已默然而住如
是思惟沙門瞿曇知我意行沙門釋子見我
心情即懷悵怏苦惱不樂於彼地方沒身不
現爾時世尊復更重告五比丘言汝等比丘
若知諸色是無我者是色則不作惱壞相當
不受苦應如是見應如是知如是有色以色
無我是故一切色能生惱色能生苦雖生苦
惱亦不可得色之定性色既不定亦不可願
色如有亦不可道願如是無其色既然受
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比丘當知於識亦無

有我識若有我此識應當不作於惱不作於苦以識體無不可得故云何乃得作如是有亦不可道願如是無以識無我是故識能作惱作苦以識本無即不可願識如是有如是不有復告比丘於汝意云何識為當常為當無常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此識無常佛復問言識既無常為苦為樂諸比丘言世尊此識是苦佛復告言識既是苦無常破壞非是正法非是常住若能如是見於識者乃可能作如是思惟彼是於我或我是彼或我見

我是於我耶諸比丘言不也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所有諸色或過去色現在未來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上若下若近若遠一切不可作如是念彼是於我我是於彼如是如是如實正智應須如是所有一切受想行識過去未來現在內外麤細上下遠近諸識不作是念我是於彼彼是於我我我是我如是如是如實正見當如是知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若有多聞聲聞之人能作如是思惟見者當厭離色受想行識既厭離已一切不

樂既心不樂而得解脫既得解脫當生是智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
如是知爾時世尊說是法已時五比丘於有
為中諸漏滅盡心得解脫當於是時此世間
有六阿羅漢一是世尊五是比丘而於後時
如來授記汝等比丘若知我初轉於法輪說
法之時不違我教最第一者謂五仙首其僑
陳如比丘是也時諸比丘聞是語已即白佛
言希有世尊其僑陳如長老比丘作何善根
以是因緣如來初轉無上法輪其能不違作

是語已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至心
諦聽我念往昔還在此處波羅奈城有一瓦
師是時彼有一辟支佛身體帶患欲治病故
入於聚落夏將欲至其辟支佛為治病故詣
瓦師邊既到彼已語瓦師言仁者瓦師汝若
不辭我寄汝家一夏安坐乃至治病將息差
故時彼瓦師以清淨心白辟支佛作如是言
善哉大仙此語不違隨意而住我當稱力給
奉大仙四事供養時彼瓦師為辟支佛去家
不遠作一房屋與彼令坐安施卧具蠅拂燈

脂時辟支佛即於彼夜入火三昧時彼瓦師見大火光作是思惟何故此燈如是熾明而久不滅莫彼草屋被火所燒爾時瓦師安徐輕足至草庵所密私伺看見辟支佛結跏而坐如大火聚熾然放光其身儼然不被燒熱瓦師見已速疾却看急走而還後日信心倍生希有而彼尊者辟支佛往彼瓦師家如是寂靜經停一夏安居將養而彼瓦師所須四事悉皆供奉而供養之復將醫師遣為治病須藥療者悉皆與之而不能得辟支佛身

病損差彼辟支佛既因身病遂便命終爾時瓦師見彼尊者辟支佛身入般涅槃見已悵快憂愁不樂啼哭流淚嗚呼稱寃是時無量無邊人民聞彼瓦師哭泣聲已詣彼借問言汝瓦師何故如是嗚呼而哭時彼瓦師向彼人輩說辟支佛神通因緣此之仙人如是精進如是持戒常行妙法我將醫師來為療治不能得瘥爾時別有諸辟支佛唯少一人不滿五百將栴檀木以神通飛從空而來闍維於彼辟支佛身訖而慰勞彼瓦師言仁者瓦

師汝心應生歡喜踴躍徧滿於體何以故汝
既供養此仙人身汝此功德汝當來世大得
善利汝見我等神通以不瓦師言見爾時彼
等諸辟支佛復語瓦師作如是言如今我等
所作神通比之仙人神通亦然於我等邊此
最老十四大時彼瓦師即問彼等辟支佛言尊者
今居在何處所諸辟支佛報瓦師言去於此
處有一聚落名王舍城去城不遠有一山名
諸仙居山我等居在彼處而住爾時瓦師即
白彼等辟支佛言善來諸仙受我家食訖隨

意去爾時彼等諸辟支佛一切皆受彼之飯
食食訖已後語瓦師言於當來世有佛出現
汝於彼邊發心乞願藉此功德清淨之心聞
已即白彼諸仙聖辟支佛言尊諸仙輩前我
門師最老最大願我亦然於未來世當得值
遇釋迦如來教法之中得出家者願我老大
成最上座彼等仙言願汝此誓決成就也爾
時彼等諸辟支佛與於瓦師此誓願已即從
彼處飛空而去瓦師既見辟支佛等飛騰虛
空神通而行以清淨心觀彼等行合十指掌

頂禮彼等爾時瓦師見彼尊者辟支佛身入
般涅槃收其舍利而起於塔莊嚴彼塔著好
相輪輪內懸鈴繒綵幡幢將諸香華燒香末
香塗香而以供養發誓願言藉此善根於當
來世願值於彼釋迦如來彼所說法願我證
知我於彼邊願成最大最老聲聞汝等比丘
當知爾時彼瓦師者今此長老太僑陳如比
丘是也其僑陳如往昔供養彼辟支佛以是
善根因緣力故今於我邊最初說法而得證
知我復授記於諸僧內最初知法不違我心

於先出家謂僑陳如比丘是也

耶輸陀因緣品第三十八之一

爾時波羅奈國去城不遠於中有一尼拘陀
樹彼樹扶踈蔚蔚滋茂其城內外一切人民
或諸王子宰相百官皆悉以時祭祀承事供
養彼樹其樹日所有人來乞願願我此願皆得
稱可我有所作皆當得成若我成就如是事
時我當祭祀奉報恩福而彼等人或復先世
業種清淨或福力强成就彼因或遂現報而
隨心念謂言此樹能與我願而彼人來作大

供養而報賽之復有別人來乞於願隨願亦成若復有人來彼樹間乞求男女其人先業福德因緣而得男女而彼等人各心念言彼等樹能與我男女彼等人來各大祭祀作大供養報償彼樹而彼樹一切人民為其作名號曰乞求所願皆得如是神樹爾時彼城有一最大巨富長者名曰善覺而彼長者多有資財勢力自在無量畜牧所謂象馬牛羊駱駝及驢騾等無所乏少豐饒五穀多有奴婢音聲妓妾估客作人真珠琥珀瑠璃瓊

碑礫碼瑙白玉珂貝金銀銅錢衆事具足無所騫闕其長者宅猶如北方毗沙門天大王宮殿一種無異時彼長者無有男女所有親眷來往之者作如是言謂仁長者若仁自知仁家巨富多有勢力略說乃至衆事備悉但仁家中無有子息曰四而此城外有一神樹名曰乞求所願皆得彼樹若有男子女人來從乞求兒女皆得長者何故不往詣於彼樹邊乞求索男女若能乞者必應得生男女不疑勿令仁家種族斷絕時彼長者報其一切諸親

族言何有是事而彼樹木無識無情若能與人男女願者無有是處凡男女者皆由父母先業因緣或復福力而得男女而彼人言我等自身各親祈請並彼樹邊得於男女以得願故至彼樹所作大供養報償彼樹時彼長者諸親眷屬再過三說慇懃勸請彼長者言汝大長者不可不信彼樹實能如是與願彼已得男彼已得女長者但去彼樹能與仁之心願索男得男索女得女決定無疑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四

音釋

眈徒結切也 釭音工車轂也 鋤音澗車也 鞞郎果赤
 伺相吏切也 瘥楚懈切也 蒟蒻蒟烏孔切蒟蒻草木
 貌庚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五

曰五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耶輸陀因緣品第三十八之二

爾時善覺大富長者以諸親族數數慙懃共相曉諭乃至第三苦切勸諫而彼長者意中不已即將家僮曰五賫持大斧鋤箕杖鋤及諸鋤鑿種種刀鋸詣彼樹所既到彼已立於樹前而作是言汝樹當知我從他聞汝是神樹名所求願一切皆得若有人來求乞男女悉皆果遂而我無有一箇兒息心內願樂而不稱

可今從汝乞若令我得生於好男我當來作如是供養作是報答必汝不能與我子者我當將此大斧鋤鑿斫掘汝樹根本枝條一切悉却終不放汝乃至令如馬蘭根鬚而留殘者若掘到地取汝根莖段段斫斷取汝枝柯片片剉切斫截割已札札曬乾訖已持火燒汝作灰如灰塵已或將汝灰臨急疾河向水而擲或將汝灰對猛大風吹令四散爾時彼樹有神依之神聞此語生大恐怖憂惱不歡又作是念我實不與他作男女但人來者自

有業因自有福力而得男女而彼等人謂言
此樹能與男女既得願已然後來報此樹之
恩而彼樹神悲泣流淚作如是言此我生來
所居之樹以彼長者不得子故其必當壞毀
我此樹而彼樹神於帝釋天恒常承事爾時
彼神速疾往詣天主帝釋忉利天宮到已長
跪白帝釋天作如是言依前長者求乞兒子
得否禍福善惡之語大善天王唯願大天巧
慧方便早作如是精勤速疾與彼長者端正
之男勿令於我此樹磨滅爾時天主帝釋大

王告樹神曰汝之樹神勿作是語所以者何
今我亦復不能爲於世間之人定與男女但
諸人輩自有福因而得男女其理雖然汝之
樹神少忍耐看莫生憂惱我當觀察彼之長
者有因緣不時忉利天有一天子五衰相現
不久定當墮落世間曰五五衰相何一者彼天頭
上妙華忽然萎黃二者彼天自身腋下汗汁
流出三者彼天所著衣裳垢膩不淨四者彼
天身體威光自然變改五者彼天常所居停
微妙寶牀忽然不樂東西移徙爾時天主釋

提桓因語彼天子作如是言善汝天子若知時者汝有善緣植衆善本常不放逸謹慎畏罪無諸過患不造諸非又復未曾作重惡業直以嫉妬汝今應當退失此處必生人間於一善處爾時天子白帝釋言願聞其處帝釋報言今此下方閻浮提地有一大城名波羅柰而彼城有一大長者名曰善覺彼長者家大富饒財多有勢力乃至一切無所乏少而彼無子汝今發心往波羅柰為彼作兒時是天子於過去世得天子身種諸善根而作生

死解脫因緣面向涅槃背於煩惱不取諸有不愛一切有為中生而彼一生欲取漏盡欲證聖道而彼天子諮帝釋言大善天王我今不欲處在居家以受世樂又復護明菩薩大士不久從彼兜率天下降神生於迦毗羅城釋種姓內淨飯王宮大夫夫人邊右脇入胎月四五滿而生生已棄捨王位出家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已當轉無上法輪我意欲於彼菩薩邊修行梵行而彼長者居家大有資財珍寶多諸勢力乃至一切種種豐饒而其

彼家放逸之處我意不願向彼而生爾時天
主帝釋大王語彼天子作如是言汝但乞願
求生彼家護明菩薩不久當成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成已當轉無上法輪我於彼時自
當成就汝出家緣亦助佐汝出家之事時彼
天子報帝釋言善哉天王若於彼時王能如
是佐助於我發心因緣令得成就當生彼家
爾時天主帝釋大王報彼尼拘陀樹神言汝
善樹神若知時者汝當速報彼長者知而語
之言善哉長者汝所乞願不久當生端正之

子生已不久捨家出家當作沙門爾時樹神
從帝釋邊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踊躍充徧不
能自勝速往詣彼大長者家到已在空隱身
不現語長者言大善長者汝必當生智慧端
正福德之子但其生已不久定應捨家出家
而作沙門爾時長者報樹神言善哉天神但
願我生我當方便不令捨家而作沙門時彼
天子從忉利天墮落下來與大長者婦腹受
胎既受胎已彼婦即覺語長者言大善長者
應須歡喜我已受胎爾時長者聞是語已即

為其婦立於最上將息之法最上敷設最上莊嚴最上供承最上飲食最上服飾而供給之令其玩弄爾時長者於波羅柰四城門外衢道陌頭多人處所立無遮會有來索者求食與食須飲與飲欲髮與髮索香與香或須塗香即與塗香須牀敷者即與牀敷須資生者悉具與之時其家內所有財物皆收內庫一切酒坊一切屠舍並皆除斷時長者婦或滿九月或滿十月其胎成熟產一男兒極大端正可喜少雙身體色黃猶如金柱頭頂團

圓猶如傘蓋鼻如鸚鵡長臂下垂支節端直諸根悉具肌肉柔和猶生酥搏彼子生已其上自然化出微妙七寶之蓋而諸世人所見之者皆大唱言希有昔來未曾覩見爾時長者為彼童子立四乳母一者抱持二者洗浴三者與乳四者共戲童子生後長者恒於四城門外及交道頭立無遮會如前所設又復集聚內外眷屬而語之言我今已生如是兒子汝等立名其眷屬等相共平量此子初生上有寶蓋自然出現以是因緣名聞流布徧

於一切是故此子應名上傘於是後人相共
 稱喚為耶輸陀耶輸陀者此言其耶輸陀於
 父母邊唯止一子父母愛念不曾離心眼欲
 恒看目前養育令其增長易觀易畜而有偈
 說

福德之人疾增長

曰五

猶如良地蒔果栽

五

薄運少祐無相人

似於道頭種諸樹

而彼童子漸漸長成既能行走後依家法教
 諸技能使學作業所謂書算及造印記出財
 與他從外受入貨易與販染諸色繒衣服裁

縫別諸香類識達五穀了別七珍及諸寶物
 諸如是等一切皆練無不洞曉工巧辯捷利
 智聰明悉皆成就無人與等及至年大欲遣
 別停爾時其父為彼童子造立三堂一擬冬
 坐二擬春秋兩時而坐三擬夏坐擬冬坐堂
 一向熅煖擬夏坐者一向風涼擬於春秋二
 時坐者不熱不寒調和處中其三堂內所有
 器服皆是眾寶之所雜成所有飲食最美最
 甘心所樂見其諸衣服種種莊嚴復以眾雜
 末香塗香種種安置立諸姝女端正可喜使

相娛樂於其宮內堂殿前立種種階道一一階道有五百人擎五百寶按日初出時則便安施日收已後還擎收却其堂周有五百人防護守視身體皆著牢固鎧甲手執刀棒或持鐵輪三叉戟等以用擬備其三等堂各各如是畏耶輸陀童子忽然捨棄出家其堂內外門戶關鑰皆悉牢固其彼諸門開閉之聲聞半由旬時耶輸陀在彼堂殿具足而受五欲快樂逍遙嬉戲于時世尊在波羅奈初轉無上法輪之後帝釋天王從天上下至耶

輸陀宮殿之中到已發覺耶輸陀言仁耶輸陀仁今時至必應不久捨家出家時耶輸陀聞帝釋天如是言已默然而受既默受已天曉之時索駟馬車欲往園中觀看善地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安詳而入波羅奈城欲乞於食即以長老阿奢踰時用為侍者其耶輸陀遙見如來向前而來威儀端正行步沉審身體具足諸相莊嚴猶如虛空滿於星宿見已心生歡喜清淨以內歡喜清淨之心從車而下頂禮佛足圍繞三匝繞已還上

車中而行其耶輸陀見於如來迴還未久時
佛知彼清淨之心即便微笑放於光明爾時
長老阿奢踰時整衣而立偏袒右肩右膝著
地合十指掌向於如來而白佛言希有世尊
何因緣故微笑放光爾時佛告阿奢踰時作
如是言汝比丘見此耶輸陀童子以不其至
我邊頂禮於我三匝繞我還退上車阿奢踰
時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已見佛復告言
汝今諦聽此耶輸陀大善男子今夜決定捨
家出家至於我邊乞作沙門作沙門已不久

而得阿羅漢果時耶輸陀至園苑內觀於善
地次第經行時天帝釋以神通力即化作一
死婦女屍其身臃脹將欲爛壞蠅蛆雜蟲處
處啖食時耶輸陀見彼死屍如是臭爛見已
心生汙癩之想而自念言是臭爛身有何可
樂生於著心而自放逸復於此中生於樂想
今已膿爛即口唱言我今不樂臭穢樂也欲
還至家而彼童子從苑內出還入已堂而彼
在初夜欲眠睡時天帝釋以神通力令諸姪
女悉皆著睡而其家內處處然燈猶如臂大

堂堂盡照令明不斷爾時世尊當於彼夜作如是念今夜之中其耶輸陀大善男子決定勇猛捨家出家求作沙門如是念已至於一河名波羅那此言斷除渡至彼岸自取草鋪旣鋪草已結跏趺坐欲一夜眠心為慈愍其耶輸陀善男子故時耶輸陀正著睡眠自然忽覺而見堂內處處安置臂許燈明見諸姝女悉著睡眠或有姝女頸懸小鼓或有姝女挾於琵琶或有姝女挾於五絃或有姝女抱持箏篴或有姝女以臂抱鼓或有姝女手執簫笛

諸音聲等或有姝女露於半身喘息而眠或有姝女頭髮解散傾側而眠或有姝女流於涕唾不淨而眠或有姝女口齒相齧作聲而眠或有姝女覆面而眠或有姝女仰面而眠其耶輸陀見於堂內諸姝女眠如是滿地猶若死屍一種無異見已即生厭離之想生大患想心中樂欲求涅槃想心欲建立向涅槃想而作是念謂此大是恐怖之處咄此大是擾亂不安慈嫌之處時耶輸陀如是見已從其卧牀忽然而起脚著革履衆寶所成論其

價直足二百千著已意念從堂欲下至堂基
邊而無階道時天帝釋即將階道立著其前
身放光明而此光明普照其家時耶輸陀見
此光已從堂而出漸至父宮諸姝女邊到已
見父所卧堂內用好香油以爲燈明其炷如
臂迥地及柱處處皆安見諸姝女皆著睡眠
懸抱樂器乃至如上猶如死人在屍陀林見
已生於馱離之想乃至生於極大恐怖時耶
輸陀從父堂出漸至外門見外門關鑰鎖甚
牢而開門時其聲遠徹聞半由旬時天帝釋

速疾開門隱沒彼門不令作聲畏耶輸陀出
家之時有諸障礙時耶輸陀從家出已至大
城門其門名跋陀羅婆提此言主既到於彼賢
主城門其門開閉門關甚牢聲音遠聞亦半
由旬時天帝釋一念之頃開於彼門又隱彼
聲不令他聞心如念勿令有人障耶輸陀
出家因緣時耶輸陀從城門出漸漸至於波
羅那河爾時彼河水忽暴長彌岸平滿一切
諸鳥平頭而飲時天帝釋即便隱滅彼之光
明時耶輸陀至河此岸即便停住而口中唱

謂此大患吐大恐怖爾時世尊在河彼岸露
地經行爾時世尊為憐愍彼耶輸陀故身放
光明以金色臂展手而向耶輸陀邊作如是
言善來善來汝耶輸陀此處無患此處無畏
此處安樂此處自在而有偈言

如來既見彼心已

而口呼唱如是言

汝來汝來耶輸陀

取此無畏涅槃路

世尊無所而不見

世尊無所而不知

是故能知於彼心

故言世尊諸明具

時耶輸陀聞於世尊如是語已即免一切心

諸憂苦即得心定譬如有人後春行路被諸
熱惱疲極饑渴忽值一池其水涼冷入於其
內澡洗飲水除滅一切熱惱諸苦如是如是
其耶輸陀大善男子聞佛如是安慰言已即
滅一切諸心憂惱心得寂定時耶輸陀大善
男子心生歡喜踊躍無量徧滿其體不能自
勝脫彼眾寶所成革屣直二百千棄已步入
波羅那河譬如有人捨於涕唾無復心念即
背而行如是如是其耶輸陀棄捨革屣亦復
如是步入河渡爾時彼河水故為淺時耶輸

陀善渡河已至於彼岸到世尊所而耶輸陀
遙見世尊威儀整頓容止可觀諸根寂靜心
意正定乃至身以三十二相之所莊嚴猶如
虛空徧滿星宿見已復生清淨歡喜生歡喜
已漸到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爾時世尊見耶輸陀却一面已即便為其次
第說法所謂說於布施之行持戒之行復說
生天因緣之行五欲罪患諸漏未盡尚有煩
惱讚歎出家清淨之法而世尊知耶輸陀心
已生歡喜已生希有心得柔輒心得無礙心

堪可受法爾時世尊以佛所有令他喜言今
得道言而向說法所謂苦集滅道四諦向耶
輸陀如是說時時耶輸陀即於彼坐遠離塵
垢盡煩惱界離煩惱已於諸法中生淨法眼
所有結惑皆滅除盡如實證知譬如淨衣無
諸黑縷入色即受如是如是其耶輸陀善男
子心即於彼坐遠離塵垢盡諸煩惱乃至如
實悉皆證知時耶輸陀善男子婦睡眠既覺
於其牀上忽然不見夫耶輸陀彼心憶念耶
輸陀故兼復渴仰思遲戀慕即便往詣耶輸

陀母邊到已白言聖母今知聖母愛子耶輸陀不新婦昨夜眠覺求覓忽爾不見不知何去爾時聖母聞是語已憐憶愛念耶輸陀故啼淚懊惱急疾往詣耶輸陀父大長者邊到已即白大長者言長者今知仁所愛子耶輸陀不一一皆如新婦所說爾時長者聞其宮中失耶輸陀以憶念子耶輸陀故遣使速往智慧人邊或筭師邊博戲人邊或媼女家而告之言汝等人輩宜速急疾往如是處求覓我子耶輸陀來爾時使者向波羅奈城四衢

道振鈴而唱如是告言若當有人能向我道見耶輸陀知耶輸陀所在之處所行之處今我得見今我得聞我乞彼人百千價物即於後夜教開城門遣使疾馳而徧告言汝等城外速疾往求我耶輸陀爾時長者耶輸陀父當於彼夜天欲曉時愁憂悵快啼哭泣淚速疾^{四五}往向跋陀羅提城門之邊到已即出漸漸遊行見其耶輸陀革屣蹤跡見已尋逐革屣跡行盡其跡已於河岸上見二百千價直革屣少得本心即作是念我所愛子耶輸陀者

今應不死出大喘息心口念言若其身死此
之革屣久應無有時彼長者見革屣已不觸
不緣棄捨而去譬如有人見他涕唾不觀不
念棄捨而過如是如是其耶輸陀善男子父
見彼七寶所成一雙革屣棄捨而過即便渡
彼波羅那河尋求其子爾時世尊河邊遙見
其耶輸陀善男子父向佛而來世尊見已作
如是念此耶輸陀善男子父既來求子以愛
念故或能倉卒不避好惡抱耶輸陀善男子
身我今可出變化神通若作神通變化之事

而耶輸陀善男子父在於此處唯得以眼見
耶輸陀善男子面即便停住勿令相觸時耶
輸陀善男子父遙見世尊威儀齊整端正可
喜乃至譬如虛空中星莊嚴日月心生歡喜
以歡喜心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即白佛言善
哉善哉大德沙門頗見我子耶輸陀者來此
以不爾時佛告彼長者言大富長者汝若知
時且少安坐不久當得見耶輸陀時彼長者
作如是念此大沙門應不妄語所言應實聞
此語已心生歡喜踊躍充徧不能自勝頂禮

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爾時世尊即為長者次第方便如應說法所謂行檀及結使法悉皆滅已如實證知譬如淨衣易受染色如是如是時彼長者即於彼坐遠離塵垢如實證知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渡煩惱海越諸障礙無復疑心到無畏處不從他聞於世尊邊得聞法教受佛歸依受法歸依受僧歸依并受五戒爾時人間彼大長者最在初首為優婆塞人身之中以三白成三歸依者謂耶輸陀善男子父其耶輸陀善男子父於說法時

四五

十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如是證見如是觀行得於道跡見漏皆盡一切法中心得解脫爾時世尊作如是念其耶輸陀善男子父聞法見知如實漏盡心得解脫不應在家受諸五欲如昔在家我今還可攝於神通爾時世尊即攝神通攝神通已耶輸陀父即於彼坐得見其子見已而告耶輸陀言子耶輸陀汝母憶汝受大苦惱為汝故哭為汝故悲莫復為汝而取命終汝可到彼與於彼命作是語已其耶輸陀善男子即觀如來面爾時世尊即便告彼耶輸陀父作如

第六五册

是言汝大長者於意云何若有學人已學諸
 智已學見法彼聞法時證知漏盡心得解脫
 彼若迴心入於本家能更復受五欲以不長
 者報言不也世尊爾時世尊告長者言其耶
 輸陀善男子今已學智見證於諸法如汝無
 異今耶輸陀曰五聞說法時證得道跡諸漏已盡
 心淨解脫佛告長者此耶輸陀善男子今不
 應還歸住於家內受五欲事如昔在家爾時
 長者即白佛言善哉世尊耶輸陀今生於人
 間善得大利善生世間諸漏滅盡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見耶輸陀善男子身以諸瓔珞而
 莊嚴體即說偈言
 以諸瓔珞莊嚴身 寂定其心證於法
 調伏諸根悉清淨 於諸衆生起大悲
 若能如是諦實行 是則名為真梵行
 亦名沙門釋種子 是亦名為比丘僧
 時耶輸陀善男子父即白佛言善哉世尊願
 受我請布施飲食及耶輸陀善男子等爾時
 世尊於長者邊默然受請為欲憐愍於長者
 故爾時長者既見世尊默然受請從坐而起

頂禮佛足圍繞三匝辭佛而去是時長者去未久間其耶輸陀大善男子從坐而起頂禮佛足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世尊與我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佛告耶輸陀言善來比丘汝今於我所說法中行於梵行正盡諸漏佛說是已時其長老耶輸陀身即成出家得具足戒為大沙門當於是時此世間中七阿羅漢一是世尊及五比丘耶輸陀等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命耶輸陀用為侍者向其父家到彼家已鋪座而坐是時

長老耶輸陀母并及長老耶輸陀婦來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退一面已世尊次第而為說法所謂如是說布施行乃至清淨如來悉知彼等一切心生歡喜清淨柔軟心無障礙爾時世尊所有諸佛令歡喜十四法所謂苦諦及苦集諦苦滅得道世尊為彼說是法時彼等於坐遠離諸塵得清淨智煩惱界盡於諸法中得淨法眼所有垢法諸可滅法一切知己皆悉滅盡如實證知譬如淨衣無有垢膩隨所染入而受其色如是如是

彼等眷屬坐於彼座遠離塵垢所有垢法皆悉滅已如實證知彼等婦人既見諸法得證深入到諸法邊渡煩惱壙得無疑畏不從他人說法聽證世尊教中得知見已歸依佛法及歸依僧即受五戒爾時世尊當於是日最初人中三皈受戒先得成爲優婆夷者所謂長老耶輸陀母并及長老耶輸陀婦所有一切諸眷屬等爾時善覺大富長者既聞世尊爲其眷屬如應說法聞已歡喜即起辦食長者及妻并其新婦自手將好種種美食奉供

養佛及耶輸陀所謂舐味咋噉嚼其所施食悉皆充足恣意飽食爾時長老耶輸陀父善覺長者婦及新婦見佛食訖收衣攝鉢洗於手足如是清淨安坐竟已人別各自將一小鋪次第相隨來向佛前依大小坐爾時世尊既見善覺長者眷屬如法而來坐於前已日五如來慈愍爲欲度脫使離苦惱是故爲其如應說法彼聞法已心生歡喜信心熾盛威德增上爾時彼等既聽法已乃至一切心生歡喜如是知已爾時世尊即從座起其耶輸陀十五

即隨佛行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五

音釋

敷良刃切 補過 欸申屬切 嚴切 鋏申七切 宵切 鑷居縛切 鉏鉏也切 藺藺也切
 虛屬切 剝寸卧切 札木側切 八切 曬所賣切 脇脇也切
 腋下也切 搏徒官切 鎧可亥切 駟息利切 馬馬也切
 縫縫也切 脹知亮切 蛆蟲名切 啞子合切 鼻尺救切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臭與同切 齧五巧切 咋側格切 噉徒覽切 噤噤也切 壙苦謗切 噉子補切 噉各切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六

曰六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耶輸陀宿緣品第三十九

爾時天竺波羅柰城有四居士大富長者最為殊勝善男子輩何等為四所謂第一名毗

摩羅

此言無垢

其第二者名修婆睺

此言善臂

第三名

為富蘭那迦

此言滿足

第四名為伽婆跋帝

此言牛主

彼等從他聞耶輸陀大善男子往沙門邊修行梵行聞已即作如是思惟希有斯事彼大沙門法行之中梵行應當牢固不動應當勝

他其法會集應必第一所以者何而耶輸陀

大善男子至沙門邊受行梵行即得出家我

等今者亦應至彼大沙門邊求修梵行彼等

如是共平量已相將往詣耶輸陀邊到已即

共其耶輸陀對面美辭善巧談說各話心內

意喜語言敬心問訊相慰喻已各坐一面坐

一面已彼四長者即便共白耶輸陀言尊者

耶輸陀此之梵行必應牢固決定勝他如此

法集可敬可愛如尊今於大沙門邊受行梵

行我等今者亦欲求於大沙門邊修行梵行

爾時長老耶輸陀許即便共彼波羅柰城四大長者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禮佛足已却坐一面時耶輸陀即白佛言大覺世尊此四長者在本居家各爲朋友最爲殊勝善男子輩所謂無垢善臂滿足并牛主等今日故來歸依世尊善哉世尊唯願爲此四大長者如應說法教誨示導爾時世尊發大慈悲起憐愍故卽爲彼等四大長者次第方便說微妙法所謂布施持戒忍辱乃至爲說種種法要彼等長者聞世尊說如是法相卽於

坐中遠離塵垢乃至所有一切集法皆悉得知及滅相法亦如實知譬如淨衣無有垢膩入於汁中正受其色如是如是彼四長者卽於坐處乃至得知一切結惑集滅相法如實證知彼四長者悉各如是見諸法相得諸法相證於法相曰六入於法相度煩惱殫心無障礙越諸疑網除滅結使得無畏處不隨他知依佛法行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在於佛前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大覺世尊我等今從佛世尊邊乞求出家依佛教法受具足戒爾時世尊

即告彼等四長者言汝輩比丘清淨善來入
我法中行於梵行滅諸苦故是時世尊作此
語已彼波羅柰四大長者頭髮自落髭鬚猶
若七日剃來身體自然披服三衣手擎鉢器
彼四長者即成出家受具足戒時四長者出
家未久受具始爾在於一處捨諸緣務謹慎
身口不敢放逸勤劬精進在空閑處行於善
行獨坐獨起不曾停息如救頭然住蘭若內
爾時彼等諸善男子為求道故正信出家不
久即得無上梵行自見法相自證諸通無畏

而行口即唱言已斷生死得梵行報所作已
辦來生更不受後世有自知自證彼四長者
皆悉一時成阿羅漢心善解脫彼時世間成
就一十一阿羅漢第一世尊二五比丘三耶
輸陀及其在家最勝朋友四大長者善男子
是爾時長老耶輸陀身昔在家有五十朋友
諸國來集或有小來共相長養善男子輩聞
耶輸陀善男子往大沙門邊行於梵行聞已
如是共相謂言彼之梵行必當精勝法集牢
強而耶輸陀善男子事彼大沙門行於梵行

我等今者亦可至彼大沙門邊求行梵行彼等如是共平量已相將即到耶輸陀所到已即對耶輸陀面相共言說文辭巧麗種種談論各相問訊各相虔恭如是說已却住一面住一面已爾時彼等五十友人各是別國最大長者往昔在家親善朋舊即便共白耶輸陀言仁耶輸陀今此梵行必應是好勝於餘人而長老在大沙門邊行於梵行我等意樂亦與仁同欲往詣彼大沙門邊行於梵行時耶輸陀即便共彼五十在家往昔善友詣於

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禮佛足已却坐一面其耶輸陀即白佛言大善世尊我昔在家有此五十友朋知識或在前後一切皆悉是善男子其意並樂歸依如來唯願世尊大慈憐愍爲說法要教照示導爾時世尊即爲彼等隨順說法而其彼等諸長者輩聞佛所說乃至如實一切悉知彼等長老悉成漏盡諸阿羅漢心善解脫於時世間合成六十一阿羅漢謂佛世尊及五比丘并耶輸陀其耶輸陀波羅柰城有四善友無垢善臂滿足牛主

其耶輸陀在家朋友諸大長者有五十人並是別國相召集來或前或後善男子等爾時世尊於波羅柰鹿野苑中度是人已更欲別向他方而行即告長老耶輸陀言汝耶輸陀還住於此莫隨逐我所以者何汝耶輸陀小來未曾苦於身體又復汝身皮膚柔輭不串麤衣及以惡食汝在此住受汝父母所須供養隨勝衣食自恣而受汝之父母能供養汝時耶輸陀稟承教誨恭敬而立即白佛言如世尊勅我不敢違而耶輸陀聞佛勅已住波

四六

四

羅柰一定不移爾時天竺波羅柰城復有五百商人長者與耶輸陀昔在家時亦為朋友入海採寶一時迴還至家各各相共借問耶輸陀處彼等問已聞耶輸陀今日在彼大沙門邊行於梵行彼等聞已各相謂言彼之梵行定應上妙教法勝他若不如是其耶輸陀善男子今云何乃能迴心向彼大沙門邊行於梵行我等今亦可共往詣大沙門邊求行梵行爾時彼等五百商人諸大長者結集相共詣向長老耶輸陀邊到已共白耶輸陀言

仁耶輸陀久不相見我等入海今始迴還聞
仁出家故來諮白安隱無惱快樂以不如是
種種善言美語慰勞相問彼此說了各起恭
敬却住一面爾時五百商人長者白於長老
耶輸陀言仁耶輸陀今此勝也日六時耶輸陀即
報彼言如是如是今此最勝爾時五彼商五百
長者即於長老耶輸陀邊皆捨出家求受具
戒經多年月不能得道爾時世尊遊歷他國
迴還至彼舍婆提城住祇陀林精舍之內時
其長老耶輸陀身經於多時夏罷訖已即共

五百諸比丘衆相隨而去聞佛在於祇陀精
舍欲往詣彼見如來故彼客比丘至祇陀園
是時彼處主人比丘或取鉢者或衣幘者內
房中時起大高聲喧鬧雜亂爾時世尊知而
故問長老阿難作如是言長老阿難此中是
何高大音聲喧亂乃爾是時阿難即白佛言
如來世尊今者外許別有五百客比丘來長
老耶輸陀最爲其首至於此處我等既見客
比丘來而此舊居諸比丘輩共相慰喻問訊
安和及受衣鉢內於房時起是高聲爾時世

尊告阿難言長老阿難汝若知時爲我喚彼如是等客諸比丘來爾時阿難聞世尊勅即便至彼客比丘邊語諸一切客比丘言汝長老輩世尊今喚汝等一切諸客比丘時諸比丘既聞阿難如是言已語阿難言如長老意我不敢違爾時五百諸客比丘聞受阿難如是教已往詣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既禮拜已却住一面諸客比丘住一面已默然而立爾時世尊即告彼諸客比丘言汝等比丘何故如是作大高聲猶如世人諸諍鬪起呼

呼訶訶其聲猶如釣魚之師各各相競趁逐諸魚各相唱喚汝等比丘各還本處不得共我居住此中我趁汝等是時彼等五百新入客比丘聞佛如是言各白佛言如世尊勅彼等五百諸客比丘聞佛是言頂禮佛足繞佛三匝辭佛而去執持衣鉢從精舍出至一河邊其河名曰婆羅瞿摩帝此言秀媚在彼秀媚河岸邊住晝夜精勤無有休息初夜後夜不卧不眠猛勵修道志願規求助道法證是故用心彼等用心不休不息不久之間所爲事

成彼善男子既各正信捨家出家而能辦彼無上梵行而能得辦自現見法證於諸通即得斷除一切諸結自口唱言生死已盡得梵行報所作者辦更不復受於後世有自證自知彼諸長老一切悉皆成阿羅漢心善解脫無復怖畏爾時世尊在舍婆提祇陀精舍少時住已欲更行歷其餘聚落從此聚落到彼聚落漸漸而行到毗耶離至彼城已往獼猴池其池岸邊有草精舍即便停住爾時世尊日下西時從三昧起出草精舍向於露地鋪

座而坐比丘僧衆左右周匝前後圍繞爾時世尊告阿難言長老阿難我見婆羅瞿摩帝河諸比丘等所居住處大有光明而波婆羅瞿摩帝岸所有五百諸比丘住如是三昧佛告阿難汝今可喚彼諸比丘使來見我是時阿難聞佛世尊如是勅已向一年少比丘之邊到已即告彼比丘言善哉長老汝速至彼婆羅瞿摩帝河岸邊彼處今有諸比丘等汝語彼等諸長老言世尊今欲見長老等若知時者宜應速疾往見世尊時彼年少長老比

曰六

七

丘聞於阿難如是言已白阿難言如尊者教我不敢違時彼年少長老比丘速疾而行譬如壯士屈舒臂頃如是如是時彼長老年少比丘從毗耶離速疾隱身至於婆羅瞿摩帝岸出身現往彼所居處諸比丘邊到已即告彼等一切諸比丘言善哉長老汝等今者若當知時世尊欲見汝等長老汝等今者若當善知可速往詣至世尊所爾時彼處諸比丘等白彼年少使比丘言如長老教我不敢違是時彼等諸比丘衆聞此語已譬如壯士屈

伸臂頃從於婆羅瞿摩帝河所居之處各隱其身至毗耶離獼猴池岸草精舍下而即現身爾時世尊當此正入不動三昧其耶輸陀長老亦入不動三昧彼來五百比丘亦入不動三昧經夜初更爾時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正理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願世尊知夜以一更世尊今可慰喻於彼客比丘僧是時世尊默然不言如是復已經夜中分阿難更請乃至世尊默然不言爾時其夜至第三分阿難復請世尊默然經夜後分欲打鼓

時明星將現長老阿難更從坐起偏袒右肩
 正理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當知夜
 已後分不久打鼓明星欲出世尊今可教諸
 比丘慰勞於彼諸客比丘又復比丘坐已經
 久身體疲懈爾時世尊告阿難言長老阿難
 汝今不知如此義理所以者何長老阿難汝
 若知理應不發問今此三昧非汝境界何以
 故阿難我向入此不動三昧此之五百比丘
 亦入不動三昧長老耶輸陀最為初首皆悉
 入於不動三昧我今自知如此理已爾時世

尊欲說偈故即作如是師子吼言
 已度煩惱諸欲泥 復已滅除諸聚刺
 到彼貪癡滅盡處 於彼苦樂更不停
 既已滅度彼岸邊 是則名為真勇健
 亦稱比丘善破惡 又復名善解脫人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而彼五百諸比丘等心
 生希有未曾有事已生希有未曾有故各相
 謂言諸長老等希有此事此之長老耶輸陀
 者大有神通乃能使此五百比丘一切皆亦
 有大神通共耶輸陀昔作朋友各能相似彼

等父母亦皆有德是時彼等五百比丘心各
生疑欲問世尊決斷所疑即便相與白世尊
言今此長老耶輸陀者彼於往昔種何善根
而今身中乃能如是居家殷富如是多財如
是多寶如是二足四足具足如是家生然其
初生上覆寶蓋又其父母為耶輸陀造三種
堂昔緣何業得此果報又復於諸娑女等邊
生塚墓想何因能爾值佛出家受具足戒成
阿羅漢父母及妻皆得聖法在家朋友及諸
國土商主朝廷并婆羅瞿摩帝河邊五百比

丘得羅漢果作是語已皆各默然爾時世尊
即告彼等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諦聽我
念往昔波羅柰城時有一人欲營其事彼如
是念我若此事得成就已復作是事此事辦
已當作此事我此事辦一切訖了後別當造
美食美飲種種辦具餐噉嚼齧啜味吮等各
辦具已當施沙門及婆羅門悉令具足充實
飽滿爾時彼人以心勇猛善業因緣復以衆
多福德所潤所營事者悉皆成辦彼人既見
其事已辦於晨朝起整頓多種豐饒飲食可

餐噉者具足執持將詣城門到已安置作如是念今此城門最初見者若有沙門若婆羅門我當持此多種飲食乃至喫味而用布施爾時彼城門外有一辟支佛名那伽羅尸棄此言恒常住在波羅柰城而彼尊者大辟支佛於晨朝時日在東方著衣持鉢徐行欲入波羅柰城乞求飯食是人遙見彼辟支佛威儀庠序進止端平足步安隱無有差移左右觀看徐行直視舉動審諦不急不寬住立仰瞻人所樂觀形服相稱內外嚴儀彼人見已

得清淨心生大歡喜即將其食奉辟支佛爾時彼辟支佛作如是念我今已得種種美食布施而食時既未至我今且可少時攝心坐禪繫念思惟是已却行一面到河岸邊時有一樹即在其下跏趺而坐正意定想身體端日六然寂靜一心不搖不動如是而住爾時波羅柰城有一王名婆嵐摩達多此言嚴駕四兵從城門出是時城外忽有一人從聚落來手執傘蓋逆頭值王彼人遙見梵德國王在前而來見已內心作如是念我今可避於梵德

王勿令見我彼人如是心生念已即下道行
向一別路其路乃到波羅那河從彼岸順
流下行未經多地忽然而見彼辟支佛在於
河岸一樹之下跏趺而坐正念正思身不動
搖彼辟支佛爲於日光照觸身體遂便汗流
彼人見已而作是念此仙應是持戒清淨必
定應得證諸正法今此日光既照其體或患
熱惱作是念已我今可持此之傘蓋覆其身
上爲作蔭涼爾時彼辟支佛知食時至作如
是念我食時至宜應從此三昧而起時辟支

佛既出三昧即見彼人持於傘蓋覆已身上
見已爲欲愍彼人故飛騰虛空作十八變於
虛空中行動來去或跪或立或卧或坐復出
烟炎或放火光或時作水涌沒隱顯作如是
等無量諸種神通示現爾時彼人即便於此
那伽尸棄辟支佛曰六邊生淨信心合十指掌至
誠頂禮作如是願願我來世值如是聖或勝
於此既值遇已彼所說法願我即能於彼法
中速疾證知願我當來不墮惡道復更啓請
彼辟支佛乞手奉食而諮問言尊者現今住

居何處彼辟支佛即報之言我住某處我行
某處爾時彼人即便往詣彼辟支佛所居住
處草庵之邊至已內外灑掃泥地除却穢草
訖而奉請彼辟支佛欲以四事供養供給若
有所須我能辦具一切衣食如是奉彼辟支
佛已到自家中向其父母妻子眷屬及餘無
量無邊人輩說如前言我今得見如是仙人
如是戒行如是清淨證妙法者仁若知時至
於彼所供養尊重是時彼人父母妻子并及
朋友諸知識等聞已皆詣向那伽羅辟支佛

所以清淨心恭敬供養爾時彼人經於少時
作是善念在家大患煩惱纏繞出家大樂解
脫無為在家難辦一向無垢亦不可得一向
無染亦不可得乃至欲令盡一身命清淨無
垢行於梵行終不可得我今可至彼仙人邊
乞求出家如是念已而彼人即往詣尸棄辟
支佛所而諮白言善哉大仙聽我出家而辟
支佛不許出家彼人再白乃至三白善哉大
仙聽我出家爾時尸棄辟支佛心愍念彼人
如是三請即告其人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汝

今若欲求出家者去此不遠有諸外道名曰
波黎婆羅閣此言行復行汝於彼處且可熏修調
伏身心而當來世於正法中取出家因復乞
求願未來世有一佛出世名曰釋迦牟尼如
來願見彼佛我值遇已勿令失脫於彼如來
法教之中得出家已誓願捨離一切諸苦爾
時彼人取彼伽羅辟支佛語遵奉不違即請
彼佛盡一形壽將諸供具而以供養彼辟支
佛爾時尊者那伽羅尸棄辟支佛乃至隨緣
住於世已入般涅槃而彼人等所有眷屬一

切聚集見辟支佛入般涅槃即便共取辟支
佛身如法供養殯葬闍維所謂造諸舍利之
塔塔上造作覆盆相輪懸諸寶鈴幡蓋香華
末香燒香然燈續明而用供養爾時彼人如
是供養過歷時已即於波黎婆羅閣所法中
出家既出家已還依彼林坐起而住於晨朝
時數數入於波羅柰城乞食活命曾經一日
入波羅柰乞食之時於一方面見婦女屍為
重病死身欲青色爛壞疽蟲穿穴徧咬見已
近立熟視熟觀於其内心生不淨想捨之而

去如是繫念身體不淨憶念不捨數數復念
 成就勤劬得四禪心復更重發如是之願願
 未來世值釋迦佛出現於世爾時我願令得
 滿足值遇之日願彼佛邊童子出家修行梵
 行彼佛世尊所說之法願我聞已速能證知
 而其被人隨多少時住於世已遂便命終命
 終之後生梵天宮然其彼人從天上下復生
 人間如是次第經歷劫數最後有身還來生
 此波羅柰城最大巨富長者之家而其長者
 多有錢財資產服玩乃至所須無有乏少爾

時世尊復更重告諸比丘言更有因緣我當
 具說憶念往昔還在此處波羅柰城有迦尸
 國其王名曰邠黎尸此言損瘦王彼邠黎尸於迦
 葉佛般涅槃後收取舍利起七寶塔所謂金
 銀玻璃瑠璃碼瑙珊瑚琥珀等寶內於塔裏
 其外別更以石壘之寶塔去地高一由旬廣
 半由旬爾時彼國邠黎尸王所起塔名陀奢
 婆黎伽此言相其塔相輪第一覆盆邠黎王作
 第二覆盆王大妃作第三覆盆王長子作第
 四覆盆是王女名摩黎尼此言小髮作第五覆盆

那黎尸王第二兒作第六覆盆那黎尸王第
三兒作第七覆盆那黎尸王第四兒作汝等
比丘當知爾時彼那黎尸王第三兒爲迦葉
佛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舍利塔上其第六層
造覆盆者今耶輸陀比丘是也復告比丘又
彼過去伽羅尸棄辟支佛邊手執傘蓋作蔭
人者還是即今此耶輸陀比丘身是其耶輸
陀以手執傘辟支佛上爲作蔭涼迦葉如來
舍利塔上覆盆莊嚴相輪光顯彼等業緣果
報熟故初生之時頭上自然有寶傘蓋又復

往昔爲那伽羅辟支佛身造於草庵將雜資
財詣彼尸棄辟支佛所并及種種衣服飲食
供養因緣彼果報故今得具足長者家生於
盛年中然其父母爲造三堂受於種種自在
福報又復往昔曾於林見死婦女屍生不淨
想念念相續藉彼繫心善業果報十四今世在家
於諸嫁女身體之中生塚墓想又復往昔於
彼尸棄辟支佛所發於誓願願我來世生生
莫墮諸惡道者以是善緣果報力故在在處
處不經惡趣從天生人從人生天受樂果報

又復往昔於彼尸棄辟支佛所發是誓願願
我來世值遇如是大仙尊者或勝此遇若彼
世尊有所言說微密法要願我一切悉能聞
持聞已速疾皆得知證藉彼福力果報因緣
值遇於我最勝世尊復得於我說教法中出
家得成漏盡羅漢又復往昔於彼尸棄辟支
佛所初始聞時心生歡喜生歡喜已即時傳
向其家父母妻子六親并餘眷屬說那伽羅
大仙尸棄辟支佛有種種功德稱揚讚歎彼
諸眷屬從其聞已倍生信敬殷重之心歡喜

踊躍即共相率備辦種種供養之具往彼禮
拜奉設供養四事充足藉彼善業福報因緣
至於今世其耶輸陀長老比丘父母妻妾及
諸眷屬於我法中皆得聖法又復長老耶輸
陀有在家知識及彼婆羅瞿摩河岸久時所
住五百比丘皆悉證成阿羅漢果此等彼時
遇辟支佛並各同願齊心共發如是大誓仙
聖人邊植諸善業得是果報爾時世尊而說
偈言

如是供養諸聖真 得於無量大果報

佛及尸棄辟支覺 并諸羅漢漏盡人
 或復供養十力尊 無畏具足諸相滿
 大慈大悲諸正智 能得果報無有窮
 供養諸佛緣覺田 及諸聲聞解脫衆
 現在人天受果報 後得寂滅大涅槃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六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音釋

申 古患切 與慣同 幘 防玉切 肥也
 吮 祖充切 結也 疽 千余切 邠 居邠切 邠 邠逐也 邠切 壘 魯水切 猶壘也 齧 倪結切 莖也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冊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七

曰七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富樓那出家品第四十

爾時憍薩羅聚落去迦毗羅婆蘇都城邑其
間不遠有一村陌彼村有一大婆羅門為淨
飯王作於國師其家巨富多饒財寶乃至屋
宅猶如北方毗沙門天宮殿無異彼婆羅門
有於一子名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此言滿極
大端正可喜少雙為諸衆人之所樂觀巧智
聰慧細意細心能誦一切韋陀論徹既自解

已復能教他具解三種韋陀舊解尼乾陀論
哪軻婆論解破字論又能宣說往昔諸事五
明之論一句半句一偈半偈皆能分別亦復
通解受記之論於世辯中悉皆具解六十種
事有大人相淨飯大王悉達太子當生之日
其彌多羅尼子亦共同時而生彼人本性狀
離世間志求解脫於煩惱中恒有驚怖心常
寂定往昔已曾見諸佛來彼諸佛邊種諸善
根作多福業熏習其心志涅槃門不樂煩惱
於一切有諸生死內皆悉遠離已作於行諸

纏壞爛取因爲力至成熟地到聖法故時富樓那獨坐思惟我父旣爲輸頭檀王而作國師須多經營備多種技處王法中代王斷事又復其兒悉達太子決定與彼輸頭檀王一種無異應當必作轉輪聖王我父若無我身決定與彼悉達轉輪聖王而作國師我父旣爲小王國師今以如是無暫閑時況復欲作轉輪聖王大國之師普於國內辯事有閑終無是處我今預前當作何事當作何計我今唯有捨家出家時富樓那如是念已當菩薩

夜出家之時夜半默然不語父母共其朋友足三十人從家而出遙往至於波黎婆遮迦法之中請乞出家居在雪山苦行求道彼等諸人勇猛精進不暫休息其三十人一時成就獲得四禪并及五通時富樓那苦行仙人自思惟言我今應可內自觀察悉達太子受聖王位時節至未而富樓那以天眼觀覩見世尊在波羅柰鹿野苑中證得無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轉無上微妙法輪爲諸天人分別說法見已即至諸朋友邊而告之言

汝等今可生歡喜心作大踴躍今彼悉達大
聖太子出家已證無上菩提已已轉無上清
淨法輪世尊今日現在於彼波羅柰城鹿野
苑內為諸天人說法開示汝等今可共我相
隨至於彼邊行於梵行是時彼等諸朋友輩
歡喜報言仁語善也我等順從時富樓那苦
行仙人舉身即共三十朋友從雪山下飛昇
而行猶如鴈王騰於虛空至波羅柰鹿野苑
下往詣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以兩手執
世尊之足摩娑頂戴舉頭以口鳴如來足起

於佛前胡跪以偈讚歎佛言

昔在兜率陀天上 正念化作白象形

託身欲入摩耶胎 來至釋種家作子

如妙蓮華不著水 在於母胎不汗身

彼母受樂無量歡 不貪五欲唯樂法

唯行善行捨諸惡 目七 觀尊在胎如鑄金

歡喜踴躍不知厭 看不知足更復觀

尊在胎內常說法 諸天人起慈悲心

皆悉歡喜飲法膏 世尊初生發妙語

我脫衆生生死苦 右脇出已七步行

無畏猶如師子王 我是如來終滅苦
世尊初生浴池水 水不冷煖彌岸平
浴訖塗香莊嚴身 空中自然蓋拂現
世間希有見此事 是故我等頂禮尊
說是偈已富樓那等若干仙人舉聲從佛乞
求出家如是白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我等
心願欲得出家慈悲怜故度脫我等爾時佛
告富樓那言汝富樓那今可速起當隨汝意
我與汝等從心所願時富樓那得如來聽其
出家已乞受具足及其朋友二十九人彼長

老輩既得出家受具戒竟未久之間各各用
心獨卧獨行獨坐獨立勇猛精進行坐空閑
阿蘭若處各各別行用心謹慎不曾放逸恒
住空閑時節不久若善男子求大利故正心
正信捨家出家為欲求於無上梵行已盡欲
邊見諸法相欲修諸通即證彼法已斷諸生
得梵行報所作已訖不受後有彼等一切諸
長老輩既證知己悉成羅漢以心善得一切
解脫皆成大德一切皆悉能作大事利益眾
生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當知

說法人中最第一者即此富樓那彌多羅尼
子是也而有偈說

世尊在於波羅奈 微妙語告諸衆言

此是滿足真比丘 說法人中最第一

爾時世間一切合成九十一阿羅漢謂佛世

尊并五比丘長老耶輸陀及耶輸陀波羅奈

國同時所生有四朋友最勝長者勝中復勝

諸善男子謂毗摩羅善臂滿足并及牛主又

耶輸陀在家估客行賈商人五十朋友次善

男子長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并及知舊二

十九人

那羅陀出家品第四十一之一

爾時閻浮南天竺地有一國土名阿般提彼
國土中有一聚落名獼猴食其聚落內有一
巨富婆羅門姓大迦旃延其家多有資財珍
寶奴婢六畜穀麥豆麻屋宅園林種種豐足
乃至如彼毗沙門宮無有殊異彼婆羅門聰
明智慧讀誦受持三韋陀論博通諸物一事
十名邠鞠婆等文句字論往昔過去一切諸
事五明之論知句半句分別世間諸受記論

及六十種大丈夫相皆悉具足讀誦通知與嚴熾王作國大師時彼國師大婆羅門第一長子辭家遊歷他國學問不知厭足處處尋師具解諸論技成就已還歸本家既奉見父即諮白言善哉阿爺我今學問種種通達為我聚集一切大衆日七我欲誦出韋陀論等及諸技能父聞歡喜即為集衆兒見人集即在衆前所誦一切韋陀論等及諸技能皆不隱藏悉並誦出而彼大衆即便共遵彼國師子推為上座其父即將種種珍寶而供養之時彼

國師大婆羅門復更別有第二之子名那羅陀此言其父告彼第二子言汝那羅陀今可捨家出至他國受學誦習韋陀諸論今如汝兄而那羅陀童子之兄當誦一切韋陀論時其那羅陀一聞即便一切受持時那羅陀聞此語已即白父言善哉阿爺我已通解一切韋陀及呪術等阿爺今可為我聚集一切大衆我於衆前誦諸韋陀及以技能其父聞子如是語已心生希有即集大衆集大衆已諸種安置時那羅陀在大衆前誦諸韋陀一切

論等爾時大衆聞已各各心生歡喜讚歎彼言善哉善哉大智童子快能誦習諸韋陀論其父復將種種財寶以用供養爾時長兄聞弟誦通一切諸論心生苦惱作如是念我無量年遊歷諸國學習種種所誦呪論心慮煩勞方始誦持諸呪術得其那羅陀云何聞已皆少時間受持淨徧而其少年尚得如是若後成長定必應當作王國師以是因緣我須方便除滅其體如是則我得成大利若不然者終奪我位爾時其父知自長子內心如是

於那羅陀私生惡念既覺知已作是思惟我此小兒聰慧可憐勿令為兄之所奪命作是念已應須方便莫令其知爾時南方有一城名優禪耶尼去城不遠有頻陀山其山中有五一老仙人名阿私陀在中居住彼仙洞解一切韋陀并及諸論以得四禪具六五神通是那羅陀童子外舅是時國師大婆羅門并及其婦即將其子那羅陀身往彼山中對共付囑阿私陀仙以為弟子其阿私陀既受領得那羅陀已教照顯示不久成就獲得四禪具五

神通爾時梵志阿私陀仙將其弟子那羅陀
 身即出山向波羅柰城即於城外造立草庵
 在中居住晝夜六時作如是教大聲唱言善
 哉善哉汝那羅陀佛今出世如是汝應彼邊
 剃落出家修行梵行必當長夜大得利益大
 得快樂自利身已復應利他爾時彼老阿私
 陀仙作如是語教其弟子那羅陀已不經多
 時而取命終阿私陀仙命終之後時彼梵志
 私陀仙人所有世間利養名聞悉是弟子那
 羅陀得時那羅陀以世利養名聞多故貪戀

著心無有正念更不作想求覓勝上不信有
 佛有法有僧
 爾時海內伊羅鉢此言霍香藥王既受龍身心生
 厭離欲求解脫不樂於彼穢濁惡想而作是
 念往昔世尊迦葉曰七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親授我記汝大龍王七從今已去
 過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
 過若干百千萬億年當有一佛出現於世號
 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而今已過如是無量無邊億數百千萬年頗

有彼佛釋迦如來出世以不爾時復更有一
龍王名曰商佉此言彼龍王宮常有無量龍
衆聚會而彼會處多諸龍王百千雲集伊羅
鉢龍亦在彼宮是時有一夜又之王名曰金
齊與伊羅鉢龍王善友亦在彼龍衆會中坐
爾時伊羅鉢龍王即於衆中告夜又王作如
是言仁者汝今頗知世間釋迦如來多陀阿
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出現世未是時夜
又報龍王言大善龍王我實不知釋迦如來
出現以未雖然龍王但我今知彼曠野中有

於一城其城本是夜又宮殿名阿羅迦槃陀
此言曠野彼城先來有二偈文而彼偈云若無
有佛出現世間終無人能讀此偈者設復有
讀亦不能解此之偈意若當有佛出現世時
即得讀知無人解義唯有如來多陀阿伽度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能說此義或有從佛聞
而得解爾時伊羅鉢龍告彼夜又王如是言
仁者汝今可往至彼讀取彼偈得來以不是
時金齊夜又之王從伊羅鉢龍王邊受如是
言已即便往至彼阿羅迦槃陀宮殿受讀彼

偈得已速疾還向伊羅鉢龍王邊到已即白
 伊羅鉢言大善龍王今日應當心生歡喜所
 以者何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
 三佛陀大聖如來今已出世何以得知遂能
 令我得讀彼偈我已受持彼偈將來若有人
 能解此偈意復能宣說即應當知此是真佛
 爾時伊羅鉢龍王心大歡喜踴躍徧身不能
 自勝即從金齊夜叉王邊受取彼偈爾時商
 佉龍王有女名曰常分端正可喜最上華色
 衆人所愛世無有雙爾時彼會諸龍王等作

如是念我今應當至月八日十四十五或二
 十三及二十九并三十日將好金器滿盛銀
 粟於銀器內滿盛金粟將此龍女莊嚴其體
 以妙種種瓔珞嚴身從此龍宮出置於彼恒
 河岸上著於露地說此二偈以示衆人
 在於何自在 染著名為染 彼云何清淨
 云何得癡名 癡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人
 何會別離已 名曰盡因緣
 時彼龍王說此偈已徧告一切諸世間言若
 有能解誦此偈者我等即當以此金銀盛滿

粟等并及龍女持用布施即取彼人作於佛
想若當有人傳從他聞來為我說亦然布施
時商佉王及伊羅鉢諸龍王等欲見世尊濁
仰世尊思遲世尊恒以白月黑月八日十四
十五將好金器滿盛銀粟於銀器內復盛金
粟及彼龍女種種嚴身將至恒河岸上安置
住於陸地彼二龍王相與而說此二偈言在
於何自在乃至盡因緣復作是言若有人能
解此偈義我等將此二器金銀并及端正可
喜龍女以用布施而彼龍王說於此事聲聞

八方所有山林或復在水或在陸地或婆羅
門或復長者各相謂言白月黑月恒以六日
彼二龍王從水而出將於二器盛金銀粟及
一龍女瓔珞嚴身從恒河出在岸某方陸地
住立說此二偈在於何自在乃至盡因緣作
如是語若有人能讀解此偈我等將此二器
及女而布施彼時婆羅門及長者等從二龍
王聞如是語悉從八方竟來集會彼龍王處
各自唱言我能讀解此之二偈及至龍邊讀
偈不得又不解義或復有人讀此偈已反還

問彼二龍王言此偈何也復問此偈其義云
何時那羅陀童子仙人居住在於摩伽陀國
為諸人民而作師導彼國男女尊重供承讚
歎歌詠那羅陀仙各相謂言此摩那婆自既
知已復教他知自既見已復教他見是時彼
國摩伽陀內所有人民作如是念此那羅陀
仙聖童子既自知見教他知見我等於彼二
龍王邊聞斯二偈無人能誦無人能答我等
今可至那羅陀童子仙邊到已應說如此之
事作是念已摩伽陀國諸婆羅門及長者等

即便往至那羅陀仙童子之所到已詳共白
那羅陀童子仙言仁若知時恒河岸上有二
龍王一名商佉二名伊羅鉢常以白月黑月
六日從恒河水出於陸地將金銀器盛粟及
女乃至誰能解此偈義即施與彼說此二偈
偈云在於何自在乃至盡因緣爾時那羅陀
仙人童子作是思惟我今既為此摩伽陀國
內人民作於尊師此之人民皆供養我尊重
承事欽仰於我又復謂我自知見已轉能教
他我今若於是人民前言我不解此二偈義

此之人民即毀辱我一切利養名聞闕少我皆失之作是念已即便告彼摩伽陀國諸婆羅門大長者等作如是言我共汝等一時往詣二龍王邊請說二偈尋取其義爾時童子那羅陀仙共摩伽陀長者人民婆羅門等左右圍繞推那羅陀童子仙人最爲上首向二龍邊到已告言二大龍王願爲我等說於二偈我得聞已思惟取義爾時商佉二龍王等即爲彼仙說二偈云在於何自在乃至盡因緣爾時童子那羅陀仙告彼二龍作如是言

我今於汝二龍王邊受此二偈從今已去過七日外當來汝邊答報偈意時彼二龍白那羅陀童子仙言如仁者教作如是事時那羅陀從二龍王受得偈已還向本處時摩伽陀一切人民憍薩羅國一切人民及鳩留國般遮羅國諸人民等日七傳聞童子那羅陀仙從商佉龍并伊羅鉢二龍王邊受持二偈謂言從今去出七日還來到此說二偈義而彼人民駕諸雜乘所謂象車馬車牛車及步人等相與雲集爾時恒河此彼兩岸有於八萬四千

衆類悶然集聚皆共欲聽那羅陀仙及二龍
王解說偈時時波羅柰居住在城有諸六師
各自稱言我是尊者所謂富蘭迦葉摩薩迦
黎瞿奢黎迦阿耆多祁奢迦摩羅波羅浮多
迦遮耶那刪闍夷毗羅師誰富多羅尼羅乾
陀若祁富多羅等時那羅陀童子仙人即便
向彼諸六師邊欲問偈義到已即問此二偈
意而彼六師既不能解此偈義意更復增上
於仙人邊起瞋恚心還反問於那羅陀仙作
如是言此之二偈有何意也

爾時世尊初證正覺居住在彼波羅柰城鹿
野苑內舊仙人林時那羅陀童子仙人自心
如是思惟念言此沙門在波羅柰城鹿苑舊
仙所居林內我今可向彼邊借問此二偈意
復重思惟自餘沙門及婆羅門者年大德堪
爲一切國王作師久來出家所謂富蘭迦葉
乃至尼乾陀若祁富多羅等我至彼邊問此
二偈猶不能解況復如此年少沙門生來未
久出家始爾我問於此二偈之意彼詎能答
更復思惟年少沙門或婆羅門不可輒輕所

以者何或彼年少沙門之人或婆羅門亦有
 聰明快智慧者我今但可往詣於彼大沙門
 邊問此偈義爾時童子那羅陀仙即詣佛邊
 到佛所已共佛相瞻慰喻面款種種善言巧
 語談話訖已即便却一面坐其那羅陀摩那
 婆仙一面坐已即白佛言大德尊者沙門瞿
 曇我欲諮問尊者一義未審尊者許我以不
 是時佛告摩那婆言汝摩那婆隨所有問我
 當為解時那羅陀摩那婆仙得佛許已即便
 說偈而問佛言

在於何自在 染著名為染 彼云何清淨
 云何得癡名 癡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者
 何會別離已 名曰盡因緣
 爾時世尊聞彼說已即還以偈答那羅陀摩
 那婆言

第六自在故 王染名曰染 無染而有染
 是故名為癡 以沒大水故 故名盡方便
 一切方便盡 故名為智者
 爾時童子那羅陀仙從佛得聞如是偈已心
 意開解生大歡喜踴躍徧身不能自喻聞已

即便奔走往詣彼商佉所及伊羅鉢二龍王
 邊到彼二大龍王邊已即便告彼二龍王言
 汝等龍王說偈問我時二龍王依以二偈問
 那羅陀童子仙言在於何自在乃至盡因緣
 爾時童子那羅陀仙還以二偈答龍王言第
 六自在故乃至名為智爾時伊羅鉢龍王聞
 此偈已心作如是思惟念言我今已得無上
 世尊我今已得勝修伽陀我今已知世尊出
 現知修伽陀大聖世尊今為我生為我出世
 為我覺悟如是稱時伊羅鉢二大龍王如是念

已白那羅陀摩那婆言仁摩那婆實為我說
 此是仙意自辯才力為從他聞而解此義仙
 摩那婆我實不見今世間中及以天上若有
 沙門婆羅門等或天或人能自辯才達是二
 偈能自說者無有是處唯除如來無上世尊
 或佛沙門從彼等邊聞而方辯爾時童子那
 羅陀仙即便以偈告伊羅鉢二龍王言
 如龍王說非我辯 大聖世尊已出興
 諸相具足莊嚴身 彼能如是辯才說
 爾時伊羅鉢龍王即還以偈白仙童子那羅

陀言

大仙言是佛語者 為當睡卧夢裏聞

若是分明對面承 唯願仁今重讚說

爾時童子那羅陀仙依所覩見即更以偈答

龍王言

天人自在大丈夫 今居波羅鹿苑內

既轉無上法輪已 猶如師子吼勝林

爾時伊羅鉢龍王復更以偈白那羅陀童子

仙言

仁今所言佛世尊 我不聞久今聞說

既聞與仁相共詣 觀彼希現難思議

昔覩今復得重觀 正覺如來諸相好

今日始更出現世 難值猶若優曇華

經歷多時乃一興 清淨猶彼空中月

諸相具足莊嚴體 正覺最上勝菩提

久遠曠絕不聞聲 清亮猶如梵音響

若諸衆生得聞者 從佛得入解脫門

爾時伊羅鉢龍王說偈讚歎佛世尊已復更

重白那羅陀仙作如是言那羅陀仙仁言佛

也時那羅陀摩那婆仙答龍王言我言佛也

梵本再答龍王復言那羅陀仙如此明師出世
 甚難所謂彼佛世尊也那羅陀仙彼阿羅
 訶三藐三佛陀今在何方時那羅陀摩那婆
 仙即整衣服偏袒右肩合十指掌向佛在方
 示龍王言汝等龍王若欲知者彼佛如來多
 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今在某方時
 伊羅鉢龍王知佛處已即整衣服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向佛所在合十指掌三稱此言南
 無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是如
 說三時伊羅鉢龍王白那羅陀童子仙言摩那

婆仙相隨共向彼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所禮拜供養時那羅陀報龍王
 言善哉龍王我等共去時伊羅鉢并及商佉
 二大龍王自餘無量諸龍眷屬那羅陀仙摩
 那婆等八萬四千諸衆生輩欲向佛所爾時
 伊羅鉢龍王作是思惟我今若以變化之身
 見於佛者此我不善我今宜以自許報身往
 見世尊爾時伊羅鉢龍王至其龍宮以自報
 形而欲見佛從北天竺特叉尸羅城向波羅
 柰國強有三百六十由旬時彼龍王出欲見

佛其頭已至佛世尊所而尾猶尚在自本宮而彼龍頭其狀猶如獨樹造船其項猶如象鼻放水耳目猶如橋薩羅國銅鉢之器口出光炎猶如重雲出於閃電氣息作聲如雲雷鳴作伽茶伽茶聲而彼八萬四千衆類一切悉隨伊羅鉢行而伊羅鉢遙見如來極大端正光相非常心生歡喜乃至猶如虛空中星莊嚴顯赫既覩見已向於佛邊生清淨心正信之心踴躍喜歡進向佛所爾時世尊既遙覩見伊羅鉢龍漸漸而來見已告言善來善

來伊羅鉢龍王經歷多時不曾相見王今身體安隱以不少病少惱及諸親眷並無疾耶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七

音釋

軻職流切 閱初六切
衆也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八

只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那羅陀出家品第四十一之二

爾時伊羅鉢龍王作如是念世尊已知我名字也復更重於如來世尊增加歡喜得清淨

心生愛敬心時伊羅鉢即隱本形別更化作

摩那婆身近世尊前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住

一面已即更親誦彼二偈文而重問佛

在於何自在 染著名為染 彼云何清淨

云何得癡名 癡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者

何會別離已 名曰盡因緣

爾時世尊復還以偈答龍王言

第六自在故 王染名曰染 無染而有染

是故名為癡 以没大水故 故名盡方便

一切方便盡 故名為智者

爾時伊羅鉢龍王復更以偈重白佛言

受持何戒行何行 復更作於何業因

能於人天受勝身 熏修最上無邊利

爾時世尊即還以偈答龍王言

供養老人勿毀他 欲見尊長須時節

常愛善行及法語	數聽正真利益談
樂法深念正菩提	智慧分別思惟義
實言精苦修梵行	於他常行布施檀
質直詳審意勤劬	笑哭語言皆避惡
諂曲傲慢悉遠離	勿共他人作怨讎
善言在於正念中	若聞若知定心意
若人常有放逸行	彼輩無聞無正思
若能行於聖道因	是名依行淨口業
彼等忍辱正思念	在於多聞廣智中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其那羅陀摩那婆仙即

離欲法爾時伊羅鉢龍見佛聞法瞻仰尊顏
 悲喜相交淚下如雨爾時世尊告伊羅鉢大
 龍王言汝大龍王何故忽然瞻看我面笑而
 復悲如是淚下作是語已伊羅鉢龍即白佛
 言如來世尊我念往昔有佛出世名曰迦葉
 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我時於彼
 佛法之中修行梵行為出家人世尊我於彼
 時見有一草名曰伊羅我時以手斫彼草取
 執捉將詣迦葉佛所到佛所已白彼佛言世
 尊若有比丘斫於此草得何果報時彼世尊

即報我言汝比丘知若人故心斫斷此草彼人當墮牢固地獄世尊我於爾時於彼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邊聞於此語心中不信不生希有奇特之想以我不取彼佛語故不受於彼如來教誨又自思惟但我斫此伊羅之草有何果報心作是念世尊而我當時既造於彼波夜提罪而不信有波夜提報復不能捨此之邪見命終已後遂即生於長壽龍中是故彼時爲我立名名伊羅鉢伊羅鉢也而我爾時還於彼處迦葉佛邊

問彼佛言大聖世尊我於何時當得脫此惡龍之形何時當得復於人身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時彼佛迦葉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即告我言汝大龍王今應當知過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過若干百千萬億年後當有佛出與於世彼佛號爲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彼釋迦佛當記汝得復於人身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我今以於迦葉佛邊所說法戒違背不信受此龍身以微善緣今值世尊還不

持戒世尊我見如此自罪過故訶責自身泣
淚啼哭如雨滿面見世尊喜所以微笑爲是
因緣我如是念希有希有未曾有事如是之
法諸佛世尊乃能如是無有二言如彼迦葉
如來世尊授於我記汝大龍王過若干年乃
至億年於後當有如來出世如彼佛言無有
異也世尊我以是緣今復問佛世尊我何時
得脫此龍身更何時得復於人身爾時世尊
告伊羅鉢大龍王言汝大龍王從今已去過
若干年乃至如前若干億年於後當有佛出

於世名曰彌勒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
佛陀汝於彼時當得人身時彼世尊度汝出
家修行梵行得盡諸苦爾時世尊爲伊羅鉢
更復說法令其歡喜勸示教言來汝龍王歸
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受持五戒而汝當得長
夜利益大得安樂伊羅鉢龍旣從佛聞如是
語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今歸依佛法僧
寶受持五戒爾時世尊重更教誨伊羅鉢言
汝大龍王今應知時伊羅鉢語那羅陀摩那
婆言來摩那婆仁須幾多金銀珍寶隨意所

須從我索之我當與仁而此龍女仁無所用
所以者何此之龍女口一出氣能令世人作
於灰土時那羅陀報龍王言汝大龍王我亦
不用金銀珍寶亦復不用龍王之女何以故
我今佛邊聞諸偈已即於諸欲生厭離想爾
時伊羅鉢龍王頂禮佛足繞佛三匝辭佛而
還爾時世尊告彼八萬四千衆等其那羅陀
最爲上首次第爲說所謂教行布施持戒得
上生天又說欲中多諸過患令生厭離證於
漏盡又教出家讚歎功德助成解脫而世尊

知彼諸大衆那羅陀等最爲上首各各皆生
歡喜之心生踴躍心生柔軟心得無礙心爾
時世尊所有教法令他歡喜真正要趣謂四
聖諦苦集滅道世尊既將此四聖諦種種方
便解說顯示教誨建立分別宣揚教行學習
如是生苦如是苦集如是苦滅如是得道世
尊以此四種聖諦種種因緣顯示宣說乃至
教行而彼衆等即於其坐離諸塵垢盡煩惱
界於諸法中得淨智眼所有集法皆悉除滅
如實知見譬如淨衣無有垢膩無有黑毛隨

欲染時而受諸色如是如是彼諸大衆那羅
陀等於彼坐處遠離煩惱悉盡諸集證知諸
法建立無畏度諸疑網不隨他語如世尊教
即並歸依佛法僧寶受持五戒是時彼衆八
萬四千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圍繞三匝辭還
本處爾時童子那羅陀四八仙已見諸法已得諸五
法已證諸法已入諸法度諸所疑度諸所惑
無復疑網已得無畏不隨他語已知世尊法
教微密即從坐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
世尊與我出家及具足戒爾時佛告彼童子

言善來比丘入我法中行於梵行正盡諸苦
令到其邊時彼長老便成出家戒行具足是
時長老那羅陀比丘既出家已具戒成就未
經幾時獨行獨坐捨於衆鬧謹慎身口不曾
放逸精勤勇猛無懈怠故不久之間其善男
子所為出家無上梵行進於彼岸現見諸法
自證諸通證已自知自見自覺而口唱言生
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後如是
了知而彼長老即成羅漢心善解脫慧善解
脫而那羅陀長老比丘既得羅漢無著之果

空閑獨處作如是念我今可詣佛世尊所以
偈問佛爾時長老那羅陀比丘於晨朝時從
房而出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
一面坐一面已時那羅陀即便以偈問佛義
言

我今方驗昔私陀 諦了如語莫不實
今復得聞世尊教 度到諸法彼岸邊
既已捨家能出家 復持乞食存活命
行於此行得何報 我今諮問佛世尊
爾時世尊即還以偈報彼長老那羅陀言

汝問行行果報者 此事無常難驗知
我今為汝分別宣 宜發精進令牢固
凡有行者入聚落 讚歎毀辱平等心
其有亂意處須防 當取寂定無上果
行人常觀叫喚響 猶如猛火熾炎然
見於婦人端正容 四八 應須捨離勿生染
以不染於諸欲法 彼此各無相染因
無染即無鬪競緣 世間所有眾類輩
我身彼身無有異 我命彼命等共同
如是審諦思惟觀 瞋時勿殺勿相害

應捨貪等我慢事
 諸有眼者能離怨
 若入聚落乞飯食
 諸貪滌處若捨捐
 夜獨坐時莫念請
 但至天曉欲乞時
 到聚落中默然住
 遊於聚落莫忽嗤
 手執鉢盂行乞食
 設得少食心莫嫌

一切凡夫滌著身
 如食毒藥平等死
 莫觀諸事散亂心
 以無著故當解脫
 遠離聚落亦勿思
 正念正思入聚落
 次第歷家乞食行
 向他語言勿羸獷
 雖有才辯但默然
 布施飯人勿毀罵

所得之處最為善
 於仁邊生平等心
 食訖以後還林內
 在於鋪上如仙人
 恐怖皆捨勵心意
 在於樹下當喜歡
 自餘諸根悉調伏
 境界悉遣心莫存
 清淨真心行梵行
 博聞多智須稟承

若不得處莫生瞋
 至於樹下隨意食
 住於樹下結跏趺
 身心及口皆斂攝
 餘事莫想唯念林
 以舌拄齶漸出息
 心意不得著諸緣
 穢濁之處並須捨
 善言處所精勤求
 其有寂靜離欲者

若如是人應親近	至於彼邊心信從
信已恭敬如世尊	勿說他家是非事
莫毀他人自讚歎	語言不得大高聲
猶如猛火遠處聞	如是思惟斷諸惑
是名比丘出家法	作不作事悉離身
若能平等觸處安	聖人行行應如是
當知業如車輪轉	對一人說聖法時
一人思惟即證知	調伏諸根獨處坐
調伏諸根心成就	於後名聞徧十方
此行唯在空閑林	或坐山間及樹下

或在河岸池泉側	如是處所坐思惟
闕少智慧恒睡眠	滿足寂定常覺悟
如泉如池如大海	寂定之者亦復然
愚癡人如半瓶泔	智慧者猶滿池水
智人雖復多言語	言語雖多不失時
或有才辯語言多	復有少言而審諦
如是少言亦名智	是則名為仙聖人
是名真實中道行	是名寂靜得解脫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	其那羅陀心意開解歡
喜踴躍又有師言而	比長老那羅陀者其本

種族姓迦旃延以本姓故衆人稱言大迦旃延又復長老。大迦旃延佛曾記言汝等比丘今應當知我比聲聞大衆之中捷利取義聞有廣說而其聰敏悉能領悟或少聽受而能爲他廣分別說。最第一者所謂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爾時彼等諸比丘輩聞是語已生希有心各相謂言今此尊者大迦旃延甚爲希有心生疑惑更無有人能決我疑解了。一切諸結義者唯佛世尊即往佛所到佛所已共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此長老。大迦旃延

往昔曾種何等善根而今來詣佛世尊所即得出家受具足戒證羅漢果世尊復記聲聞衆中捷利智略說廣解廣言能略最第一者所謂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我等願聞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諦聽我念往昔此賢劫中衆生壽命二萬歲時有一如來出現於世名曰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爾時彼佛迦葉如來轉法輪已豎法幢竟昔誓願滿具自在利辦大丈夫一切作事開化所化度諸衆生蓮華衆等八

千億類今生天上是時彼佛入涅槃後并及
建立解脫法門悉皆在此波羅奈城鹿野苑
中諸仙居處說法而住爾時彼處波羅奈城
有一信行善優婆塞受持五戒彼優婆塞善
解五明分別世論能解其義彼優婆塞至鹿
苑林向諸比丘略而問義如是問已時諸比
丘即為廣說彼優婆塞既聞彼等諸比丘輩
為其廣說如是之義心生欣羨發如是願善
哉希有願我來世更得勝於如此之法亦能
如是分別為他次第而說如此比丘等無有

異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當知彼時五戒
優婆塞者即此摩訶迦旃延是以彼佛邊受
持五戒為優婆塞善解五明微細之義復能
分別為他解說於彼時發如是誓願願我來
世成就是等一切諸法能廣為他種種解說
又復比丘汝等當知是迦旃延比丘往昔歡
喜心種如是善根以是因緣至於我邊即得
出家成羅漢果我今授記於我聲聞大衆之
中略義能廣廣義能略第一之者所謂摩訶
大迦旃延比丘是也是時世間即成九十二

阿羅漢第一世尊後五比丘并及長老耶輸陀身又耶輸陀大富朋友諸長者等勝中復勝諸善男子所謂無垢善臂滿足并牛主等又耶輸陀復有五十商主朋友他方所來諸善男子又復長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及其朋友二十九人并及長老迦旃延等

娑毗耶出家品第四十二之一

爾時北天竺有一城名特叉尸羅此言時彼城內有於一家彼家婦女忽爾雙產男女二人時其父母即召明師令為相之是時相師

即為占之云女薄相無有吉利彼女父母聞此言已作如是念此女今既無有好相則不吉祥若至長成當是誰取用其作婦父母如是共平章已即將彼女乞一學問外道之婦其外道名波黎婆闍此言作如是言我今乞汝此女養育教示道法令其增長若有所須調度供擬我當悉與爾時外道波黎婆闍即便攝受彼女養育如是看視其女漸漸隨時長大及至笄年女意智成時彼外道波黎婆闍婦見女大即教彼女種種咒術種種技能

悉皆成就。智明解種種諸論。至齒成就。端正少雙。多人喜見。身體柔軟。面目勝他。骨節成熟。身體正等。無所缺減。爾時彼女身體上著一奢綺衣。在於腰下一奢綺衣。披置肩。上手中執持三奇立。拒擬澡洗時安瓶之所遊。歷處處村城聚落國邑王門。覓諸外道。欲共論議。欲折伏。故而漸漸行。值一波黎婆闍道人。名曰最妙。自在勝他。處處遊歷。從南天竺來。往北天時。彼道人亦復可喜。端正少雙。年又盛壯。爲人樂見。面目還爾勝於他人。身體

整頓支節。可喜於諸論師。最得名聞。時彼道人見此波黎婆闍之女。如是可喜。端正容色。爲他樂觀。見已於彼波黎婆闍女人之邊。生愛著心。時彼波黎婆闍之女亦復於彼波黎婆闍道人^{曰人}之邊。亦生染心。更相貪戀。私惑無已。爾時彼客波黎婆闍道人^{十一}即語於彼波黎婆闍女。如是言善女。仁者我意。今者甚願樂女共行世事。是時彼女亦復報言。我今心中亦貪樂仁。欲得一處。時彼波黎婆闍道人報彼女言。我等二人俱是出家修道之者。若在

如是法行之中作世事者而諸人等若見我輩作如是事即便訶責毀辱我等我等今可於諸人前共相論議立要誓言若不如者即教承事爾時彼女即如是言若我得勝汝脫不如此事不善便成非理豈有丈夫事女人乎若女不如伏事丈夫此事乃善此是順理時彼波黎婆闍道人即報女言善哉德女汝此語義甚為當理如汝所說爾時波黎婆闍道人即於衆中打論議鼓而告之言此處頗有人能共我問答以不若或波黎婆闍道人

若或波黎婆闍女人誰能共我問答語言能者為善如是至三時彼波黎婆闍女人在衆中聞如是語已即使唱言我今甚能共汝論議往來問答爾時彼女容儀詳序在大衆內發問其義時彼波黎婆闍道人為解得通而彼波黎婆闍道人反問彼女女解亦通如是再過各各相問各各相通至第三過而彼波黎婆闍道人問彼女義其女有力能為解通但護於彼波黎婆闍心相愛故現同不通默然不答時彼波黎婆闍道人即於衆中降伏

彼女爾時彼女既被波黎婆闍道人所降伏
已即便對衆從彼波黎婆闍道人身手之邊
取其華屣及三叉拒執持而行彼等二人既
現相已如是穢亂各不相避共一處行以彼
道人二和合故其女即便有於娠體女既有
娠違本行故失於容色不復端正而彼波黎
婆闍道人見彼女身失本顏色即生厭賤而
告彼言我不復能共汝一處居住停止時彼
女人報彼波黎婆闍道人作如是言我等二
人既並修道兩俱失意今於汝邊已有此胎

汝今見我無有華色忽棄捨我我當立死若
其未死必受大苦時彼波黎婆闍道人離心
既汝與彼女人一金指環用以爲記復告女
言汝若生女用此指環貨易取財持以養育
若生男者汝當與此指環爲記令尋覓我付
指環已捨彼女去背面還向南天竺行爾時
波黎婆闍女人懷抱娠體遊歷處處經涉而
行漸漸至於摩頭聚落時彼聚落有邊地州
名曰白雲在於彼處寄一縣內產一男兒兒
既生已時彼縣內所有居住男子婦人皆生

憐愛慈愍之心或與彼酥或與彼油自餘所
須皆亦布施而彼波黎婆闍女人如是思惟
我今此子在縣內生今可立名還依地詔是
故此子名娑毗耶此言縣官時彼女人波黎婆闍
如法養育子娑毗耶令其增長與於乳舖而
娑毗耶童子長大意智漸漸向欲長成而彼
波黎婆闍女人即教其子書畫算數印記呪
術自餘諸論悉教使成而彼童子捷利聰明
所學之事皆得成就無不知者時娑毗耶曾
於一日問其母言阿孃阿孃我父是誰今在

何處是時彼母報其子言子娑毗耶汝父今
在南天竺國汝今宜應至彼尋求推覓汝父
是時彼母即與其子夫先所留指環為記出
而付之而告之言汝將此記尋求汝父而娑
毗耶即報母言一如母教我當依行時娑毗
耶受取記已漸漸發向於南天竺從村至村
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漸漸而向南
天竺地所至之處見論議人皆悉降伏漸到
父所既不識父亦不借問至已即打論議之
鼓作如是言此處頗有或復波黎婆闍道人

或復波黎婆闍之女有能共我問答論議如是者不時娑毗耶童子之父既覩童子亦見即便心裏自然生愛子想而彼波黎婆闍道人問童子言汝善童子汝今是誰從何來也是時童子即向波黎婆闍道人委曲而說其來因緣出於指環而以示現時彼波黎婆闍道人見指環已語童子言汝是我子時彼波黎婆闍道人既得子已即更增進教示種種呪術技能而彼波黎婆闍道人於先舊時已曾修得於諸禪定如是次第即教童子禪定

之法時彼波黎婆闍道人其後不久遂便命終時娑毗耶父命終後漸漸行至向海岸邊既至彼處即便造作草庵而住彼處寂靜思惟而坐不久成就獲得四禪兼證五通既證獲已心如是念世間所有諸阿羅漢或復自稱我得羅漢阿羅漢道我於彼邊亦名羅漢一種無異時娑毗耶童子之母其命先終即得上生三十三天是時世尊既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鹿野苑轉於無上法輪之後時彼地居諸天各各迭相唱告其聲轉

轉相承上至三十三天爾時忉利童子母天
 聞此聲已內心思惟我子今日住在何處彼
 正念觀即見其子在海岸住爾時彼天身色
 過他正當夜半放天光明照子住處至娑毗
 耶波黎婆闍行行邊告娑毗耶言汝娑毗耶
 非是羅漢亦復未入阿羅漢道及羅漢法汝
 於羅漢求道之法未有次第而娑毗耶問彼
 天言天是阿誰天今復是羅漢以不有入羅
 漢道法以不頗復有知羅漢法教能令學習
 得羅漢不爾時彼天即便報於娑毗耶言汝

娑毗耶今有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
 二佛陀現在於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
 居處而彼世尊自是羅漢入羅漢道自解知
 已復能教他得羅漢法時娑毗耶復問天言
 仁者大天我今無智作何方便乃能得知彼
 是多他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爾時彼
 天教娑毗耶作如是言波黎婆闍汝問義法
 應須如是汝受如是比丘名也云何調伏云
 何善行云何名佛云何比丘云何沙門及婆
 羅門云何清淨云何是智及智福田云何名

巧善解方便云何名仙云何名聞云何隨順
云何精進云何名龍云何名受云何名聖云
何行行云何求道汝娑毗耶若見有人汝問
是義彼人一一為汝解說令汝歡喜汝於彼
邊行於梵行時娑毗耶波黎婆闍從彼天聞
如是文句心憶持已即遊歷行一切國城村
邑聚落處處打鼓求欲論議復口唱言若有
沙門及婆羅門能解如是我問義不是時至
處無有一人能解如是議論之者時娑毗耶
所行之處或舊有人坐思惟法或論議者聞

娑毗耶來到其邊各各散走終無人敢共彼
論議言語談說時娑毗耶波黎婆闍次第而
行漸漸至彼波羅柰城爾時彼城有六大師
各各唱言我於世間最為第一謂富蘭那并
三迦葉尼乾子等時娑毗耶即便往詣彼富
蘭那迦葉等邊到已即共彼富蘭那面相慰
喻言語問訊言說訖已却住一面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八

音釋

獷古猛切 齧逆各切 舖蒲故切 孃女良切

目八

十六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九

曰九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娑毗耶出家品第四十二之二

時娑毗耶波黎婆闍問富蘭那迦葉等義如上所說云何比丘乃至云何名為求道時娑毗耶如是諮問曰九迦葉等領受言義心意錯亂不能報答以不逮及彼之義意增復頻皺眉額赧縮現為三分心生怨恨瞋恚憤怒無事唱响時娑毗耶波黎婆闍作如是念此之長老我所諮問不解答對微塵等

義又領我意倒錯參差不能得解文句蹇澀更重慚恧而生瞋恨無事大呼時娑毗耶波黎婆闍於富蘭那迦葉之邊生馱離已而背捨去往摩娑迦黎劬奢黎及尼乾邊既到彼已乃至共於尼乾子面共相慰喻美言問訊事情訖了却住一面其娑毗耶波黎婆闍問尼乾等如上所說於義云何名為比丘乃至求道其尼乾子得娑毗耶如是問已心意錯亂不能報答時娑毗耶作如是念此諸長老遂不能解微塵等義而我問已心意迷荒不

能領解復增瞋恚叫喚如前時娑毗耶心如
是念頗復世間更別有人或復沙門或婆羅
門而世間稱是一切智真阿羅漢有如是者
我往彼邊問心所疑若得領解我當承事供
養頂禮晨夕不離時娑毗耶復如是念大沙
門今在波羅柰鹿野苑中諸仙居處世間人
言智阿羅漢大有聰慧我今當至彼沙門邊
問所疑義彼復更作如是思惟此處沙門或
婆羅門老年宿德經多時來修行梵行各各
堪作諸國王師世間各言聰明智慧大阿羅

漢所謂富蘭那迦葉等及尼乾子彼等我問
尚自不知況此沙門年少已來出家未久我
今所問云何得解復重思惟彼之沙門不可
輕忽不可欺陵所以者何其有沙門雖復年
少而或聰明有大智慧不可得知我今但當
至於彼處大沙門邊問心所疑時娑毗耶波
黎婆闍往詣佛所遙見世尊乃至猶如虛空
之中衆星莊嚴在於衆中宣說法要見已心
生信行之想此必是彼如前所聞如來世尊
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無有異也

即詣佛所到佛所已即共世尊對面美言巧
語慰喻種種談說言訖却坐退一面已其娑
毗耶波黎婆闍即便以偈而白佛言

我是娑毗耶道人 故從他方遠來至
心有疑欲問大智 唯願為我分別宣

若能斷我心所疑 一一思惟為我說

依我義句次第解 分分開曉莫參差

時娑毗耶說此偈已默然而住但諸佛法既
有三種神通門說若可化者即便化之何等
為三第一所謂出現神通第二名為教示神

通第三名為教行神通而世尊為彼娑毗耶
波黎婆闍心有所疑知其心已向娑毗耶以
偈答言

汝娑毗耶遠道來 欲問於我心疑惑

汝今可說我當解 隨汝所問我領之

一如問意不令差 汝娑毗耶宜早說

必心欲請莫疑惑 一一如問當廣宣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其娑毗耶波黎婆闍作
如是念我於已前諸處所有或復沙門或婆
羅門年耆宿德久來出家堪作國師世間謂

言大阿羅漢智慧聰明我問彼等心所疑義
 然其彼等皆悉倒錯不能報我以不能答我
 所問義而其彼等心內懷慚面作三分顰眉
 皺額生於瞋恨無事唱喏時娑毗耶心生希
 有此大沙門我之所問不瞋不忿增上清淨
 容貌熙怡不作異色更益光顯我所諮問許
 為我宣我於彼人諸根寂靜不見有錯知如
 此已其娑毗耶波黎婆闍心大歡喜踴躍徧
 滿不能自勝得歡喜已即以偈頌問佛義言
 大聖云何名比丘 諸聖伏者何名伏

知見何事名為覺 唯願世尊為我宣
 爾時世尊即以偈頌而答於彼波黎婆闍娑
 毗耶言
 苦行無礙求菩提 度諸疑向涅槃岸
 有有無有悉棄捨 梵行漏盡名比丘
 一切捨處正念行 於不殺害世間內
 能得清淨無濁體 免脫諸縛名為調
 若能內外攝諸根 如此降伏是名直
 厭離此世及後世 待時涅槃名善行
 於諸劫中勤苦修 生死二邊隨業受

其間無垢離諸縛 是名為覺生死窮
時婆毗耶波黎婆闍聞說歡喜復更以偈而
問佛言

何等名為修梵行 沙門清淨復云何
佛說大智云何調 今問世尊為我解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答於彼波黎婆闍婆
毗耶言

以捨諸罪無垢纏 善得禪定正住地
獨能超越煩惱海 是名為聖梵行人
福德積聚捨諸非 此世彼世知無惱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一切生死除滅故 得此證者名沙門
諸有業報悉滅除 一切世間諸內外
一切天人不能穢 如是即名清淨形
諸縛皆盡無所拘 一切世間內外處
貪癡瞋恚悉免脫 佛說是名大智人
時婆毗耶波黎婆闍既聞說已復更以偈重
問佛言

諸佛以何為福田 云何巧知善方便
云何名為大仙聖 唯願世尊為我宣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答於彼波黎婆闍婆

第六五册

毗耶言

諸刹一一分別知 諸梵諸天堪受供
 果報執著解縛脫 如是乃名為福田
 業根報子所從生 諸梵諸天悉分別
 能以諸忍斷根本 如是名為巧智知
 彼此選擇白淨因 一切世間內外有
 無我不攝無處所 如是方便名善權
 一切諸法有無知 一切世間無內外
 此世天人得恭敬 無礙獨脫是名仙
 時娑毗耶波黎婆闍既聞說已復更以偈重

問佛言

以何得故名為聞 云何隨順及精進
 云何名為大龍者 唯願世尊為說之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答於彼波黎婆闍娑
 毗耶言

一切諸法悉聞知 所有諸罪功德等
 超越無復疑惑刺 一切不著是名聞
 名色皆是虛妄因 內外根塵是患本
 如是諸處解脫已 佛說名為隨順心
 捨離一切諸罪緣 離地獄苦須勇猛

解脫彼等不染著 如是名為精進人
世間有愛皆遠之 繫縛解脫皆悉斷
諸漏已盡無復刺 如是體者名為龍
時娑毗耶波黎婆闍既聞說已復更以偈重
問佛言

以何等故名為受 云何說聖及行行
何緣名為求道人 今問世尊為我說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答於彼波黎婆闍娑
毗耶言

所有韋陀一一選 或於沙門婆羅門

其邊領解既證知 於彼各各皆受取
截割邪見羅網斷 彼智不復受有胎
三種相想塗已除 不作分別是名聖
正得諸神通已盡 平等一切諸法知
能達善逝諸世間 如是解者名行行
諸法所有苦報者 若上若下若中間
名色境界能徧知 如是之人名求道
時娑毗耶波黎婆闍所有諮問世尊之義皆
悉稱適於其本心既歡喜已頂禮佛足合十
指掌瞻仰而歎佛世尊言善哉世尊世間所

有六十二見皆無所用於世間中此等皆是
 虛妄之法我今歸依無上世尊唯世尊能悉
 分別知是大丈夫唯世尊能善解說法唯世
 尊能知一切道唯世尊能度諸苦海唯世尊
 能永盡諸漏唯世尊有最大威德唯世尊獨
 多有智慧唯世尊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而說偈讚

我今頂禮大丈夫 實行放光明普照
 能於天人世間內 善開甘露鼓之門
 我前所有疑惑心 唯世尊能為我解

世尊既是大仙覺 諸塵垢盡無有餘
 其後更不受有身 一切生因皆散滅
 世尊已得清涼處 知足淨心常實行
 如是世尊猶若龍 最大丈夫金口說
 帝釋一切諸天等 諸仙諸聖皆樂聞
 世尊既是真覺人 世尊善能教導物
 世尊能降伏魔眾 世尊能斷諸使纏
 自以度脫復度他 於罪福中皆平等
 超越不貪著一切 天人世間明了知
 唯佛至真無上尊 已過一切諸邪道

諸漏有因皆滅盡	猶如十五夜月明
諸星圍遶徧滿空	如是照曜世間內
識及名色壽命等	王舍所住諸人民
有山名爲毗富羅	一切最勝最爲上
又如諸山雪山最	飛行之者空最高
諸流海水最爲深	又諸星中月爲最
若欲歸命調伏者	唯有歸命無上人
歸命世間最勝尊	歸命正馭人中勝
歸命無上尊善逝	歸命無等等至真
猶如祭祀火最尊	意論唯咒術爲最

人中王爲最自在 諸河大海最爲寬
 諸星唯月最爲光 諸明唯日最爲盛
 上下六道善惡趣 所謂三界諸世間
 一切有形天及人 唯有世尊最爲首
 是故我今合十指 頭面頂禮無上尊

時娑毗耶說如是偈讚如來已復白佛言善
 哉世尊唯願世尊慈悲憐愍聽我出家并乞
 與我受具足戒是時佛告娑毗耶言善來善
 來汝娑毗耶於我自說法行之中正盡諸苦
 得解脫故是時長者娑毗耶身即成比丘滿

具足戒其娑毗耶出家未久及受具足行住坐卧獨無伴侶不曾染著謹慎身口不敢放逸為求道故如救頭然如是行時未久之間其善男子正信勇猛捨家出家欲求無上清淨梵行現見諸法自心證知言我已盡一切生死得梵行報不受後有所作已辦自如是知其娑毗耶既已證知如是之處得羅漢果心善解脫是時世間凡成九十三阿羅漢第一世尊乃至最後及娑毗耶爾時世尊成道之後在波羅柰鹿野苑內通及佛身合八人

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合九十三人解夏
教化兵將品第四十三之一
爾時他方有諸人輩或從處處諸邑聚落及諸國土各各相喚意並願樂欲求出家乞具足戒來波羅柰到於佛邊白世尊言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以是因緣諸舊比丘應接勞乏彼等諸人求欲出家聲響喧鬧以此因緣惱亂世尊不得閑靜爾時世尊於一時間獨坐靜室如是思惟今者諸人從於四遠他方聚

落國土而來至於此處意如是念如來與我
出家受具戒以是因緣其諸人等意欲規求
遠來疲倦又復爲我作於擾亂我今可遣諸
比丘等令其處處至於他方聚落城邑教化
一切若有諸人欲求出家受具戒者如法當
與爾時世尊作是念已於晨朝時從房而出
以此因緣集聚一切諸比丘衆既聚集已而
告之言汝等比丘今應當知我在空閑靜寂
之室作是思惟如上所說乃至汝等向於他
方與其出家與受具足勿令其來既自勞苦

復妨亂他如是告已更重語言我今教勅汝
諸比丘至於他方聚落城邑若有人來欲求
出家受具戒者汝當與其出家受具復告比
丘若彼來欲出家之時汝等應須作如是事
先當爲其剃除鬚髮既剃落已即教令著袈
裟色衣其著衣時齊整服飾偏袒右肩教在
衆前右膝著地教令頂禮諸比丘足禮已還
起在比丘前跪坐教令合十指掌作如是語
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汝等比丘從
今已後依我勅教若有人來求欲出家受戒

三歸即得具足爾時世尊還在於彼波羅奈城鹿苑坐夏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當知我已得解脫應於一切諸天人中汝等行行為今多人得利益故為今多人得安樂故為世間求當來利益及安樂故若欲行至他方聚落獨自得去不須二人又復比丘汝等若至他方聚落為於多人生憐愍故攝受彼故當為說法初中後善其義微妙具足無缺汝等比丘當說梵行有諸衆生少諸塵垢薄於結使諸根成熟恐畏不能得聞正法

即不能得知於法相佛告比丘我從今日漸當移去行向優婁頻螺聚落詣兵將村而為彼等說法教故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比丘我今度諸苦 以作自利復益他
所有多人苦未除 今須為其作憐愍

是故汝等比丘輩 各各宜應獨自行

我今亦復從此移 欲向頻螺聚落所

爾時魔王波旬密來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即便向佛而說偈言

汝為諸縛之所縛 亦同諸天人等有

既被一切繩所繫 沙門汝不脫網羅
爾時世尊聞此偈已即便如是思惟念言此
是魔王波旬語也如是知已還以偈報魔波
旬言

我久以脫一切縛 天人所有我悉無

我此諸縛既離身 降汝波旬更何道

爾時世尊重更以偈毀辱於彼魔王波旬作
如是言

一切色聲香味觸 此是五欲法染人

我今悉已一切除 降汝惡魔波旬訖

爾時波旬聞此偈已作是思惟沙門瞿曇已
知我心生大苦惱深自悔恨從彼地方忽然
不現時諸比丘同白佛言善哉世尊若有人
來至於我所問我等言尊者比丘何名沙門
及婆羅門我等比丘於彼聞已當作云何報
答於彼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若有人問云何
沙門及婆羅門比丘出家有如是者汝等比
丘若知是時應當正知知已應當正心觀察
爾時世尊因此事緣因此言次為諸比丘而
說偈言

永除諂曲及我慢 貪恚欲盡無處貪
如是清淨體性常 彼者沙門比丘是
諸罪漏盡號梵志 精進苦行名沙門
彼等垢盡出塵勞 是真出家破諸惡
時諸比丘聞此偈已復白佛言善哉世尊我
等比丘乞食之時復作何言或復言謂施於
我食或復直言布施食也我等云何方便乞
食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不應如是
依汝所言所以者何須護物心是時世尊以
渴報於諸比丘言

智人乞食無有言 亦不指點云與食
聖者默然側立念 是名乞食真比丘
若有智者乞食時 但當諦視一邊住
彼人若見如此已 即知是乞食沙門
時諸比丘復問佛言若復有人生信心已乞
我等食恭敬我等比丘更作何言為當
語彼汝大吉利為當語彼汝大安隱為當語
彼汝大功德為當語彼我今受已汝得多福
為當語言汝無有福我等比丘當云何言唯
願教導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不應

如是依汝所說我今方便教示汝等當作如是
是以偈說言

布施增長大福德 忍辱一切怨讎無

善人棄捨於諸非 離欲自然得解脫

修福常得安隱樂 所求易辦多種饒

現世速得寂定心 日九 然後證彼涅槃處 十二

爾時世尊略說此偈教諸比丘如是受食呪
願法用爾時彼等諸比丘衆從佛受得如是
教誨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圍繞三匝隨意而
行是時彼等諸比丘衆各隨去後是時彼處

有護林神護樹之神護經行神見林內空見
樹下空見經行空私心思慕諸比丘故往詣
佛所而說此偈諮問佛言

我等諸神大戀慕 見此林樹悉皆空

彼多聞衆比丘僧 瞿曇釋子今何去

爾時世尊還以偈頌而報於彼守護樹林諸
神等言

衆等調伏諸根訖 遊行教化彼衆生

或有往於憍薩羅 或向毗耶離城邑

或詣阿踰闍國土 或趣金剛大地方

決斷於他疑惑心 隨機逐情為說法

爾時世尊波羅奈城夏安居竟隨多少時然後重告諸比丘等使更遊方隨緣教化而世尊從波羅奈城遊行漸至優婁頻螺聚落之所是昔如來行苦行處其村有一大婆羅門名曰兵將達到彼村從舊往來道路而行為教化故爾時世尊行舊路時於其道傍見一園林翳鬱可愛是時世尊從路下僻深入彼林從樹至樹見有一樹端正可喜即坐其下一日消息時彼林內有諸丈夫伴侶朋友足

三十人二十九人悉皆有妻唯獨一人隻身無婦時彼朋友二十九人共為此一無妻之人求覓於婦而不能得稱可其意忽然顧得一箇婬女將來與其共相娛樂而彼婬女即共彼人隨意娛樂行於世事伺候彼等三十丈夫並皆眠睡所有好物皆選擇取即將逃走爾時彼人及諸朋友相共尋求彼之婬女徧歷彼林而不能得遙見世尊坐一樹下可喜端正眾人樂見調伏諸根心意寂靜已得最上最勝之法猶如象王最善最妙如彼大

池滿於清淨涼冷之水有一尋光猶如金鈇身相具足如娑羅樹徧滿於華乃至猶如虛空星宿爾時彼等諸人見已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尊者此處頗見如是婦女以不佛報問言汝諸人輩所問之者是何婦女此婦女者緣何而來是時彼等共答佛言大善尊者我等朋友合三十人皆是良善在於此林居停住止二十九人並皆有婦唯獨一人單身無妻而我等輩相共顧得一箇媼女與其作妻令暫娛樂而彼媼女見於我等歡

樂之極自恣睡眠彼媼女選我等好物即將逃走我等亦為此朋友故亦復各為自許物來此林之內求彼媼女爾時佛告彼等人言諸男子輩我今問汝於意云何汝等今者寧求自身寧欲求覓彼媼婦女二事之中何者為勝彼等男子共報佛言善哉世尊我等今者若求自身此最為勝寧可莫求彼之婦女爾時世尊復更告言諸善男子若如此者汝等安坐我今當為汝等說法是時彼等三十男子朋友伴侶同白佛言唯然世尊一依聖

教不敢有違是時彼等三十朋友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其次第如應說法所謂布施持戒行忍乃至有法皆是滅相如實觀察既證知己猶如淨衣無有黑縷無有垢膩隨其所染即受彼色如是如是彼等三十男子朋友即於彼坐遠塵離垢即時滅盡一切煩惱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所有垢法悉是滅相如是觀知爾時彼等男子如是見諸法相得是法相證是法相入是法相度是法相除滅所疑無復惑著到無畏地不隨他行既

知世尊聖教法已從坐而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願與我等出家受戒爾時佛告彼等男子作如是言來汝男子入我所說法教之中行於梵行正盡苦集滅於苦邊是時彼等諸長老輩即成出家具足戒品爾時世尊更為彼等而說法要懇勸教誨是時彼等以佛更為說於法教誨示之時不久之間彼善男子以其正信捨家出家求於最上梵行已訖現見自證神通之後口自唱言我今已得梵行之報所作已辦更不復受後世之

有如是知時彼等長老皆成羅漢心善解脫
 爾時世尊教彼三十長老朋友得知證已遊
 行履歷經白藜林到彼林已深入林中見有
 一樹微妙可喜即坐其下一日消息爾時彼
 處忽有六十雲種姓人從彼林路道便而過
 彼等諸人遙見世尊坐在樹下端正可喜眾
 人樂見乃至猶如虛空眾星之所莊嚴見已
 心得清淨正信生大歡喜以歡喜故往詣佛
 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
 默然而住爾時佛為彼等六十雲種姓人次

第說法所謂教行布施持戒乃至證知彼等
 長老一切皆得阿羅漢果心善解脫是時世
 尊教化彼等六十長老雲姓比丘令發心已
 即捨而去更遊餘方
 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九

音釋

蔽乃版切面 响音乳 響響聲 澀澀色入切 慙慙而赤也 鍤待鼎切 鍤銀鍤也 鍤徒協切 慙慙而赤也 响音乳 響響聲 澀澀色入切 慙慙而赤也 鍤待鼎切 鍤銀鍤也 鍤徒協切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

四十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教化兵將品第四十三之二

爾時世尊漸漸行到恒河岸邊至於彼已而恒河畔有一船師遙見世尊向已而來從坐速起急疾向前迎接世尊到佛邊已而白佛言善來世尊從何遠來而忽到此世尊若為憐愍我故願上此船我度世尊到於彼岸不取其價爾時世尊即上船上坐船上已將如是偈教誨示導彼船師言

汝今善曝曬此船	如是當得艇輕利
若能捨此欲恚惱	必定速得至涅槃
汝以慈心曬此船	令其輕便早疾度
汝今若能捨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悲心曬此船	令其輕便早疾度
汝今若能捨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喜心曬此船	令其輕便早疾度
汝今若能捨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汝以捨心曬此船	令其輕便早疾度
汝今若能捨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槃

若有比丘行慈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證於寂定處	不久得無動涅槃
若有比丘行悲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證於寂定處	不久得無動涅槃
若有比丘行喜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證於寂定處	不久得無動涅槃
若有比丘行捨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證於寂定處	不久得無動涅槃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船師言汝善男子將水灑船作是語已時彼船師所有俗形皆隱

不現左手自然執瓦器鉢頭鬚及髮猶如七日剃落比丘行步威儀猶如百夏上座無異如是成就即得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世尊為欲令彼生歡喜故復更為彼增加說法而彼不久善男子以行梵行訖現自證法求得諸通欲捨生死修於淨行所作已辦日十自言我更不受後有而彼長老成阿羅漢心善解脫是時長老佛教誨已令行他方傳化衆生爾時世尊教彼長老船師比丘令行去已獨一身在更無二伴漸漸至彼優婁頻螺聚落之所

爾時忉利帝釋天王作如是念如來今者在於何處而自觀看見於如來獨自無人向彼優婁頻螺所去既觀見已是時帝釋即自隱身化作梵志摩那婆形可喜端正衆人樂見頭上螺髻用以為冠身著黃衣左手執持純金澡瓶右手擎持雜寶之杖在如來前即從佛取三衣鉢盂於先而行時彼帝釋在前行路若值州縣聚落國城即以神通飛騰虛空圍繞州縣聚落村邑各各三市三市訖已停於彼上爾時彼化摩那婆身如是端正如是

可喜為人樂觀如是威德見已衆類百千萬衆雲雨集聚各問彼言汝摩那婆是何處人誰家種族兄弟姓字云何而來時摩那婆即以偈頌報答於彼諸人等言

世間丈夫知足者 自能覺悟世無雙

名阿羅漢善獨行 我今為彼作弟子

衆生沒溺煩惱海 困苦不能出到邊

彼今為作法船師 既已自度欲度彼

若其世間能度者 我為侍者逐後行

彼既能盡欲貪癡 無明黑暗亦破裂

世間有漏盡除滅 我作弟子而供承
世間最妙無比雙 何況得有勝上者
如來世尊今出現 我為親侍隨東西
世間如是無上尊 今日欲來至於此
時天帝釋說是偈已如來世尊即到其前而
衆人見如來如是可喜殊特為人樂都乃至
身體猶如虛空衆星莊嚴大衆見已各相謂
言如此師者堪此弟子如是弟子堪如是師
而世尊為彼等諸人作於微妙善巧密教言
說法義爾時彼諸一切人中或聞如來說此

妙法或有發心求出家者或有得於須陀洹
果斯陀舍果阿那舍果阿羅漢果或復有為
未來世作聲聞乘中種子因緣或復有為未
來世作緣覺乘中種子因緣或復有為未來
世作菩薩乘中種子因緣其中或有受三歸
依及五戒者爾時世尊發遣天主帝釋去已
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
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
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
坐爾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

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
禮佛足却住一面爾時世尊知於彼等心行
所趣結使已薄知於諸界知諸入已說四諦
法如是說已時彼二女聞佛說法破二十重
諸見之山即時得證須陀洹果彼等女見法
實相已隨佛乞受三歸五戒既得戒已即從
佛手取於鉢器將好色香美味具足種種飲
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爾時世尊受彼食已
從村而出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
大沙門來至於此聞已即作如是思念我昔

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今薄財貧賤困
乏當作何計而彼提婆大婆羅門聞此言已
速疾而還向自己家到自家已語於其妻作
如是言昔大沙門在於優婁頻螺聚落苦行
之時我願施食彼大沙門今日至此當作何
計而彼妻報夫提婆言乞聽所說未審爾不
我憶往昔年少之時是時兵將大婆羅門曾
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指觸而今
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
物得以而為彼大沙門作食布施爾時提婆

大婆羅門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然其提婆大婆羅門別思惟已即詣兵將婆羅門邊到彼所已即便白言善哉兵將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悉入汝家為汝作力爾時兵將大婆羅門即與提婆婆羅門錢足滿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傳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

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付已語言汝宜精好備辦飲食身即自詣於外林中而往佛邊到佛所已共佛對顏言語慰喻問訊起居訖已却坐於一面立欲請如來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即白佛言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爾時提婆大婆羅門知佛默然受其請已從坐而起繞佛三匝辭佛而去至自己家是時城內一切巷陌皆賣熟食爾時提婆大婆羅門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飯食如是齧噉啖噉

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
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作如是言大善
沙門若知時者飲食已辦願赴我家爾時世
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彼提婆
婆羅門家到其家已隨鋪而坐爾時提婆見
佛坐已夫婦自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眾味
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
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
坐已世尊即為提婆大婆羅門如應說法示
現教誨令歡喜已從坐而起隨意而去爾時

提婆大婆羅門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
衣著奉佛食供養佛已見佛出還即便解衣
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爾來偷其
衣將去時提婆妻為失衣故心大愁惱時其
提婆送佛還家見於其婦心大擾亂即便問
言汝今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日聖夫當知
我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
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為作如是言我以
從他貸五百錢用為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
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

爾時提婆欲求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爾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內處處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覩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滿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

金已即大驚叫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也爾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否語云我已得得於何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今已得衣現在此其何故曰十唱言我已得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善者汝何所得七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此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女取其衣裳向所借處還歸其主爾時提婆大婆羅門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食多許金

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婆羅門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今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爾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已家示其金藏爾時兵將見其金藏是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狂也語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

再過三過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供養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婆羅門見如是願已炭即為金爾時兵將見此地藏悉皆是金見已復問彼提婆言仁者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此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來於宅內奉施飲食或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於此是時兵將報提婆言汝今所得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能斷汝莫作疑

安隱而食爾時提婆作如是念我以布施大沙門食生於如是大功德報心生歡喜踴躍無量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復詣佛邊到已共佛對論美言慰喻問訊種種說已却坐一面爾時提婆重白佛言願大沙門受我明日更奉施食世尊默然還受其請是時提婆見佛默然受其請已從坐而起繞佛三匝辭退而還至自家已城內街巷一切悉有五熟而賣如上所說乃至施食飯佛以後夫妻二人在於佛前鋪座而坐欲聽法故佛知彼等心行

體性諸使薄少為說四等諸法相門彼等聞已却二十重我見之山即便證得須陀洹果彼等既見法實相已即受三歸奉持五戒爾時世尊從坐起已隨意而行於後一時諸比丘等心疑各念共相問言彼之提婆大婆羅門并及妻等先作何業而造業已得是果報至如來邊證諸聖法復作何業今世貧窮還卒大富時諸比丘如是語已即詣佛所到佛所已即諮問言善哉世尊彼之提婆大婆羅門并及妻等昔作何業而造業已得此果報

復至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
旦如是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欲
聞者今應諦聽彼之提婆大婆羅門亦有過
業亦有現業何等名為過去之業諸比丘知
我念往昔此賢劫中是時衆生壽二萬歲有
佛出世號曰迦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
三佛陀十號具足時迦葉佛已轉法輪度生
死岸豎立法幢滿昔誓願成最丈夫開化衆
生無量千億住於善道還居在此波羅奈城
昔聖處所鹿野苑中爾時還彼波羅奈城有

於一人從佛邊受三歸五戒而其生中不行
布施命終之時心發是願迦葉如來所授於
彼菩薩記別名曰護明言是菩薩於當來世
衆生百年壽命之中得成佛者號釋迦牟尼
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願我值遇
於彼世尊以是因緣汝等當知爾時彼受三
歸五戒不行布施優婆塞者今此提婆婆羅
門是其於彼時受此三歸護持五戒為優婆
塞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
復以彼時不行布施今得貧報此是過去所

造作業比丘當知何者名為現在世業我昔六年苦行之時而彼提婆隨宜將食布施於我我今得成無上菩提其復請我至於已家布施我食以是因緣得現世報是故汝等諸比丘輩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當得如是功德果報猶如提婆婆羅門身現受其福不得報者似慳貪人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汝等比丘當如是學世尊自從波羅奈國來至優婁頻螺聚落於其中間有八萬人受佛教化入諸法中

迦葉三兄弟品第四十四之一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今先可教化一箇得通之人今其歡喜彼歡喜已應當次第廣化多人是時優婁頻螺聚落其中有三螺髻梵志仙人居止第一曰十所謂優婁頻螺迦葉為首教授五百螺髻弟子修學仙法為匠為導最在前行第二名為那提迦葉復領三百螺髻弟子為首為導第三名為伽耶迦葉復領二百螺髻弟子為首為導合有千人隨彼兄弟修學仙法爾時世尊作如是念今此優婁頻

螺迦葉其聲徧滿摩伽陀國彼處內外一切
人民並謂言其是阿羅漢我今可先化彼優
婁頻螺迦葉今其歡喜彼歡喜已當有多人
受其教法佛復思念此等諸仙以何為重彼
行是何念已即知彼等唯用苦行為尊其次
則以領衆為重爾時世尊隱本形相即便化
作苦行之身頭上結髮螺髮為冠兼復化作
五百梵志摩那婆子以為徒衆悉皆可喜端
正無雙為人樂見圍繞左右以神通飛到優
婁頻螺迦葉所聞聲處下地而住爾時彼等

一切諸仙見化衆已悉各忽遑東西馳走或
有安置於鋪設者或有洗足或入草庵拂拭
整頓或有將草作席鋪設或有取水以擬澡
洗又復各各告彼等言汝等今者從何忽來
而至於此不相告知汝等何不於先遣使道
我欲來我若先^四知當預置設是故汝等當少
時住我等辦具種種供擬世尊既知一切諸
仙心生願樂悉知佛已爾時世尊還攝神通
復於本形獨立而住時彼諸仙既見世尊剃
除鬚髮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是時優婁頻螺

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威德然其未得阿羅漢果如我今日在於此住此是如來最初於先出神通法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即白佛言善大沙門仁今何遠來至於此善大沙門仁今若當願樂於此我住處者隨仁所須我當供給又仁意樂於何處所坐起眠卧此是草庵此是草堂任意選取作是語已佛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善哉迦葉汝若不辭能見敬重我欲入汝祭祀火神處所安居爾時優婁頻螺迦葉有一弟子

於先舊患下痢之病以病下故糞穢草庵自餘一切諸弟子等見穢草庵瞋忿不淨驅遣令出是時彼患摩那婆身被驅出時作如是念此之庵舍爲於一切螺髻而造云何見我病患下痢驅遣我出願我捨命得是身體仰報彼等如是之事時彼患者作是念已即便命終命終已後即受如是大毒龍身生已在於彼草堂內或有人來或畜生來皆被螫殺以是因緣彼堂即空無有人住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有何對治能伏毒龍唯應

有火能相屈取作是念已即以火神安彼草
堂恒常如法依時供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
即白佛言善大沙門我實不辭亦不惜是此
之草堂但彼草堂有大極惡嚴熾龍王居住
彼中其龍甚有大神通力有大惡毒有猛癘
毒非止害仁亦損我也爾時世尊如是再過
語迦葉言汝若不辭不敬重彼但當與我草
堂居住迦葉報言我意不願仁住火堂所以
者何彼處今有一大毒龍猛惡嚴熾恐爲於
仁并及我身作於毒害善大沙門此堂本來

我等師徒久共捨之無人能入爾時世尊第
三重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若有一切毒龍
來滿此堂住者彼等不能損我一毛況一龍
也仁者迦葉但汝意可我自當入願汝莫辭
莫重彼堂其終不能損害於我是時優婁頻
螺迦葉以佛三度懇勸求已即白佛言善大
沙門我亦不辭亦不重彼我以相語若心不
疑當隨意住常作方便莫令被害爾時世尊
得於迦葉印可聽已手自執持一把之草入
火神堂入已鋪草取僧伽黎襲作四牒以鋪

草上踟趺而坐僧伽黎上端身而住正念不
動除捨一切外內怖畏身毛不豎寂然禪定
爾時彼堂毒龍出外求覓食故處處經歷飽
已迴還入於火堂遙見如來坐火堂內見已
其心作如是念我身猶活今有何人忽入我
堂其意既惡即興毒害口出烟燄日十如來復坐
如是三昧身亦放烟爾時彼龍見是烟已增
長更瞋放猛火燄如來爾時亦入如是火光
三昧身出大火佛及毒龍各放猛火是時彼
堂嚴熾猛燄以猛燄故草堂形然如火聚

爾時世尊復如是念我今可作如是神通作
神通已莫害於彼龍王命根但當燒其皮肉
筋骨悉令淨盡爾時世尊即作如是神通變
化以神通故令彼龍王命不傷害但使其餘
身分然盡如是訖已又復從身出於諸種雜
色光明所謂青黃赤白黑色出已唯照一尋
地明示於彼龍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去彼祭
祀火堂不遠遙見堂內出大猛燄見已即作
如是念言嗚呼嗚呼此大沙門今被毒龍之
所燒害可惜可惜以其不取我等師徒好言

善語時彼衆有一摩那婆名阿羅陀祇黎迦
此言濕樹皮衣見彼火堂亦大懊惱自餘一切諸摩
 那婆各各稱名悉皆恐怖並相呼喚謂迦吒
 牟尼此言苦行仙謂耶摩其尼此言雙火謂阿喇尼毗
 奢耶那此言立火謂毗羅波羅婆此言夫光謂奢摩
 羅耶那此言色眼雜謂波羅耶那此言度彼岸謂迦吒
 耶那此言將愛行謂瞿曇姓此言暗牛謂目犍連種此言
 白謂婆私吒姓此言住化謂頗羅墮此言重瞳汝等汝
 等速來速來此大沙門今被毒龍吐火燒爇
 我等當往助其撲滅爾時彼等諸摩那婆聞

是聲已或將水瓶或復擔梯速疾走來來已
 著梯上彼火神大堂之上上已將水欲滅於
 火而彼火燄世尊力故更增熾盛時彼一切
 諸摩那婆即還下彼火神堂住在一邊立各
 相謂言此大沙門端正可喜而被毒龍之所
 惱害梵本沙門曰十來並稱爾時衆中濕樹皮衣摩那婆
 仙悲哀說偈以哭佛言
 嗚呼微妙端正身 頭髮甚青指羅網
 七處圓滿端正眼 被龍騎如日月昏
 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

說偈言

嗚呼諸王勝家生

甘蔗上種人中勝

世間無過此生處

今為毒龍火燒身

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

說偈言

三十二相莊嚴體

自得解脫能脫他

瞋恚能伏不害身

今被毒龍毒火滅

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

說偈言

支節長短正等身

甘蔗諸王種增益

體如閻浮檀金柱

今為毒龍火所焚

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

說偈言

諸仙聞聲心歡喜

布施持戒最福田

身體柔軟大吉祥

嗚呼今被龍火殺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亦來集聚去彼火堂不

遠立住爾時有一摩那婆來白於優婁頻螺

迦葉作如是言和尚一過試觀占彼大沙門

看其大沙門生宿之中更不為於諸餘惡星

所犯觸也其所犯者何星逼是沙門生宿爾

時優婁頻螺迦葉即便仰瞻虛空星已還告
 於彼摩那婆言汝摩那婆今應當知此大沙
 門鬼宿日生而彼鬼宿不為餘星之所逼觸
 謂摩那婆此大沙門星甚快明如我所見星
 宿相貌大沙門今共龍桶鬪決勝之狀此相
 必定是大沙門決降彼龍無有疑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音釋

甕烏貢切 螫施隻切 褰必益切 彤徒冬切
 吒陟嫁切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一

嚴一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迦葉三兄弟品第四十四之二

爾時毒龍見火神堂四面一時洞然熾盛唯
有如來所坐之處其處寂靜不見火光見已
漸詣向於佛所到佛所已即便躡身入佛鉢
中而說是偈

若人百千億萬歲 一心祭祀此火神
彼輩不能斷去瞋 如今勝世尊忍辱
一切天人何界內 唯有世尊大丈夫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諸被瞋恚重病纏 世尊能與忍辱藥

爾時世尊過彼夜後至明清旦手擎於鉢將
彼毒龍來至優婁頻螺迦葉所坐之處到已
即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此是毒龍汝等所
畏不能入於火神堂者此即是彼以我威火
滅其毒火今故將來以示汝輩諸梵志等而
有偈說

是時彼夜分已過 世尊來至迦葉所
鉢中盛於毒龍示 手擎安置著彼前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毒龍為

第六五册

自入於大沙門鉢為大沙門神通力故教其
 入中爾時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之所
 念知己即便手所執鉢自然展向優婁頻螺
 迦葉之邊時彼毒龍九頭大項引頸欲向優
 婁頻螺迦葉身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見龍
 舉頭欲向已邊心生驚怖却縮身住自以兩
 手掩覆其面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
 作如是言仁者迦葉何故縮身如是驚怖汝
 心畏也迦葉報言如是如是大德沙門我實
 畏也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汝莫怖

畏爾時世尊即以偈頌語迦葉言

我昨夜來教化彼 其更不能恐怖他
 若其今欲螫於仁 世間終無有此法
 假使天崩倒於地 大地破碎如微塵
 須彌移離本處安 諸佛口終不妄語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衆一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
 威神力大有功能乃設如是神力之火滅彼
 毒龍毒惡熾火其事雖然而猶不得阿羅漢
 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取彼毒龍發遣安置
 彼大海水鐵圍山間是時優婁頻螺迦葉即

白佛言大德沙門彼毒龍今安在何處爾時
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彼之毒龍我今已
遣安置於彼鐵圍山間爾時優婁頻螺迦葉
見佛示現是神通已心生歡喜即曰佛言大
德沙門願恒住此我當常請供奉飯食爾時
世尊默然受彼優婁頻螺迦葉等請或復有
師作如是說佛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
仁者迦葉若汝等輩能依時節告我食時如
是則我受仁者請時迦葉言我等當告爾是
色界淨居諸天即說偈言

此是大慈世尊力 善能降伏大毒龍
其三迦葉事火神 所有精進力當滅
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漸
漸而行去於優婁頻螺迦葉處所不遠有一
林名差黎尼迦此言斫枝
即出乳汁在於彼林經行而
住是時四鎮四大天王身出勝光當於夜半
下來世間以天身光普照彼林向於佛所到
佛所已頂禮佛足合掌而却各隨來方住立
一面向佛曲躬低頭頂禮如猛火聚出大燄
光照尼迦林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

晨向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食時將至飯食辦具未審昨夜四人是誰身出最勝微妙光明而於夜半照此林樹來到於此大沙門邊到已頂禮却住一面低頭合掌恭敬立住譬如火聚出大勝光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彼四人者是四天王來詣我所從於我邊欲諮問法是時優婁頻螺迦葉心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威德乃有四大天王下來詣於其邊欲請問法威力雖然但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

世尊即至優婁頻螺迦葉所住之處飯食訖已後還向彼林內經行寂靜而住是時忉利帝釋天王放身最勝上妙光明於夜半時普照彼林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佛世尊足却住一面合十指掌向佛而立譬如火聚出大燄光倍勝於前四天王身明顯赫不可為比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已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食時已至飯食辦具未審昨夜光明是誰於夜半時身出最勝大光明來到已頂禮合十指掌向一面立

乃至猛燄倍四天光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彼是忉利天主帝釋來詣我邊欲聽法故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德乃令帝釋來詣其邊欲聽於法威力雖然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時夜摩天於夜半時身出勝光來詣佛所到已合掌向佛頂禮却住一面乃至略說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威神乃令於彼須夜摩天來欲聽法威德雖然其猶

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時兜率天於夜半時身出光明來詣佛所乃至略說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威神乃令於彼兜率陀天來欲聽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時化樂天於夜半時身出光明來詣佛所到已乃至此大沙門有大威神乃令化樂天子下來欲聽受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

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
受食訖還入彼林經行而住是時他化自在
天子於夜半時身出光明來詣佛所乃至略
說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威力乃有他化
自在天子來欲聽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
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
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娑
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於夜半時放身光明
普照彼林來詣佛所到佛所已合十指掌頂
禮佛足却住一面向佛而立譬如火聚出大

猛燄勝於已前欲界諸天光明百倍不可為
譬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詣佛所
到佛所已即白佛言大德沙門食時已至飯
食辦具未審昨夜出勝光明普照林內來至
於此大沙門邊彼為是誰合十指掌頂禮却
住乃至勝前欲天光明爾時世尊即告優婁
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葉彼所來者是
此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來詣我所欲聽
受法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
力大有威神乃令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

來至其邊欲聽於法威德雖然其猶不得阿
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從彼優婁頻螺
迦葉邊受食訖還向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優
婁頻螺迦葉居處年常恒共豎立一祭祀法
至其時節摩伽陀國一切人民將好種種上
味飲食噉者食者舐者味者辦具已訖明日
各各欲來向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爾時優
婁頻螺迦葉即於其夜在自室內作是思惟
明日集聚摩伽陀國一切人民辦具種種無
量飲食欲來我邊修祭祀法而此瞿曇大德

沙門脫於是會大眾之前顯示神通勝上之
法若如是者我之所有利養名聞即當著彼
則於我邊或復減少唯願方便此大沙門明
日莫來爾時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所
念已過彼夜後至鬱單越到彼乞食於阿耨
達大池邊食食訖還一在彼大池邊六少時靜攝
竟還本林經行而住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
彼夜已食後往詣佛世尊所到佛所已即白
佛言大德沙門於食至時辦具亦訖未審沙
門何故不來其事雖然我猶不忘所有諸食

上好味者我今為仁猶留一分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汝昨夜在靜室之中獨自而坐可不如是思惟念言我於明朝在所居處年常恒作祭祀之法摩伽陀國所有男女一切人民將好種種食飲而來向於我邊而此大德沙門瞿曇忍於彼會衆人之前出現神通示上人法則我所有利養名聞悉著於彼大沙門邊我則減少心私願我明日莫來仁者迦葉我於爾時知仁此心如是想念過於彼夜我即騰空至鬱單越向彼乞食得已

來到阿耨達池如法而食隨日多少在彼經行還向此林宿止而來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神力大有威權感變雖然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尼沙塞說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居處年常有一大會名翼宿日彼會之日摩伽陀國數千萬人各來聚集然其彼會亦有市易隨諸人輩所須行買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明朝此處若沙門來所有人民皆觀看彼不為我等造作齋食即作如是思惟念已往詣佛所即白

佛言大德沙門明朝我林修道處所當作大會多有衆生百千聚集甚大喧鬧而大沙門愛樂寂靜恒行清淨空閑之處沙門可從此處移去別求靜處彼間而住此僧祇說爾時世尊從彼住處即便移至差黎迦林至彼林已心念彼四迦婁羅王王名可觸又四提頭賴吒龍王四水神龍四大天王帝釋天主及餘欲界一切諸天娑婆界主大梵天等並皆念之爾時彼等四可觸王迦婁羅等知佛內心如是念已出現大風從彼優婁頻螺迦葉所居

住處飛騰虛空即時往詣差黎迦林到彼處已頂禮佛足合十指掌却住一面遙覩世尊向佛頂禮其四提頭賴吒龍王四水神王亦知佛心出大雲雨從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飛向差黎迦林到已頂禮佛世尊足合十指掌却住一面向佛遙敬是時四方四大天王亦知佛心作大端正可喜之身爲人樂見顯赫威光照曜自身悉乘白象從地涌出從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往詣差黎迦林到已頂禮佛世尊足乃至合掌遙敬於佛爾時忉利

帝釋天王及欲界天娑婆世主大梵天王知
佛心念身出威光遍照其地從彼優婁頻螺
迦葉居住之處飛騰虛空一時往詣差黎迦
林到已頂禮佛世尊足乃至曲躬遙敬於佛
爾時彼處一切人民見如是衆諸天龍等心
生恐怖身毛皆豎即便問彼優婁頻螺迦葉
等言大德和尚此何物神作斯變惟非是灾
也或當有疫或大恐怖或大鬪諍或有迦吒
富單那鬼及黑闇鬼而欲來乎爾時優婁頻
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必是彼大德沙門威力

作斯神通變也即便報彼諸大衆言汝等一
切莫恐莫怖莫畏莫驚此非灾變亦非疫病
及以鬪諍諸鬼魅來當有無畏當有豐熟當
無恠異不須恐怖亦無疾病汝等但當安隱
自慰此事無苦一切諸相盡皆大吉爾時優
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我今亦可往詣於彼
大沙門邊度量此事自應當知何故何變致
使如是彼作如是思惟念已即便往詣佛世
尊所欲至佛邊如來忽以神通之力即於其
前化作一箇高峻大山而彼欲來不能得過

到彼山已即反迴還過彼夜後還詣佛所到
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昨日作何如是
變恠我從昔來在此居停未曾覩見如斯之
事爾時世尊即便爲彼廣說前事而彼優婁
頻螺迦葉九既聞說已生大希有奇特可恠我
多年來在此恒常祭祀火神不曾有一旋風
之氣至於我邊况復餘神然今此處沙門瞿
曇有大威德一切諸天來向其邊作是念已
即於佛邊生信向心希有之心即以心請佛
世尊云願大沙門明日食時更於我邊受我

微供若佛實是一切智者應知我心作是念
已如來即知優婁頻螺迦葉心念默然而受
彼之心請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還其居處告
諸一切摩那婆言汝等詣向大沙門邊量度
觀看其大沙門作於何事爲當求食欲著衣
行爲當默然寂靜而坐爾時彼等諸摩那婆
從於優婁頻螺迦葉聞此言已即便往詣差
梨迦林到已見佛在彼林內樹下思惟寂然
而坐身出光明照耀彼處於食知足不行乞
求默然而住彼等見已詣向佛所到佛所已

而白佛言大德沙門仁今何故不求食也爾時佛告彼諸一切摩那婆言諸摩那婆我已被請彼等問言大德沙門是誰所請佛即報言汝輩和尚已請我也爾時彼等摩那婆心生於希有甚奇可恠希有希有此大沙門然口不言遙知他心彼等即大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爾時彼等速疾迴還優婁頻螺迦葉之邊到已白言尊者和尚我決定知此大沙門是一切智和尚以心默請於彼彼即自知和尚之心亦向我言我以被汝和尚

心請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聞彼語已即便鋪設大價之座鋪設既訖心發是念沙門瞿曇若仁今是一切智者當應我念即現此座爾時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所念已身應時現於彼座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既見世尊在其座上端然而坐見已歡喜即以自手將好種種餚餽飲食持用施佛所謂噉食喫啖舐啜豐足自恣復作是念希有希有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德力乃能知我中心所念威神雖然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還
迴至於差梨迦林經行而住是時世尊身上
所著袈裟之衣悉皆破壞而彼兵將婆羅門
村有於一家人命既終即便林葬是時世尊
於林見已即自收取彼糞掃衣取已世尊作
是思念我今何處洗於如是糞掃之衣能使
清淨爾時帝釋忉利天王既知世尊心意所
念知已即於彼之處所以手掘地造作一池
其水清淨作已即便諮白佛言善哉世尊願
以此水洗糞掃衣是時世尊見池水已復如

是念今雖得水當於何上洗浣是衣爾時帝
釋知佛心已從鐵圍山將一大石安置佛前
置已白佛作如是言唯願世尊於此石上洗
踰是衣是時世尊復如是念今雖得石復當
攀何洗踰此衣時彼池岸舊有一樹名迦拘
婆此言時彼樹間有一樹神知佛意念按樹
一枝令垂向下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攀此樹
枝洗踰於是糞掃之衣爾時世尊復如是念
我洗衣已復於何上曝曬此衣爾時帝釋知
佛心念知已即從鐵圍山間將一最大寬廣

之石安置佛前既安置已即白佛言唯願世尊於是石上用曬衣是時世尊即於石上曬糞掃衣爾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食時已至辦具訖了又復白佛大德沙門已前此處無有是池今日何故忽有此池此處已前無是二石又從何來其迦拘婆此樹已前枝不垂下今日何緣如是釋垂不知何緣忽然如此作是語已默然不言佛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葉此處我得糞掃之衣

彼時我作如是心念以何浣此糞掃之衣爾時帝釋知我心念以手掘地出此池水而白我言世尊今可以此池水洗糞掃衣以如是故至今相傳名為帝釋手掘之池得是水已我復更作如是思念我於何上踰糞掃衣爾時帝釋知我心念從鐵圍山將一大石來置此地而白我言唯願世尊於此石上用洗浣衣是故此名非人擲石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我手攀何而踰是衣爾時彼樹迦拘婆神知我心念以手按此樹枝令垂而白我言唯願

世尊手攀此枝用脚踏衣以是因緣此樹之
枝如是懸垂得於枝已我如是念今於向上
矐於此衣爾時帝釋知我心念從鐵圍山將
此廣石擲置我前而白我言唯願世尊於此
石上矐所浣衣以是因緣此石名為非人所
擲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
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令彼天主帝釋而
來供承變現雖然但大沙門理實未得阿羅
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至於優婁頻螺迦
葉居處食訖迴還至林經行而住爾時優婁

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
白佛言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是時
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
葉汝於前去我即隨來爾時世尊既發遣彼
優婁頻螺迦葉去已即乘神通向須彌山是
時彼山有閻浮樹以彼閻浮樹因緣故所以
得此閻浮提名於彼樹上取得果已於先來
至優婁頻螺迦葉居處火神堂中端然而坐
而彼優婁頻螺迦葉在後來見如來坐於火
神堂內見已驚恠即白佛言大德沙門仁從

何道而來至此仁先在林於我後發即今何
忽在我前到此火神堂其中安坐爾時佛告
彼迦葉言迦葉我先發遣汝已至須彌山彼
有一樹名曰閻浮因彼樹故此今得是閻浮
提名彼樹上果我今將來在此堂內指示迦
葉彼閻浮果即此是也一顏色端正香味微妙十三
食者甚美汝今可取此之甘果而噉食之爾
時迦葉即白佛言大德沙門此事不然仁自
合噉此之甘果我不應食爾時優婁頻螺迦
葉心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神通大有威力

乃能於先發遣我已其身自到須彌山取閻
浮果來此火神堂於前而坐雖然猶不得阿
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
葉居處食訖速還向於林內經行是時優婁
頻螺迦葉過彼夜後至明清旦往詣佛所而
白佛言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爾時
世尊告迦葉言迦葉汝今且於先行我隨後
去爾時世尊於先發遣迦葉去已即復還自
向須彌山離閻浮樹相去不遠更有一樹名
菴婆羅從菴婆羅取得一果於先來到迦葉

住處火神堂坐迦葉後來見於世尊在火神
堂安然而坐見已白佛作如是言大德沙門
從何道來在我前到此火神堂佛告迦葉我
遣汝後至須彌山取得於是菴婆羅果將來
在此乃至先勸迦葉令食迦葉白言我不合
食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心如念此大沙門
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於先發遣於我到
須彌山取果將來於先而坐雖然猶不得阿
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
葉居處食訖還迴至彼林內經行是時優婁

頻螺迦葉過彼夜後至明清旦往詣佛所而
白佛言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乃至
去彼閻浮提樹處所不遠有阿梨樹將彼果
來先到迦葉火神堂內乃至沙門大有神通
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
訖還至彼林經行乃至去彼閻浮提近更有
一樹名毗醯勒彼樹上取一果將來先到堂
內乃至如前此大沙門大有神通先遣我身
其後取果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
時世尊食訖還至彼林經行乃至去彼閻浮

提近更有一樹名阿摩勒彼樹取果於先將來坐火神堂乃至沙門大有神通先發遣我身後將果來火神堂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還至彼林經行是時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佛告迦葉汝先且去我隨後來爾時世尊遣迦葉已至瞿耶尼到彼處已乞乳滿鉢在前來至火神堂內是時優婁頻螺迦葉見已白佛大德沙門從何道來在於我前到此堂內

佛告迦葉我遣汝後到瞿耶尼乞得是乳滿此鉢中在是而坐迦葉是乳顏色微妙香氣甘美如意若樂取此乳飲迦葉白佛我不堪飲沙門自飲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先遣我其後身往瞿耶尼國乞乳滿鉢卷一先來至此火神堂內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十五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一

音釋

鬧 奴教切 不靜也
 疫 營隻切 瘧也
 啖 昌悅切 大飲也
 躄 徒合切 與踏同
 曝 雙角切 曝曬也
 曝 木切 曬也
 曬 日乾也
 驛 丁可切 垂下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二

嚴二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迦葉三兄弟品第四十四之三

爾時世尊食訖還至彼林經行是時優婁頻
螺迦葉過彼夜後往至佛所到已白佛大德
沙門若知時者飯食已辦佛告迦葉汝於先
去我隨後來爾時世尊於先發遣迦葉去後
即往到彼三十三天到彼天已取得一華其
華名波梨闍多迦此言彼岸生取已於先來火神
堂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白佛言大德沙門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從何道來在於我前到火神堂佛告迦葉我
先遣汝後至忉利天宮將此波梨闍華來此
神堂然此波梨闍多迦華顏色可愛香氣甚
好汝意若樂可取此華嗅其香氣迦葉白佛
大德沙門此華香氣微妙精好沙門自持我
不合嚴二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
威力大有神通乃能於先發遣我已後到天
上取彼波梨闍多迦華於先來坐火神堂內
雖然猶不得阿羅漢身心寂靜如我今也爾
時迦葉居處螺髻諸梵志等欲破於柴而不

能得若倚立者不能屈身若低腰時不能正
直若斧著柴拔不能出爾時彼等螺髻梵志
作如是念此之神通必當是彼大沙門作無
有疑也乃令我等今日不能破此柴薪極甚
勞苦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一切等
言螺髻迦葉汝等今欲破於薪也迦葉白佛
大德沙門實欲破薪而不能得是時佛作如
是語已彼等梵志即得自恣破其薪柴是時
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
力大有神通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

爾時世尊食訖還向彼林經行是時優婁頻
螺迦葉所居住處欲然火燭而不能著是時
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之神通必是彼
大沙門所作無有疑也而令我等如是辛苦
火不能然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一
切等言迦葉汝等欲然火耶是時彼等迦葉
報言大德沙門我欲然火時佛問已彼火即
然五百火聚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
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令彼可
然之火不聽其然若欲令然方始即然雖爾

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還
向彼林經行爾時彼等螺髻梵志欲滅於火
而不能得爾時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
是沙門神通之力而令我等火炎欲滅不能
得滅爾時世尊告迦葉言迦葉汝等今欲滅
於此火炎也迦葉白佛大德沙門我今欲得
滅此火炎而不能得時佛問已即得滅於五
百火炎爾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
威力大有神通其力乃能滅火即滅欲然即
然雖爾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

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後等螺
髻梵志至極寒冬天正夜半或至後夜嚴酷
凍冷多有風雪入於泥連禪河水中或沒或
出如是澡浴爾時世尊以神通力化作五百
赤炭火聚在彼岸邊是時彼等螺髻梵志寒
噤出水住在岸邊各各向火是時彼等螺髻
梵志心如是念此必定是彼大沙門作是神
變忽然有此五百火爐而無烟炎使於我等
從冷水出向火炙煖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
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

化作五百鑪火無有烟炎令我螺髻五百弟子從冷水出向火煖坐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彼等螺髻梵志欲取於水各手持瓶或將軍持欲用取水而不能捉是時彼等螺髻梵志作如是念此必是彼大沙門作而令我等不能取瓶及以軍持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并及五百螺髻梵志一切等言迦葉汝等各欲將瓶及軍持等欲取水乎迦葉白言善哉沙門此等五百螺髻梵志

將瓶軍持欲取於水時佛問已而其五百螺髻梵志皆能將瓶及軍持等得取於水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希有希有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令此五百螺髻諸梵志等許其取水能得得水不許不得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優婁頻螺迦葉其於已前祭祀火時恒常坐七多羅樹上於後祭祀還欲上七多羅樹上而不能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決定是彼大沙

門作神通無疑令我不能上此多羅樹上祭
火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
大有神通乃能如是不許我等上於樹者則
不能上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
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優
婁頻螺迦葉上第二七多羅樹上祭祀上已不能
安隱而住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決
定是彼大沙門作神通無疑令我上此七多
羅樹舊住處坐不能得住復更欲上而白佛
言善哉沙門願聽我等依舊住此七多羅樹

祭祀於火時佛語已其迦葉等即得依舊安
住彼七多羅樹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
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許
我住則得住不許不得雖然猶不得阿羅漢
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
行而住是時優婁頻螺迦葉祭祀火訖欲覆
藏置即不能覆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
念決定是彼沙門瞿曇作此神通令我等輩
不得覆火是時迦葉即白佛言善哉沙門願
令我等得覆此火作是語已即得覆火爾時

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如是許覆得覆不許不得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還至彼舊林中經行而住是時迦葉祭祀火時火及木頭東西馳走不能一住是時迦葉作如是念決定是彼沙門瞿曇作是神通令二我祭祀火之器具東西馳走狀若人駢不能定住即白佛言善哉沙門願令我此祭祀火具得一定住爾時佛告彼迦葉言如汝等意其祭祀火具即得安定因此緣故其迦葉等作如是念

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乃能許我祭祀火器住則得住不許不住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食訖已後還至彼林經行而住是時彼處忽爾非時其虛空中起大黑雲降大暴雨佛所居處無有雨水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今可令此水遍布而於水內復見乾地令有塵起現經行處於彼往來作是念已即現如前乾地塵坌來去經行爾時迦葉作如是念今既非時虛空之中云何忽爾非時起雲而降大雨此大沙門所住

之處亦一種有大水彌滿此之沙門或可爲水之所沒溺或令不見作是念已多將螺髻諸梵志等坐於船中處處求覓漸至佛所到佛所已如是而住爾時迦葉既見世尊兩邊有水唯獨中間現於乾地塵土空起來去經行見已白佛大德沙門今住在此大水中乎佛言住此作是語已飛騰虛空即便往詣迦葉船上爾時迦葉因此緣故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神通大有威力乃能在水作是道行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摩訶僧祇

作如是說如來爲彼優婁頻螺迦葉等輩示現如是五百神通而彼優婁頻螺迦葉等於一切時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力大有神通雖復變現德術如此而其唯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之癡人六於無量時有如是念此大沙門有大威力有大神通雖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而我今可爲此迦葉及諸弟子令開慧眼發猷離心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迦葉汝今非阿羅漢亦復未入阿羅漢道而

汝實無阿羅漢相況復得於阿羅漢果因於此言時其優婁頻螺迦葉心生羞慚身毛卓豎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與我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汝大迦葉此諸五百螺髻梵志依汝住止順汝法行汝可共其平量好惡告語令知如於彼等意情所樂作如是事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聞佛語已即便往詣五百螺髻梵志之邊到已告言汝等梵志摩那婆輩從我受此居處住止及奉火神所安堂室及祭祀

器各隨汝等意樂而用我今欲向大沙門邊當行梵行爾時彼等五百弟子螺髻梵志共白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和尚自從見彼瞿曇大沙門來我等多時意樂欲往大沙門邊行於梵行而為敬惜和尚心故口不發言和尚今者若欲於彼大沙門邊行梵行者我等亦當隨從而往依彼教法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及諸弟子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却住一面爾時佛告迦葉等言汝等梵志可棄於汝鹿皮之衣及軍持杖眾雜頭髮令諸螺髻祭

祀大神諸器皿等種種調度向彼尼連禪河
水中而皆擲却是時彼等即白佛言一如大
德沙門教誨我等不違時諸梵志即將所著
鹿皮之衣乃至種種器皿調度向彼河岸悉
擲水中彼等諸物擲水中已作種種聲或唧
唧聲而逐水流彼等螺髻見於如是諸異事
已心中復更增益歡喜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唯願世尊與我等輩出家受戒爾時佛告彼
等梵志作如是言汝等比丘來入於我所說
法中行於梵行盡諸苦故是時彼等五百長

老應聲出家即成具足于時那提螺髻迦葉
在尼連禪河水下流岸邊修道見於彼等鹿
皮之衣及祭火神器皿調度隨水沿流見已
歎然心生恐怖而發此言咄咄異事我兄或
能為賊所破不著居處被他殺也我今可往
至彼觀察是何災禍變恠所致忽然若斯爾
時其弟那提迦葉作是念已先遣多人螺髻
梵志詣彼逆看好惡當告汝等檢校彼有何
恠其事云何弟子奉教往彼看已迴還報言
並各平安事瞿曇氏那提迦葉然後自將三

百弟子左右圍繞往於長老優婁頻螺迦葉
住處到已即見優婁頻螺迦葉師徒剃除鬚
髮著袈裟衣見已內心不大歡喜向兄迦葉
而說偈言

仁者虛祭祀火神 徒復空修於苦行

今日既捨此苦行 猶如蛇蛻於故皮

爾時那提螺髻迦葉即白長老優婁頻螺迦
葉兄言此能勝也是時長老優婁頻螺迦葉
報言此實勝也寧爲此行此行最妙爾時那
提螺髻迦葉告其三百螺髻梵志諸弟子言

汝等螺髻摩那婆輩我彼居處及泉池等并
諸調度汝意自知作何處分我今欲在大沙
門邊當修梵行爾時彼等三百螺髻梵志弟
子白師那提螺髻迦葉作如是言和尚今若
欲往於彼大沙門邊修梵行者我等亦當隨
逐和尚同詣彼邊共修梵行爾時那提螺髻
迦葉及諸弟子往詣佛所到佛所已却住一
面爾時佛告彼等梵志作如是言汝等今者
能將身上所著鹿皮及祭祀火器皿調度擲
置尼連禪河水中棄去以不彼等梵志同白

佛言如沙門教我不敢違而彼等將如前調度即擲水中作唧唧聲逐水而去爾時彼諸螺髻梵志見如是等希有之事復增歡喜乃至彼等長老比丘應時出家即成具戒爾時伽耶螺髻迦葉在河下流忽見鹿皮及祭祀火器九調度隨水流下見已心復生大恐怖而發是言咄咄異事我兄或能被賊所破其居坐處不被煞也我今可往至彼觀察爲何災禍作是念已先遣多人螺髻梵志往彼逆看好惡當告汝等檢校彼有何恠其事云何

弟子還報如前所答爾時伽耶螺髻迦葉然後自將二百弟子左右圍繞往於長老優婁頻螺并及那提二迦葉邊到已即見二迦葉身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見已內心不大歡喜向於二兄優婁那提兩迦葉邊而說偈言
兄等昔空祭火神 亦復徒修於苦行
今日既共捨此等 猶如地蛇彼故皮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并及長老那提迦葉還共以偈報弟伽耶螺髻梵志作如是言
我等昔空祭火神 我等亦徒修苦行

我等今得捨此法 實如蛇蛻彼故皮
爾時伽耶螺髻迦葉復問優婁頻螺迦葉并
及那提迦葉等言 兄今此處實能勝也是時
長老二迦葉言 此處實勝寧爲此行 此行最
妙爾時伽耶螺髻迦葉告其二百螺髻梵志
諸弟子言 汝等梵志摩那婆輩 我彼居處所
有泉池并諸調度 汝意自知 作何處分 我今
欲在大沙門邊修學 梵行爾時彼等二百螺
髻梵志弟子白師伽耶螺髻迦葉 作如是言
和尚今若欲往於彼大沙門邊行梵行者 我

等亦當隨逐和尚一時同詣大沙門邊共修
梵行是時伽耶螺髻迦葉及其弟子往詣佛
所到佛所已却住一面而白佛言 大德沙門
我今及諸弟子欲入沙門法中是事一切當
如是持爾時世尊即告彼等螺髻梵志 作如
是言 汝等若能然是事者 當取汝等鹿皮之
衣及祭祀火器 皿調度悉棄擲著尼連河中
彼等報言 如沙門教我 不敢違是時彼等螺
髻梵志即持鹿皮及諸調度祭祀火物悉擲
河中擲河中已其諸皮衣軍持瓶罐出種種

聲唧唧唱响隨流而下爾時彼諸螺髻梵志見如是等希有之事復增歡喜而白佛言善哉世尊與我出家及具足戒佛即告言汝等比丘來入於我自說法中修行梵行盡於諸苦是時彼等諸長老輩應聲出家即成具戒爾時世尊在彼優婁頻螺迦葉聚落之內隨多少時意樂住已漸漸行向伽耶城邊如來在彼象頭山頂將是一千比丘徒眾停住即以三種神通教化彼等所謂身通口通意通而調習之爾時世尊欲顯身通所謂一身作

於多身多身還復作於一身上没下現下没上現東没西現西没東現南没北現北没南現山崖石壁能過無礙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從地踰跌昇陟虛空猶如飛鳥身出烟焰如大火聚滅火現水消水放火此之日月如是嚴二威德而能以手摩捫捉持乃至梵天自在行上動此是如來現身神通現口通者汝等比丘今應當知如是分別應當如是莫生分別應當如是觀察思惟應當如是莫思惟觀汝等比丘應如是證莫如是證汝等比丘應如是

行莫如是行此是如來現口神通現意通者
汝等比丘今應當知此一切法藏皆悉熾然
言熾然者眼亦熾然色亦熾然眼識熾然眼
觸熾然眼觸所因生者有受若樂若苦非樂
非苦彼亦熾然以何熾然以欲火故煩惱熾
然以瞋恚火煩惱熾然以愚癡火煩惱熾然
我如是說眼過如是其耳熾然聲響熾然略
說乃至鼻香熾然舌味熾然身觸熾然意法
熾然因於意觸所生受者若苦若樂非苦非
樂彼亦熾然以何熾然以欲火故煩惱熾然

以瞋恚火煩惱熾然以愚癡火煩惱熾然我
如是說耳鼻舌身根塵過患復次若有多聞
之人能作如是深觀察者彼能厭眼厭離眼
識厭離眼觸若因眼觸所生受者若苦若樂
非苦非樂是中亦能如是厭離是厭離眼又
復如是厭離於耳厭離於聲乃至略脫厭離
鼻香厭離舌味厭離身觸厭離意法若因意
觸所生受者若樂若苦非樂非苦彼亦厭離
既厭離訖即不染著既不染著即得解脫既
得解脫即有如是內淨智現自知我今生死

已斷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是如
來意作神通爾時世尊作如是說三種神通
教示之時彼諸一千比丘徒眾無為漏盡於
諸法中心得解脫而有偈說

已斷生死諸欲流 已得梵行自利益

所作悉已皆成辦 更不受於後有生

爾時彼諸一千比丘聞佛世尊如是說已於
諸漏中無復有為即得內心善好解脫捨梵
志法名聲聞僧

優波斯那品第四十五之一

爾時彼三迦葉兄弟有一外甥螺髻梵志其
梵志名優波斯那此言最上征將住在一山其所住
山名阿修羅恒共二百五十螺髻梵志弟子
修學僊道彼聞其舅迦葉三人及諸弟子往
詣於彼大沙門邊悉皆出家剃除鬚髮聞已
心驚大不歡喜而口發言希有舅等於若干
年祭祀火神今日忽已入沙門中為作弟子
我今當往彼處詢責何故作是不善事也彼
口中啞啞之聲而往詣彼三阿舅邊到已
遙見其三阿舅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見已向

舅而說偈言

舅等虛祀火百年

亦復空修彼苦行

今日同捨於此法

猶如蛇蛻於故皮

爾時彼舅迦葉三人同共以偈報其外甥優

波斯那作如是言

我等昔空祀火神

亦復徒修於苦行

我等今日捨此法

實如蛇蛻彼故皮

爾時兵將螺髻梵志聞說偈已復反問彼三

阿舅言此能勝也是時彼三阿舅報言此實

勝也寧爲此行此行最妙爾時兵將螺髻梵

志告其二百五十螺髻梵志弟子作如是言

汝等梵志摩那婆輩我彼居處所有泉池并

諸調度汝意自知作何處分我今欲在大沙

門邊修行梵行爾時彼等二百五十螺髻梵

志即便共白優波斯那螺髻梵志作如是言

和尚今若欲往於彼大沙門邊行梵行者我

等亦當隨逐和尚同詣彼邊共修淨行爾時

兵將螺髻梵志及諸弟子往詣佛所到佛所

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門我今願將諸弟子入

沙門法中乃至是事當如是持爾時世尊告

彼螺髻諸梵志言汝若然者當自取汝鹿皮
之衣及祭火器擲棄一邊而其彼等諸梵志
言如沙門教我等不違即至居處將祭火具
擲著一邊爾時梵志擲棄祭火器皿已後還
至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
世尊與我出家及具足戒佛告彼等作如是
言汝等比丘來入於我自說法中修於梵行
盡諸苦故而其彼等二百五十諸長老輩應
聲出家即成具戒爾時世尊即為彼等諸長
老輩增更說法如前還以三種神通示教利

喜是時彼等於無為法悉盡諸漏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最初集聚諸比丘眾所謂此等一
千二百五十人俱並悉從於梵志出家皆阿
羅漢即得自利隨侍世尊證會說法復次其
後諸比丘等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彼等螺髻
梵志師徒往昔之時種何善根十四今日並得出
家受具皆證羅漢昔作何業今得是報又彼
長老優婁頻螺迦葉一人共其五百螺髻梵
志而得為首最勝最妙最上最尊那提迦葉
三百弟子為首為最為勝為妙伽耶迦葉二

百弟子爲首爲勝爲妙爲尊又復長老優婁
頻螺迦葉往昔造於何業今日世尊種種教
示如是難化自餘一切諸梵志等易受於化
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
諸比丘至心諦聽我念往昔還在於此閻浮
提內具足而有一千商人彼商人中有三兄
弟各爲商主其一還名優婁頻螺迦葉主領
五百商人第二還名那提迦葉亦復主領三
百商人第三還名伽耶迦葉亦然還領二百
商人爾時彼等三大商主及諸商人相共欲

往海內治生堪入海貨莊嚴已訖其物價數
足直三百千萬金錢一百千萬擬自食糧一
百千萬擬餘商人以爲本領一百千萬擬雜
用度料理船舶彼等如是莊嚴竟已漸漸而
行至彼海岸至海岸已供養祭祀大海之神
辦具船舶其外倍價更顧五人十五所謂善解調
治船者觀四方者泝水入者善浮水者張施
帆者既如是得彼五人已其三商主大聲唱
言誰能入海三稱如是三聲大喝告已即坐
舶上相共入海爲求財故彼等既至大海之

中忽遇黑風彼風吹船擲海潭上僉然而住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二

音釋

噤巨禁切寒也 盆蒲悶切也 皿眉永切也 郢子力切
 即聲 歔所力切 吐當沒切 皿器也 吐也 郢荷切
 也 响音乳 燒也 摩音門 捫也 以也 船傍海
 也 响音乳 燒也 摩音門 捫也 以也 船傍海
 船甲大 舫甫妄切 泝桑故切 流也 中音但 渚水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也處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三

嚴三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優波斯那品第四十五之二

爾時商主及眾賈人至海洲已值於種種諸雜珍寶彼等收拾滿其船舶還至岸邊收歛寶貨欲向本國中間路上遇見一塔其塔乃是迦葉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舍利之塔其塔破壞基陞頽落處處墮墜如是見已而彼最長商主告於餘二商主及眾商言汝諸人輩若知我等不惜身命為求

財故入彼大海而今彼處得利迴還至於此間我等今者亦可共作來世利益善業因緣如舊智人所說偈言

福德之力成多利 人得利故放逸生
放逸則無持戒心 以是因緣墮地獄

爾時商主說是偈已復更告言汝等當知以是因緣我等今者應當運心共歛錢財隨意多少料理於此迦葉如來舍利之塔是時彼等諸商主輩及眾商人同共諮白長商主言大善商主汝若歛錢當自作主檢校營造我

等隨心所出多少錢財與之時長商主如是
辭言我不堪爲檢校之主所以者何我事緣
多不能修理此之壞塔我若料理營此塔者
則我家中妨廢生活彼等商人及二商主慙
慙多時相共勸請遣令檢校是時彼等諸商
人輩速疾隨出多少錢財而付與之爾時優
婁頻螺迦葉修營彼塔即自別造第一覆盆
安置其上其次即是那提迦葉第二覆盆其
次復是伽耶迦葉第三覆盆如是次第通彼
商人及商主等詳共料理迦葉如來舍利之

塔破壞崩落皆使端嚴還如初造料理訖已
發如是願願我等輩未來世中還共值遇如
是世尊既值遇已於彼世尊所說法教復願
我等速疾證知願於未來世生生莫墮三
惡四趣之中佛告比丘汝等當知彼三迦葉
千商人者今三長老并及一千比丘是也又
諸比丘彼時優婁頻螺迦葉昔日以諸商人
多時慙勸請始肯檢校以彼業故今於我
前多時方始受於我化當於爾時那提迦葉
伽耶迦葉二商主等及諸商人暫發一言隨

心多少速出錢財以是業報今日速疾承受
我化彼時優婁頻螺迦葉最長商主先於迦
葉如來世尊舍利塔上第一覆盆以用供養
因彼業報今日得於五百人中最為其首最
勝最妙最為第一那提迦葉第二覆盆因彼
業報今為三百梵志作首而得第一伽耶迦
葉第三覆盆因彼業報今作二百螺髻梵首
而得第一爾時彼等發如是願願我未來生
生世世莫墮惡道及以地獄因彼業報不入
惡道乃至地獄恒生人天受於快樂又其彼

等共見迦葉佛舍利塔破壞料理還得如舊
心發是願願於我等未來世中還得值遇如
是世尊既值遇已彼世尊邊有所說法我等
聞已速疾證知因彼業報今值遇我即得出
家受具足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復白佛
言希有世尊云何世尊見是優婁頻螺迦葉
墮於邪道世尊方便出五百種神通教化然
後始得阿羅漢果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時
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非但今日我見優
婁頻螺迦葉墮於邪道勇猛精進出五百種

神通化得其過去世亦墮邪道我心勤劬化
 取亦得時諸比丘即白佛言善哉世尊此事
 云何願為解說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
 丘至心諦聽我念往昔有一國土名毗提何
 正身此言非彼國內有一刹利王名鴛伽陀此言與身
 分灌頂為王甚有大力多饒兵眾錢財穀米
 倉庫盈溢爾時國王心有邪見曾於一時十
 五日夜月盛圓滿光明照耀其王初夜喚諸
 大臣悉來集聚其第一臣名毗闍耶此言第
 二大臣名蘇摩那此言善意第三名為阿羅波多

此言此三大臣最為上首爾時彼王復更廣
 命召集無量諸大臣等而告之言汝諸臣等
 各各自說心意之中作何方便過此一夜共
 相娛樂而令不睡時前言臣即白王言大王
 當知如臣意見應須備辦四種兵眾未降國
 土當令降伏既降伏已治化而住時善意臣
 復白王言大王當知如臣意見今一切處所
 有怨敵皆悉降伏更無所畏今宜恣情受於
 五欲而自娛樂時難勝臣復白王言大王當
 知五欲恒常是可得事此有何奇有何希有

但大王今若有沙門若婆羅門精進持戒具足多聞廣智慧者若得是人彼可供養彼可承事何以故開悟人故爾時國王報彼臣言卿此一言甚為大善此言甚美是故卿今審諦觀察看何處邊最好沙門好婆羅門精進持戒多聞智慧我當至彼承事三供養時前四言臣即白王言大王若須如是人者臣今能知如是人處在於鹿苑有一精進多聞之人名曰髀形姓迦葉氏能說微妙多種言語大王今者可事彼人爾時彼王嚴駕馭馬賢善妙

車坐於其上身著白衣串白瓔珞左右皆悉著白衣裳張白繖蓋脚白革屣手執白拂以白摩尼而莊嚴之以大王威大王神力及彼諸臣前後導從往詣髀形迦葉師邊到已恭敬坐於一面諮受未聞爾時鶉伽陀王慰問迦葉髀形導師作如是言尊者四大安隱以不一切時節和順以不資身之物得具足不衣食易得無所乏少不擾亂也爾時髀形迦葉道人即報於彼鶉伽陀王作如是言大王我今無所乏少我身亦得安隱無患又復大

王身體起動安和以不善事利益增長以不
 國內人民豐樂以不王之政治端平直不爾
 時耆伽陀王共彼躰形迦葉道人相慰問已
 心有疑處即諮問言尊者世間有諸沙門及
 婆羅門各說法行是中所有至真實者尊者
 為我次第解說作是語已三是時躰形五迦葉道
 人即報王言大王善聽是中所有至真實者
 此之真義我今當說是中有偈而鈍根人不
 能了知

世間幽冥愚癡人 或實或虛或妄語

以彼無有智慧故 觸語不能辯了知
 諸業一切雜種無 善惡果報亦不有
 夜叉等身亦非實 況復得有上諸天
 又復無有父母親 此世彼世悉皆絕
 沙門及婆羅門等 而彼一切皆悉空
 世間師等亦復無 更有誰能被調伏
 愚癡人輩教他施 智人聞已心不隨
 若有善誑取他財 彼實愚癡自言智
 所應死者其自死 行施已後無果收
 此身一切常相連 欲言斷者無有是

所有火風及地水 若苦不苦并樂時
 第七即是壽命根 此等無有能殺者
 諸身及命兩間內 器仗從中自運行
 世間愚癡人不知 謂言此被傷害死
 如是怖畏名無智 若受是名智慧人
 二經八萬四千生 流轉之時方得脫
 如是煩惱乃能淨 八萬四千生後周
 流轉無有錯亂期 猶如海潮波依限
 如是之法次第說 大王今者應當知
 爾時前言大臣聞說偈已即白髀形迦葉師

言如是如是迦葉道人如尊者說所以者何
 尊者迦葉我知宿命憶念昔在俱睽彌城曾
 作屠兒彼時我殺無量無邊牛羊水牛猪殺
 羊馬殺賣取錢以用活命我作如是惡業已
 後從彼捨命今來出此大將之家足有資財
 以是因緣我知無有善惡業報爾時鴛伽陀
 王第一大臣名難勝者在王後立彼大臣聞
 如是語已悲泣下淚嗚咽不言時鴛伽王告
 彼臣言汝今何故悲泣乃爾難勝報言大王
 當知迦葉道人所說之偈及前言臣如是義

理無有違失大王當知我亦憶念往昔在於
俱睽彌城曾作長者能大捨施作於檀主所
有資財悉皆共他公張而用白月黑月八日
十四及十五日恒常受持八關齋戒恒常精
進守護身口我作如是清淨業已今墮如是
下賤婢胎生而作奴大王當知以是因緣我
聞躄形迦葉道人及前言臣二人等語是故
悲涕泣哭不勝亦知世間無有善道時鴛伽
王聞於躄形迦葉道人如是語已從坐而起
還至本宮過彼夜後聚集百官一切大臣而

告之言卿等三人從今日去若有私竊善惡
等事慎莫問我我今遣此難勝善意并及前
言三大臣等此等三人聰明智慧代我判事
時鴛伽王作是語已入於一殿名為妙色在
其中坐經於七日受五欲樂放逸自恣縱情
而住過七日後時鴛伽王有於一女名曰意
喜身著種種雜色之衣復以種種瓔珞七寶
莊嚴身已向妙色殿至父王邊到已頂禮父
王之足却坐一面默然而住時鴛伽王告其
女言善意喜女汝曾至彼園樹林內遊戲以

不其中多有種種樹木其樹木上有諸華果
復有種種飛鳥作聲汝入彼中意樂以不汝
貪何等向我道之求願當與作是語已問女
所須時意喜女白父王言善哉阿爺女今身
資無所乏少唯欲啓白阿爺一言唯願父王
聽女諮諫而說偈言

父王我今欲布施 一切沙門婆羅門
恒至月生十五時 願與我千金錢直
爾時喬伽陀王聞其女說如是語已即還以
偈報意喜女作如是言

善女汝今至心聽 我從智人如是聞
雖復欲施多種財 一切皆空無果報
汝今何故發此意 誑惑世間諸癡人
現在未來悉皆無 汝復何須過勞苦
癡女汝今不聞彼 迦葉說法正不差
實無造業及作人 一切人天善惡果
夜叉鬼神悉非有 父母眷屬亦復無
略說八萬四千生 如是煩惱乃能淨
若過八萬四千後 流轉方無錯亂心
猶如海潮依限期 間中未至不可預

但當任運待時到 何用強作世紛紜
 迦葉所說汝當知 此事無有虛真實
 無現及以未來世 汝今莫自獨疲勞
 爾時意喜女聞父王鴛伽說是語已心中不
 樂即復以偈更白父言

阿爺今是國之王 疑二 應以正法治天下
 惡臣諂曲既無實 復勸王事愚癡師
 迦葉及彼三大臣 其等所說非真正
 父王此是惡知識 今者詐現知識形
 自行邪道復忤人 下賤愚癡何所別

其今不與王安樂 反教王作不善因
 我昔曾聞是事來 現在我身親自見
 愚癡故來生於此 後復還得愚癡身
 幽冥出已入幽冥 其後復還受幽冥
 迦葉既是愚癡者 稱其愚惑意所宣
 王為人主統四方 知理達解世間事
 云何如彼小兒輩 入邪小道徑中行
 隨逐意受親近人 相學即便生染著
 如箭被血所汙已 入東展轉更相塗
 智者交往深自防 不狎惡伴諸朋友

雖身不作於諸罪 而常習近作罪人
 久昵習學自相成 其後自然得惡響
 是故猶如彼射塚 智者畏著罪亦然
 莫與諸惡知識交 常親智慧善知識
 若諸衆生身業淨 經於八萬四千生
 屠兒殺害衆命時 屠三 又如獵射釣魚者
 迦葉既似彼等輩 彼輩亦如迦葉儔
 格量彼二一種齊 無有差別勝不如
 如是無體理迦葉 愚癡盲冥空出家
 執此虛妄為淨因 八萬四千生分畢

顛倒左轉行失度 無智愚癡心意迷
 若諸衆生得淨時 不應八萬四千受
 偷賊劫殺於人物 能與他作惡怨讎
 迦葉共彼無有殊 彼與迦葉亦無異
 衆生若得於彼淨 云何八萬四千生
 如是數取善惡時 上下及中平等者
 一切無勝復無劣 亦復無有分別生
 若諸衆生得淨修 經歷八萬四千處
 彼人愚癡無有智 猶彼迦葉空出家
 譬如燄熾大火然 普燒盡諸所祭物

如是無智愚癡故	自燒一切功德山
大臣前言見未來	造作眾罪無果報
彼於先世修福業	故今得受快樂心
若人造作眾罪時	捨福自然受殃禍
如船在水中不出	以重沉沒故不浮
更無有人能出之	即沒水中常腐敗
如人數數造諸罪	以造不息罪過多
如是即沒地獄中	王此前言臣即是
以其罪患未成熟	其罪不久熟即知
罪熟即墮彼泥犁	猶如船在水中沒

被諸苔衣所覆蔽	草重自舉不能勝
船久如是益重牢	人造眾罪亦復爾
漸漸久沉體轉重	猶如人造善業因
速疾得向上界生	往昔造諸一切罪
今生如彼地種子	罪業盡已後漸生
若造諸善業報時	即自生於善果處
時意喜女說是偈已復更重白其父王言父	
王當知我自思惟亦識宿命所以者何我憶	
往昔七生在於摩伽陀國王舍城內以惡知	
識相牽挽故造多罪業行於邪欲侵他婦妾	

受樂如天大王當知我於彼時所造惡業覆
藏而住如灰覆火復次大王我於彼處捨身
已後又復生於金剛聚落富貴家生彼處生
已值善知識黑月白月八日十四及十五日
清淨守護八禁齋法恒常持戒大王當知我
於彼處既造善業譬如安置種種伏藏至於
水界牢固封治即便停住復次大王我於彼
處亦捨身命以昔遇緣造惡業故有餘未盡
即便墮落叫喚地獄在於彼處經多千年受
極苦厄復次大王我於彼處罪業畢盡捨身

即生頻那俱吒國土內受白牴羊身彼處生
已有諸王子或駕車乘或被鞍韉而騎我上
復次大王我於彼處既捨身已復生於彼陀
毗羅國亦作羊身彼處捨身復受牛身捨彼
牛身在山林中受獼猴身復次大王我於彼
處捨獼猴身卷三還生於彼金剛國內復受非男
非女等身彼處業盡捨身即生忉利天上歡
喜園中與天帝釋以爲侍衛復次大王我於
彼處捨身之後以昔護持月六齋戒得清淨
故今日來生大王之家資財巨富無所乏少

而大王今可不自觀此之因緣從何而得如是功德可不以昔造善業故今受此報如是以不爾時鶖伽陀王如是共女意喜對說言論之時有一天僊名不那羅陀此言不喚從天上下觀閻浮提正當於彼鶖伽陀王宮殿之上從虛空中漸漸而下爾時王女意喜見彼天僊如是自上而下即從座起更置高座請彼天僊坐於其上是時天僊安坐訖已意喜頂禮天僊之足合十指掌向於天僊而諮白言尊者天僊世間頗有善惡果報諸業以不

頗有夜叉諸天以不有父母不有此彼世有於沙門婆羅門不唯願天僊為我解說我此父王不信是事爾時大天不那羅陀即便反問鶖伽陀王作如是言大王云何汝今意中實不信於此事以不王即白言此事實然天僊復言大王當知善惡果報一切皆有亦有夜叉及以諸天有父有母有此彼世有諸沙門及婆羅門大王須信我從天上下來至此爾時鶖伽陀王語天僊言尊者天僊若有彼世今日尊者可與於我五百金錢我未來世

當償尊者滿足一千時那羅陀天僊向王而
說偈言

我今與王五百錢 須知王身有禁戒
若王心中無善行 因何未來償一千
此世有人諂曲行 彼世相求何處得
智人不與彼等債 如是人輩責求難
墮於地獄猛火然 或有諸鳥周而食
云何來世能償我 墮於地獄受苦時
利刀割截身不完 節節割時流膿血
苦惱暫時無歇息 云何還我一千錢

舉手把利斲斤時 斲到其身如斬蔗
支節無有完全處 云何還我一倍錢
嚴惡黑狗臙茶身 處處轉動割截食
在於地獄無身肉 云何未來與倍錢
彼處有大利鐵叉 獄隊數數鑽其上
在於地獄手向下 云何與我一千錢
地獄多有劒樹林 一一劒頭十六刃
貫穿其上不暫住 誰能與我一倍錢
灰河地獄熱沸流 速疾如風如箭射
入於其中受苦痛 云何與我一倍錢

吞熱鐵丸地獄中	或復融銷赤銅汁
在於如是苦逼內	云何與我一倍錢
地獄有手如霹靂	各出熱炎嚴熾火
割截支節無暫住	云何與我一倍錢
彼處可畏闇無明	日月光影所不照
在彼無智愚癡輩	云何與我一倍錢
大王捨此非法行	勸王行於如法事
王當作於如是習	後應不墮地獄中
東西南北所有來	沙門婆羅門乞索
王當充足與食飲	衣服湯藥卧具房

彼等精進梵行人	沙門婆羅門取語
彼能救護王苦厄	猶如熱雨繖蓋遮
王作如是善業時	多有朋友相隨順
得至善路快樂處	神通中最得神通
如牛渡水直截流	若人把尾隨得濟
一切世間亦如是	逐直得直邪得邪
諸有人中行法行	凡人學行皆成勝
爾時鶖伽陀王既聞說已復還以偈白彼天	
僊那羅陀言	
大梵天僊哀愍我	猶如父母愛嬌兒

唯願數為我現來 若覩智人見善事
唯願尊者見度脫 我没煩惱海甚深
我今無地可住行 唯尊作我歸依處
唯願大梵僊護我 我今覆面如墮坑
地獄無量苦衆多 我今一一依尊語

爾時大僊那羅陀天還更以偈告鴛伽陀王
如是言

王今若造罪不息 憎嫉沙門婆羅門
斷見顛倒既不除 我汝各各不相見
王若能行正法行 承事沙門婆羅門

精進持戒布施禪 我汝恒常得相見

時那羅陀大天僊神為鴛伽陀大王說法教
令正見心既迴已王意喜歡頂禮天僊合十
指掌右繞三匝時那羅陀即從座起別鴛伽
王還本來處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
今應當知爾時天僊那羅陀者今現我身釋
迦文是爾時彼王鴛伽陀者現即今日優婁
頻螺迦葉是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
我於往昔見彼優婁頻螺迦葉邪見熾盛墮
顛倒道發精進心教化令入於正道中今日

亦然見其顛倒入邪道故我以是發大精進
力為其出現五百種變神通教化令其安住
無上菩提盡生死際到無畏處至涅槃岸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三

音釋

軛郎果切赤體也 駟音四一乘也 繖蘇早切織絲為蓋也 屣
 所屬切 殺音古壯也 駸失舟切 紛紛音芬紆音云 鞞
 履亂忤逆也 昵尼賀切 羝都奚切 鞞則
 也 斲竹角切 斲刀斲也 坐千卧切
 具切也 斲斲也 斲斲也 坐坐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四

嚴四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布施竹園品第四十六之一

爾時世尊經於少時住象頭山次第漸欲向
王舍城遊歷而行是時去彼優婁頻螺聚落
未幾至王舍城其間有一舊僊人居林苑處
所名曰法雨而其法雨林內有舊僊人草庵
其中常有五百苦行道入而住悉得五通並
皆年老久修梵行頭白少毛齒缺背曲身體
皮膚多有黑麤咽喉垂哆如牛頸頤容貌乾

枯形骸朽敗仰杖方行喘氣嗽聲欲行即踣
向前欲進一步不移羸瘦筋焦纔有皮骨皆
悉百歲一切無堪以其往昔種諸善根唯今
一生但值佛時即得信行以未聞法不入涅槃
皆在窟中各各禪坐爾時世尊欲化彼諸
苦行僊人為憐愍故至彼居處在其窟門戶
頰之外而說此偈語彼僊言

若人雖說百句義 其名味字不合文
寧說一句勝百千 當令聞者得寂定
若人說於百句偈 既無義理文句乖

說一句為最勝尊	聞已自然得寂定
若人善巧解戰鬪	獨自伏得百萬人
今若能伏自己身	是名世間善鬪戰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猶如小兒月月學	所食如彼茅草頭
若人歸信佛如來	能勝於彼十六分
若有能信法僧寶	并及思惟法性如
如是歸者信難量	能勝於彼十六分
如彼世間祭祀火	具足滿於一百年
若一心歸三寶時	彼福百千萬倍勝
如是百數不可盡	口業不可說得窮
以彼質直牢固心	能得如是上福報
若人滿足一百歲	在林祭祀於火神

若見善調伏人來	能捨暫時供養者
是則勝彼祭祀火	多種具足極一生
若人壽命滿百年	破戒心無有寂定
有能堅持忍精進	一日活足勝彼長
若人壽命滿百年	愚癡心恒生散亂
有能智慧及禪定	一日活足勝彼長
若人壽命滿百年	盲聾憍憤無聞見
其有見佛及聞法	一日活足勝彼長
若人壽命滿百年	躉惜濁亂無覺察
有能諦觀生死趣	一日活足勝彼長

若人壽命滿百年 不觀世間無常句
 其有能了身非實 一日活足勝彼長
 若人壽命滿百年 不觀世間甘露處
 其有能識甘露者 一日活足勝彼長
 爾時世尊說於如是妙偈頌時彼一切諸
 苦行人聞此偈已人人皆悉證得六通是時
 彼等諸苦行人從其窟出出已頂禮佛世尊
 足各各禮已從彼地方飛騰虛空捨於壽命
 入般涅槃身出水火以自焚燒既焚燒已彼
 諸舍利從虛空中各墮地上爾時世尊收彼

五百羅漢舍利持作一聚即起支提是時彼中有諸比丘佐助世尊供泥及石壘治爲塔世尊神手網縵之指親自砌壘彼塔成就端正可喜世尊於彼舍利塔上作種種法作已次第與諸比丘行向於彼摩伽陀國徒衆弟子足滿千人皆是彼舊螺髻梵志所出家者如是漸往詣王舍城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至王舍城居住於彼杖林之內是時彼林別有一塔名善安住而有偈說

是時大衆相圍繞 世尊漸至王舍城

在於微妙杖林中 如來向彼欲居住
爾時彼處摩伽陀國有粟散王其王名曰頻頭婆羅傳聞他說沙門瞿曇甘蔗苗裔從釋種姓捨而出家今日來在摩伽陀中遊行教化與比丘衆足滿千人一切皆是耆舊螺髻梵志出家今已至於王舍城側在杖林中善安住塔相與停止而彼沙門能於世間出名聞彼婆伽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現今在彼教化有緣又復世尊能於天人魔梵沙

門及婆羅門一切世間以自神通皆能證知
知已能作如是宣說生死已斷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永更不受於後世有而彼世尊說法
初善中善後善其義微妙唯獨具足畢竟清
淨如是說法而如是等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若當有人欲得往見其人善哉我今亦可至
於彼所大沙門邊見世尊故爾時摩伽陀國
頻頭娑羅即遣嚴駕賢善好車而坐其上共
於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前後圍繞足滿
十二那由他人從王舍城導引而出往詣佛

所欲見如來爾時彼國王舍城中有一婬女
其女名曰娑羅跋帝可喜端正人所樂見世
無有雙歌舞作倡音樂洞解所有衆技六十
四能皆悉具足時彼婬女傳聞人道此有沙
門瞿曇釋子王種出家乃至彼作如是心念
我今可至彼沙門邊爾時彼女如是示現欲
出門已復如是思我今可於頻頭娑羅大王
之前見於世尊復作是念又彼頻頭娑羅大
王以多人力打道而行到沙門邊又復多人
大衆雜鬧恐其遮我不能得行我今可於崩

墻空所無人行處速疾而往先見世尊爾時
彼女作是念已顧取多人而告之言誰能多
拔墻城廐塼即當與汝如許錢直是時彼等
諸受顧人一念時間破彼墻已而得道除一
切瓦石荆棘平正爾時媼女娑羅跋帝即遣
莊東妙好車乘坐於其上從自己家出行端
直平正好道欲詣杖林善安住塔見佛世尊
頂禮恭敬爾時世尊知彼媼女娑羅跋帝心
之所念知已即作如是念言若彼媼女於先
而來見於我者其頻頭王既在後來見此媼

女立於我前則生疑阻作是念已即作神通
令彼媼女即更不能於王前來其頻頭王欲
於先來其車一定即住不行爾時頻頭娑羅
大王心生恐怖悵快毛豎作如是念我今有
何鬼神災禍爲我作礙致使如此是時彼處
有一天神知於頻頭娑羅王心在虛空中隱
身不現而告王言大王汝今莫生恐怖大王
汝今亦無災禍亦無變恠雖然大王汝於某
處瞻波城中禁繫一人名爲某甲速令解放
車即得行爾時頻頭娑羅大王聞彼天神如

是語已速疾遣使教放彼人既散放已可通
車處車即得行其不通處步入山林往詣佛
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彼處
摩伽陀國一切人民居士長者或頂禮已却
住一面或有共佛對善語言各相慰喻訖已
各還却坐一面或復有在佛世尊前說已姓
字既自說已却坐一面或復有人向佛合掌
却坐一面或復有人對佛默然却坐一面爾
時國中一切人民長者居士坐一面已作如
是念今日此中有大沙門復有優婁頻螺迦

葉我等國師未審今者為當是此瞿曇沙門
從迦葉邊受學梵行為迦葉等從沙門邊學
修梵行爾時世尊知摩伽陀一切人民長者
居士心之所念以偈告彼長老優婁頻螺迦
葉作如是言

迦葉汝見何事情 葉四 先在河邊修苦行
為我及眾說此意 棄彼祭祀事云何
爾時長老優婁頻螺梵志迦葉即還以偈奉
答佛言

色聲香味及觸法 五欲世間人所求

如是染愛滿天中 為貪是事我祭祀

爾時彼處摩伽陀國一切人民長者居士及
婆羅門作如是念此大沙門自說一偈而彼
優婁頻螺迦葉復說一偈而是二人竟不知
誰何者是師何是弟子是時世尊知諸人民
作是念已還更以偈問彼優婁頻螺迦葉作
如是言

色聲香味觸等法 迦葉是中汝樂何
或有天上人世中 汝心所貪答我問
爾時長老優婁頻螺梵志迦葉重還以偈奉

答是言

我見寂靜無礙空 無相障礙不能著
不變易處無有誑 是處祭祀樂我心

爾時彼處摩伽陀國一切人民長者居士心
如是念此大沙門自說二偈而彼優婁頻螺
迦葉亦說二偈我等今者猶自不知何者是
師何是弟子如是十方諸佛世尊皆有此法
若其不令一切大衆生歡喜心及希有想則
不說法爾時世尊欲教大衆生於歡喜希有
心故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迦葉汝

今若知時者可爲於彼摩伽陀國一切人民
長者居士婆羅門等現上人法出於神通是
時優婁頻螺迦葉聞佛語已即白佛言如世
尊教我不敢違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從坐而
起即出神通飛騰自在於虛空中或復經行
或住或坐或復眠卧身出烟炎或復隱身如
是等出種種神通徧顯示已從空而下住於
地上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實是我教授
師我今真是無上世尊聲聞弟子而說偈言
攝受微妙神通已 頂禮世尊勝足趺

我弟子事既已周 世尊真是我師父
爾時摩伽陀國衆婆羅門長者居士及諸人
民心生是念今此優婁頻螺迦葉乃是沙門
瞿曇弟子從沙門邊行梵行耶作是知已向
世尊邊生信向心生希有想爾時世尊知諸
大衆生於歡喜希有之想即爲大衆次第說
法所謂教行布施持戒說於生天因緣業報
說於厭離五欲之事說漏盡因說盡煩惱讚
歎出家護助解脫而世尊知摩伽陀國婆羅
門等長者居士及諸大衆一切已生歡喜之

心生柔軟心無染著心爾時世尊知彼大眾
應當得道又復一切諸佛世尊知諸眾生或
有讚歎而得道法即為大眾如應而說所謂
苦集及於滅道世尊為彼大眾宣說是法相
時彼等大眾在於坐中頻頭娑羅而為上首
已外十一那由他人一時領悟復有師言凡
有十二那由他人遠塵離垢盡煩惱界心得
清淨於諸法中生淨法眼可有集法皆是滅
相如實證知譬如淨衣無垢無膩無有黑色
隨其所染易受於色如是如是彼摩伽陀諸

娑羅門長者居士及以人民坐於彼座遠塵
離垢乃至一切苦集之法皆是滅相如是證
知其中復有一那由他清信士受優婆塞戒
爾時摩伽陀王頻頭娑羅已見法相已知法
相已入法相於法相中已度諸疑徹過無礙
於諸法中無復礙心已得無畏世尊法中不
復隨他不復問他一切法中得如是知自在
無礙時頻頭王即白佛言如來世尊我昔在
家作童子時發五種願我於今日悉得成就
何等為五一者我在少年之時早得王位世

尊此是我之初願今已得成第二又願得王位已我治化內有佛出世此即是我第二心願今已得成第三又願佛出世已彼世尊邊我設供養令得歡喜此是我心第三之願今亦得成第四又願彼世尊邊歡喜心已爲我緣四說法此即是我第四心願今亦得成第五又願彼世尊所爲我說法願我一切悉得證知此即是我第五心願今亦得成又復世尊我昔在家童子之時發如是心願有所作我悉得成無上世尊我今遂也善修伽陀我今勝

也譬如有人身曲得舒有人逃避藏伏得出迷人得道闇地得明盲眼之人顯見諸色無上世尊我今亦然然今世尊種種方便爲我說法又復世尊我從今去歸依世尊歸依法寶歸依聖僧從今日去一切時行優婆塞行願世尊知我如是持如來世尊我從今去盡此形壽誓不殺生護衆生命猶如已命爲諸衆生作歸依處如是等持五戒十善唯願世尊及比丘衆受我明日飯食供養爾時世尊爲摩伽國頻頭大王默然受請時頻頭王知

佛默然受其請已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坐此
 車上入王舍城我當自行牽於此車作是語
 已佛語王言善哉大王唯願大王常得安樂
 我不用車時頻頭王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圍
 繞世尊三匝竟已辭佛而去其頻頭王去未
 久間時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今
 日摩伽陀王布施世尊馬車令乘又乞自行
 此事云何作是語已默然而住爾時佛告諸
 比丘言汝諸比丘至心諦聽其摩伽陀頻頭
 大王非但今日布施於我馬車令乘為我牽

車往昔亦然已曾施我諸如是事時諸比丘
 重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其事云何爾
 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迦尸國內有一
 王名善意樂法如法王治時天帝釋欲見彼
 王告調御天摩多梨言此言無著處汝摩多梨至
 迦尸國將善意王來見於我為我語彼作如
 是言仁者善意三十三天及天帝釋欲得見
 汝仁者莫辭要必須來時調御天摩多梨即
 白帝釋言如天主教不敢有違既受教已嚴
 駕寶車其車控馭千疋馬牽莊嚴訖已即時

飛下閻浮提地詣迦尸國善意王邊既到彼
已住於虛空以偈白於善意王言

仁者今可來上車 天乘莊嚴無有上
諸天憶念於仁者 是彼三十三天王
爾時善意王既聞 即從東面登車上

此乘最勝無有譬 行詣向於尊勝天
諸天遙見彼王來 各起而迎告於彼
善來人中法王者 共天帝釋坐此處
是時帝釋大天王 遙見彼王來即起
迎逆而告王言曰 善來世間汝大王

於今此處自在天 可住此承天威力
意欲停時隨多少 任情所用終不違
爾時彼王在於忉利三十三天多時住已心
意不樂作是念言我今恐畏壽命減損作是
念已即便以偈白帝釋言

我昔初來樂天上 後四 此處音樂微妙聲 十一
我今恐畏壽命終 所以還不樂天果
爾時忉利帝釋天王即還以偈報答於彼善
意王言

王今年壽未虧減 命終之日猶尚遙

但以王今善業微 是故不樂於天上
仁者昔來乘自力 彼業今盡無有餘
既以罪業迷惑心 故令心不樂天上
今若欲受天威力 即受天樂如舊時
如於微妙車乘中 又如惑亂妙林苑
汝今若作如是想 即得心樂住此天
時善意王聞此偈已 即便諮白天帝釋言大
善天王我從此處至人間當作多福業行於
布施行於苦行行於善事語言多實受於齋
戒我當作是諸善業已還更來上於此天上

時天帝釋告彼王言如是如是如仁者言汝
今日從此處已去至於人間當作如是多種
功德多作善業乃至布施受於齋戒汝造如
是善業竟已還來天上時善意王住彼天上
經歷多時然後還詣向閻浮提至其王宮宮
內所有嫫女妃后及諸王子大臣百官親眷
屬等皆悉死亡無有一在而王不見彼等舊
人心中不樂憂愁悵快而說偈言
此是彼之舊衣服 瓔珞臂釧及耳璫
生平護惜不施他 今死物留身何在

如是種種莊嚴具 牀褥被枕妙統絰
 園林池沼及香山 忽然而捨於此處
 一切人民既不見 所有宮殿並虛空
 婦兒眷屬悉皆無 我意云何樂於此
 智慧尊豪甚富貴 如是威德大家生
 司命惡鬼不護持 磨滅悉皆使離散
 若富若貴若貧賤 若聰若慧若愚癡
 或少或壯或老年 若至於此盡時節
 其司命鬼不能護 一切捉撮使消亡
 諸有利利婆羅門 毗舍首陀貴賤等

或旃陀羅塗摩類 時至不簡擇彼留
 一切摧折悉無遺 猶如山川疾流駛
 拔諸險岸所生樹 老病死至亦復然
 吞噉衆類身命根 我親自於彼處見
 四埵所居四鎮主 切利三十三天宮
 一戲意喜遊歷行 七日七夜時不及
 我住於彼帝釋處 面前恒對矚天王
 彼邊所覩餘諸天 常見有於如是事
 我今唯造作福業 行檀捨施及尸羅
 精進忍辱智慧禪 誓更不求王位報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欲知彼時善
 意王者則我身是其摩多梨調御天者即此
 摩伽頻頭王是其於彼時將車請我為我牽
 車今亦如是請我與車亦欲為我躬自馭駕
 本誓願然爾時頻頭娑羅大王至已宮殿到
 已彼夜辦具種種甘美飲食悉皆豐足所謂
 噉食啜食味食舐食諸如是等一切並訖過
 彼夜後掃灑堂殿鋪設諸座即遣使人往詣
 佛所諮請時至作如是言善哉世尊時節欲
 至所營飯食已辦具訖爾時世尊於晨朝時

著衣持鉢與比丘眾左右圍繞足滿千人皆
 是宿舊螺髻梵志所出家者羽翼世尊詣王
 舍城爾時忉利帝釋天王即自變改化作天
 身為摩那婆形端正可喜眾人樂見頭上還
 以螺髻為冠身著黃衣其左手中執金澡瓶
 右手挾持雜寶之杖在佛比丘大眾前行行
 時其足離地四指不到塵土爾時帝釋摩那
 婆身說此偈言
 如來自伏能調他 共此一千舊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體 無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寂靜能寂他	共此一千舊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體	無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得度能度他	共此一千舊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體	無上世尊今入城
自既得脫能脫他	共此一千舊螺髻
如是金色妙身體	無上世尊今入城
其有能說十法門	十力具足十無勝
一千比丘左右繞	無上世尊今入城

爾時城內一切諸人見天帝釋作如是言希有希有此摩那婆極大端正可喜無雙人所

樂見此誰侍者此供承誰爾時忉利帝釋天王即以偈報彼諸人言

諸佛善能伏一切 寂靜無上最勝尊
 應供天人世間中 我今與彼為侍者
 最大丈夫能伏物 無有能勝佛世尊

應供天人世間中 我今與彼為侍者

爾時世尊安詳行至頻頭娑羅王宮殿中入已即便鋪座而坐爾時頻頭娑羅大王見佛世尊及諸大眾安坐已訖自手執持種種儲饍飲食之具施佛及僧并餘大眾一切充足

自恣噉食衆雜唼味悉皆訖了佛及衆僧飯
食竟已淨洗手足各將小座坐於佛前時頻
頭王坐佛前已作是思惟今日令佛於何處
住莫令去城過近過遠出家之人使得安心
如法行道時頻頭王復作是念此之竹園近
於城隍還往穩便來去不疲平坦易行衆人
所樂欲求利益易得不難兼少蚊蠅毒蛇蝮
蠍晝日寂靜無人去來夜裏少聲蘭若亦得
欲近城池來去無礙堪爲善人修道之處我
今應用此之竹林奉施世尊以爲坐處時頻

頭王作是念已而白佛言大聖世尊此竹園
林去王舍城不近不遠乃至堪爲善人修道
唯願世尊教我何法以此竹林布施世尊以
爲坐處爾時佛告頻頭王言如是大王若欲
布施我竹林者聽當布施彼招提僧時頻頭
王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時頻頭王從坐而起
手執金瓶與世尊水復白佛言善哉世尊此
竹林園去城側近乃至堪爲善人修道我今
捨施諸佛世尊招提僧等布施以後唯願世
尊納取受用哀愍我故爾時世尊即便受取

為憐愍故因以此偈而咒願言

一切樹木雜園林 并及造作諸橋等

渠池井泉以充濟 船舫來去渡眾人

彼等恒於晝夜中 福報日增長無絕

行法持戒人亦爾 信敬牢固即生天

爾時世尊為頻頭王咒願訖已從坐而起還至本處至本處已為此事緣集諸大眾集已而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從今已後許諸比丘自畜園林時尼沙塞師作如是說得竹園緣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四

音釋

厲黑么減切 哆救加切 頡音胡牛額也 喘昌充切
 嗽蘇奏切 踣蒲北切 盲音眉庚切 瞶音祿 馭牛制切
 應切 聞也 切耳 無憚 憤憤 壘力執切 瞶音祿 馭牛制切
 應憚切 憚武巨切 壘力執切 瞶音祿 馭牛制切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五

嚴五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布施竹園品第四十六之二

爾時王舍大城之中有一長者名迦蘭陀國中
中大富有資財豐饒駘使乃至其家猶如

嚴五

北方毗沙門宮一種無異其迦蘭陀竹林處
所是彼長者自己之物去城不遠乃至堪為
善人居處彼園中有諸求道人來去居住其
道人名阿耆毗伽此言邪命迦葉遺師作如是說
爾時四鎮四大天王皆青色身夜叉等言汝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輩速疾往迦蘭陀竹園之內掃灑除却一切
沙礫礮石荆棘糞穢土埵皆令平正勿使坑
坎仰其淨潔今日世尊欲於彼園安居坐夏
是時青色夜叉等眾承彼四大天王之威如
是教已即便白言如天王勅疾至彼園掃灑
清淨乃至悉皆平正嚴淨爾時有一阿耆毗
伽學道之人於晨朝起明星將現見四青色
夜叉而來掃灑竹園見已即至彼等邊問作
如是言長者云何汝等是誰彼等報言仁者
我輩青色夜叉被四大天王駘遣我等來於此

第六五册

處掃灑竹園乃至平正如來今欲於此安居
經一夏坐以是義故我等今來料理此處爾
時阿耆毗伽道人見如是事過夜日出速疾
往至迦蘭陀所大長者邊到已語彼迦蘭陀
言汝大長者今若知時昨夜將盡明星現時
我見有四青色夜叉掃灑料理於竹林園我
既見已至彼等邊借問其言諸長者輩汝等
是誰彼報我言我等是彼青色夜叉被四天
王駭使而來至於此處遣於我等掃此竹園
而語我言汝等至於竹林園內乃至修治使

令平正世尊今欲住此安居是故我等故來
此處摒擋料理此竹園中爾時阿耆毗伽道
人語長者言汝今於先將竹林園奉施沙門
瞿曇受用恐畏於後摩伽陀王頻頭婆羅奢
彼園與沙門瞿曇汝之長者當於爾時恐不
得施此之功德汝當不得徒自虛擯時迦蘭
陀大富長者從彼阿耆毗伽道人聞是言已
即詣佛所半由旬道逆逢世尊其迦蘭陀長
者遙見世尊前來可喜端正衆人喜見乃至
諸相莊嚴其身猶如衆星莊嚴虛空見已即

便於世尊所心生清淨心生歡喜詣向佛邊
到佛所已頂禮佛足手執金瓶以清淨水灌
於佛手爾時長者口作是言善哉世尊我住
王舍名迦蘭陀我有一園稱為竹林去城不
遠乃至堪為善人安處我今將彼園奉世尊
世尊為我受彼園用慈憐愍故爾時佛告彼
長者言若當有人布施奉佛或復園林或復
宅地或餘衣服或餘資具空施佛者然彼之
物於天人中即成為塔餘不得用佛告長者
汝今若將彼之竹園布施招提現在未來一

切大眾皆悉得用勸汝如是殷重布施時迦
蘭陀長者聞佛如是語已即白佛言如世尊
教我不敢違爾時長者重白佛言世尊我今
將竹林園布施未來三世一切眾僧來者皆
隨意用願為於我受用彼園憐愍我故是時
世尊從迦蘭陀長者之邊受彼竹園為欲憐
愍彼長者故即說偈頌而呪願言其偈初云
樹木雜園乃至略說即得生天此是世尊最
先受施竹園因緣爾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
陀鳥竹園之內與大比丘徒眾千人所謂悉

是舊僂螺髻梵志出家

大迦葉因緣品第四十七之一

爾時去彼王舍大城不近不遠有於一樹名
雜豎立別有一師作如是言摩訶僧祇復作
是說摩伽陀國王舍大城有一聚落其聚落

名摩訶娑陀羅

此言大澤曰

彼處有一婆羅門村

其村還名摩訶娑陀羅而彼村內有一大富

婆羅門名尼拘盧陀羯波

此言堪用樹

彼大長者

巨富饒財多有駟使乃至其家猶如北方毗

沙門天宮宅無異而彼長者大婆羅門領五

百村處分駟使受其節度爾時摩伽陀國頻
頭婆羅王有一千具犂牛耕地彼婆羅門止
少一具不滿一千所以者何恐畏頻頭婆羅
大王生嫉妬心所以故減其婆羅門所有六
畜不可知數唯數烟火知其多少其金錢藏
一切合有二十五窖而彼大富婆羅門婦至
其園中遊戲觀看彼婦因在一畢鉢羅樹下
而坐爾時彼婦先舊懷娠即便在彼樹下而
產生一童子可喜端正衆人樂觀世間無比
猶如金像而彼童子初生之時於彼樹上即

自然出一妙天衣彼衣現已其父母見作是
思惟此之天衣必是童子福德故生是故即
因此之瑞相名畢鉢羅耶那此言樹下生而彼童
子從生已來因樹為名相傳即稱畢鉢羅耶
那爾時父母與彼童子各別安置四種妳母
謂抱持妳乳哺之妳將遊戲妳看養育妳而
彼四妳養育洗浴抱持戲笑與乳飲飼令其
增長時畢鉢羅耶那童子而其父母唯此一
兒愛重之心暫不聽離若不見時父母心中
即便不樂爾時童子福德因緣養育未幾漸

向增長不久之間成就智慧乃至稍大能行
能走而其父母及胎年數至滿八歲即為其
受婆羅門戒既受戒已即便付囑父母家業
諸雜技藝祭祀法式悉遣令教所謂書畫算
數刻印及四韋陀諸受記法世辯言談受持
杖法大呪術法闡陀之論種種文章五行星
宿度數陰陽滴漏知時一日一夜凡若干時
如是則凶如是即吉又復童子知地動相雷
鳴震吼鳥獸鳴呼飛走驚動候相盡知一切
諸變又占相知諸技藝相知男女相知六畜

相知人洗滌清淨之行知受水法受澡灌法
知受灰法知唱明歌舞明識吉祥盛衰之相
攘災解除祭祀火神大人諸天悉皆備訖既
自學已復能教他受他物時或施他物皆悉
學得於世間中無所不達無處不知叡智捷
疾黠慧聰明敏博辯才利根多巧而彼童子
本性質直常厭世間知欲不淨心生捨離以
昔曾見諸佛世尊於彼佛邊種諸善根修諸
功德已得成就知諸食相心多欲入向涅槃
門常欲求出捨諸煩惱不受一切世間有為

不受一切生老病死往昔修行以爛一切諸
業繫縛因此智力至成熟地一生補處時畢
鉢羅耶那童子父母見其年漸長成堪受世
欲如是知已即告彼言耶那童子我欲為兒
婿取女子與兒為侍作是語已時畢鉢羅耶
那童子白父母言波波摩摩我心不樂取妻
畜婦我意願樂欲修梵行爾時耶那童子父
母告其子言我所愛子兒今先須生子立世
然後任當修於梵行何以故此事相承傳聞
說言若人無子無有繼後彼人終不得生天

上時彼童子報父母言波波摩摩我今不用
立世相傳亦復不用繼續於後我當梵行如
是父母再過三過告畢鉢羅耶那童子作如
是言愛子要須立世取婦何以故畏我等家
當絕嗣胤時畢鉢羅耶那童子乃至三過被
其父母如是惱時即便提取閻浮檀金教於
工匠作婦女形作已將向其父母邊出以示
現向其父母作如是言波波摩摩我不用受
五欲之樂願修梵行若必波波摩摩要欲為
我取婦持立世者必當須覓如是顏色如閻

浮檀金形狀者時畢鉢羅耶那童子父母既
見如是事已心大憂愁悵快不樂心作是念
我等何處能得婦女如閻浮檀金色形者時
拘盧陀大婆羅門坐於樓上心裏不歡默然
而住爾時彼家有婆羅門為其門師恒常來
往至彼大富婆羅門家時彼門師婆羅門來
入其家已而呪願彼富婆羅門作如是言大
施檀主願汝增加一切財錢吉祥果報無所
乏少妻妾子息願多增益復更重問其家人
言汝之大家今在何處家人報言大婆羅門

我大家今在於樓上心大悵快愁憂不樂默坐而住時彼門師婆羅門即至於大富婆羅門邊如是白言願大施主增長家計宿昔何如於夜卧時食消以不又復夜共愛人相戲受於快樂稱意以不而被主人富婆羅門默然不報彼復問言汝今何故默然不報我今如是與汝小來同苦同樂汝今何故不共我語時拘盧陀大婆羅門向其門師婆羅門邊委說前事說已語彼婆羅門言我今何處得如是女如閻浮檀金色形者爾時門師婆羅

門報大婆羅門作如是言汝大施主富婆羅門莫愁莫苦汝既為我作於施主我所須者衣食具度常從汝得我為汝覓求於如是閻浮檀形金色之女汝心莫疑我覓決得我須道糧并及道伴汝覓與我我共彼等相隨而去四方求覓爾時大富婆羅門聞如是語已七稱其所言皆悉辦具及徒伴與時彼門師婆羅門得種種資糧相發遣已即作四色神明繖蓋種種莊校立為神明於其前作種種音樂前後圍繞或有繖蓋底打金作其神明面

或以銀作或玻璃作神明之面或瑠璃作神明之面作已別遣三織蓋行向於餘方其一自隨告彼別道諸人等言汝輩所至村邑方處普告一切諸村女言此是神明阿誰女能施設供養若供養者稱彼女心所欲求願即得成就汝等當觀其諸女內若見有女作於金色汝等當問其姓氏族名字住處好惡宜速疾來還向我邊如是語已即便別去時彼門師大婆羅門即自將一織蓋神明置於囊裏及食糧具詣於他方或至州村聚落城邑

王宮巷陌所入之處即將音聲樂彼神明所至之處有諸女等聞彼音聲一切悉來聚集觀察爾時彼大婆羅門見諸女集聚即從囊中出神明形示現女輩口作是言汝等女輩各當供養此之神明若有女能供養於此神明之者其女所可有心求願即得成就爾時彼等一切女輩即將種種塗香末香華髮散華從家將來欲用供養彼之神明如是方便漸漸行至毗耶離城爾時去彼毗耶離城不遠有於一穴村名迦羅毗迦

此言赤黃色

時彼村

內有一巨富大婆羅門名迦毗羅

此言彼婆黃赤

羅門富足資財多饒馱使乃至彼家猶如北

方毗沙門宮一種無異彼婆羅門有於一女

名跋陀羅迦畢梨耶

此言賢色黃女

彼女可喜端正

殊絕眾人樂見世無有雙不短不長不麤不

細不白不黑不紫不青其在盛年歲五堪為天下

玉女之寶爾時彼處毗耶離城有一節日名

為然火其節日內有五百女共來集聚跋陀

羅女身亦來集在彼會中爾時彼將織蓋神

明大婆羅門詣向於彼諸女之邊到已從囊

即出神明示現彼等一切諸女口作是言汝

諸女輩此是天神最勝最妙汝等各當供養

祭祀若有女人供養此神可有心願皆悉得

成爾時彼等一切諸女各將種種末香塗香

華鬘散華速走向彼神明之邊口作是言我

今供養此天神明唯自有彼跋陀羅女獨不

肯往近彼神明而彼一切諸女伴輩強抱其

將往神明邊亦到彼處其威光力彼閻浮檀

金色之形即無威光便失本色爾時彼處跋

陀羅女於女伴邊出力挺身即便得脫走向

自家白已父母作如是言波波摩摩願莫將
我與於餘人何以故我今不用人作夫主我
心中欲修行梵行爾時彼女所有兄弟語跋
陀羅作如是言阿姊阿妹我等實亦不欲與
汝暫時別離但我等輩若不嫁汝於道理中
復不能得世人或言是女兄弟必於其邊有五
邪私意是故不肯嫁與他人恐涉此疑是時
彼女兄弟復更作如是言汝但莫愁我等若
當將汝欲許於他人者會當為汝多索錢財
而彼人求若不能辦多許錢物則汝自然不

離家居而彼兄弟可有人來求彼女者即作
是言若人欲求我姊妹者還聚好金令如女
大乃當相與爾時彼所求女門師大婆羅門
將闍浮金女形行者既覩於彼跋陀羅女見
已問彼諸別女言此女是誰誰家所生時彼
諸女報於彼客婆羅門言此處有一最勝巨
富大婆羅門名迦毗羅彼是其女爾時彼客
婆羅門聞此因緣已日將欲没至黃昏時漸
到於彼富婆羅門迦毗羅家到其家已從乞
寄宿而彼家人即便許可借其宿處時彼寄

宿客婆羅門過其夜已至彼後日於晨朝時詣迦毗羅婆羅門邊到其邊已即在其前而呪願言願此仁者婆羅門家常勝增長作於如是呪願畢已却坐一面其迦毗羅問於彼客婆羅門言仁者昨夜安隱以不宿昔何如是時彼客婆羅門報作如是言我昨夜中其大安隱快樂無惱爾時彼家跋陀羅女於晨朝時從眠卧起至其父邊到已頂禮於其父足却立一面時彼求女客婆羅門白迦毗羅富婆羅門作如是言善哉仁者此是誰女其

迦毗羅報彼客言是我之女彼婆羅門復問仁者此女頗有與處以不迦毗羅言此女未有許與他處時彼求女客婆羅門即白主人迦毗羅言大富仁者摩伽陀國有一聚落名摩訶婆他羅彼聚落內有於一村其村還名第五摩訶婆他羅其中有一大婆羅門名尼拘盧陀羯波巨富饒財彼有一子名畢鉢羅耶那摩那婆諸義自解復能教他於三帝陀悉皆洞解復解一事十名之論及尼軋軋書論往事五明論等一句半句一偈半偈皆能分別

受記世辯六十種論解大丈夫諸要相等一切技藝無所乏少爾時彼客婆羅門說如是語已白主人言今勸仁者將此女與彼摩那婆持以爲妻是時彼大富婆羅門及諸兒子報於彼客婆羅門言大婆羅門此女若嫁索多錢財有誰能取客婆羅門問主人言索幾多財彼等報言稱此女形索若干金爾時彼客婆羅門聞即從袋出彼閻浮檀金女之形示現於彼父母兄弟訖作是言此閻浮檀金色之形應稱是女汝等當取與我此女爾時

彼女父母兄弟作如是念應彼處人聞我此女如是端正集聚多許閻浮檀金造作女形便若干大爾時彼女父母兄弟共如是言我等今者若取此形閻浮檀金不觀彼家錢財多少又不諳悉其國禮儀法則高下我女脫十一若至於彼家當見苦惱今須密使私觀彼家十一作是念已告彼求女婆羅門言善使仁者大婆羅門我今欲遣使觀彼家法用云何然後思量可與以不是時彼客大婆羅門報言如是任意當觀爾時彼客大婆羅門作是語已

即辭主人歸還本國到尼拘盧陀羯波婆羅門邊到已白言善勝仁者大婆羅門心應歡喜我求得女如閻浮檀金色形者彼甚可喜端正無雙衆人樂見時彼大富婆羅門問於彼求女婆羅門言大婆羅門仁者何處得見是女彼婆羅門即報之言彼女舍去毗耶離城其間不遠有於一村名迦毗羅其內有一富婆羅門名迦毗羅彼婆羅門有女名曰跋陀羅迦畢梨耶爾時畢鉢羅耶那父母聞是事已心大歡喜徧滿其體不能自勝是時尼

拘盧陀羯波大婆羅門即便置立從已坐村連接乃至毗耶離城其間步地半由旬道安一牛群并造客舍如是處處安置訖了時迦毗羅大婆羅門告於彼等當牧牛人作如是言汝等各應如是備擬若其有人從毗耶離城來於此彼等所須一切諸物汝等迎接供奉彼人勿令乏短爾時跋陀羅畢梨耶女兄弟從其家出向摩伽陀至王舍城彼等值初第一牛群所居之處彼處諸人曲躬出迎口作是言善來仁輩從於何方遠來到此即引

將入客舍之中以諸香湯與令澡浴復以種種香塗其身復將種種無價之衣與其令著復將種種雜好香華結用作鬘置其頭上然後別將種種甘美餽饌飲食與其令噉所謂唼嚼齧嘗啜種種味具皆悉充足自慙飽

卷五

十二

已始告語言此中即是我等牛舍可停一宿後日早起隨意而行時彼等客問牛子言此誰牛舍牛子報言此是尼拘盧陀羯波富婆羅門牧牛之舍故爲仁等客行安立恐畏仁等行來疲乏飢渴困極所須不得而被客人

一夜安卧後日起行如是次第值於第二牛群之舍如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悉皆如是出迎接復口白言汝等仁輩從何遠來乃至令宿一夜安樂眠卧後日隨意而行時彼等客問主人言如是牛舍可有幾許牛子報言從彼摩訶婆他羅村已來至於毗耶離城半由旬間置一牛舍爾時跋陀羅迦卑梨耶女兄弟共聞如此語已即作是念彼人牛舍尚有若干其餘錢財更何須說我等從此應須迴反還向本家我等當以我之姊妹

嫁與彼家以為其婦時彼兄弟即遣使人告彼大富婆羅門言汝來可取我之姊妹為汝新婦作是語已從彼迴還時畢鉢羅耶摩那婆聞於使人以得稱其心意之女聞已即作如是念言我今應當自往觀看彼女實有如是德行智慧以不是時畢鉢羅耶童子即便至已父母之邊長跪白言菴婆多多我心實亦不用五欲願修梵行而尊長今既強為我求於匹對是故我今自應往彼次第乞食觀看彼女實如使人言語以不時其父母即告

子言若知時者汝當自行而彼童子即便辭行次第乞食漸漸至迦卑羅迦村時彼國內有如是法若有沙門若婆羅門來乞食者女手將食出與彼人爾時跋陀羅女即從其家自將食出授與彼客摩那婆手爾時畢鉢羅耶見彼女已作如是念此決定應是彼女也是時其女自手授與彼摩那婆飯食訖已頂禮其足却住一面時摩那婆問彼女言仁者善女有嫁處未爾時彼女即便報言仁者摩那婆摩伽陀國有一聚落其聚落名摩訶羯

波彼處有一婆羅門村彼村有一富婆羅門
名尼拘盧陀羯波彼有一子名畢鉢羅耶我
之父母以將我許與彼為妻爾時畢鉢羅耶
即便報彼跋陀羅女作如是言善女我聞彼
摩那婆內心不用行於五欲願修梵行是時
彼女即便諮白摩那婆言大婆羅門我今得
聞如是言者甚大歡喜我亦不用行於五欲
願修梵行今日許他此是父母世間之意我
實不用今強以我隨同世人適彼為妻爾時
畢鉢羅耶童子聞是語已問彼女言謂仁者

善女汝昔曾見畢鉢羅耶摩那婆不彼女報
言善摩那婆我未曾見時摩那婆復更重語
於彼女言謂汝善女即我是彼畢鉢羅耶摩
那婆身我實不用行於五欲我今內心願行
梵行此之事情是我父母眷屬之意真是父
母故強與我取汝為妻爾時跋陀羅女聞是
語已即便白彼摩那婆言善哉仁者六摩那
婆我得是言甚大歡喜仁必不用世五欲者
今莫久住速宜取我莫令於彼有無梵行世
間之人而求索我爾時畢鉢羅耶得是語已

即從彼處迴還向家至父母邊到已長跪白
父母言菴婆多多我實不用行世五欲願修
梵行二尊為我欲取婦者但速疾為我迎彼
婦爾時畢鉢羅耶父母即共迦卑羅迦大婆
羅門立於言契交關下財隨索多少辦具種
種飲食雜味無價瓔珞妙寶衣等選求吉祥
善好宿日多賫財寶往彼迎取跋陀羅迦卑
羅之女與兒作妻迎入家已於一室內鋪二
合榆旣安置已而彼二人在一室內各各收
斂不相滌觸爾時畢鉢羅耶父母聞此事已

作如是念彼之二人在一室內不相滌觸此
事云何即更方便却一合榆止留一榆其旣
同眠自應相合而彼二人猶不相觸若畢鉢
羅耶著於眠睡其跋陀羅女即起經行若跋
陀羅女著於睡眠其畢鉢羅耶即復經行如
是更互周歷年載終不同寢

第五

十五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五

音釋

礫郎擊切 礫小石也 疆居良切 疆石也 埴都回切 埴聚土也 拊併音 拊音
 丁浪古切 浪古孝切 窖土藏也 娠孕升也 埴都回切 埴聚土也 拊併音 拊音
 續也 嗣張流切 輶五結切 榦吐盍切 媿娶問切 胤晉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六

嚴六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大迦葉因緣品第四十七之二

爾時跋陀羅身正著睡眠其夫起立經行之時彼地方所有一黑蛇欲得行過時跋陀羅既著睡眠而其一手懸垂牀陞畢鉢羅耶見於黑蛇欲從彼過跋陀羅手既垂下懸心作是念畏彼黑蛇螫其手即衣裏手擎跋陀羅臂安牀上爾時跋陀羅以觸臂故睡眠即覺心生恐怖愁憂不樂意中疑恠即便詰白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畢鉢羅耶作如是言賢善聖子仁於前時可不與我有是要誓我意不喜行於五欲願修梵行今為何故發如是心畢鉢羅耶報言如是我不行欲跋陀羅言聖子今若不行於欲何故向者忽觸我臂爾時畢鉢羅耶依實報言向有黑蛇從此而過我見汝臂懸在牀前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恐畏彼蛇吐毒螫汝我於彼時以衣裏手擎持汝臂安置牀上實不故觸如是次第彼之二人一處居止經十二年同在室內各不相觸過十二年後有一時

嚴六

第六五册

畢鉢羅耶父母命終家業既廣即便經營畢
鉢羅耶身自檢校家外田作其跋陀羅修葺
家內所有一切生生之業爾時畢鉢羅耶曾
於一時語跋陀羅作如是言賢善仁者汝處
分教壓烏麻油今欲將與諸牛等飲其跋陀
羅即報夫主如聖子教我不敢違聞是教已
喚諸使女而告之言汝等速疾壓烏麻油聖
子欲將飲於諸牛爾時使女聞跋陀羅如是
言已即將烏麻置日中曬而見諸虫百千蠕
動見已各各共相謂言我等當得無量諸罪

或復有言我等今者知有何罪此之罪過屬
跋陀羅其使我等作如是事跋陀羅聞諸使
女等作是言已即語之言若有如是眾罪過
者汝等當更莫壓於油爾時跋陀羅遣人拊
擋彼烏麻已入於宮內閉門思惟心中不樂
低頭默然寂靜而坐其畢鉢羅檢校田地觀
看迴還見諸眾生受彼種種無量苦惱復觀
諸牛受於困厄作使駢逐暫不得停見已憂
惱低頭默然作是思惟嗚呼一切諸眾生輩
受是苦惱還至其家心大憂愁顏色不樂低

頭念坐其跋陀羅見畢鉢羅如是憂惱低頭
思惟見已到邊到已白言聖子何故如是憂
愁心內不樂低頭而坐仁今可不作如是念
我處分汝跋陀羅令人壓油不為我壓以
此因緣心不樂也彼即報言賢善仁者我今
不如此因緣心中不樂低頭而住我於今
朝從此而去檢校田作見諸衆生受種種苦
來去行住不得暫安復見諸牛種種作事不
曾停息我見是已作如是念嗚呼嗚呼諸衆
生等乃受是苦我以是故心中不樂低頭而

住時跋陀羅復報夫言善仁聖子我今亦見
如是大患其夫問言賢善仁者汝見何患其
跋陀羅次第即說如是因緣爾時畢鉢羅耶
語跋陀羅女作如是言賢善仁者住在家內
難行清淨無缺無犯無損無害終不能盡一
形一命可得稱心修行梵行其跋陀羅報言
聖子是故我等二人詳共捨家出家是時畢
鉢羅耶即便報彼跋陀羅言賢善仁者汝今
且住我當求師若尋得已當告汝知汝於後
時捨家出家爾時畢鉢羅耶即喚家內所有

作使諸男女等而告之言汝輩可有當我錢財或復穀米皆屬汝等皆放爲良我欲出家修行梵行爲厭離故爾時畢鉢羅耶取已白毘無價之衣即時用作彼僧伽梨即請一人剃其鬚髮而作是言世間可有大阿羅漢而出家者我今隨其出家修道當於彼時世間未有一阿羅漢唯除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爾時世尊於晨朝時明相現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畢鉢羅耶迦葉當於是日夜分已過日始初出尋亦出

家是畢鉢羅耶迦葉生於大迦葉種姓之內故於世間得迦葉名彼出家已於聚落內次第乞食漸次而行復一時間次第遊行到摩伽陀國摩伽陀聚落至那荼陀村王舍大城其間忽見如來在彼一神祇處爾時是神名曰多子在於彼坐甚大端正其身正直猶如虛空之內衆宿莊嚴迦葉見已即得清淨得無二想我於今者必見教師我於今者必見婆伽婆我於今者必見一切智我於今者必見世尊一切見者我見世尊我見無礙智見

者我見世尊彼大迦葉如是得淨心已心心相續正念不散頂禮世尊足下已畢右膝著地在於佛前白佛言世尊我是世尊聲聞弟子唯願世尊與我為師我是世尊聲聞弟子也是故論者而說偈言

發六

彼見佛在多子樹 猶如金像光顯赫
其心內發一切智 合掌歡喜向世尊
於彼林處禮佛足 合掌尊前作是言
唯願世尊為我師 猶如閻處然燈照
爾時世尊告迦葉言迦葉若有聲聞弟子如

是一心正念已訖言是我師如是之心尊重供養而彼教師不知言知不見言見彼人以此虛妄語故受是尊重供養之者彼人頭破作於七分然大迦葉我今知實言知見實言見我為聲聞諸弟子等說法之時說於因緣非無因緣非無開遮非但開遮亦現神通非唯現通亦有開遮非無開遮復次迦葉我於彼時說於因緣乃至亦有開遮非無開遮如我所說應奉行之勿得違也隨順我言若如是者於當來世長夜獲得自利益事得大安

樂也復次迦葉汝應如是學迦葉汝若欲學如是行者於梵行人內下中上所應起敬重慚愧之心迦葉汝應如是學也復次迦葉汝於彼時常起正念勿繫捨離迦葉汝於此事復應當學復次迦葉汝於彼時於五陰中應五觀生滅之相所謂此是色此是色生此是色滅此是受此是想此是行此是識此是識生此是識滅迦葉汝於是處應如是學於時長老摩訶迦葉既蒙世尊作是教已生是不淨常乞食食經於七日至於八日如教生智於

時世尊如是教已從坐而起於是長老摩訶迦葉侍送世尊爾時世尊行路未久便在路側到一樹下到彼樹已然其長老摩訶迦葉取已身上僧伽梨衣四疊敷地而白佛言世尊是座爲世尊設憐愍我故佛坐是座作是語已於時世尊便坐彼座坐已佛告長老摩訶迦葉言迦葉如此僧伽梨極爲微妙最勝最軟時長老迦葉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世尊今者憐愍我故受我是座於時世尊告彼長老摩訶迦葉作如是言迦葉汝能持我所

著糞掃衣不於時長老摩訶迦葉白佛言唯
然世尊我能持彼如來所著糞掃衣耳於時
世尊即授長老摩訶迦葉麤糞掃衣世尊便
受摩訶迦葉所著妙服於世間中有人作疑
頗有世尊憐愍他故顯示大德福利之事至
於富勢在先棄捨而受麤布糞掃之衣彼所
疑者唯應說此摩訶迦葉聲聞弟子是也乃
至能從如來受彼麤糞掃衣其長老迦葉乃
至得阿羅漢果盡於形壽彼長老摩訶迦葉
不捨此想是故世尊授於彼記汝等比丘若

欲知我聲聞弟子少欲知足行於頭陀悉具
足者所謂長老摩訶迦葉比丘是也

爾時世尊復一時間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
園於時世尊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我於昔時
離諸欲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

第六

六

於初禪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離諸
欲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
行我於爾時滅於覺觀內清淨心一處無覺
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是時摩訶迦葉比
丘亦復如是亦滅覺觀乃至入於第二禪行

諸比丘我於爾時離喜行捨憶念正智受於
身樂如賢聖所歎已捨諸事住於安樂入三
禪行是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離喜行捨
憶念正智受於身樂如賢聖所歎已捨諸事
住於安樂入三禪行諸比丘我於爾時欲斷
諸苦斷捨諸樂先滅憂喜不苦不樂捨念清
淨入四禪行是迦葉比丘亦復如是斷苦斷
樂先滅憂喜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入四禪行
汝等比丘我於爾時正以慈心徧於一方入
定安住如是第一第二第三至第四方如是

上下於一切處一切世間以於慈心徧滿一
切入定安住廣大無量無有怨恨不生毒害
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乃至無有怨
恨不生毒害悲喜之心亦復如是諸比丘我
於爾時以其捨心徧滿一方入定安住如是
第一第二第三至第四方如是上下滿一切
處一切世間以於捨心悉皆徧滿入定安住
廣大無量無有怨恨不生毒害是時迦葉比
丘亦復如是乃至不害汝等比丘我於爾時
過一切色相滅一切有對相不思不念一切

別異相念無邊虛空處即入無邊虛空處行
是時迦葉比丘亦復如是過一切色相乃至
入無邊虛空處行諸比丘我於爾時過一切
無邊虛空處念無邊識處即入無邊識處行
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乃至入無邊
識處行諸比丘我於爾時過一切識相念一
切無所有相即入一切無所有處行汝諸比
丘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乃至入於
一切無所有處行諸比丘我於爾時過一切
無所有相入非有想非無想處行是時摩訶

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乃至即入非有想非無
想處行諸比丘我於爾時過一切非有想非
無想處行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諸比
丘我於爾時入八解脫行逆順出入入已還
出出已還入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乃至入已還出出已還入諸比丘我於爾時
入八勝處行逆順出入入已還出出已還入
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乃至入已還
出出已還入諸比丘我於爾時入十一切處
行入已還出出已還入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

復如是乃至入已還出出已還入諸比丘我於爾時遊戲種種神通境界所謂一身分作多身合於多身共作一身從外入內從內出外從上入下從下出上石壁山障徹過無礙入出於地如水不異譬如火炎現已尋滅日之與月有大威德有大威力而能以手上捫摸之身得自在乃至梵天汝諸比丘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亦復遊戲種種神通能以一身分作多身復以多身共作一身乃至身得自在至於梵天諸比丘我於爾時以

淨天耳過於人耳所聞衆聲或是天聲或是人聲皆悉了聞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亦復能用清淨天耳過於人耳乃至一切皆悉了聞諸比丘我於爾時以他心智知他富伽羅等心行之事即如實知如是心念若願心即如實知願心若無願心即如實知無願心知是有瞋心如實知有瞋心無瞋心如實知無瞋心有癡心如實知有癡心無癡心如實知無癡心有愛心如實知有愛心無愛心如實知無愛心有爲心如實知有爲心無

為心如實知無為心小心廣心大心狹心亂
心不亂心無量心無邊心有上心無上心入
定心不入定心住定心不住定心解脫心不
解脫心如實即知是時摩訶迦葉比丘亦復
如是亦以他心智知富伽羅等心行之事即
如實知如是心念厥六若有願心若無願心乃至
如實知解脫心不解脫心如實能知諸比丘
我於爾時憶知種種宿命之事或一生處或
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十二三十五十或百
或千或壞一劫或住一劫壞已住住已壞或

知無量壞劫成已壞壞已成我於彼處如是
名字如是姓如是生如是食如是樂如是苦
如是受若干時壽命我於彼處死於此處生
我於此處死彼處生如是相如是形種種宿
命皆悉念知是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亦
以清淨天眼過於天人見於宿命之事或一
生乃至如是相貌如是形種種宿命皆悉念
知諸比丘我於爾時以清淨天眼過於天人
見諸衆生死此生彼或好或醜或生善道或
生惡道隨其業報乃至實知此等衆生具足

身惡行具足口惡行具足意惡行及謗賢聖
邪見顛倒此業和合因緣成故身壞命終墮
惡道中此等衆生具足身善行具足口善行
具足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業法因緣故身
壞命終生於善道如是之事以淨天眼過於
天人如實見於彼處死生於此處或勝或劣
或好或醜善道惡道隨業受報皆悉知見是
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如實能知如實能
見諸比丘我於爾時諸漏盡已於無漏中心
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法中神通自在證安

樂行唱如是言生死已斷梵行成就所作已
辦不受後有是摩訶迦葉比丘亦復如是諸
漏盡已乃至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諸比
丘白佛言世尊是長老摩訶迦葉往昔之時
作何善業生富貴家資財具足乃至所作已
辦身相端正衆所樂觀世間無比最上最勝
狀如金像作何業因復得出家具足衆戒證
羅漢果又佛授記諸比丘中少欲知足頭陀
第一摩訶迦葉比丘是也作是語已佛告諸
比丘言諸比丘我憶往昔過去之時有一辟

支佛名曰多伽囉尸棄恒住在彼波羅奈城於彼時間波羅奈處穀貴飢儉白骨滿地人民多死乞食難得出家之人不能舉措爾時辟支佛日在東方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波羅奈城次第乞食不得如先洗鉢空鉢而出爾時波羅奈城中有一人其家貧苦而少居積而彼貧人見辟支佛多伽囉尸棄漸進而前威儀詳序視地而行進止得所舒顏平視威儀具足心得正念於時貧人見辟支佛心得清淨漸到彼已白辟支佛作如是言善哉

大僊於此城中求乞飲食可得以不尊者報言善哉仁者我於此城乞食不得時彼貧人白辟支佛言善哉大僊來詣我家於時彼人家內唯有稗飯一升成熟已訖遂將辟支來入家中敷設安坐以飯奉獻而諸辟支佛有如是法以神通力教化衆生不以餘通爾時多伽囉辟支佛於彼人所受得食已憐愍彼故從彼貧舍騰空而去時彼貧人見彼尊者辟支佛騰空而去彼既見已歡喜踊躍身心徧滿頂戴十指合掌恭敬頭面作禮乞如是

願願於將來值遇如是辟支聖人或復勝者
若彼聖人所說法要願得聞持速疾解悟又
願生生世世不墮惡道之中汝等比丘欲知
爾時波羅柰城貧苦之人請多加囉辟支世
尊到其家內而施食者摩訶迦葉比丘是也
時彼貧人以少貯積能以好心施多加囉辟
支世尊一食緣故千返生於鬱單越處於無
量世往返恒生刹利大姓婆羅門種居士大
家藉是業報因緣力故於迦葉佛出世之時
得為迦尸國王訖利尸子其迦尸國王訖利

尸子恭敬尊重迦葉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
陀盡於一世然後涅槃是迦尸國王為佛舍
利造七寶塔其七寶者所謂金銀玻璃瑠璃
琥珀碼碯及碑磔等其寶塔內七寶莊校外
以石砌覆其寶塔其塔高妙極一由旬廣半
由旬其王子名奢婆陵伽此言於其塔上造
七寶蓋徧覆其塔又有師說造塔八分於比
丘僧布施衣服飲食靴履施已作願願我將
來值如是聖彼聖說法尋即領悟又願不生
惡道之中所生之處得金色身作是事已遂

從父王求乞出家其父不許時彼王子父命
終後乃得出家既出家已讀誦經典成就禪
定於彼命終往返恒生天人之內無量世中
遊歷是已於最後身今得生於尼拘陀羯婆
羅門家其家巨富具足財寶乃至所須皆無
乏少而是摩訶迦葉於迦葉佛舍利塔上造
七寶蓋供養尊重因緣力故得金色身以於
彼時乞如是願願我不生惡道以是業報因
緣力故從是以來不墮惡道常得生於天人
之處受於無量無邊樂報而於彼時復乞願

言願我將來值是聖人既得值已勿令背我
或勝此聖彼若說法聞已即解以彼業報因
緣力故得值於我如是教化即值我已即得
出家具足眾戒證羅漢果我所授記諸比丘
中少欲知足即此上座摩訶迦葉比丘是也
諸比丘此是摩訶迦葉往昔所造功德業報
因緣力故生於大富婆羅門家乃至無所乏
少身相端正最妙最勝狀如金像復得出家
具持眾戒證阿羅漢果故我授記少欲知足
頭陀第一者即摩訶迦葉比丘是也爾時世

尊經於多時復一時間告大迦葉作如是言
 迦葉汝今將邁少年已過老年復至汝身所
 著糞掃奢那麤弊之服宜須捨棄今可取我
 上妙衣服迦葉汝來如是之服長者所施微
 細輕軟刀所割成縫治著身受他人請常在
 佛邊勿離於我第六作是語已時大迦葉白佛言
 世尊我於長夜在阿蘭若亦常讚歎阿蘭若
 法我於長夜乞食活命亦復讚歎乞食功德
 我於長夜著糞掃衣亦復常歎糞掃衣德我
 於長夜不非時食亦復讚歎不非時法我於

長夜修一坐食亦復讚歎一坐食法我於長
 夜受一揣食節量食噉亦復讚歎受一揣食
 及以讚歎節量食法我於長夜在於塚間亦
 復讚歎在塚間法我於長夜在於露地亦復
 讚歎在露地法我於長夜住在樹下亦復讚
 歎住樹下法我於長夜在於經行亦復讚歎
 在經行法我於長夜常坐不卧亦復讚歎常
 不卧法我於長夜唯畜三衣亦復讚歎畜三
 衣法我於長夜少欲知足亦復讚歎少欲知
 足我於長夜樂於寂靜亦復讚歎樂寂靜法

我於長夜不曾樂說無益之語亦復讚歎不樂無益言語之法我於長夜常行精進亦復讚歎常精進法我於長夜成就正念亦復讚歎成正念法我於長夜成就正定亦復讚歎成智慧法我於長夜常入禪定亦復讚歎入禪定法佛告迦葉作如是言迦葉汝見何利益故長夜自行阿蘭若法亦復讚歎行阿蘭若法乃至長夜自入禪定亦復讚歎入禪定法於是大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見二種利故長夜

在阿蘭若處亦復讚歎行阿蘭若者乃至長夜常入禪定亦復讚歎常入定者何等為二一者我今現得安樂行法二者為後世衆生生憐愍故唯願將來人衆見我等故學我等行應作是言過去之世有老宿上座聲聞比丘彼等長夜樂阿蘭若共讚歎阿蘭若行乃至常入禪定亦復讚歎常入禪定者我等云何學於彼行乃至自入禪定讚歎常入禪定者世尊我見此二種利故長夜在於阿蘭若行亦復讚歎行阿蘭若者乃至常入禪定亦復

讚歎常入禪定者佛告大迦葉善哉善哉大迦葉汝於來世為多衆生作大利益作大安樂安隱無量諸天人民是故汝今隨意所樂往阿蘭若處汝於隨時欲見如來時時來見於時諸比丘問佛言曰希有世尊是長老摩訶迦葉何故乃能為多衆生作大利益作是語已佛告彼等諸比丘言諸比丘是摩訶迦葉非但現今為衆多人作大利益過去之世亦為多人作大利益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世尊願說因緣佛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我

念往昔此摩訶迦葉曾作帝釋天王於彼時間無佛出世亦無辟支佛出世於彼時中一切人輩從人道中命終已後捨人身已多生惡道少生人天如是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身天墮已多生惡道少生人天於彼之時天處人處多有空曠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六

音釋

蜚螿

蜚螿列切螿音釋

也

蠕

而充切

稗

傍卦切

也

也

同捭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七

嚴七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大迦葉因緣品第四十七之三

爾時彼帝釋王作如是念我于今者亦可下
生彼閻浮提人間受生教化彼等教誨成就
作是思惟已喚四天王言善哉仁者汝於今
者可就我所聽我教令我今意欲共汝等輩
生於人間教化人故教誨彼等我於彼時當
作師子王身汝等當作師子而守護之將多
眷屬而圍繞之作是身已遊歷村舍城邑聚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落遊行處時時彼人輩若問汝等我等應當
與汝何物汝等應當報彼人言曰別與我一
百數人若其彼等復問汝等須丈夫也須小
兒也為取婦人為取男子汝等應報作如是
言若有多殺生者如是等人日須一百用供
給此師子王食如是偷盜人者行邪婬者行
妄語者或兩舌者或惡口者或綺語者或多
貪者或多瞋者或邪見者如是之等諸惡人
輩日須一百供此師子若其有諸不殺生者
汝等勿與如此之人師子不食如是不盜者

乃至不邪見者汝等勿與如此師子悉皆不
食復須是家別一人決須出家爾時帝釋
及四天王善教思惟作是念已下來閻浮爾
時帝釋化作師子縱廣高下一俱盧舍猶如
師子無有異也時彼人衆在師子後爲師子
王素食而行如彼昔時帝釋所教無有異也
爾時彼衆以怖師子悔心殺生無有偷盜亦
無邪媯乃至無有邪見之心悉具足持修十
善業家別一人出家學道行四梵行命終已
後生於梵宮於其衆中若有人等唯持十善

不出家者彼等人輩多生人天流轉而行是
摩訶迦葉於彼時中如是方便爲衆多人作
大利益以過去世因緣力故今亦復爾爲衆
人民作大利益諸比丘是摩訶迦葉比丘於
未來世彌勒世尊法教之中亦爲多人作大
利益時諸比丘第七白佛言世尊是摩訶迦葉於
彼云何當作利益佛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是
摩訶迦葉我涅槃後攝護我法及諸戒律令
久住世當作法會盡其形壽將命終時入於
山間以神通力住持此身起如此願願我此

身勿令散壞乃至彌勒如來多陀阿伽度三藐三佛陀出見我身也作是思惟已遂捨身命入無餘涅槃彼涅槃後二山還合於後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時廣顯法教於彼時間彌勒世尊憶念是大迦葉舍利生憶念已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比丘欲見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三藐三佛陀聲聞弟子少欲知足頭陀第一者所謂摩訶迦葉以不彼等比丘白言唯然世尊我等樂見爾時彌勒如來阿羅訶帝三藐三佛陀與無量千衆

左右圍繞至於彼所至彼處已時彼兩山即便兩開爾時彌勒多陀伽多三藐三佛陀見大迦葉比丘舍利不散不壞唯著僧伽梨見已告諸比丘言諸比丘此是釋迦多陀伽多三藐三佛陀聲聞弟子頭陀第一名大迦葉敬七即其人也爾時彌勒多陀伽多三藐三佛陀三在於彼處爲諸比丘而說其法作如是言諸比丘迦葉比丘所行如是我如是教汝等今者應如迦葉比丘所行爾時衆中多千比丘乘如是法行如是法如摩訶迦葉比丘所當

行也於彼衆中無量千數衆等於彼法中當得清淨法眼佛告諸比丘如是次第是大迦葉比丘爲當來時大利益也諸比丘我今戒勸汝等學大迦葉比丘願汝等行如迦葉比丘也

跋陀羅夫婦因緣品第四十八

爾時跋陀羅迦卑梨耶女以不得善師遂至外道波離婆闍迦所出家學道精勤修習成就彼法剋獲四禪具足五通於彼法中得大名稱成就威力爾時世尊已開女人聽其出

家于時摩訶波闍波提爲五百釋女皆悉出家光顯佛法建立比丘尼衆於彼時間長老迦葉作是思惟我於往昔已許跋陀羅迦卑梨耶女得善教師要當相示必令汝得出家學道復作是念彼跋陀羅卑梨耶女今在何處即便入定觀察是女以清淨天眼過於人眼觀見是女在彼波離婆闍迦外道之處出家學道住在恒河河岸之處修外道行見已便喚一箇得通比丘尼來而告言曰善哉姊妹汝若知時其跋陀羅迦卑梨耶女於波

離婆闍迦外道之所出家學道今在恒河
岸之所善哉姊妹汝應詣彼如實告言善哉
姊妹汝夫迦葉我共同師出家學道汝今亦
可往詣彼所於我師邊出家學道修行梵行
時彼得通比丘尼聞長老摩訶迦葉如是語
已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彼比丘尼如風迅疾
從舍衛城而沒其身相遂至於跋陀羅迦卑
梨耶波離婆闍迦外道女前現身却住在於
一面彼比丘尼即便慰問波離婆闍迦外道
之女慰問已訖而復告言善哉姊妹汝應知

時汝夫迦葉與我同師出家學道修行梵行
汝今亦可往詣彼所於我師邊出家學道修
行梵行爾時跋陀羅迦卑梨耶波離婆闍迦
外道之女問彼比丘尼言善哉姊妹汝等教
師當何所似作是語已彼比丘尼報跋陀羅
外道女言善哉姊妹我等教師以三十二大
人之相莊嚴其身具足八十種好十八不共
佛法十力四無所畏大悲無邊戒眾具
足無邊定眾具足無邊智慧眾具足無邊解
脫眾具足無邊解脫知見眾具足我彼大師

一切聲聞諸弟子等亦復如是戒衆具足定
衆具足智慧衆具足解脫衆具足解脫知見
衆具足時彼比丘尼於跋陀羅迦卑梨耶女
前如是如是歎佛功德及聲聞弟子時彼跋
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聞已遂於如來及
比丘僧所得清淨得清淨已告彼比丘尼^五
言善哉姊妹若如是者我當隨去時彼比丘
尼語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女言善哉姊妹
乘我神通相隨而去爾時跋陀羅報彼比丘
尼作如是言善哉姊妹然我身自有神通也

爾時彼比丘尼共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女
於彼發引亦如壯士屈伸臂頃從恒河所即
便投身於祇陀林中忽然出現往詣佛所其
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遙見世尊端嚴
殊妙乃至猶如虛空衆星莊嚴見已心得清
淨即至佛前到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善哉
世尊聽我出家授我具戒爾時世尊告阿難
言長老阿難將此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
女付囑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勅教言曰此
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放令出家授具

足戒是女當得神通具足威力並備爾時長老阿難奉佛勅命白佛言曰如世尊教不敢違也遂將彼女向於摩訶波提憍曇彌比丘尼所到已具陳如上之事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比丘尼度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令得出家授具足戒具戒未久至空閑處獨自安靜遠離諸濁精勤苦行心不放逸思惟而住爾時跋陀羅迦卑梨耶外道之女既得出家授具足戒乃至心不放逸思惟而住不久彼眾諸善男子善女人等正信

出家求無上梵行現得見法自得神通所作已辦得安樂住口自唱言生死已斷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長老女見知是已遂得阿羅漢果心得解脫世尊復記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是比丘尼於聲聞比丘尼識宿命六中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最為第一諸比丘尼七所諮問皆能記別爾時彼等諸比丘尼眾大生希有想各各嗟歎希有希有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而大眾中諸比丘尼久已出家修行梵行未得如是捷疾神

通如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者爾時彼比丘尼衆有心疑故往詣如來能斷疑惑達解一切實義者之所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彼諸比丘尼衆白佛言世尊此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往昔之時作何善根而於今者生大富家資財具足乃至一切無所乏少身相端正衆人樂見觀者無散世所希有具足衆相復以何緣而得出具諸戒行疾得神通世尊授記於諸聲聞比丘尼衆弟子之中識宿命者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

丘尼最爲第一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尼作如是言諸比丘尼我念往昔波羅柰城中有二女共爲親友一者大富長者女二者大姓婆羅門女爾時彼婆羅門大種姓女請彼大富長者之女至其舍宅時迦葉如來多陀阿伽度三藐三佛陀詣大富長者家時彼大富長者女見迦葉如來詣於已舍即便出舍迎逆世尊時彼婆羅門女不肯出迎時彼大富長者女告大婆羅門女善哉姊妹汝以何故不迎世尊彼女報之言善哉姊妹我手無物

云何空手往詣佛所令向佛邊以何等事自
愆迎佛爾時大富長者之女報彼女言善哉
姊妹汝但迎佛如來必入爾時彼大婆羅門
女遂造一蓋衆寶莊嚴以細疊衣彌覆其上
復以種種諸華鬘等四散垂下爾時迦葉如
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於晨朝時日在東方
愆彼女故著衣持鉢詣彼大富長者女家爾
時婆羅門大姓女持彼寶蓋奉獻迦葉如來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奉獻訖復以偈頌而說
之曰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種種寶蓋金為柄 微妙細衣華覆上
迎奉丈夫大威德 唯願世尊哀納受
爾時迦葉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愆彼女
故受其寶蓋汝等比丘尼勿作心疑彼時施
寶蓋女豈異人乎即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
尼是也諸比丘尼更有因緣我念往昔還此
波羅柰城有一大富長者其彼長者有駸使
女於彼時聞有一辟支佛依波羅柰大城而
住爾時辟支佛於晨朝時日在東方著衣持
鉢詣大長者舍宅乞食爾時使女見辟支佛

第六五册

漸進而來威儀詳序進止有方爾時彼女心
得清淨得清淨已速詣家中向長者婦邊而
白言曰善哉聖女有一比丘在門乞食時長
者婦梳髮而坐以其左手舉髮還看彼辟支
佛是辟支佛形體醜陋身不正直時長者婦
見已即告彼使女言我今不喜如是醜陋不
正之人況與食耶是時使女復白彼言善哉
聖女但與但與此僊人食如是之人何必端
正但取心賢時長者婦復作是言我實不喜
如是之人云何遣我布施食也使女復言聖

女今者若不喜與僊人食者但願與我一日
食料我自迴施時長者婦復作是言善哉姊
妹汝今既是我家作使取汝自分隨意所與
爾時使女於長者婦邊取自分食奉獻尊者
辟支佛也諸辟支佛有如是法以神通力教
化衆生不以餘法時辟支佛於使女邊生憐
愍故受所奉食即於彼前騰空而去時彼使
女見辟支佛以神通力飛騰空行既見此已
歡喜踊躍身心徧滿不能自勝合十指掌遙
即頂禮向彼尊者辟支佛陀遂起是願口即

唱言願我將來值是好師或勝是者彼所說法願速領悟生生世世不墮惡道勿令醜陋得不正身如此僊人所以者何以醜陋故乞食不得我所生處一切時中可喜端正衆所樂觀爾時彼長者婦見彼尊者辟支佛現大神通騰虛而去見已告彼使女言曰善哉姊妹汝可與我如此功德我於今者倍與汝食時彼使女白長者婦作如是言善哉聖女我不能與時長者婦復作是言善哉姊妹願汝與我如此功德我與汝食兩倍於前彼使女

言亦不能與如是三分四分五分十分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五十分悉不肯與時長者婦復告使女善哉姊妹汝今與我如此功德我今與汝一百分食使女言曰亦不能與爾時彼長者婦即生瞋恨便告之曰汝以何故違我勅遂捉使女苦加打縛時彼使女遂即高聲作大啼哭爾時彼大長者從外入來見彼使女啼哭如是而問之曰賢者何故如此啼哭時彼使女即向長者說前情狀爾時長者便生瞋恨即喚已婦令解衣服及諸瓔

路復告言曰我既遣汝檢校家資乃有沙門
婆羅門者詣家乞食而汝不與以是因緣
駢令出堂安置小室弊陋之處即召使女
教令洗浴以婦瓔珞衣服之具悉授使女
即令彼女開倉庫門顯示財寶而告之曰
賢者如是錢財物中若有沙門婆羅門等
若有乞者任隨施與莫為限礙汝等比丘
於意云何彼時長者家內使女豈異人乎
勿作斯疑此即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
是也時彼使女以於辟支佛所生清淨心
故隨其終已生切利天

可喜端正眾所樂觀最勝最妙於切利天宮
殿之處於玉女中無有勝者而彼天上有四
天子各各諍競求彼玉女欲以為妻各各言
曰是玉女者當與為婦時天帝釋見四天子
各各諍競即勅言曰仁者汝等各競欲取此
女為妻汝等宜各隨便說偈偈最勝者即便
相與爾時彼四天子白天帝釋善哉天王唯
願天王於前說偈我等當說時彼帝釋即說
偈言
行坐恒思念 寢卧常無樂 我著睡眠時

爾乃心放捨

爾時彼四天子之內有一天子復說偈言

天王汝快樂 睡眠得安隱 猶如戰鼓聲

常恒攪亂我

于時第二天子復說偈言

如擊戰鼓聲 是聲互有無 如近耳搖酪

攪亂我不息

于時第三天子復說偈言

搖酪容有時 有急亦有疾 我為欲所亂

狀如炎日光

于時第四天子復說偈言

汝等皆安樂 善巧能說偈 我今不自知

為活為當死

爾時天帝釋見第四天子心耽著欲即說偈

言

是人欲捨命第七 不久自當死十一 恐捨天處樂

宜速授彼女

時彼天眾更共評論遂授彼女時彼使女從

是已來不墮惡道周迴往返於天人處經無

量生於最後生生迦毗羅婆羅門家多饒財

寶資財無量是跋陀羅迦比丘尼由於往昔
生在彼大婆羅門家爲女之時於迦葉如來
三藐三佛陀所施雜寶蓋復以往昔在長者
家爲使女時因施彼尊者辟支佛食一食飯
故而發願言願我所生可喜端正衆所樂見
以彼業果因緣力故生生之處可喜端正衆
人樂觀最勝最妙爲人所慕緣於彼時又復
願言令我將來勿墮惡道以是業報因緣力
故生生之處不落三塗於天人處周旋往返
常受快樂以於彼時更乞願言令我將來願

值如是教師或勝此者從彼聞法皆能領悟
以是業報因緣力故今得值我復得出家具
足衆戒亦復能得速疾神通我爲授記於聲
聞衆比丘尼中得宿命通最第一者所謂跋
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是也諸比丘尼是跋
陀羅迦卑梨耶昔種善根以彼善根因緣力
故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今生富貴大
婆羅門家端正可喜乃至於我聲聞之衆比
丘尼中憶宿命最爲第一爾時諸比丘白
佛言世尊希有婆伽婆是跋陀羅迦卑梨耶

比丘尼隨順長老摩訶迦葉得出家已善能
隨順出家之法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言諸
比丘是跋陀羅迦卑梨耶比丘尼非但今世
隨順摩訶迦葉出家過去之世亦復如是隨
順出家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願為
解說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有一貧人修營
田業時貧人婦從家而出以食餉夫到一河
邊見一尊者辟支迦跌樹下端身正念身心
不動時彼貧婦見辟支佛心生清淨合十指
掌頭頂禮足敬意在前其夫在田遙見其婦

從家而出入河岸下不見渡處即起心念誰
在彼邊共誰而住於即不來今我飢渴甚大
疲頓思欲早至以是因緣彼夫即便生大瞋
恚悵快不樂執杖向彼至彼處已見辟支佛
安坐禪定見已即作如是思惟我婦今者與
彼沙門共為世事決無疑也于時彼人生大
瞋恨以杖打彼婆私惡叱尊者辟支佛爾時
辟支佛即從彼岸以神通力騰空飛行時彼
貧婦即白夫言咄哉汝造如是大罪僊人無
咎以何義故橫生惱亂今此大僊戒德具足

行於妙法有大威德具大神通爾時貧人打
 辟支佛已尋即生悔既生悔已即告婦言善
 哉姊妹汝於今者可共出家同修梵行所以
 者何我今是罪不可以少因緣除滅婦即報
 夫作是言曰善哉聖子不敢違教今我二人
 捨家出家時彼二人齊心出家既出家已二
 人修行成就慈心捨身命終遂生梵處汝等
 比丘於意云何于彼昔時如是貧人營田業
 者豈異人乎摩訶迦葉比丘是也彼時貧人
 之婦供養辟支佛為夫餉食乃至成就慈心

麻七

十三

捨身命終生梵宮者豈異人乎即跋陀羅迦
 卑梨耶比丘尼是也以於彼時隨夫出家故
 於今者亦復隨逐摩訶迦葉出家不違教也
 舍利目達因緣品第四十九之一
 爾時摩伽陀聚落去王舍城不遠有一村柵
 名那羅陀彼村之中有一巨富大婆羅門名
 曰檀孃耶那此言至住在彼村又有師說彼婆
 羅門名曰檀那達多此言與彼婆羅門甚大巨
 富有資財如毗沙門一種無異彼婆羅門
 具有八子其第一子名曰憂波低沙其第二

子名曰大膝其第三子名曰純陀其第四子
名曰姜叉頡唎拔多其第五子名曰闍陀第
六名曰闍浮可迦第七名曰憍陳尼第八名
曰蘇達離舍那是名八子復有一女名曰蘇
尸彌迦是女於彼波離婆闍外道法中出家
修道摩訶僧祇師復言彼婆羅門有七子所
謂第一名曰達摩其第二者名曰蘇達摩第
三名曰憂波達摩其第四者名曰坻沙第五
名曰憂波坻沙第六名曰頡唎拔多第七名
曰憂波波離拔多是名七子其憂波坻沙摩

那婆於兄弟內最為處大善能誦習亦教他
人於四常陀莫不曉悟誦習成就善能解釋
自餘諸論所謂尼捷陀難晝婆等及其名字
一一能釋明宿世事巧能分別於五明處曉
了無礙授記別論縷練在心六十四能具足
成就善能曉達大丈夫相時摩十四那婆本性柔
輒其心賢直常懷慈悲深厭世事悔昔先罪
已於過去多值諸佛種諸善根成就眾事巧
能熏習常樂精勤於食知足戢背煩惱向於
涅槃順理無礙能惡諸有眾行成就朽壞結

縛至成熟地唯一生在聰明妙巧細心思惟
 明了諸法童子父母營事家業皆悉諮問爾
 乃造作爾時王舍大城去城不遠有一聚落
 名拘離迦於彼村內有一種姓大婆羅門居
 士是大居士依彼村住大富饒財乃至彼家
 猶毗沙門天王宮殿無有異也彼婆羅門產
 生一子名拘離多顏容端正衆所樂觀一切
 書論皆悉通曉復能教他乃至能了丈夫之
 相其憂波坻沙童子共為親友時彼二人互
 相愛念常懷歡喜和顏悅色若少時別大生

言 愁惱彼等往昔千生之中愛戀相縛而有偈

宿世因果相熏習 二心展轉互相親
 以如是等愛心故 猶如蓮華生在水
 憂波坻沙拘離多 彼二遮互相愛敬
 若經少時不相見 腹中煩惋十五自懊惱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七

音釋

攪古巧切 擾動也 餉式亮切 饋也 柵楚華切 穽也 壤尼良切 頤貫
 唎音利 頤音利 坻直尼切 縷練力主切 惋烏
 歎也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冊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八

嚴八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舍利目連因緣品第四十九之二

爾時王舍大城去城不遠有一山名祇離渠訶於彼山中常有一時施設大會其會即名祇離渠訶復有山名離師祇離亦常設會其會亦名離師祇離復有一山名倍訶羅如是般塗山如是毘富羅山各有一會其會亦名毘富羅等如是彼山祇離渠訶隨節設會於彼會處聚集大眾時有無量千數無量百千

數乃至億數人民交集乘種種乘所謂象馬車步從八方來欲觀彼會其王舍城一切人民莫不皆出於彼時間去王舍城那羅陀村去拘離迦乘落可半由旬時低沙童子作是思惟我於今者可至祇離渠訶處詣彼觀看若至彼者令我必當剋獲一事謂心獸離於時憂波低沙童子乘四象車從那羅陀聚落而出至祇離渠訶設會之所為觀看故其拘離多童子亦作是念我於今者可往詣彼祇離渠訶大會之處乃至心生獸離乘其象背

嚴八

漸進而行是童子前使諸人戲或歌或舞從
拘離迦聚落而出至祇離渠訶設會之處爲
觀看故時彼二人顏容端正能悅人心乃至
技藝莫不了達堪爲衆首時彼會中敷諸高
座彼人至已各昇高座是時憂波低沙童子
見彼大衆以種種技作諸音樂或歌或舞嬉
戲受樂既見此已即作是念此事希奇未曾
有也今是人民乃能於此若惱之中諸穢濁
內衰老垢處受樂放逸如是病垢無有安隱
如是死穢命非久長如是大衆而生樂想放

逸自恣種種歌舞作衆音樂受諸戲樂時憂
波低沙觀大衆已作如是念過百年已如是
大衆無一在者作是念時即生悔恨不生欣
慕便從勝座安徐而起漸離會處至空閑林
詣一樹下悵快而坐諸根閉塞思惟禪定時
彼會中有一技人^{第八}以戲弄故令大衆喜時拘
離多童子見彼大衆訶訶大笑即作是念今
此大衆於百年已領車頰骨更可合不作是
念已生大憂苦不生貪樂便從坐起覓憂波
低沙童子即作念言憂波低沙童子今何所

在四向顧覓遙見憂波低沙童子在彼林樹
安坐思惟其心不樂諸根閉塞思惟念定顧
瞻見已即便詣彼而白言曰汝今何故其心
不悅於此之處獨坐思惟汝於今者得無災
恠不祥之惱殃苦事也即說偈言

鼓瑟等音聲 男女歌詠聲 應聽是妙音
何故不生樂 此時應歡喜 勿得懷憂惱
此是受樂時 非應作啼哭 恒聽是音聲
如天王女作 此會如天會 何故情不欣
爾時憂波低沙童子告拘離 童子奇哉親

友汝見如是大會事不以於種種音聲歌詠
受大喜樂是大會眾於百年已無有一在即
說偈答

眾人貪愛境 是境不能救 諸物不久固
愚癡輩何樂 此諸眾生等 染著五欲心
不久墮地獄 命終成灰土
我今心內無一欣 恐怖愁憂甚增長
汝等音樂雖有樂 如我意見樂法心
天人脩羅緊陀羅 多時心中受歡樂
不能厭離便命盡 是故我應修法行

爾時拘離多童子復白憂波低沙童子言憂波低沙我之心念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苦樂相同者 憂喜亦復同 智者所讚歎
今我亦同汝 汝欲心所好 我意亦當隨
寧可共汝死 不欲生離汝

爾時拘離多童子復問憂波低沙童子言我等今者欲何所作時憂波低沙童子報拘離多童子作如是言知友若爾今者我等應當出家求勝甘露時拘離多童子便報憂波低沙童子作如是言如汝意樂我亦隨喜憂波

低沙我等今者既已捨家宜從此去求索出家時憂波低沙童子告拘離多童子言汝拘離多應當知時我等今者眾人識知若家不許誰度我等彼恐父母生留難心我等於今宜諮父母時二童子遂從衆會還至家中爾時憂波低沙童子詣父母所而白言曰善哉父母我今意者樂欲出家唯願聽許爾時父母私共評論今者家內誰為繼嗣一切資生以誰為主如是童子我等愛念將欲捨我出家求道我有何心而能別彼於時父母共評

論已即告憂波低沙童子言童子我等今日雖有衆子於汝偏愛暫時不見生大憂惱常樂見汝不欲相離汝從生來未曾勤苦如我等意乃至絕命不欲相離況我現在而當相放若許出家終無是事如是二請乃至三請亦不聽許如是三請不蒙許已爾時憂波低沙童子既不蒙許遂於一日不飲不食乃至七日爾時父母一切親屬及諸知識各共集會白父母言善哉聖者汝等應許憂波低沙捨家出家其人若得捨家出家樂彼求道容

存活路身命若存汝等何憂而不見耶若不樂彼會自當歸勿令汝前取命終耳爾時童子父母即告言曰若必然者我今聽許爾時拘離多童子即詣父母而白言曰善哉父母我今將欲捨家出家惟願聽許是拘離多父母唯有一息愛之甚重不欲暫捨若少不見生大憂愁時拘離多童子父母昔於家內先有要誓汝等家內大小於拘離多童子邊有所作者勿得違也凡所發言皆悉從命於時彼等善知時已告拘離多童子言隨汝意樂

任情所作爾時王舍大城有一外道名波離
 闍婆刪闍耶住在彼城有五百眷屬爾時憂
 波低沙童子及俱離多童子未有歸依不知
 何去時二童子遂剃鬚髮於刪闍耶此云外
 彼勝道之所出家學道時彼二人念行捷利少欲
 知足智慧深遠其刪闍耶毘羅瑟智此云別
 異杖之子遂向二人說已道術種種技藝醫方藥
 草非想禪定時二童子既聞是已於七日七
 夜皆悉通達時彼二人通達是已於波離闍
 闍迦外道之所及五百眷屬為教授師時彼

二人如是次第匡領大眾雖復如此而於內
 心未得安靖時憂波低沙童子告波離闍
 迦此云
 遠離拘離多曰善哉拘離多此刪闍耶波
 離闍婆闍迦法不究竟窮盡苦際拘離多汝應
 共我更求善師時拘離多波離闍婆闍迦童子
 告憂波低沙波離闍婆闍童子言如憂波低沙
 所言我不違也雖然此師亦復不得全棄捨
 之更餘別覓時彼二人同心立誓言我等二人
 若復更得勝是師者為我等說甘露勝道者
 必相啓悟爾時世尊頻婆娑羅等教化十二

那由他衆生已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之內
與大比丘衆一千人俱皆悉剃髮捨家出家
爾時有一長老比丘名憂婆斯那威儀詳序
諸比丘中最爲第一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
王舍城於其城中次第乞食摩訶僧祇師作
如是說自餘諸師又復說言時阿輸波踰祇
多此云馬星於晨朝時日在東方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食威儀詳序進止有
方著僧伽梨及涅槃僧嚴持食器皆悉齊整
巧攝諸根安心視外思惟諸法正念直行爾

時王舍大城一切人民目所見者各共評論
而說偈言
巧攝諸根識 進止恒靜定 含笑出美言
此必釋種子
爾時憂波低沙童子見彼長老阿濕波踰祇
多比丘於王舍城跋八次第乞食威儀六詳序進止
有方著僧伽梨及涅槃僧嚴持食器悉皆齊
整巧攝諸根安心諦視思惟諸法正念直行
而爲諸人說此偈故爾時憂波低沙波離婆
闍迦即作是念世間所有諸阿羅漢一切聖

人及成向道今是大德應在一數我當詣彼
問其心疑爾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復作
是念若往問者今非其時所以者何以乞食
故夫求法者應捨我慢宜當隨逐詣何方所
作是念已其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即隨後
行觀覓去所爾時阿濕波踰祇多比丘從王
舍大城乞食已持食出城時憂波低沙波離
婆闍迦即詣大德阿濕波踰祇多比丘之所
到已共彼長老阿濕波踰祇多比丘對自慰
喻共談說已却住一面時憂波低沙波離婆

闍迦白大德阿濕波踰祇多比丘言仁者汝
是正師爲當是他聲聞弟子也說是語已持
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告憂波低沙波離婆闍
迦言別有大師我是餘尊聲聞弟子爾時憂
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問大德阿濕波踰祇多
比丘言大德汝師是誰依誰出家樂七誰法行
爾時世尊初成正覺時諸人輩皆悉號佛爲
大沙門是摩訶沙門也作是名號爾時阿濕
波踰祇多大德比丘告優波低沙波離婆闍
迦言善哉仁者有大沙門是釋種子於釋迦

種類於彼出家彼是我師依彼出家喜樂彼
法爾時憂波低沙波離闍迦復白大德阿
濕波踰祇多言善哉仁者彼汝大師顏容端
正於汝勝不所有德術亦勝汝也爾時長老
阿濕波踰祇多即說偈言

如芥對須彌 牛跡比大海 蚊蚋並金翅
我與彼亦然

假使聲聞度彼岸 成就諸地猶弟子
於彼佛邊不入數 與佛世尊感德別
然彼我師於三世法皆悉明了得無礙智仁

者我師於一切法事皆成就爾時憂波低沙
波離闍婆迦白大德阿濕波踰祇多言仁者
汝師說何等法論何等事即說偈言

我見新威儀 身心甚寂定 是故我疑網
願爲說是事 汝今莫疲倦 我心懷疑網

汝師說何法 願爲解說之 見見婆羅門
恭敬起是問 報言我師者 甘蔗種大姓
一切智無勝 是我無上師
爾時大德阿濕波踰祇多比丘告憂波低沙
言仁者我生年幼學法初淺少知少聞豈能

廣說今當爲汝略言之耳爾時憂波低沙白
阿濕波踰祇多言善哉大德要略說之如我
今者不好多語而說偈言

我唯取真理 不好名與句 智者愛實義
依義我修行

爾時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告憂波低沙言仁
者我彼大師說因緣法談解脫路我師偈說
如是之法摩訶僧祇師作如是說迦葉惟師
又復別說是義云何仁者我師說是法句
諸法從因生 諸法從因滅 如是滅與生

沙門說如是

爾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善達文字之法時
大德彼阿濕波喻祇多比丘能解文義又能
攝彼義及文字是何多也

諸法因生者 彼法隨因滅 因緣滅即道

大師說如是

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觀見如此法行之
時即於是處遠離垢盡諸煩惱得法眼淨
諸有爲法皆得滅相如實觀知譬如淨衣無
有垢染遠離黑膩易受染色如是如是憂波

低沙波離婆闍迦觀此行法即於是處遠塵
離垢乃至如實觀知時已彼憂波低沙波離
婆闍迦如實觀見彼諸法已得諸法已觀諸
法已入諸法已度諸法已無復疑網是非之
心皆悉滅沒得無畏地不隨他教自然能知
如來法已即說偈言
如是之法行 如我所得者 數劫那由他
未曾得此法
爾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已見諸法已得
諸法已得生智捨三奇木整理衣服向大德

阿濕波踰祇多頂禮足下禮已還起右繞三
匝從是別去詣拘離多波離婆闍迦所到已
其拘離多波離婆闍迦遙見憂波低沙波離
婆闍迦面目清淨儀容光澤見已白言仁者
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汝於今者諸根已淨
皮膚光澤面目清淨汝於今者頗證甘露不
頗得甘露道也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告
拘離多波離婆闍迦言仁者我已值遇甘露
勝法得甘露道時拘離多即報彼言仁者如
是甘露誰邊所得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

報言仁者我於彼大沙門邊所得拘離多波
 離婆闍迦復言仁者彼大沙門說何等事論
 何等法汝於今者云何而得甘露勝道爾時
 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向拘離多波離婆闍
 迦而說偈言

諸法因生者 彼法隨因滅 因緣滅即道

大師說如是

爾時拘離多波離婆闍迦聞是偈已即於是
 處遠塵離垢盡諸煩惱得法眼淨一切行法
 皆得滅相如實能知如實能解譬如淨衣無

有垢染遠離黑膩易受染色乃至如實能觀
 知已而說偈言

如是之行法 如我今所得 數劫那由他
 未曾獲此法

時拘離多復以偈誦告憂波低沙波離婆闍

迦言

第八

十

汝遇甘露故 面目淨光澤 汝讚說是法

聞已得淨眼

爾時拘離多告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言善
 哉仁者速往速往宜從此到大沙門所當行

梵行彼佛世尊是我教師爾時憂波低沙波
離婆闍迦告拘離多言仁者我等今日不得
失恩應詣本師刪闍耶所何以故彼於我等
多作利益先於我邊有大重恩救度我等今
得出家應詣彼別又復五百眷屬徒黨依附
我等修學行法須告彼知若彼印可我亦共
行爾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共拘離多波
離婆闍迦往詣彼師刪闍耶波離婆闍迦邊
到已白言善哉仁者我等今欲至大沙門佛
世尊所行於梵行時刪闍耶波離婆闍迦告

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言仁者彼所莫往
我共汝等教習此衆汝是第二憂波低沙波
離婆闍迦復告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言善哉
仁者我等欲去至大沙門佛世尊所行於梵
行時刪闍耶波離婆闍迦再語憂波低沙波
離婆闍迦等言仁者莫至彼所是諸弟子付
囑於汝我於今者獨到一邊縱情無預如是
第三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共拘離多波
離婆闍迦等語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言我等
不欲是諸弟子但我唯願速詣彼師大沙門

邊行於梵行彼大沙門是我世尊是我教師
說是語已即於此處背刪闍耶而去不還爾
時彼五百波離婆闍迦外道之衆即作是念
此憂波低沙拘離多是二人等多解多知聰
明細意我等多年疲勞厲意讀誦技藝呪術
等事然是二人於七日七夜一切通達此非
凡庶此等應曉能求勝處若彼求處我亦隨
求其所行法我亦當行所修梵行我亦隨修
作是思惟已便即隨行時刪闍耶波離婆闍
迦復告於彼大衆言曰汝等人輩莫去莫去

雖復如是言說遮斷不能留礙遂爾而去時
刪闍耶波離婆闍迦即作是念今此大衆必
定捨我以此大衆捨離因緣故大愁惱即從
口中吐大熱血而取命終爾時憂波低沙波
離婆闍迦與拘離多波離婆闍迦將五百眷
屬詣迦蘭陀竹林之處爾時佛告諸比丘言
汝諸比丘應善之時於此院內須敷淨座彼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受教時諸比丘即
爲世尊於其院內敷設淨座世尊於是坐彼
座時長老憍陳如遙望見彼憂波低沙及拘

離多二人與彼外道徒眾左右圍繞欲來至
已即白佛言世尊今此二人憂波低沙波離
婆闍迦拘離多波離婆闍迦等有六技藝多
聞多知於諸道術無復疑網名聞流布徧至
四方今若來至世尊前者如我意見量此二
人決欲共佛論義來也作是語已佛告長老
憍陳如言汝憍陳如我今知彼二人之心求
勝故來不以論義爾時世尊遙見彼等憂波
低沙波離婆闍迦拘離多波離婆闍迦等二
人因緣而說偈言

見諸聖為樂 共居亦復樂 不見群癡輩
是則名常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見
此二人波離婆闍迦一名憂婆低沙二名拘
離多不時諸比丘而白佛言見也世尊佛復
告彼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今此二人是我聲
聞弟子之中各有第一一者智慧第一二者
神通第一而說偈言

彼等遙見二人來 弟子圍繞及眷屬
雲雷尊音告比丘 如此二人外道生

今來詣我大眾處 汝等比丘應當知

一者智慧最為勝 二者神通復第一

時佛復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一切過去所

有諸佛多他伽多三藐三佛陀於此聲聞大

眾之中更無勝也今此二人當亦如是諸比

丘若未來世諸佛如來三藐三佛陀更無勝

我今此一雙聲聞弟子汝等比丘亦可敷設

宜令彼坐而有偈說

二人牛王得深智 已捨一切諸邪道

雖未至此大林中 世尊遙授彼人記

於時二人漸進而來欲到彼林遙見長老阿

濕波踰祇多在一樹下視地經行即詣彼所

到已頂禮却住一面時憍陳如而白佛言希

有世尊云何今此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

捨彼勝生放蕩之處及多聞處發最上心於

長老阿濕波踰祇多所起最下心作是語已

佛告長老慧命憍陳如夫有智者隨得智處

常起報恩繫念不忘若少得恩常憶無失況

多得也憍陳如是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

於阿濕波踰祇多所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說

此法句

諸佛所說法

誰邊聽解知

是處起恭敬

如梵志事火

爾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與諸波離婆

闍迦等詣向佛所頂禮佛足長跪白言善哉

世尊我等今者欲世尊前出家修道唯願世

尊聽我出家受具足戒佛告彼言善來比丘

今來入我自證法中行於梵行盡諸苦故作

是語已彼諸比丘自然即得三衣著身各執

瓦鉢鬚髮自落狀如童兒初剃其髮始經七

日時諸長老即成出家具足眾戒爾時長老

憂波低沙在佛右邊長老拘離多在佛左邊

各坐一面而是長老憂波低沙從出家後始

經半月盡諸結漏現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

羅蜜證羅漢果時拘離多止經七日即盡結

漏現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羅蜜證羅漢果

時彼長老憂波低沙及拘離多等如是因緣

漸次而有五百眷屬悉得出家成具足戒爾

時長老憂波低沙母名舍利此言鶴鶴以是因緣

世間號曰舍利弗多此言子其彼長老目捷

連延是彼種姓以是義故世間號曰目捷連
 延又復世尊而記之言汝諸比丘於我聲聞
 弟子之中大智慧者舍利弗多最為第一神
 通之內目捷連延最為第一爾時諸比丘白
 佛言世尊其長老舍利弗目捷連等彼於往
 昔種何善根乘是因緣今得出家具足眾戒
 證羅漢果世尊復記於大智慧聲聞之中舍
 利弗勝神通之中目連為最作是語已佛告
 比丘作如是言諸比丘我憶往昔於波羅奈
 城時有二人一者是兄二者是妹其兄名曰

蘇畢利耶此言善愛其妹亦名蘇畢利耶時兄善
 愛捨家出家既出家已即得成其辟支佛道
 其妹善愛於波離婆闍迦外道之中出家學
 道其兄善愛辟支佛尊於一時間往詣外道
 妹善愛所既到彼已敷座而坐其妹善愛備
 辦百味飲食之具手第八自供設令食飽十五滿飯食
 已訖復持一刀及以一針奉施其兄辟支佛
 尊其辟支佛飯食已訖將妹善愛所施之物
 刀子及針於彼妹前飛騰而去其妹善愛眼
 自見彼尊者辟支佛騰空而去歡喜踊躍徧

滿身心不能自勝合十指掌遙敬禮彼辟支
佛尊尋作是願願我將來值是教師及勝此
者彼所說法速得解悟不生惡道如施利刀
無不割者以此斷割因緣業故令我來世一
切煩惱莫不斷壞又如此針徧能貫穿令我
來世一切煩惱具足穿徹汝等比丘於彼時
中善愛外道波離婆闍迦施辟支佛刀子及
針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復次諸比
丘我念往昔波羅柰城有一商人恒於大海
捕螺而賣是時商人作智正念我今所作求

財自活是大苦業今日應造將來世因功德
之事時波羅柰有辟支佛依城而住時辟支
佛日在東方於晨朝時著衣持鉢便往入於
波羅柰城於其城內次第乞食賣螺商人遙
見尊者辟支佛來威儀詳序進止安審舒顏
平視既見此已心得清淨即爲作禮請辟支
佛往詣其家尊重供養施諸餽饌供給所須
時辟支佛受彼所施飯食已訖而辟支佛理
無說法唯以神通而用化物不以餘法時辟
支佛受彼商人供給所須飯食訖已憐愍彼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九

嚴九

隋天竺三藏法師開那崛多譯

五百比丘因緣品第五十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舍利弗
有五百波離婆闍迦刪闍耶弟子已墮邪見

嚴九

曠野險道行顛倒行其舍利弗乃能教化將
詣佛所佛見彼已教捨邪見曠野險難於諸
苦中而得解脫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汝諸
比丘是舍利弗非但今日將五百刪闍耶弟
子波離婆闍迦墮大邪見曠野險路行虛妄

行還復化令來至我所得免邪見虛妄顛倒
於苦惱中而得解脫往昔亦當將領如此五
百人等墮厄難中時舍利弗亦復將導來詣
我所我於彼時亦救彼厄免諸苦惱諸比丘
言唯然世尊願為解說爾時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
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居陀
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時間
闍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
具資糧持三千萬種種貨物復持十萬以為

資糧擬於道路興販取利復有別財用擬船師如是具辦漸漸而行到大海際即祠海神備諸船舶復雇五人其五人者一者執船二者持棹三者杼漏四者善巧沉浮五者船師是諸人等又相告語所有罪過清淨懺悔又復教令入海之法然後始入求覓珍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舫至羅刹國時羅刹國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是時船舶欲到彼國大風飄博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刹女聞彼

大海有船破壞羅刹女等即往救接一時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娛歡喜踊躍時羅刹女已共商人生男生女方始將彼諸商人輩置一鐵城既安置已變化本形令使端正可喜過人纔不及天或作童女或復化作不久嫁形化是身已香湯澡浴以香塗身嚴九著種種衣種種瓔珞莊嚴其身首戴種種妙華天冠一切身處垂諸華瓔以為流蘇復以妙華莊校其身華為瓔珞於華鬘處懸以寶鈴捷疾走行詣商人所到其所已語諸人言

是諸聖子莫有恐也諸聖子等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臂來過汝腕來是時商人窮極護命恐怖畏死遂於彼所起實女想與其手臂時羅刹女度諸商人於大海中既度之已慈言哀愍語諸商人善來聖子從何遠來汝等聖子來與我等可爲夫也憐愍我等爲我作主我等今者無人愛念汝爲我等作歸依處除滅我等憂煩愁惱爲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依法承事汝輩不令虧失汝諸聖子可來我家以歡喜心受五欲樂汝等勿憂汝等

勿怖一切家業我當備辦凡有所須我等皆有其海大神必於我所深生憐愍故將汝輩來我所耳爾時一切諸商人輩咸共告彼羅刹女言善哉姊妹汝等安心可少時住乃至令我當散愁憂時諸商人各住一廂其心惻敬九愴舉聲啼哭或有人言嗚呼父母或有唱言嗚呼兄弟或復唱言嗚呼姊妹或復唱言嗚呼所愛諸親眷屬或復唱言嗚呼宗族我等今者已離親戚或復唱言我等今者離所愛戀或復唱言嗚呼妙地閻浮境界作如是等

悲號啼哭種種之聲又相告言嗚呼裁忍作
是語已各吐熱氣共相慰喻迭互安心詣羅
刹城漸漸而行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有一
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無有荆棘沙礫瓦石
一切塵土皆悉無有生諸青草其草繁茂甚
大臍直可愛可樂有好樹林其林華果枝葉
扶踈狀若青雲變黶垂布是大林處廣大無
邊時彼林所一切樹木我今當說那迦多摩
羅樹迦尼迦羅樹阿濕波他樹尼拘陀樹烏
徒婆羅樹波羅叉樹可闍羅樹迦離囉等種

種諸樹復有種種香華之樹彌滿彼林其華
樹者所謂阿題目多迦華樹瞻波迦華樹阿
輸迦華樹波多羅華樹波利師迦華樹拘蘭
荼迦華樹拘毗陀羅華樹檀奴沙迦梨迦華
樹目真隣陀華樹蘇摩那等種種華樹彼等
諸樹或始出萌者或有已成萌者或復欲開
敷者或已成華或華開已而萎落者有如是
等香華雜樹復有種種諸果子樹所謂菴婆
羅樹閻浮果樹俱闍果樹破那婆樹鎮頭迦
樹訶黎勒樹毗醯勒樹菴婆勒樹有如是等

種種果樹其諸果樹或生或熟或有成熟始
可食者或有過熟已墮落者或始華者復有
如是種種諸果復有諸鳥遊集其上所謂鸚
鵡鸚鵒等鳥俱翅羅鳥孔雀王鳥迦陵頻伽
鳥命命鳥等如是無量種種諸鳥復有種種
雜華池沼所謂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勿頭
華分陀利華如是等華彌覆池上於其池中
復有諸鳥所謂鴻鵠鳧鴈昆喻鴛鴦等鳥遊
戲池中光嚴彼池觀者欣悅能滅憂煩其羅
刹城四壁潔白狀如珂雪又如冰山其城在

地若遙觀者乃見彼城如白雲霽從地湧出
其諸城上復有樓閣種種却敵周匝如牆四
廂隍壑其壑岸上欄楯圍繞或有樓閣其樓
閣中有諸窓牖復有天堂臺殿堂閣欄楯齊
整其諸閣道微妙端嚴寶帳幃蓋彌覆其上
其城周匝建諸幢幡施設寶案於香爐中燒
諸妙香爾時諸羅刹女將諸商人向彼城已
教脫舊衣以諸香湯沐浴其體令坐種種妙
勝之座以五欲具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
而作以如是等種種方便經於久時受大快

樂歡喜悅豫迭相娛樂後時彼諸羅刹女等告諸商人善哉聖子是城南面不得從彼出向其處時諸商人有一商主智慧深細聰明利見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此之諸女斷我等輩於南面處不聽行過詣於彼所我應可伺諸女睡卧如是之時尋於此道往至其女所禁之處次第觀看欲知彼處善惡之事若其知已即當如事應行方便爾時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諸羅刹女等卧睡眠已遂從卧牀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即執利刀從

家而出尋逐意趣漸漸前進至於少地見一微徑恐怖之所無有草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叫喚聲狀如叫喚大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已遂大怖畏身毛皆豎默然而住良久喘定漸安身心氣力稍增還詣彼道漸漸復進其路未遠見一鐵城其城高峻乃是所聞聲出之處詣彼城已周而巡行而不見門到於北面見有一樹名曰合歡近城而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斯樹已即上其樹觀看城內見彼城中多有人死過百餘

數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十身支解
或有飢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
目賊陷如井底星迷悶在地頭髮蓬亂塵土
全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噉食之以是因
緣作大叫喚如閻羅王所居之處見諸衆生
受大苦惱是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生
大恐怖身毛皆豎時大商主復經以時安心
定意恐怖稍除氣力漸生即以手捉合歡樹
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樹枝葉互相接觸
而有聲出爾時受苦諸人等輩聞是聲已仰

觀城上見彼商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而問
之言汝是誰也爲是天也爲是龍也爲夜叉
也爲乾闥婆爲阿脩羅爲迦樓羅爲緊那羅
爲是摩睺羅伽爲是帝釋憍尸迦也爲是天
尊大梵王也或能見我在於厄難憐愍我輩
故來至此欲來救拔我等苦也時彼人輩合
十指掌頭頂遙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作如
是白善哉仁者當於我輩生大慈愍脫我此
難我等皆是愛別離人汝今應當濟拔於我
作是方便令我等輩還能到於親愛之所爾

時商主從彼苦人聞是語已鬱快不樂身心
悲惱而報彼言是諸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
也亦非龍也乃至我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輩
從閻浮提興生至此爲求財故入於大海我
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船舶破散值諸
婦女來至我邊濟拔我等從爾已來我輩常
共如是諸女歡娛受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
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等云何在此受
如斯事彼苦人輩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
今者亦復如是從閻浮提興販商仕爲財寶

故來入大海欲至彼岸遇值惡風吹壞船舶
我等彼時亦遭如是羅刹之女濟度彼難亦
復共我受五欲樂但聞汝等有如是聲是羅
刹女即知大海有船破壞於彼之時將我等
輩置鐵城中我等來日行人同伴亦五百人
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七今唯二百五
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
刹女語言微妙其聲婉媚但彼女等貪食肉
故共生男女悉還食盡汝諸人輩慎莫共彼
受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故是時

商主復問彼言諸人等輩頗有方便得脫如此羅刹難不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為說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月與昴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曰雞尸此云多髮形貌端正見者樂觀白如珂貝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停處乃有秬米自無糠粳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人聲而作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苦水如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得度鹹水彼岸汝等

若值如是馬者得免諸難唯有此事更無餘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泄此言商主復問汝等頗復曾見雞尸馬王如此已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汝若親近何不度汝汝初得聞從誰而聞如此之事虛也實也彼等報言善哉仁者我從虛空聞如是聲閻浮提內諸商人輩愚癡無智所以者何不能至彼昴月交合十五日滿是大節會歡樂之時四月節中不能詣彼北道而行若行彼處應見馬王形貌端正觀者無厭食淨秬米從於彼處來詣

海岸露現半身日別三時唱如是言誰欲度
彼大鹹苦水至於彼岸我能安隱度之今過
從於此處得至彼岸衆人聞已而有信者尋
虛空聲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
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刹女是故如
此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言汝等去來
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我欲上城城
即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等是處無解
脫期我輩必爲羅刹女食何當得見彼親眷
屬汝等人輩慎莫放逸隨意所去速詣父母

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心意和合我
等人輩本生某處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
彼處爲我等輩問訊父母及餘諸親朋友知
識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後時更莫發心
向彼大海何以故於大海內有諸恐怖所謂
海潮或時黑風水流旋迴低彌羅魚蛟龍等
怖諸羅刹女如是等怖大海之中多種畏難
汝等人輩但在彼處以諸方便隨宜活命乃
至庸力亦可存濟以是方便得共父母妻子
眷屬不復分離能行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

戒是時商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遂即從彼
合歡樹下下彼樹時彼諸人輩一時發聲叫
喚啼哭嗚呼大苦嗚呼極苦閻浮提內微妙
之地何當復能得見彼處我若本知有是厄
難寧住在彼食取牛糞用為活命不為求財
而來此也爾時商主既下樹已依著來道還
向本處見彼等輩諸羅刹女猶故睡眠商主
爾時還即眠卧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令
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而不令彼羅刹女覺
我今若當輒出是言向彼說者是即漏泄若

嚴九

九

其漏泄令彼羅刹諸女聞者恐將我等至厄
難處我之此語應須隱默乃至四月臨當節
會大歡樂時馬王來日乃可出言而告彼等
所以者何昔有偈說
凡於知識處 輕陳心實者 其事當泄漏
聞者各各傳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輒不漏其言
爾時商主思惟是已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歡
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言善哉諸人汝等
今者慎莫放逸莫生戀著勿生愛心或貪婦

女或貪飲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
我今密語欲相示告汝諸人輩若見諸女睡
安隱時可共集會同向某處時諸商人聞彼
商主說是語已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
吼有諸凡獸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
各相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時
彼商人過彼日已遂至夜內見彼羅刹一切
諸女就著睡眠安隱而卧私密盜竊從卧牀
起各各咸共詣彼期處詣彼處已白商主言
善哉商主所見之者願為我等說或從他聞

憐愍我故利益我故願為說之是時商主報
商人言汝等知時密於是事乃能為說彼等
報言我等實語聞是事已皆悉密持爾時商
主即告彼等說前見事諸商人等從大商主
聞是事已憂愁不樂甚大悵快恐懼戰慄白
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當宜可速至彼馬
王所願我等輩安置得達閻浮提內本生之
處時諸商人并及商主皆共聚集詣彼雞尸
馬王住所爾時馬王食彼無糠自然秬米清
淨香美如是食已至於海岸露現羊身以人

音聲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鹹水彼岸我當安
隱負而度之今到彼岸時諸商人聞彼馬王
如是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合十指掌頂
禮馬王作如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
彼岸願濟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爾時馬
王告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久應來
或將男者或將女者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
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愛戀之心汝等
若起如此意念彼是我婦彼是我男彼是我
女汝等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為彼羅刹

之所噉食汝等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我
非彼物非我男女於時汝等設使以手執我
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將送汝諸人
輩度彼鹹水達到彼岸作是語已是大馬王
告諸商人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身分脚
足肢節時諸商人或上背者或執肢節脚足
分者爾時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
裏行疾如風爾時彼諸羅刹女輩聞彼馬王
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睡覺覓
彼商人悉皆不見處處觀看乃遙見彼諸商

人輩乘馬王上或執諸毛鬣鬣肢節乘空而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於海岸發慈悲聲哀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言汝諸聖子今者捨我欲何所去令我無主汝是我主汝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我等度汝唯願汝等與我爲夫汝等今者捨背於我欲詣何所汝等今者無恩無義何故相棄而不報恩我等若當於聖子邊有所違犯今乞懺謝從今已去不作諸惡汝諸聖子凡善男子不得懷抱結恨蘊恚汝速迴還今何所詣

捨離我等諸聖子輩汝等知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去時羅刹女雖作如是慈流言語雞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得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諸比丘於汝意云何若疑於時雞尸馬王豈異人乎勿生異念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大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難處墮於如是羅刹女邊後羅刹女復欲將彼隨意處分當

於爾時是舍利弗將詣我所我於彼時救其
苦厄得度鹹水達到彼岸今者還復至刪闍
耶邪見曠野險難之中乘虛妄路舍利弗於
彼之處示教化已將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
之中化令得脫度生死海諸比丘如來乃往
未得佛時能作如是大利益事是故汝等當
於佛所應生尊重恭敬之心生希有想汝等
比丘應如是學

斷不信人行品第五十一

爾時婆伽婆度長老舍利弗及目犍連五百

人等得出家已具足衆戒從摩伽陀國次第
遊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歷諸村邑隨意而
行漸漸歸還到王舍城摩訶僧祇師作如是
說其迦葉惟師復作異說乃言如來至南方
山處處遊行而復迴還至王舍城於時多有
大威神者有大威力諸善男子於如來所行
於梵行於時多人道說毀咎各各唱言沙門
瞿曇當今我等無有子息今我等輩破家散
宅絕我後胤沙門瞿曇已度髻髮一千人等
今遣出家沙門瞿曇從刪闍耶波離婆闍迦

邊亦復劫奪五百弟子令使出家今者復有
摩伽陀國諸大威德大威力等諸善男子當
至其所行於梵行彼諸人輩見諸比丘來於
前者各各說偈而相謂言

是大沙門還 踰南山詣此 已度婆闍等

卷九

十三

今復將誰去

爾時彼輩諸比丘等聞諸他人說如是偈心
生慚愧便至佛所竹園之內以所聞偈而向
佛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如是音
聲不應多時唯至七日七日之後是聲自滅

於一切處無復更聞諸比丘雖復有人向於
汝等說如是偈

是大沙門還 踰南山詣此 已度婆闍等

今復將誰去

作是語者汝等應以如此偈答

世尊大丈夫 將人如法去 既有如法行

智者何得違

爾時彼等諸比丘輩於其晨朝日在東方著
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之時衆人見者皆說
此偈而相告言

是大沙門還 踰南山詣此 已度婆闍等

今復將誰去

時諸比丘即以彼偈報諸人言時彼諸人聞

是偈已作是思惟沙門釋子凡所度人教行

如法非不如法是故此聲在於七日過七日

已一切皆滅於一切處不復聞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九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音釋

抒文呂切腕鳥貫切臍丑容切萎於為切

雲徒對切灑七豔切遠直也切攔音闌

也賊目陷洽切振直庚切杭古行切糠音閏

切糠音康擗苦會切昂莫飽切慄力質切鬢音閏

也鬢正作騷子紅切馬領毛也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冊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

嚴十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說法儀式品第五十二

爾時復有眾多外道波離婆闍迦五日五日恒常集聚為人說法衆人大集詣彼聽受以是因緣諸外道輩波離婆闍迦等得大利養恭敬尊重於彼時聞王舍大城摩伽國王頻婆娑羅於佛法中深生正信作如是念今者外道波離婆闍迦五日五日恒常集聚為他說法多有人衆詣彼聽受以是因緣諸外道

輩大得利養世人貴重供養恭敬我於今者亦集諸師五日五日勸令說法我應自往詣彼大會彼大會內若見我來時一切人民悉應來集如是因緣應令我師大得利養世間尊重思惟是已至於佛所具白斯事爾時世尊因此起發集比丘僧而告之言汝諸比丘我今已許五日五日令汝等輩集聚大會為他說法談論法義時諸比丘白言世尊何法當說何法不說時諸比丘問此事已佛告大衆諸比丘言汝等比丘我今已許五日五日

於其中間集聚衆已歎佛功德歎法功德歎
僧功德歎信功德乃至略說讚歎戒行多聞
功德歎行布施歎行智慧歎行知足歎行少
欲歎說頭陀歎說遠離聚落城邑常在空閑
歎行妙行讚歎利益歎行精進讚歎供養父
母尊長供養沙門及婆羅門讚歎供養諸善
知識歎說善言讚歎調伏諸根門者讚歎節
量諸飲食者讚歎初夜及以後夜省睡眠者
讚生正念讚相奉事讚相諮問讚聞領悟讚
受師教而不違背聞已奉行讚聞法已而能

正知讚聞正法順法而行歎說念佛歎說念
法歎說念僧歎說念天讚說念施歎念寂滅
歎念阿那波那歎說念身讚歎恒念不淨觀
想歎念死想歎念飲食作不淨想讚歎世間
不可樂想讚無常想讚苦空想讚無我想讚
歎斷想讚離欲想讚歎滅想及以讚歎觀白
骨想讚歎骨離想讚歎膻脹想讚歎欲壞想
讚歎半噉想讚歎散想讚半燒想讚燒赤想
讚可惡想亦應讚歎念諸功德亦應讚歎四
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道分讚解脫

門諸解脫分讚八勝處讚歎三明亦應讚說
六通功德

爾時諸比丘作如是念如來已許聽我等輩
五日五日聚集大會應當讚說諸佛功德乃
至讚歎說六神通諸功德等彼諸比丘五日
五日遂即集聚同發一聲讚佛功德乃至讚
說六神通等功德之事於時諸人各來聽法
是時即有談論毀咎作如是言我等諸師云
何同出一音說法譬如初學諸童子輩合聲
唱讚無有異也時諸比丘聞此諸人毀咎道

說來詣佛所白如上事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作如是言汝諸比丘從今已去制諸弟子不
得同聲讚說法義唯請辯才堪說法者爾時
諸比丘或復請彼諸根闇鈍及缺漏者不具
諸戒而演說法乃至衆人更復毀咎種種道
說情不喜樂而口唱言是諸師輩尚作如是
況非師者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往白佛爾
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我從今日制諸
弟子不得請於諸根闇鈍及以缺漏戒不具
者而說其法從今以後若請說法應請妙行

具足之人於諸衆內勝行成就乃至佛復唱其制言應當簡擇辯才知法次第舊解阿舍經等請令說法乃至衆中多解阿舍佛復告彼諸比丘言非但唯解阿舍經者須請說法復解修多羅及解摩登伽者應請是人爲衆說法若大衆中有諸比丘解修多羅及解毗尼解摩登伽又於是中應當選擇文字分明具足辯才又於衆中現在比丘多解文字分明辯才悉具足者我今當聽是等比丘得從下坐次第差遣爲衆說法若一人乏者更請

第二第二疲乏應請第三第三疲乏應請第四第四疲乏應請第五乃至若干堪說法者次第應請爲衆說法有諸比丘或在露地說法之時或寒或熱我許造堂堂下說法若雖有堂露無四壁風吹塵草汗諸比丘我今當聽起四壁障遮諸塵草時諸比丘在說法堂若地不平應以種種若麻若草泥塗其地使令淨好爾時諸比丘起說法堂泥地已訖在說法堂誦習經行以塵汗足聽許比丘應須洗足是時比丘數數洗足脚足痛故乃至佛

告諸比丘言應以香湯灑地滅去塵埃滅塵埃已其地亦乾還汗其脚乃至佛復告諸比丘我當聽許牛糞香水以塗堂地於時水乾牛糞散壞還復汗足佛復告諸比丘應取軟草或復麻等以敷地上爾時衆人見彼法師辯才具足能演說法第十即持香華而散其上時諸比丘不受其法而生厭離何以故以佛斷故出家之人不得將持塗香末香及諸香鬘時諸人輩聞見此事毀訾說言是等比丘如是供養尚不堪受況復勝者時諸比丘以如

是事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其有諸白衣檀越以歡喜心以吉祥故持種種香華塗香末香及諸華鬘散法師上者應當受之是時白衣諸檀越等遂將種種資財寶物及袈裟等供養法師是諸比丘恐懼慚愧不受彼物世諸人輩毀訾談說是輩沙門諸釋子等若干輕物尚不堪受況復勝者爾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俗人持諸財物及袈裟等奉施法師爲歡喜故我許捨施若

有須者聽其受取若不須者我許送還爾時
諸比丘於說法時取大部黨闇誦者多或復
一月不能得竟正欲休罷恐怖慚愧正欲誦
徹身心疲殆時諸比丘具白上事爾時佛告
諸比丘言為衆說法應當知時爾時諸比丘
說法之時以微妙音演說法義時有比丘恐
怖慚愧具白世尊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今
聽許以微妙音而演說法於時比丘取諸經
中要略義味而為他說不依次第於時比丘
慚愧恐怖慮違經律具以白佛於時佛告諸

比丘言我許隨便於諸經中擇取要義安比
文句為人說法但取中義莫壞經本於是法
師說法之時大衆集會其聲不顯不能令衆
愛樂歡喜時諸比丘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
我今已許於大衆中敷設高座應請法師昇
座說法令衆悉聞又時聚會其衆更大說法
諸師聲猶不徹時諸比丘復往白佛爾時世
尊告諸比丘當須更倍敷設高座使說法者
昇是座上爾時大衆倍更增多聲猶不徹時
諸比丘復往白佛佛言我已聽許比丘或立

或行隨便說法時諸比丘集一堂內有二比丘演說經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二堂之內各別說法猶故相妨此堂之內將引比丘往詣彼堂彼堂之處有諸比丘迭相誘接令詣此堂往來交雜遂乃亂衆人或去來法事斷絕或有比丘立於此法門不喜聞說時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堂二人說法亦復不得二堂相近使聲相接以相妨礙亦復不得彼詣此衆此詣彼衆亦復不得憎惡法門不喜聞說若憎惡者須如法

治之是時衆中無有法師諸比丘等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若無法師應請誦者昇座誦之是時衆中無誦經者而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我今聽許次第誦之或從上坐次第差誦或從下坐次第差誦乃至讀誦一四句偈爾時諸法師讀誦經時猶如俗歌而說其法是故爲人毀訾譏論如是說法似我俗人歌詠無異剃頭沙門豈如歌詠而說法也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將白佛佛告諸比丘若有比丘依世歌詠而說法者而有五失

何等為五一者自深歌聲二者他聞生深而
不受義三者以聲出沒便失文句四者俗人
聞時毀咎譏論五者將來世人聞此事已即
依俗行以為恒式若有比丘依附俗歌而說
法者有此五失是故不得依俗歌詠而說法
也汝諳比丘其有未解如上法者若所遊止
應先諮問和尚阿闍黎等時有比丘欲詣他
方城邑聚落爾時和尚阿闍黎等語彼比丘
如是長老汝不須往時彼比丘遂不取語而
詣彼去至於中路逢值劫賊執捉比丘以手

及脚打蹋甚因唯留殘命劫奪衣鉢然後放
之時彼比丘既得迴還僧伽藍處告諸比丘
具陳此事時諸比丘將此白佛爾時世尊因
是事故召集眾僧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和尚
阿闍黎實不許汝詣遠聚落遊行以不時諸
比丘白言如是實不許也佛復告諸比丘汝
等當知此事不善和尚阿闍黎既不許可何
故自尊詣他聚落諸比丘此有因緣所以者
何我念往昔此閻浮提內五百商人是商人
中有一商主名曰慈者最為導首時諸商人

皆共集會各相議言我等今可辦具資糧入海之具詣彼大海爲求財故必應當獲種種珍寶來還其家所謂摩尼真珠珂玉珊瑚金銀如是等寶使我等輩七世已來家內大富住持資物養育眷屬多作基業爾時彼等五百商人具辦所須入海貨物有三千萬持一千萬擬道路中資用糧食又一千萬與彼商人以爲本貨第三千萬擬治舟船及船師價具辦是已各各安心受八關齋既受齋已各至已家辭別父母妻子眷屬於時慈者遂詣

母所具諮是事其母是時在樓閣上新洗沐髮受八關齋持法安靖爾時慈者至於母前作如是言善哉父母我欲入海求諸財寶至於彼處持種種貨而來還歸所謂摩尼真珠玻璃乃至金銀欲使我家如此財寶住持七世資用無窮富饒具足供養父母及諸妻子復用布施營諸功德爾時慈者商主之母告慈者言兒今何用入大海中汝今家內大富豐饒財物具足凡有所須皆應無缺七世以來堪得存濟以充供養兼得行檀作諸功德

愛子愛子大海之內有諸恐怖所謂潮波惡風之難低彌羅魚海神縛怖羅刹女怖愛子慈者大海多有如是等難我今年老衰暮已至愛子若去與汝相見此事實難我今雖復少有殘命死日至近如是再三慇懃切語是時慈者重白母言善哉阿母我必詣海為求財故至於彼所持種種寶必望歸還所謂摩尼真珠乃至金銀將來供養父母師長行檀布施廣修功德作是語已即欲進發爾時慈者商主之母從坐而起抱持慈者而告之曰

愛子慈者我不許汝詣於大海而求財也何以故我今家內多有資財無所乏少爾時慈者作如是念我母今者不喜於我益當損敗而於今日更不許我入海求財我於今日必作禍敗以是因緣便生瞋恚遂撲其母置於地上打其母頭即從家出共諸商人行到海岸既到海已祭祀海神嚴整船舶別顧五人三倍與價其五人者所謂執尾執棹杼漏能沉能浮善行船者共量所宜遂乘船舶入於大海為求財故彼等諸人至於海內其船破

壞五百商人悉皆沒水唯有慈者商主一人
得活爾時慈者於彼破船捉得一板即依其
板運手動足極盡筋力因其風勢從海濤波
落於一渚其渚名曰毗尸波提婆化此云是時
慈者在彼化渚食諸果子及以藥草少時活
命於後慈者遊歷彼渚至於南九畔見有一路
遂從彼道行至少地便即遙望見一銀城其
城可喜微妙希有觀者無獸樓櫓却敵隍壘
圍繞天窓欄楯及諸寶閣臺殿宮舍偏梁閣
道上覆寶帳以種種寶而莊嚴之懸雜幡蓋

豎立寶幢香案香爐燒衆妙香其城周市有
諸園林泉池渠流皆悉具足娛樂之處在彼
城內正處中央有一寶殿名曰喜樂其殿微
妙七寶所成所謂金銀瑠璃磔磔碼碼琥珀
真珠等寶爾時彼城有四婦女從城而出端
正可喜觀者無獸最勝最妙以諸瓔珞而莊
嚴身詣慈者所而白言曰善來慈者何能冒
涉來至此城此城無主衆物具足無所乏少
於此城內有一寶殿名曰喜樂七寶所成我
等四女居其殿內早起夜卧志意清潔言語

貞良容儀婉媚聲氣和雅是故汝今可入此城昇於寶殿共相娛樂無男之處共受欲樂和合而行隨意止住我等於汝持一切物承事供養爾時慈者遂入彼城詣向寶殿無男之處共彼四女以五欲樂隨意歡娛經歷數年經數百年經數千年縱情受樂於彼後時其四婦人告慈者言善哉聖子汝可住此莫向餘城爾時慈者即生疑慮云何此女而語我言聖子今可在此城住勿向餘城我今竊可遣此婦人伺其睡卧乘依此路至於別所

東西馳訪當自證知竟有何事若善若惡既覺知已應如法行爾時慈者伺彼婦人睡眠著時安徐而起從寶殿下巡歷而行從東門出圍繞是城周帀繞已至於南面見有一道即尋是道漸行而進遂復遙見有一金城端正可喜乃至周帀有諸泉池渠流盈滿於彼城中有一寶殿名曰常醉微妙可觀七寶所成所謂金銀乃至碑磔真珠等寶爾時彼城有八婦人從城而出可喜端正最勝最妙以諸瓔珞莊嚴其身來詣慈者商王之處到已

白言善哉慈者何能遠至復言慈者此城都
是真金所造一切衆物資財具足其城中央
有一寶殿名曰常醉七寶所成我等八女早
起晚眠乃至慈者亦入彼城昇於寶殿共彼
八女無男之處以諸五欲具足受樂共相娛
樂經於數年數百千年隨意而住後時彼女
告慈者言聖子慈者汝莫從此去至餘城爾
時慈者亦復驚疑尋即盜出處處遊觀乃復
遙見一玻瓈城可喜端正觀者無厭彼城處
中有一寶殿名曰意樂微妙可喜七寶所成

金銀瑠璃乃至真珠爾時彼城乃有婦女一
十六人從城而出形容端正觀者無厭諸寶
瓔珞莊嚴其身乃至亦復白慈者言善來慈
者何能冒至又言慈者此城純是玻瓈所成
衆物具足其城處中有一寶殿名曰意樂亦
以七寶之所成立我等諸女一十六人早起
晚卧如前請住爾時慈者即入彼城昇於寶
殿共十六女無男之處具受欲樂以相娛樂
經於數年數百千年爾時諸女又語慈者慎
莫東西慈者亦疑即遣彼出遊歷漸進又復

遙見一瑠璃城可喜端正四壁牢固乃至周
帀泉池流水溝渠盈滿爾時彼處有一寶殿
名曰梵德可喜微妙七寶所成城中復有三
十二女從城而出端嚴可喜觀者無馱微妙
殊特以諸瓔珞莊嚴其身語慈者曰善來聖
者冒能遠至又言慈者此城皆是瑠璃所成
衆物具有我是清潔行無違失常先啓白然
後方爲心意和善言語風流今來諮汝願入
此城昇於寶殿共相娛樂具足五欲和合受
樂凡所須者我當諮奉爾時慈者入彼城中

昇於寶殿共於彼女三十二人無男之處具
受欲樂經於數年經數百年數百千年意喜
而住爾時彼諸三十二女復白慈者善哉聖
子汝今慎莫從此城出詣於他城爾時慈者
便復生疑如是籌量此等諸女云何語我作
如是言聖子慎莫從此城出至餘城也我今
可伺諸女睡時乘依此路安徐而去若善若
惡到已應知既知見已如實應行爾時慈者
伺彼諸女睡眠著時徐徐緩起下殿而去出
城東門巡繞彼城詣到城南見一道路見已

遂復乘彼而去須臾遙見有一鐵城其城四面皆各有門時彼城中無有一人若男若女童男童女出迎慈者唯聞是聲誰飢誰渴誰裸露者誰急走者誰遠行來疲乏之者我乘誰者爾時慈者便作是念我已曾見於銀城於其城內有四女人迎接於我十二又詣金城時彼城內有八女人出迎於我又於一時詣玻璃城有十六女出迎接我我後一時遇瑠璃城三十二女出迎接我而今此城無有一人或男或女童男童女迎接我者唯有聞彼

意所不喜如是等聲言誰飢者言誰渴者誰裸露者誰急走者誰從遠道疲乏來者誰我乘者如我今者若入此城即知是聲誰所作也爾時慈者即入彼城入彼城已四門尋閉爾時慈者心懷恐懼身毛皆豎處處逃走作如是言我今敗也我今壞也而彼處處逃走之時見有一人頭戴鐵輪其輪赫赫狀如猛火其火炎熾甚可怖畏遂詣彼所問言仁者汝是誰也汝頭上輪誰所轉也何故炎赫熾然可畏猶如火聚時彼罪人報言仁者汝今

知不我是商主名瞿頻陀爾時慈者又問彼
 言汝於往昔作何罪業以彼造罪業因緣故
 有此鐵輪如是熾猛如是炎熱轉在頭上彼
 人報言我於昔日以瞋怒故打踰母頭以如
 是業罪因緣故受大鐵輪如是猛熾如是赫
 炎轉在頭上爾時慈者聞此語已悲啼號哭
 悔過自責憶省自業口作是言今我被禁如
 鹿入檻爾時彼城有一夜又業守彼城名婆
 流迦在彼城中時彼夜又從彼商主瞿頻陀
 邊取其頭上熾然火輪取已串著慈者頭上

爾時慈者頭上鐵輪甚大炎赫極受大苦極
 燒極然其苦難忍即時以偈問夜叉言
 此城周市四門所 常有先炎恐怖人
 我今已被如此縛 猶如諸鹿入深檻
 善哉乞問夜叉王 是輪何故與我著
 熾然猛炎如火聚 今將令我身命斷
 我先經於喜樂殿 復入金城常醉宮
 又經玻璃意樂處 最後所遇名梵德
 先入銀城有四女 後至金郭復遇八
 玻璃城女有十六 又至瑠璃三十二

如是值彼復值此 次第值已轉更勝
 既得值遇如是者 云何今值恐怖輪
 由我貪欲不知足 今逢如此苦厄難
 我昔為更作何業 值此鐵輪頭上旋
 熾然輝赫如火聚 今將令我身命斷
 願夜又王哀愍答 經幾歲數受斯輪
 爾時夜叉業守城者即便以渴告慈者言
 昔時汝母持淨戒 汝以脚足踏其頭
 以如是等業因緣 今為鐵輪頭上轉
 熾然猶如猛火聚 光輝炎赫甚可畏

輪轉在於汝頭上 今汝身命斷更斷
 於斯滿足六萬年 終無歲數闕減者
 此輪常在汝頭上 如是事實終不疑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有知識與彼利 彼乃反更與其禍
 彼則後受如是殃 猶如慈者懷瞋恨
 不應與惡反與惡 不應與罪更與罪
 彼則後受如是殃 猶如慈者懷瞋恨
 若與慈心反覓便 於恩德處不報恩
 彼則後受如是殃 猶如慈者懷瞋恨

業力從遠牽將來 業力自近牽將去
業力將人處處經 隨其作業受苦業
非地非空非海中 亦非山間巖石裏
一切無有地方處 能使脫之不受業
佛告諸比丘汝等比丘於意云何是時慈者
豈異人乎勿作異見即我身是我以彼時欲
入海故受八關齋戒以彼業報因緣力故得
值如是四種寶城一切諸物皆悉具足無所
乏少由於惡心瞋恨因緣踰母頭故具足經
由六萬年歲受大鐵輪熾然之苦汝諸比丘

因業報應非虛空受但是衆生造善惡業隨
業因緣而受是報是故諸比丘應須受業清
淨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諸比丘若有比
丘身自愚癡不辨罪福善不善等應當諮問
師長和尚阿闍黎等或十於後乃行城邑聚落若
和尚阿闍黎而不許可自專去者十五應當如法
治其不敬不孝順罪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一

與一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尸棄佛本生地品第五十三

爾時菩薩住在優婁頻螺河岸之側行其苦
行坐卧隨宜著弊故衣受隨用器一日之內
唯食一粒所謂胡麻或一粒米或一小豆或
一菘豆或一大豆或赤粳米或一青豆當於
彼時輸頭檀王訪覓菩薩不知所在借問他
言我子今者住在何處作何事業於是月日
私密遣使訪問菩薩行坐之處告使者曰卿

今應當訪知我子所停之處何所為作應報
我知時諸使者承是勅已即白王曰如王所
勅不敢違旨遂即馳訪次第漸到優婁頻螺
所居之處見其菩薩難行苦行尋還往白輸
頭檀王作如是言善哉大王今者童子^{與一}在優
婁頻螺所居之處行難苦行其所居停皆悉
隨宜乃至日食一青豆等時輸頭檀王聞是
事已心懷悵快愁憂不樂即說是言嗚呼我
子身體軟弱汝以何事乃至如是次第六年
時諸使者將其菩薩善惡消息詣大王所次

第論說當於爾時耶輸陀羅釋種之女聞諸使人論說童子在苦行處行其苦行所居行住隨宜安止乃至日食一青豆等聞是事已便即思惟我於今者安然受樂實非善也何以故我夫今者既在苦行我亦應當順童子法行其苦行時耶輸陀羅作是念已即脫瓔珞金銀瑠璃真珠摩尼種種諸寶塗香末香諸華鬘等皆悉棄捨著純白衣唯留一髻卧凡惡鋪所食羶澀纔可活命世人苦行莫能及者

爾時世尊得菩提已時優陀夷而白佛言希有世尊耶輸陀羅既見世尊在於山林行苦行時云何善能隨順世尊而行苦行諸餘世人莫能及者佛告優陀夷言優陀夷耶輸陀羅釋種之女非但今世我在山林行大苦行能隨順我行於苦行過去之世我在^一厄難亦能隨我入大苦難時優陀夷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願為解說佛告優陀夷我念往昔過久遠時有一閑靜阿蘭若處其處山林溪壑之內有一鹿王領諸群鹿食草而活次第遊

行於彼之時有一獵師張設木樞羅彼鹿王
爾時群鹿各各走散當於爾時有一母鹿見
彼鹿王爲樞所羅即住不走爾時諸鹿多解
人語而彼鹿母即便說偈告鹿王言

鹿王當努力 奮迅足與頭 張設樞羅人

今猶未來此

爾時鹿王即以偈句報母鹿言

我今雖用力 不能拔此樞 以皮作羅繩

縛束轉復急 微妙諸山林 甘泉水草美

願今未來世 永莫受此殃

而有偈說

是時彼二鹿 恐怖淚交流 以惡獵師來

執持刀杖故

爾時鹿王遙見獵師執杖而來即便以偈告

牝鹿言

此是獵師將來至 與一 身體烏黑著鹿衣 三

今來必剝我皮膚 斬截肢節而將去

爾時牝鹿遙迎獵者漸至其前而說偈言

善哉汝獵師 今可敷草鋪 先破我皮肉

爾乃殺鹿王

爾時獵師問於牝鹿作如是言今此鹿王與
汝何親是時牝鹿報獵師言此是我夫甚相
愛敬以是因緣作如是念願不與彼愛別分
離以是義故必先殺我後及鹿王爾時獵師
作如是念此是仁婦希有希有是鹿能作如
是大事時彼獵師於其牝鹿生大歡喜即以
偈頌報牝鹿言

我自生小未曾聞 見有諸獸解人語
此事世間甚希有 我意何忍起害心
今既不殺於汝身 亦復并放爾夫去

如是全活爾身命 願汝夫婦恒相隨
爾時獵師詣彼極所解放鹿王爾時牝鹿見
王免縛心大歡喜徧體踊躍不能自勝復以
偈句白獵師言

善哉如是大獵師 諸親見者皆歡喜
如我得免夫免脫 歡喜踊躍亦復然
佛告優陀夷汝今當知彼鹿王者豈異人乎
即我身是時牝鹿者耶輸陀羅即其是也耶
輸陀羅於彼之時尚隨順我受大苦厄況於
今日能隨順我行大苦行於諸世人莫能行

事而能行也其羅睺羅今以過業所逼惱故
在胎六年耶輸陀羅爲是菩薩懷愁毒故不
自嚴飾然其如來過六年後證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於時輸頭檀王所遣使人候消息
者彼等使人見佛世尊從坐起故即詣輸頭
檀王之所到王所已而白王言大王當知太
子今者苦行已徹稱滿心意已從坐起爾時
輸頭檀王聞此語已別勅二人而告之曰汝
等今當詣太子所至彼處已當宣我言告彼
太子汝於今者苦行已徹當可速來統領國

事爲轉輪王具足七寶時彼二人奉王勅已
依王教命如法頂受承是勅意詣太子所頭
面禮足却住一面白太子言善哉聖子輸頭
檀王勅我二人到聖子所告聖子言汝於今
者苦行已徹今可速來承受我位爲轉輪王
七寶之具令悉備足爾時世尊聞彼二人作
是語已而說偈言
若人已調伏 世無不伏者 諸佛境無邊
無跡無來去 若人不入網 愛無所從生
諸佛境無邊 無跡無來去

爾時耶輸陀羅於其宮內聞是太子苦行已徹猶望不久必應還來當受王位政國治民作轉輪王便生是念太子若作轉輪聖王我即當作第一妃后如是念已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持種種香塗其身體即著種種無價寶衣及諸瓔珞而自莊飾食諸妙饌眠寢寶牀柔輦卧具作如是事豫待太子時羅睺羅過六年已盡其往業耶輸陀羅即以種種資物食飲而自供養以是因緣其羅睺羅便即出生既出生已時諸內人尋共諮白

輸頭檀王作如是言異哉大王耶輸陀羅今乃生子輸頭檀王聞此事已心大瞋怒即作是言今我太子捨家出家已經六歲耶輸陀羅今生此子何從而得是時釋子提婆達多作如是言此是我子輸頭檀王倍增瞋恚召諸釋種悉令聚集即告之曰卿等當知耶輸陀羅不護太子亦不護我不護諸釋不惜名聞縱恣其意辱我宗族我等今者應作何事而苦治也爾時釋種皆共同聲作如是言耶輸陀羅汙辱家者我等應當如辱家法而苦

治之時彼衆內有一大臣作如是言當髡其髮以杖打之打已印記復有一臣作如是言當截其耳剗去其鼻復有一臣而作是言當挑兩目復有一臣作如是言鏘貫木上復有一臣作如是言擲著空井復有一臣作如是言擲著火內復有一臣作如是言令抱熾然大熱鐵柱復有一臣作如是言繫縛手足遣大群牛踏而殺之復有一臣作如是言令卧地上白象踏之復有一臣作如是言從頭至足以鋸解之復有一臣作如是言節節支解

分爲八段爾時輸頭檀王告諸臣言我今勅令耶輸陀羅及所生子俱當就死是時如來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便自觀見耶輸陀羅及所生子在厄難處以慈悲心所逼惱故處處顧視於時而有毗沙門天王去佛不遠時彼天王知如來意即持筆墨及多羅葉往詣佛所爾時世尊手自作書而白王言其所生兒是我之息願莫有疑爾時毗沙門天王從世尊所受是書已尋即往至輸頭檀王大衆之內即出其書擲王懷裏爾時彼書有

證有驗輸頭檀王見是驗已思尋此書真是我息悉達太子手自書處爾時輸頭檀王及諸大衆爲此因緣於耶輸陀羅生歡喜心耶輸陀羅傳聞人導大王有勅欲殺其身及所生子護身命故速疾往至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所作如是言善哉尊后我無是過此所生子太子體胤聽聞不久太子來到若其到已自應當知今欲殺我是虛枉耳爾時摩訶波闍波提聞耶輸陀羅作是語已心復歡喜即遣使請輸頭檀王至阿輸迦樹林之內到

林處已而白王言唯願大王當知今者耶輸陀羅釋種之女至於我邊而作是言我無此過我所生子太子體胤若彼太子身來到已自知虛實是故大王莫作是事應須待彼太子來到即知此事定實云何爾時輸頭檀王聞彼摩訶波闍波提作如是等善利益義與一報之曰此言有理若如尊后所言說者我等宜住聽太子至若不爾者當知此事定實云何雖復如此輸頭檀王由於釋女耶輸陀羅未生歡喜是故衣服及餘瓔珞必分供給發

遣安置隨宜處所爾時釋女耶輸陀羅復至
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所至已白言善哉尊
后我於今者欲詣園內酬昔所許諸天微願
暫一祠祀未審尊后聽許已不爾時摩訶波
闍波提共彼釋女耶輸陀羅將羅睺羅廣辦
供具齋持雜物詣彼神所其神名曰盧提羅
迦從神作名其苑亦名盧提羅迦於彼苑中
菩薩往昔在家之日恒於彼苑按摩遊戲彼
苑之內有一大石菩薩往日於上坐起耶輸
陀羅釋種之女當於爾時將羅睺羅卧息彼

石於後捉石擲著水中遂立誓言我今要誓
如實不虛唯除太子更無丈夫共行彼此我
所生兒實是太子體胤之息是不虛者今此
大石在於水上浮遊不沒時彼大石如彼要
誓在於水上遂即浮住如芭蕉葉浮於水上
不沉不沒亦復如是於時大眾見聞此已生
希有心謹誦嘯調踊躍無已叫喚跳躑歌舞
作倡旋裾舞袖又作種種音聲妓樂爾時輸
頭檀王聞此事時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
自勝即勅莊嚴彼迦毗羅婆蘇都城令除荆

棘沙磔土石穢惡糞等諸不淨物更以香湯
掃灑塗治摩拭其地在在處處安置香鑪燒
最妙香其香鑪間雜錯種種妙色寶餅其寶
餅內盛滿香水於其水中復安香花於其香
鑪寶餅中間更復安置芭蕉行列復懸種種
紛葩繒綵與一豎立種種雜色幢幡真珠條貫處
處交橫金鈴羅網徧覆其上復作日月星宿
形像張設空中寶花流蘇處處垂下復以種
種雜犚牛尾所在間錯爾時嚴飾迦毗羅處
猶如幻炎乳闍婆城莊嚴是已將羅睺羅即

入彼城召喚釋種宗族傍親悉皆聚集廣辦
種種財物飲食所須調度方始別更爲羅睺
羅作其生日耶輸陀羅生息之時是羅睺羅
阿脩羅王捉食其月於剎那頃暫捉還放是
故釋種諸親族等聚集議論於羅睺羅食月
之際一剎那間生此童子是故立名名羅睺
羅其羅睺羅可喜端正諸人見者莫不歡悅
膚體黃白如真金色然其頭頂猶如繖蓋其
鼻高隆猶如鸚鵡兩臂脩膈下垂過膝一切
肢節無有缺減諸根完具莫不充備爾時輸

頭檀王爲羅睺羅置四姊妹何等爲四一者
抱持二者洗濯三者飲乳四者遊戲此四姊
母隨時將養不久即令智慧備足爾時世尊
在波羅柰轉大法輪於時諸天各各相告其
聲展轉乃至梵頂即於彼時輸頭檀王聞子
悉達已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既覺
證已至波羅柰轉大法輪爲於天人而演說
法爾時輸頭檀王於世尊所倍更憶念作是
思惟設何方便令彼太子愍諸眷屬速來至
此迦毗羅城復作是念應當遣誰而爲使者

誰有智略能了此事復作是念此優陀夷國
師之子次復車匿此之二人從小已來恒共
悉達拊塵弄土伴涉遊遨此之二人並各堪
至悉達多所我今當遣往彼爲使爾時輸頭
檀王喚優陀夷國師之子及以車匿而告之
言汝等二人應當知時今者太子既得成就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至波羅柰國轉大
法輪爲諸天人演說諸法汝等今可速往至
彼悉達多所宣我告勅傳我意旨今汝太子
難行苦行至其邊際稱遂汝心已得證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復轉於無上法輪既
 為天人演說諸法善哉太子今可來詣迦毗
 羅城為憐一切諸眷屬故爾時優陀夷國師
 之子并及車匿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悉達太
 子若不來者未審我等更作何計王報之言
 汝等但聽太子處分其優陀夷國師之子并
 及車匿即白王言如大王勅不敢違命受王
 勅已頂禮其足各還本處辭別父母諸眷屬
 等漸行往至波羅柰國諸仙居處鹿野苑中
 至彼處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向白言世尊我

等今者奉承大王輪頭檀勅遣來至此而王
 告言善哉太子汝今苦行已得超越滿汝心
 願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大法輪復
 為天人演說諸法善哉太子今可來至此迦
 毗羅婆蘇都城憐愍一切諸眷屬故爾時世
 尊聞此語已故說偈言
 若人已調伏 世無不伏者 諸佛境無邊
 無跡無來去 若人不入網 愛無所從生
 諸佛境無邊 無跡無來去
 時優陀夷國師之子并及車匿白言世尊欲

今我等當何所作佛告彼等作如是言汝能
學我此諸弟子出家法不爾時世尊雖問彼
等但彼二人先於佛邊已有慕仰出家之意
因白佛言我等並各願樂出家於時世尊即
聽出家與受具戒爾時世尊自從出家起坐
未曾面向生地迦毗羅城乃至未化賢友知
識五比丘等及以長老耶輸陀等親善友輩
波羅奈城所生有四大富長者諸勝男子何
等爲四一毗摩羅二蘇婆侯三富婁那四伽
婆般帝爾時尊者耶輸陀有善知識等五十

餘人長老富婁那彌多羅尼子亦有徒衆三
十一人長老摩訶迦旃延復有八萬四千徒
衆長老婆毗耶亦有勝徒合三十人同行善
友其數六十復有迷祇耶聚落所生長老那
毗迦栖那耶那爾時復有一婆羅門其有二
女一名難陀二名婆羅爾時復有一婆羅門
名曰提婆并及其妻長老頻螺迦葉合有五
百螺髻梵志復有長老那提迦葉螺髻梵志
其數三百復有長老伽耶迦葉諸徒衆等其
數二百亦是螺髻諸梵志等爾時復有長老

優波斯那數合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復有一
 樹林中五百苦行諸仙人等為雨法雨王舍
 城中頻婆娑羅王及臣等凡九十二那由他
 人長老摩訶迦葉長老舍利弗目犍連等又
 刪闍耶波梨婆闍迦外道弟子五百人等化
 如是輩若干人已然後世尊方始迴面向本
 生地迦毗羅城時優陀夷見婆伽婆迴面坐
 向本所生地迦毗羅城又復諸天告彼長老
 優陀夷言善哉尊者今可請佛願至生地本
 迦毗羅婆蘇都城為其憐愍諸眷屬故爾時

長老優陀夷善知聖意如來將去遂從坐起
 偏袒右臂整理衣服合掌向佛僂身低頭而
 說偈言

譬如非時諸樹木 欲著花果待其時

非時花果無光麗 尊今可度恒伽河

樹木紛葩華正開 其華香徧十方刹

華既開敷結果實 尊向生地正是時

此時最妙最為勝 清流香潔泉池水

百鳥林中出妙響 諸欣悅事是其時

釋種往昔心發願 一切大地我獨攝

見尊出家大憂怖	不稱心願甚鬱快
世尊眷屬所思遲	由尊生子羅睺羅
願往至彼為決疑	大衆渴仰思欲見
如來念母養育恩	為彼慈心憐愍故
若見遠來大聖師	應得歡喜除憂惱
釋種大王輸頭檀	往昔起此微妙願
何當得見金色體	我子入此迦毗城
此時非熱亦非寒	堪稱世尊受樂道
億數釋種瞻仰待	猶如畢宿冀月迴
爾時世尊即告長老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若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其然者汝等二人於先可至彼迦毗羅婆蘇都城告我親眷諸釋種等作如是言今者太子苦行已徹愍汝等故不久欲來其優陀夷及彼車匿蒙佛勅已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違頂禮佛足右繞三匝辭退而去次第漸行至迦毗羅婆蘇都城尼俱陀林依彼聚落暫時止住爾時輸頭檀王嚴駕駟馬寶車而出往至彼園占觀好地輸頭檀王於時遙見長老車匿及優陀夷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手執鉢器見已即告諸大臣言汝等大臣此

第六五册

何人也剝除鬚髮身著色衣手持應器時大臣等即報王言此等二人乃是悉達太子門徒爾時輸頭檀王心懷懊惱悵快不樂而作是言我子端正容儀可喜觀者無厭喻如金像而彼身形今如是也不喜觀見謂諸臣言汝等必當斷是二人勿令我見作是語十一已始往園內爾時臣等作如是念今此二人一者乃是國師之子二者悉達太子侍者作是籌量不能遣却輸頭檀王在園遊觀還欲出時今日諸臣恐王見彼長老二人生煩惱故遂

將安置空牆院內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比丘今可速疾辦具衣鉢我今欲行遊觀餘國城邑聚落因欲向我本自生地彼迦毗羅婆蘇都城憐愍一切諸眷屬故爾時長老舍利弗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希有世尊未曾有也世尊今者行正是時甚精甚妙今者世尊乃欲遊觀諸餘國城實是其時爾時佛告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欲得聞此事者當為汝說尸棄如來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

三佛陀將欲遊行本自生地處處觀看城邑
聚落其時微妙甚可愛樂因緣之事爾時舍
利弗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時願為比丘演說
往昔尸棄如來詣自生地遊觀國邑令諸比
丘聞佛說已當如是持爾時世尊即以偈說
尸棄如來遊歷觀看本生地事

善哉甚妙舍利弗 汝今應當一心聽
昔日尸棄聖如來 徃自觀看生地事
所至一切村聚落 徃見尸棄聖如來
處處皆各生甘泉 八功德味悉具足

所至一切村聚落 徃見尸棄大聖師
處處皆有諸花樹 枝葉垂下普翳鬱
所至一切樹林下 尸棄如來止住處
是樹自然雨妙花 徧布其地悉充滿
所經一切林樹下 尸棄如來若止住
其樹甘果自然落 與一 枝條婀娜悉低垂
有樹人所攀及者 花果紛雜甚可憐
尸棄如來大聖師 應感流行如是事
若有人所不及樹 妙花甘果自然落
尸棄如來大聖師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雨大妙花姜迦羅	應感流行如是事	普雨清涼妙花雨	應感流行如是事	雨花名曰曼陀羅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雨大妙花姜迦羅	應感流行如是事	普雨清涼妙花雨	應感流行如是事	雨花名曰毗婆伽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雨花名曰香勝香	應感流行如是事	雨諸種種妙香花	應感流行如是事	雨花名曰普至香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雨花名曰香勝香	應感流行如是事	雨諸種種妙香花	應感流行如是事	純雨真金妙色花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兩諸七寶妙色花	應感流行如是事	純雨優婆羅花葉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兩花純是真金莖	應感流行如是事	純雨旃檀妙香末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純雨一切寶蓋花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隨順佛行路	其花紛雜種種光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兩赤旃檀妙末香	應感流行如是事	純雨牛頭旃檀末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應感流行如是事	應感流行如是事	奏作種種天樂音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尸棄如來大聖師
應感流行如是事	應感流行如是事	拂弄種種妙天衣	應感流行如是事
諸天隨順佛行路	其花紛雜種種光	持諸種種妙香花	兩諸道路深至膝

彼時無寒復無熱 亦無蚊虻諸惡蟲

尸棄如來大聖師 應感流行如是事

一切大地悉微動 并大巨海及諸山

尸棄如來大聖師 應感流行如是事

一切大地普調柔 清淨無有惡荆棘

尸棄如來大聖師 應感流行如是事

所有丘墟悉平滿 山陵堆阜皆坦然

尸棄如來大聖師 應感流行如是事

刹利種姓大威德 其數八萬有六千

尸棄如來大聖師 行住坐起相隨逐

諸婆羅門淨行種 其數八萬有六千

尸棄如來大聖師 行住坐起相隨逐

豪富威德大長者 其數八萬有六千

尸棄如來大聖師 行住坐起相隨逐

亦有地居諸天等 皆是妙色淨莊嚴

尸棄如來大聖師 行住坐起相隨逐

復有虛空諸天衆 皆大威德最嚴勝

尸棄如來大聖師 行住坐起相隨逐

四大天王及天衆 殊勝妙色威德者

尸棄如來大聖師 行住坐起相隨逐

尸棄如來大聖師	善分耶摩諸天輩	尸棄如來大聖師	須彌山頂帝釋王	尸棄如來大聖師	尸棄如來大聖師	護世四天大王等
行住坐起相隨逐	妙色清淨大威嚴	行住坐起相隨逐	及諸親友眷屬等	行住坐起相隨逐	行住坐起相隨逐	復殊妙妙大威勢

尸棄如來大聖師	緊那羅等摩睺羅	尸棄如來大聖師	大梵宮中諸天輩	尸棄如來大聖師	尸棄如來大聖師	次復化樂諸天等
行住坐起相隨逐	皆得具足妙威嚴	行住坐起相隨逐	妙色威力轉光華	行住坐起相隨逐	行住坐起相隨逐	所行功德轉微妙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二

與二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優陀夷品第五十四之一

爾時佛復告舍利弗作如是言汝舍利弗我今當行遊歷國土初欲往到本自生地微妙之處亦當如是時舍利弗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何時當欲遊歷國土觀看聚落爾時佛告舍利弗言汝舍利弗我於今月過半月已布薩事訖然後當行遊歷國土爾時世尊過彼半月布

薩已訖與諸比丘涉歷諸國爾時世尊至王舍城飯食已訖迴還以足蹋城門闡時彼大地六種震動動已復動湧已復湧時摩伽陀彼國之王頻婆娑羅與諸人眾俱詣佛所即隨佛行遊涉諸國觀看聚落時虛空中無量諸天千億萬眾見佛將欲遊歷國土皆來集會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口出種種微妙音聲歌嘯喜樂唱呼大喚旋裾舞袖拂弄天衣復以天上優鉢羅花拘勿頭花波頭摩花分陀利花以散佛上復持種種末香塗

香及香花鬘亦散佛上散已復散時婆伽婆
所行至處觀看諸國一切衆類皆悉恭敬尊
重供養如來到處得諸衣服最勝最妙飲食
湯藥牀褥卧具如是資物不可稱計利養殊
妙無所乏少名聞流布徧滿世間而佛於此
名聞利養不生染著猶如蓮花處於濁水爾
時世尊有如是等無量威德於諸世間威德
最勝殊妙第一時婆伽婆多他阿伽度阿羅
訶三藐三佛陀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此世彼世若天若

魔梵沙門等及婆羅門諸天人境以神通智
皆悉證知而彼世尊爲世說法辭義巧妙初
中後善悉令具足清淨梵行爾時世尊知諸
衆生堪受化者即教化之宜建立者教令建
立隨其住處使得成就應受三歸授三歸法
應受五戒授與五戒應受八關齋戒之法即
授八關齋戒之法應受十善授十善法應出
家者令得出家應受具戒授具足戒如是次
第展轉漸進至迦毗羅婆蘇都城園林而住
爾時世尊至迦毗羅婆蘇都城住尼拘陀樹

林園內而以偈說遊歷國土勝妙之事

釋種如來大師子 瞿曇最勝威德者

往觀城邑及聚落 悉有廣大諸異相

所欲至於村聚落 往見如來大聖師

處處一切諸人眾 恭敬尊嚴來迎奉

所欲至於村聚落 往見如來大聖師

凡是一切諸花樹 悉各傾向世尊所

至於一切林樹下 世尊若立若止息

是樹自然雨其花 徧布其地悉充滿

所至一切林樹下 世尊於中若止住

是樹甘果自然落 枝葉婀娜悉低垂

有樹人所攀及者 花果紛雜自可憐

瞿曇如來大聖師 遊行應感如是事

樹有人所不及者 妙花甘果自然落

瞿曇雄猛大聖師 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與二 雨花名曰曼迦羅

瞿曇雄猛大聖師 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雨花名曰曼殊沙

瞿曇雄猛大聖師 威德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雨於雜種妙色花

瞿曇雄猛大世尊
 諸天在於虛空裏
 瞿曇雄猛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瞿曇雄猛大聖尊
 諸天在於虛空裏
 瞿曇師子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瞿曇師子天人尊
 諸天在於虛空裏

威神應感如是事
 雨花名曰曼陀羅
 威德應感如是事
 雨花名曰波利耶
 遊行應感如是事
 雨花名曰毗婆伽
 遊行應感如是事
 雨花名曰香勝香
 遊行應感如是事
 雨於種種妙香花

瞿曇大聖人天眼
 諸天在於虛空裏
 瞿曇雄猛大聖尊
 諸天在於虛空裏
 瞿曇雄猛大聖師
 諸天在於虛空裏
 諸天在於虛空裏
 瞿曇十力大聖尊
 諸天在於虛空裏
 瞿曇雄猛人天眼
 諸天在於虛空裏

遊行應感如是事
 雨花名曰普至香
 遊行應感如是事
 雨於微妙金色花
 遊行應感如是事
 雨諸微妙寶色花
 遊行應感如是事
 雨諸妙色寶莖花
 遊行應感如是事
 雨優鉢羅微妙華

瞿曇雄猛天人師	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雨於沉水妙香末
瞿曇三界天人尊	威德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雨赤栴檀妙香末
瞿曇師子大聖師	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雨於牛頭妙香末
瞿曇雄猛大世尊	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在於虛空裏	奏作種種諸天樂
瞿曇威猛大聖尊	遊行應感如是事
非人在於虛空裏	拂弄種種妙天衣

瞿曇師子大聖師	遊行應感如是事
諸天隨順佛行路	悉持種種妙香花
為彼大聖天中天	隨路雨花恒至膝
彼時無寒復無熱	種種蚊蚋諸惡蟲
微妙大聖天中尊	應感能招如是事
一切大地皆平正	山陵堆阜悉坦然
瞿曇十力大聖尊	遊行應感如是事
一切大地甚清淨	無有惡刺諸荆棘
瞿曇威德天人尊	遊行應感如是事
一切大地微徐動	并大巨海及諸山

復有欲界諸天衆	瞿曇竒特最勝尊	須彌山頂帝釋王	瞿曇微妙大聖尊	復有護世四天王	瞿曇雄猛大世尊	復有地居妙勝天	其數千萬有千萬	一切刹利婆羅門	瞿曇三界無上尊
及以色界四禪等	恒共如是相隨逐	及以梵王娑婆主	行住坐立相隨逐	並大威力最勝者	行住坐立相隨逐	有諸色力大威嚴	恒共如來相隨逐	并及毗舍首陀等	遊行應感如是事

世尊輸頭檀王曾無信心有不淨心乃至不	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時二長老白佛言	爾時長老優陀夷及以長老車匿二人俱詣	憐愍所生親族故	世尊如是遊行時	悉逐雄猛瞿曇師	世間所有衆生類	夜叉及以羅刹衆	復有諸龍金翅鳥	瞿曇威猛大聖尊
			今至本城迦毗羅	教化無量人天等	遊歷國土及城邑	已說及以不說者	皆共隨逐如來行	捷闍婆等阿脩羅	恒共如是相隨逐

欲見諸比丘爾時世尊知是事故告諸比丘
作如是言諸比丘等誰能往詣輸頭檀王所
至已教化令其信敬爾時眾中有一比丘白
佛言世尊今此長老舍利弗者堪能往詣輸
頭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或有比丘白
言世尊今此長老目捷連者堪能往詣輸頭
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或有比丘白言
世尊今此長老摩訶迦葉堪能教化令其信
敬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長老迦旃延
堪能教化令其信敬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

此眾中長老優樓頻螺迦葉堪能教化令其
信敬或有比丘白言世尊今此眾中那提迦
葉堪能教化令其信敬或有比丘白言世尊
今此長老優波斯那堪能往詣輸頭檀王所
方便教化令其信敬爾時世尊告優陀夷作
如是言優陀夷汝於今者頗能往詣輸頭檀
王所到已教化令信敬不時優陀夷白言世
尊我今堪能佛即告言汝優陀夷汝今往詣
輸頭檀王所方便教化令其信敬爾時長老
優陀夷者聞佛世尊如是語已而白佛言唯

然世尊如佛所教不敢違也時優陀夷於其晨朝日始初出著衣持鉢往詣向彼輸頭檀王宮到已問彼守門人言仁者應知輸頭檀王今在何許彼人報言王今在殿治理王務爾時長老優陀夷往至輸頭檀王之所在於一廂默然而住爾時左右諸大臣等見優陀夷在一邊已即告四門諸守人言速往斷此出家之人勿令在此致使王見起發惡心其守門人聞大臣命速往至彼優陀夷邊欲驅令出時守門人見已始知是國師子昔時恒

共太子悉達少小朋遊拊塵之戲不忍驅逐而復迴還時諸大臣問守門人作如是言汝等何故不驅如此出家人却時守門人報諸臣等作如是言其人乃是國師之子從生已來悉達太子友故朋親拊塵之好是故我等不忍驅遣爾時輸頭檀王在殿斷理事訖起欲還閣諸大臣等左右圍繞將入宮內時優陀夷速往直至輸頭檀王所執其王手當於爾時輸頭檀王默然不語作如是念我今若語恐守門人驅令出去其守門人復作是念

諸大臣輩自應驅遣其諸大臣復作是念宮門內人當應遮却宮門內人復作是念此人本是輸頭檀王恒所愛念如今還復執手而行爾時各作如是念故無有一人能驅遣者爾時輸頭檀王漸進入宮昇其內殿坐師子座時優陀夷見淨飯王入彼宮內昇其殿已優陀夷亦上其殿去王不遠在前而立輸頭檀王見優陀夷相去不遠在前立已即生煩惱出微細聲作如是言嗚呼苦哉我子形容如此枯悴可厭惡也汝等速驅此出家人阿

誰聽入使來此也時諸大臣白言大王如臣等見是事不然大王不應驅此人出所以者何此人既是國師之子復是悉達小來朋伴拊塵遊戲時優陀夷言辭哀愍不令傷損淨飯王意而說偈言

規求穀實故犁種 貪覓寶貨入於海
我意今來貪住此 唯願其事速成就
如此道路常吉利 於諸無畏常安隱
欲至諸方求利者 必使瞿曇利得成
數數諸人耕其地 數數於中散種子

數數諸天下甘雨 數數國內五穀成

數數乞士恒常乞 數數施主恒常施

數數此世行檀那 數數天上獲其果

數數特牛犖得乳 數數犢子向母邊

數數婦人懷胎藏 數數生產受諸苦

數數死屍向寒林 出二 數數諸親悲啼送

若得聖道無後有 於煩惱中不受生

爾時輸頭檀王聞優陀夷作如是等哀愍語

已猶懷小疑尋復重問優陀夷言尊者本於

誰邊出家大師是誰時優陀夷說偈以報淨

飯王言

師父名曰輸頭檀 所生尊母名摩耶

懷在胎中經十月 生已母終生忉利

如是聖者生汝家 大德大聖天中天

彼家七世已濟拔 名聞處處皆流布

丈夫人中最高希有 於一切處不受生

所生如是大聖者 其家恒受大安樂

釋種親族最名稱 尊生百福莊嚴身

如是釋子天中勝 我於彼邊出家者

爾時輸頭檀王復問長老優陀夷言善哉此

丘汝實誰邊而得出家而彼人師頗有正信
及能正意行梵行不在阿蘭若空閑樹下生
意樂不爾時長老優陀夷以偈復報輸頭檀
王作如是言

王問誰邊出家者 彼人正信行梵行

無有方所懷憂怖 在於樹下常受樂

不畏他聲猶師子 不被羅網如猛風

教授他人自無學 拔諸恐怖身不怖

輸頭檀王復問長老優陀夷言如是比丘今
在何處優陀夷言如大王問然彼多他伽多

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今已在此迦毗羅城尼
俱陀林爾時輸頭檀王即作是念此優陀夷
乃是我兒之弟子也以是因緣告諸大臣作
如是言卿等今可請此比丘在座安坐其諸
大臣聞王勅已白言大王不敢違背即請長
老優陀夷坐時淨飯王復勅諸臣卿等將食
與此比丘諸臣得勅即持淨水與優陀夷澡
洗手已即將飯食授優陀夷時優陀夷得此
食已而不自食欲將此食奉獻世尊輸頭檀
王遂問長老優陀夷言比丘何故不食此食

優陀夷言此食擬將奉獻世尊是故不食時
淨飯王心復懊惱涕淚橫流而作是言嗚呼
我子身體柔輒昔在宮內恒受快樂身無諸
苦今日何故受如此困乃使比丘乞得食已
爾乃方食時淨飯王作是語已悲啼哽咽復
告優陀夷作如是言比丘今者但食此食我
今更爲別取飲食將與汝師時優陀夷復白
王言如是大王此食已擬奉獻世尊此食世
間所有衆生無能消者所以者何然彼世尊
戒行最勝禪定最勝智慧亦勝時淨飯王告

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今者更取飯食與此
比丘今其食已速將此食送彼太子諸臣即
時更將別食與優陀夷時優陀夷飯食已訖
而白王言如是大王如來世尊阿羅訶三藐
三佛陀如是王者及諸人衆無量無邊皆來
恭敬然爾大王亦應宜往到於彼處作是語
已從坐而起欲出宮時輸頭檀王復白長老
優陀夷言尊者於先王悉達所作如是言我
今不久欲來見汝優陀夷言敬如王命爾時
長老優陀夷即持彼食從城而出至尼俱陀

樹林之內至佛所已白言世尊輸頭檀王我已教化今得歡喜欲來見佛其優陀夷從宮出時須臾之間其輸頭檀王勅諸大臣作如是言卿等知時悉達太子已至此城我等今者當作何事諸大臣言善哉大王若更有別餘沙門來到王所者我等尚須供養供給況復今者悉達太子與我等身無異無別豈得安然不生恭敬我等但護大王心意未至彼耳爾時輸頭檀王勅令振鐸普告城內悉使知聞我今欲至悉達太子往觀彼處汝等各

各備辦莊嚴隨從於我迦葉遺師作如是說其摩訶僧祇師復作是說乃言爾時輸頭檀王白優陀夷作如是言如比丘意欲為太子作何等食時優陀夷而白王言如是大王若其欲為世尊造食當須好作清淨甘美香潔其二銷饍世尊唯食如此食耳爾時輸頭檀王勅諸大臣卿等須知速為太子辦諸清淨香潔飲食諸大臣等聞王勅已而白王言依大王教不敢違也遂即供辦種種銷饍清淨香潔甘美飲食辦如是已付優陀夷其優陀夷自

食訖已持王所辦餽饌飲食清淨香潔從迦
毗羅婆蘇都城往至於尼俱陀林至彼佛所
而白佛言世尊我已教化輸頭檀王令心歡
喜欲來見佛先以如此香美飲食辦具與我
敬奉世尊願佛納受如法食耳爾時諸比丘
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長老優陀夷教化
輸頭檀王能令歡喜又能令辦清淨香潔甘
美飲食將奉世尊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作
如是言汝諸比丘其優陀夷非但今日至於
輸頭檀王之所教化訖已復將甘美飲食與

我往昔亦曾教化於彼令歡喜已將甘美食
而與我來時諸比丘復白佛言唯然世尊其
事云何願為我等說如是事我輩今者願樂
欲聞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
柰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此言而
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烏和合共任善子
烏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此言善女時彼烏妻共
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
得淨香潔飲食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
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憔悴

羸瘦顛掉不能得安善子烏王既見已妻宛
轉迷悶身體憔悴羸瘦顛掉不自安故問其
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憔悴羸瘦顛
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
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餽饌如
王食者時善子烏告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
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
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
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
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

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
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快
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
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群眾
之內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
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白烏王言異哉聖者
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
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
愁憂我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餽饌王所食
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

汝若力能爲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鳥從鳥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餽饌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鳥從樹飛下其二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啗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鳥即取其食將與鳥王鳥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鳥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鳥日別數往奪彼

食取將與鳥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鳥數數恒來穢汙我食復以紫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鳥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鳥言汝比何故數汙我食復以紫爪傷我婦女爾時彼鳥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今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

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奈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繞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饌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爲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爲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造如此事
今爲大王一勅已 於後不敢更復爲
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
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
是等愛重之心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德
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合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烏 爲主求食不惜命

第六五册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烏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烏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烏者即優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優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爾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為我而將食來時淨飯王於後方始扣其鈴鐸勅迦毗羅婆蘇都城所有人民不得一人於先往見悉達

太子若欲見者要須共我相隨而見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二

音釋

與二

十五

蹋徒合切 閫苦本切 裾斤於切 牀牀欲切
踐也 門限也 衣裾也 牀欲切
瞿曇梵語也 此云純潔 暱普班切 暱居良切 驅豈俱切
澁曇徒舍切 取乳也 啞啞於切 啞啞於切 啞啞於切
切逐 牒疾置切 犛古候切 羸羸力切 羸羸力切
也 悲 悴憔悴切 悴憔悴切 羸羸力切 羸羸力切
啞咽悲 悴憔悴切 羸羸力切 羸羸力切 羸羸力切

瘡也顛掉顛之膳切寒掉也寒掉也娠失人切啣
 啣禾竹角切策卽委切也
 啣倪結切也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三

與三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優陀夷因緣品第五十四之二

爾時輸頭檀王將自宮內諸眷屬等前後圍繞復將悉達太子宫內一切眷屬及將其餘外眷屬等并釋童子及諸左右復將四兵百官大臣將帥僚佐及諸居士城邑聚落長者耆年以顯大王威勢之力并顯大王神德自在將大親族兵衆左右前後圍繞爾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

蘇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遙見輸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逆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以神通力飛騰虛空在虛空中經行來往或立或坐或卧或睡身或放煙或放炎火或隱或現出如是

等種種神通變化顯示時迦毗羅婆蘇都城
有護城神守門神等在於輸頭檀王之前飛
騰虛空詣向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以其
偈頌向佛說言

如來初始出家日	夜叉諸神為開門
毗沙門等示道路	世尊是大功德器
如來當爾出門時	發心作是大誓願
若不降伏諸魔眾	我更不入此城中
彼願今者已滿足	世尊已復降諸魔
得證菩提無上道	成於昔日之誓願

丈夫為福出於世 已證無上菩提道
 憐愍一切親族故 今者還來入此城
 爾時輸頭檀王遙見世尊以神通力飛騰虛
 空示現種種神通變化即作是念我憶往昔
 悉達太子捨家出家今成大仙有大威德具
 大神通輸頭檀王作是念已從其馬車下地
 足步徃向佛所輸頭檀王漸欲近佛佛復從
 空漸漸而下輸頭檀王至佛住所佛即從空
 下至本處輸頭檀王見佛頭上無有天冠剃
 除鬚髮身著袈裟以愛子故悶絕躡地經於

少時方乃還蘇在地宛轉悲啼涕泣流淚被
面時彼釋種九萬九千及以內外諸眷屬等
悉亦悶絕宛轉于地悲號啼哭涕淚交流煩
冤懊惱而受大苦時彼大衆而說偈言

大王將衆至佛邊 父見世尊未共語

王欲稱子不得言 欲導比丘復不得

王見如來沙門相 自於繖下生羞慙

長叫口中出熱氣 迷悶躡地種種道

如來默然入禪定 王見如是自鼻煎

猶如渴人從遠來 遙見水已還枯竭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此釋種輩有大我慢貢
高自在若其以頂著地禮我即生懈倦作是
念已即騰虛空去地一丈又念我今離地若
干彼輩應當僂身作禮而有偈說

佛觀王輩懷我慢 飛住虛空高一丈

憐愍自餘諸人等 是故佛在空中住

爾時輸頭檀王從地而起頂禮佛足而說偈
言

我今三禮真如尊 初生已復禮佛足

昔在官內相師記 當坐樹下陰覆身

今見行於第一行 面目清淨如花開
令我身心大欣悅 是故今還三頂禮
爾時輸頭檀王頂禮佛已然後次第第二宮眷
屬頭面頂禮次有外親諸眷屬等亦禮佛足
復有釋種諸童子等亦復頂禮復有左右將
士僚佐百官大臣次第作禮復有如是大姓
居士頂禮佛足次第復有大富長者諸老宿
等亦復作禮然佛世尊深有如是微妙之法
但恐大衆未生歡喜渴仰之心未生希有奇
特之意是故未說如此法耳爾時世尊欲令

時衆生歡喜心信敬心故以神通力飛騰空
裏在於東方去地高至一多羅樹住空中已
又作種種神通變現所謂一身分作多身或
以多身合作一身從下橫行足不蹈地從下
上行從上下行石壁山障皆過無礙入地如
水履水如地在於虛空結跏趺坐安然不動
經行虛空猶如飛鳥身上放煙身下出火如
大火聚亦如日月有大威德有大神通威德
熾盛光明顯赫或時以手捫摸日月其身長
大乃至梵天出如是等種種神通變化之事

爾時世尊作是事已復現如是雙對神通所
謂如來於其半身身上出煙又於半身身上
出火如來或復於其半身身上出煙或於半
身身上出火如來或復左相出火右相放煙
右相出煙左相出火如來又時於其半身身
下出煙或復半身身上出於清涼冷水如來
又時於其半身身上出於清涼冷水或於半
身身上出煙如來或時左相出煙於其右相
出涼冷水須臾或復右相出煙於其左相出
涼冷水如來又時於半身下出其炎火於半

身上出涼冷水又半身上出其炎火於半身
下出清冷水又時如來左相出火復於右相
出清冷水如來又時左相出火於其右相出
清冷水或復於右相出清冷水於其左相放
其炎火如來又時徧身出火於兩目間出清
冷水或於目間出其炎火或復徧身放清冷
水如來或時現下分身上分不現而說其法
或時唯現上分之身下分不現而說其法如
來又時或復入於火光三昧於諸毛孔出種
種光所謂青色光明黃色光明赤色光明白

色光明蔭草色光玻瓈色光如來或復乘於空中去地高於一多羅樹而現神通或復去地高二多羅或三四五或七多羅住於空中而現神通所謂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於玻瓈色光種種神變悉皆示現爾時世尊或復與三從於南方出身西方去地高一多羅而作種種神通變化世尊或復西方没身北方去地高一多羅住虛空中作於種種神通變化所謂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於玻瓈色光乃至一一諸方亦爾皆乘虛空去地高至七多羅

樹俱現種種神通變化所謂一身分作多身乃至放於玻瓈色光爾時大眾見佛世尊現是神通即於佛邊生歡喜心信敬希有如是等心爾時世尊見彼大眾生於信敬希有心故從空而下在其眾首敷座而坐為其大眾次第說法言說法者所謂眾生長夜在於煩惱之中聞是語者令生厭離是故勸行布施持戒精進忍辱得生善處教行厭離欲有漏等今出煩惱亦復讚歎出家功德復讚解脫有如是法如來說此諸法之時知其大眾生

歡喜心踊躍之心柔輭等心得無外心爾時
世尊亦有諸佛攝受之法所謂苦集滅道等
法於時世尊為彼大眾方便顯說宣通示現
時彼大眾無量百千萬億眾類即於座上遠
離塵垢無復煩惱斷諸結使得法眼淨所有
集法悉皆滅相得如實智譬如清淨無垢衣
裳堪入諸色入諸色者尋受其色如是說已
彼時大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諸眾生類即
於座上遠塵離垢無復煩惱斷諸結使得法
眼淨乃至一切滅相得如實智而彼大眾自

見諸法已得諸法已證諸法已入諸法眾疑
已度諸惑已滅無復疑心已得無畏我生因
緣悉皆盡滅如是知已歸依於佛歸依於法
歸依於僧受優婆塞五戒之法輸頭檀王為
於愛子煩惱羅網之所覆故遂不獲果坐世
尊前以哀愍音悲泣哽咽而說偈言

汝昔首戴七寶冠 微妙莊嚴捨何處
又捨髻中明淨珠 露頭毀形無威德
昔日上妙迦尸服 汝亦當於何處捨
如此麤澀糞掃衣 我所愛子云何著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大王有國名奴師 我於彼處捨天冠

心欲除其我慢故 又欲證彼甘露句

為諸染色袈裟衣 故我棄彼迦尸服

袈裟既著身體已 我證無上妙菩提

於是輸頭檀王復向如來而說偈言

我昔在宮求百願 願得生子作輪王

今見剃頭手執鉢 子為我說得何勝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是言曰

輪王得萬心無厭 雖得命長不自在

我心自在無邊際 願子輪王實愚癡

爾時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七寶黃屣汝先著 卧具柔軟種種鋪

宮殿樓閣安隱居 頭上罩籠白繖蓋

足相軟淨如蓮花 沙棘礫磧云何踏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輸頭檀言

我今一切徧知尊 諸法不染如蓮花

諸有已捨無愛著 如我今者無諸惱

爾時輸頭檀王復以偈頌而白佛言

昔在宮殿拊檀等 及以諸香涼似月

隨時用此摩汝身 摩已徧體受安隱
今時初夏正以熱 獨步林藪苦爲行
本在宮內微妙音 今無姝女誰娛樂
爾時世尊以偈復報輸頭檀言

我有法池清涼水 智人所歎無憂處
功德寶池洗浴身 不爲水溺至彼岸
爾時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在宮昔著迦尸衣 蓮花瞻蔔香熏體
柔輭疊花貯衣內 坐釋宮殿威顯赫
今者麤麻糞掃物 隨處樹皮之所染

纔覆身體可羞慙 汝大丈夫不厭惡
爾時世尊復以偈頌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衣服卧具飲食等 我於過去悉生貪
微妙端正色愛處 於今正念皆已捨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汝昔宮中七寶器 及用金銀盤案等
種種銷饌甘美味 諸王隨意所堪食
今得冷熱麤澀等 非妙薄淡云何餐
云何不嫌如是食 不生臭穢嫌恨想
佛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傳聞過去今現在 及以未來諸聖者
隨餐麤澀及苦味 憐愍世間故不嫌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而說之言

汝昔在我宮內時 坐卧微妙柔輦鋪
世間最勝無比方 倚枕稱意無嫌者
今於麤澀^{樂三}輦地上 唯鋪諸草及樹葉
云何眠卧而無嫌 身體柔輦不傷損
爾時世尊復以偈頌報輸頭檀王而作是言
我今得諸自有智 一切苦惱悉已脫
為拔諸苦煩惱刺 憐愍世間故不嫌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汝於昔日愛樂家 種種妙花散地上
室內無風燈明照 及以樓閣諸窓牖
花鬘瓔珞莊嚴身 婦人端正猶玉女
語言婉媚相隨順 瞻仰不亂聽夫勅
佛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釋王我有新學行 微妙天中諸梵行
我以得心自在行 隨我意去皆得行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音聲鼓瑟箏篪等 微妙歌詠覺汝眠

猶如帝釋在天中 汝昔在宮亦復爾

佛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修多祇夜出妙音 如意解脫今覺我

我有梵行諸友等 大王我住如是眾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向佛說言

九三

降伏大地諸山川 并及欲具諸千子

微妙七寶捨棄來 云何行此沙門行

佛復以偈報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智慧三昧我大地 千數禪定是我子

七種覺分是其實 大王知我悉已得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而說言曰

汝昔駕車調善馬 其車雜寶所莊嚴

潔白繖蓋持覆身 素拂清淨瑠璃把

佛復以偈而報王言

我持正勤為馱馬 慧忍慙愧以為車

四

精進駿疾作所乘 我乘以入無憂處

輸頭檀王復說偈言

汝昔在家乘捷陟 其身潔白清淨勝

眾寶莊嚴鞍鞞等 乘此調馬隨意行

佛復以偈而報王言

大地所有諸眾馬 世間無數人多乘
 彼等一切無常定 觀已隨意馭神通
 輸頭檀王復以偈頌而說之言

汝昔在於宮內時 殿閣如天無有異
 執刀弓箭眾所護 身著鎧甲甚精微

今汝在林無護者 夜叉羅刹可畏所

闇夜種種諸獸鳴 云何能生是無畏

佛復以偈而報王言

所有夜叉卑舍遮 種種諸獸可畏者

黑闇夜行在林內 不能動我一毛端

不畏他聲如師子 如風繩所不能羈
 亦如蓮花不著水 吾在世法濁不汙

爾時長老目犍連長老摩訶迦葉長老優婁
 頻螺迦葉那提迦葉優波斯那摩訶俱絺羅
 村陀離波多等無量大眾坐佛左右時彼諸

德以苦行故身無精光勤體疲勞形容羸瘦
 色不先澤氣力尠少唯有筋皮纏裹其骨爾

時輸頭檀王白佛言世尊今在世尊右邊坐
 者此等人輩從何而來得出家也爾時世尊
 伸金色臂向輸頭檀王指彼一一諸比丘等

口悉稱名而示王言此是舍利弗此是摩訶迦葉此是優婁頻螺迦葉此是那提迦葉此是伽耶迦葉此是優波斯那此是離波多此是別離波多如是等輩皆是摩伽陀國大姓婆羅門種輸頭檀王復問佛言今在世尊左邊坐者復是何人從何而來在世尊邊而出家也佛告王言此是摩訶目犍連此是摩訶迦旃延此是摩訶俱絺羅此是摩訶純陀諸如是等亦摩伽陀村邑聚落大姓諸子時輸頭檀王聞此語已悵快不樂作如是念此我

子者真是大姓刹利童子端正可喜視者不獸猶如金像既是大姓刹利童子以婆羅門左右圍繞此事非宜既是刹利大姓童子還應刹利大姓圍繞此順其法作是念已為欲成就如是事故即從坐起還其宮內

優波離品第五十五之一

卷三

十一

爾時輸頭檀王還宮未久有一童子名優波離從其前眾來至佛所時優波離童子之母牽捉其子優波離手將以奉佛唱如是言此優波離曾為世尊剃除鬚髮時優波離即為

世尊而剃鬚髮時優波離童子之母白佛言
世尊優波離童子剃佛鬚髮善能以不佛告
優波離童子母言雖復善能剃除鬚髮身太
低也爾時優波離童子之母告優波離作如
是言汝優波離汝爲如來剃除鬚髮身莫太
低令尊心亂時優波離即入初禪時優波離
童子之母復白佛言世尊優波離童子剃除
鬚髮善能以不佛告優波離童子母言雖復
善能剃除鬚髮其身太仰爾時優波離童子
之母復告優波離童子言汝優波離身莫太

仰令尊心亂時優波離入第二禪時優波離
童子之母復白佛言世尊優波離童子剃除
鬚髮善能以不佛告優波離童子母言雖復
善能剃除鬚髮但以入息稍復太多時優波
離童子之母告優波離作如是言汝與如來
剃除鬚髮勿使入息如是大多令尊心亂時
優波離童子於即入第三禪時優波離童子
之母復白佛言世尊優波離童子剃除鬚髮
善能以不佛告優波離童子母言雖復善能
剃除鬚髮然其出息稍太多也爾時童子優

波離母語優波離作如是言汝與如來剃除
鬚髮勿令出息如是太多令尊心亂時優波
離童子於即入第四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言諸比丘汝等速疾取優波離手中剃刀勿
使倒地所以者何其彼童子已入四禪時優
波離童子之母從優波離童子手中即取刀
也爾時輸頭檀王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喚諸
釋種悉皆來集於大殿庭而勅之言汝等釋
種應當知我王子悉達若不出家必定當作
轉輪聖王汝等釋種亦應承事何以故而彼

出家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能轉於
無上法輪人天中勝彼既刹利種姓王子可
喜端嚴猶如金像人皆樂見而彼乃用婆羅
門種以為弟子左右圍繞此實非宜既是刹
利釋種王子還應刹利釋種圍繞乃可為善
爾時諸釋咸皆共白輸頭檀言大王今者欲
於我等先作何事爾時輸頭檀王告諸釋言
汝等諸釋若知時者必須家別一人出家若
其釋種兄弟五人今三出家二人在家若四
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

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斷我諸釋種故爾時諸釋咸復共白輸頭檀言大王若爾必須分明立其言契輸頭檀王即集諸釋而問之言我子今者既已出家誰能隨從而出家也若能隨從而出家者可自抄名署以爲記爾時五百諸釋童子各自手抄己之名字咸謂能隨太子出家爾時五百釋種童子各解己身所服瓔珞自相謂言阿誰合取我等瓔珞作籌量已復作念言此優波離昔於

與三

十三

長夜勤事我等諸釋種來是優波離堪受我等所脫瓔珞爾時五百諸釋童子各脫瓔珞付優波離既付囑已俱還本家諮其父母時優波離尋作是念彼等諸釋今既能捨珍寶瓔珞我若受用是所不應而諸釋子有大威勢有大神德既能棄捨所重官位及諸財寶尚欲出家我今何事不出家也時優波離剃鬚髮師見諸釋子各往諮白父母之時即便捨彼所施瓔珞即詣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其優波離住一面已而白佛言善哉世尊

唯願聽我隨佛出家爾時世尊即聽出家受具足戒時彼五百釋種童子各至已家諮父母已還復來至輪頭檀邊而白之曰大王今者可將我等至世尊所彼既出家我亦應當隨從出家時輪頭檀共彼五百諸釋童子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既安坐已輪頭檀王而白佛言世尊善哉大德刹利種姓不合將彼婆羅門種共相圍繞實謂非宜今者世尊刹利種姓還應以此刹利圍繞乃可爲善然今世尊釋種之內五百童子欲於世尊

法中出家受具足戒唯願世尊哀愍聽許兼受具戒爾時世尊聽彼五百釋種出家受具戒已教學威儀而告之言汝等比丘咸可俱來禮優波離上座比丘時彼五百諸比丘等先禮佛足然後頂禮彼優波離上座比丘修禮已畢次第而坐爾時世尊復告輪頭檀王言曰大王今可頂禮比丘優波離已次第應禮五百比丘爾時大王聞佛教已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不敢違即從座起頂禮佛足然後禮彼上座比丘優波離已次第復禮五百

比丘禮已次第還其本座爾時世尊威顏悅豫作如是言今者釋種已自降伏釋種憍豪亦復摧撲諸釋傲慢時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優波離今因世尊得此五百釋種比丘及輸頭檀王尊敬禮拜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汝諸比丘此優波離非但今日因我得此五百比丘輸頭檀等恭敬禮拜汝諸比丘過去世時其優波離亦因我故曾得五百大臣跪拜亦得彼王名曰梵德之所敬禮時諸比丘各白佛言此事云何唯願世尊爲我

分別說其本業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念往昔波羅柰城時有二人共爲親友其人貧下世無名聞彼人有時自持家內菽豆一斗從波羅柰出城客作爾時恒有一辟支佛往來住彼波羅柰城時辟支佛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彼二貧人遙見尊者辟支佛來三威儀詳序平視而進著僧伽黎齊亭相稱執鉢不動彼人見已得清淨信於辟支佛生勇悅心各相謂言我等貧窮皆由過去未曾逢值如是福田雖復值遇或不恭敬供養瞻侍十五

我等若當值遇如是勝上福田恭敬供養今
 應不遭如此厄難所謂無財恒常客作以自
 存活我等今者應當持此一斗菽豆奉施仙
 人若其憐愍受我所施我等即應脫此貧苦
 作是念已將此菽豆奉辟支佛作如是言唯
 願尊者起憐愍心受我此施時辟支佛於彼
 二人生憐愍故受其所施雖受施已但辟支
 佛皆有一法欲化衆生唯現神通更無方便
 時辟支佛愍彼二人受其施已即從彼方騰
 空而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三

音釋

僚佐 僚落蕭切 官僚也
 羞慙 羞息流切 耻也
 捫摸 捫莫奔切 摸慕各
 籠 籠盧紅切 切疊重也
 繞 繞昨茂切 切韋籠
 悲號 號胡刀切 悲
 僂 僂力主切 號哭聲也
 赫 赫呼華切 明威貌
 單 單陟救切 切疊重也
 籠 籠盧紅切 切疊重也
 繞 繞昨茂切 切韋籠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憲

憲與久切在屋曰憲

憲與久切在屋曰憲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媿與久切於阮切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四

與四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優波離品第五十五之二

爾時彼等親友二人見辟支佛飛騰虛空遊行無礙心大歡喜徧身踊躍不能自勝合十指掌敬禮尊者辟支佛足乞如是願願令我等於未來世恒常值遇如是教師或更勝者彼所說法我等聞已速即知解不生惡道作是願已時彼一人又別乞願願言藉此功德之力於未來世恒生大姓婆羅門家願能誦

持四圍陀論及以六種諸技藝等而有偈說

非直端心懷正信 即得名為上福田

唯願供養佛與僧 并及值遇辟支佛

時彼二人於後命終一得生於波羅柰城刹利姓家即紹王位名曰梵德第二人者生婆羅門大清淨家名優波伽摩那婆具解諸論其優波伽摩那婆彼時有妻名曰摩那毗迦端嚴可喜觀者不厭最勝最妙世所無比得優波伽摩那婆之所愛敬若暫不見心即不悅爾時彼妻摩那毗迦因為少事有所嫌恨

遂便不共優波伽語時優波伽煩寃懊惱作如是念今日我妻摩那毗伽不共我語聲音斷絕乃如此也後時彼妻摩那毗伽過夏四月至於秋節白優波伽摩那婆言善哉聖子汝今可去往至市肆買取上妙塗香末香及諸花等所以然者秋節四月今者已至衆人皆共受五欲樂我等亦復莊嚴身體受五欲樂爾時優波伽摩那婆聞此語已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作如是念今者我妻摩那毗伽何期忽爾共我言語而優波伽有一

金錢先於餘村他邊出舉遂於午時日炙大地陽炎暉赫其諸地色猶如赤雞發其家宅向彼村落往欲債錢於其道路欲心纏逼口唱姪歌當於爾時與梵德宮相去不遠其梵德王在於樓閣取納清涼晝日眠著少時睡覺忽聞彼人染著五欲作姪歌聲時王聞已即復起發自本欲心而有偈說

或有由於本習氣 或復因事動其情

斯由色欲著愛染 亦似蓮花因水生

爾時梵德聞彼姪歌忽即驚疑此是誰也於

盛日午炎熱之時染著欲心口唱姪歌作是
念已從憲遙見彼優波伽於盛午時大地炎
熱行歌於路即喚一臣而勅之言汝可速往
捉彼歌人將向我邊其臣聞勅即白王言不
敢違旨遂至彼邊捉優波伽而語之言汝摩
那婆去來去來王今喚汝時優波伽心生恐
怖舉身毛豎悵快不樂作如是念今誰知我
於梵德邊有何罪過令我愁惱爾時大臣將
優波伽往即至於梵德王邊其王見已即生
愛心生愛心已向於彼人而說偈言

日中輝赫正炎熱 大地紅色如赤雞
汝今耽著姪欲歌 云何於是不生惱
日光普照正炎熾 地上融沙彌復熱
汝今耽著姪欲歌 云何於是不生惱
爾時優波伽摩那婆以偈報彼梵德王言
大王今者非熱惱 上天自灸何所及
唯有求利及失利 此是惱中最為惱
日先雖復大炎熾 此為惱中極下惱
經營種種諸事業 如是名為最大惱
時梵德王復問優波伽摩那婆言摩那婆汝

於今者經營何事而於是處熾熱大地而行
於路爾時優波伽即以上事向梵德王分別
說之爾時梵德王復告優波伽摩那婆言摩
那婆止止莫去我於今者與汝兩錢即天竺金錢
其梵德王遂即與之爾時優波伽於梵德邊
受其錢已仍復白彼梵德王言善哉大王雖
得大王所賜兩錢我今諮王更乞一枚通前
得三我向村落自取一錢并王所賜合得四
枚我即得共摩那毗迦供其秋節爲五欲樂
其梵德王復告優波伽摩那婆言汝止莫去

我於今者與汝八錢遂便與之其優波伽受
八錢已復白王言善哉大王願乞歡喜今者
諮王更乞一錢即成九枚復往聚落自取一
錢合成十枚如是因緣我便得共摩那毗迦
受其秋節五欲之樂時梵德王復告優波伽
摩那婆言止止莫去我今與汝一十六錢王
即與錢一十六枚其受錢已復白王言善哉
大王願乞歡喜已得王錢一十六枚今者諮
王更乞一錢得成十七復往聚落自取一錢
合成十八以是因緣我即得共摩那毗迦受

五欲樂爾時梵德復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今與汝三十二錢其受錢已復白王言善哉大王願乞歡喜已得王錢三十二枚今復諮王更乞一錢我往聚落自取一錢合即總成三十四枚便得供我摩那毗迦於其秋節受五欲樂爾時梵德復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今與汝六十四錢時優波伽即受錢已復白王言善哉大王願乞歡喜已得大王六十四錢今者願王更與一錢我今復往彼村聚落自取一錢都合得成六十六

枚便供我與摩那毗迦受於秋節五欲之樂爾時梵德復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於今者與汝百錢時優波伽受百錢已復白王言善哉大王願乞歡喜我今已得王錢百枚今諮大王更乞一錢我往聚落復取一錢合得成其一百二錢得供我與摩那毗迦共受秋節五欲之樂爾時梵德復告彼言汝摩那婆止止莫去我當別更與汝一村以為封祿而婆羅門唯得唯貪是故其人數至王邊其王即擇最上一村與彼為封彼得封已遂

即勤劬不辭勞役猶如奴僕伏事彼王先起
後眠行迹和輒所作事業悉稱王意意行端
直如是事王終不爲王有所嫌責以是因緣
取王顏色令梵德王歡喜無已於後復更與
優波伽分國半治王之倉庫亦共分半彼婆
羅門得是優寵受其五欲具足之樂無所乏
少如是次第一切所作悉皆爲王檢校得辦
彼婆羅門但從己家來至王宮王恒枕彼膝
上而眠其梵德王後於一時枕優波伽膝上
而卧因即睡著時優波伽見王睡已心作是

念云何一國乃有二王並用威勢一倉庫內
亦復不合二人共用我今可覓梵德王便斷
其命根若得殺者我即獨取王位治化彼優
波伽作是念已欲取刀時更作是念此梵德
王於先爲我作此利益分其半國與我共治
一切倉庫亦悉分半我今若殺是無恩義如
是第二又作是念云何二人可得一處共治
國化亦復不合二人共用倉庫財物乃至第
三念已還悔我若殺彼必當成我無恩義行
時優波伽作是念已舉聲叫哭時梵德王聞

此哭聲忽然睡覺覺已問彼優波伽言汝今云何作此大聲時優波伽向梵德王廣說前事時梵德王而心不信彼優波伽有如此事而語之言優波伽汝應定無如此之事汝優波伽莫作是語時優波伽尋復語彼梵德王言大王今者當信我語我實起發如是惡心時優波伽復更思惟作如是念我今忽發如是惡心因何事相正觀思已作如是言我發如是惡事相者莫不由於爲五欲故爲王位故我亦不須貪此王位亦復不須貪其世樂

我因此事生是惡心我今唯可捨家出家即白王言大王今者知我將欲捨家出家時梵德王語優波伽莫作是語我既與汝分國半治倉庫亦半我於今者與汝腹心無有一人如似汝者汝若出家我今心意定不安樂其優波伽復語王言善哉大王願垂許我捨家與四出家我今決定出家不疑於我法行莫生留難時梵德王又復告彼優波伽言如汝所樂隨意而作爾時波羅柰城有一瓦師於先出家行仙人行依彼城住時彼仙人有大威德六

已成五通即能以手摸日月輪時優波伽依
彼仙人剃除鬚髮既出家已勇猛精進即成
四禪復得五通大有威力亦能以手摸日月
輪其梵德王聞優波伽捨家出家成就大仙
有大威德亦能以手摸日月輪聞已微笑入
於宮內對諸宮人而說偈言

優波造善未經久 已獲利益果報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 捨棄五欲出家行
爾時宮人聞梵德王說是偈已其心皆悉憂
愁不樂遂共白彼梵德王言大王當知彼人

本昔販賣博戲執杖行乞以自活命婆羅門
人威力尠少是故出家大王今者莫學彼人
捨棄家國而出家也爾時梵德有剃髮師其
人名曰咍伽波羅舊來恒可梵德王心時梵
德王追覓喚彼剃鬚髮師而勅之言咍伽波
羅汝今爲我剃治鬚髮作是語已於即睡眠
時剃髮師咍伽波羅見王睡已便即剃治王
之髮鬚如是治已而梵德王睡眠不覺王後
覺已謂剃髮師咍伽波羅我已勅令汝與
我剃治鬚髮云何不也作是語已咍伽波羅

白梵德王我已治訖但王睡眠而不覺也爾時梵德取鏡自照見已鬚髮治理已訖見已生喜因即勅彼咄伽波羅汝當受我最勝村落我更與汝稱意樂事時剃髮師咄伽波羅白梵德王我共宮內王之眷屬委曲評論然後報王作是語已拜辭而去其剃髮師咄伽波羅本於王宮出入無礙遂即入宮白宮人言王已許我最勝村落以為封邑諸后妃等意悉云何可取以不爾時妃后告彼咄伽波羅言曰咄伽波羅汝於今者何用取我最勝

村落我等現在足能與汝金銀珍寶但我有所囑託汝事為我辦不其剃髮師咄伽波羅問宮人言妃等今者有何事業今我欲辦時諸妃等即告彼之剃髮師言大王比來每入宮內恒說一偈作如是言

優波造善未經久而得利益果報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捨棄五欲出家行

我等於時聞王此偈即作是念將恐大王捨位出家善哉善哉咄伽波羅汝至王邊問斯偈意其義云何爾時咄伽波羅即往馳詣梵

德王所到已白言大王許我最勝村落我今不用如此之願但欲知王每入宮內於妃后前所說之偈

優波造善未經久而得利益果報深

彼仙善哉得人身捨棄五欲出家行

善哉大王願為我說如此偈意其理如何今從大王乞如是願時梵德王告剃髮師咃伽波羅我聞優波伽摩那婆捨半國位而求出家得成仙人有大威力能以手掌摩日月輪我今正以五欲醉亂貪著於斯是故我今仰

羨於彼數入宮內而說是偈時剃髮師咃伽波羅即入宮內至妃后邊說如是言諸妃后等莫慮大王欲出家也大王今者定不出家時彼后妃聞剃髮師咃伽波羅說此語已皆悉歡悅心懷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將諸瓔珞莊嚴已身而告之言咃伽波羅我此瓔珞今悉施汝汝今更莫為活命故造作諸業咃伽波羅見是事已作如是念彼優波伽既捨如此半國王位而求出家今梵德王仰羨於彼我今何故不作是事而使一切世間羨

我然此后妃將諸瓔珞以施我者我若順從
此后妃意事必不善我於今者亦可捨棄而
從出家咂伽波羅作是念已詣梵德所而白
言曰大王許我以前事者我今意樂捨棄出
家時梵德王而問之言咂伽波羅汝今意者
欲於誰邊而出四出家也咂伽波羅白言大王我
欲往至優波伽邊而九出家耳時梵德王而告
之言咂伽波羅如汝意見隨願而作爾時咂
伽波羅自剃鬚髮至優波伽仙人之所於即
出家既出家已勤劬精進尋獲四禪及以五

通得大威神有大威德亦能以手摩日月輪
其梵德王既復聞彼咂伽波羅得出家已成
大神仙有大威力復能以手摸日月輪聞此
事已不勝仰羨欲求見彼告諸臣言諸大臣
等我今欲往彼仙人所共彼相見時諸臣等
而白王言大王不然大王今者不合身自往
彼人所我等遣使喚彼仙來時梵德王報諸
臣言卿等今者應無此理汝等莫作如是之
語上世已來無如此法而有諸仙身不自在
而從喚也我等今者身自往彼此是如法何

以故彼仙人等是大福田堪受供養我等必
 須身自至彼時梵德王乘自威德莊嚴備辦
 五百乘車左右圍繞及以五百諸大臣等從
 波羅柰出詣向彼諸仙人所自欲光顯於彼
 世界爾時仙人呬伽波羅遙見王來及至白
 王善來梵德怖能遠至爾時彼等五百諸臣
 怨恨瞋彼呬伽波羅出麤獷言汝是下賤姪
 女所生穢濁不淨恒洗垢膩云何今日喚大
 王名時梵德王止彼臣言勿作是語仙法如
 是喚人名字但此仙人有其戒行有大威力

時梵德王即向諸臣而說偈言

卿等莫恨此仙人 此仙修行已具足
 所有苦事能行故 得度一切苦怖畏
 心既得捨一切惡 即非剝除及瓦師
 呬伽波羅已苦行 降伏我故喚名字
 現得忍力汝等看 降伏諸根獲證果
 得諸天人所敬重 即天人中最為勝
 爾時梵德王及宮內諸婁女等於先頂禮仙
 人之足却住一面而彼五百諸大臣等尋復
 頂禮彼仙人足既頂禮已然後復禮呬伽波

羅仙人之足次後亦禮瓦師之足其梵德王
一面坐已慰諸仙言諸尊者輩身體康和安
隱以不所求活命不至勞也無人惱亂諸仙
人也爾時仙等報梵德言如是大王此事須
忍但王體內安和以不一切眷屬及諸大臣
國內民庶悉安隱不作是語已彼等諸仙爲
梵德王說法教化令心歡喜增長功德時梵
德王蒙彼諸仙說法教化令心歡喜增長功
德從坐而起頂禮諸仙還其本處爾時佛告
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時優波伽者其

人是誰莫作異見即我身是汝等比丘或有
心疑彼時仙人嘔伽波羅剃髮師者其人是
誰莫作異見此優波離比丘是也汝等比丘
或有心疑於彼之時梵德王者其人是誰莫
作異見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汝等比丘或有
心疑彼時五百諸大臣等其人是誰莫作異
見即今五百比丘是也諸比丘於時優波離
比丘亦因我得五百大臣恭敬禮拜并及得
彼梵德王禮今亦如此復因我得五百比丘
及輸頭檀王之所禮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汝等比丘若欲善知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持律最者謂優波離比丘是也爾時諸比丘作是念言其優波離昔作何業乘彼業報生剃髮師下賤之家復作何業乘其業報而得出家受具足戒獲羅漢果今得如來授其記言汝諸比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持律最者謂優波離比丘是也時諸比丘作是語已往詣佛所自言世尊其彼長老優波離者昔作何業乘彼報故生剃髮師下賤之中復作何業乘彼業故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即

得如來授其記荊稱我聲聞弟子之中持律第一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在於此城有剃髮師其人媯求稱自門戶剃髮師家娶女爲妻其後不久產生一子彼剃髮師尋時遇患雖加醫療治而不瘥因其所患乃至命終既命終已剃髮師妻將彼童兒付自兄弟口告之言此之童兒是汝外甥今將相付汝等必須教此童兒自父本業彼剃髮師聞其姊妹作是語已受此童兒遂便教授彼父本業彼剃髮師恒在王宮王所敬

重每爲國王剃除鬚髮不大在外爲人剃治時王勅給白象一頭任所乘馳東西南北又給金筒安置剃刀及餘雜事而勅之言凡無佛世有辟支佛猶如犀牛獨行出時當作利益尋於彼時有辟支佛頭鬚爪髮悉皆長利來到彼時剃髮師邊而告之言善哉賢首願當與我剃除鬚髮時剃髮師報辟支佛作如是言善哉大仙若欲然者聽待明日晨朝早來必當與仙剃除鬚髮時彼尊者辟支仙人聞此語已尋時還去過於彼夜晨朝起時著

衣持鉢還復詣彼剃髮師邊作如是言善哉賢首今當與我剃除鬚髮時剃髮師還復白彼辟支佛言善哉大仙若必然者聽至日晚即與仙剃如是乃至若日西來還復語言聽待晨朝若晨朝來聽待日西如是乃至晨亦不剃晚亦不剃而彼童子見此尊者辟支仙人或晨朝來或日西至日日恒爾見已自言辟支尊者仙何緣故或朝或晡恒來至此時辟支佛向彼童子廣說前事爾時童子白仙人言我舅終不爲仙剃髮何以故恃於王宮

出入自在生憍慢故我今當爲仙人剃髮時
彼童子即爲仙人剃除鬚髮爾時尊者辟支
仙人作如是念今此童子大作功德我今當
須爲彼童子光揚示現功德事相作是念已
告童子言汝之童子若知時者必當持取我
之鬚髮汝於當來有^{與四}大利益作是語已猶如
鴈王舒其兩翅以神通力忽爾飛騰乘空而
去時彼童子取辟支佛所剃鬚髮置於髀上
向辟支佛生清淨心頂戴十指合掌作禮即
發是願願我當於未來世中還值如是辟支

佛尊或更勝者彼之世尊所有說法願我速
即悉皆知解又願我更不生惡道又願當來
生生世世恒作如此剃鬚髮師爲福田故供
養承事如是聖者爾時彼城宮內國王昇殿
視事與大國臣左右圍繞而彼大衆悉皆遙
見彼辟支佛騰空而行大衆見已白彼王言
大王今者甚有吉利善得人身如今國內福
田出世王遂仰觀即見彼時辟支佛已告諸
臣言剃此辟支佛鬚髮者大得吉利時彼爲
王治鬚髮師因在王邊而白王言如此仙人

是我能剃更誰能也時彼童子聞此語已即至王邊而白言曰大王當知我舅今者虛言浪語我舅本不剃彼鬚髮此既小事猶尚妄稱是我剃彼仙人鬚髮論其實剃即我身也爾時王所治鬚髮師訶彼童子咄哉癡人汝有何力能剃彼髮時彼童子於即挽出辟支佛髮顯示大眾此仙人髮我現持行願悉知見爾時王見如是事已即生瞋怒告彼恒治鬚髮師言咄哉癡人汝於我邊有如是力今日何因虛誑我也汝速出國勿住我境并即

奪彼所乘白象及治鬚鬢諸具度等及以封祿與彼童子而勅之言從今日後汝恒與我治其鬚鬢及以爪甲時彼童子而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也從今已後恒即為王治其鬚鬢及爪甲等隨世壽命取終之後因彼功德生生世世不墮惡道從天至人從人至天^{十四}二處往返後於一時還生在於波羅柰城剃髮師家可善端正觀者不厭而彼童子父母養育及其長大意智漸漸技藝成就爾時迦葉世尊出現於世怛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

佛陀作大教師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
迦葉婆伽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已轉法輪
逆轉流轉已受法舉本願具足最得稱利勝
丈夫志開敷示現所化蓮花於無量億百千
衆生安置善道當爾之時修行依彼波羅柰
城住舊仙人所居之處彼鹿苑中與比丘僧
二萬人俱時彼剃鬚髮師父數詣彼苑與
諸比丘剃除鬚髮然彼小兒始能行時共父
至於伽藍寺內然諸比丘或說諸法講論之

時得至彼聽講說律時或復得聽或不得聽
時彼童子問諸比丘云何一切等是善言我
或得聞或不得聽其意如何時諸比丘報言
童子如此之法是諸比丘秘密之事若不受
於具足戒者悉不得聽時彼童子聞此事已
心生懊惱云何願我速得出家堪聞善語後
時童子至律師邊請乞出家得受具戒依諸
比丘誦持戒律依法而行雖復如此而不能
證出世之智然彼後時病困著牀臨欲命終
又發是願迦葉如來怛他伽多阿羅訶三藐

與四

十五

三佛陀有一菩薩名曰護明已授記言汝於將來壽百年世當得作佛號曰釋迦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我於今者願值將來釋迦牟尼若願所願在彼教中亦乞出家受具戒已於彼世尊諸弟子中所持律者我為第一如我今日此師和尚於迦葉佛諸持律行弟子之中最為第一我亦如是當於彼時釋迦如來法教之中持律弟子我最第一彼人從爾命終已後即生天上及至今日最後之身受胎生於迦毗羅城剃髮師家名優波

離即其人也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時童子剃髮師者莫作異想即優波離比丘是也然優波離昔於尊者辟支佛邊剃鬚髮已乞如是願願我生生世世之中若得人身恒常生在剃髮師家復於彼時更乞願言願我莫生惡道之中由彼發願果報力故不生惡道從爾已來流轉天人多受快樂現得已利復作是願願我當於未來世時恒常值遇如是教師或勝此者若彼教師所說之法願我速證即得知解由斯業報今得值我以為教師即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五

與五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羅睺羅因緣品第五十六之一

又於一時輸頭檀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受我明朝所設飲食于時世尊默然而許輸頭檀王既見世尊默然許已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圍繞三匝辭退而去至本宮已即於彼夜辦具微妙多種飲食所謂餐食嚼食啖食味食辦具已訖過夜至朝灑掃鋪設即遣使人白世尊言今已時至飲食備辦唯願降赴

爾時世尊日在東方著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佛為導首來至輸頭檀王宮內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爾時輸頭檀王以佛為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乃至啖味悉令充飽稱意自恣既見佛僧飲食飽已洗浴鉢器將置別處一小座上却在_一一面既安座已輸頭檀王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教誨於我又願世尊善逝示現今我長夜常得利益安樂之事爾時世尊告輸頭檀王作如是言

大王今日若知時者應須捨此聽法之事亦復不須數來問訊諸比丘等王身不久應自得其最勝妙果於時世尊方便教化輸頭檀王說法顯示令其解悟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於本處輸頭檀王又於一時因舍利弗得法眼淨兼得證於須陀洹果而淨飯王已得諸法已證諸法已入諸法已度諸疑心無有惑已得無畏更不復問自餘法行悉證知已詣向佛所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度我出家入道受具足戒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輸頭

檀王於此教中捨家出家復更能證勝上法不爾時世尊思惟是已自證知此輸頭檀王決定不合捨家出家亦不得證勝上之法如是知已而告之言大王今日若知時者但在本家行檀布施造福業耳至於後日摩訶波闍波提大夫人請佛及僧供給飲食悉令飽滿至第三日第一宮內諸妃眷屬又復請佛及比丘僧供給銷饍亦悉充足至第四日其第二宮又復請佛及比丘僧供奉種種百味銷饍亦悉充足其羅睺羅如來出家六年已

後始出母胎如來還其父家之日其羅睺羅
年始六歲爾時如來至迦毗羅婆蘇都城羅
睺羅母作如是念我昔因此羅睺羅故爲諸
眷屬之所誹謗今日時至我於彼事應自清
淨以明其身以是因緣必須請佛及比丘僧
布施飲食及請一切諸眷屬等以自明白耶
輸陀羅作是念已於其彼夜辦具種種微妙
飲食既備辦已過於彼夜即遣使人往白佛
言所設飲食辦具已訖世尊知時兼告一切
諸眷屬等悉令聚集來赴所請爾時世尊於

晨朝時日在東方著衣持鉢與諸比丘左右
圍繞佛爲導首與大比丘一千二百五十人
俱詣向王宮如所鋪座次第而坐爾時羅睺
羅母別作一枚大歡喜丸喚羅睺羅內著手
裏作如是言汝羅睺羅往至比丘僧衆之內
是汝父者施歡喜丸羅睺羅母復告一切諸
眷屬言是羅睺羅今當覓父時羅睺羅持歡
喜丸徧觀一切諸比丘已直往佛邊而白佛
言如是沙門陰涼快哉如是沙門陰涼快哉
爾時輸頭檀王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耶輸

陀羅頗有如此過患以不爾時世尊告輸頭
檀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者莫作是疑耶輸陀
羅無此過患其羅睺羅真我之子但是往昔
業緣所逼在胎六年爾時輸頭檀王及諸眷
屬聞佛此語皆悉歡喜踊躍徧身不能自勝
各各以手持諸種種飲食銷饍供佛及僧令
得充足自恣飽已佛及大眾洗鉢澡手各持
小座繞佛左右却坐一面爾時輸頭檀王以
敬佛故不能廣問如上因緣而白衆中諸比
丘言願諸師等請問世尊其羅睺羅及耶輸

陀羅往昔造業因緣之事爾時諸比丘即白
佛言是羅睺羅往昔造作何業因緣以何業
報處胎六歲耶輸陀羅復作何業懷孕六年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過無量世時
有一王婆羅門種名曰人天生其二子大者
名曰次者名月其大王子恒不樂世願欲出
家經未多時其王人天算盡命終命終之後
其子日月互相推讓其長子言汝當爲王治
國政事其第二子復語彼言汝當爲王治國
政事其日王子告月王子復作是言汝必爲

王我當捨家而出家也時月王子復白彼兄作如是言汝既長大王位當汝我不合受其日王子復告其弟月王子言凡受王位先作何法其月王子復報彼言先班號令其日王子復問彼言世若有人違號令者當合何罪其月王子復報彼言必須重罰罪之重者其日王子復語其弟月王子言依其道理我合得王我今但捨王位付汝汝當作王我欲捨家而出家也時日王子以其王位付月王子遂即捨家出家修道其日王子所有眷屬皆

隨出家時日仙人作如是念此等諸人依我出家我今既與此輩爲師當須勤學求於道業以勝於彼作是念已因發誓言願我此身從今已後若非他施不得自取乃至一物水及楊枝爾時仙人至於一時忘失本念他不施與藥草根等及以諸果而自取食又時夜渴見他澡盥謂言自許遂取而飲而自澡盥在於一邊時彼仙人本澡盥主見自澡盥空無有水而問之言是誰取我澡盥中水此乃是賊住居之處本非仙人所居地也時彼仙

人取水飲者見自澡盥水滿其中在於一邊
遂報彼言我不知故取汝水飲謂言我許而
彼仙人告彼飲水日仙人言汝若飲者善哉
快哉爾時錯誤飲水仙人正自思念我已違
失昔日誓言爲不善也此非仙法我今云何
不與不受諸藥草根及果子等而自食之復
取他水而自飲也以此因緣悵快不樂心生
憂惱存坐地上思惟正念憂愁此事爾時弟
子摩那婆輩便即詣向日仙人所頂禮其足
如法承事而彼仙人告彼弟子摩那婆言汝

等童子從今已後莫頂禮我何以故我於今
日已成賊也彼諸童子即問王仙作如是言
優波陀事云何也時日王仙便報彼等摩那
婆言汝等童子今須知我不從他邊受得藥
草根及果等復取他水而自飲之作是語已
彼等童子尋復白彼日王仙言師於今者莫
作是語所食飲者一切皆是優波陀物時日
王仙復語彼等摩那婆言汝等知我不從他
得而自取不然我今者不從他得草藥根果
及澡盥水而自取飲我已成賊是故汝等當

罰我罪如治賊者等莫有異時諸童子咸白
彼仙我不敢決優波陀罪優波陀弟今者作
王現領此境如法治化至於彼邊必能治罰
優波陀也爾時王仙詣月王所於時月王既
聞此事知其日王欲來其邊即辦四兵出迎
城外日王到已頂禮其足時日王仙止月王
言莫禮我足所以者何我今是賊大王必須
治罰我罪如賊莫異爾時彼王即問其兄日
仙人言聖者今日作何賊也彼時仙人報月
王言大王當知我在空閑清靜樹林修道之

時不從他得藥草根果并取他水而自飲也
爾時彼王聞此語已煩冤懊惱嗙噎悲啼涕
淚滿面作是思惟如此仙人功德本行自來
清淨無有過患云何今日可罪罰也作是念
已報王仙言我許諸仙取諸果子及藥草根
乃至水等與五自食自飲是故仙人所食之者皆六
是已物大仙非賊亦不可罰時日王仙告月
王言大王今日始許斯事非昔日也王復白
言我昔初承王位之時即有此語我施沙門
及婆羅門草木及水隨意用食是故大仙實

非賊耳我於今者云何罰罪而彼王仙復告
王言善哉大王我今已造不善之事自念不
能消此過罪我既取他澡盥水飲是故大王
須治罰我如賊無二爾時月王有一外甥在
彼衆會而此外甥白月王言大王但與此仙
決罪勿令此仙煩冤懊惱爾時月王白彼仙
言事若爾者入在我苑止住修道爾時月王
令此仙人入其苑已尋即廢忘不復更憶至
於六日然後始念喚諸臣佐諸卿等輩彼仙
在苑出去已未爾時諸臣白月王言彼之仙

人猶未出苑仍在園內爾時月王放赦天下
一切囚繫乃至飛走諸禽獸等別喚彼仙布
施種種甘美飲食而白之言惟願大仙隨意
而去放已月王心懷不樂我於此仙已有罪
過因此仙人必得罪失爾時佛告諸比丘言
若有心疑於時王仙號名日者此是誰也莫
作異見我身是也汝等比丘若有心疑當於
彼時王名月者此是誰也莫作異見即羅睺
羅是其人也爲其將彼仙人入苑住六日故
因彼業報住於生死煩惱之中無量受苦因

其餘業復在母胎止住六歲汝諸比丘我念
往昔過無量世有一群牛在於牧所其牛主
妻自將一女往至牛群犛取乳酪所將二器
並皆盈滿其器大者遣女而負其器小者身
自擔提至其中路語其女言汝速疾行此間
路險有可怖畏爾時彼女語其母言此器大
重我今云何可得速疾其母如是再語三語
汝速疾行今此路中大有恐怖爾時彼女而
作是念云何遣我負最大器更復催促遣令
急行其女因此便生瞋恚而白母言母可且

兼將此乳器我今暫欲大小便耳而彼女奴
取此大器負擔行已其女於後徐徐緩行爾
時彼母兼負重擔遂即行至六拘盧舍爾時
佛告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女有瞋恚
心乃遣其母負重行六拘盧舍者莫作異見
耶輸陀羅釋女是也既於彼時遣母負重行
其道路六拘盧舍由彼業報在於生死煩惱
之內受無量苦以彼殘業今於此生懷胎六
歲諸比丘所有諸業非是虛受隨造善惡還
自受之是故汝等諸比丘輩恒須捨此身口

意惡何以故作身口意善惡因緣汝諸比丘
現見如是善惡果報汝等比丘應當如是修
學善業爾時世尊與淨飯王及彼大衆說微
妙法使令歡喜顯示宣通教化訖已從座而
起還於本處爾時羅睺羅母遣羅睺羅與五往向
父邊乞取父封時羅睺羅隨佛而行且行且
語作如是言唯願沙門與我封邑唯願沙門
與我封邑爾時世尊自授手指與羅睺羅時
羅睺羅執佛指已傍佛而行爾時世尊將羅
睺羅至於靜林遙喚長老舍利弗言汝舍利

弗將羅睺羅令其出家時舍利弗而白佛言
如世尊教承佛教已度羅睺羅而出家也爾
時世尊爲諸比丘制禁戒時其羅睺羅甚大
歡喜遂受禁戒如法奉行所以者何教法應
爾其舍利弗依佛教戒攝受教示當爾之時
有善男子皆悉獲得正信正見何以故並欲
出家求無上道諸梵行故利益現自證見法
故自證知已口自唱言諸漏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其羅睺羅亦復如是自
證其心得正解脫世尊即記告諸比丘當知

我之聲聞弟子持戒之中其羅睺羅最為第一此摩訶僧祇師作如是說其迦葉維復有別說當爾之時輸頭檀王辦諸食已即喚宮內諸眷屬等勅告之言汝等今者勿令一人示羅睺羅言悉達多是汝之父何以故恐羅睺羅聞已即隨其父出家時淨飯王於其彼夜備辦種種甘美飲食餐噉喫啖辦具已訖過彼夜分始晨朝時鋪設諸座將羅睺羅及諸侍從童男童女左右圍繞並遣將入阿輸迦林然後發使往白佛言食時已至飲食已

辦願尊知時爾時世尊日在東方著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在前而行相隨往詣輸頭王宮到已即於先所鋪座次第而坐時羅睺羅見彼童男及童女等各各亂行漫遊漫戲而諸乳母亦不遮斷共相戲笑遂私便從阿輸迦林漸入王宮往見世尊及比丘眾見已頂禮禮已即便昇樓閣上當於彼時羅睺羅母先在樓閣觀見世尊剃頭鬚髮身著袈裟見已悲泣而有偈說

大王釋子新婦者 其名號曰輸陀羅

見夫如是出家相 心懷悲泣自懊惱

時羅睺羅問其母言聖者何故悲啼如此其
母報子羅睺羅言身體金色在沙門眾即是
汝父時羅睺羅復白母言如是聖者我生已
來未曾憶念有如是等快樂之事作是語已
從樓閣上速疾而下詣向佛所入佛衣裏隱
藏而住時諸比丘即欲遮斷佛告之言汝諸
比丘莫復遮斷但令入我衣內而住爾時輸
頭檀王見佛及僧次第而坐自手奉過種種
清淨甘美餽饍所謂餐噉啜等食悉令飽

滿自恣充足爾時世尊飯食已訖洗鉢澡手
將一小座却坐一面即為父王而作願言

祭祀火為最 諸偈歎為最 人中王為最

諸流海為最 星宿月為最 諸明日為最

上下及四方 及於眾生輩 若天若人者

諸佛是為最

與五

十

爾時世尊為淨飯王以此偈句咒願已訖即
從坐起隨緣而去爾時輸頭檀王於後檢校
事務東西行時其羅睺羅已逐世尊出於宮
外既出宮已還欲來入於時世尊自授手指

與羅睺羅令其執捉時羅睺羅其身上分安
隱快樂譬如以繩繫諸鳥足更不復離如是
依附著世尊已即將往至尼拘陀林爾時世
尊告羅睺羅作如是言汝羅睺羅汝能隨我
出家以不時羅睺羅而報佛言我實如是能
出家也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
比丘我於今者令羅睺羅捨家出家遣舍利
弗以為和尚爾時諸比丘作如是念世尊昔
日曾告我等作如是言若有年歲不滿二十
不得為受具足禁戒而羅睺羅今始十五我

等為當依佛昔教為當更復別有所以作是
念時即將前事具白世尊爾時佛告諸比丘
言汝諸比丘當知十五而出家者可為沙彌
時諸比丘蒙佛教已即今出家請舍利弗以
為和尚爾時輸頭檀王發遣世尊及比丘僧
諸眷屬等世三然後方自欲坐食時十一而作是言汝
等當喚羅睺羅來與我共食爾時左右處處
求覓了不能得還至王所俱白王言大王我
今求羅睺羅莫知所在爾時輸頭檀王復告
之言汝等往至阿輸迦林及諸宮內處處求

覓時彼左右復即往至阿輸迦林及諸宮內
求亦不得來告王言往至彼處求亦不見爾
時輸頭檀王復告之言速往至於尼拘陀園
或非世尊將令出家如是去也爾時左右聞
王此勅速即至彼尼拘陀園處處求覓見羅
睺羅已爲世尊遣令出家見已還宮而白王
言大王當知其羅睺羅已被世尊放令出家
王聞是已迷悶躡地經於少時還得惺悟從
城出至尼拘陀林到於佛所頂禮佛足却坐
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往昔在家之日諸解相

師婆羅門等已曾授記若其在家必當得作
轉輪聖王世尊今已捨家出家我見世尊出
家之後作是思惟欲以王位付與難陀世尊
於後復令出家彼既出家我復思惟令阿難
陀紹其王位復爲世尊已放出家彼出家後
我復作念當欲令彼阿尼樓陀紹其王位復
爲世尊放令出家彼出家後我復作念婆提
唎迦紹其王位世尊亦復放令出家今者望
欲留羅睺羅擬付王位復爲世尊將出家也
世尊如是將羅睺羅出家之後豈不斷我王

種姓耳復次世尊雖復如此兼戀子情穿徹
皮肉筋骨及髓是故世尊從今日後作如是
教制諸比丘有出家者令諮父母許出家已
然後乃放爾時佛告輸頭檀王如大王意我
不違也我必當教作如是事作是語已爾時
世尊向淨飯王說諸法義與五顯示教化令王欣十二
悅加其威力復令歡喜爾時輸頭檀王既歡
喜已從坐而起頂禮佛足繞佛三匝辭退而
去還其宮內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比丘僧
而告之言汝等比丘當知兒子於其父母報

恩最難所以者何然其父母難作能作顯亦
世間長育諸陰故令乳哺養成身體是故汝
等諸比丘輩從今已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
求出家者先須令彼諮其父母然後乃聽若
不許可放出家者須如法治我今日後立如
是制凡人來投請出家者先須問言汝之父
女生存以不彼人若報云我父母現今生在
方更問言後當聽汝出家以不然其五師或
有異說作如是言其羅睺羅生二年後菩薩
爾時方始出家苦行六年然後成道成道七

歲方始來向迦毗羅城如是次第數羅睺羅
出家之日正年十五或有諸師作如是說波
闍波提見其菩薩捨家出家為此因緣憂愁
懊惱啼哭之時眼壞失明然佛世尊已證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過十二年然後方還迦
毗羅城欲於眷屬現憐愍故爾時輸頭檀王
及諸宮內一切眷屬左右圍繞王為導首在
前而行爾時復有同姓種族合有九萬九千
人俱同來見佛其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同
在彼眾往詣佛所為看其子羅睺羅故爾時

如來現雙神變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
既聞他說今我之子顯現神通所謂於身下
分放其燄火於身上分出其冷水如是聞已
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往詣佛所到
佛所已為敬佛故取其佛身所流之水自灑
已身及以洗面爾時世尊為令摩訶波闍波
提起於慈悲徧滿其體受其快樂其所壞眼
尋得清淨勝於本時爾時摩訶波闍波提即
於佛邊更增信敬時諸比丘又白佛言希有
世尊云何今此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為世

尊故憂愁啼泣失壞其目復因世尊還得清
 淨爾時佛告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諸比丘
 其摩訶波閣波提憍曇彌非但今日為我作
 是憂愁啼哭失壞此眼還復因我而得清淨
 過去之世亦曾為我憂愁啼哭失壞其眼復
 還因我眼得清明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
 此事云何願為說之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五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音釋

啞子合切 嗽所角切 誹府尾切 謔非議
 孕懷妊也 澡盥也 誹誹也 謔謔也
 也孕以證切 澡盥也 誹誹也 謔謔也
 錯七各切 嗚鳴也 噎噎也 錯錯也 謔謔也
 誤五故切 催促催促也 嗚鳴也 噎噎也 錯錯也 謔謔也
 切催促也 嗚鳴也 噎噎也 錯錯也 謔謔也
 梵語也此云五筋 筋骨絡也 哺口餉也
 里拘恭于切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六

與六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羅睺羅因緣品第五十六之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過去久遠在迦尸國於彼聚落近有一山名鬱

與六

蒸伽其山南面有一園林其園雜樹數過十萬花果茂盛枝葉扶踈遙遠瞻望如青雲隊於其園內處處皆有蓮花池沼其數衆多莊嚴園林其林高大空閑寂靜或有師說鬱蒸城爾時彼山有諸群象其象群內有一象母

生育一子形體端正觀者無厭然彼象子其身潔白六牙備足其頭純黑如因陀羅瞿波鳥頭七支拄地其彼象子養育不久成大象龍如法修行孝順父母供養之時有敬重心然彼象子諸有飲食草果根等先奉父母令其充飽然後自食爾時象龍又於一時因求草果諸飲食等處處遊行有諸獵師忽見此象即作是念此之象龍非是餘人所堪乘者唯梵德王堪能乘耳作是念已遂即往詣梵德王邊到已白言大王當知某處林內有一

象龍端正可喜其身潔白具有六牙其象黑頭如因陀羅瞿波之鳥七支拄地如我所見彼象當堪大王乘之如其大王意所樂者可往遣人搦彼象取將示玉來時梵德王尋即召喚能搦象者勅告之言我聞他說有一象龍其象六牙端正可喜觀看之者無有獸足乃至七支悉皆拄地汝等必當速往彼處捉彼象龍將至我所勿使遲遲令有失脫爾時所有諸搦象人聞梵德王有如是勅而報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教即辦鞞諸皮索等

往至象邊以呪呪之其象自來赴向人所遂即捉之以彼皮繩繫縛象已牽來將至梵德王邊時梵德王遙見彼等將其象龍欲至之時即起出迎以歡喜故作如是言快得如是妙好大乘快得如是妙好大乘時梵德王身自養飼與六但於彼象所堪食者悉皆與之一切所食自看自與雖復如此而彼象龍反更羸瘦恒大呻吟呼聲大叫悲啼流淚無時暫歇時梵德王見彼象龍羸瘦憔悴乃至悲啼流淚如此至於象前合十指掌語象龍言我將

一切諸好飲食供養於汝汝乃羸瘦不著膚
體減損色力身嬰羸瘠然我觀汝心不悅懌
不受歡樂我心愛汝供給贍養未曾暫捨汝
須何事我今皆與令汝歡喜汝何緣故不喜
不樂爾時象龍白梵德王作如是言我今啓
白大王一語令王歡喜時梵德王聞彼象龍
作如是言生大希有歡喜之心復作是念希
有此事此龍象王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報彼
象龍作如是言汝象龍王出如是語令我歡
喜爾時象龍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

彼林之內我有父母年老力衰住彼林內我
念未被王所擗時自爾已前不曾憶有先自
食噉始與父母水漿亦爾先與父母然後自
飲我今思量受王供給一切資須無所乏少
養育於我然其父母在彼林中乃成孤獨受
大苦辛我今正以不見父母是故如此憂愁
不樂時梵德王聞此語已生未曾有奇特之
心作如是念希有此事不可思議人中猶尚
難有此法云何象龍乃如此也作是念已告
彼象龍如是言曰大象龍王我今寧自將此

身命閉於牢獄不將如是如法之行持戒妙
行孝養父母於如此事不敢擾亂爾時梵德
復告象龍作如是言汝象龍王我今放汝至
父母邊共其父母自相供養隨意受樂然梵
德王放象龍時即說偈言

汝今好去象龍王 供養父母當孝順

我寧自捨此命根 於汝更不相亂擾

爾時梵德放彼象龍其象龍王既得脫已漸
至彼林彼象龍母於時正以不見子故憂愁
懊惱泣淚啼哭兩目失明以失明故東西馳

走從於本處遊行他所象龍初還至彼林時
求覓其母了不知處以不見故放聲大喚於
時象母聞其叫聲即知彼聲是其己子其母
爾時亦即放聲叫喚悲泣彼象龍王聞其母
喚遂爾尋聲往至母所其象龍王既見其母
近一水池止息而住安置其母在於岸上爾
時象龍入其水池取滿鼻水出已歡喜身心
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至其母邊以水散
灑而洗浴之爾時其母得子持水洗浴身時
眼還清淨勝於本日而彼象母既見其子而

問之言子何處來今日始還令我多時不得見汝時彼象龍向母具說如梵德王遣人所擲將向王宮供養因緣并放得脫還歸之事一切皆悉向其母說爾時象母聞此語已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唱言子子如我今日而得與汝共相養活喜樂如是願梵德王共其父母妻子男女諸眷屬輩及以知親大臣百官一切輔佐共相養活如我今日受斯快樂爾時佛告諸比丘等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有心疑彼象龍王此是誰也即我身

是汝等比丘若有心疑彼時象母此是誰者莫作異見此即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是當於彼時爲我啼哭悲涕流淚受於苦惱兩目失明還因我故而得清淨今亦如是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不見我故悲號啼哭憂愁苦惱兩目失明今還因我而得清淨汝諸比丘如來昔在因地之時未得成佛尚爲衆生作是利益況於今日已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是故諸比丘若有智者恆於佛所作敬重心希有之心於法僧邊亦須生於敬

重之心汝等比丘當如是學

難陀出家因緣品第五十七之一

爾時世尊教化難陀釋種之子捨家出家數
數爲說出家因緣亦復讚歎出家因緣而作
是言汝來難陀當就出家作是語已釋子難

出六

五

陀白言世尊我不出家所以者何我以四事
供養世尊及比丘僧乃至盡其一形供養衣
服卧具飲食湯藥如是世尊第二第三教化
難陀讚歎捨家出家功德乃至數數說其出
家因緣之事及以讚歎勸其出家而彼難陀

不肯出家猶言我以衣服卧具飲食湯藥盡
形供養佛及衆僧因緣之事爾時世尊經於
少時飯食訖已將一侍者徐徐向彼釋種童
子難陀之家然彼釋種童子難陀當於彼時
在重閣上共孫陀利昇樓觀看遨遊而坐爾
時難陀在樓閣上遙見世尊將至其所速即
驚起下於重閣往至佛邊頂禮佛足却立一
面因白佛言善來世尊何從遠至惟願垂神
入我堂室昇座而坐爾時世尊入彼堂室昇
座坐已慰喻難陀慰喻已訖默然而坐爾時

難陀白佛言世尊唯願今者於此受供我遣
備辦餽饌飲食佛告難陀我已食訖不須備
辦爾時釋種童子難陀復白佛言今有蜜漿
非時飲不佛告難陀我隨汝意爾時難陀復
白佛言唯然世尊於是難陀執持佛鉢盛非
時漿奉與世尊於時世尊未為受取爾時釋
種童子難陀即持彼鉢將與侍者而彼侍者
復不受取爾時世尊從座而起與諸侍從相
逐而還欲向本處其釋童子亦從重閣持彼
蜜漿欲隨佛去爾時釋種女孫陀利見釋難

陀執其滿鉢非時蜜漿從世尊行其孫陀利
梳頭未訖便即高聲喚難陀言聖子難陀欲
何去也爾時難陀指彼鉢言欲將此鉢奉送
如來至彼即還孫陀利言聖子速來莫久住
彼爾時世尊出難陀家為難陀故步行東西
在於街巷欲令城內一切人民見彼難陀執
非時漿隨逐於佛是時人民見此事已各相
謂言今者世尊必令難陀捨家出家爾時世
尊至僧伽藍喚一比丘密以手指作其相貌
令取難陀手中蜜鉢時彼比丘知解佛意從

難陀邊即取其鉢爾時難陀頂禮佛足白言
世尊我今辭佛欲還向家佛告難陀汝莫還
去爾時難陀復白佛言世尊我今思惟不欲
出家所以者何我欲四事盡其一形供養如
來及衆僧故爾時世尊復告難陀作如是言
此閻浮提世界縱廣七千由旬北面廣闊南
面狹小猶如車箱滿中羅漢稠若甘蔗竹葦
麻稻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彼等諸阿羅
漢盡其一形四事不闕彼等羅漢入涅槃後
復更供養起舍利塔於其塔上各施幡蓋及

寶鈴幢復以香花及諸油燈種種供養於汝
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多不難陀
白言得福甚多爾時世尊復告難陀若有羅
漢滿此閻浮有人盡形四事供養乃至香花
然諸油燈若復有人供養一佛功德果報倍
勝於彼復次難陀與六若人能入佛法教中乃至
出家一日一夜行於清淨梵行之法此之果
報倍多於彼是故難陀必定出家莫復貪受
五欲樂也復次難陀諸欲少味多有苦患諸
欲無常是可厭離是大苦本是大瘡疣是大

惡刺是大厄縛是大苦惱是損滅相是破壞相無常不住無時暫停是不牢固危脆易壞多有怖畏苦空無我汝今必當諦觀諸欲如是過患難陀汝今應善思惟五欲過患莫貪著也爾時世尊雖向難陀說此過患然其難陀心故不欲願樂出家但敬佛故低徊俛仰白言世尊我當出家爾時世尊且因經行以指作相招一比丘來語之言汝當喚一剃髮師來時彼比丘即喚眾中一剃髮師在難陀前手執剃刀欲為難陀剃其鬚髮爾時難陀

捉拳向彼剃除髮師作如是言汝今何力教剃我頭爾時世尊正念正意告難陀言來汝比丘入我法中行於梵行盡諸苦故爾時如來作是語已難陀鬚髮即自墮落猶如比丘剃其鬚髮始經七日自然體著袈裟色衣手執鉢盂如法之器而彼長老即成出家受具足戒於時難陀可喜端正諸人樂觀有三十相具足不闕身體金色高下四指不及如來所作袈裟與佛衣服等無有異作已受持或諸比丘遙見來者皆謂難陀即是世尊欲起

迎逆及至知非始還本坐以此因緣而諸比丘嫌恨籌量而作是言長老難陀云何與佛衣服一等而用受持時諸比丘即往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時聚集諸比丘衆問難陀言汝作衣服僧伽黎等與佛同量而受持不爾時難陀其六白言世尊此事實然佛言難陀此不如法汝今云何與佛世尊同量受持僧伽黎也爾時世尊訶責難陀教如是已告諸比丘從今日後悉皆不得依世尊量作諸衣服而受持也若有違者如法治罪爾時難陀

作如是念世尊已斷不復更聽依世尊量受持衣服今所作衣必須治打出其光澤而受持也爾時難陀尋即作彼打治之衣光澤而服執持鉢器眼塗媚藥莊嚴其身脚著革屣左手執傘右手持鉢詣向佛所白言世尊我欲往入聚落乞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汝今豈非善男子也信心捨家而出家乎難陀答言如是世尊事實然也爾時世尊復告難陀作如是言汝既信心是善男子捨家出家所持衣服何故打治令出光澤復以

何緣莊嚴身體眼塗媚藥脚著革屣一手執
繖一手持鉢欲乞食也復次難陀汝若在於
阿蘭若處乞食活命著糞掃衣此乃為善爾
時世尊以此因緣而說偈言

何時當得見難陀 住於空閑常乞食

少欲知足拾遺餘 又樂遠離諸欲想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以此事相集諸比丘而
告之言諸比丘輩從今日後不得復著打治
出光衣若有受持出光衣者如法治罪亦復
不得眼塗媚藥及妙革屣亦復不得執輕妙

鉢亦復不得執繖入城聚落乞食若如是者
悉如法治爾時難陀雖被世尊斷此打持光
澤之衣并及不得眼塗媚藥斷好革屣并持
輕鉢及以繖蓋猶尚憶念王之勢樂不肯依
斷還憶彼女釋孫陀利念其色欲不行梵行
欲捨其戒還本家宅以是因緣恒畫彼女孫
陀利像後於一時至阿蘭若空閑之處或取
甌瓦或取木板畫此釋女孫陀利像如是觀
看便過一日而諸比丘其有見者心生嫌恨
而相謂言長老難陀云何在於阿蘭若處或

取甄瓦或取木板畫婦女形竟日觀看時諸比丘即將此事往至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諸比丘在於衆內問難陀言汝實在於阿蘭若處或取甄瓦或取木板畫婦女形竟日看不難陀白佛實爾時佛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汝爲此事是不善也出家比丘豈得畫其婦女形像而觀看乎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從今不得畫婦女形若實若虛以著欲心畫已觀者若有如是故畫看者得違戒罪又於一時長老難

陀次第當直守護寺舍彼時難陀作如是念如來不久當入聚落乞食之時我於爾日當得還家爾時世尊知彼難陀作是思惟知己告言長老難陀汝若欲行閉諸房門然後還去爾時世尊作是語已便即往入聚落乞食第六長老難陀作如是念世尊已入聚落乞食十今當得還其家內爾時難陀遂見世尊房門不閉作如是念我閉此門然後還去即閉彼門見舍利弗房門復開即復往閉舍利弗門既閉彼門其目捷連房門復開尋即閉彼目

連房門既閉彼門見大迦葉房門復開尋即
往閉大迦葉門既閉彼門復見摩訶迦旃延
房其門復開尋復往閉迦旃延門既閉彼門
又見優婁頻螺迦葉房門復開尋即往閉優
婁頻螺迦葉房門既閉彼已那提迦葉房門
復開尋復往閉那提房門既閉彼已伽耶迦
葉房門復開爾時難陀尋復閉彼伽耶房門
既閉彼已優波斯那房門復開閉彼門已見
俱絺羅房門復開既閉彼已復見摩訶專陀
門開閉彼門已見利婆多房門復開閉彼門

已見優波離波多房門復開如是次第閉一
門已第二門開閉第三已第四門開彼見其
門一開一閉遂作是念彼諸比丘當能捉我
作何事過若開若閉我當還去將恐世尊不
久來至作是念已從尼俱陀樹林之內將欲
出時世尊尋以天眼觀彼難陀已見難陀將
欲出其尼俱陀處如來見已從毗羅婆蘇
都城隱沒其身便即至其尼俱陀林出現於
彼爾時難陀見佛於彼林中出已尋即依一
尼俱陀樹隱身而坐爾時世尊以神通力舉

彼大樹置於虛空見彼難陀藏身而坐作如是言汝今難陀欲何處去時彼難陀報言世尊我於今者還復憶彼王位快樂自在之事兼復憶彼釋孫陀利是故不樂行於梵行意欲捨戒還於本家佛因此事而說偈言

欲離叢林已得離 從林得出還入林

汝富伽羅觀此事 從縛得脫還被縛

爾時世尊爲彼難陀說法句已更復勸言長老難陀汝當精心於我自在法教之中爲盡諸苦勤行梵行世尊以法教化難陀難陀猶

故不忘昔日五欲樂事及在王位適意之樂猶復憶念釋孫陀利不樂正法行於梵行心欲捨戒還其家宅爾時復有一大長者欲請世尊供設飲食於時難陀次當守寺爾時難陀復作是念世尊今者當入聚落受彼長者請食之時我當還家爾時世尊預知難陀作此憶念知己便即告難陀言汝今難陀須必知時灑掃寺地所有澡盥悉令水滿作是語已即往聚落赴其所請長老難陀於彼之時即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赴他請往於聚落我

今可得自往向家作是念已顧見如來所住
之房多有糞土見已作念我今先往掃彼糞
穢然後向家作是念已執持掃帚往掃彼房
其掃一邊風來還吹土草滿地更須報掃彼
時難陀復作是念掃地且止我先當令所有
眾僧水澡盥器與六先著水滿然後向家作是念
已取彼澡盥將至水所悉滿盛水其所滿器
滿已還覆彼時難陀作如是念我今何假掃
地盛水如來今者不久還來我今亦可速至
已家作是念已即還從彼尼俱陀林欲向家

去爾時世尊在彼所請長者之家以過人眼
清淨天眼觀彼難陀已從彼處尼俱陀林欲
出向家既見是已即別化身從長者家隱沒
不現尋一念頃至尼俱陀樹林之內在彼長
老難陀前出爾時難陀遙見世尊來欲至已
即上一大高峻險岸從彼岸下至隈障處存
身而坐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令彼峻岸地平
如掌爾時世尊見彼坐時告言難陀汝今在
此欲作何事於時難陀而白佛言婆伽婆我
已言許共孫陀利還家爲期今作是念勿使

令我成其妄語是故我今欲往彼處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何須見孫陀利其身如是皮裹筋骨內有髓腦膿血屎尿皆悉充滿最可厭惡猶如廁溷如是難陀我今略說一一衆生共婦和同所出不淨多於巨海亦不知

足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而說彼偈

第六

十五

欲離稠林已得離 從林得脫還入林

汝富伽羅觀此等 從縛得脫還復縛

爾時世尊教化難陀說法教言今汝難陀於我自任說法教中喜樂行於清淨梵行為欲

滅諸一切苦故爾時難陀雖被世尊作如是等方便教化猶故不樂行於梵行乃共六群諸比丘等以為朋黨數至彼邊語言論說從晨到夜唯論邪命諸惡等事爾時世尊觀知其行作如是念此之難陀今已學彼六群比丘恐畏損其功德業行我應斷其共彼人等以為朋黨作是念已即便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我欲共汝入迦毗羅婆蘇都城難陀自言唯如尊教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

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在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持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

不淨腥臭氣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六

與六

十四

音釋

隊徒對切陣隙也純常倫切搦捉也韌而瘡疥疣瘡
 斷也飼祥吏切呻吟脆此易斷也佻方短切傘
 也瘦憚從也蕪甘蕪也葦干鬼切瘡疥疣瘡
 也初良切癩癩也脆此易斷也佻方短切傘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蘇早切
 蓋也
 峻私閏切
 高也
 膿奴冬切
 腫血也
 溷胡回切
 廁也
 髓胡回切
 腦髓息委切
 許救切
 鼻橙切
 也氣切
 頭體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七

與七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難陀出家因緣品第五十七之二

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
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

與七

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
至爾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邸見

彼邸上有諸香裏見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
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香裏物難陀爾
時即依佛教於彼邸上取諸香裏佛告難陀
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裏然後放地爾
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持此香於一
刻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
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即嗅自手
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言世尊其
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
親近諸善知識恒常共居隨順染習相親近

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出迦毗羅婆蘇都城至本住處以

此因緣聚集大眾諸比丘已即告長老難陀

言曰難陀汝今莫親近彼六群比丘莫共彼

等以為親友何以故若其有人親近如是惡

知識者雖復與彼共為朋友或時與彼互相

承事隨順彼等一切事業但為惡人共相親

近即得世間惡名流布長老難陀汝若欲覓

親友知識當近比丘舍利弗比丘大目連比

丘大迦葉比丘迦旃延比丘優樓頻螺迦葉

那提迦葉伽耶迦葉優波斯那摩訶俱絺那

摩訶孫陀離波多等諸比丘輩勸汝親近隨

順承事所以者何若人親近善知識者承事

親善雖未證得利益之事交獲世間名聞流

布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而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爾時世尊雖以善言教示難陀而彼難陀猶戀王位自在之樂憶孫陀利五欲之事於佛法中猶不欣樂欲捨梵行欲捨具戒還從家事爾時世尊知彼長老難陀心已作如是念然此難陀煩惱熾盛豈能小教破彼煩惱我於今者須作方便喻如世間以火滅火以毒治毒作是念已執彼長老難陀之手從尼俱陀樹林而出以神通力隱沒其身忽然在於

香醉山上出現而住爾時彼山以風吹故兩樹相揩遂即出火燒然彼山出大煙炎時彼山內多有獼猴其數五百被火燒毛皆悉存地摩滅身火爾時世尊見有一箇雌瞎獼猴在彼群內亦復以手撲滅身火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見此雌瞎獼猴在彼群內亦復以手滅其身火如此以不爾時難陀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我今已見爾時世尊尋復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汝意云何汝孫陀利可喜端嚴與此獼猴是誰為勝爾時難陀遂

向世尊舉眉蹙面默然不言爾時世尊執持
長老難陀手臂從香醉山沒身往至三十三
天現於波利質多羅樹時彼樹下有一大石
名曰婆奴唵摩羅_{此言黃褐}住於彼處爾時帝釋
天王往入彼園遊戲其園名曰伊迦分陀利
將領五百宮人娖女左右圍繞作倡妓樂於
時世尊見帝釋王在彼伊迦分陀利園將領
五百娖女音聲歡娛受樂時佛即告長老難
陀作如是言汝今見此五百娖女作倡妓樂
遊戲以不難陀白言如是世尊我今已見爾

時世尊尋復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汝意
云何為當釋女孫陀利好為當五百娖女端
正長老難陀白言世尊如以彼時雌瞎獼猴
與孫陀利共相比較百倍不如乃至千倍至
百千倍世間算數亦不可及我今如是孫陀
利女欲令比此娖女五百亦復不如百倍千
倍至百千倍世間算數所不能及今者云何
可為比喻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意欲共
此娖女相娛樂不爾時難陀歡喜踊躍白言
世尊如我意者實欲與彼五百娖女共相娛

樂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不可以此凡身
共彼娛樂若欲然者必須以汝歡喜之心於
我法中行於梵行我當報汝今者若能隨順
此法行清淨行命終捨身於未來世必得受
報生於此處共此五百諸婬女輩共相娛樂
爾時難陀聞此事已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
能自勝而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於佛法中
歡喜行於清淨梵行世尊今者已許報我我
今實欲當未來世生於此處共此五百諸婬
女等共相娛樂爾時世尊復執長老難陀臂

已從三十三天沒身還其本處爾時難陀作
如是念世尊於先已許報我於未來世當得
共彼五百婬女以相娛樂是故難陀以此因
緣盡其身心正念行於清淨梵行調伏諸根
節量飲食初夜後夜起誦經行勇猛精進不
共他人言談戲笑心不躁急心無狡猾口不
綺言發精進行念四威儀樂於空寂閉塞諸
根成就最勝微妙正念爾時難陀若欲意觀
東方之時安定身心志意充滿既正念已然
後方始觀於東方如是觀時無有愁惱無有

黑闇於不善法終無漏失亦不迷惑如是欲
觀南西北方上方下方亦定身心志意充滿
如是觀時亦無愁惱無有黑闇於不善法更
不漏失亦不迷惑爾時難陀或有同行諸比
丘輩而告之言長老難陀汝於先時不閉諸
根於諸飲食不知厭足恒求妙好牀褥卧具
安隱睡眠本無厭足或時戲笑心意不定狡
猾綺語不曾精勤恒常懈怠亦無正念多諸
忘失威儀漏闕無禪無定不能攝心諸根逸
浪不可具說云何今者諸根調伏飲食知足

初夜後夜不曾睡眠無復狡戲攝斂身心又
不綺語勇猛精進正念正勤已得禪定心不
漏逸諸根不浪長老今日何因得爾爾時難
陀告彼同行諸比丘言諸長老輩當知世尊
於未來世將欲報我五百婬女歡娛受樂是
故我今於此法中勤行梵行爾時難陀親友
同行諸比丘等於彼難陀欲有調笑譏弄譏
戲各相謂言長老難陀於世尊所客作傭力
求將來報故於法中勤行梵行長老難陀汝
於佛邊行梵行者止為諸天五百玉女行梵

行耳爾時長老難陀親友諸比丘等從爾已
後是故常喚為客作者爾時世尊見此難陀
為諸玉女行於梵行遂便執臂從彼尼拘陀
林而出投身入於大地獄裏世尊於時見一
銅釜下然猛火其釜赫赤與火無異出大光
炎熾然赭赭世尊見已告彼難陀汝往問此
諸獄卒等此之銅釜欲為阿誰熾然湧沸乃
至如是長老難陀聞佛是語白言世尊唯如
佛教即往詣彼諸獄卒邊而問之言此大銅
釜欲為何人如是湧沸乃至此也爾時獄卒

咸報難陀作如是言佛有姨母所生之弟名
曰難陀為彼人故燒然此釜難陀復問汝豈
不聞如來往日許報其人若為五百天樂姝
女行於梵行後得生於三十三天諸獄卒言
如是如是我等已知但我等輩復聞其人於
彼三十三天之上墮落已後來生此處爾時
難陀聞此語已心生恐怖舉身毛豎作如是
念我若次第於此受苦我今亦欲不用如此
姝女果報爾時世尊即執長老難陀臂已從
地獄內隱沒其身還至尼俱陀林而出爾時

難陀爲以同行諸親友等恒常喚作佛客作人被笑被訶譎調戲弄復見地獄慚愧恐怖即生厭離自悼自悔求空閑處獨行獨坐更不放逸精進勇猛凡善男子其有正信捨家出家求於無上清淨梵行行已現得自證神通得諸漏盡口自唱言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證羅漢果心得解脫長老難陀亦復如是證羅漢果然後始往至於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長老難陀白佛作如是言今捨世尊往日恩許我昔欲取

如來報者正爲五百諸天姪女是故如此而今世尊得解脫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非但今日我於汝邊始得脫也汝初唱言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於彼時已得脫也爾時長老難陀同行諸比丘等未知難陀得漏盡者猶如先日未漏盡時戲弄調唱如是言長老難陀於世尊所客作求報爲彼五百諸天樂女行於梵行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等比丘未知難陀諸漏已盡還依昔日未漏盡時猶故唱言長老難陀爲彼諸天五百

姝女行於梵行我恐彼等多獲罪過然我今者可於衆中宣揚顯說長老難陀漏盡事也爾時世尊以如此等因緣事故集聚一切諸比丘僧既聚集已而告之言汝諸比丘若有人言好男子者難陀比丘即其人也若言端正亦即難陀比丘是也大壯人者難陀比丘亦其人也若言身體細軟弱者亦復難陀比丘是也若言有人諸根寂靜不散亂者亦復難陀比丘是也若有人言於諸飲食知節量者亦復難陀比丘是也若有人言初夜後夜

不睡眠者今亦難陀比丘是也若言三族清淨生者亦即難陀比丘是也若有人言得六通者此亦難陀比丘是也若言得八解脫定者亦復難陀比丘是也爾時世尊告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於我聲聞弟子之內調伏諸根難陀比丘最爲第一時諸比丘而問佛言如是世尊其彼長老難陀比丘往昔之時有何善根因彼善根生於釋種甚大富貴豐足資財其人身體端正可喜世尊今日復記云我聲聞弟子調伏諸根最第一者難陀

比丘即其人也作是語已佛告彼等諸比丘
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九十一劫時有一佛
出現於世名毗婆尸多陀竭多阿羅訶三藐
三佛陀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彼世
界王所居住彼有一城名槃徒摩低於時彼
佛依彼城住有諸比丘六千人俱皆阿羅漢
時有一王名曰槃頭供養彼佛及比丘僧尊
重恭敬所謂衣服卧具飲食及諸湯藥房舍
之具無所乏少爾時槃頭摩低城內有一種

姓婆羅門子而彼童子營造温室請佛及僧
洗浴供養其婆羅門種姓童子見諸比丘從
温室出身體清淨甚大香潔無有臭氣見已
心生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心發是
願願我來世常得如是清淨無垢不腥臭身
當似如是比丘僧等清淨香潔無臭之身又
於後時毗婆尸佛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
佛陀入般涅槃其王槃頭為彼世尊所有舍
利取四種寶為造塔廟所謂金銀瑠璃玻瓈
時彼種姓婆羅門子檢校經營當造彼塔既

造塔已心作是願願我來世恒常值遇如是
世尊彼所說法願我領解悉得證知莫背彼
法生生世世不入惡道而彼童子命終之後
恒生天上或生人間於後一生生一大富長
者之家父母養育隨時長大意智漸漸皆得
成就爾時童子其家恒有一辟支佛與七為作門
師數數至家彼辟支佛可喜端正具足三十
大丈夫相而彼童子恒以四事供養供給彼
辟支佛盡其一形無所乏少其辟支佛盡其
住世然後涅槃爾時長者見辟支佛命終涅

槃即取彼身如法闍毗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以泥塗飾復以石灰重泥其上以莊嚴故懸
諸種種寶珠瓔珞發是願言願我未來恒值
如是辟支世尊而彼世尊所說之法聞已領
解永不忘失生生世世不墮惡道亦願我身
端正可喜見者歡喜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
足無減如此大仙等無有異而彼長者捨身
命終後更不曾生於惡道恒生人天久久流
轉於後復生波羅奈國彼時有王名吉利尸
此言瘦細以為彼子於爾之時乃有一佛出現於

世名曰迦葉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然彼世尊隨其住世滅度已後吉利尸王純
以七寶爲造塔廟所謂金銀玻瓈瑠璃及赤
真珠珊瑚碼碯其寶塔外更以甌甑重覆其
上其塔高峻至一由旬東西縱廣各半由旬
爲作銘記名曰達舍婆陵^{此云相}爾時吉利
尸王所生七子僉白王言善哉大王當知我
等欲於迦葉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佛陀
舍利塔上各各奉施一大繖蓋以覆其塔善
哉大王願垂聽許王告之言任隨汝等我今

聽造爾時彼等諸七王子各以一寶造其一
蓋覆其塔上或造金蓋或造銀蓋乃至或造
碼碯等蓋其七子內第二王子造其金蓋以
覆塔上心發是願願我來世恒值如是辟支
佛尊彼所說法願我領證永不忘失生生世
世不墮惡道^{此云}所生之處願得猶如金色之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等汝諸比丘若有心疑於
彼槃頭摩城之內婆羅門子供養彼佛及比
丘僧溫室洗浴心發是願願我來世當得似
此比丘僧衆清淨無垢香潔之身於毗婆尸

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滅度之後造塔供養之童子者汝等比丘莫作異見此即難陀比丘是也汝諸比丘汝等若有疑彼長者一形供養彼辟支佛滅後復以舍利起塔供養塗治及以石灰種種莊飾及諸瓔珞供養彼塔心作是願願我來世如此辟支端正可喜觀者無厭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足無減如此仙人蓋是誰也汝諸比丘莫作異見此亦難陀比丘是也汝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於彼波羅奈城吉黎尸王第二之子為彼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迦葉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造作金蓋以覆塔者莫作異見此亦難陀比丘是也然此難陀以於往昔毗婆尸佛及比丘僧為作温室如法洗浴因發是願願我來世當得如是清淨香潔無垢之身如此比丘清淨無垢又復供養辟支佛尊尊滅度後起舍利塔以泥塗治石灰嚴飾并以瓔珞而莊校之心作是願願我來世如是端正如是可喜身有三十大丈夫相具足無減如此仙人復於迦葉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滅度之後

第六五册

造舍利塔純金造蓋以覆其上心發是願願
我來世所生之處身恒金色藉彼業緣今成
如此可喜端正觀者無厭金色之身復有三
十大丈夫相皆悉具足無有闕減於彼之時
復起心願願我來世勿生惡道藉彼業報不
曾生於惡道之內恒得生於人天道中復於
彼時毗婆尸佛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佛
陀造塔之時檢校經紀於辟支佛復以四事
盡形供養藉彼業報因緣力故今得生於釋
種之家又於爾時心發是願願我來世常得

值遇如是世尊或勝此者然彼世尊所有法
教願我聞已速得證解藉彼業報因緣力故
今得值我即於我邊而得出家及具足戒我
復授記告諸比丘若知於我聲聞弟子調伏
諸根最第一者難陀比丘即其人也汝諸比
丘汝等須知難陀比丘昔日造作如是善根
藉彼善根今得生於釋種之家身有金色具
足三十大丈夫相現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
漢果復得授記作如是言若欲知我聲聞弟
子調伏諸根最第一者所謂難陀比丘是也

婆提唎迦等因緣品第五十八之一

爾時提婆達多釋童子見諸五百釋童子
等捨家出家心發是念我今亦可於世尊所
捨家出家作是念已至父母邊白如是言善
哉父母我今發心將欲佛邊捨家出家願垂
許我作是語已父母即告提婆達多釋童子
言我等今者作是思惟我等須依提婆達多
提婆達多復須依我既如此者隨汝意樂當
作是事爾時提婆達多童子身著上妙無價
衣服乘最勝象從迦毗羅婆蘇都城欲出城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外於城門頰為鈎所挂衣裳破裂於彼之時
有一解相大婆羅門在邊而見其彼見已記
此童子所規之事必當不成爾時童子提婆
達多即出城已詣向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
面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放我出家爾時世尊
正念觀彼提婆達多前後事業知其心行觀
已即告提婆達多作如是言提婆達多汝今
慎莫捨家出家但當還家在家修道持諸財
錢以用布於作諸功德於我法中不須出家
爾時童子提婆達多被佛訶已復至長老舍

利弗邊而白之言聖者舍利弗與我出家爾時長老舍利弗問提婆達多作如是言提婆達多汝曾先至佛邊以不提婆達多報言聖者我先已曾至佛邊也爾時長老舍利弗言提婆達多世尊向汝作何言說提婆達多語

與七

十三

彼提婆達多作如是言提婆達多如世尊教汝必應當作如是事爾時童子提婆達多被舍利弗之所發遣復詣長老目捷連邊到已頂禮却住一面而白之言大目捷連唯願聖者與我出家爾時長老目捷連遂復告彼提婆達多作如是言提婆達多汝曾於先至佛邊不提婆達多報言聖者我已於先至佛邊也於時長老目捷連尋復告彼提婆達多作如是言世尊語汝有何事意提婆達多復報之言世尊語我汝莫於此捨家出家但

當如法在家修道以財布施作諸功德不須
於我法中出家若出家者於汝無益爾時長
老大目捷連亦復報彼提婆達多作如是言
如世尊教汝必應當作如是事爾時提婆達
多既被目連不許出家復詣長老迦葉所
乃至略說悉如前事次復詣於迦旃延邊次
復至於優樓頻螺迦葉之邊次復至於長老
那提迦葉之邊次復至於長老優波斯那之
邊及至摩訶俱絺羅邊摩訶孫陀離波多邊
悉皆不許既不許已方乃詣向長老優波離

波多邊頂禮優波離波多足却住一面爾時
提婆達多釋種童子復從優波離波多邊請
乞出家然其長老優波離波多復問之言提
婆達多汝應於先往到佛所提婆達多報言
聖者我於先日已至佛邊爾時長老優波離
波多作如是言與七汝至佛邊語汝何事提婆達
多作如是言世尊語我汝莫於此捨家出家
但當在家如法修道以財布施作諸功德不
須於我法中出家若出家者於汝無益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七

音釋

邨邨部禮切也 藿虛郭切也 麝神夜切鹿屬 雌此移切牝也 藿香郭切也 麝神夜切鹿屬 雌此移切牝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狡狡切狡也 傭餘封切傭也 金扶也 譎相調也 赭許極切赤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八

與八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婆提唎迦等因緣品第五十八之二

爾時長老優波離波多作是思惟世尊今者既不聽許彼人出家我若輒爾放出家者是

與八

我不善如是念已尋即告彼提婆達多作如是言如世尊教汝必應當作如是事提婆達多如是次第處處至於大德上座諸比丘所而諸大德上座比丘亦皆語彼提婆達多作如是言世尊既有如此之語汝必應當作如

是事爾時提婆達多所至之處皆不許已還乘白象向迦毗羅婆蘇都城還於家內於時阿難釋種童子初見五百釋童子等悉得出家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亦須捨家至於佛邊而求出家如是念已至父母邊而白言曰我今意欲捨家往至佛邊出家唯願放我而出家耳爾時阿難所生之母本於佛邊無有淨心所以者何世尊在家為菩薩時其阿難母既見菩薩功德巍巍威力顯赫遂於菩薩生其染心說於種種邪異之言爾時菩薩但以

彼親是其姨母於此言說默然無答以是因緣故於菩薩無有淨心無淨心故恒常不放已子阿難捨家出家爾時提婆達多聞他人說阿難意欲捨家出家然其父母不聽出家提婆達多詣阿難所問言阿難汝心實欲捨家出家父母頗曾不聽以不阿難報言提婆達多實如所語今者不知作何事業令得父母放我出家得成比丘受具足戒爾時釋子提婆達多謂阿難言汝後若知父母許汝捨家出家必語我知我當共汝俱時出家阿難

尋報提婆達多作如是言如汝所論我不違也爾時阿難作如是念我之父母決不聽我捨家出家作是念已即在其家取五百枚波利沙般私往至於毗提耶國而彼聚落有一長者是其父王舊日知識將此五百波利沙般以相付囑而語之言今以此錢付囑於汝爲我食直我若須食而來此者必將此錢爲我買食當至之時汝亦不須問我來所但我到此汝必當知須食故來作是語已至於空閑阿蘭若處受無語戒行住坐卧默然不言

須食之時默然來至寄錢之家寂靜而坐默受飲食訖還復默然而去時彼聚落所居諸人數見阿難釋種童子默然行住去來坐卧見已問言仁者是誰爾時阿難亦不言語以報彼人還復如本默然而去時彼人輩各相謂言此之仙人應是毗提耶國而出作是語已爲其立名稱爲毗提耶國仙人爾時阿難父母聞人說如此語阿難從此逃遁往至毗提耶國城邑聚落受不言戒行仙人行而得成仙聞已即遣使人往至謂言子子汝若

決定不住家者但來向此於我釋種童子之邊而出家耳爾時阿難遂即還來往語釋種提婆達多作如是言提婆達多汝今當知我之父母今已放我而出家也提婆達多復問阿難汝今意欲誰邊出家阿難報言我今意欲佛邊出家提婆達多復言我昔已至佛邊而求出家爲佛不許我出家也阿難復言當至聖者舍利弗邊求請出家提婆達多復作是言彼人亦不與我出家如是乃至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大迦旃延優樓頻螺迦葉那

提迦葉伽耶迦葉優波斯那摩訶俱締羅摩
訶專陀優波離波多有如是等大德上座諸
比丘輩悉皆不許聽我出家阿難復問提婆
達多作如是言提婆達多如汝意者欲何處
去提婆達多報言阿難我所去處不令人識
阿難復言我亦隨從提婆達多如是意趣爾
時多有大威勢力釋種童子家別一人佛邊
出家時迦毗羅婆蘇都城有二兄弟小者名
曰摩尼婁陀尼婁陀大者名曰摩訶那摩摩
尼婁陀久種善根修解脫藏面向涅槃背於

煩惱不欲生於一切有中欲於此世在三界
內當取漏盡已曾積集大功德聚故生於彼
釋種家內自生彼家其家生業漸漸增長所
謂錢財諸穀麥等真珠瑠璃珊瑚琥珀諸璧
玉等及以金銀二足四足皆悉備有地下復
有五百伏藏自然顯現其在卧牀眠息睡時
乃有諸天將五百種無價珍寶置於牀上其
人眷屬見如此等希有之事共相議言此之
童子睡眠之時諸天乃將無價寶物以覆其
上是故我等須立名為摩尼婁陀然彼童子

可喜端正觀者無厭身體黃白猶如金色其
頭形狀似如織蓋鼻隆高滿如鸚鵡嘴兩臂
臄亭下垂過膝身體縱廣上下齊等諸根具
足無所缺減然其父母爲置四種阿妳看視
所謂抱者又洗浴者飲飼乳者伴遊戲者其
四妳母養育瞻視漸至長大智慧成就復見
行步東西馳走及至堪事教授家業種種技
藝所謂書算造印音樂歌舞戲笑詭譎滑稽
趨蹠妖冶造摩尼寶染衣裁衣和合諸香彩
畫花葉及諸形像圍碁陸博擲蒲等戲造作

文章象技馬技及以車技弓射之術俯仰容
儀掄力出壯按摩等技跳踉賭走調象擲甯
修治園圃行來入出知解吉凶細行竊密破
餘軍陣自把其拳他擘不得蹋地正立人推
不動理髮梳頭操刀斫斲鑽穿等事劈裂木
石射准不差乃至毛髮射人肢節放箭尋聲
牽弓挽彊如是諸技悉皆明達成就具足無
不解者意智深遠精神迅疾心慮巧妙點慧
聰明然彼童子至於一時隨從其父檢校田
作及以生業既至彼處腹中渴乏其以渴故

往至水邊掬水欲飲其水變成天漿美味爾時其父遮不聽飲言子子莫飲此水或恐令汝身體不安爾時童子摩尼婁陀嘗此水已而白父言尊者此水甚大甘美其父不信時彼童子以手掬水即奉其父口作是言與八五
若不信願嘗此水其父於是嘗此水已五報言子子我雖生在王宮之內未曾得此妙甘美水作是語已心生喜悅爲未曾有而自口言希有我子大有福業從生已來所作飲食色香味具倍勝他許爾時彼兄摩訶那摩若見

若嘗彼之飲食即生妬心而口說言何故如是香潔美食唯與小弟而不與我爾時其母知有此語告言子子汝知不乎從來爲此摩尼婁陀所造飲食恒常十倍勝他人許摩訶那摩猶故不信又於一時摩尼婁陀遊戲園林在彼園內往遣使人從母索食而告使言往我母所令送食來於時彼母以盤置食將帊覆蓋先示大子摩訶那摩然後遣使往送彼食將至摩尼婁陀之所摩尼婁陀亦看此食其食色香倍即加勝亦於諸器悉皆盈滿

雖復如此摩訶那摩猶故不信而口說言雖知家內所將好惡誰知不於諸眷屬家備辦送去又至一時摩尼婁陀復在園林觀看遊戲又遣使人啓白母言願遣使人送食來此其母爾時取諸空器安著盤上以巾覆蓋先示大兒摩訶那摩然後始送復告之言汝自隨看應知虛實摩訶那摩聞此語已即隨盤去往至摩尼婁陀之邊彼既見已一切諸食色香美味皆悉充滿爾時釋子摩訶那摩見是事已心生喜悅口言希有未曾見也我弟

如是有大福德摩尼婁陀漸至長大年盛壯已於是父母爲作三堂一擬冬坐二擬春秋三擬夏坐擬冬坐者唯備暄煖擬夏坐者唯備清涼擬春秋者唯備和適其所居堂無別男子唯擬一人受五欲樂具足自恣隨意居止爾時童子摩訶那摩六作如是念六今於釋種諸童子中有大勢者悉各家別一人出家我今家內無出家者唯我應當捨家出家若不爾者須遣我弟摩尼婁陀而出家也摩訶那摩作是念已便即詣向摩尼婁陀釋童子邊

到已告言摩尼婁陀我等釋種有勢力者悉各家別一人出家我等家內無出家者我今思惟或汝出家或我出家爾時釋種摩尼婁陀啓白其兄摩訶那摩釋童子言摩訶那摩汝自出家我不能去摩訶那摩復告彼言摩尼婁陀若如此者我今囑汝家業之事凡生活法先犁其地然後磨治次復除其瓦石株棘方下種子下種子已若無天雨依時澆灌依法鋤治然後待熟收刈料理貯入倉窖作如是已於至來年還復如此次第造作乃至

年年不得休息爾時童子摩尼婁陀啓白其兄摩訶那摩釋童子言若如此者我家作業不得窮盡亦無盡時如此作業既無盡日何時當得於此三堂受五欲樂爾時童子摩訶那摩復語其弟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與八作業之事理不可盡亦無盡日我等父母七悵惜祖宗造作事業亦復如此未見盡時而命終也爾時童子摩尼婁陀復語其兄摩訶那摩作如是言若知作業不可窮盡不知盡時我之父母亦復悵惜祖宗作業未知盡時

而取命終如是不虛我今思惟摩訶那摩應
須在家管理家業我欲捨家出家修道爾時
童子摩尼婁陀詣父母邊白言爺娘我欲捨
家於如來邊求請出家願垂許我於如來邊
而出家也爾時父母告彼小兒摩尼婁陀當
知我等唯有二子於汝二子大生憐愛不離
心首若暫不見心懷憂惱假使我死猶望共
汝不相離別況復我今生平存在聽許於汝
而出家也如是再請乃至三請云我欲於如
來法中捨家出家願垂父母聽許我也往昔

菩薩從家出家修梵行時輸頭檀王為菩薩
故憂惱所逼聚集釋種諸眷屬等而告之言
諸眷屬輩汝等須知我子悉達既出家已我
亦不欲處其王位亦復不用戴此天冠汝等
誰能受王位者我當委付并即灌頂授與天
冠爾時眾內有釋童子其人名曰婆提唎迦
其母名曰黑瞿多彌而白王言我能受此王
位及冠爾時輸頭檀王及諸釋種一切眷屬
即將王位及以天冠付與釋童婆提唎迦而
灌頂之從爾已後婆提唎迦釋種童子即作

釋王其諸眷屬號爲釋王婆提唎迦然彼釋王婆提唎迦受王位後經十二年如法治化而彼釋種諸眷屬等本有要誓若有誰得首戴天冠而爲王者彼人當爲一切釋種諸眷屬等造作百味餚饈飲食其王舊日與彼釋種摩尼婁陀與八少小拊塵共爲伴侶設會之時口勅喚彼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汝佐助我先當供給諸眷屬訖然後我當與汝共食摩尼婁陀啓白釋王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如王令勅不敢違也時彼二人共設釋種

諸眷屬已然後共食食已即留摩尼婁陀在宮止宿爾時釋王婆提唎迦過彼夜已天欲曉時身自問彼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安眠以不摩尼婁陀而報王言我於夜眠不得安隱王復問言何故爾也摩尼婁陀復報王言我夜腹痛又患寒熱王復問言何故然也摩尼婁陀復報王言於彼飲食味不調適是故當時我患腹痛其所卧褥當織之時其彼織師身患寒熱是故我亦著寒熱病於時釋王婆提唎迦喚造食人而問之言汝當

造作百味食時其食諸味爲有增減爲調適也其造食人而報王言如是大王其味稍多其味如少我於爾時作事倉忙不得加意事
事檢校我佐助人不解用心悉捉和雜爾時釋王婆提唎迦復喚織師而問之言汝當爲
我織被褥時何故不精織師報言如是大王
我當織時著寒熱病大王復遣使人催促我
於爾時寒熱未瘥畏王瞋故急織而送是故
我織不及精妙爾時釋王婆提唎迦生希有
心未曾有心如此之事不可思議又作是念

希有希有摩尼婁陀乃有如此勝妙智慧爾時釋王婆提唎迦告釋童子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從今日後汝於我邊有所須者汝莫自來但遣使至我不相負爾時釋童子摩尼婁陀其母念言今此釋王既與我子少小拊塵同志善友其人決定不應出家作是念已即喚已子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若彼釋王婆提唎迦捨家出家汝於爾時當出家也爾時釋童子摩尼婁陀聞是語已詣向釋王婆提唎迦所於時釋王婆提唎迦從

宮而出在那吒迦此云以承說古事喜樂之會觀看
而坐爾時釋童摩尼婁陀作如是念我今若
入婆提唎迦釋王之會必當妨他觀看遊戲
作是念已便坐門頰待那吒迦喜樂會訖然
後欲入爾時釋王婆提唎迦觀看此會正喜
樂時會中有一音聲婦女手彈箏篥當爾箏
篥有一絃斷其彼婦女尋即還續而那吒迦
喜樂會中無人覺者唯有釋王婆提唎迦一
人獨知摩尼婁陀在於門頰亦知此事爾時
釋童摩尼婁陀見那吒迦喜會欲訖方始往

詣婆提唎迦釋王之所到已將手抱釋王項
然後却坐在一面爾時釋王婆提唎迦告
釋童子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我於
已前可不告汝若有所須身莫自來但遣使
索我不相負今日何容身獨自至摩尼婁陀
而報王言婆提唎迦此事如是不可遣人能
辦斯事爾時釋王復問釋童摩尼婁陀作如
是言摩尼婁陀所言辦者事云何也為當由
汝為當由我摩尼婁陀復報王言此事由我
亦關於王婆提唎迦復作是言若關於我汝

應即辦摩尼婁陀復白王言大王當知我意將欲捨家出家如此之事必關於汝婆提唎迦報釋童子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汝今若欲捨家出家必關我者我當放汝汝於我邊勿生疑慮若欲出家隨汝意樂爾時釋童摩尼婁陀啓白釋王婆提唎迦作如是言汝今當須共我出家何以故我之父母先語我言摩尼婁陀若彼釋王婆提唎迦捨家出家汝亦隨彼而出家去時彼釋童摩尼婁陀復見釋王婆提唎迦在於大眾作是實語

摩尼婁陀汝今若欲捨家出家既關我者我不相違任隨汝去當於彼時諸釋種等復皆實語是故請王同共出家爾時釋王婆提唎迦告彼釋童摩尼婁陀作如是言若必然者且住七年我之家業事得了辦辦十一已然後當得共汝捨家出家爾時釋童摩尼婁陀復白釋王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婆提唎迦莫作是語我今不能待至七歲所以然者婆提唎迦七歲久遠誰知我等其間或有出家障礙婆提唎迦復語釋童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

婁陀汝且待我六年之內備辦家事然後共汝捨家出家摩尼婁陀復白王言婆提唎迦汝於今者莫作是語我亦不能待至六年所以者何六年久遠誰知我等中間儻有出家障礙婆提唎迦復語釋童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若必然者且聽待我於五年內備辦家業乃至四年三年二年摩尼婁陀皆悉不肯時王復言若必然者且待我於一年之內辦諸家業然後乃當共汝出家摩尼婁陀猶白王言婆提唎迦我不能待乃至一年

所以者何一年尚久誰知我等儻有障礙爾時釋王婆提唎迦復告釋童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若必然者且當待我於六月內辦諸家業乃至三月二月一月摩尼婁陀悉皆不肯爾時釋王婆提唎迦復告釋童摩尼婁陀作如是言摩尼婁陀若必然者且聽待我七日七夜辦諸家事然後共汝捨家出家摩尼婁陀即白釋王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婆提唎迦任汝意作我待汝至七日七夜爾時世尊住在阿奴彌迦耶聚落其

王於彼七日七夜營辦家事所謂瓔珞以自
嚴身至於園內受五欲樂喻如有人欲至他
家赴大賓會沐髮洗梳瓔珞衣服莊校其身
然後始往至他家內其彼釋王婆提唎迦欲
至園中邀遊戲樂亦復如是爾時復有一釋
童子名跋涪婆此言又一釋童子名宮毗羅又
一童子名難提迦復有釋童子名曰阿難有釋
童名提婆達多亦如前者莊嚴其身皆悉如
上彼諸童子相共著諸衣服瓔珞復將一好
剃除髮師嚴四兵已出迦毗羅婆蘇都城詣

向阿奴彌迦耶聚落於時釋王婆提唎迦有
物價直三百兩金一百兩金以為衣直一百
兩金為瓔珞直一百兩金嚴鞍馬直其彼童
子摩尼婁陀亦復如是諸釋童子跋涪婆宮
毗羅難提迦阿難陀提婆達多有如此等各
各亦有寶物價直三百兩金乃至充用嚴鞍
馬直彼諸童子寶物價直合有二千一百兩
金爾時彼輩諸釋童子出迦毗羅婆蘇都城
各各下馬解身瓔珞皆捉與彼剃除髮師而
口告言此諸瓔珞皆以與汝為資生本汝當

受用以爲活命生業之基更莫餘求付瓔珞
已詣向阿奴彌迦聚落時剃髮師作如是念
是諸釋種威猛熾盛謂言是我將諸童子逃
走東西以是因緣當恐彼來逼切於我彼諸
童子既吐此物我云何食我今不得受此諸
寶彼既如是豪富熾盛有大威勢猶捨無量
資生財寶王位之事捨家出家況我今者何
故不從彼剃髮師作是思已將彼瓔珞財寶
之物懸著樹枝作如是念若有見者任取此
物終不爲盜私自念已詣向諸釋童子之所

而彼諸釋童子遙見剃髮師來而告之言汝
今何故不歸家也時剃髮師報諸釋童作如
是言諸聖子輩我今私自作如此念諸釋強
盛有大威德有大力勢謂言我將諸釋童子
東西逃走以是因緣當恐逼切我之身命汝
之童子既吐此物我今云何方欲食之如我
今者不受此物何以故諸釋強盛有大力勢
猶故出家況我今者而不出家以此因緣我
不歸去爾時釋種諸童子等聞彼語已而語
之言汝今快作如是思惟作是念已而不還

家所以者何如汝所言我諸釋種威嚴熾盛
必有此語將我童子逃走不疑既有此語彼
定應來逼汝身命爾時諸釋童子等輩共剃
髮師詣向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一
面而作是言世尊今者願放我等捨家出家
及受具戒復白佛言世尊欲與我等出家先
當度此剃除髮師於前出家何以故此剃髮
師長夜勤苦供承我等不曾有失是故於先
與彼出家及受具戒彼出家已於後方與我
等出家及受具戒故今我等先當禮此剃除

髮師起動迎逆合掌恭敬示現尊重所以者
何我等諸釋憍慢貢高今因此人今我諸釋
迴意捨除憍慢之心爾時世尊即先度彼剃
除髮師及受具戒然後次與婆提唎迦釋王
出家受具足戒自餘各各次第出家及受具
戒於時阿難^{與八}提婆達多二人猶故^{十四}不得出家
從世尊所迴還至於雪山之下時彼山下有
一長老姓跋耆吒名曰僧伽其人修行已
住三果成就四禪恒常依彼雪山而住爾時
跋耆吒僧伽見阿難等二人來至逆慰之

言諸釋童子何因來此時彼二人而報之言我等今者樂欲出家故來於此善哉聖者願度我等今得出家爾時跋哪瑟吒僧伽不曾觀察提婆達多童子之行不練其智即令人捨家出家及受具戒長老阿難出家未久在於空閑坐禪思惟遂作是念若優波陀今必許我至佛所者我今亦須自見世尊時彼阿難作是念已於晨朝時從房而出往詣向彼跋哪瑟吒僧伽之所頂禮其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而白長老跋哪瑟吒作如是言婆

檀多優波陀我今意欲往見於佛聽許以不爾時跋哪瑟吒僧伽報彼阿難作是言曰阿難汝今若知時者往向佛邊到佛邊已汝當為我頂禮佛足為我通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身安以不起居輕利行來化導不損德也其八身體氣力勝常以不爾時阿難聞優波陀作是語已而白之言如優波陀不敢違教遂即頂禮跋哪瑟吒僧伽脚足圍繞三匝辭別而去十五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八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九

與九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婆提唎迦等因緣品第五十八之三

爾時長老提婆達多見其阿難往向佛所而告之言長老阿難欲何處去爾時阿難而報

與九

之曰我於今者欲往見佛爾時長老提婆達多報阿難言阿難汝今若必然者少時相待我亦欲往諮優波陀共汝相隨俱往佛處爾時提婆達多即至跋哪瑟吒僧伽之所頂禮其足却住一面而白之言我今意欲往見於

佛唯願尊者慈愍聽許爾時長老跋哪瑟吒僧伽報彼提婆達多作如是言汝若知時往至佛所為我通傳頂禮佛足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身安已不起居輕利行來化導不損德也身體氣力勝常已不提婆達多報彼跋哪瑟吒僧伽作如是言如尊者教不敢違背遂即頂禮圍繞三帀辭退而去爾時阿難與彼長老提婆達多二人相隨發雪山下往向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長老提婆達多白佛言世尊我昔求請如來出家

如來而不與我出家如來今日可不見我得
出家耳爾時佛告提婆達多作如是言提婆
達多汝爲何事而出家也願汝得已莫有背
也時諸比丘俱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往昔
恒常教彼提婆達多爲利益事提婆達多今
反捉佛以爲怨難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作
如是言汝諸比丘非但今日我教彼人提婆
達多爲利益事反爲其人以我爲怨過去世
時亦復如是我教利益反怨於我時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願爲論說爾時佛告

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
二頭鳥共同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嚩
唎鳥一名憂波迦嚩唎鳥而彼二鳥一頭若
睡一頭便覺其迦嚩唎又時睡眠近彼覺頭
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華落風吹至彼所
覺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
此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飢
渴而彼覺頭遂即不令彼頭睡覺亦不告知
默食彼華其彼睡頭於後覺時腹中飽滿咳
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

與九

二

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
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頭報言汝睡眠時
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華果之樹當
於彼時一華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
是念令我但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俱得色
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覺亦不語知
即食此華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
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
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
食我亦不喚彼覺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

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華便作是念我
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嚩
唎言汝今睡眠我當覺住時迦嚩唎聞彼憂
波迦嚩唎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
迦嚩唎頭尋食毒華迦嚩唎頭既睡覺已咳
噉三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
是言汝向覺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
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
障礙不利於是覺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
食毒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彼頭語別

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也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華甘美味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反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嚩唎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即我身是彼時憂波迦嚩唎鳥食毒華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反生瞋恚今亦復爾我教利

益反更用我為怨讎也爾時長老婆提唎迦既出家已即於彼時夏三月內成就三通摩尼婁陀得成天眼長老跋涪婆長老因耆長老難提迦此諸人等證羅漢果阿難復得須陀洹果提婆達多成就世間凡夫神通爾時長老婆提唎迦得羅漢果或在樹林或住在於空閑房室或住露地或住在於祇陀園林晝夜三時恒唱是言嗚呼快樂如是三稱爾時眾多諸比丘等詣向佛所而白佛言世尊其彼長老婆提唎迦喬瞿彌子不樂在於

世尊法中不喜不樂恒常憶昔王位時事富
貴之樂恒常憶念如此事故或住樹下或住
空房或住露地三時唱言嗚呼快樂如是
爾時世尊喚一比丘而告之言汝來比丘當
往詣彼婆提唎迦比丘之邊而為我語作如
是言世尊喚汝其彼比丘白言如教不敢違
也即往詣彼婆提唎迦長老之所到已告言
婆提唎迦世尊喚汝爾時長老婆提唎迦聞
彼語已詣向佛所到已頂禮却住一面爾時
佛告婆提唎迦作如是言婆提唎迦汝實不

樂於我法中行梵行不恒常憶昔王位樂不
由憶彼故或在樹下或在閑房或在露處三
時唱言嗚呼快樂嗚呼快樂如是以不爾時
長老婆提唎迦而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跋
檀多佛復告言汝見何利或在樹下乃至三
時唱如是言嗚呼快樂嗚呼快樂爾時長老
婆提唎迦白佛言世尊我昔在家治於王位
利利灌頂七重牆壁圍我宮殿守護我等復
有象軍七重守護復有馬軍如是七重復有
車軍及以步軍皆各七重俱被鐵甲手執戎

仗所謂弓箭刀槊牟楯金剛大杵及大鐵棒
鈇鑿鐵輪三叉鉞斧諸戎仗等周帀繞我牆
外復有七重水澗如是守護如是障蔽猶於
夜中若聞諸聲心生恐怖不得安樂身毛皆
豎恒生慚愧諸根變動世尊與九我今或在樹下
或在閑房或在露處夜聞種種諸惡獸聲無
有恐怖身毛不豎無有慚愧諸根不變是故
我恒獨坐思惟心作是念我今大得利益之
事今者世尊為我大師自覺說法於彼法中
我得出家行於梵行多有禁戒攝受於我成

妙行人我於今者善得活命善得命終是故
世尊我以往昔王位樂時及富貴時比於今
日出家之樂坐空閑樂覺觀之樂寂定之樂
沙門等樂憶念此故或在樹下或在閑房或
在露處知足少欲從他乞食身毛不豎猶如
山鹿心得自在坐卧去住無有障礙三時唱
言嗚呼快樂如是
爾時長老婆提唎迦在於佛前對諸大眾而
說偈言

我昔在於深宮裏 七重牆壁甚高峻

嚴治樓櫓及却敵	并有七重隍塹等
軍眾宿衛執戎仗	無晝無夜守護我
如是種種自防守	身意猶故不安寧
我今在於世尊前	無有一人守護我
及以在於空閑處	或在樹下山林中
如我佛子婆提迦	諸人各各相守護
行住坐卧常安樂	是故心無有攀緣
我昔宮內乘大象	身著繒綵上妙衣
食噉粳糧甘美飯	羹臠調和肉味等
今者坐卧隨意鋪	空閑身著糞掃衣

捨愛拔除苦根本 欲有所行隨我意
爾時世尊因此事故復說偈言
若人知命不生惱 亦即不憂是命終
若能勇猛見真諦 雖墮苦海終無怖
已斷有愛比丘等 於一切物悉已斷
生死煩惱與九皆滅盡 如是無復有後有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
知於我聲聞弟子豪貴之中捨家出家最第
一者所謂即此婆提迦比丘是也爾時諸
比丘白佛言世尊今此長老婆提迦往於

昔日造何善根今生釋種大豪貴家乃至多
饒資財產業無所乏少復作何業承繼釋種
得昇王位復作何業便得出家受具足戒獲
羅漢果世尊復記汝諸比丘若於聲聞弟子
之中捨彼豪望而出家者婆提唎迦最爲第
一爾時佛告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諸比丘
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有一貧人以乞自活從
一城至波羅柰城至彼城已其城所有乞人
見者皆訶責言汝從何來而至於此遂遮不
聽遊行告乞爾時彼人見有障礙作是思惟

我於彼輩無有過失何故障我而乞告也於
時波羅柰城有一長者遺失銅鉢時彼長者
求覓銅鉢所在不獲因求鉢故至餘一村時
彼乞人於糞聚中得彼銅鉢掛於杖頭將來
往入波羅柰城從街至街從巷至巷從此交
巷至彼交巷與九從此隅角至彼隅角七唱是言
此之銅鉢是誰之物識者收取而彼遊歷處
處東西求覓其主了不能得既不得主便即
往至付梵德王乃至長者後聞有人從彼糞
中得一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入彼波羅柰城

從街至街從巷至巷而口唱言是誰銅鉢處
處遊訪不知主處既不得主便付梵德既聞
是已到梵德邊到已白言大王當知前者乞
人所奉銅鉢是我之物時梵德王遣使往喚
彼之乞人而語之言汝於前者所送銅鉢今
此長者云是我許其事如何彼人即白梵德
王言如是大王我本不知彼之銅鉢是誰之
物在糞聚中我既得已即掛杖頭將來往入
波羅柰城東西訪問不知主處以不得主遂
即將來奉與大王任王所用爾時梵德聞彼

語已心大歡喜而告彼言仁者汝今欲於我
邊乞何等願我當與汝而彼銅鉢還其長者
爾時彼人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今若必
欲歡喜與我願者願王於此波羅柰城所有
乞人用我爲王時梵德王復告彼言今者何
用與彼乞兒而爲王也但當更乞諸餘好願
或金或銀或索國中最勝村落用爲封邑我
即與汝時彼乞人復白王言王若歡喜與我
願者我今止欲得前所願王遂報言任汝所
樂隨汝作耳爾時在彼波羅柰城合有五百

乞兒依住彼乞願者悉喚令集而告之言我
今得與汝等爲王汝等必當聽我處分時諸
乞人問彼王言汝今云何處分我等令作何
事時彼人言汝等相共或有捉我置髀上者
或有取我而背負者自餘皆悉爲我左右圍
繞而行而彼五百諸乞兒輩聞彼語已即從
處分或有輿者或背負者處處遊行所有飲
食坐席之所即往彼乞乞已將向一處分張
而共食噉如是方便多時活命時有一人屏
處獨食摩呼茶迦此言歡喜九爾時乞主從其人

邊奪取彼食摩呼茶迦奪已將走其王徒衆
五百乞兒逐彼王走至於遠處皆悉疲乏既
疲乏已悉各迴還其彼乞王身力壯健走而
不乏力更至遠已迴頭望看五百乞兒悉皆不
見既不見已入一園內取水法手坐於一邊
欲食彼食未食之間便生悔心我今不善我
今何故於彼人邊奪取其食更復誑我隨從
人輩此食既多我食不盡若世間內有諸聖
人願知我意而來此者我即分與發是心已
有辟支佛名曰善賢從虛空裏飛騰而來在

彼人前從空直下去其不遠其人遙見彼辟
支佛威儀庠序行步齊亭舉動得所不緩不
急見如是已於彼辟支心得淨信得淨心已
作如是念由我往昔所受貧煎及以現在皆
悉不值如是福田於如是人不行布施恭敬
供養我昔若值如是福田今日應不遭斯困
頓亦應不被他人逼切而得活命我今將此
摩呼茶食奉上僊人未審此僊受納已不若
蒙受者願我將來免此貧煎困厄之身作是
念已即將此食摩呼茶迦奉此僊人然辟支

佛有如是法唯現神通教化衆生更無別法
時辟支佛受取彼食摩呼茶迦愍斯人故從
彼地方騰空而去其人見彼辟支世尊騰空
去已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以歡喜
心頂戴拍掌遙禮彼尊辟支佛足作是禮已
心發是願願我此身於未來世恒常值遇如
是世尊或勝此者而彼世尊所說之法願我
一聞速得證解又願我於未來世中在大威
德豪族姓家爲王治化更莫在彼貧兒之內
復作是願生生世世不墮惡道佛告諸比丘

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有心疑於彼之時波羅柰城乞兒之王施辟支佛摩呼荼迦此是誰者莫作異見婆提唎迦比丘是也時乞兒王施辟支佛摩呼荼食因彼業果今生釋種大豪貴族乃至資財無所乏少復於彼時作如是願願我來世於大威德豪族種姓為王教化因彼業報今於釋種得受王位又時乞願願我當來生生世世不墮惡道因彼業報不曾生墮惡道之中恒生人天流轉徃反多受快樂又時復乞如是願言願我來世恒值

如是辟支世尊或勝此者彼之世尊所說經法願我聞已速知速解因彼業報今值於我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我又授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豪姓出家最第一者婆提唎迦比丘是也汝諸比丘婆提唎迦昔造如是善根因緣以造如是善根因故無九今生豪姓釋種之家大富大貴乃至資財無所乏少於釋種中得紹王位捨其王位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故我授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豪姓出家婆提唎迦比丘第一其彼長老

婆提唎迦乃至已得阿羅漢果恒住蘭若乞
食活命著糞掃衣常坐不卧隨宜鋪設唯持
三衣更無畜積至於一時依住在彼舍婆提
城於阿蘭若樹林之內時彼長老求覓諸草
及以樹葉了不能得即時求覓乾白象糞聚
以為鋪上鋪坐具結跏趺坐端身正直即得
正念過於一夜爾時長老婆提唎迦於晨朝
時著衣持鉢欲往入彼舍婆提城往來乞食
於彼之時城內多有乞食諸人乞得食已從
其城出去城不遠各各別欲食所得食爾時

長老婆提唎迦遙見如是諸乞食人從城乞
食既得彼食去城不遠別坐欲食遂往彼邊
默然而住爾時一切諸乞人等作如是念此
之比丘必於我等欲有憐愍故來乞食作如
是念已各各自於所食之內減取少分與彼
長老婆提唎迦世九爾時波斯那憍薩羅國其王
乘騎一大白象其象名曰一分陀利從其彼
城舍婆提出共一大臣其臣名曰尸利跋陀
此言時波斯那憍薩羅國其王遙見婆提唎
德賢迦從彼乞兒乞食而食即告大臣尸利跋陀

作如是言尸利跋陀此何比丘乃從乞兒乞食而喫爾時大臣審更熟看婆提唎迦知是不虛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此是釋王婆提唎迦其王即告彼大臣言若如是者汝驅白象向彼婆提唎迦之邊尸利跋陀聞王勅已而白王言如王教勅不敢違也受王勅已將此白象王乘其上詣向長老婆提唎迦邊時波斯那憍薩羅國其王去彼婆提唎迦住處不遠從其象上下禮長老婆提唎迦禮彼足已却住一面時波斯那憍薩羅國王啓白長老

婆提唎迦作如是言阿梨耶今者何故乃發如是貧煎之意乃於如此貧人等邊乞食而食爾時長老婆提唎迦告波斯那憍薩羅王作如是言大王我今不以貧故而從彼乞我今自有七種寶財但我意樂從於貧人而乞食耳又欲令彼諸貧兒輩斷貧窮故而從乞也大王當知我已有眼但欲為彼無明衆生開眼目故而來從乞復次大王我今已脫一切繫縛但以爲彼貪欲瞋恚所縛衆生得解脫故而從乞食大王我今已度彼岸但爲拔

脫煩惱淤泥所溺衆生故從彼乞復次大王
我已獲得無病之處但欲治彼煩惱所病諸
衆生故而從彼乞時波斯那憍薩羅國其王
復白婆提唎迦作如是言阿黎耶我亦貧無
七種財寶我亦幽冥住於黑闇我亦被於煩
惱淤泥之所沉溺第九我今亦有貪欲之病願阿
黎耶憐愍我故唯憐數數來至我家爾時長
老婆提唎迦告波斯那憍薩羅王作如是言
大德大王不須如此作是語已捨王而去
摩尼婁陀等因緣品第五十九之一

又時世尊爲諸比丘演說諸法於時長老摩
尼婁陀睡眠不覺爾時佛告摩尼婁陀作如
是言摩尼婁陀汝何於此法義之內如是睡
眠汝於此事深爲不善汝起莫睡從此已後
摩尼婁陀更不睡卧正以多時不得睡故壞
其肉眼唯以天眼觀世間色爾時世尊告比
丘言汝諸比丘於我聲聞諸弟子中清淨梵
行最第一者所謂摩尼婁陀是也又於一時
摩尼婁陀數數縫綻諸衣裳等又時五指認
持五針爾時長老目捷連詣向其所以語

之言摩尼婁陀汝今共我遊行去來爾時長老摩尼婁陀報目連言長老目連且住且住待我衣成爾時目連復語長老摩尼婁陀汝今若以神通縫者願速成就若以今意所欲成者亦願早成摩尼婁陀縫此衣時其針線與九脫爾時長老摩尼婁陀獨自唱言十三世間誰樂欲作功德與我穿針爾時世尊獨在房內攝心坐禪乃以清淨天耳聞此摩尼婁陀作如是語聞是語已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即於本處不現其身往至長老摩尼婁陀住於前已

取針而貫爾時長老摩尼婁陀問言是誰為我穿針佛告之言摩尼婁陀是我為汝貫穿針耳爾時一切諸比丘等傳聞此語云道世尊為彼長老摩尼婁陀以縫穿針既聞此語各各思惟世尊猶尚為彼清淨梵行之人佐助不辦況復我等何故默然不相助也因爾已後諸比丘僧有所作者各各相助時諸比丘以此因緣往詣佛所白言世尊其彼長老摩尼婁陀往於昔日種何善業今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世尊復記言諸比丘於我

聲聞弟子之中得淨天眼最第一者所謂長老摩尼婁陀比丘是也作是語已佛告一切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過去久遠起於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世尊為諸比丘說法之時種種讚歎天眼之事爾時有一居士之子名曰大財來集彼會坐於眾內聽說其法彼居士子既聽法已作是思惟我今雖復不語父母捨家出家我今但可為未來世

得天眼故造諸善根作是念已備辦脂油得其百斛於然燈佛無上正真等正覺所然燈供養心起是願願我來世值如是佛彼佛說法速得證解於彼世尊聲聞弟子漸有天眼願我第一又發是願生生世世不墮惡道爾時然燈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告彼居士子大財言於未來世有佛名曰釋迦牟尼多他伽多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十號具足於彼世尊聲聞弟子得天眼者汝當第一爾時

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或有心疑彼時然燈佛邊大富居士子大財者此即摩尼婁陀是也爾時佛復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有一賊人於闇夜中行在小徑欲為竊盜至於半路其鞋網斷爾時彼處有一辟支佛舍利塔於其塔所時有一人然燈求福供養承事而彼燈油將欲盡滅其賊至彼見燈欲盡為欲續彼斷鞋網故遂益其脂又以箭鏃挑出燈炷爾時彼燈還得明熾爾時彼賊見燈明已去邊不遠續彼鞋網因彼

明故得見彼塔見彼塔已遂得心淨得心淨已發如是願此塔是誰願我來世當值此塔本體世尊或勝此者若彼世尊所說之法願我聞已速得知解於彼世尊所有聲聞弟子之中得天眼者最為第一又願當來生生世世不墮惡道

卷九

十五

佛本行集經卷第五十九

音釋

嘍啖 啖音茶 啖音萑 咳噦 噦音於 噦切

切牙 楮 楮音尹 切 舒 舒音莫 切 穢 穢音七 切 穢切

樓櫓 櫓音侯 切 櫓切 穢 穢音古 切 穢切 穢切

肉 縫 縫音文 切 縫切 縫切 縫切 縫切 縫切

鞋之網 鏃 鏃音箭 鏃切 鏃切 鏃切 鏃切 鏃切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永樂北藏

佛本行集經

第六五册

佛本行集經卷第六十

與十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摩尼婁陀等因緣品第五十九之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彼時賊人在於辟支佛塔之前益燈明者其人是誰莫作

與十

異見摩尼婁陀比丘是也摩尼婁陀往昔作於大居士子名曰大財於後復作行賊盜人為辟支佛舍利塔中添益燈油以清淨心乞如是願願我來世莫生惡道由彼業報生世不曾墮惡道中恒於天人往返受樂而於彼

時復乞是願願我來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或勝此者彼所說法願我速解由彼業報今得值我如是世尊復於我邊獲得出家受具足戒而於彼時復乞是願願我於彼世尊所有弟子之中得天眼者我為第一由彼業報今於我法聲聞弟子得天眼中其第一也汝諸比丘摩尼婁陀昔有如是種植善根由彼業力今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汝諸比丘我復授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摩尼婁陀最為第一復有一時世尊在於波羅柰城舊

仙居處鹿野苑中彼時天雨長老阿難詣向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白言世尊今日天雨無有飲食當作何計今諸比丘過一日夜佛告阿難汝莫愁也摩尼婁陀比丘現在福力甚強今日比丘應當得過一日一夜爾時長老摩尼婁陀詣向佛所到已頂禮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受我微供若食我食堪令一切諸比丘等過一日夜於時世尊默然受許爾時長老摩尼婁陀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往至入彼波羅奈城其入城

已未曾告乞亦更無有親舊識知當於爾時忽然即有五百盞食來至彼前爾時長老摩尼婁陀尋時送彼五百盞食向鹿苑中即敷諸座敷設已訖往白佛言世尊時至飯食已辦唯願就食爾時世尊日在東方著衣持鉢共諸比丘來至食堂於所敷設次第而坐爾時長老摩尼婁陀見佛及僧次第坐已奉持如上五百盞食施佛及僧恣飽滿已然後自食飯食亦訖共諸比丘詣向講堂敷座而坐爾時長老摩尼婁陀坐已即告諸比丘言諸

長老輩希有希有未曾得見如此之事乃有如此多大果報多大功德多大威勢所以者何諸長老輩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城有一貧人無有資財不立倉庫於彼之時波羅柰城有辟支佛依倚而住名婆斯吒當爾之時其城穀貴人民飢饉乏少者多其城內外多有人死唯見白骨處處狼籍於彼之時諸出家人乞食難得以飢所逼不能修道當爾之時彼辟支佛於晨朝時日在東方著衣持鉢入波羅柰次第乞食徧歷彼城全無所

得如本洗鉢還出城毒我於爾時見婆斯吒辟支佛尊詣向彼邊到已自言善哉大仙此處乞食頗得以不彼尊報我作如是言仁者我今乞食不得我於爾時復白彼尊作如是言尊者若然來至我家於時家內唯有二升三稗子熟飯我即喚彼辟支佛尊令入舍內將彼稗飯以用奉施時辟支佛受我施已隨意所去我於彼時爲採薪柴出至城外與尸陀林相去不遠採取柴木彼林有一白骨屍骸忽然起來抱我項住我於彼時欲脫彼屍骸

憊用力不能得脫我於彼日日落西下將欲
沒時抱持死屍來入城內我入城時人見我
者而告我言咄人何故將此骨屍而入城內
我報彼言是諸人輩我今盡力欲脫此屍了
不能得汝等若有堪能脫者當爲我脫時彼
人輩詳共捉此骨屍牽挽盡力望脫亦不能
得我時漸漸至於家內望欲脫彼白骨死屍
而彼白骨悉變成金自然墮地我於爾時作
如是念我以此金不可獨用作是念已即詣
向彼梵德王邊白言大王當知我今地得伏

藏大王受取用爲國寶時梵德王喚諸左右
而勅之言汝等當須隨此人去其人指授悉
皆受取將來向此爾時左右聞王勅已即時
共我來至家內我即以金示彼使人爾時使
人還見死屍白骨如故見已謂我咄哉癡人
汝不顛狂何故持彼死屍白骨以爲金也而
彼使者還至王所具說前事我於後時復至
王邊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我得伏藏事實不
虛唯願大王早爲納受時梵德王遂即自往
至其家內見彼金藏還是白骨如本不異復

告我言咄哉癡人汝著顛狂何爲於此白骨
死屍而作金想我復白彼梵德王言大王當
知此實金也非是屍骨如是再三作是語已
我於爾時手執彼金作是誓言若此金寶爲
我來作善業報者願梵德王亦如是見作此
誓已時梵德王看此死屍還如我見金屍不
異即告我言善哉仁者汝作何等善業因緣
曾事何神供養何天供養何仙而能與汝如
是願也我於爾時白梵德王作如是言大王
當知有一仙人我曾供給此仙人食必應是

彼神力所致令我今日得是果報時梵德王
而告我言汝以造作如是善業故於今日得
此果報汝此果報無人能奪從今日後不須
疑慮隨意而用諸長老輩我於彼時正以布
施彼辟支佛一食之業現於爾時即獲果報
所須資財隨意即辦正以施彼一食之故七
反生於三十三天受其福報乃於彼處三十
三天作帝釋王復於人中而爲國王并復得
作轉輪聖王治四天下爲世界主護持世間
七寶具足乃至降伏如法治化由彼布施一

食果報命終生天從天下生在於人間命盡復得生於天上流轉如是更不雜生我所生處恒得最勝上妙宮殿若生人間生豪貴家資財豐足乃至一切無所乏少如在天身多受快樂下生人間亦復如是以施一食因彼果報今生釋種我生之日諸天下來將五百寶覆我身上地下復有五百伏藏自然現出皆以布施一食果報我之父母爲我造作三種宮殿一宜夏坐二宜冬坐三宜春秋二時居坐以彼施食果報因緣我既生於釋種之

家我家爾時遂即日別漸漸增長所謂穀米盈溢倉廩真珠瑠璃珊瑚琥珀金銀玉等無量珍寶二足四足無所缺乏又以彼時施食果報我在園苑我母爾時欲試我故辦具空器以衣覆蓋送來與我至其半路即有諸天種種飲食悉滿其器彼食香美大有氣力又以施食果報力故共父相隨檢校田作當爾之時身患飢渴遂往赴水掬取欲飲其水變成天妙甘露又以施彼一食之故果報成熟今來入此波羅柰城未曾與彼委曲相識自

然即有五百釜食來於我前我受彼食遣送
林中請佛及僧供奉此食悉令佛僧大眾充
飽藉彼業報我於四事無所乏短我施彼食
果業因緣於世俗樂亦無所乏今者出家於
出家樂亦皆具足以彼施食果報熟故今斷
生死得梵行力所有作者皆悉已辦不受後
有至無畏處至於前所當得涅槃得涅槃已
無樂無苦自然證知諸長老輩我於彼時乃
不識是辟支世尊我若決定知辟支佛我應
尋時更求勝果求大威德應求無上廣大果

報爾時長老摩尼婁陀說前語已重說偈言
我自思惟往昔時 依住在於波羅奈
負賣薪柴以為業 值遇尊者婆斯吒
見已布施一餐食 故生豪貴釋種姓
其名號曰尼婁陀 善解音聲復能舞
拍手歌詠諷頌等 與十 并及一切諸技藝 六
我今已自知宿命 及以昔世所生處
往於三十三天上 於彼七反往來生
彼處或作釋天王 及以自在天宮內
一切隨我所造作 如是治化於諸天

復經七反作人主	灌頂成就利利王
自在大力降伏衆	不行刀兵諸戎仗
如法治化大地中	多有無量諸珍寶
於我境界悉豐饒	所生家中大巨富
資財增長無有數	於諸人中最為首
世間五欲悉圓備	七寶諸珍無缺少
皆由我作如是業	不曾生於惡道中
今於釋種得出家	得三解脫甘露處
我為何故得出家	棄捨家業來於此
止以我獲彼利益	故來報佛世尊恩

世尊知我機熟時	為我演說無常法
若有意所幻化身	神通自來至我所
若我心中有疑惑	如是皆悉為我解
佛所說法無分別	還為我說無別法
我今得聞彼實語	如法愛樂而奉行
如是即得三解脫	即是仰報諸佛恩
我今不樂此命終	亦不愛樂此壽命
但我所受業至時	正念思惟當捨壽
我知未來生死處	衆生往來處亦知
既知此處命終已	亦知往至彼處生

毗舍離境竹林村 我於彼林當捨壽

於彼林中蔚茂處 漏盡其下入涅槃

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彼長老摩
尼婁陀說此過去造業因緣今者獲得如是
果報復以妙偈而陳說之聞是事已讚歎欣
然

阿難因緣品第六十

又於一時長老阿難被諸梵行大德人輩勸
請令彼奉侍世尊從爾已來盡心盡力意行
調適如來所說悉皆受持從如來口所聞之

事或世間事或出世事悉能受持永不忘失
若有人來諮問所疑亦悉能令彼心歡喜以
是因緣世尊集眾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
比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多聞利智侍者之
內阿難比丘是其人也時諸比丘白佛言世
尊長老阿難於往昔時造何善根藉彼善根
今生釋種大豪姓家巨富饒財大有勢力乃
至一切無所乏少復以何業今得出家受具
足戒得諸聖法若聞世間出世間事永不忘
失若有諸人來問所疑亦悉能令彼心歡喜

世尊復記謂諸比丘若知於我聲聞弟子多聞智慧強記不忘最第一者此即阿難比丘是也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過去世中久遠之時還於此處波羅柰城有王治化名曰梵德彼王爾時生於二子一名喜根二名婆奴此名與十二子之內喜根爲大其太子者本性調善賢直柔和多有慈心畏懼諸罪獸離愛有其彼王子見其城內爲諸王事之所逼切縣官苦惱殺害無窮多有繫閉所謂枷鎖杻械囹圄地牢固禁斬截手足割其耳

鼻挑其眼目既見此事遂作是念我之父王百年已往我身云何當治王位我今知用如此王位欲作何事及我身命亦知何用所以者何今見一切諸衆生輩以種種苦逼切其身如我今者不如捨家出家修道作是念已詣父母邊白言父母我欲捨家出家修道爾時父母報其子言汝身是我所愛之子不離心意瞻看無厭我等寧死不能別汝我等但使身命存在終不相放如是再過喜根童子白父母言父母當知我今必定捨家出家唯

願父母哀愍許我如是數數詰請父母而彼
父母遂即聽許捨家出家而告之言汝是我
子如汝所樂隨汝意也爾時梵德喜根王子
以其父母許得出家至於他日捨家剃髮次
第修道而悟緣覺能作神通變化之事放光
放水迴天動地興雲致雨如是等事皆悉能
辦彼辟支佛作如是念我爲何事而得出家
如是之事我今已辦已得已利所作已辦我
今可往本生之地憐愍父母諸眷屬故及餘
衆生今作福田爾時喜根辟支世尊次第遊

行至波羅奈至彼國已依住彼城父王梵德
菴羅林內爾時梵德傳聞他說喜根童子已
成大仙還來於此住我境界我今可往至喜
根邊顯現於彼問訊慰喻時梵德王以大勢
力嚴盛威風示現神德從城而出有四兵衆
前後圍繞爾時喜根尊者辟支遙見父來而
作是念此諸人輩梵德王等大有威力我慢
貢高我若隨宜在彼前者梵德王等必不敬
我作是念已飛騰虛空現諸神變坐卧經行
半身放煙半身出火身上放火身下出水示

現如是種種神通時梵德王諸臣百官見彼尊者大聖辟支飛騰虛空現諸神變彼等見已作如是念我之童子雖捨王位今得出家已成大仙有大威德有大神通其心爾時即大歡喜踊躍無量徧滿其體不能自勝詣彼喜根辟支佛所王既漸進佛復下空王到其所歡喜敬仰時辟支佛下住地上即便坐於所敷之座爾時梵德到辟支邊頂禮佛足却住一面坐一面已時辟支佛少說諸法令王歡喜踊躍無量顯示善事爾時大王從辟支

佛聽聞法已歡喜踊躍白辟支言善哉大仙今受我請常住我家我為尊者當作伽藍經行房室四事供養心所樂者悉皆辦與若欲哀愍諸衆生故村落城邑欲行乞食任意所行我不障礙辟支佛尊默然而受父王所請於時彼王見彼尊者喜根緣覺默然受請即辦種種諸供養具經行房室四事供養悉持施與自餘須者一切辦給爾時喜根辟支仙人為欲憐愍諸衆生故入城乞食如此之時即得入城其月王子日別至於喜根仙人辟

支佛邊承事供養於諸法中心有所疑時時
往問彼辟支佛其辟支佛或被婆奴王子所
問默然不答唯於諸指出其光炎爾時婆奴
作如是念此辟支佛大有神通而無才辯爾
時喜根尊者辟支告婆奴言婆奴王子汝來
出家汝今若其不肯出家我定知汝命終之
後必墮惡道若其出家汝亦應當成就大仙
有大神通爾時婆奴詣向父母白如是言善
哉父母喜根仙人今已出家我今意欲隨出
家也唯願父母哀愍許我而彼父母遂不許

可婆奴王子猶故數數至彼喜根仙人之所
承事供養其辟支佛復數語彼婆奴王子汝
當出家婆奴王子復報兄言父母今日決不
聽我捨家出家事云何也爾時王子婆奴面
上色相出現於七日內必當命終爾時喜根
辟支仙人告婆奴言汝來婆奴十一必當須捨
家出家何以故汝熟相現於七日內必當命
終爾時婆奴至父母邊白言父母唯願放我
捨家出家爾時喜根辟支世尊亦即詣向自
父母邊白言父母汝等當放婆奴出家所以

者何其相出現七日之內定當命終以此因緣父母必當與彼別離以是之故寧放出家在於法內取於命終莫今在家取命終也父母報言婆奴王子於七日內必取命終與我別者我今當許捨家出家婆奴王子當於爾時即剃鬚髮著袈裟衣其出家已於七日中供養恭敬事彼喜根時辟支佛教授威儀過六日已至其七日定知命終哀愍彼故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經行坐卧放煙放火隱身不現種種神通婆奴仙人見彼喜根辟支佛尊

於虛空中現於種種神通變化見已心生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合十指掌頂禮向彼辟支佛尊既頂禮已發如是願願我來世恒值如是辟支聖人或勝此者彼所說法願我聞已悉令通解又願我身於彼聖人得爲侍者供養彼聖又願來世得諸神通所有威力皆如此佛若有來問我之義者我悉爲解今彼歡喜又願生生世世之中不在惡道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若有心疑於彼之時婆奴王子於七日內供養於彼辟支

佛尊受教法者莫作異見此即阿難比丘是也於彼之時婆奴王子以歡喜心供養喜根辟支佛故以彼業報今得生於釋種之家而於彼邊乞如是願願我生生世世之中不墮惡道以彼業報所生之處不曾墮於惡道之中唯生人天第十流轉往反受大快樂而於彼時復作是願願我來世值遇如是教師聖人或勝此者彼所說法願我一聞即得知解以是業報今得值我如是教師又於我邊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諸聖法其於彼時乞如是願

願我來世若當值遇如是教師我於彼邊得作侍者供養彼聖藉彼業報今於我邊得作侍者供養於我其於彼時又乞是願我於來世得大神通得大威力藉彼業報今得成於如是大聖得大威力其於彼時又乞是願若有人來問所疑者我悉為彼分別解說令心歡喜藉彼業報今日阿難有人來問心中所疑皆悉為解令心歡喜爾時佛復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奈城其城有一大富長者名曰僧薩他那

此言其彼長者大富饒財多有生業猶如毗
沙門天王無異家中日別恒有五百辟支佛
來向其家食其時而有一辟支佛所持之鉢
下底尖小如牛乳形其鉢所安或在草上或
簾薄上隨即傾倒不得安住彼時長者僧薩
他與十那有一女子可喜端正女相具足其女見
彼辟支佛鉢傾倒不住即自脫釧奉辟支佛
而白之言唯願大仙取此釧用安其鉢下爾
時彼仙爲憐愍故即取此釧用安其鉢而彼
鉢盂遂不傾動於時彼女既見此鉢更不傾

動安住釧上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
心發是願如此仙人鉢安釧上不傾不倒我
於來世所聞如是若世間事出世間事悉令
憶持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比丘若有心
疑於彼之時長者家女今爲誰者莫作異見
此即阿難比丘是也由於彼時以歡喜心自
脫手釧以奉尊者辟支仙人安置鉢器因發
是願如此仙人以鉢安釧不傾倒故願我來
世若有所聞若世間事出世間事悉皆憶持
永不失由彼業緣今所聞事悉不遺忘長

老阿難比丘又時日在東方著衣持鉢往入舍婆提城乞食去彼祇樹給孤獨園猶未至於舍婆提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其樹蔭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遙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尸奢波樹合有幾葉爾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

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也乞更觀此尸奢波樹有幾多葉爾時阿難仰觀樹已即知如是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未曾有心各相謂言此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

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
 不久悉各出家成羅漢果爾時復有長老分
 那婆素此言長老宮毗羅此言長老難提迦
 等如是三人唯得知其出家由緒不知所生
 因緣之事亦不知彼於往昔時作何業也或
 問曰當何名此經答曰摩訶僧祇師名為大
 事薩婆多師名此經為大莊嚴迦葉維師名
 為佛往因緣曇無德師名為釋迦牟尼佛本
 行尼沙塞師名為毗尼藏根本
 佛本行集經卷第六十

音釋

敷芳無切 稗蒲拜切 扭草也似 械甚少息淺切 蔚茂於
 茂茂也 胃茂也 茂茂也 稗稗也 扭扭也 械械也 蔚蔚也
 茂茂也 蔚蔚也 蔚蔚也 蔚蔚也 蔚蔚也 蔚蔚也 蔚蔚也 蔚蔚也